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五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387/10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五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五二冊目次

## 史部·雜史類

皇明肅皇外史四十六卷

〔明〕范守己撰

影印清宣統津寄廬鈔本

..... 一

聖典二十四卷

〔明〕朱睦㮮輯

杭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刻本

..... 二五〇

倭患考原一卷恤援朝鮮倭患考一卷

〔明〕黃侯卿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 五〇〇

皇明典故紀聞十八卷

〔明〕余繼登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王象乾刻本

..... 五一八

# 皇明肅皇外史四十六卷

〔明〕范守己撰

影印清宣統津寄廬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肅皇外史

四十六卷》提要

## 肅皇外史序

我們已將明薛應旂的《憲章錄》編入《中國文獻珍本叢書》中，始自洪武，迄于正德。今此書也同屬編年體，專記嘉靖一朝四十五年之事，通相銜接，故同時編印，以便有所賡續。

此書據《千頃堂書目》云：「一名《肅皇大謨》」。為明范守己撰，守己字介儒，河南洧川人，萬曆二年進士。《明史》無傳，僅知他在三十三年任茶陵知州。《見《明史·河渠志》》。《明史·曆法志》云：「萬曆三十八年欽天監推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分秒及衛國之

序

一

候，職方郎范守己疏駁其誤」，蓋習曆法。他官至按察司僉事。

《四庫全書》列此書於史部編年類。《提要》云：「是編記明世宗一代朝政，編年系月，立綱分目，頗見詳備，而詞近瑣碎，不合史體。」然綜覽全書，綱舉目張，紀事翔實，自叙亦云：「視于局睫，庶幾不失百步。」且對於嘉靖帝的剛愎自用，喜怒失常，奸佞專權，仇黨亂國於前，嚴嵩敗政於後，屢興大獄，忠直駢戮，營建繁興，府祇告匱，「北虜南倭」，防禦失利，臨陣易帥，自壞長城，弊政多端



，均能直書不諱。此書成於萬曆壬午（十年），去嘉靖朝不遠，豈多諱忌，固勝於清初莊氏史案以後，士則禁若寒蟬，史盡歌頌之文，求得據事直書如此者，殊不可得了。此書又採耳聞目擊之事，視後代修史，轉輾抄錄者不同，況遺聞逸事，亦屬史料難得的資料，如徐學模的《世廟識餘錄》，便多此類材料，可補紀傳史之不足，若與此書同讀，系一朝之事，自有相得益彰之趣，《提要》向對明代之作，頗多駁辭，評論此書，自不例外。書中於重要事件，亦有論述，雖類似明臣論史的見解，仍存不妄可取之處，作以外史來讀，自有其趣味性。

序

二

王重民의 《中國善本書題要》云：「《提要》（指《四庫全書》）云：『當時南京書坊，嘗刻節本，附雷礼《大政記》以行，此則其全書也。』余持《大政記》與此本相較，文字有增、有刪、有改，則所刻並非節本，實為修訂本，館臣蓋未詳校也。」今《大政記》已不可多得，而此書明鈔本，今只見北京圖書館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鈔本，今據傳增湘所藏，有樊鑑樓珍藏圖記，雖屬傳鈔，而字體恭整，凡儀字均缺末筆，自是宣統時所鈔，距今已七

十餘年了，明人文字，頗不通俗，今人讀之，或感信屈，故加斷句，以便閱讀。抄寫也多錯誤，對显然的，均加改正，疑者不敢擅改，今據兩影印，以入叢書，整理已畢，略述已見，吳豐培識

序

三

皇明肅皇外史序

昔孔父財經定哀俱筆子長纂史景武咸詮察百步而眉睫是智達觀者病其闕已故商古之士不遺推今左子綴傳尤覲縷于獲麟之後也况後主所是一代之繁今存焉苟闕而不彰即有如荀卿者欲法魏相者欲條將焉由之是故典刑斯在皆蒐輯宜及而謨烈攸關尤闡揚欲急者矣我國家自

高帝以來二百餘載敷華顯承日星炳烺其為掌故所籍太史所編摩者充初石室煥典謨而垂千古矣其他拾康衢之遺謠擬講德之緒論搜網餘韻

矜鼎鑿參豹斑者亡慮數十家雖其辭寡體要事多外謠而學士續之亦得以窺神功于萬一識帝德之勞繁其所弘裨豈淺渺哉顧其為述皆止

肅皇以降擴披莫及粵稽四十五年之間神謨廣運泰道長亨其所以芟翳作棘觀光揚烈軼六宗駕二祖咸五帝登三王者沮誦賾佚窮日不能殫其紀編章殺青充棟莫克究其筆益將將二曜之不磨與天地相為昭章者也可使秘諸金匱藏之蘭臺愚黔首而不欲其知哉予聞之太史氏曰日者纂我

世宗之實錄也官分六曹草脫十稔為編五百六十

有五為言蓋千有五百餘萬云即使頒之學士課以繕閱將有皓首末窮其帙者而何窺功識德之能為已自翳歲志存典墳至于昭代故實尤所悉心居常念陳氏通紀草次亡文採撫雖云不苟而無俚可厭步王君懋之故武鄭公大政記筆削率意鉅細不倫比之孟堅帝紀似為整潔以方麟筆難免捧心之嫌矣薛子憲章錄廣擬羣言自衍博綜而拾唾餘以當珠璣寶武夫而充秘帙是刻仲豫之鵠而失焉者也高氏鴻猷錄目取紀事義殊編年事必核夫始末而高帝初年諸條則分

析璣屑動必繫之歲時而奏詔往復誅賞銓進則月日未審求之于古蓋自我作故不有範模者矣每思兼採諸長勒成一家然職累紛拏抽哀不暇已而移主都官曹事訟牒頗簡得以其隙肆力丹鉛故臨初謀終苦縣閭念有四家之緒言姑作綴圖迺聚羣劄創撰肅謨事鉅者稍挈其領用為標識非敢自附于竊取關治者備徵其詳匪為雞肋聊以廁之臚牘也材雖足于識小說或異于稗官雖于聖神治化之隆未能仰贊其什一而視于眉睫庶幾不殊百步耳苟有推今者欲法而條之或者不外

于是乎其間 國是從違忠佞純信一惟近世名  
賢之語言是據當時元夫之疏論是德不敢毫髮  
自用肺腸觀者幸諒而原之母眎為魏收之穢史  
可也

萬曆壬午夏六月消川范守己書于建康之九二  
軒

序

三

註字處多書

皇明肅皇帝外史卷之一



消川范守



國朝自

太祖高皇帝奄有函夏垂億萬年無疆之統受命靈  
長享國三十有一載建文君起禍嗣祖歷服四暮  
而自墜大命卒附 皇祖之末簡

文皇帝奠鼎定極神謨猷運二十二年之間不遑啓  
處凝命孟隆 昭皇帝綏猷覃化僅及一年

章皇帝布武弘庥不出十稔而元氣神功之培植于  
茲猷至 睿皇帝幼冲嗣作返駕復辟首尾二十  
有九年雖

卷一

註字處多書

景帝間立握符七載而昭臨孔固終不能移其實錄  
之傳也 純皇帝初為儲貳廢歸沂邳岌岌殆矣  
而天命有在神器終及故能享國二十有三稔福  
履為多皇嗣十人本支並茂其元子 敬皇帝聖  
數大化千古稱良十有八年之間湛恩汪澤流溢  
八極雖嗣以 毅皇帝之盤遊猶守之十六載無  
所賓隊詎不踵與其次興國恪守藩服迨及孫子  
復膺大歷以上繼一百五十四年之統以衍億萬  
年無疆之傳於戲盛矣自 太祖高皇帝下及  
毅皇 二祖 六宗 十朝九 帝之鴻烈紀述  
願備不遑修訂謹纂 肅皇外史如左



世宗肅皇帝

辛巳正德十有六年夏四月癸卯帝即位

帝興獻王子憲宗純皇帝孫也憲宗生十皇子長孝宗敬皇帝次興獻王次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湮王榮王弘治七年甲寅興獻王之國安陸州正德二年秋八月帝生於興邸時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已而獻王薨帝受勅嗣理國事至是年十有五矣武宗無子臨崩遺詔曰朕紹承祖宗王業十有七年深惟有孫先帝付託惟在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賴

卷一

二 詳考廣弘明

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聰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時十六年三月丙寅也翼日丁卯遣司禮太監韋霽壽監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齋詔諭金符之安陸州戊寅霽等至興邸帝迎詔國門外至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座受符朝藩衛諸臣霽等顧嘆曰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四月壬午帝辭興獻王園寢顧瞻不忍去從臣感泣癸未發安陸辭帝母將妃嗚咽涕泗

卷一

三 詳考廣弘明

帝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母輕言帝曰謹受教比發安陸父老攀戀不置帝以藩衛官校不隸有司恐為沿途擾特命從官駱安等嚴敕之所過辭謝諸王供饋屏絕有司珍奇之獻行殿有過奢者目不復睨抵河有艤舟父老跽曰皆聖天子初生之歲此河清三百里者三日嘗謂河清聖出今果然矣丁亥禮部員外郎楊應奎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朝見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乃大學士楊廷和命儀部郎中余才所擬也壬寅車駕至良鄉帝覽禮部狀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所具狀帝不許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時久旱是晨大雨向午忽霽萬象咸新翼日詔曰朕承皇天眷命列聖洪庥奉皇兄大行皇帝遺詔屬以倫序入奉宗祧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深思付託之重實切兢業之懷茲率由舊章敬承先志自惟淳德方在冲年尚賴親賢共圖新治其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凡正德間冒濫軍功匠校黃緣監織權稅諸弊政盡行釐革赦死罪雜犯以下未減有差于是中外鼓舞若獲更生矣

丙午遣官往迎 帝母與獻妃

初 帝在中途思聖母輒垂泣故即位三日即遣司禮監官秦文鄭恩等齎箋往迎

戊申命禮官集議崇祀 興獻王典禮

帝命集議 興獻王主祀及追崇尊號禮部尚書毛澄請于大學士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儀王事授之曰此足為據異議者即誅當誅矣

出禮部侍郎王瓚于南京

有待對公車舉人張璠者瓚同鄉士也詣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宗英不類瓚然之宣言于眾大學士廷和謂瓚獨持異議令言官列瓚

卷一

四

他失出為南京禮部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

五月以吏部侍郎袁宗皋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論扈從功也以長史袁宗皋為吏部侍郎尋進尚書大學士承奉張佐戴永為御馬監太監護衛指揮駱安為錦衣衛指揮餘四十人俱增秩有差策士于西角門

初武宗南巡故庚辰南宮所取士未對制策禮部上言武宗在殯不宜于奉天殿策士乃就西角門以投其典是日發策即以追崇本生為問士多依

阿賜楊惟聰等及第出身有差

加故尚書韓文太子太保柱國任其一孫

先是召文赴官以疾辭時年八十有一矣故遣行人存問加宮保柱國頒月祿養之仍蔭一孫為先祿寺寺丞

加章懋南京禮部尚書

時懋亦年逾八十加秩致仕今有司以時存問

六月以王守仁為南京兵部尚書

時欲召用不果故有是命守仁因疏乞省墓矣

己亥復遣官往迎 帝母與獻妃

遣太監戴永等齎箋再迎于途

卷一

五

逮繫吏部尚書王瓚于詔獄論死

初正德間都御史彭澤經略哈密貽土魯番速壇滿速兒金綺器物易哈密城及金印比城印未還而澤即上書言事平乞歸朝廷信之召澤還京理都察院事已而滿速兒知我撤兵不還城及金印更要索無已且遣姦謀出入肅州構我諸熟夷為中譎兵備副使陳九疇偵知之悉捕下獄而阻其勞賜不之發滿速兒怒以萬騎寇肅州遊擊將軍芮宣出禦敗績亡卒八百人九疇嬰城自固恐諸夷謀中變捕袁甲者悉殺之有哈密都督失拜烟答者與滿速兒通九疇亦殺之乃潛結瓦

刺夷酋掠其番落破三城渴連兒狼引去九疇軍從後徵之斬獲頗多時失拜烟谷子米馬兒黑麻入貢在京聞其父死突入長安左門鳴父冤下錦衣衛法司會鞠兵部尚書王瓊乃發彭澤欺罔及九疇激變喪師狀逮繫九疇至京廷鞠之幾殺澤大學士廷和營解得免仍削九疇籍為民至是言官劾瓊挾私忌功傾陷澤九疇廷和素善澤乃逮繫瓊詔獄謫戍榆林

起彭澤為兵部尚書

瓊既論謫乃復起彭澤為兵部尚書

勅修武宗實錄

卷一

下

注字原和書

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

初尚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共王祀師丹以為得禮今上入繼大統宜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以孝宗為考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姪署名而令崇仁王考興獻王叔孟王帝覽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于是大學士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熙濮議最得禮義之正皇上永而行之可為萬世法惟興國祀事今雖以崇仁王異日仍以皇次子後興國而改崇仁為親

藩天理人情庶兩無失尚書澄侍郎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已而廷和復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皇上取法二君斯聖德無累澄等七十餘人又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既同不可為世孝廟而上禰祖曾高以次加稱豈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也因錄魏明帝詔文以上留中不報御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帝終不從仍命集議

卷一

上

注字原和書

贈先朝諫死諸臣官任其子

初正德己卯武宗欲南巡幸修撰舒芬等百有三十餘人各抗疏諫之忤旨逮繫二十餘人于詔獄已而命長臨闕廷下五日仍各廷朴之死杖下者十有一人員外郎陸震行人司副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照磨劉珏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削籍五人郎中黃輦夏良勝萬潮博士陳九川及陸震戍邊一人徐鑿餘俱奪秩外補云帝念其忠故有是命死杖下者贈官廕其一子戍邊削籍補外者俱錄用之秋七月進士張璁上言大禮



初羣議欲考 孝宗、穆獨不以為然。自王璡去，願

不敢申其說。至是見 帝屢駁羣議，乃上疏曰：「朝

議欲 上考 孝宗、叔 興獻王。此拘定陶濮王

故事爾。夫漢哀、宋英皆立為皇嗣，養之宮中，是尚

為人後者。故師丹、司馬光之論猶可。今遺詔謂

皇上倫序當立，不謂為 孝宗後。比之哀、英較然

不同。稱 興獻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

况稱 聖母以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終

無臣母之義。故謂 皇上繼統 武宗，而尊崇其

親則可。謂繼嗣 孝宗，而自絕其親則不可。臣竊

謂今日之禮宜別為 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

孝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斯 興獻王

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疏入。帝遣

司禮監送閣中諭，廷和曰：「此議實違 祖訓。據古

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

帝，孰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可終完矣。」是

日，帝御文華殿，召廷和冕紀入諭曰：「至親莫若

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因極

之恩，無由報爾。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

祖母邵為康壽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曰：「禮謂

所後者為父母，而以所生為伯叔父母，蓋不啻降

其服，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封還手勅。

### 帝為中止

八月查革冒濫武職

初，正德間，安化謀逆，仇鉞平之。太監張永攘為己

功，既而谷大用、馬永成、陸闇、魏彬等實緣奏帶其

弟姪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等

俱封伯。其錄授都督都指揮者尤眾。帝即位之

初，即 詔查革諸冒濫，款分一十有三：一曰傳陞

二曰乞陞，三曰例外奏帶，四曰報効，五曰一人數

處報功，六曰一時數處報功，七曰併功，八曰冒籍

九曰各邊不曾職斬，巧立名目，十曰兵部擬賞奉

旨陞級，十一曰緝捕妖言姦細，一應陞級，十二曰

大同、應州冒濫功次，十三曰納職加陞。命給事中

夏言、御史鄭本公、兵部主事汪文盛覈之。言等奉

命會覈錦衣等衛應革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

名簿錄奏上。因言：「正德間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

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如鎮

守官奏帶例宜五名，今至三四百人，往往安居京

師，寄名邊徼，有一人而數處奏名，一時而數方獲

功者，其不在新戰之列，又巧為名目曰運送神鎗，

曰齎執旗牌，曰衝鋒陷敵，曰軍前効勞，曰三次當

先，紀驗無審覈之公，銓序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

陞併功加授之類，不可枚舉，俱當釐正，以絕弊源。

事下兵部尚書彭澤覆奏從之。先是錦衣衛額設指揮使一，同知二，僉事三，鎮撫二，所千百戶各有定員。自正統後，貴妃尚主公侯中貴子弟當授官者，俱寄祿衛中，以材請選用，遞進用事。正德間，諸貴倖子弟以奏帶傳奉冒銜者不下數百人。他衛橋是至，是指揮而下汰什之八，旗校汰什之五，歲省度支數十萬計，著為累，勿得賣緣再進。然未幾而奏辦紛紛，倖門為復開矣。

九月癸酉，興獻妃至通州。

先是禮部具儀，聖母至京，宜由東安門入。帝不從，再議由大明左門入，復不從。帝斷議由中

卷

一 汪奇庵劄書

門入，謁見太廟，朝議譁然不可。禮部復請用王妃儀杖送之。帝亦不從，命錦衣衛以母后駕儀往。又命所司製太后法服伺之。至是，聖母至通州，聞朝議欲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為人子？」謂從官曰：「爾曹已極寵榮，獻王尊稱，胡由未定？」因留通州不入。帝聞之涕泗，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

袁宗皋卒

起費宏為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初，正德辛未，宏由禮部尚書入閣，歷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甲戌歲，致仕家居者七年。至是，袁宗

皋卒，廷和奏復起之。

冬十月，張璁上大禮或問。

初，璁上言：「大禮，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文章劾璁，或亂宸聰，宜加斥罰，不報。」已而禮官復集羣議，上言不當。帝后其所生，留中不下。于是毛澄等以璁于光言上請乞戒諭璁，亦不報。九月丙子，帝諭廷和曰：「朕父獨生朕，不得承緒，復不得徽稱，罔極何由報？終勞卿等折衷伸朕孝思。」廷和等仍守前議，不欲變。及聖母留通州不入，帝欲避位，璁乃復為或問一帙，辨析統嗣之異，及尊崇墓廟之說甚悉。吏部主事彭澤錄遺內閣及禮官勸

卷一

一 汪奇庵劄書

改前議，不從。璁乃齋至左順門上之。廷和今修撰楊維聰等阻之不得。帝覽之，留中不下。辛巳，尊邵貴妃為皇太后。興獻王與獻妃為帝后，廷和見勢不獲已，乃草勅下禮部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繼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后。獻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帝從之。廷和意假母后亦非廷議意也。

壬午，興獻后至自通州。

聖母以未得徽稱留通州者彌旬，至是乃如京。由大明中門入，帝迎于闕內，以朝議不謁太廟。

止見奉先奉慈二殿而已。

乙酉主事霍韜等上言大禮。

兵部主事霍韜見總言欲用亦上言禮官持議非是時同知馬時中國子監諸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如總議。帝益為之心動矣。

論曰夫人設勢而任權恒情爾于是時秉臣執國是矣屹然不移而總以孤議獨衡其間言出而梓扶隨之力孰與秉臣競也顧么麼如淵濬者俱從而比其說豈真是所在執與權莫之能勉耶嗚呼良賈弗識人爭去之況未必良乎現所易離而居之求驚尤人情也無異乎淵濬之

卷一

十二

注字嚴刻言

諛不于彼而于此也

甲午諭加 皇太后及 興獻帝后尊號。

廷和以追崇禮成擬上 慈壽皇太后及 武宗

皇后尊號。帝因遣司禮監諭廷和曰 邵太后

及 興獻帝后亦各擬上尊號廷和等上言不可

宜俟明年 大昏禮成慶洽宮闈加之可也

甲戌乾清宮成

初正德甲戌正月乾清宮災至是始成 帝自文

華殿入居之

以何孟春為吏部侍郎

時孟春為都御史巡撫雲南先上疏乞重天命以

興聖治勸帝修德勤政知人親賢 帝嘉納之至

是又上言竊見進士屈儒上言欲尊 聖祖母為

太皇太妃 聖父為皇叔考興獻大王 聖母為

皇叔母興獻大王妃所云考字臣愚不能無疑禮

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妣之說宋真

宗稱太祖為皇伯考是興王業獲尊位者也則皇

叔考之稱豈可加于 興獻王乎成王謂周公為

叔父是生稱之辭既段未有稱叔父者則皇叔父

之稱其可復加已諡之親王乎臣伏觀詔書 陛

下稱先皇帝為皇兄誠于 興獻王稱皇叔亦允

恒矣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望于今日也

卷一

十三

注字嚴刻言

廷和覽疏以為有見乃擢孟春吏部侍郎

出給事中熊浹為湖廣參議

浹上言 皇上貴為天子 聖父聖母以諸王禮

處之安乎臣以為當稱帝后而祀 興獻于別廟

則大統之義所生之恩斯兼盡矣乃出為湖廣布

政使司參議浹大學士費宏鄉人也宏慮廷和疑

己故出之

十有一月封王守仁為新建伯加喬宇少保餘有差

初守仁擒宸濠諸姦佞江彬等導 帝親征且欲

據守功詭言曲諧百計欲去之及宸濠伏誅守仁

以己得專制平逆皆兵部尚書王瓊力乃歸功瓊



執政者不悅瓊亦因以忌守仁久之不行賞至是帝念守仁功命兵部集議差別諸從戎功次封守仁新建伯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仍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祿千石給誥券子孫世襲守仁聞命疏辭因極言楊廷和王瓊有發縱之功伍文定邢珣戴德孺陳槐曾與胡堯元劉源清馬津南喬李楫顧佖劉守緒等及鄉紳王懋中鄒守益伍希儒謝源等有推鋒遮擊贊議監錄之功尚未酬敘而舉人冀元亨為臣說濠構死獄中尤為含冤不報久之乃擢伍文定副都御史任一子邢珣徐璉戴德孺擢布政使餘不敘

卷一

十四 汪守庵書

十有二月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

先是帝下大禮或問于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遣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不易恐終當從之宇不聽至是廷和銜璁授意吏部除為南部主事尚書石瑄語璁曰慎之大禮說終當行也廷和寄語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為大禮說難我耳璁鞅鞅而去

起林俊為工部尚書

初俊為都御史致仕家居廷和寓書于俊以決國是俊止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大禮未協過于孝故爾司馬光有言秦漢而下入繼大統或

尊崇其所生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何忍襲為疏入留中廷和遂奏起俊力辭不聽論曰書稱唯辟作威福何云乎唯也言下弗得干其秉爾威福自下而大秉移矣于是信孟春絀使及璁而登俊果帝意邪窺帝所欲絀信必有在此不在彼者而當事者互為之是與人主競秉矣競秉者不保于庸闇之主而况英明如肅皇邪所爭即是猶嫌無君況以同異私衷黨伐其間乎此其終激而為後日之紛紛也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俱求罷歸

卷一

汪守庵書

先是帝下御劄諭加興獻帝后以皇字廷和等上言恐紊一代綱常拂萬世公論不可因封還御劄帝曰卿言已悉第因極之恩報亦無方其勉承朕命稱父興獻太皇帝母興獻太皇后廷和等復上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尊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能辭責俱願罷歸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母託為辭于是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上言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皇帝昏禮將行具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

后命廷和等見不可爭乃俱求罷歸不報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俊等上言若帝后之上有加則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天下內閣大臣直言規諫宜賜俞旨帝不聽仍曰宜遵懿旨稱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于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等編修陳沂等百有餘人各上言加稱非是因是斥聽不聽

甘肅總兵官李隆陰喉戍卒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初銘至甘肅斤斤自好敕鎮巡諸官勿得侵牟士卒隆以同里故滋不悅既而議減諸戍卒月餉三之一士心亦多怨之隆遂陰喉諸卒王禮二等倡

卷一

六

許銘

言幕府減損糧餉不卹士伍當執而報之乃嘯聚千人擁入臺署假言告復原餉雖請不已銘倉卒避匿禮二等率悍黨歐而死復撤懸糧諸木哀尸而焚之劫出軍械獄囚燔燒寺廟城中大震鎮守太監董文忠聞變急禽禮二鞠之禮二對簿發隆喉使陰謀隆聞之恐急索禮二梟斬以殉且圖滅口復喉軍背蘇秀等誣銘貪殘剋餉激變邊卒疏聞于朝太監董文忠亦隨聲和之于是巡按甘肅御史許鳳翔巡按陝西御史喻茂堅各上其事

卷之一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二

涓川范守己輯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己未郊清寧宮小室火考

孝宗敬皇帝母慈壽皇太后

時郊祀甫畢清寧宮小室火風急不可撲滅大學士楊廷和等因上言火起風烈殆為天意況迫清寧後殿豈非興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悅者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素言遜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為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上言郊祀甫畢即有清寧後宮之災意者興獻帝后之稱于禮不能無疑復以

卷二

一

注

皇字稱之尤為過越鄭佐亦言鬱攸之災不于他宮而于清寧之後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帝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附錄初帝即位裁抑佞幸諸途俱清亡何興郊舊僚舊緣遽致至庖匠廝役多奇祿錦衣衛階資隆懋殆數百人而皇太后親屬邵喜等狎侍恩寵請乞無厭其舊閣蕭敬等仍留大內所祔寺觀苑民產先降明旨撤黜歸民者仍命如舊存葺諸臣抗章屢以為言留中不省而左右近習顧

時時有所移易于是給事中朱鳴陽因災上疏曰  
切見是月十一日清寧後室火雖曰小災實關大  
體臣反覆思惟妄意揣度典禮失中與直言廢棄  
與爵賞太濫與刑罰縱失與外戚驕盈與近幸干  
政與有一于此皆足召災况茲數愆各有指驗昔  
孔子聞魯災知為釐宮踰禮故也漢傳太后欲與  
成母等號大焚其居鴻寧殿今茲之大切近清寧  
豈非大禮不可踰而人言所當卹邪致警惕之誠  
以圖消弭之道此其尤為先務也大本既端餘弊  
當救聖明御極言路始開近日以來聽納漸倦  
持逆心之論厭而不從爭大禮之章留中不報昔

卷二

二 注書卷二

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其一也裁絀冒濫明詔  
方行而冗流開進幸隙復開文布京官武圖世及  
皆藉興卹為辭所謂放賢濫賞官非其人則火  
此又其一也權姦亂政天下忿心撓法曲全重違  
物論所謂滅棄法律則火此又其一也明君之于  
外戚慎始防微而指揮邵喜賞賚過多恩寵太盛  
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此又其一也綸音之布  
所以示大信于天下而佞幸間得轉移聰明時有  
惑蔽一事之予奪前後互異一人之罪宥變更不  
一如近日傳奉鎮守主于何人擬條意旨不由  
內閣治亂攸係豈宜潛移所謂貴近驕溢則火此

又其一也然此數者皆典禮失中所致蓋禮既拘  
私而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侍藩邸之私而冒  
濫始多亂政者侍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侍  
宮掖之私始妄請求貴近侍逢迎之私始得干預  
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一不驗矣惟皇上仰  
畏天變俯卹人言推災之所自起以端其大本而  
釐其羣弊庶足以回天意矣疏入不報  
以故副使陳九疇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初九疇為王瓊所構論死繫刑部獄久之得釋及  
瓊謫戍彭澤起入兵部久欲理九疇未之及也至  
是甘州事聞廷舉代許銘者眾以九疇名上

卷二

三 注書卷三

帝從之乃以九疇為僉都御史以往兵科都給事中  
許復禮御史王應鵬等各上言許銘被殺而隆  
等無恙必有陰謀嗾使者乞遣法司臺諫官案問  
及實數所失錢穀軍械下兵部議彭澤以為宜檄  
巡按御史案覈仍趣九疇亟往體察之已而巡按  
陝西御史喻茂堅移牘都察院言許銘欲振綱紀  
而撫馭少恩禁戢總鎮諸官寅恭未協隆等雖無  
故縱陰謀難免嫁禍之罪首惡王禮二等已經梟  
斬同亂六十餘人俱已囚禁第志在得餉原無他  
謀合免根究以安人心彭澤覆奏以為隆等宜加  
切責載罪視事帝從之乃降勅切責隆及副總

兵李義守備走勇太監董文忠等仍起九疇公行  
數報

革監督諸倉閘人

自宣德末京通二倉置總督閘官一人後黃緣滋  
多所居號中瑞館請置印記漕輓軍民橫被索求  
不堪其擾臨清徐州淮安諸倉亦各置監督各一  
人紛擾尤甚至是戶部尚書孫交上言取諸閘人  
還京別用革中瑞館及各官署帝從之中外怡  
然

發內外府儲金分餉諸邊

兵部尚書彭澤因甘肅之變奏發內府及大倉積

卷二

田 注書處知書

金及太僕寺馬價共三十萬兩分運諸邊補給士

卒廩餉從之

馬平盜起平之

廣西馬平府融縣盜周克亮等肅聚萬餘人僭署  
名號流劫鄉落居民總督都御史張嶺以其狀聞  
兵部覆奏勅嶺徵兵勦平奏報久之乃平

二月詳定朝參禮儀

禮部奏定朝參諸儀凡入門進班奏啓復命及齊  
戒忌辰令節予告日期以及御史鴻臚官面糾疏  
糾各禮明日示遵守從之

附錄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自正德間賣緣佞幸

蜀領璽書及金印實資不貲工部侍郎趙璜奏乞  
簿錄其財沒官從之其主明宮保安寺諸處所繪  
諸像刮取金屬一千三十餘兩俱發商販以償夙  
負

存問故大學士王鏊

初鏊為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致仕家居帝降特勅遣行人柯維熊即家中  
存問之并示優眷鏊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事凡  
數千言帝嘉納之

三月丁巳加上慈壽皇太后尊號及毅皇后號

戊午上皇太后尊號奉興獻后為興國太后

卷一

注書處知書

奉上慈壽冊寶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號毅皇

后曰莊肅皇后翌日奉上邵太后尊號曰

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壬戌布詔天

下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

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

育朕兄毅皇帝爵有顯問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

儀有年重念聖祖母貴妃事我憲祖澤隆啓

佑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獻王

妃莊敬勤儉誕育眇躬至承前烈謹奉冊寶上

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

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

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的禮  
既舉洪恩誕敷先是司禮監傳諭興獻帝冊文  
朕宜稱子廷和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  
和等復言冊文稱長子本主之情自明請勉從正  
禮從之故其冊詔若此

戊辰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尊號

遣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冊寶禮  
部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遵廷和指題其主曰興獻  
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著子名

勅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及指揮邵喜蔣輪為  
伯駙馬都御尉崔元為侯

卷二

不

詳考處

帝念翊戴功勅下吏兵兩部議封廷和冕紀為伯  
給誥券子孫世襲襲歲祿千石仍各任一子世錦  
衣指揮駙馬崔元進爵為侯壽安皇太后弟指  
揮邵喜興國太后弟指揮蔣輪各封伯大學士  
費宏亦任一子與廷和子等毛澄加太子太傅任  
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歲  
增祿三百石太監張錦扶安溫祥賴義秦文張欽  
張淮蕭敬黃偉鮑忠各增歲祿任弟姪一人為錦  
衣指揮使同僉等官其興邸承奉等官張佐董英  
戴永張忠閻洪趙山等二十七人俱已授太監仍  
各增祿任其弟姪惠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

建昌侯張廷齡慶陽伯夏臣各加祿階其餘府部  
院寺諸掌印官及各臺諫官各賜金縢有差于是  
給事中張九敘御史汪淵等各上疏諫止不報  
山東礦寇王鏜流劫歸德諸處

初王鏜嘯聚萬餘人劫掠山東曹單諸郡邑官兵  
不能制流入河南歸德州柘城諸縣焚殺居民無  
算久之乃平

西海虜併洮河諸夷

初正德己巳北虜太師亦不剌仇殺虜酋小王子  
其子欲報之亦不剌懼與阿你克所等擁眾數萬  
走涼州乞我聞地住牧守將不敢許積十餘日亦

卷二

七

詳考處

不剌大掠堡砦往西靈外境去亡何攻破安定王  
諸族掠其誥印遂盤據西海日漸陸梁西海之  
有虜自此始至是亦不剌之子麻八台侵破諸番  
落兼有西土列咂眼班板丹打力諸部俱為所併  
漸掠西境給事中張紳上言臣惟前項番落南距  
松潘西跨甘肅周匝數千里諸部種類殷盛生齒  
繁滋我國家靡以爵賞啖以茶利蓋不獨為互  
市之資實賴其有肘腋之助此古人斷匈奴右臂  
意也今皆併于黠虜萬一不突狼驅踰秦隴則可  
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劍外此膏肓之疾不  
容諱者也昔吐谷渾遼東鮮卑也初以百戶西附

陰山并諸羌而有之遂為隋唐歷世之患况此虜  
定有巢穴擅富強之種落乎苟不急處以杜其漸  
臣恐為患未艾也下其章于兵部時蜀人也

附錄時甘州亂卒未有處諸邊做尤驕縱頓甚宣  
府鎮卒遂因操閱點視謹詳奔潰事聞給事中許  
復禮上言近者廣西蠻寇河南礦賊洮河黠虜並  
肆陸梁劫各總督總兵等官遇截禽勒而乃玩愒  
失事者實由邇來政多寬假事尚姑息權姦有罪  
而輕宥豪卒干紀而不誅近日甘州之變廟堂曲  
原而宣府輒敢傲尤矣乞敕議畫一之法以為把  
握制馭之權可也下其章于兵部工部侍郎趙

卷二

法書局影印

璜奏革惜薪司加耗柴炭從之

命數漕運軍船

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會言國家歲漕四  
百萬石領運則十有二總共領衛所一百有四十  
為軍旗十有二萬六千八百人計駕淺船萬有二  
千一百四十餘艘近者漕規盡弛軍亡船散恐誤

國家大計帝命總漕都御史寶穀整飭之

夏四月吳淞江訖工

先是廷臣言東南水利以吳淞江白茆港為首乞  
設官額治之乃以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克嗣為工  
部尚書便宜從事興工于辛巳十月至是訖工凡

為工十有一萬二千五十三前後閱七月云

五月罷封楊廷和蔣冕毛紀伯爵

初帝降勅封廷和等為伯給事中張九敘上言

陛下入奉皇考孝宗皇帝之祀為萬民之  
主既親且長倫序最正天與人歸不約而合廷和  
等特以職事奉命視草實遵我皇祖之明訓非  
擬之而後定也陛下以為元功封伯世傳恐非  
廷和等所敢當實宏起廢贊政遇亦奇矣若蔭子  
世及亦為過望駙馬都尉崔元大傳壽寧侯張鶴  
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具職也前者賞金  
各千兩束帛四十論者方以為濫及而況封元為

卷二

法書局影印

世侯加鶴齡以太師加澄以太子太傅而且蔭子  
錦衣乎漢之內寺有定立順之功參建桓之策者  
而紀綱太壞唐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禍不  
可言陛下聖德隆興非若漢唐之主也何以太監  
監張錦為預迎立而欲廢其弟姪耶又何以太監  
扶安溫祥賴義張欽等贊襄大計而欲增祿世蔭  
耶至若從事藩邸諸奄張佐戴永張忠陳宣閹洪  
趙山黃錦李雲等二十七人幸遭際會俱擢太監  
諸職蟒服玉帶榮已極矣而加祿世蔭則猥濫尤  
甚誠非古帝王立法自近之意也御史汪淵等亦  
上言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

無所加太學士廷和等何與定策太監扶安等何與贊襄駙馬崔元等之捧符迎立太監張佐等之藩邸効勞惠安伯張偉等之督兵迎護皆臣子奉職之常也何足為功侯伯非開國之勲不可封錦衣官非汗馬之勞不可授而官爵可及于爛羊祿賞反輕于敝袴乎主事霍鑑亦上言據律文官不得封公侯祖宗時學士典文章備顧問而已無有封伯與武廕者徐有功封武功伯隨稷之乃明鑒也陛下忍令史官書曰學士封伯自今始乎于是廷和冕紀乃上疏懇辭俱下兵部尚書彭澤覆奏正德間權姦用事職官冒濫陛下起而釐

之削除殆盡及論定策之功乃封爵恩廕至五十  
三人非初意矣廷和等既有疏辭當體念俯從量  
加別恩帝從之命各別擬職銜及更廕一子四  
品文職官于是止封崔元為京山侯邵喜為昌化  
伯蔣翰為玉田伯各世襲食祿有差

以林俊為刑部尚書

先是起俊為工部未至改刑部向用甚殷  
附錄治中王槐上議宜置安陸祠祭署以外戚蔣  
榮主行祀事帝從之給事中底蘊力言不可乞  
立崇仁王為興國後于是臺諫官交章贊行諡議  
禮部亦言之俱不報槐議亦寢

復置密雲兵備官

初永樂間遷大寧都司于保定設朵顏等三衛  
摩夷眾復設密雲兵備官以按察司副使為以防  
不虞正德中鎮守關人惡其不便已也詭辭奏革  
至是巡按御史王鈞疏言宜復下兵部覆議從之  
詔任劉健謝遷各一子

帝念太學士健遷忠直特命各任一子為中書舍  
人

六月禁閹人弟姪授錦衣官

從彭澤奏也著令勿得陳乞以撓國是

虜入寧夏塞大掠固原平涼涇州諸處指揮楊洪百

戶劉端禦虜死之

套虜二萬餘騎自井兒堡撒牆深入固原平涼直  
抵涇州殺掠無算指揮楊洪百戶劉端出禦被殺  
旬日乃去總制侍郎李鈺奏聞勅鈺嚴加防禦切  
責總兵官劉玉朱鑒等令戴罪逐虜兵部尚書彭  
澤見邊備弛甚乃上言曰方今邊警日急而左都  
御史金獻民副都御史王懋中大理寺卿鄭岳表  
率百僚輔翊新政新建伯王守仁初值父喪哀痛  
方切俱難任使故太學士楊一清曾任密勿不當  
更典兵戎唯臣淺學粗材猶堪奔走請假巡視邊  
務名目前去各邊會同總制提督等官將各糧餉



邊防從實料理 帝降溫旨留之

附錄 編修湛若水見 帝以暑月輟經筵乃上疏  
豫戒遊逸以謹君德且曰願 聖明常以端居靜  
思為本以溫習尋求為業以敬親事天為職分以  
勤政親賢為急務隨處擇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  
異于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為禁止又曰舊  
德老臣如楊廷和等宿望如孫交林俊等及九卿  
大臣時賜召問以興其敬畏之心尤擇內臣之老  
成忠厚者給侍左右以取承弼之益 帝嘉納之  
秋七月南京大雨水

是月朔風雨暴至江水俱漲壽陽居民數十百家

卷二

十二

注李慶龍書

城垣宮闕頽圯頗多守臣以聞 帝諭南京羣臣  
同加脩省

傳免安陸州起運糧稅及安陸衛徵發官卒

戶部奏言安陸州及京山縣糧稅始自元年宜停  
免起運留充守陵官卒祿廩及營葺陵寢支用其  
安陸衛官卒原發廣西備糧一百六十餘名亦宜  
留護城隍拱衛陵寢從之

八月封乳母劉氏宮媼魏氏孫氏高氏顧氏邢氏為  
夫人

司禮監傳諭封劉氏為奉聖夫人魏氏為輔聖夫  
人孫氏等各為夫人給事中底蘊上言宜寢孫氏

等封不報

黃華卒

鞏字伯固莆田人正德間為郎中諫止巡幸廷朴  
之削籍為民嘉靖初起為南京大理寺丞至是入  
賀 聖壽卒于京師吏部奏贈大理少卿從之

九月辛未立 皇后陳氏

附錄 副都御史劉玉奏 陳妃婁氏親族助逆罪在  
不赦而廣信知府周朝佐勘問失出未盡其辜  
帝怒奪朝佐官四級邊地序用其婁星等各遣戍  
邊婁倫等削籍為民

冬十月勅嚴畿內 皇莊及勲戚田土

卷二

注李慶龍書

初給事中底蘊疏請查處 皇莊下戶部議行撫  
按官按覈已而特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  
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官親詣地方用心勘覈  
凡正德元年以後投獻及侵占者盡數還民召佃  
管莊人員悉取還京其租稅照則折納令管屯僉  
事兼理之係 皇莊者解部類進勲戚者解部關  
領不得自行收受已而言等會同順天保定各巡  
撫孟春周季鳳巡按王琳宋鉉等勘出各項田莊  
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其侵占民  
田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俱令還民言等  
又以原勅係皇莊者解部類進猶非 國體所宜

乃復上疏詳述皇莊創立之始及莊甲武斷拮据之害因及皇店皇鹽罔利之非乞併掃除以洗累朝之弊垂百代之休帝從之令改皇莊為官地云

附錄給事中儲昱上言先年看守神木歲役衛卒十有五人歲計月廩七十五石自逆瑾用事受姦卒陳志賄通奏置神木千戶所設卒四千餘人歲食月廩一萬三千四百餘石坐耗國儲莫此為甚宜加裁省追置陳志于理下兵部覆議從之

巡視京倉御史向信上言領運官卒歲運漕米四百萬石石加耗金不一共計四十七萬餘兩總漕衙門驗發又至京通二倉徑由領運官支給臣等無從稽核必多侵牟宜令各衛簿錄示臣按目支發下戶部覆議從之

### 禁異學

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鏐各條奏三代而下道學之傳至朱熹大明近有倡為異論者以陸九淵為簡遠朱熹為支離宜行嚴禁以正士習下禮部覆議以為二臣之言有補風教帝曰祖宗表章六經勸崇正學欲以成光明正大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其行督學官榜諭禁之禁百官交通先朝閣人

卷二

十四

注考歷代書

卷二

注考歷代書

初正德間逆瑾用事其黨谷大用魏彬張永等相繼煽亂社稷幾危帝即位俱屏斥之大用與丘聚俱奪俸發孝陵司香其司禮太監蕭敬仍留在監言官屢請誅敬不報已而興邸舊閹閹供戴永等漸次顯侈有小監吳良善者侵牟內帑事聞帝命置之于理司禮監具幅揭以請有旨免鞠御史江良貴抗論不報先是詔書款開騰驤等衛勇士替補俱開送兵部查驗方得收廩御馬監等處馬匹牛羊俱令巡視科道官備數數目以防冒濫既而御馬監太監閹洪不遵前詔奏取中旨免數兵部尚書彭澤上言騰驤四衛勇士旗卒仍宜照例驗數以杜冗食及將各監官逮訊重治不報給事中邵錫等六科上言御馬監及壩上十九馬房虛增馬數冒靡芻粟仍宜遵詔查數以省虛糜併將閹洪褫職亦不報至是南京各處奏報災異帝命羣臣同加修省給事中毛玉因上言前事之失後事之戒鑒其失而不戒是蹈覆轍之轍也不懼哉往者逆瑾擅專紊亂朝政惡黨谷大用魏彬張永等聲勢相倚氣焰薰灼權移人主咸脅人心而張銳張忠于經張雄蘇縉孫和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此傲兀馴致鐫鑿宣彬之亂宗社幾危皇上繼社宿弊革故鼎新消數年之禍亂

建萬世之太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聞京師有言大用等資緣欲求復用。及聞從龍內臣漸以驕奢納賄招權。仍蹈覆轍。如是則寒灰復燃。恐燎原之可憂。涓流不塞。恐滔天之必至矣。宜暴大用等罪惡。示不復用。以破小人之奸。仍戒諸內臣保身惜福。用助惟新之化。帝然之。因降旨曰。谷大用等盡上奸權。張銳等朋姦僨事。朕新政之初。從寬發遣。豈容資緣再亂天下。其小大臣工。但與大用輩交通者。即係姦黨。一切重絕不贖。已而給事中張原復上言。宜勅皇城及各宮闈寺。遇有內使出入。嚴詰所自。勿令諸孽所養。得入宮中。其各

卷二

計寺歷年書

宮闈侍亦令勿通問遺。以滋弊萌。即今中宮新立。其供奉闈寺尤宜慎擇。當命張佐範忠謹謹厚者用之。蕭敬自涉姦黨。不可委託。從之。仍勅司禮監嚴行禁諭。原又言蕭敬曩通宸濠。巡按程啓充籍出私書。而姦黨爰書指據尤明。兩京臺諫官數敬罪者。亡慮數十疏。陛下猶置左右。委以機務。不知何取于敬也。太監劉恭及廝養王諒皆納賄招權。為敬腹心。並宜亟竄。以祛積蠹。不報。時給事中張紳亦言各處鎮守內臣。起于景皇帝初年。原非祖制。不惟冗長無名。而適以為奸宄之資。臣之所未解也。今雖革面革心。然縛窮奇之

腹而欲其不食。猶竊脂之味而欲其不肉。亦難矣。乞盡查革以復祖宗之舊。不報。

十有一月庚申。皇太后邵氏崩。

帝祖母也。初為憲宗貴妃。生興獻帝。帝即位尊為壽安皇太后。至是奔崩。大學士楊廷和定議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布詔。

帝不從命。二十七日而除。丙寅禮部請素服御

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

附錄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王愬中上言。龍江瓦

屑壩。推取竹木薪炭。自有定制。置辦蔬果。非制也。宜將兩關內臣八人減損其半。仍勅守備官簡廉勸

卷二

計寺歷年書

者用之。歲終更替。帝謂權分竹木薪炭亦滋侵漁。乃勅管權主事監權御史計其一歲所用。量舟抵納稅貲。幫支給。勿令內臣權分。復留樂萌。收李隆詣京即訊。

先是陳九疇至甘肅。微知李隆。使鎮卒殺燬計

銘狀。楊淮簿對有據。因上言。宜寸斬隆。傳首九邊。

以彰國典。事下兵部。復趣巡按御史劉紳勘奏。如

九疇言。兵部復請收隆。乃械隆詣京。下法司即訊。

十有二月甲戌上。壽安皇太后諡。

帝勅禮部曰。朕祖母壽安皇太后。夙事皇祖。誕

生興獻帝。肆致助躬。入承大統。方隆尊號。期享

遐齡孝養未終。奄忽遘棄。追惟懿德。宜有徽稱。乃上尊諡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建繫命事史道于詔獄。

初道為兵科給事中。王瓊之戍也。道疏援之。彭澤及楊廷和俱銜道。久之。出道為山西按察司僉事。道望廷和乃上疏劾廷和貪定策功要封拜。而壽安皇太后崩。擅議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無所忌憚。武廟自稱大將軍。廷和為草勅不聞匡救。乃爭與獻帝一皇帝字。且交通錢寧主復宸濠護衛。助成逆謀。及武廟南征凱旋。乃為錦文近賀無人臣禮。其子修撰慎中舍怙前後施里。攜

卷二

十八

橐中裝甚盛。貪聲大著。從子進士恂以吾家卓犖目之。輿論可知。宜加罷斥。以快人心。廷和亦上疏自理。因訐通申救王瓊。陸完許泰等為通賄市權。俱下吏部參看。尚書喬宇覆奏宜置于理。既而彭澤上言。道等懷私市恩。宜械繫收訊。從之。有旨命錦衣衛收道下鎮撫司鞠問。給事中于桂御史曹嘉各論救不報。久之付道刑部論贖。出為滁州判官。

禁言官獨劾大臣

初給事中章僑上言。兵部奏擬平濠功次。中多冒濫。彭澤銜之。已而給事中徐景嵩陳江疏論工部

侍郎趙璜不報。各引疾去。璜乃進拜尚書。僑復論之。彭澤遂目僑等為邪佞。欲以報僑。及史道與楊廷和相訐也。澤遂上言。宜懲惡黨。以重國體。謂廷和輔養聖德。贊理萬幾。忘身家之禍福。辭定策之封拜。且與尚書喬宇等同心協德。仰承恩命。日夜憂勞。期答聖眷。而姦佞小人。假言責而橫行。使密勿大臣避嫌疑而求退不可也。乞勅臺諫官糾劾大臣。必其姦貪不職。負國殃民者。尤必會章交彈。不許懷私復怨。及風聞妄詆。以傷國體。至于掄揀臺諫官。必諮訪老成。諳治體者為之。尤必聽堂官及攝事者參奏約束。帝以為然。遂禁言官

卷二

十九

注卷八

獨劾大臣

附錄是歲左諭德溫仁和侍講穆孔暉主順天鄉試。仁和頗有箴議。南道御史王本初其私通關節。大得苞苴。不報。

章懋卒

懋仕終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是歲卒于家。贈太子少保。諡文懿。學者稱為楓山先生。

二卷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三

涇川范守己輯

癸未嘉靖二年春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

南畿青齊雍豫諸州同時地震給事中黃臣上言太監蕭敬久竊重秉復聞傳乞之門地震之變斯人致之宜加寬斥不報

除言官獨劾大臣禁

初彭澤奏禁言官私初四品以上官御史汪珊上言言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塞則人情鬱而國危王氏重言者之罪而新莽勢成李林甫不欲人言

卷三

而祿山禍起臣等將謂澤導陛下以三代之盛不意導以拒諫之計也夫史道論奏廷和就使其言狂妄此持一臣之失耳懲責者不必吹簫畏噓者不可廢食澤欲以此壅塞言路阻壞祖宗之法可乎因條析澤言不可知者有四奏之不報于是廷和連疏乞罷帝降溫旨留之御史曹嘉復上言曰我太祖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卿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絕跡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朝廷權在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誅此我太祖防微杜漸之深慮也皇上嗣守洪基固當遠

絕祖武以成大順之道也然勵精之心雖切而

輔導之事固聞甚則招權納賄樹黨行私其勢不得不逼且擅而附之者不得不眾且篤其受攝御者不得不重足而後立累息而後言矣餘不暇論今觀史道初奏廷和嚴旨切責錮之禁獄廷和具疏自理彭澤符奏俱蒙溫旨慰留褒獎至俸身處家之際無不備悉是為大臣者真能擅威福以移主柄黨大臣者真能取容悅以惑聖聽矣且澤既謂廷和古社稷臣不過史道朋黨姦惡納賄玩法又謂廷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無罪簡在帝心非敢干與反覆變詐巧佞多端乎

卷三

二

矣哉太祖之相值也如其值則上言德政言交結朋黨符同奏啓諸大罪能逃鉄鉞之誅乎宜速允廷和罷歸以曲全其身仍將史道薄示懲創以少舒其憤庶幾九卿六部近慕劉健謝遷之風臺諫遠追薛瑄鍾同之義而我太祖不設丞相太宗官卑易制之良法美意始復矣亦不報給事中李學曾復上言太祖設六科給事中關聯六部諸司舉正欺弊以警百官列十三道御史彈壓百僚事得專達此聖祖防姦保治之初意所以崇耳目廣聰明非細故也澤何所見而欲紊亂紛更以重大臣之威以奪天子之柄此其罪之大

者必如澤言事須會章交彈萬一有那檢之黨盡  
或眾聽暗主其中是臺諫終無彈劾之舉矣且上  
言大臣德政律有明禁而澤肆無忌憚面欺人主  
欲以拍制臺諫之口不知何以事陛下也澤言  
掄揀臺諫官宜得老成則臣等當奪官不言可知  
乞盡罷免以舒澤之忠憤以釋臣等之夙慙帝  
覽之乃命臺諫官照舊彈劾毋自疑阻

二月丙申葬孝惠皇太后

初遣禮官相兆域廷和上言茂陵左右不可恐  
有震驚之虞賈詠曰當祔雖有之難免不當祔雖  
無之難為至是祔葬茂陵

卷三

三

毛澄罷

附錄初御馬監額設草場若干頃正德間谷大用  
竊柄誑惑武宗遣太監李璽踏勘璽遂侵奪民  
業至萬餘頃每歲約剝民租百有餘萬皆歸大用  
等家朝廷不之知也至是清覈勲戚田土凡草  
場諸地因併覈之畛畔既明侵冒莫掩言官奏收  
璽等置之于理帝難之是日進講文華殿畢  
帝召廷和近御座諭曰草場乃祖宗舊制踏  
勘亦先帝成命其土地錢穀仍聽本監管理李  
璽免訊卿擬旨行之廷和頓首承旨退而上言曰  
伏蒙聖諭御馬監草場錢穀仍聽本監管理李

璽免訊俱已仰遵聖意擬旨施行惟谷大用竊

弄威柄蠱惑先帝假勘地之名混占民產一萬  
餘頃侵盜租賦百有餘萬利歸私室怨及朝廷  
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置諸理然後國法可彰  
耳況今水旱相仍人民飢苦迫其所侵之半足以  
備賑與其積于一家以利蠹國之盜孰若散于萬  
民以溥朝廷之恩不報是時有太監張欽者朝  
鮮人也請廢其養子李賢從之以賢為錦衣衛世  
指揮同知兵部尚書彭澤都給事中許復禮給事  
中安磐許相卿各上言不可不報先是太監趙山  
死帝以從龍恩廢其從子雲為錦衣指揮既而

卷三

四

一

太監楊聰丘清死遂援山比亦廢其從子楊倫丘  
麒如雲官至是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卒御  
馬監太監梁恭等請廢其從子廝養戴錦等十有  
一人為錦衣官校帝以戴錦戴俊為副千戶餘  
不錄給事中夏言力言不可且曰戴義歷事累朝  
被膺簡任衣蟒帶玉亦已極矣迺者病故朝廷  
錫之諭祭寶鏐為造瑩域亦已厚矣一旦官其二  
人實為過濫此臣等不能已于言也伏望特寢成  
命痛加裁抑不報

三月御史曹嘉謫補外

初嘉上疏劾吏部尚書喬宇其略曰日者楊一清

結張永賄錢盡以圖柄用庸夫鄙之字感其汲引之私公要彭澤連疏推舉周金乃錢盡押客也字因納交而擢為都御史劉榮乃內閣中書役也字為勝臚奏廬其子何喬宗以尚寶卿乞休竟進三品臨先朝傳乞之弊風至若宸濠犯順安慶挫其鋒新建邀而禽之字無亡鐵之勢勞也而覲冒三孤之命將誰欺乎疏上不報嘉乃傲眾臣范仲淹獻百官圖之意差別京官四品以上及春坊五品官釐為四等上之其一資望順久可備任用者林俊石琚孫交汪俊陶琰劉玉董玘李時也其二敏東寡過足供職守者毛澄金獻民周倫何孟春李

卷三

五

注李應參書

錢鄒文盛臧鳳張璿姚維巖張雲張行瑞劉麟張九教溫仁和豐熙也其三人品庸眾尚堪策勵者趙璜俞琳秦金賈詠吳一鵬李昆顏頤壽沈冬魁姚鏐鄭岳高璣陳需崔傑魏境也其四行檢卑污速宜黜削者張子麟童瑞陳雍周金張縉張璿柴侯安金汪奉揚一清楊一漢劉榮趙永顧鼎臣也此四等者進退倚伏之間治亂安危所由繫也亦不報已而給事中毛玉上言曹嘉不當品第大臣宜賜罷斥帝從之命對品補外先是給事中閻闕亦以指斥當路出為按察司僉事有謂嘉之疏闕所草也而史道謫後稍自涖州判官移南陽通判

御史向信上言曰史道倡為異說以惑人心曹嘉行為評品以犯公議皆僉事閻闕鼓之也有臣如此不宜與之同朝者宜加罷斥以快人心御史劉廷璽亦上言閻道與嘉三人者結為黨友立異邀名放言排詆危間忠良欲以誤天下國家古所未有乞將三臣重則論法輕則斥放不與同中國庶天下稱快耳從之命各奪級為邊地雜職乃以史道為金縣縣丞曹嘉茂州判官閻闕為蒙自縣縣丞馬御史盧煥馬錄給事中孟奇趙廷瑞各論救不報御史胡劬才上言朝廷近日所以處言官及被劾者不無偏比被劾者一舉慰留而嘉等則

卷三

六

注李應參書

責之無已降用之旨方下而蒙自等處之謫復上矣臣聞茂州金縣俱為荒僻而蒙自尤甚非人所居人言皆曰閻等到彼不死于瘴毒必有觀望小人承順頤指而致之死地者夫一時而逐三言官已非令典果如人言是因大臣而殺言官尤不可以為後訓也乞將閻等依前處置而斥其所論二人如太常卿楊一漢祭酒趙永為可也不報

策士奉天殿

共四百有十人賜姚涖等及第出身

夏四月興廟初用八倫

先是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蓬豆如

太廟儀從之禮部請置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帝命廷臣集議之至是禮部侍郎賈詠等會公侯九卿等官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于太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于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昺黃臣劉竄等御史唐鳳儀秦武等南京給事中鄭慶雲等各上言力爭不報

逮繫主事羅洪載于詔獄

有錦衣衛百戶張瑾者凌轢典廩勒索斛羨監倉主事羅洪載欲劾之瑾懼詭請受答免劾洪載倉卒從其所請瑾得答遂奏洪載擅撻錦衣官屬

卷三

注等處鈔書

帝怒命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劉濟等尚書林俊孫交等力救不報時帝又為都督同知陳萬言起第京師言官余瓚等尚書趙璜等抗疏請止不省而暖殿太監崔文者以禱祀誘帝乾清宮諸處各建醮連日夜不絕又命內監十餘人習演經教于宮中賞賚不貲寵幸日盛給事中張高大學士楊廷和力阻不報給事中周瑋上言陛下臨御以來宵旰忘疲形神兩瘁有前代帝王圖治之勤望治之切固宜任直諫老成以資其謀謨而比來章疏漫不加省豈太平有道之象哉頃者為都督萬言營第瓚璜等言之不省豈以諸臣沽

直自賢耶陛下下羅洪載于詔獄俊交等言之不省豈以諸臣朋黨相庇耶陛下于宮闈禱祀廷和等言之不從豈以諸臣皆緣飾經義不能助陛下求福利耶然此特聽納之失耳廷和以卿輔之職師保之重而宮闈禱祀使不得與聞于始又不得幹旋于終是委任之失又如此伏望陛下下留神聽納以達下情留神委任以崇政本則聰明不至于壅蔽政柄不至于下移而熙洽之盛不復難矣疏入復不報已而給事中張昺安磐等交章劾文乞置重典俱不報

閏四月移刑部罪人李陽鳳于詔獄

卷三

注等處鈔書

李陽鳳者太監崔文家廝養也怙文寵謀竄城卒勒索工值有身在工所而巷伍又征役錢者怨聲載道御史劉輔發其事工部尚書趙璜移文刑部執陽鳳等鞠之文屬尚書林俊置不問俊不從文遂劾帝請移陽鳳于鎮撫司考訊從之命下刑部林俊執不肯與文又譖俊違抗詔旨帝怒切責俊詰其狀俊惶恐謝過初羅洪載之被逮也俊與戶部尚書孫交申救不報各求罷歸帝慰留之至是被詰修撰唐皋上言曰先王優禮老成以其謀國多識舊章不可不重惜也邇者孫交林俊引疾乞骸陛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



刑之盛心。不意因崔文所養之故。乃詰責俊。令其言狀。則與陛下起廢之初。慰留之旨。大不侔矣。萬一俊掛冠立武。祖帳東都。陛下何以自解于天下哉。疏入。不報。刑部主事楊永祐亦上言。舜為天子。不得撓皋陶之法。今刑部按問一廝養而竟奪之。夫俊陛下之士師也。以其官任之。而不容其守法。何用是官為哉。鎮撫司受制內臣。承望風指。又豈敢直陽鳳之罪。以昭國法乎。使陛下之法不信于天下。取譏于後世。皆崔文為之也。乞勅司禮監按文。并其黨周用田顯蔡秀等。明付法司。以正其罪。斯義舉矣。給事中趙漢亦上言。李陽

卷三

九

法寺廢制書

鳳之事不甚大。而崔文快心之大者在能矯詔。獄以鉗人。在能致尚書之詰責。在能加言官以奏。擾恐充其勢。不亂不已也。近聞事初發時。文收捕告人。捶楚幾死。叱之去曰。此答寄與趙尚書。其威侮大臣若此。則瑾之為不患文不能為矣。是以再干勅旨。詰責林俊。俊何人也。而文誤陛下罪一着。舊邪俱不報。

傳齋祀

初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大學士廷和力爭諫不聽。臺諫言之俱不報。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臣巡光祿。見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宮中自常膳外。少

有所取。通者禱祀繁興。制用漸廣。乾清坤寧。清寧諸宮。各建醮。西天西番。漢經諸殿。亦各有之。至于五花宮。乾清宮。西暖閣。坤寧宮。東次閣。亦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供具。虛設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謂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曩以欺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願陛下亟誅之。遠之可也。臣放金錢一醮。疏腐之費。至萬有八千。其餘不知幾十萬也。以月計之。不知幾百萬也。今天災時變。月無虛日。京師之民。至有裹席行乞。母子裸而餓死者。州

卷三

十

法寺廢制書

縣則微發繫擾。仍以饑饉窮者。轉為盜賊。良者靡于兵刃。邊境之民。日夜望烽。荷戈而不得食。陛下以為今之民。怨邪。樂邪。忍斂民怨。不忍傷倖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請。此愚臣之所未解也。伏願改西天殿為寶訓殿。以貯祖宗御製諸書。西番殿為古訓殿。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殿為聽納殿。以貯諸臣奏疏。選內臣謹畏者。司其鑰鑰。陛下經筵之暇。遊息其中。則壽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哉。帝曰。天時饑饉。齋祀暫且停止。

五月大旱

自去冬不雪入春風霾連日迨夏益甚四方災變  
奏報尤頻帝憂之勅大小群臣同心匡輔毋  
事虛文時京師復有雷震城竿之異御史秦武上  
言陛下踐阼之初盡釐先朝災亂之章復祖  
宗畫一之法矣近日以來漸更張或以養子而嗣  
關監之封或以內臣而奪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除  
阻撓既多法司之律令更易殆盡勅自中出而  
政府不得替其辦法以私行而六曹不得據其志  
待臣之禮久衰納諫之心愈怠經筵則屢日告罷  
禱祀則不時脩舉脩身齊家之德周聞狎邪昵寵  
之行已著上違祖訓下拂人情多矣此天之所

奏三

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以屢示災變也帝怒其狂妄切責之南京給事  
中彭汝寔亦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  
以迹三王以還莫之能違也邇者黃風黑霧春旱  
冬雷天變于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變  
于下者屢矣羣小漸張盜賊公行草妖木異非時  
失節人物之變亦屢矣昔人有言怒予之天猶可  
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皇上省災之誠或足  
以仰答天心矣而行政之可適用人之可間有不  
能無燕閒虛廢于女寵腹心委託于貂璫二廖諸  
張乃得緩死李隆蘇縉猶得無恙鎮撫以報復而  
窘辱主事羅洪載內監攜私鹽而執解巡檢程景

貴崔文孤媚蓋羣枉之赤幟蔣輪狼貪為戚里之  
給壑凡若此者皆不能銳意修革而望天意之回  
人心之感亦已難矣亦不報初太監李曇者往來  
淮揚間舟攜私鹽鬻賣巡檢程景貴卒邏卒搜得  
之曇怒誣訴于東廠太監芮景賢奏差官校逮繫  
景貴赴京而蔣輪者興國太后弟也欲以其子  
榮奉安陸廟祀故汝寔奏及之

日本貢使大掠寧紹諸處

初鄭人宋素卿者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  
永壽來貢其從父澄識之告言素卿附夷狀守臣  
以聞置不問至是其主源義植幼闇不能制命左

奏三

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京兆大夫大內藝興遣僧宗設來貢右京兆大夫  
細川高亦遣僧瑞佐及素卿來貢各強其主給以  
中國符驗先後至寧波故事市舶司閱貨及宴坐  
並以所至先後為次時瑞佐後至而素卿狡賄市  
舶太監先閱佐貨及宴又坐佐于設上設不平遂  
與佐相讐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仗  
而設眾頗強拒殺不已遂燬嘉賓堂劫東庫逐瑞  
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宗設追至城下逼令綁佐  
獻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慘甚六日設逃至西霍  
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縛去指揮袁  
璉百戶劉恩又自育王嶺逃至小山浦殺百戶胡

源浙中大震巡按御史歐珠鎮守太監崇茲奏聞  
遣法司錦衣官之甘州按覈李隆罪狀

初甘州變聞都給事中許復禮劉濟給事中魯論  
御史喻茂堅田麟等交章劾隆及陳九疇劉紳奉  
命勘勘盡得其情獄具上請下法司詳勘當隆新  
首奏上帝命復集多官于闕前鞠之先是隆誣  
奏許銘激變鎮兵而鎮守太監董文忠者亦傍隆  
議奏聞帝不能無疑也故有是命已而會鞠情  
律相應覆奏上帝猶未信命遣三法司錦衣衛  
堂官各一人往甘州體勘都給事中劉濟上言李  
隆情罪具于楊淮等之奏書法司多官覆覈相同

卷三

十三

法司覆覈相同

是宜速正典刑而遣官覆勘徒滋遷延耳帝曰  
朝廷遣官勘問正欲慎重刑獄公聽斷以正國法  
也豈有遷延偏徇之意爾等何故如此奏擾給事  
中陳時明復上言王制戒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  
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于棘水  
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  
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言有司疑獄  
獻諸王朝未聞王朝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  
狀已明無可疑者乃復遠勤有司則過矣況隆  
下所託以為股肱耳目者內則世勲公卿臺諫諸  
臣外則撫按官耳今撫按勘明而不信闕前鞠明

而不信則撫按舉朝之臣皆不勝任矣且今日所  
遣無益也求優異者以膺任使耶抑以其職務稍  
簡若佐貳者以行耶向也革數十百人參訂之而  
不足信今以二三人探求巨猾秘情于數千里之  
外又安知其能當聖意耶此所謂不必遣而復  
遣者也因條言其五不可上之亦不報已而大理  
卿鄭岳等往勘情真帝疑乃解久之始誅隆

六月有星孛于天市

給事中周邦上言陛下紀元以來孽火晦霧烈  
風暴雨地震江溢不可殫述乃者又有星孛中天  
光芒特異以及震雷之變災亦甚矣夫災祥者禍

卷三

十四

法司覆覈相同

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感也陛下亦思所以  
自省乎臣請以時政之大者言之曹嘉以彈擊過  
當陛下置之而不問可也乃奪一階以寵之而連  
及旁助之閭閻獨不為求言計乎李隆以私憤謀  
殺撫臣陛下即軍中斬之可也乃淹時恨勘若  
將為之地者獨不為死者慮乎崔文縱斷養剝民  
陛下付之廷議以嚴首惡之誅可也乃追易成  
命歸之鎮撫司獨不為履霜戒乎陛下入繼大  
統以公義則當專意于正統以私恩則當置後于  
安陸此不易之定論也乃日討尊崇之典而欲冒  
擬于名號至使禮祀無主不擇親賢以為之後則

公義已失而私恩亦未為得矣。人事既失于下，天變自動于上，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可不慎乎？伏望慎選宗屬以嗣安陸，復嘉閱以啓言路，亟黜崔文誅李隆以明典刑，則一德格天而災異不足弭矣。不報。

勅止楚王代奏陳乞。

先是崇陽等府諸宗室二十餘人歲祿不充，請借藩司帑金預用。楚王為代奏，從之。有承奉藩朝者在京買領關符還楚，需索各宗謝金百餘兩。方為投符而齋奏，百戶童剛亦需謝金二百餘兩。各宗不能具金，朝族羣少輟轍之，且曰：代奏非

卷三

十五

詳寄原書

王本心朝慙，愚為之爾。奈之何？德請不得朝也。各宗不任其愚，悉鬻食具，合金與之。巡按御史何鰲聞之，奏于朝，請置朝于理。戒諭諸王，崇儉守訓，勿得陳乞。事下戶部覆奏，從之。因勅楚王凡例外之請，勿得代奏。

附錄王邦奇者，京中之無藉子也。初黃緣劉瑾張銳錢寧等署為錦衣旗校，假以緝刺姦宄，椎剝齊民無算。閭巷苦之。嘉靖初，奉詔視職。邦奇屢奏刺姦有功，不宜同眾罷斥。乞恩復職。章下兵部看詳。給事中許復禮安磐等交章言其不可，不報。給事中章僑復上疏力爭之，亦不報。已而兵部尚

書彭澤覆奏當復職，從之。仍以邦奇為錦衣百戶太常少卿，張衍瑞卒。

吏部上言：衍瑞諫止武宗巡幸忠義，與黃鞏同科，宜贈官以示優崇。從之。贈衍瑞為太僕卿。

丁巳勅加興獻帝后皇號。

初五月間，遣司禮官諭廷和等加稱。興獻帝后

皇號，廷和力言不可。至是，帝御平臺召廷和覲。

紀宏入見，授以手勅，諭加興獻帝為興獻皇帝。

興國太后為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曰：臣等

親承天語，尊復無少遽色，曷勝欽仰。第奉迎

陛下之初，凡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聖心固已洞

卷三

一

詳寄原書

察矣，豈復得不顧義理徇情行之哉？

論曰：新都斯言，史臣謂其以定策自居，無所忌

憚，過矣。第其所謂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者，則亦

弗思之甚耳。夫武廟上賓之日，受遺命者廷

和二三人也。遺詔之文，豈武廟所自草乎？其

假手公等無疑矣。使當時長慮却顧，詳議其正

統本生之辨，則遺詔必曰取興獻王長子嗣

皇考孝宗以承大統矣。如是，則安陸開讀之際，

為世宗者能不駭愕顧戀入白？聖母而權

正統，天親之輕重耶？權之則分義審，分義審則

志慮一由是，稱謂追崇之典，皆將惟其所議而

莫之違矣。乃慮不及此。而遺詔之中言統不言嗣。故開讀之日。帝不知其以我為人後也。怡然往就大位而已。聖母亦不知其絕我母子也。怡然視其子往就大位而已。是以帝至中途。見禮部儀狀。則愀然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為皇子。此狀云何。聖母至通州間。朝議欲考孝宗。亦曰。安得以我子為人之子。是母子之間皆駭異。為後之說。而大拂其初心矣。此永嘉之議。所以投機而易售也。新都。不是之思。而更堅持為後之議。是以人臣強其君為人後也。于是帝登大寶。稱予一人矣。上無君長之詔。旁無父母之命。而為臣者乃欲強加以人後之名。奪其母子之愛。而隔絕之。無惑乎愈執而愈不從也。然則所謂講論已定者。不知果何所講耶。

卷三

十一

注字原書

秋七月。製興廟樂章。

迎神曰太和。初獻曰壽和。亞獻曰豫和。終獻曰盛和。徹饌曰雍和。還宮曰安和。設典樂官司之。

逮繫臨洮知府郭九皋詣京。

初九皋為永平知府也。定國公先祚奏言。土豪久隱功田。下巡撫順天副都御史孟春。巡按御史郭同臣。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勘覈春等徵九皋及同知張守會勘。已而按得前田。初係

森民趙紀違例投獻。駕言馬南廣等吞噬。遂論紀子文編成。紀怙惡不逞。屢疏撓拾九皋奏辦。通政司危之。紀遂誣九皋及同知張守多受南廣金錢。勘死平民。列狀投東廠告之。而太監芮景賢者。為羅織者也。遂奏請逮治從之。于是九皋移守臨洮矣。乃遣官校之臨洮。及永平收繫九皋與張守等詣京對簿。故事。廠衛官無受民訟者。而特旨收縛罪人。亦不出。京師諸城門。刑部尚書林俊上言。人主為治。宜攬大綱。即九皋貪忍不妄。陛下猶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頗類苛察。足傷大體。假使趙紀之詞虛謬。九皋被逮而死。則虧損聖德。孰任其咎。今據其單辭。真偽未辨。而九皋已褫奪衣冠。身就縲洩。甚非德美。乞降明旨。徵九皋至永平聽理。而遣刑部錦衣官往會撫。按會鞠明實。如果紀言不謬。然後械致九皋來京。處以極典。未為晚也。疏入。不報。都給事中劉濟等抗章劾景賢亂政。宜加罪斥。景賢上疏自理。帝優旨慰之。于是給事中章僑復以為言。帝怒奪俸三月。汪思及南京科道鄭慶雲。王命爵。吳瀚等交章言景賢奏逮知府。此逆瑾亂政之故習。豈宜復見于今日。乞勅廠衛官勿生事。累俱不報。

卷三

二八

注字原書

林俊致仕。

初俊以李陽鳳之事被詰也遂有去志屢疏乞休不報至是又言郭九臯不宜逮繫帝復不聽乃稱疾篤乞骸骨不已從之賜酒食寶輿以行給事中衛道言林俊之去是崔文排之也不宜以廝養之故而去大臣乞降諭旨留俊不報

逮繫郎中葉寬等于詔獄帝賜都督陳萬言以在京房地營修新宅工部尚書趙璜執奏不可萬言銜之訴璜于帝謂為營繕郎中葉寬等主之也帝怒命逮繫寬等下鎮撫司考訊璜聞命惶懼不知所為因而乞恩服罪乃已于是科道官劉繼等交章申救不報

卷三

十九

江寧縣志

御史陳相上言人君之心惟在所養能于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充之無所施而不當矣茲者賜萬言以房屋陛下不忍之心也而尚書趙璜因而服罪郎中葉寬以之係獄為不用恩焉耳革陶淳管事陛下亦心之明也而為景賢之慰留郭九臯之逮繫為不用明焉耳崔文左道亂正陛下不忍罪也而反忍于奪法司之權使者舊如林俊者一旦致仕李墨鬻販私鹽陛下不之察也而反感于挾讐之訴使盡職如程景貴者久淹禁獄故林俊去而九卿之心反矣葉寬罪而百司之體解矣郭九臯被逮而守牧地方者寒心程景貴受誣

而盤詰關隘者喪膽天下臣民其不幸而為苟且之習者幾希矣及今不圖未流安救伏望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留俊釋寬等則聰明不蔽而雍熙之化可臻矣帝切責之

給事中劉竄謫補外

初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糜費內帑無算而為景賢所任千戶陶淳者又聚聲狡羅織諸縉紳至于巨姦大蠹反以賄脫免有違孽錢寧者遣其廝養朱喜攜萬金來京匿其黨陳勲家欲賄諸宦戚圍復故官淳緝得之與官校分匿其金脫放之又威脅奏寬人鄒興自經劉竄上言陛下聰明天

卷三

二十

江寧縣志

授首竄元惡簡任淳良天下稱頌奈何一日壞之于么麼子也臣按崔文以卑微驟居近侍首導陛下于有過之地法宮深嚴終為禱祀侵費帑金六七萬兩累朝積貯視為己藏而攘取之陰耗國本其罪彌彰且奪法司之囚折正官之氣使天下皆謂陛下庇邪豎拂大臣以累清明之德文竄啓之不誅文不知陛下何辭謝天下也又東廠太監為景賢任用匪人千戶陶淳性行險惡閹閹曹嘉素不與通則因事以文致其罪緝獲錢寧廝養匿金而擅自脫釋威脅鄒興懷冤自死即此二事狡惡欺罔之罪有不容誅者而景賢不悟

任其愚弄景賢之罪難逭矣乞查覈崔文侵盜帑金誅之于市以為首惡之戒景賢降勅切責陶淳置對正刑庶陛下清明之德有光矣疏入不報既而崔文撫拾自訴帝優旨慰之曰爾端謹老成小心廉靜方切任用勿復為辭劉寂既言侵費帑金其令覈實以聞寂被命知為所害也乃上言內帑不得查覈崔文不當構陷帝怒曰劉寂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詰問又不服罪本宜重懲姑從寬外補以稱朝廷容宥之恩于是給事中銜道王思等各上章申留以為斥逐言官殊非治體帝切責之已而出寂為廣德州判官

卷三

二一 注等處鈔書

甲午永福長公主于歸

時孝惠皇太后尚未小祥而長公主于歸蔡氏卜以是月甲午禮部上初見儀狀謂駙馬當四拜主坐受其二給事中安磐等上言昔唐衛山公主適長孫氏時太宗之服未除于志寧以為不可高宗從之今孝惠皇太后几筵未徹是高宗能以禮處其妹陛下不能以禮處其姊也問閭小民有期之喪其女猶不敢冒禮而婚況聖人以禮治天下作極四方垂憲萬世者乎臣等區區之私不欲聖朝有一闕失請俟終期然後下嫁且駙馬雖賤使主坐受其拜夫屈于婦逆陰陽位其

禮亦為乖謬至于主見舅姑之禮未聞開具乞併下禮官詳議明折以復古道之盛疏入不聽是歲次長公主亦歸游泰

論曰自秦世尚主古道湮滅漢唐而下倒逆為甚觀江數讓主表可為長太息矣安磐此疏有裨世道惜乎其不見采也

八月河南大水

先是四方災異奏報頻仍帝曰上天示戒朕心憂惶特降勅諭同加修省凡關吏治民隱興利除害者切實舉行以回天意至是吏部侍郎汪俊上言皇上入繼以來昭德塞違動無過舉宜足致

卷三

二二 注等處鈔書

祥而顧頻告災者蓋以臨馭未幾政漸弗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可不幡然慎終以答天人之望歟請試言之陛下登極一詔百度惟貞邇來舉措背馳萬民失仰詔令不能如初矣陛下即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耆舊邇來師傳重臣諮詢疎濶任賢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聽言如流邇來事涉威官九卿臺諫執奏不從聽納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釐革倖位邇來戚宦之家藩邸之臣侯伯錦衣陳乞日多慎名器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姦黨巨惡俱下三法司鞠訊邇來事非機密悉付詔獄臺諫論列而不從法

司執奏而被詰法守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命科道查覈御馬監馬匹牛羊，照數會計，繼因閹閹奏，遂寢前旨。邇民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禁黜左道，邇來修設禱祀，瀾瀾宮庭，禁邪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神氣精明，邇來聖躬違和，天顏異舊，豈鼎盛之年，忘在色之戒歟？此保身不能如初也。有一于此，足以干和，況兼之乎？未可諉為適然之故，而不加之意，疏入不報。進封壽寧侯鶴齡為昌國公，封都督同知陳萬言為太和伯。

帝復以定策功，進鶴齡為公，加慶陽伯夏臣為太

卷三

二五

注帝歷初書

子太保，又以恩澤封萬言為伯，其子紹祖為尚寶寺丞，又以玉田伯輪之從子泰清、景俱、錦衣衛千戶吳振武受俱百戶。初，萬言元城諸生也，以父授鴻臚卿，尋遷都督同知。至是，封伯，給事中張原御史王璜各上言：鶴齡不宜封公，萬言封伯不宜太早，其子紹祖不宜寄祿尚寶寺。夏臣不宜兼官保，蔣輪一門有二指揮三千戶，已為僭賞。吳振武受不宜以戚里，葛冒官錦衣，乞收成命，不報。時楊廷和以十二歲考績，亦加太傅，廷和不拜。

禁勲戚及閹宦家婚姻

初，正德間，太監李宣提督京儲，嘉靖初，革之，宣令

其弟姪與戚晚，連婚黃緣，中旨復以宣提督京儲，給事中孟奇上言：宣在先朝出入逆瑾門下，遣往江西勘事，得賂巨萬，還饋逆瑾珠寶八斗，駭人心目。宣府馬氏女得幸先朝，宣獻私弟一區，謀督京儲。陛下即位，幸沐黜之，人心大悅，而乃臨賂戚，晚要結婚姻，黃緣左右，復有提督之命，上累新政，罪不容誅矣。然其所為，豈無微尤？蓋先朝姪黨有魏彬者，其弟魏英，三女一婚江彬之子，二配長寧哀城二伯。張銳者，其兄張明一女以適豐潤伯之子。至若錢寧之子配王駙馬之孫男，廖鵬之弟以泰寧伯為子婿，彼數大家者，或其先連婚。帝室

卷三

二四

注帝歷初書

或其先紹勲，太常乃納米于管庫之人，同穴于輿臺之鬼，惟利是求，曾無腴顏，蔑先辱親，于是為其皇上中興以來，除舊布新，而姪黨弟姪廝養，猶潛居都城，布列禁地，覬覦窺伺，無所不至。若其謀遂成，為禍不細。乞將李宣取還閒住，一切姪黨廝養盡行驅逐，其勲戚之家，敢有仍故連婚者，即係姪黨，許臺諫官糾舉緝捕，庶使已污之族知所愧懼，而方構之黨，革心于將來矣。帝曰：李宣姑用督儲，其姪黨弟姪廝養，先年盡感亂政，未正厥辜，其家老發南京諸監局供役，弟姪廝養，勿得擅入禁中，其勲戚之家，勿得射利與諸黨連婚，違犯者



重罪不貸

附錄南京工部侍郎吳廷舉上言先年罪人以金贖刑貯工部以備脩營弘治末南京戶部奏改納米補各官卒祿廩及園囿囚食今覈戶部錢穀約足支給宜將贖米貯常平倉備賑下刑部覆議從之

時有光祿少卿華湘者攝欽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曰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曰在箕六度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自至元辛巳改厯至今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故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厯法

卷五

二五

詳考歷代書

雖名大統實仍授時之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合行修改夫至元距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三年矣年逾遠數愈盈可不修改以合天度哉乞勅禮部延訪知厯如楊雄邵雍郭守敬者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不報

論曰我朝請改厯元者元統鄭善夫及華湘凡三人矣大都皆勸舊說而未窺授時厯法之深也蓋授時厯雖起于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為厯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為一元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各得二千四百一十九萬二千自太一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

甲子厯過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已逾天地二元矣今當人元內四百五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年減一是以太一甲子為厯元而不以至元辛巳為厯元也所謂以辛巳為元者蓋厯家以世數違遠難於推算故截去真元而姑以辛巳為始耳遂使膚淺之士無所考據紛紛異辭不知厯元之所在矣至于歲差之法起于子半虛六度約六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時迄洪武甲子退過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度七十九分正統甲子退過五十度四十一分冬至

卷三

二六

詳考歷代書

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過五十一度二十四分冬至日躔箕六度一十三分嘉靖甲子退過五十二度七分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歲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七微步厯者隨年減去之矣豈仍至元辛巳之舊哉今考至元辛巳冬至日躔箕九度二十二分一十八秒至嘉靖初年日躔箕五度八十五分蓋已退過三度六十餘分矣又將何所于改耶自嘉靖初至今上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故今厯冬至日躔箕四度九十二分其與至元辛巳日躔箕九度二十二分者相去遠矣而

謂仍用至元之舊也。果何見哉。至于日食起復。方位多寡。分數稍有不同。則以南北地勢不一。里差之法。未之講爾。故正德甲戌日食。日官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亦至晝晦。則南北之地勢使然也。蓋日輪大而月魄小。故相掩之際。自下視之。南北不同。每千里而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十里而異數刻矣。而豈歷元不精。歲差未改。使然哉。若以為歲差未改所致。則自至元迄今。已差四度五十九分。以法推之。則合朔之時。月已去日四度五十九分矣。若之何而能食耶。按月行一日十三度有奇。則一時當行一度有奇。而四度五十九分。當行四十餘刻矣。如使歲差未改。則今日食與日官所步者。當差四十餘刻。豈止起復方位多寡。分數稍有不同而已哉。若因此而疑歷元之當改。則誤矣。然則今之司天者。亦嚴督疇人。使之精深其業。斯可耳。勿信異議。而輕為更張也。

逮繫廣德州判官劉宸及御史黃國用于詔獄。

初宸以劾崔文出為廣德州判官也。御史黃國用假以符檄。使乘傳以去。又有某官顏如瓌者。同時出京。如瓌以黃紙裹裝。刺事者馳白東廠。為景賢

卷三

二七

詳考歷代書

即奏請。中旨遣官按逮繫宸如瓌及國用。竝下鎮撫司考訊。

九月南畿大饑。

是歲北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俱有旱災。而應天蘇松淮揚廬池等一十四郡及徐滁等州為甚。千里盡赤。茅瑾載道。姦盜因之蠭起。南京給事中顧濬等御史吳瀚等俱以為言。欲責成守。令招撫存卹。下戶部議。尚書孫交請留蘇松折免銀兩。浙鹽價蘇松糴白米。許墅關鈔課。應天府缺官。免薪贍錢等金。粟賑從之。又請發太倉銀二十萬兩。折漕米九十萬石。往賑災民。亦從之。兵部尚書金獻民

卷三

上八

詳考歷代書

上言。泗州洪澤聚有盜舟。為道路梗。乞命巡撫胡鉅勵兵驅逐從之。冬十有一月。奉孝惠皇太后主于奉慈殿。

遣官往告陸安廟。

劉宸編成。

宸等繫獄已久。所司以爰書上請。帝降旨曰。劉宸編成。顏如瓌劾籍黃國用謫遠方雜職。給事中劉濟上言。罪至編成。為民謫降遠方亦大矣。使其情律不相應。所失固不為小。若與律合。何不付法。司明白議。擬昭示天下。而乃為此曖昧不明之舉。我傳之天下。必謂宸等罪不至此。陛下特為偏

曲爾不然何緝執于羅織之門，鍛鍊于武夫之手，而裁決于內降之旨哉？乞將宸等仍付法司，擬以應坐罪罰，不報。

主事桂萼上言大禮併獻席書方獻夫議草。

初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草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為是；穆宗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為非。昔舜繼堯統，禹繼舜統，未嘗不以賢跡為父也。皇上承統，武宗仍為興獻帝子，別立廟祀，穆宗之議未為迂矣。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稱，則禮官執奏亦未為失。但禮本人情，皇上尊為天子，而父母無尊稱，于情安乎？此

卷三

二九

津子履和書

與武王追王太王王季之心實未遠也。為今日議宜定號，皇考興獻帝立廟大內，祭以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至愛篤而本支不論矣。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為疏曰：陛下之繼孝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奉廟當稱帝而不稱宗，請改。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則合乎人情，當于名實矣。皆不果上，而桂萼者南京刑部主事也，曰與張璁討論古禮，其議符合至是乃上言。識者皆謂孝宗有子，不可復為立後，而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蓋自穆宗建議論者指為干進，故連禮之士不敢遽言其非，爾

臣按范純仁謂英宗親許為仁宗子，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辨。皇上果許為孝宗子乎？其為入繼之主明矣，然則考興獻

帝母，興國太后，曾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臣久欲上請，乃見席書方獻夫之疏，以為無俟臣之言者，而迄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邪？抑二臣將上而中止邪？臣故再申其說，併錄二疏以聞。帝覽之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文武羣臣集議可否。

附錄初莊奉夫人弟錦衣校尉邢福海奏援先朝總振事例，乞陞官職，六科參駁及兵部抗奏，俱

卷三

三一

津子履和書

報聞已而司禮監太監鮑忠傳旨福海及肅奉夫人弟錦衣校尉顧錦俱授錦衣世千戶。福海錦復奏乞蒞官理事，下兵部看詳。給事中夏言等上言：陛下仁聖恭儉，法祖立政，湯文莫是過也。詎意有此傳奉之舉，以為仁明之累。國朝令典曰武職非軍功不授，子孫世守，率由罔愆。邢福海顧錦平日不列行伍，未有戰功，一旦官以五品侍衛之職，更令子孫世襲，甚不可也。竊以邢顧二夫人昔在藩邸，雖曰供奉多年，積有勞動，然遭際龍飛，充陳大內，存蒙封錫之榮，寵渥逾涯，所貴持身謙降，用保君恩，不當佔寵驕矜，廣希恩澤，伏

望 陛下仰遵成憲以名器為重申飭內庭以汰侈為戒持示裁抑之公以防請謁之漸御史屠僑等亦上言不可俱不報

十有二月楊廷和致仕

初御用監太監刁永請遣內臣之蘇杭監織綺繒工部奏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帝曰御服缺乏仍遣二員前去監織因命廷和撰勅于是給事中張原章僑曹懷解一貫南京御史吳瀚等各上言諫止不報廷和乃抗疏曰皇上過聽內局所奏遣官之蘇杭督織命臣等撰寫勅書臣惟蘇杭抗湖諸府今歲四月以後亢陽為虐入秋以來霖

卷三

三一 詳寄廣鈔書

雨不止災異非常正賦不辦若更令織造非惟逃亡又恐激成他變况所經過淮揚徐邳等處軍民田屋漂沒殆盡幼稚計斤而粥母子痛哭墜水以死該部議賑公私匱乏豈能俛首枵腹坐以待斃臣叨輔導實切警懼前項勅書不敢奉詔撰寫伏望 皇上俯從臺諫所言收回成命不勝慶幸帝謂廷和違抗切責之于是廷和移疾連疏乞休時又有從而媒孽者遂許致仕給事中葛鴻奏乞慰留不報

南京地震大雷電以雪

自是月下弦地震雷雪連日夜不絕至明歲元日

地復大震南京禮部侍郎劉瑞上言地震不于他所而獨于南京不于他日而于立春元旦凡有耳目莫不駭愕蓋南都天下之本而軍民又南都之本也本安則天下安矣謹條六事以聞一曰多發帑藏二曰嚴督通賦三曰督察賑濟四曰修祭告五曰謹戎備六曰端大本帝納之

附錄正德間錦衣百戶王欽與其弟錦侵負鹽價百有餘萬嘉靖初逮治欽錦論死長繫臺獄追贓待報欽等夤緣近倖忽出中旨曰王欽等贓銀都察院禁繫二年以上如何不行嚴追近有旨免死編戍矣其勿追給事中劉濟上言欽等寬縱之

卷三

三一 詳寄廣鈔書

由臣等罪歸于權倖之請託陛下則歸罪于該院之延緩夫奉法不敏致生弊端該院之責夫豈能辭陛下既已云然何不遂奮乾剛追究欺弊孰為延緩孰為請託各致之法以攝羣姦知弊而不能革自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可不戒哉不報時又有錦衣李洪陳宣者以睚眦殺人上論奪級濟復上言國家置立法司平理庶獄必使情麗于法罪協其情而後已權姦不得以恩恕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也今李洪陳宣罪至殺人奪級而已王欽王錦姦黨亂政編戍而已以黃國用視洪宣以劉竄視欽錦奚啻天淵而陛下

以一律罪之其何以示天下耶疏入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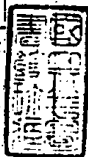
彭澤罷

以金獻民為兵部尚書

卷三

三三

法寺處外書



卷之三終

聖明肅皇外史卷之四

涓川范守已輯



甲申嘉靖三年春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

初元日丙寅歲填次營室丙子五星咸至

辛巳日躔室初度月食于翼五星皆伏而太白獨

先過壁光祿少卿樂護時司欽天監上言曰自古

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禍福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

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

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天道無

親福無常主故聚房周祚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

興聚井宋盛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

卷四

法寺處外書

禍昭然在德惟天寶聚于尾箕而唐德弗綱旋有

祿山之亂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

聖德愛養黎元以承大慶乎易簡寡欲修德之大

儉用省財愛民之實乞陛下厲精而實行之占

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于營室凡內修外攘

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亦不可不加之意也章下

禮部尚書汪俊覆言正德間權姦用事靈耗無餘

皇上起而救之遣大投艱付託甚重拯溺亨屯

求望尤切宜任老成斥群小崇敬畏戒逸欲以為

祈天永命之本其他禱祀祈禳不宜輕信以啓倖

門傷治體至于足國裕民必先儉約端好尚慎差

遣重爵賞戒興作。假以數年生理可復。而國用有餘矣。帝納之。

郊不宴

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至是。帝以災敷。故不舉。修撰唐臯上言。祭祀之禮。莫重于郊丘。君臣之情。必通于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而篤慈惠者。于是乎在。誠禮之不可廢者。况郊則尊祖以配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祖宗之所詳定而垂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之例。以他宴廢而不舉哉。武宗末年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頻。

表四

二 江寧府志

仍可追親也。皇上升潛。百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歡。非闕典與。伏望。皇上深惟大報之典。光昭咸備之儀。則神人咸悅。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不報。

命北畿河南諸府興修水田。

大理卿鄭岳上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諸處。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燕薊。其水皆東注南入于海。慮易渰。泥流離漳洛。衝沁洛。瀝其大也。宜督居民。瀕水開田築隄。防以障汎。濫鑿溝渠。以通灌溉。其平曠曠土。無川澤之利者。量鑿洫澮。或為陂塘。下通水泉之出。上收雨潦之入。每府。

增置通判一人。以江左諸水利者居之。督率郡邑。專理農事。則數年之後。皆為沃壤。而水旱不足憂矣。章下。戶部侍郎王承裕覆議。從之。乃命各撫按官會同二司。隨宜舉行。

二月。禁内外官交通。藩府。

時給事中毛玉勛。數平濠功。因言。内外官不宜交通。藩府。帝從之。命有宗藩地方大小官員。但有交通納賄者。撫按官指實奏聞。

以太監張準提督京城九門。

司禮太監扶安傳奉。帝旨。以內官監太監張準提督九門。巡視城牌。兵部尚書金獻民上言。額外。

表四

三 江寧府志

冗員。宜為停止。不報。

召督賑侍郎席書。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張璁。及兵部主事霍輜詣京。

初。楊廷和罷。禮部尚書汪俊請曰。公去誰與主者。適主事侯廷訓。據宗法為大禮。辨。適示羣臣。俊得之喜曰。適斯議者。當斬也。于是吏部尚書喬宇。率九卿上言。必以孝宗為考。而後大宗為不絕。俊復會公侯卿佐。及翰林臺諫官上言。祖訓兄終弟及。以同產言也。皇上為武宗親弟。自宜孝宗。母昭聖。前後章奏。惟恐輜。璁。決與桂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其。

當從違可知矣。帝曰：更參眾論議之。給事中張紳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各抗章力論，以為當從眾議。帝怒其朋言亂政，俱奪其俸。修撰唐阜亦言：「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帝謂阜摸稜持兩可，亦奪其俸。于是汪俊等更議于興獻帝、興國太后上各加一字以備尊稱，不報。是時楚王崇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錦衣衛千戶聶能達各上疏議其言，與璵等議合。帝益心動，乃命取席書璵等詣京集議。時璵居里中，亦並召之。

永四

卷四

命婦入覲。興國太后時，興國太后千秋日，命婦各上箋祝賀，宴賚倍常。

逮繫給事中鄧繼曾于詔獄。

繼曾上言：「伏見近日中旨多戾，皇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悅，邪說之諂媚則勅賜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加放縱。時如正德可謂極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旨，可駭可嘆者。」陛下聰明聖敬，乾乾不息，何至有可駭可嘆之旨？如今日哉？或者左右羣小乘隙招權，是故出言無稽，一至于此。若果出自聖翰，亟宜收回，勿吝改過。如左右羣小所為，

尤望速加顯戮，以戒儆人。帝大怒，命遣官校逮係鎮撫司嚴加考訊。御史林有孚給事中葛鴻鄭一鵬韓楷各上言申救，不報。已而命勿具獄，謫補外任。

附錄時南畿饑甚，人相食。巡按淮揚御史朱衣上言：「人民為饑所迫，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多相殘賊。廢婦劉氏食四小兒，百戶姚臣王堂以子鬻母，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弑父，無復人理。且地震霧塞，臭彌千里，災變之來莫此為甚。更乞大為賑卹，先是以席書為戶部侍郎，督賑江淮，發帑截漕賑之，至是以衣言復發帑金十五萬兩，分賑淮鳳二府州縣。是時四方俱歉，盜賊蜂起，閩廣青齊豫楚之間所在成羣，而廬鳳為甚。泗州洪澤嘯聚眾千人，江洋出沒尤多盜艘。給事中張原奏乞遣官督勦，從之。仍特勅標江都御史伍文定防禦禽捕。」

卷四

五

逮繫試御史朱喇馬明衡陳迨李本員外郎林惟聰于詔獄。

是月晦日，昭聖皇太后聖旦先期有旨，命婦免入朝賀。朱喇上言：「皇上孝事兩宮，常如一日。茲者朝賀之儀在，興國太后既已舉行，昭聖誕辰乃間報罷，事體不類，禮數頓殊，傳布之

間關係不小。昭聖手攜神器親授吾皇。母子之恩。天日在照。陛下之所以事母后者。宜何如哉。臣謂今日之禮在母后。雖云固辭。在陛下猶宜敦請加意舉行。以安太后之心。以全天子之孝可也。馬明衡亦上言。暫免朝賀。在尋常固可。然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忽惶之際。忽傳報罷。安得無疑。故竊謂此意。若出自太后。其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往時存沒之感。若出自聖意。則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可以聖旦嘉節而輟此盛禮哉。疏入。帝怒曰。命婦免賀。本奉皇太后懿旨。孝養兩宮。朕豈敢間起。朱淵馬明衡不諳事體。遽赴鎮撫司嚴刑鞠問。侍郎何孟春論救。不報。已而陳逅李本刑部員外郎林惟聰各抗言。馬明衡朱淵不知太后懿旨。輒有論列。可謂狂且証矣。然原其本心。則以為議禮之初。太后輒不受朝人將謂陛下之心有所偏主。而姦諂之流或從而乘間獻媚。以僥富貴。其禍有不可言耳。狂瞽之言。無足深罪。今乃下之詔獄。加以嚴刑。天下聞之。將謂陛下以宮闈之故。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輊。而忠臣義士且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矣。帝怒其煩擾。亦併逮繫。考訊之。大理卿鄭岳論救。不報。

朱印

卷四

附錄營龍虎殿于顯靈宮以奉玄武。御史張曰。勅奏乞停止。不報。

三月丙寅。奉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與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初。帝召璫等。都御史吳廷舉恐璫至不變初說。請勅諸王及南京大臣。著德舊臣各陳所見。以備采擇。璫等乃復上疏。申明統嗣之辨。璫且曰。今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者。仍必議之不已也。帝嘉納之。是日。帝御平臺。召冕紀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

卷四

七

等願陛下為堯舜。不願為漢哀帝。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能對。時黃綰亦復上言。申璫等之說。帝心愈動。乃命輔臣草詔。加上尊號。給事中張紳等御史朱寔昌等交章力諫。帝切責之。三月丙寅。遂勅禮部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特加尊號為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又勅曰。本生父興獻帝。本生母興國太后。今加稱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又曰。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稱。仍于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慕之情。禮部尚書汪俊等極諫。不報。



汪俊罷

俊諫立別室不聽乃乞休帝曰爾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即致仕去

復召桂萼張璠詣京以席書為禮部尚書

先是戶部侍郎胡瓚等上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來京帝從之併止璠等勿來時璠等已抵鳳陽矣見邸報勅加尊號乃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曰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也必出禮官之陰術

皇上不察以為親之之辭耳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辭也必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而

卷四

八

汪俊罷

人心信從矣疏入帝命復召來京將冕言于帝前曰二人若來必撲殺之帝不問而遣人趣使速來遂降中旨以書為禮部尚書給事中安磐等上言大禮之失自霍韜張璠欲考本生而邪說始起自桂萼進席書方獻夫之論而邪說益張乞寢書新命治萼等奸罪張漢卿等亦上言書督賑乖方煮粥誤民致死餓等數萬宜正國法以快人心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亦上言書巧詐邪佞私蓄議藹而不自進陰托桂萼代奏干寵而璠萼每造書所必在莫夜其為陰類儉人無疑矣乞加罷斥仍復汪俊南道御史田麟等亦上言汪俊席書

邪正相反進退失宜且祖制上卿俱推舉簡用今何取于書而出自內降耶乞同璠萼併黜以避賢路俱不報

夏四月魯迷貢獅子

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奏言魯迷王道人貢獅子西牛西犬西馬及阿骨刺馬駝珊瑚珠玉等物下禮部議覆奏獅子等物係非常貢帝曰既非常貢該地方應否起送爾部內仍同兵部會議奏聞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西旅貢獒召公作戒越裳獻雉周公為辭下逮漢唐猶有却千里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珠如太宗書之史冊足為美談今魯迷

卷四

九

汪俊罷

所貢諸物陛下所必屏而不納者顧肯輕受為聖德累耶又聞武初內使奏嗜虎肉太祖曰養虎何為而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他禽悉縱今乾明門諸處禽獸尚多皆仰給大官曰費豆秬以歲計之亦且不貲而魯迷復有此獻獅牛諸物俱非土性所宜受之徒糜國用却之有光聖猷乞勅該部行鎮巡官就彼量賞遣回其獅牛等物一切勿受庶遠夷知朝廷有不寶遠物之德而潛消窺伺之心矣其乾明門禽獸通行縱放則皇猷益光聖德愈隆章下禮部併詳已而議上竟起來京受之

逮繫修撰呂枬編修鄒守益于詔獄

先是禮部侍郎吳一鵬等會侯伯卿貳翰林臺省諸官力言建室之非且曰臣等遵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聖心姑傳建室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祭俟異日皇子眾多襲封興王世世承享帝曰朕承天命祇奉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本生聖母躬親侍養本生皇考荒寢陵園遠在安陸卿等安乎今符同執奏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冲年甚失綱常其奉先殿西室亟行修飾盡朕歲時急切之情于是呂枬上言臣嘗論奏建室未蒙即從是臣不能

卷四

十

詳考歷代書

如張純之動主也獻皇帝封國忍沒其名且有二統之嫌臣嘗請行宗法反不如冷褒段猶輩之能行也守益亦上言陛下獨斷于上而不顧令以為忠此而不已則陛下獨斷于上而不顧萬世之公論羣臣依阿于下以苟一時之富貴殆非國家之福也昔曾元憚于易簣曾子以為細人之愛魯受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孔子傷之今以非禮祀獻皇帝陛下安乎帝大怒俱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張紳章傷等御史張鵬翰等交章論救不報已而獄具請梟解州守孟廣德州各判官

附錄鎮守湖廣太監李景儒侵奪府藏需求供億武昌一府歲取金四千餘兩又倡貢鮮之端為患地方知府某上言景儒供億之病民者十貢鮮之病民者六乞比太祖却人參香求葡萄酒之意罷之不報

己酉上聖母昭聖皇太后冊寶庚戌上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

初命內閣擬撰冊文帝遣司禮司傳諭欲于昭聖冊內稱嗣皇帝獻皇帝冊內稱孝長子章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蔣冕等力言不可仍以原文封進帝覽之御批獻皇帝冊內加

卷四

十一

詳考歷代書

一孝字章聖冊內欲去本生母三字冕等復上言此字惟宗廟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情又加此字有干正統且本生母三字係勅諭擬定亦難輕去仍封還御批乃依原文止稱長子章聖冊內加一聖字至是分日各上冊寶明日帝御奉天殿受賀布詔天下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祇奉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與獻帝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彈報稱尊稱未極恒用歉然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尊號曰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興獻帝尊號曰本生皇  
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  
太后義專隆于正統禮兼盡乎至情時張璪至東  
昌伏讀 詔書嘆曰執政忍為此欺乎兩考並稱  
網常尤奈不可但己也

將冕罷

初建室議起冕上言 皇上既受命于 武宗即  
嗣 武宗後以奉 宗廟今欲為本生父立廟將  
置 孝宗 武宗于何地乎願賜罷歸 帝曰朕  
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定之既而冕  
復上言 皇上恭詣 仁壽宮加上尊號 聖母

卷四

十二

注考歷代書

昭聖皇太后遽有 懿旨免命婦入賀其故非臣  
等所知然 命書為禮部尚書璪等復取來京  
聖意所向中外不能無疑恐 聖母聞之亦或不  
能無疑也宜追寢前命不報冕遂移疾乞去 帝  
從之御史王泮等疏留不報

五月以 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

欲安 獻皇帝主也禮部侍郎吳一鵬朱希周郎  
中江必東員外郎翁磐主事彭黯等上言 獻皇  
帝奉安安陸廟中神靈收依 奉先殿西室宜設  
神位以便時享如奉慈殿之儀不報  
丁丑遣官之安陸改題 獻皇帝主迎如京師

遣司禮太監顧義侯崔元侍郎吳一鵬之安陸改  
題神主奉上冊寶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迎如京師一鵬等復上言愿考前代無自寢園迎  
入大內者况安陸乃啓封之地 獻皇帝神主不  
宜輕動惟永祀安陸則 本生之情盡而正統之  
義得矣不報

附錄巡按四川御史范永鑒上言劉蒞當還瑾竊  
柄首倡議論言獨剴切後日之禍悉如其言當時  
被朴幾死瑾復移檄郡中責穀三百碩輒輸大同  
生產殆盡而御史潘鵬又承瑾意誣蒞以貪削籍  
為民良可痛恨嘉靖初屢起為知府按察副使皆

卷四

十三

注考歷代書

不之官而卒宜加優卹以旌遺忠 帝從之為賜  
祭喪復其家

鴻臚寺少卿胡侍謫補外

先是霍韜將赴 召復上言力辨二父兩統之失  
而席書在鳳陽亦上大禮考議言諸臣講學不明  
固執私意且曰斯禮也 廷臣者舊自有知者不  
敢犯眾而璪等感激不平力犯羣議舉朝疾之  
如讐仇然其可畏也臣遂窮矣尚言此者 九廟  
神靈使之言耳及璪等至京復同上疏條七事極  
論兩考之非俱留中不下侍乃上言 祖訓兄終  
弟及蓋嚴嫡庶防覬覦爾魯嬰齊不受命歸父漢

病已受命昭帝何以受命為哉。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藝祖。以其為君也。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帝怒其狂率出位。出為潞州判官。

六月。以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石琚為文淵閣太學士。參預機務。

初。蔣冕罷。進毛紀。費宏並為吏部尚書兼職如故。至是。乃命石琚入閣。共參機務。

以桂萼張璁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

初。萼等來京。臺諫官交章攻擊。以為當與席書並正其罪。不報。既而至京。言者益亟。章十餘上。俱報

卷四

十四

江寧縣志

聞。璁等上言。望皇上親臨便殿。集執政禮官面議。許臣等各執証據。典藉以折再詔之誤。兩考之非。疏入留中。給事中張紳取羣臣彈章奏發刑部。令擬璁等罪。尚書趙鑑私語紳曰。若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遂降中旨。命璁等為學士。切責紳鑑罪之。

喬宇罷。以楊旦為吏部尚書。

初。張璁桂萼方獻夫各上疏辭學士命。帝曰。爾輩忠諒。宜簡在翰林。以成朕納賢之治。宇乃上言。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列。治無虛日。願俱承翰苑之命。有玷清班。願賜罷黜。帝怒。切責

之。宇遂求去。從之。乃召南京吏部楊旦入掌吏部。未任致仕。

逮繫御史段續陳相于詔獄。

先是。修撰楊慎率同官姚涞編修許成名崔桐等檢討邊憲金臯等上言。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萼等所言。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可能強言詭隨。和光自媚乎。乞賜罷黜。帝怒。俱奪其俸。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吉棠等亦上言。萼等曲學偏見。違背正統。不加之罪。幸矣。顧隆之清秩未免為聖德累也。帝切責之。段續陳相復各上言。萼等假議禮之名。為干進之術。陛下

卷四

十五

江寧縣志

不察加以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為甚。以若人而受若職。臣恐貽貳之屬作。而負乘之冠至矣。帝謂排妬忠賢。逮繫鎮撫司獄。各外補之。已而南京尚書楊旦顏頤壽沈冬魁李允嗣崔文奎及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復以為言。俱切責之。

逮繫員外郎薛蕙于詔獄。

蕙著為人後。解以駁璁萼之議。其畧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為後。重小宗也。為人後者。為之子。言雖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既為之子。則當稱父矣。而可仍曰伯叔父乎。帝覽之。怒。逮繫詔

擬已而釋之

逮繫按察副使劉東監順德知府羅玉詣京考訊

太監賴義奉迎恭穆獻皇帝神主至順德兵備

副使劉東監倉卒不及迎候及神主入城奉于

都察院行署又不改飾為行殿狀義奏之逮繫東

監及玉詣京考訊

秋七月改稱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為聖母

璵等既拜新命復上言今日典禮是非同異願與

禮官論辨明晰恐其無徵不信也謹列十三事以

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亦無立

後三曰孔子射于矍圃斥為人後者四曰武宗

卷四

十六

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經本生父母六曰祖

訓姪稱天子為伯叔父七曰漢宣帝先武俱為其

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論定陶事為壞禮九曰

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外事無得

干預十一曰皇上失行壽安太后三年喪十二

曰新頒詔令決宜重改十三曰臺諫連名上疏

勢有所迫皆條列禮官欺妄之罪疏入留中何孟

春為論條辨帝切責之璵等復辭職不許乃就

官帝采其議屢遣司禮監官至闕諭紀等去

冊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亡何帝御平臺召

紀宏珪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事君不忠如何

以禮待爾又曰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子紀等

惶怖而退至是召百官至左順門勅曰本生

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

太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旦語禮

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于

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

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

則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于天下后世祭告為

煩曠不能感孚于天地宋社矣況本生二字初

無貶辭去之則于昭聖無別矣昭聖之心萬

一不安皇上之心安乎孟春與尚書秦金等九

卷四

十七

卿諸臣及學士豐熙等諸翰林與寺部臺諫諸官

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去章十三上俱留

中不報

戊寅羣臣伏哭左順門逮繫豐熙馬理等百有四十

二人于詔獄

時帝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

疏留中必改孝宗為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

朝尚書姚燮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

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

國家養士百五十年杖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

張昞等遂邀留羣臣于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

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維聰姚涑王思毛玉曹懷鄭一鵬馬理黨以平余才丁汝夢李春芳鄭曉王國光母德純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朱希周復詣內閣要毛紀費宏石琚同跪左順門上言。宗廟之禮至大至重。而本生二字為要。陛下上承天命以臨九有。所恃者人心爾。若不從人。何以為治。帝復遣司禮官諭曰。獻皇帝神主將至。冊文祝文俱撰定矣。爾輩姑退。羣臣仍

卷四 十八 法寺歷代書

伏不起。自辰迄午。帝怒。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收繫為首者。于是收豐熙張紳余翱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八人下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大內。帝大怒。命繫馬理等一百三十有四人俱下詔獄。何孟春金獻民等八十六人姑令待罪。

己卯上 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庚辰謫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紳御史余翱吏部郎中余寬戶部郎中黃待顯兵部郎中陶滋刑部郎中相世芳大理寺寺正母德純成邊。朴羣臣于闕廷。編修王相王恩給事中裴紹宗毛玉御史胡瓊張曰韜

郎中楊准賓外郎張深申良主事藏應奎仵瑜余頊安國殷承敘等俱卒。

初逮繫時羣臣有避匿者。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百有二十人。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帝曰。何孟春等入禁聚哭。藐朕冲年為首者。編發戍邊。其餘四品以上俱奪俸五品以下杖之。于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相與王思等十有七人俱病創先後卒。甲申。恭穆獻皇帝主至自安陸。奉于觀德殿。奉為皇考。

卷四 十九 法寺歷代書

獻皇帝神主至。帝迎于闕內。奉謁。奉先奉慈二殿。己乃奉于觀德殿。上冊寶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不復言本生矣。是日復趣席書來京。己酉大同戍卒殺參將賈鑑。

初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于大同城北九十里建築五堡。從鎮卒貳千五百家戍之。堡五百人。諸卒慮虜蹂躪。即死不願從。訴于文錦。不聽。趣之行。參將賈鑑望風峻法。白其不用。命伍長箠之。且置之理。諸卒遂變。有郭鑑柳忠者倡亂殺鑑裂其屍。嘯聚塞下。保焦山自守。

復以僉事陳洸為給事中。洸先為給事中言事忤旨出為按察司僉事。至是

上言曰：陛下察幾致決，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無不感泣。若不布詔天下，猶為未明。更乞罷喬宇、夏良勝，以息邪說。復史道于桂曹嘉，以作正氣。帝悅，復以洗為給事中。辛卯，復逮繫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于詔獄，復朴之。張原卒。謫楊慎、王元正劉濟安戍邊。

帝怒慎等不已，復命逮繫責之曰：楊慎、王元正劉濟安倡率譴諱，震驚廷闕，其加杖編戍、安磐等俱加杖削籍，張原死杖下。

卷四

三十一

汪希憲書

帝怒何孟春調南京工部，復詰責紀等不已。紀因求解職。帝曰：爾因辭奏諫，歸咎朕躬，豈大臣忠愛之道？罷之。

大同叛卒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文錦恐郭鑑等北與虜連，招使入城，既入，即索首謀者郭鑑，柳遂皆諸卒焚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謹譁逐突。城中大震。文錦倉皇踰垣，匿博野王所。諸卒突入官廨，略其家，復脅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乃發府庫兵盡，甲而馳，欲殺鎮守內臣。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桓走免。略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朱振于獄，脅令主之。振不能止，與約。

三事，曰勿犯宗藩，勿略帑庾，勿縱大肆殺。從我則可。諸卒曰：諾。振乃戢眾，稍就約束，已而脅鎮巡官代奏乞宥時月之二十有七日也。附錄：南寧伯毛良上言：廷和要定策功，沮撓大禮，使陛下失天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其罪甚矣。千戶聶能、還百戶陳紀教輸王价錄事，錢子威各論奏，議禮差謬，更正得宜，俱留中不報。

八月，以吏部侍郎賈詠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代王出居宣府。

卷四

三十一

汪希憲書

先是，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齋勸拉諸叛卒，以太監武忠代王某鎮守，以都督桂勇為總兵，以按察使蔡天祐為僉都御史，巡撫其地。載之諸叛卒雖勉聽朱振約束，猶肆劫掠，不用振命。振遂殺二十餘人，竟不能制。及天祐至，會武忠、桂勇及振集諸叛卒，諭以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卒頓首謝，暫為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誘諸劫掠居民，桂勇督兵分捕，盡殺五十餘人。復答鑑忠等釋之，以安眾心。眾稍定。亡何有別鎮參將李賢者，率兵赴陝西，遁出大同。其眾掠民禾畜，居民害之。眾詭曰：爾大同謀叛。朝廷命吾將盡勦之。而尚答亦畜為耶，于是轉相告言，有洗城之說。又有妄

傳京營諸鎮兵已駐近地者諸叛卒益懼而戶部進士李枝者輓餉適至鎮眾益懼謂有密旨遂夜集數百人排枝圍問故枝出公移門隙中示之始信而眾既夜聚不能散乃告大同知縣王文昌曹勸鎮巡官嚴馭諸卒逐往圍之文昌匿走得不死眾乃縱火焚燒居民數百家亂復大作明日通晉代王索金帛王曲應之眾始解散王懼微服率子弟潛出居于宣府天祐等諭撫不定復以狀聞

### 土魯番寇甘州

連壇滿速兒與其將牙木蘭火者他只丁率眾寇

### 卷四

二二

甘州都御史陳九疇厲眾出擊滿速兒走肅州九疇間道抵肅州內外合擊大破之殺其將火者他只丁番眾遁去路遇亦不剌兵復邀擊之大創而歸

### 崔銑罷

時席書至京帝以孝宗考名未正悉發諸議留中者命禮部集議鄭岳徐文華仍力言孝宗祝享昭聖冊寶尊奉已久不宜輕改帝切責之胡世安時居憂里中亦上言大禮之議惟在聖心獨斷早定而已或謂陛下當考孝宗使獻皇帝承統亦將考孝宗乎或謂獻皇帝

不得追崇顧不得比武王之追王太季乎或謂宜係與國于帝后之上隆新典而仍舊號可乎或謂宜立廟安陸獻皇帝生陛下一人而別廟于外藩可乎帝嘉之祭酒崔銑上言陛下求備禮于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意大順人情夫絕世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來故取同宗者為後若夫帝統必以長一統序也繼絕必以弟坊立後也陛下為弟而長以倫序則考孝宗是故必降于所生斯謂之後若于所後等猶弗後也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繼則今日之忠邪辨矣帝怒奪其官

### 卷四

二三

注孝宗廟書

九月改稱孝宗敬皇帝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

初集議時汪偉鄭岳徐文華等猶與璵等力辨可否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璵等言當書曰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于是書璵及獻夫會公鶴齡侯勛仇鸞等六十有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為嗣未嘗更立皇上古天子無大宗小宗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為人後之說乃大夫與士之禮也夫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曰皇伯考昭聖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允合天理之正深即



人心之安大統大倫而有歸矣。獻皇帝主別立  
禰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而不悖矣。議上從之。  
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為皇伯母。祭告  
天地。宗廟布詔天下。詔曰。人君為治必本於孝  
道。聖人論政必先于正名。孝在篤于親而名責備  
其實。朕本憲宗純皇帝之孫。孝宗敬皇帝之  
姪。恭穆獻皇帝之子。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  
之日。仰遵祖訓遺詔。命朕嗣皇帝位。受天明命。  
于茲三年矣。尊稱大禮。屢命廷臣集議。輒引漢定  
陶王宋漢王為據。至再至三。其論未定。朕心靡寧。  
蓋漢宋二帝嘗為立子。朕則入奉宗祧。與為人

卷四

二四

注孝宗皇帝

後者不同。是豈徒禮官之失。亦朕冲年未能決擇  
之咎也。朕祇承九廟尊養。二宮正統大義。未  
嘗有間。惟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朕之父  
母也。幼勞之恩。昊天罔極。雖位號已隆。而名稱未  
正。因心之孝。每用歉然。今告于天地宗廟社  
稷。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  
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  
聖母。各正厥名。按之倫序。允協無背。猶慮天下臣  
民未能知悉。特茲詔諭。以申朕孝養之誠。乃  
閣臣宏等所草也。

路盜陳卿據青羊山以叛。

卿初為藩府長史。司吏素之。嘯聚千餘人。據青  
羊山以叛。流劫潞州縣及河南淮慶地方。官不能  
制。

以侍郎胡璫都督魯綱帥師討大同叛卒。

天祐奏至。廷議遣戶部侍郎胡璫督兵魯綱總  
兵往討之。勅誅首惡。脅從不問。

議遼顯陵

初帝名安陸松林山陵為顯陵。比七陵焉。及  
大禮既定。百戶隨金等請改遷。顯陵下工部議  
尚書趙瑣侍郎童瑞陳雍等上言。顯陵為先  
皇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

卷四

二五

注孝宗皇帝

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太祖不遷。皇陵  
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為法。帝命禮部會多  
官集議。尚書席書侍郎朱希周李時等會公侯九  
卿翰林臺諫諸臣上言。臣等伏聞顯陵勢如伏  
鳳。氣結盤龍。此實山川之勝。帝王之幽宅也。隨  
全等乃肆妄議。乞治其罪。帝曰。先陵遠在安  
陸。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璫等復上言。臣  
等感陛下哀切之誠。仰聖人孝思之至。但舉  
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  
靈不可輕泄。人心如此。可不信從。一時或誤。千載  
難追。臣等不敢不盡言。帝乃命罷議。命顯陵

祭如 七陵

以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抗雄帥師討土魯苗。初河西守臣聞苗寇大舉恐九疇不能却敵遂上言河西危急狀乞大發兵援之。廷議請以本兵大臣親出督師乃命獻民及雄徽沿邊鎮兵往討焉。比獻民至蘭州而寇已出嘉峪矣乃用九疇策請遣發諸夷使置之嶺南閉關絕貢以靖西陲從之。九疇以大捷聞言速壇滿速兒中流矢死矣。朝廷信之賞賚有差。巡按御史王官上言獻民總制不如彭澤因薦故巡撫馬昊故侍郎馮清僉事王百之不報。

冬四

二六

詳考歷代書

冬十月起廖紀為吏部尚書。

紀元以南兵部致仕至是起用。

十有一月復以閩閩史道于桂為給事中曹嘉為御史。

給事中陳洸請復閩閩等原官帝從之。閩等具辭下吏部覆議仍以于桂為知府史道閩閩為僉事嘉復原職。

建繁浙江布政使馬卿杭州知府查仲道等詣京考試。

初太監吳勲少監王士聰以勅命監織杭州估龍騎悍縱其舍中兒廝養諸役惟剝工匠恫惕郡

縣無所顧忌布政使馬卿憤懣稍鈴束之不能制而絲絲工雇悉杭州府帑金給之有所關發其舍中兒廝養輒索羨金什之二三知府查仲道輒白卿有所禁沮勲滋不悅又以往復儀節日與卿相搆請卿不為過勲遂奏卿等違抗明旨稽誤工作帝怒命逮繫卿等詣京考試。

逮繫御史任洛易州兵備副使任忠于詔獄。

洛為京民陳彥章所訐忠呈白致免罪人俱逮繫詔獄時又有光祿卿樂護華湘者為屬官馬能所誣亦逮送法司鞠理竟降中旨奪級外補之。

胡璫魯綱帥師次陽和堡。

春四

二七

詳考歷代書

璫督兵已出居庸而巡按宣大御史王官上言璫等督兵聲討人心動搖恐諸叛卒為謀益堅不若出其不意擒之乞諭璫等寢兵密勅臣等選宣府精銳潛約大同巡兵內外合擊必能擒滅不效則置臣于理然後命璫發兵為計未晚章下兵部左侍郎李昆覆言官策良是第師已出關勢難中止宜令璫駐兵宣府督大同鎮巡官計禽首謀者若罪人廝得即奏班師仍有他變督師進討更命王官協同贊決兼核功罪從之。

盜殺山海關主事王冕。妖人李伯川沈雄詭稱商販入關殺死守關主事

王冕事聞兵部奏行窮遠巡撫劉澤張璉緝捕盜賊嚴禁白蓮左道已而御史劉紳請贈冕官以勵臣節從之

大同叛卒執總兵官桂勇

璉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禽捕首謀者羽檄日十數下城中大懼諸卒訴天祐求全天祐曰惟誅首謀耳餘固不問也爾輩勿助惡即免矣眾懼稍釋桂勇遂率諸將禽郭鑑柳忠等十一人斬之鑑父郭巴子忿怒復倡亂糾叛卒胡雄黃臣徐也兒等煽惑諸卒盡甲而馳分閉諸城門喧冠不已迨夜圍勇第破之掠其貲殺其廝養卒數人盡磔

卷四

二八

注寄歷代書

其屍生啖之遂執勇幽于葉總兵第欲脅焉天祐聞變約武忠亟馳至反覆諭曉勇得遇害諸卒遷訴天祐求止兵天祐曰若等實自作孽奈何能禽獻首惡兵猶可及止也諸卒乃禽徐也兒等四人以獻天祐斬之郭巴子暨諸首惡竟跳匿璉聞之欲提兵而西天祐函鑑等首送璉處城中士人數十輩亦詣璉請緩師不聽天祐乃上言乞班師復遣書璉謂首惡既誅餘黨遊釜魚耳固易制也璉乃止

大同縣庫肯殺知縣王文昌

庫肯許索侵牟庫金數千兩慮覺抵罪乃乘亂縱

大焚燬縣署文昌聞變倉皇自殺十有二月謫評事章商臣補外職

商臣上言臣自今年七月授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觸犯聖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一人編成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決杖死者編修王思等十有七人以此忤使臣而逮繫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玉等若而人以織造抗使臣逮繫者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為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此皆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所關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以為

卷四

二九

注寄歷代書

伏闕諸臣狂直之罪固有之矣然而當宥者有三以迎送織造逮繫諸臣疎戇之罪宥有之矣然其當宥者有四失儀者非故之不至乃其敬之過甚所致是過也非故也宥過者無大被訐者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大體廉遠地則堂高臣聞之道路凡此皆非陛下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耳望陛下大奮明斷將諸臣錄復其官及其子孫庶不失欽卹之意爾帝怒外補之

胡璣魯綱自陽和堡班師

初巡撫宣府都御史張縉參謀郎中趙錦各揭報桂勇禽斬首惡十餘人兵部以請帝曰須禽勦

盡絕提督官奏報裁處及天祐疏至帝從之乃命璿等班師璿上言叛賊就禽人心安定宜加恩大臣臺諫諸臣以旌勞勩御史蕭一中給事中鄭一鵬各上言大同構亂廟堂之上一籌莫畫大臣臺諫何功可錄且宣府巡撫張縉巡按王官山西巡撫劉麟俱未有聲援之助何可加恩而璿討叛無功逆黨未盡乃師不臨城而歸欲冒功賞欺罔甚矣乞治璿罪別遣大臣督兵進討不報仍勅天祐再禽餘黨勿問晉從

代王還大同

時亂已稍定帝諭代王還國王乃復入大同

卷四

二十一

註子虛傳書

卷之四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五

洧川范守己輯

乙酉嘉靖四年春正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提督陝西軍務

一清正德間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嘉靖初吏部尚書喬宇舉一清總制陝西有命需用不必煩以邊事及曹嘉勅宇及之乃止至是給事中鄭自璧請取金獻民還京乃起一清代獻民一清馳之陝西道洛陽造故大學士劉健于是健年九十有三矣辭以疾不見一清款伺久之健冒戎幘短褐出曰應寧而當入相矣復出將乎一清曰承乏耳健出甌茗飲之他無一語

卷五

一

註子虛傳書

命織幣諸郡改貢幣金

盜波知府楊最上言本郡僻處海隅繒綺薄惡每歲所貢皆市自抗嘉充之乞改貢料值供用下工部復議從之命今歲諸郡歲織諸幣已具者貢幣未具者貢金

虜殺冀北道僉事田美

總督侍郎胡璿檄美整備渾源應朔諸州軍饟道遇虜寇殺之御史劉昶請贈官從之附錄戶部尚書秦金上言曰者淮揚饑饉人民相

食。陛下軫念元元，遣官分賑。至發內帑金截漕，未益以鹽值勸分，惠至渥也。而侍郎席書都御史胡錠，荷承重寄，區畫多方，第以委任失人，關防欠密，流離死亡之既，反多于未賑之前。侵牟冒濫之姦，乃見于既覈之後。言官論列，不為無憑。二臣罪責，殆亦難逭。但救荒本無奇策，知人又自古所難者，宜錄其勤勞，矜其過誤，可也。從之。

以胡世寧為兵部侍郎。

世寧先以吏部侍郎丁艱去位，憂中獻大禮議，其言與張桂合。帝嘉之，服闋復上言，臣哀病不能赴闕，先陳治道急務，以致愚忠。曾子有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病日急，恐一朝溘死，是以盡言至此。惟陛下下察之。其中有曰：內臣不無姦佞，然亦有忠勤體國者。惟時察而慎檢之，則可無前代之禍。數年以前，內臣鎮守剝民膏血，致多災變。自陛下臨馭以來，鎮守無剝削者，而江淮以南，赤地千里，父子相食，無乃臣等文職營私所致。今藩臬守令皆不得行其職，唯承命于巡按一人而耳。目有限，將若之何。此民之所以死亡枕藉，莫之能卹也。又曰：言官不可不擇，宜勅吏部選內外郎官忠直公慎識治體者為之。又曰：席書以達禮受知，擢居禮部，或相驚訝。此因材而受秩，何嫌之有。

卷五

二 洋字原刻書

帝嘉納之，起為兵部侍郎。御史曹弘初、世寧、孟瑒、道猷、大賈平生，乞賜罷斥，不報。世寧至京，復上講義三章，乞留中省覽。其一：大學泰誓章，詳釋容賢嫉賢之利病，而極言仁君逐惡之嚴，以致意于帝。其二：尚書惟辟作福章，甚言大臣擅威福之患。在英君必察而討其罪，且曰：我太祖獨秉金智，革去丞相，以為子孫萬世之法。太宗簡用儒臣，咨訪政治，不驟加以極品，不拘內外新舊執事，絕無偏重之勢。英宗選用重臣，必召吏部面商可否。憲宗始令吏部會推材望。孝宗簡用下

卷五

三 洋字原刻書

位，不用崇職，俱稱得人。今內閣日隆，羣臣尊仰，限用翰林院官，原係內閣教養門生，方得選用。吏部不得擬其陞除，不許擅授外職。歷練民事，其餘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材智，不許再入私訛，相傳謬稱舊制，以欺後進。以箱眾口，下視六卿，若其屬吏，後先相承，必其門生子弟，遞為受授。後者未遇，感前人之接引，前者既哀責後人之報施，凡身後贈謚恩卹，不論忠佞，一皆預為己地，盡力為之。至于纂修國史，私其黨類，善惡倒置，褒貶任意。此自古所無之大弊也。是咸福予奪盡歸于一官矣。使得其人，如先朝楊士奇等及今石琚之忠清，楊一

清之才識可也。不幸而有媚嫉者，濫其位，則排斥忠賢，引用兇邪。國事日可憂矣。陛下昔用席書為禮部舉朝皆以為非，攻擊不已，而首相用賈詠掌誥勅，遂入內閣舉朝略無異議。今二臣日侍左右，其忠猷才力，陛下豈有不知而何用于陛下者如此，用于首相者如彼，人心所向，蓋若是矣。今陛下召用楊一清，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久留一清于邊，意有所向，勢有所畏也。陛下視今之威福出于誰乎？易戒履霜，識者深憂故在內者危迫而不自安，在外者畏縮而不敢求進也。惟聖明早加省悟，宗社生民幸甚。其三

奏五

四 汪希憲劄書

周易不出戶庭，無咎章，反覆于君臣不密，失臣失身之旨，疏入留中。給事中余經管律劾世宣疏請留中，將啓告密之風，乞賜罷斥。世宣不得已乞歸，不聽。而言者益亟，章十數至，乃改世宣南京吏部附錄。御史劉卿上言十事：一、緝聖學，二、近正人，三、遠佞人，四、畏天變，五、恤民隱，六、容諫諍，七、立紀綱，八、平賞罰，九、廣恩威，十、設總制，皆有所規勸，不報。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上言伏覲，詔書有云：昔者孝未遂于尊親，事多拂于天性，君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彝倫攸敘，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以建臣民

之極，爾內外諸司宜體朕意，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補于政理，利于軍國者，條具奏聞。朕將舉而行之，期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佑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于是慰矣。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前者廷臣因議大禮未當，聖心俯伏號泣，殿陛之間誠亦有罪，然揆之于禮則亦臣子事君父之常耳，豈可深以為異乎？況何孟春、豐熙等操履醇固，宜置左右以資啓沃。呂柟、楊慎等論思有體，宜出入禁闥以責後效。張原、毛

奏五

五 汪希憲劄書

玉等身後無以為殮，妻孥流落，尤為可憫。如蒙皇上曲賜優貸，使還謫者得以效用，物故者可以旬慰，所謂有裨政理者莫急于此。而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佑助，或亦出于此矣。疏入，不報。

二月，土魯番寇肅州。

牙木蘭復據哈密，率眾入沙州，侵及肅州。

日本使宗素卿伏誅。

初，宗設肆掠後，匿入海島，獨素卿及瑞佐就執下獄待訊。廷議備責沿海備倭官緝捕，宗設無所得，而朝鮮兵徵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及倭酋三十有三，被鹵華人八。其國王李懌奏獻闕下。

于是給事中劉穆巡按御史王通奉命按覈矣。乃發仲林望等至浙令穆通責與素卿對簿備鞠。遣貢先後及符驗真偽穆通鞠審明悉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叛正仲林望古多羅故殺各斬瑞佐等釋還本國。

論曰鄭端簡有言當是時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故祖訓雖絕日本而市舶司不廢蓋以通華夷之情遠有無之貨收征商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實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市舶罷而

卷五

六

注寄處鈔書

利孔在下姦豪外交內訬海上無寧日矣噫斯言不為無見猶非窮本之論也蓋姦商貴官家負欠船金固為屬階然使番舶不至則姦商貴官家又何從誑取其貨負欠其金以階屬耶故請海之通唯絕番舶嚴海禁而已夷貨非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可缺耶絕之則內外隔而相構之勢無由生矣夷雖欲窺伺我也何可得耶然未紀嚴其令而言者紛紛則衣冠之盜甚于夷狄也紀去禁弛不旋踵而蹂躪之禍半天下市舶內臣所為乎經國者可以深長思矣

大同叛卒復亂

郭巴子胡雄潛入城中知其不終容也復煽誘愚黨數十百人夜圍王總兵居第焚之諸卒馳白天祐天祐曰俟曉當治之詰朝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至仁且詰亂故眾曰倡亂有主名皆知之請閉諸城門大索可得也天祐籍其名如言索之乃獲巴子等四十人悉斬以徇復厚賚間謀因事捕株餘黨殆數百人大同始定事聞帝復詔答之後遣兵部侍郎言官以靡財追劾竟罷去

論曰五堡之變或者咎天討不急遺數年邊地之禍云是必欲大帥臨城如後日劉源清所為為快也則城中宗藩何罪居士民何罪守土

卷五

七

注寄處鈔書

郡邑官何罪而故棄之欲與賊同戮耶即不欲戮宗藩等賊能不執辱之為質以要我或剽掠魚肉之以資固守殘殺殘傷恫喝嚇我師哉而胡不億慮為也然則坐視其亂不一懲創與曰方其嘯聚焦山時議討可爾招之入城則諄矣當是時蠶聚聚突中無觸機猝辦之材為之主畫固未必即與虜連也為文錦者能密檄各屯兵剋期圍剿則雖二千五百人亦可一一而禽矣况眾卒求自全者迫于聲討未必不禽獻渠魁而伏我鈇質也儻有潰圍而狼奔則又預杜城門勿使得入嚴申邊徼勿使得出而麾我

師橫擊山谷間，彼能假羽而跳去邪？計不出此，而開門以延盜，雖蛇虺而羣居其中，乃索首惡而欲磔之，此文錦自取殺身之既也。繼事者處此為謀，寔難則亦宣諭。國威離散其黨，與推布誠信，銷釋其反側，然後微刺主名，榜之通衢，即發銳卒按名搜縛之。遍諭諸卒無坐名者，不問則諸惡雖欲煽惑，誰其從之哉？天祐之智，復不及此，又致大亂而聞之，朝朝議復聞于幾，遣大臣率師以討之。吾不知璿果臨城將何策以禽諸兇也？萬一不逞者，嬰城固守，而肆螫于宗藩居士民，則將縱火崑岡以焚之邪？然則駐

卷五

八 江寧縣志

師陽和未必為失計矣。惜天祐處之復爾乖方，又致有桂勇之執炭炭殆哉！第其身居危地，不避難，反覆警曉，三夷既亂，卒翦羣兇而戡定之，噫亦難矣。言者顧劾其靡財謂之何邪？胡璿督兵中止而欲貪功以冒賞，蕭鄭之劾有以也。劉源清以為師不臨城之咎則謬矣。

三月纂 獻皇帝實錄

勅曰：皇考恭穆獻皇帝嘉言善行，可以大書特書，不止一端，宜有紀述，以垂萬世。其以大學士費宏、石珪、賈詠為總裁，官侍郎溫仁和、學士董玘副之，共領其事。遣寺丞周璧之安陸采遺事。

附錄給事中陳洸疏言：尚書楊旦侍郎汪偉朋邪，亂正俱罷之已，而洸以他事解職，聽按覈。尚書席書欲有紛更，帝諭止之。學士方獻夫上疏乞歸，帝諭令安靜。御史劉綬上言：近者大禮已成，詔示中外，人心悅服，天下想望治平，夫何在廷之臣不能仰體聖懷，共成化理，一有論列，輒以朋黨形之章奏，臣以為此前代頹衰之風，不可啓其端于治平之世也。如楊旦、汪偉俱先朝舊臣，不問有過而給事中陳洸一旦捫拾，指為朋邪，擊之使歸，此不可解也。近日議禮之臣各執己見，幸賴陛下明斷，羣情翕然，席書言事欲有紛更，屢蒙

卷五

九 江寧縣志

聖諭量必知檢，陳洸事有案牘，蒙令退避聽覈，公道自明，方獻夫乞歸，又蒙特旨諭以安靜。聖心于此已洞見羣下之情矣。然常人之情不懲則不知所警，望賜天語戒飭，務使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百僚師師以成嘉靖之治可也。臣又聞陸贄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受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狂誣，彰我之能好，諫者漏洩，示我之能容。然則法祖親賢，聽言納諫，此君人之體也。伏望陛下察忠邪之分，明理亂之原，舊章成憲，不宜妄更，老臣耆舊，不宜自遠。楊旦、汪偉察其無過，悉召還之，以言得罪及議禮謫戍之臣，宜量移內地，復其原



職死事者於其家以示大造之仁可也。不報。  
夏四月議立太廟世室。

先是光祿寺署丞何淵上言孝莫大于享親禮莫  
大于宗廟恭穆獻皇帝乃入繼大統所自出  
之帝請于太廟內立世室以為禰廟崇祀獻  
皇帝則禰廟得所正統有光帝命禮部集議尚  
書席書等上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  
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  
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  
祧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  
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

卷五

十一 注孝廟制書

太宗立世室于太廟不知何據也不報張璠  
桂芳亦上言不可璠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  
曰當改為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  
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  
今淵乃以獻皇帝為自出之帝比周文武不經  
甚矣上干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  
敢不為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定陶共王為共  
皇帝立廟京師比孝元帝至今非之今淵請入  
獻皇帝于太廟不知序于武宗之上與武  
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  
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別立廟者禮

之得為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為入于太廟  
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為勢曰  
何淵假議禮之名懷姦邪之術妄為世室之擬臣  
聞仲尼有言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奸以  
陷君如淵所謂陷君者也皇上可順情而信之  
乎是禮由漢以來今日復明曾謂能定千古之典  
有不能暑月守乎曾謂自我作則復客人破壞乎  
疏入帝曰俟會議審處書會羣臣復上議獻  
皇帝入祀大內于禮為宜將祔祭太廟則昭穆  
難亂正統難干將別立一廟于太廟旁是兩廟  
兩統矣帝仍命會議璠等復上書爭之有曰使

卷五

十一 注孝廟制書

獻皇帝當入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待何淵  
豈臣等前日之言是今日之言非邪前日之心忠  
今日之心不忠邪記曰君者立于無過之地也臣  
等豈敢背理曲從誤皇上哉書亦復會羣臣上  
議爭之帝曰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  
第觀後殿在太內太常不與祀禮匪合儀制所議  
反覆違禮苟經宜將三代典章博考以聞于是大  
學士費宏石瑄賈詠上言太廟昭穆相承必繼  
統者乃得升祔未有由別廟入祔者此羣臣不敢  
從淵說也若禮有可通席書為禮官會議大禮以  
成聖孝亦何為執奏以取違命之罪哉尚書廖

紀秦金等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璵等乃謂書曰：觀德殿規制宜未備，宜聖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親，親並行不悖可也。書等遂上議，宜于皇城內擇地別立廟，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尊尊親親，庶為兩全從之。乃命卜地，擬名以聞，而世室之議寢矣。論曰：初永嘉等議正考名眾，咸以逢君斥之，故其說久而後定。雖永嘉等亦終負謗亡能，自解所可自信，及持以厭眾口者，亦惟以自考其考亡于大統耳。豈知淵等聞伺，遽欲以此為卷遇計耶？然淵言之，帝心即動，亦永嘉等有以

卷五

十二

漢書

先之爾。曩議大禮，璵曰：三代世及，無為人後者。為人後漢魏以來事也。而淵輒謂獻皇帝為帝所自出之帝，欲比周之文武世室祀之。帝亦命禮官博求三代典禮以聞，遂皆以為後世為不足法，而求之上古矣。然三代而上實未有為人後而為天子者。黃帝二子長玄囂，次昌意。黃帝沒而昌意之子顓頊實承帝統。顓頊沒而玄囂之孫蟠極之子帝嚳繼立，是嚳為顓頊之再從子而昌意之從孫也。當時固不聞考顓頊亦不聞追帝其祖父，又何聞奉蟠極之主于黃帝之廟乎？舜祖顓頊而宗堯，禹祖顓頊而宗

舜，是暫終不得為宗也，不得為宗得與堯舜而並享乎？永嘉等有見于是，故始而力破為後之說，繼而堅阻入廟之議，中正之典復于既隱，則一人于三代之隆，亦云題矣。惜其立廟之議，守之弗確，始于大內，中于廟旁，終為世廟，屢遷就而不卹致使帝心靡一，因人更易，卒納分宜之誑，而宗祀于太廟，永嘉不得辭其責矣。

仁壽宮災

昭聖皇太后所居也。至是焚，燕王德安喜景福等殿俱燼。帝為減膳徹樂，素衣避殿，告于天地。

卷五

十三

漢書

宗社勅諭羣臣同心修省，于是給事中楊言等上言：臣聞變不虛生，感召有自，近者仁壽宮災，皇上特諭羣臣同加修省。陛下之心成湯高宗警懼之心也。天變矣，宜至哉！蓋責在公卿有司，而不在陛下。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聖躬。朝廷設六科給事中，所以舉正貶弊而欺弊日積，天譴曷過，吏科失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林俊、蔣冕、豐熙、張漢卿等見幾引去，抗諫謫死，而張璵、桂萼始捷徑以獵清秩，終怙勢以誣重臣，戶科失職致陛下儉朴不聞，而陽和土田、張崙等請索無厭，鹽商弔引、崔和等資養無忌，禮科失職致

陛下享祀未孚而廟社積靈無所懷之庇兵科失職致陛下法度廢弛而錦衣衛多濫職山海關稅權分匠役增收五百奏帶陞授員多刑科失職致陛下刑罰不中而元惡如監華等脫籍沒之法諍臣如郭梈等施枷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下工作不常而局官陞宣等乞全支俸薪內監陳林等請權取水植凡此數端乃時弊之重且大者所以拂天理逆人心傷和氣者多矣故皇天赫怒示以大變以顯諫官不職之罪也伏望陛下益崇敬畏之心克念災變之由進君子退小人還謫戍之官卹筭死之後鹽課土田蘇商民之困

十四 一 詳卷八

推分押解免征市之貪富諸沒者正其法加枷械者亮其忠濫帶冒賞者明其罪乞陛下俸者削其官將臣等罷斥以彰不職別還賢能以充任使如此而天變不弭治理不臻臣未之聞矣御史徐敬等上言最易回者天之心最易感者人之心最不可欺者己之心人主欲知其過惟求諸己心而已己心無愧則人心可感天意可回矣皇上有帝王之仁帝王之度帝王之勤帝王之明天下翹首跂足以為太平之期曷月可致而災異頻仍果何自而然哉比年以來元老大臣相繼而去羣臣抗疏謫戍編發呂梈馬卿等之降過在可原王相王

思等之死情尤可憫張璠等倖取于捷徑郭梈等遠逮于道塗莊田地土紛紛奏索鹽商藉引往往欽依錦衣衛之冒濫復覈御用監之匠役增收陳林等之權不陸宣等之乞俸先朝弊政漸次踵行此皆臣等學不足以格君心誠不足以動天聽以致政多闕失上下不和乞將臣等罷黜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則職業修而天變可回矣帝覽奏原之俱報聞先是郭梈以抗言被逮人心危懼而太監白懷奏莞山海關廣寧遼陽房屋權取租利給事中黃重疏諫不報太監李能奏權山海關商稅御史劉穎疏諫不報故言等及之

奏本

十五 一 詳卷八

論曰自甲申夏月以前建言者直拾衮闕至此為之一變云然引咎自列猶有古諷諫風至鄒公守益等效之蒙斥疏體為之再變然丁亥以後往染之習成矣其張膽朝堂數及輔貳者亦不多得又三十年遂幾絕響故鄒林諸疏不予焉而于其子也

五月

附錄四川兵備副使余珊上言臣惟今日神聖當天宜必有稷契伊周為之佐者何聖君賢相偶不相值致陛下負堯舜湯武之資至今未有以成其大就其功歲月漸邁似不克終臣不勝感

泣哀悼效唐魏徵謹陳十漸并致漸之由杜漸之方圖終之要為 陛下陳之其一曰紀綱漸頹通年以來承平日久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而上下之分未定官府異同而陟罰之法未公是也其二曰風俗漸壞自用浮沉一世之人首掌銓衡崇尚脂韋賤薄名檢是以諛佞風生廉介日銷至侯伯專彈劾霸吏議禮儀市門頗開賈販仍舊是也其三曰國勢漸輕自許銘被殺國典不伸而大同微尤動輒嘯聚至使姦胡殺主事庫胥殺縣官殘賊戕方面而九鼎之威不重于 朝廷是也其四曰夷狄漸強土魯當帶甲百萬驅逐小王子

卷五

十六

注卷五

盡有其地志吞西河耀兵甘肅而東胡踣躅于遼海韃靼蹂躪于沙漠是也其五曰邦本漸搖冗食之征下及雞豚造織之需自同商賈江淮困于赤旱母子相食充豫苦于剽掠盜賊橫起川陝湖南之民罷于軍需竭于祿米而銷骨飲恨無復樂生是也其六曰人材漸凋呂栢鄒守益等去而館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臺諫空間有一二英傑繫籍羈旅復為權姦擯錮達之不通是也其七曰言路漸塞降心未懲其忍逐耳或動諸顏不勦說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莫投千里甚至三水囊頭九泉含

泣也其八曰邪正漸淆論篤將與儉邪投間飾六藝以文姦言假周官而奪漢法堅白異同摸稜兩可王莽匿情于下士之日安石始面于入相之初周公孔子誰其辨之是也其九曰君臣漸睽自大禮議起言人人殊邪佞相觀巧發奇中至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慙趨趨囁嚅載鬼張弧是也其十曰災異漸臻東南洪水溢沒都城西北赤地亘連千里劇賊起山東餓殍滿江北遼陽軍婦產子兩頭無極赤風晝晦如夜是也凡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况兼有之乎陛下縱上聖之資乘興王之運可致之祥宜無不得者何以獲此無乃相

卷五

十七

注卷五

臣召之與今日內閣首任果稷契伊周之佐乎抑平勃房杜韓范之流乎徒以姦佞伴食怙寵臣廷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此臣不去則紀綱益頹而風俗益壞國勢益輕而夷狄益強邦本益搖而人材益凋言路益塞而邪正益淆君臣益睽而災異益臻矣臣請陛下亟去之更求應變幾神如楊一清水強重厚如石珪者同置左右斯弊政可除人才可用矣疏入報聞

六月作世廟

初席書上廟議有曰親盡之期與孝廟同帝問其故書對曰我朝德祖比后稷太祖太

宗比文武皆百世不遷。懿祖以下隨世而祀。獻皇帝與孝宗同世親盡同祀。帝曰：別廟不與祖宗序列，他日奉祀藏于何所？何以伸朕世享之情？其再議之。書上言：宜藏主寢殿，歲莫出祭如太廟儀。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立廟，世世不遷，伸朕孝思，乃命工部相地于太廟左環碧殿旁立廟，前殿後寢一如太廟，而微殺其制，路由闕左門入，已而命定廟名曰世廟。

附錄錦衣衛革職百戶旗校李金崔玉王邦奇閻安等屢疏辨復原職。下兵部勘覈，尚書金獻民等

卷五

十一 諸帝廟制書

查據被革緣由上請。帝曰：閻安等任人原因營建定礮廕陞，准復原職。內崔玉蒞任理事，李金等各授署百戶，帶俸不許賣緣管事，重復奏擾。此外亦不得比例陳乞。金獻民等上言：金等怙姦奏辨，一日而復九十餘人，是以左右一二人之私懷。祖宗百餘年之法也。乞復革斥以息人言，消天變。給事中鄭自璧等亦上言：金等被革之初，明詔有曰：妄奏者編戍邊地，宣之綸綍，威如雷霆，布之朝野。昭如日星，相去幾何？盟約已乖，威明之旨既成，虛文鑽刺之心必無止足。汗號已渙而復反，國是既定而復搖，此中外所以扼腕也。乞將

金等革職，下吏問遣，亦不報。秋七月，以僉事席春為翰林院脩撰，僉事劉變為翰林院編修。

卷五

十九

先是吏部以御史孫元席春劉變皆當路子弟，請改別官。帝命俱授按察僉事。然席春書弟也，書見弟外補，心懷缺望，邀摠等連章排大學士宏等，留中不下。書乃上疏為弟乞恩，改授館職。帝遂命春為修撰，變為編修。給事中鄭一鵬上言：爵賞利器，不可以假人，威福大權，不可以下移。命令大信，不可以反汗。三者失一，不可以為政。正德間傳乞雖多，文臣清秩無有也。且先朝子弟為臺諫者，多改授行人司職銜，其有一二改入翰林，俱賣緣所得。當時羞稱旋郎，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行人司例，顧援纂修可乎？書自負議禮偶合，聖意遂恣行胸臆，凌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合摠等，以誣搆大臣。既而其疏留中，復為弟乞憐改求館職，向使春不外補，摠等之疏必不上矣。是書挾私誣搆，專恣詐欺，摠等甘為鷹犬，無復忌憚，平生姦偽洞見真情矣。乞將書罷斥，將春鞠問，削籍其摠等挾奏事理明下廷議別白是非，取自上裁。庶公論不昧而仕路永清矣。帝切責之。

八月梁儲卒。

贈太師諡文康所著有鬱洲集。

九月逮繫元城知縣張好古詣京。

元城泰和伯萬言故里也其弟姪在里中橫奪民田好古收而箠之復為置獄萬言以聞帝命逮好古詣京考訊御史李高等上言宜將好古行無按官按覈或至京下吏勿付詔獄庶守令之氣不摧戚畹之恩亦全矣報聞

林俊卒。

初俊疾篤上言身後祭奠通乞傳免以為存歿之安因言議禮諸臣見各不同存卹敘復宜早降溫

卷五

二十一 詳考歷代書

旨以慰幽明又聞古者達人于朝與眾辱之而已非欲刺其體膚致之死地臣猶及見成化初廷杖容令厚綿裹衣重疊疊帊至正德初逆瑾用事殆啓解衣之端非所以待士人存國體也釀成末年撻死之慘幸遇新詔收卹士氣始振不謂今日復罹此苦臣又見成弘間詔獄惟叛逆妖言強盜故殺人始有考訊之旨其餘常犯或下鎮撫或付法司情重者始有白復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奪之旨今則一槩考訊無復低昂恐非祖宗仁厚之意也臣又見邇年以來故老舊臣謝遣殆盡朝著為空伏望聖明留意禮致至如碩德重望

如羅欽順王仁守仁呂柟魯鐸輩尤宜引用以裨聖德疏入報聞俊尋卒。

冬十月議廟街。

初議立世廟由闕左門入署丞何淵上言宜從廟街門入意謂國制左祖右社言社則綴在其中言祖則禰在其中社稷尚得合祭祖禰乃不得同門耶帝命禮官集議禮部上言若直通廟街必敬垣伐木毀神宮監乃可請命官度之給事中韓楷御史楊泰等俱劾席書依違持兩端學士穆鶚上言宜由廟街門因雖引儀禮爾雅及古禮圖徵之以排禮官考禮弗精復畫古圖及廟街

卷五

二十一 詳考歷代書

宜通之圖以進帝下之禮官命復集議大學士費宏賈詠石珪力諫不聽給事中銜道主事曾存仁復各論辨帝怒奪其官外補之書等仍請乞從前議由闕左門帝曰仍由廟街門但于神宮監北量撤旁屋容通板輿而已書與兵部侍郎胡世寧復力言不可不報

十有一月以楊一清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初御史吉棠奏召一清入閣復起彭澤代一清總制章下吏部大學士費宏奏召謝遷席書上言一清宜復內閣而宏舉謝遷所以阻一清爾吏部外

牽于臺諫內媚乎宏惟斷自聖心可也。帝從之。  
乃加一清少師兼太子太傅入閣辦事。

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席書上大禮集議。

帝命頒賜藩府及中外羣臣仍令各省刊布以傳。  
進席書太子太保以張璉桂等為詹事府詹事方獻  
夫霍輜為少詹事。

以大禮成也璉等仍兼學士獻夫輜仍兼侍講學  
士廷議諸臣加恩有差于是費宏進少師兼太子  
太師謹身殿大學士賈詠石珪進太子太保武英  
殿大學士。

卷之五

二

附錄

閏十有二月

附錄御用監太監黃錦上言乞勅南京御用監  
及南工部各遣官一人揀印蕪湖及龍江瓦屑壩  
榷場竹木管運赴京帝從之工部執奏不報給  
事中黃臣上言力爭亦不報。  
金獻民罷以李鉞為兵部尚書。  
獻民因措置土魯番未善為言官所劾自引去以  
鉞代之。

卷之五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六

消川范守己輯

丙戌嘉靖五年春正月

附錄御史張袞上言乞宥伏闕諸臣章下吏部看  
詳已而吏部詳覆請自上裁帝報罷給事中  
史于光上言聖人之喜怒如春秋天道在我也伏  
闕諸臣陛下怒而罪之此秋氣肅物之權固天  
之通適者家疏勅下該部舉朝臣工及其所役賤  
吏皆歡相告語以為聖天子將還諸臣天道昭  
物之春其襲人一至是乎已而報罷是欲其砥礪  
之久然後用而全之也然諸臣廢謫已兩閱歲矣

卷之六

一

附錄

一旦有如劉安世肅志以歿范祖禹梅州不返  
陛下必有後時之悔矣伏望早沛春生之仁即起  
諸臣必皆感恩思奮以圖報稱不報南京御  
史趙得祐等上言席書因排費宏遂謂臺諫媚宏  
是倡黨說惑聖聽也且書救一陳洗洗輕之稱  
一鄭洛書洛書劾之書亦有覲面目矣廖紀欲避  
吏部讓書而書肆為桑柳鄙棄之語以瀆聖聽  
是果忠于朝廷耶帝怒奪得祐俸一月御  
史雷應龍上言乾明門諸處所畜鳥獸歲飼腥肉  
一萬六千五百餘斤糗豆五千二百餘石乞賜屏  
去以蘇民困帝然之命所司覆數以聞

二月逮繫郎中陳九川主事陳邦備于詔獄

時天方來貢譯使胡士紳言主客郎中陳九川主

事陳邦備等索受天方玉璞帝怒逮赴鎮撫司

考訊給事中解一貫奏乞併逮士紳及天方使人

面質不報已而錦衣衛邏校聞大學士費宏命王

工裝玉束帶疑為九川所索王也遂入宏第執舍

中兒以去欲與九川對簿宏弗敢拒自上言曰者

臣遣故尚書鄧璋以詩璋酬以玉璞重若而斤為

束帶者三今天方失玉重若而斤與臣璞輕重不

倫若之何疑臣受九川獻也九川之誣據此可辨

帝不問以溫旨慰之已而九川竟論戍邊

卷六

二

註字履少書

畿內饑

巡按順天御史張珩言畿內凶荒乞賑下戶部覆

議從之命郡縣倉庾悉數給散不足則發通太

倉錢穀補助之是時四方災異眾多禮部類聞

帝降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憂懼此非下民之

孽皆朕之失云南京御史仲選上言陛下此諭

禹湯罪己之言周宣憂懼之心也有君如此何忍

負之臣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

今之災異或者聖學之未敦政權之下移小人之

之未遠忠直之未錄百官未勵民生之日蹙武備

之廢弛與有一于此皆干天和陛下用一人而

制行材器未必盡知議一事而始終利害未必盡

知是亦聖學之未敦也或以姦黨而復其官或以

巨惡而宥其罪或奏逮職官或陳乞勅命無不

立遂人言嘖嘖皆謂陛下左右乘其喜怒陰為

之地是亦政權之下移也崔文以邪術而侍左右

璵粦以讒夫而預經筵劉榮以白衣而廁館閣蔡

亨蔡銘吳大田以匪人而居革職是小人之未遠

也或覆庇匪人或玩愒公事或私通關節公納賄

賂文雖麗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是臣

職之未勸也謫戍如豐熙等削籍如馬明衡等遠

遷如馬卿陳逅等外補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玉

卷六

三

註字履少書

思裴紹宗等皆抑鬱而不得其志是忠直之未錄

也水旱厲疫民死十五加之權姦煽毒酷吏肆威

十室九空而征繇日增催科日煩是民困之未蘇

也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不識戰陳士

卒皆市人莫辨什伍精壯者私役于守備府營之

家輪番上直操備者木刀竹矢全無犀利是武備

之不振也臣待罪言官不能隨事納忠致有災異

皆臣等不職之所召萬一僉言可采少賜施行仍

將臣罷絀以應天變報聞

附錄巡視廬溝橋御史沈松上言蕪湖荆杭諸處

皆隸水干便市舶權分為宜廬溝不通舟楫惟水



梓往來耳。工部權之。其反炭葦草諸物皆貧民自致。以食其力。宜賜免權。下工部覆議從之。

韓文粹

年八十有六。贈特進光祿大夫。謚忠定。所著有實菴奏議。歸田錄。

附錄。御馬監太監張忠為營造宮殿官。匠工役乞恩授秩。其中以百戶乞錦衣千戶者二。旗卒乞百戶者一。冠帶人匠乞錦衣鎮撫者四十有四。書篆官乞京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有四。計六十有八人。俱從之。給事中鄭自璧上言。力諫乞收成命。不報。

卷六

四 注寄盛朝書

三月策士奉天殿

先是席書上言。臨軒策士。延攬英賢。朝廷第一大舉。何讀卷者以崇卑為甲乙。人每閱卷二十而受卷糊名諸官不畏。國紀每以故識當路子弟所對策盡付元臣擬取。上甲次及九卿翰苑所讀雖有材雋。抑而不揚。乞勅御史有風裁者監收試卷。嚴督糊名。勿通關節。雜送閣部。諸臣從公裁取。如踰前轍。指名彈劾。帝然之。至是對策者三百有一人。賜龔用卿等及第出身有差。附錄時陳洗事勘明。削籍為民。崔文亦黜退。猶問居里第。南京御史王錄上言。惡如陳洗。宜置重典。

而脫死為民。姦如崔文。宜投遠裔。猶未拔去。乞編

洗于滇南。發文于孝陵。以防後患。杜復進可也。

至于調官。如劉天民。謫降如呂柟。鄒守孟。章商臣

陳迨。李本夏。良勝。鄧繼曾。陳相段。續侯廷訓。黃國

用。王懋。馬卿。查仲道。制籍如安磐。張漢卿。王時柯

馬明衡。朱測。郭柟。方啓顏。成邊。如豐熙。張紳。余翹

余寬。黃侍。顧陶。滋相。世芳。母德純。王元正。楊慎。劉

濟。劉宸。杖死如王思。王相。裴紹宗。余禎。張原。李可

正。張曰。鞠。胡瓊。殷承敘等。宜原心釋罪。錄復優卹。

庶人心和。而天意得矣。疏入。不報。先是御史丘養

浩。給事中銜道俱以言事忤旨。謫補外。尋復原官。

卷六

五 注寄盛朝書

而故太監王堂者。夤緣左右。起為天壽山守備。

御史謝汝儀疏論不報。亡何擢堂守備南京。而

孝陵司香。故太監谷大用。屢以司香。康陵為請。

帝從之。御史喬祺疏諫不報。謝汝儀復為上言。

人君之德。莫大于明斷。陛下復銜道丘。養浩官。

天下翕然稱陛下之至明。罷黜崔文。天下翕然

稱陛下之英斷。然御史張袞請錄用豐熙等。

陛下始然而終止。豈聖心不無芥蒂于中耶。臣

以為陛下之仁。諸臣終當被其休光。但恐鬱鬱

卒徒之中。依依下寮。編氓之內。歲損月失。陛下

雖欲憐而用之。亦何及乎。此張袞之言。當急從也。

御史喬祺論谷大用不當取用 陛下報聞豈  
聖心不無眷戀于中耶臣以為 陛下之聖姦惡  
固有所憚而不敢為然王堂守備南京矣亡何復  
有大用之命黃緣甚私招置愈巧萬幾之煩豈暇  
畢照一墜其術根據將日深他日即毅然去之不  
亦晚乎此喬祺之言當亟行也亦不報

夏四月姚鎮督師討田州指揮岑猛

猛之先曰伯顏 國初歸附世知田州府至猛兄  
貌弒父自立為土司黃驥李蠻所殺驥蠻復搆亂  
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父官爵後與思恩知府岑  
濬相警殺濬襲破田州猛走免都御史潘蕃奏討

卷六

六

注李慶勳書

濬誅之改思恩為流銓兼攝田州奪猛官改授福  
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貽劉瑾改同知田州攝  
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日振會江西盜起都御史  
陳金徽猛從征監平金疏猛功還指揮同知猛冀  
復祖官不得朕望驕蹇漸不用命凌轢旁郡日甚  
而前得猛貽者至是無所得多譖猛不法都御史  
盛應期信之欲脅得重賄舍猛猛復出不遜語應  
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鎮代應期不  
之察也復請討從之鎮乃遣都指揮沈希儀等五  
將軍帥師八萬人以參議胡堯元監軍進討  
附錄席書上言 國朝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始自

永樂二年後論取無定科考校亦無定制弘治六  
年大學士徐溥丘濬始議每科一選不限地方歲  
年以為定式迨後因涉嫌疑遂不復行似非至當  
之舉也乞仍博議每科選取第勿逾二十人可也  
從之

附錄張璁桂萼連章劾宏謂實受陳九川所盜玉  
又受布政使彭愛鑽金擬 旨留用宏上疏自理  
言璁萼欲得教庶吉士臣等請以溫仁和董祀為  
之拂二人意萼又自言曰者故彼命當與鄉人並  
相諷臣推轂而臣亦未及又見臣恭和 御詩荷  
章服玉帶之賜復懷嫉忌形于奏許臣以 皇考

卷六

七

注李慶勳書

實錄垂成不忍遽去故敢辨折明臣之愚 帝溫  
旨答之御史鄭岳書上言璁萼言宏受玉納賄是  
宏為貪夫不可以司政本矣而宏之留人無非之  
者以其藏垢納污之量尚可以敵璁萼之橫議也  
璁萼之言人無予之者恐其睥睨代宏將遂流毒  
于天下矣乞示宏以止足之義戒璁萼強暴之非  
各令乞歸別選賢能以副任使不報 南京御史  
仲選等上言守備太監卜春請遣伯王瑾貪暴虐  
民乞賜罷斥兵部尚書李鈺覆奏不報

禁冒乘驛傳

御史劉隅奏言冒乘驛傳之害兵部覆請嚴禁從

之

五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附錄廖道南進洪範疏 帝覽之命顧鼎臣講洪

範 席書上言 國朝大學士故事凡加少師必

兼太子太師少傅必兼太子太傅俱護身殿少保

必兼太子太保武英殿今一清加少師仍兼太子

太傅武英殿非制矣乞賜改正以存盛典一清亦

上言臣見書此語知其典章未明發言之太易也

太宗時初置閣臣以學士為首餘皆講讀撰修

官而黃淮以中舍與焉自三楊始進三孤而士奇

少師兵部華蓋殿榮少傅工部謹身殿薄少保禮

卷六

一 註考歷朝書

部武英殿未始兼 青宮保傅之官也其兼 青

宮官自景泰始 英廟委任李賢止以吏部兼翰

學而已最後乃加太子少保 憲廟初始進少保

華蓋殿成化以來始有少師兼太子太師等官書

所謂典章果何據耶且書謂費宏抑臣于後故為

此然宏為少師一年矣臣初召入縱使官秩盡同

亦當序出其下書雖為臣實不知臣矣報聞

福建大雨水

福州府諸處自正月雨至于四月不絕平疇蕩為

巨浸自海澄山鳴旗鼓自甞知府汪文盛上其狀

乞賜蠲賑且乞自罷以謝天譴章下戶部議賑從

之

附錄李福建者山西五臺人也一名午因事成邊

竄居陝西洛川縣與季父越同倡白社妖術誑誘

愚民嘯聚數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諸處殺掠無算

已而官兵追捕捕得越及其黨何蠻漢等誅之福

達逃去占籍徐溝縣變姓名為張寅賄縣中大姓

以為同宗編立宗譜塗人耳目以其所掠金錢買

授太原左衛指揮使又為其子大仁大禮納穀入

國學其警家韓良相等屢許其罪皆資緣脫免

巡按山西御史馬錄行部至縣良相等復以為言

錄捕治之福建急走 京師以其術干武定侯勛

卷六

九 註考歷朝書

勛悅禮為上客福建乃求勛居間勛從之移書于

錄欲待以不死錄飛章劾勛黨逆賊并上其手書

帝下之都察院先是席書亦助勛為福建地大

理寺評事杜鸞上言勛助及書乞將二人先正

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建之罪不報先是 帝

奉 兩太后觀騎泛舟至是端午復欲觀標賜宴

給事中高世魁上言辭作漆器諫者十餘人恐為

侈靡之漸至于十人而不上 陛下之德無愧于

舜近有此舉將為逸樂之漸矣此必左右有緣

先朝故事以請者不則豈能遽移 聖心耶臣見

近旨輒引故事如鎮守浙江太監鄧文之請易

勅書太監張忠之乞陞官匠俱依倣先朝事例則皆近習附會欺陛下以濟其私陛下入其機而不自悟也始而漸漸而化化而成矣殷鑒不遠可不加之意哉疏入報聞

六月獻皇帝實錄成

凡五十卷寶訓十卷以錄成進費宏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進兼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石琚賈詠各少保

附錄初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勅書言官論阻不報已而內織染局太監刀永請勅專官往陝西監織絨服工部尚書趙璜給事中張嵩王科

卷六

計字處

御史陳察王朝用南京御史喬祺等交章論阻並報聞陝西提督尚書王憲巡撫都御史王蓋巡按御史郭登庸吉崇王鼎亦各抗疏論阻章下工部尚書璜覆奏宜如憲蓋等言下內閣擬旨大學士一清宏詠議依部請擬進已而有命仍照前旨施行一清等不從仍以原擬上請因抗疏力言陝西生民愁苦及監織剝害之狀乞將太監梁玉取還付鎮守太監晏宏及撫按官督織貢用帝曰卿奏具見忠愛前已諭王安靜行事勿得騷擾地方矣

秋七月禁苛訟

都察院副都御史張潤上言國朝甲令自叛逆盜賊及干城池帑藏機密外其軍民訟牒若株連眾多隔限府衛及撫按枝蔓者不得受理至誣十人以上從重論坐夫何邇來官司因卹民隱不思一人被繫一家皆哭輕忽者不肯理庸劣者不知理怠緩者不能理其貪暴者次其科索銜其威福快其報復縱其羅織因而廢棄人生業破毀人常產擠陷人軀命所以干鈔致箇釀意外之變者率多由之乞勅兩京及藩臬各理官一切訟獄止逮主名應寢應論如今行止務俾訟簡刑省造福生民可也帝然之為禁煩苛

卷六

計字處

八月改建觀德殿帝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勢迫隘欲改建于奉先殿左詢于宏一清等宏一清上言移觀德殿于奉先殿左恐奉慈在西獻皇帝神靈有所不安臣等不敢奉命帝曰朕欲遷觀德殿與奉慈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一清等乃乞勅禮工二部卜日營度禮部尚書席書侍郎劉龍等給事中張嵩衛道等御史郭希愈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大工不可屢興乞仍舊貫以寬民力不報

癸丑更撰世廟樂章

迎神曰永和初獻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冲和微饌曰太和還宮曰宣和帝所撰也

魯述復貢獅子

魯述復貢獅子二西牛一禮部上請帝命收置內府留熟夷五人飼之御史張祿力諫不報

丁丑世廟成

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于世廟復自

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于觀德殿禮成羣臣表賀

附錄御史韓荆勅南戶部尚書鄒文盛多折芻價文盛乞恩留之

卷六

九月己亥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初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

宏揚一清等因上言國朝禮制有皇太后初立

謁太廟禮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復有至

太廟者蓋欲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聖母

謁廟不可帝以問璵璽引唐開元禮有皇后

廟見之儀及國初禮有皇后謁太廟內外

命婦陪祀之文以對因言永樂後止謁奉先殿

皆當時禮官失考因循簡便非太祖稽古定制

也今皇太后及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

禮之闕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等復

上言璵璽所引開元禮不可為法國初禮又未定之制二臣欲追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

不可席書劉龍等亦上言高皇帝準古廟見禮

為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

奉先殿蓋嚴內外之辨立萬世家法也璵璽所引

俱大婚禮今世廟告成是大祭禮本不相涉

章聖皇太后宜于奉主之後祇見觀德殿則

祖宗家法守之益堅矣璵璽復上疏言周天子宗

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于東序后副禕而入立

于西序九獻皇后各四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上毅然舉行雖追復古帝王之盛未為不可

卷六

因自具儀以上帝命禮部復集議之于是席書

復上疏遂持兩端矣大學士石琚上言祖宗家

法凡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乃

天子對越之所非時享洽祭亦未輕出入而况后

妃乎漢唐之季事不師古女禍時作其患不可勝

言可不慮哉帝切責之席書等乃上請聖母

謁廟必得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

岑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

初猛聞大軍至欲兵令毋戰裂帛陳冤狀鎮不聽

督兵益急猛乃陳兵自固鎮之下令諸傍近土官

能禽猛者予千金爵一級畀其土之半黨猛者移

兵誅之。又以猛妻歸順州知州岑璋女也。恐璋黨猛，不知為計。問于都指揮希儀，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間，刺其情以復。」希儀察部下千戶趙臣善璋，乃召臣曰：「聞璋憾猛，吾欲遣爾說璋以圖猛，何如？」臣曰：「璋善疑，直語之不信，當以譎訛之。」希儀曰：「若何？」臣曰：「假以臣徵鎮安兵圖璋，臣迂道泄之，要領可得也。」乃遣臣往。臣過璋所，璋逆臣喜其來，臣故為不樂狀。璋叩之不答，須臾復太息。璋疑之，臣愈不悅。若有沈思者，璋愈疑，挽臣卧內，長跽叩之。臣泣下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隱也。然君不死則臣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

卷六

十四 法寺處務書

謂君以翁婿故必寬猛，今我徵鎮安兵襲君矣，不言君死，言之我以泄機死，奈何？」璋曰：「君實生我，猛奴視吾女，吾欲圖猛久矣，奈之何以？」猛故及我也。臣曰：「君意若爾，盍自列以免。」璋乃強臣留傳舍，遣人馳詣希儀所告猛反，願禽猛自効。希儀佯追臣近，以其事白鎮鎮，乃督兵顯逼猛。猛子邦彥守工免，臨璋遣千人助守，欲為間。馳報希儀曰：「衣有識別，破隘時勿亂我。」及戰，歸順兵先呼敗，田兵驚潰，遂斬邦彥。猛窘欲出奔，璋使人招之曰：「願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從之。璋涕泣迎猛，館別墅，辟田州人勿得至。左右感供張固之。

日詭猛大軍退矣，猛喜不疑。久之，璋微知猛置印所，乃置鴛酒獻。猛曰：「天朝索君急，請自為計，吾不能庇也。」猛大怒，罵飲鴛死。璋斬其首，併所佩印，馳詣督府上之。鎮徵兵還，遂與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麒各上言大軍破田州，猛中毒矢死，斬其首搜獲印。長子邦彥敗死，邦相等逃匿田州平，請置流官治之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附錄都察院覆奏李福達罪狀，宜行山西撫按官移獄三司會鞠。先是御史馬錄諮于徐溝鄉紳給事中常泰，泰言寅為福達不疑，又諮于獄郎中劉仕仕，郎人也。其言如泰錄，復檄取郎洛父老識

卷六

十五 法寺處務書

福建者辨之，俱以為真福達也。乃檄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命事章綸都指揮使馬多，雜鞠之。福達對簿無異辭，遂附奏書上錄，錄乃會巡撫都御史江潮上言。福建聚眾數千殺人巨萬，雖潛踪匿形而罪跡漸露，雖變易姓名而惡貌仍初。論以極典尚有餘辜，武定侯勛結納匪人，請屬無忌，雖妖賊反狀未必明知而術客私干不為避拒，亦宜抵法。薄示懲父，章上，復下都察院。

定 世廟祭日

初禮部議祭世廟，用太廟次日。太常寺謂時享太廟及觀德殿，先三日齋戒，先一日視牲，今

祭用次日則齋戒視牲日各不同且歲莫之祭難以次日舉行禮部覆請歲莫權與太廟同日帝曰俱用同日以第舉行

冬十月頒獻皇帝恩紀含春堂詩于羣臣

恩紀詩紀在藩錫予之恩凡七卷含春堂詩未之國時大內所作也百有三十餘首帝親為序頒賜廷臣

附錄御史張珩丘養浩各上言定國公光祿冒請土田侵奪民產章下戶部尚書秦金覆請按覈

帝命勿覈悉以歸民

以張璠為兵部侍郎

卷一

十六

附錄初薊永總兵官馬永上言議禮仗關諸臣竄逐窮荒誠其自取今羣疑盡釋大禮講明恭穆獻皇帝奠位聖心慰安而諸臣淹有歲月無路自新乞宥其罪愆或復官或寬釋庶君澤下流物不終棄矣帝謂永出位妄言切責之已而故吏部尚書譚成邊陸完辛永復為完奏乞卹典帝怒奪永官置南京帶俸試御史魏有本論救永復奪有本官外補之給事中鄭自璧等申救永俱奪其俸三月御史鄭洛書許翔鳳復抗論不報給事中解一貫陳守愚沈漢亦各抗疏力救有本俱不報吏部尚書廖紀上言南京根本重地而軍政

城守器械俱為可憂前聞楊銳告往南京攝府近日馬永獲南京安置臣不勝私慶二將之往實天啓聖聰有此成命乃保根本之大猷也臣欲陛下寄銳永以營務重責成之以彰不測之恩其言官魏有本蒙調外任誠為薄罰然初試言職心本無他乞宥芻蕘之狂仍還原官則陛下納諫之度亮舜湯武不得專美矣疏入報聞

十有一月移山西叛囚李福達獄于詔獄

初左都御史聶賢等覆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磔死帝從之錮獄待決因詰責郭勛令自輸罪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問勛又令

卷六

十七

福達子大仁具奏求雪父冤章下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原訊御史高世魁知為勛指奏寢其奏勛謂大仁曰苟非解爾曹姑亡命勿蹈叢幾也于是給事中劉琦程駘王科沈漢秦祐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各劾勛交通逆賊明受賄賂福達既應伏誅勛無可赦之理給事中常泰亦言勛以輸罪為名實代福達求理論以知情何辭福達妻孥俱匿勛家論以藏亡何辭勛為福達居間盡令大仁等事急亡命論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達等亦上言凡謀反大逆服上刑而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移書請託黨護叛逆不宜輕

貸俱下都察院看詳。聶賢覆奏勸當連坐。帝不從。尋命錦衣千戶戴偉移取福達獄詞。因佐下鎮撫司羈候會鞠。給事中常泰御史任淳郎中劉仕復交章劾。勦江潮馬錄仍會疏。極言福達不枉。俱下都察院看詳。帝命速取福達等來京鞠問。附錄時。帝御經筵。大學士宏不至。張璁遂劾宏。倨慢不敬。因言宏用優人張仁出入私第。闕通賄賂。又縱子懋賢。慝良狎。倡優。又言宏在正德時。旁注試錄。傾陷僚友。極其醜詆。帝置不問。是歲五六月。江左大旱。常鎮尤甚。徐淮充濟。間大雨。水田廬盡沒。至是禮部類以為請。帝以災變。

卷六

十八

頻仍。諭羣臣修省。其利病興革事宜。集官議。以聞。御史吳仲上言。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理之自然也。陛下即位之初。誅逐宦官。今則太監鄧文達例請。勅而監織市舶之差。漸次增復矣。陛下即位之初。誅逐權姦。今則武定侯勛驕泰剝削。而黃富賈通之徒。亦朦朧傳乞矣。陛下即位之初。查革軍匠。今則託名投入。坐費月廩。陛下即位之初。起用諫官。今則議禮諸臣含冤負屈。此陛下所當修省也。先年大臣同寅協恭。今則招權樹黨。如張璁之排費宏。肆無忌憚矣。先年大臣退多自引。今則持祿固寵。如費宏之家。配已露恬不。

為怪矣。先年士人多廉恥。今則權要之家。其門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良。今則剋剝相效。惻隱廢棄矣。此羣臣所當修省也。疏入不報。

初兵部議請騰驤四衛官。照舊掄選。帝命免選。既而御馬監奏乞本監自選四衛官。移名兵部銓注。帝亦不許。至是太監閻洪等矯旨。選之。請移兵部遵行。給事中鄭自璧上言。陛下免選之旨。丁寔至再。而至尊轂下。乃敢剛愎自用。抗違無忌。是罔朝廷而不有矣。狎雷霆之威。翳日月之明。近臣如此。安為攸乞。勅司禮監查洪樊。即賜黜罰。不報。是時各監局收補軍匠三千七百餘。

卷六

十九

人戶部上言乞寢成命。免致耗蠹。國儲以後陳乞俱賜報罷。帝不聽。給事中黃重上言力諫。亦復不報。

命三法司會鞠李福達于闕廷。

初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王浩劉玉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張潤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必寺丞毛伯溫汪淵及錦衣衛鎮撫司各官會鞠福達于京畿道。對簿無異辭。奏請論罪。帝不從。命會九卿大臣鞠于闕廷。再命三法司會鞠李福達于闕廷。

先是顏頤壽等會鞠福達佐證畢。昭等于午門下。



考據之餘稍有變其初說者遂將不一口語奏聞  
帝心益動命俟齋祀畢朕親臨鞠問大學士一  
清等上言庶獄無足煩聖慮者乞仍命多官再  
鞠從之已而復訊如前語乃姑置為未成之獄

李鉞卒

鉞引疾乞休從之未行卒于京師贈太子太保謚  
恭簡

以王時中為兵部尚書

營仁壽宮

給事中張嵩上言民困財絀宜先營仁壽宮以  
慰昭聖之心其王德安喜景福等殿暫為停止

卷六

二十一 注李處多書

俟民力少蘇徐議鼎建帝命以第元材營之  
附錄給事中管律上言我太祖革樞密院置五  
府府置都督同僉諸官總領衛所分掌京軍歷代  
兵制莫良于斯其公侯伯止令隸籍帶祿不預府  
事有事則詔總兵官佩大將軍印帥師征討旋  
師則單身歸第官卒各歸其所又禁止官卒勿受  
公侯饋遺及非征討不得輒侍公侯之門聖謨  
洋洋俱在典策承平既久事漸乖張縮印僉書俱  
屬侯伯坐營坐司亦皆其人以國家綱領之地  
擁養驕佚之徒但騁侵漁以圖溫飽聽人指顧  
罔識一丁復以禁暴禦侮之兵為彼驅前擁後之

具思非社稷磐石之計動戚帶礪之福也乞赦兵  
部會執政大臣早為計處區別材望以為去留別  
選都指揮材勇者量與署職以備緩急之用下兵  
部覆議從之

劉健卒

年九十有四贈太師諡文靖健久佐敬皇帝輔  
成一代明良之盛晚受顧命抗言致主完名全  
節以歸優游林壑者二十餘年朝野想望其丰采  
云

十有二月岑氏遣黨據田州以叛

初田人懼流官法不便洵洵思亂有土酋盧蘇者

卷六

二十一 注李處多書

求得猛子邦相挾之以叛復糾思恩土酋王受煽  
惑遺眾旬日間嘯聚數萬人拘執職官兩江大震  
附錄初姚鏌上言勦平岑猛時保靖宣慰使彭九  
霄永順土舍彭宗漢各効忠勇禽斬元兇宜加勞  
賞彭虎臣奮勇先登殲于王事宜加贈卹兵部覆  
議從之擢贈有差

卷之六終

丁亥嘉靖六年春正月張璁上大禮要略

初帝諭禮部曰獻皇帝尊號已定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一全書特命儒臣編纂以成一代之典昭君臣之行璁遂自纂要略二卷以進因上言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故皇上之改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爭漢宋諸臣也是宜皇上欲為全書昭一代君臣之行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曾如今

卷七

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乎臣之輯為要略誠非得已帝命付史館纂述

論求利民事宜

時災異疊見大學士一清疏請寬卹以宣修省之澤帝曰朕思民間疾苦情狀不一一時所見或有未盡匹夫匹婦容有不被其澤者其令諸司四品以上及六科十三道官各將利民事宜條疏具聞以備采酌施行所言務切政事合民情忠誠明晰足以消弭災變副朕敬天恤民之意光祿少卿余才上言拘以四品則求言之道尚為未廣不報附錄初教諭王价為大計所黜光祿寺錄事錢子

勅亦以他事奪職而錦衣百戶聶能遠則以汰革者也與南宮伯毛良俱閒居里中故皆言宜考

獻皇帝干進用已而禮部奏乞錄用議禮諸臣

帝遂命毛良管理軍政能遠進錦衣千戶价陞一

級子勲復原官各致仕給事中劉穆疏諫不報吏

部尚書廖紀上言國朝甲令以大計黜者無復

敘理王价假言禮干進若遂其僥倖無以示懲且

啓倖進之門不可帝不聽亡何价求京秩子勲

援价例求見任帝皆從之吏部復執奏不報給

事中解一貫上言大禮者陛下天性之孝非因

人言而成官爵者陛下勵世之具非可僥倖而

卷八

得彼議禮者皆何如人耶果若為忠必無一毫覬

覲之念乃以為餌而欲徵陛下之爵賞則為小

人無疑矣得免刑誅為幸從而官之可乎若復用

价子勲壞祖宗百年之制啓小人倖用之門何

以示後耶疏入亦不報

虜寇大同塞

二月改觀德殿為崇先殿

初西室之修未以殿名帝命輔臣擬名毛紀等

擬上三名曰崇本曰崇恩曰衍慶帝不用自署

為觀德殿取七世觀德義也醫士劉惠周序以為

未善請改為尊親殿且言德字同德祖號時議

威之。帝怒繫惠序于詔獄。遣戍邊。眾譁乃止。至是。帝思惠序言更定為崇先殿。惠序子奏析父冤釋之。

石珪致仕。以席書為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于京第。

時書為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以目盲乞歸。帝念之。特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兼官四俸。仍令不時疏言時政。書受命三日卒。贈太傅。謚文襄。

以羅欽順為禮部尚書。不至。

初欽順為南京吏部尚書。召為禮部未至。以憂去。

卷上

三

至是服闋。仍召起家代席書。欽順力辭不就。

邵寶卒。

贈太子少保謚文莊。所著有學史簡端二錄。容春堂勿藥諸集。

逮繫都給事中楊言詔獄。

初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以汰去求復不得。怨大學士費宏。故誣奏宏諸陰私事。時帝亦厭宏。勅付外廷集多官會訊。所訴語已而鞠出。邦奇言誣。羣臣惶惑。莫敢有為宏白者。都給事中楊言亦同會訊。因上言劾邦奇。帝怒謂大臣遊說。即朝逮繫言下鎮撫司。考掠備至。初言被逮時。有御史陳

察者向。陞大呼曰。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揚言。羣臣咸駭愕引避去。帝目攝察。察不為動。帝亦置不問。察退而上言。無論邦奇言非是。即大臣不自飾。扞文罔無以消厭人議。陛下亦宜體貌終始。聽自投劾去。邦奇宜別下司冠獄按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帝然之。因寬言獄謫補外。御史程啟充等復上言。楊言冒昧陳奏。不知忌避。然其心欲因事致忠耳。願以敢言獲罪。下同與皂。備當五毒。復斥之外補。如此用舍。何以勵臣工。示天下。乞宥其狂瞽。復還原官。庶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為皆得矣。報聞。

卷上

中

三月朱希周罷。

希周為南吏部尚書。是時大計京官事竣。有言希周主計不黜一言官者。帝命再舉考察。希周懼上疏自劾。因乞罷。帝從之。再考察之命。尋亦中止。

夏四月費宏罷。

宏為璫等所排。毀言日至。乃力求罷歸。從之。以翟鑒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機務。時鑒為禮部侍郎進吏部入閣。

甲戌崇先殿成。帝奉獻皇帝神位其中。昭聖皇太后行謁殿禮。

速繫巡按山西御史馬錄于詔獄。徵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珪僉事章綸都指揮使馬勇詣京即訊。

遣錦衣官劉泰等逮係馬錄赴京下鎮撫司獄待鞠。仍取原勘李福達各官俱赴京面質。刑部尚書顏頤壽等上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况彼以神姦妖術蠱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舍異時復有洛川之禍臣雖伏斧質何抵欺罔之罪。帝怒曰顏頤壽等職司邦刑朋姦肆誣俱令戴罪辦事待再鞠明白一併裁處。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復不至。

卷七

五

江寧府志

刑部主事唐樞削籍

樞上言宜將李福達逮正典刑。帝怒其狂妄削籍為民。

林俊卒

年七十有六俊立朝正直不計失得尤好接引後進極力獎予君子擬之范仲淹云。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以胡世寧為南京工部尚書。

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

盧蘇王受反有自右江來者言岑猛實不死糾安

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藩省旦莫當不保于是靖江諸宗室倉皇出奔人情惶惶藩臬諸司素銜鎮者又倡言猛實未死鎮為歸順所紿御史石金聞之遂劾鎮攘夷無策輕信罔上圖思州不得并思恩而失之。帝大怒落鎮職以守仁代之先是鎮上言田州遺黨復叛再乞集兵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處。帝命動支廣東司府帑庫銀兩不得自分彼我致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候代偵知恩未陷欲徵兵禽蘇等自贖乃檄廣西諸司議事而銜鎮者始郵吏發檄交誤各以檄誤不至鎮竟不獲集兵而去。

卷七

六

江寧府志

甲午京師雨錢

六月以李承勛為吏部尚書。

承勛時為南京刑部召為吏部未至改刑部。

丙寅增 世廟武舞

先是費宏等定議世廟止用文舞隨金何淵上言世廟樂舞未備下禮部集議侍郎劉龍等議宜仍舊。帝諭輔臣曰世廟不用武舞所以讓太廟不為缺典卿等試再擬議大學士一清詠鑒因上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始昭德世廟止用文舞亦此意也不為缺典張璁獨上言王

制有曰祭用生者。皇上身為天子。尊獻皇為天子父。宜以天子禮樂祀之。缺一不可。且天子八佾為八。十有四。諸侯六佾為六。三十有六。國朝太廟文武佾各八。計百有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有二人。獻皇在藩時。固用七十有二人。今乃六十有四。可乎。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也。桂萼亦上言。周禮以司干掌舞器。祭統以翟為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于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帝曰。爾考據經籍。推論甚明。不用武舞。實為缺典。其照數增之。

卷七

七

桂萼傳

秋七月壬辰南京雨血

會訊馬錄李福達于闕廷

時錄及李璋等俱逮至京。顏頤壽等復請會訊。從之。乃出錄與福達對鞠。情無反異。頤壽等復以上請。帝終不從。

以桂萼為吏部尚書。方獻夫為禮部尚書。

以霍韜為詹事府詹事。

仍以獻夫為經筵日講官。

以胡世寧為左都御史。

初以世寧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未至。改刑部尚書。霍韜薦世寧宜掌院事。乃加太子少保。仍為左都

御史

河決豐沛

時河水汎溢。豐沛及徐州之西。漫為巨浸。沛北尤甚。水東溢。通漕。漫入昭陽湖。沈沙壅淤。漕渠為平。運道大阻。

逮繫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主客左都御史。驛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等。于詔獄。

帝以福達獄屢鞠不決。謂頤壽等。明比周上。忠遠治之。具原鞠。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亦逮繫待罪。八月。逮繫太僕卿汪玄錫。光祿少卿余才。于詔獄。

卷七

八

時三法司被逮。帝命桂萼攝刑部事。張璠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玄錫與才。忽偶譖曰。福達獄已得情。何更多事。乃爾。詞者以白璠等。璠為奏聞。帝怒。命逮繫玄錫才。并掠之。

賈詠致仕。詠與御史馬錄同河南人。錄之被繫也。詠遺書慰之。鎮撫司搜得以聞。帝詰責詠。詠投劾乞歸。遂致仕去。

論曰。臨穎初佐吏禮二曹。堅附廷議。不為回。比亦侃侃正論君子也。及茂陵相也。帝亦德之。故新都去而嚮用。頤隆竟躋台鼎。非偶然。

也然總修大典終不能與永嘉比左券嗟不卒  
嗟孤馬終張故自題主五字之說進而帝遂  
寢寢厭薄矣縱無錄書亦能久安其位哉然則  
公之不為新都者幸爾惜乎不早拂衣也

虜入盧夏塞

提督尚書王憲總兵官抗雄禦却之斬首三百有  
二十級

御史胡松請補外朴御史周在程啓充于闐廷

侍郎桂萼力薦王瓊當復用胡松上疏劾瓊檢邪

因及萼引用非人帝怒出松為康州推官王瓊

罷起周在程啓充各抗疏留松帝怒杖于闐下

卷七

九

九月張璁桂萼方獻夫反辭叛囚李福達獄釋之論

御史馬錄永成邊

璁等既攝三法司事遂緣帝意復鞠錄等于闐

廷善掠備至錄不勝五毒乃誣服挾私故入人罪

璁等以聞遂釋福達帝怒錄欲坐以死璁營解

之得免乃論成編伍南丹衛子孫世及焉

逮繫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達程軫王科沈漢秦祐等

御史姚鳳鳴潘壯高世魁等刑部郎中劉仕大理評

事杜鸞等于詔獄

帝以琦等皆抗疏劾勦朋黨臨正俱命逮治死于

筆楚殺行數十餘人餘戍邊削籍有差

謫大理少卿徐文華顧仍戍邊

初顧頤壽等既逮治備當五毒聞者慘之己而皆  
奪官罷歸獨文華必論戍邊二人皆與璁廷爭大  
禮者也江湖李璋李珏章綸馬多等俱奪官韓良  
相及其佐證俱論遣璁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  
明大獄錄頤示內外諸臣以明頤壽等之欺罔從  
之

按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  
擒鞠得以山西李同為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

西捕同下獄自吐為李午孫大仁大禮皆其祖

師世習白社妖教假稱唐裔當出馭世以煽惑

卷八

十

愚民結眾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

同坐斬奉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

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

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

乃黨逆寇陷縉紳而樞要之人悉願指氣使一

至于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為禍可忍言

哉乞將勛等追奪官爵以垂鑑戒馬錄等持加

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廟從之凡當時死事

謫戍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

論曰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為平亭冤獄乎哉亦

黨武定讐諸臺諫爾當其議大禮時禮官當要

勛同疏攻永嘉等勛後竊語永嘉曰吾嘗謂汪俊此事關係甚大宜折中不可偏執俊與吾力辯至大詔而止竟署吾名疏中非吾意也永嘉信之收其語于大典中且曰勛竟以是構起于眾云及後再議考獻皇帝徐文華等與璉力辯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璉等言當更何議于是璉等與勛同上議當考獻皇帝伯孝宗而勛益見悅于永嘉矣游言一唱數黃宸聰則帝亦以勛為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力攻勛必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獻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等主之必

卷七

十一 詳考歷代書

永嘉等成之非為福達為武定耳武定復伸則諸臣之竄削有弗卹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臺諫諸臣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之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及福達以方術見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知前日之為叛賊也迨其事露特不宜與之請囑耳而喉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囑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况知情藏匿故縱之律亦與勛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况福達之獄前

已奉命監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磔死之後羣攻武定則勛亦百口莫解雖欲再鞠福達以自為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諸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附錄張璉上言每年鄉試簾外官預結生徒密通關節故獲雋之士多係權貴故識子弟不公之弊莫此為甚兩京主試雖係翰苑而經房仍聘學官學荒識謬不善甄別明歲復當開試宜各處命京官二人主之其兩京經房亦添京職甲科一人庶取舍可公而真才可得下禮部覆議從之

卷七

十二 詳考歷代書

冬十月起謝遷為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以胡世寧為刑部尚書以張璉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掌都察院事

先是李福達獄解帝賜璉二品服金束帶至是入閣復賜玉束帶及銀圖記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謬得密疏言事又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褒獎殊至

冬十月以黃綰為大理少卿綰初為南京都察院經歷與璉等結社同議大禮遂屢遷濟卿貳綰至京上言臣幸沐遭逢忝司平

反以為照駁圖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憚  
庶獄決不可清他若詳定法律考課官屬矜恤獄  
囚查革淹滯節省煩擾體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  
源遠修舊章上裨聖政之萬一也乞 皇上俯察  
特勅法司凡問刑有擬坐未當者容臣等照駁再  
鞠三次不當官吏具奏下吏若問有冤抑移獄別  
曹再鞠二次不服會三法司錦衣堂官會審情重  
者會九卿圓審其原鞠改鞠官若有容私偏護者  
一體參問 帝從之

十有一月修顯陵

遣成國公朱麟祭告內官監太監崔文士部侍郎

卷七

十三

清寧廣利書

章拯督役修之

十有二月庚申靈寶縣黃河清

知縣張廷柱上言是月庚申馮佐村河清者五日

詩稱馮翼孝德史稱中興賢佐今 聖天子在上

登庸賢俊故有是應 帝遣官祭之已而御史周

相上言諫阻 帝怒繫相詔獄奪其官

以李承勛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奪武定侯勛督府團營

楊一清惡勛驕橫諷御史王堂言之御史陳察亦

以為言 帝不得已奪勛太保兼太子太傅及後

軍都督府印其提督團營亦為之罷勒歸私第

卷之七終

卷七

十四

清寧廣利書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八

有川范守已輯

戊子嘉靖七年春正月甲戌朔甘露降長泰縣是歲元日漳州府長泰縣欽化恭順善化等里甘露降

鑿新漕渠

初河決豐沛漕渠堰塞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言曰今日之事開運道為急而治河次之然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及運道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榮澤經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寧至懷遠

卷八

一 汴水原委

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匯于淮而今皆湮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濫所以豐沛徐州漫為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於漸成梗塞也然壅於積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其禍猶小決而東北禍不可言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崇澤間孫家渡決矣宜常濬之以分上流之勢自汴

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至于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坊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于運道止塞沛縣以上三十餘里而不能遽開者以夏秋水溢流沙半壅控沙水中為力甚難沙隨水積豈能成功或謂宜于昭陽湖中開渠一帶兩旁築以長堤以通運道此亦一策臣與李承勳同行擬議莫若于昭陽湖左膝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濶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冰結船止更加濬濶以為運道此其上策也不得已

卷八

二 汴水原委

而思其次則聞國初漕運在淮達河由陽武起陸百有餘里至衛水入舟轉運至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派通衛近年始塞是河流因心可以通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荆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此亦一計也黃綰亦上言南旺馬腸湖外釣口安山諸處地形卑下欲就此潴水為湖并將漕河改經于此可免濟寧淺溢之患或以海運一道當預修復未必無為且汴淮入汴至于汝衛支河北流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以備不虞俱下工部議至是提督河道都御史戚繼期上言宜于昭陽湖左別開新

渠北起晏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寔合工部尚書童瑞慶議從之乃集夫役萬餘分標開鑿已而言者嘖嘖謂其功必不可成徒糜財用勞民力帝怒奪應期官勒歸田里而新渠之議遂寢

以聶能遷為錦衣衛指揮能還以言禮附璫故由千戶擢指揮僉事掌鎮撫司事

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

初瓊謫戍榆林楊廷和主之也璫等欲傾彭澤以及廷和乃上言哈密不靜事由彭澤及陳九疇

卷八

三 詳考歷代書

澤之復起廷和黨之也乞急用瓊以甯西鄙帝從之

逮繫都御史陳九疇于詔獄謫戍邊

瓊既被用即上書論九疇誣罔滿速兒實不死

帝命逮繫九疇于鎮撫司聶能遷主獄事阿璫璫意等掠備至論九疇誣罔坐斬連及彭澤廷和請併逮治刑部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再保河西有功得不死謫戍邊裔彭澤金獻民俱奪官聞居廷和獲免

附錄桂萼奏革內外吏胥逸替金錢從之命各撫按官通行禁革

按官通行禁革

王守仁撫定田州

初守仁將至調集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土夷皆憚之守仁乃自強晦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蘇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使人招諭使來輸罪會有為浮言結蘇受欲脅其賄者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其心腹反覆諭之蘇受頗信又見內臣總兵官相繼撤退始遣小酋黃富等二十人赴軍府自列願待以不死守仁開誠諭之仍給以檄文使諭蘇等蘇受得檄更為約曰若欲往見必陳兵衛必左右祇候皆易以田人乃可守仁許之蘇受乃期日來見賊兵自衛守仁數罪簞之蘇受哀甲受簞已而

卷八

詳考歷代書

諭歸俟命守仁乃上疏言皇上推至孝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雖一夫之獄慮有抑枉必親臨斷斷况數萬無辜忍使之嗷類不遺傷天地之和哉因歷陳用兵十患撫諭十善及今日招安之迹聞之于朝

附錄帝勅戶部曰甘肅邊儲累年缺乏其詳盡經久之策以聞時言者人人各殊胡世寧上言甘肅米穀踴貴軍士枵腹由壞祖宗籌邊之法耳永樂時邊需悉以鹽利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賈悉聚邊陲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筑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聚所以歲時屢

豐，芻粟不虧，至天順成化間，變其故法，商人中鹽，悉令輸金，戶部邊費無用，撤業而歸，以致數臺曰：顧保赤日，漢遊民曰：去邊地日荒，今千里沃野，莽然丘虛矣。糴米一石，直金五兩，皆變壞鹽法之故也。安邊足用之法，誠莫良于祖宗鹽法矣。霍輜亦上宜復鈔法以厚竈戶，輕引銀以來商人，帝深然之。

論曰：裕邊之策在復祖宗時鹽法固矣，而今之邊地久蕪，其誰肯墾之？無論成業艱難，即虜騎蹂躪，不時擾之矣。欲如永樂時，羌胡遠遁，白首不見烽燧，何可得也？鹽利雖倍徙，費人，不以

卷八

上卷

易七尺軀矣。為今日計，屯田其要務焉。然可以購衛卒無能及客兵也。無已，則募民輸粟實邊，得鬻爵贖罪，如晁錯策可行也。又無已，則拉邊諸郡之租賦，減其故額，令輸芻豆千里內外之郡縣，令其齎金赴邊收羅縹緲，納諸庾府行之，數年則邊不期裕而自裕矣。

二月降田州府為田州，以岑邦相為州判官。

王守仁上言：思田久苦兵革，民不堪命，况外捍交趾，縱使克平，置以流官，而兵弱財絀，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伐，治田州非其後不可。請降田州府為田州，官猛子邦相為判官，以盧蘇王受為巡檢，別

立田州府，設流官統之。帝皆從焉。乃命邦相歸田州，盧蘇等各之官。田州以盧守仁復薦布政使林富為巡撫，都指揮使張佑為總兵官，鎮廣西，守仁乃往南甯。

繫御史周相于詔獄。

帝遣官祭河，相疏諫，忤旨，故也。已而奪其官。

三月，巡撫南贛都御史汪鉉奏上甘露。

鉉上言：戊子元日，長泰縣天降甘露，是皇上仁孝之德，追隆舜武敬一之心，媲美湯文，名號正而倫理明，禮樂興而刑罰中，至和感召，有此禎祥也。帝曰：覽奏以甘露呈瑞為朕仁孝感格之徵，夫

卷八

下卷

豈敢當朕惟奉天求庇民物，以答靈貺，仍遣官祭告薦于宗廟，頒賜羣臣。

勅製忠靖冠服。

許在京七品以上官及翰林、國學行人官八品以下者，在外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學校官武職都督以上官服之，令禮部頒圖式于天下，如勅遵守。

夏四月，謝遷致仕。

論曰：餘姚之復出，果何為哉？當是時，縣車杜軌二十有二年矣，乃再入當軸，不五月而告歸，亦何事功之有？豈不知永嘉遇主，安仁窺鉉，雖巴陵再相，亦不得獨行其志，而乃欲彈我康猷乎？

及夜伺鎖闥側目新貴抗顏處貝錦之虞繞指懼不恒之羞而後幡然長往則晚矣是以君子貴處始也

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

帝以災異頻仍勅羣臣同加修省直言得失又諭輔臣曰卿等亦各盡言仰體朕懷俯省己過于是言者頗眾不見永納大學士一清上言臣觀羣臣條奏固多節財省費與民休息之意亦有拾陳言者祇充故事立奇論者有礙措置間有卹民數事又且報罷是皇上應天以實而羣臣之應詔

卷八

一

以文也臣竊謂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告其君曰為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天象屢變小人訛言山川崩竭水旱蝗蟲不足懼也賢士藏匿四民遺業上下相循廉恥道消毀譽失真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爲不足懼者非真不足懼也知其可懼而修德弭之則轉禍爲福深可畏者則以其變無形而禍甚烈勢若緩而伏最深今日之弊實恐墮此臣舉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材以充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釋幽拔滯登之要途任賢位

能勿拘常格則賢材可致蠲夏稅踏秋傷傳徵常賦省額外之征則民難紓弘量霽威取善而包荒未善則直言聞天休滋至庶幾在此帝嘉納之降旨曰覽奏具見忠愛舉賢才固邦本二者誠為急務吏戶二部即查照議處以聞科道官以言為職今後一切利弊務據實直言不得浮謬朕當采納施行

王守仁平斷藤峽八寨盜賊

初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羣盜民獲寧居正德中遺孽復熾橫掠舟商都御史陳金約令諸商入峽者各出魚鹽遺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摧取然初

卷八

一

蠻以坐得利不為盜梗久之遂無忌大肆掠奪不惟即殺之道梗不通守仁撫田州時先檄湖廣土兵欲誅蘇受至則田州已定湖兵當還而蘇受亦願立功自効兩江父老遮道言峽寇猖獗狀守仁上疏請討許之乃命湖兵及蘇受等隨至南寧與諸守臣將率議襲峽寇約以四月癸卯各至信地先是峽寇聞湖兵至各逃匿守仁故為散遣諸兵狀寇弛不為備湖兵皆偃旗鼓馳至與官兵夾進攻賊連破油砦石壁等寨賊奔斷藤峽官兵追擊破之賊奔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俘斬甚眾賊潰散搜勦無遺遂移兵勦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羅

鳳周安古鉢都者峒等處巢寨次第破之共擒斬三千餘人俘獲無算八寨盡平兩江底定

六月明倫大典成

初帝命費宏監修大禮全書已而易名為明倫大典以揚一清張璠等監修之至是書成加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帝享太廟目璠賜以御詩及尚衣之衣

追奪議禮諸臣官

勅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議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將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為六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為

卷八

九

禮部仍主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甄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三吏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修市特寬宥削籍為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將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閒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發原籍為民其餘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各官附名入奏或被入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從寬不完其先已正法典或編成為民者茲不再究爾禮部仍大書一通揭示承天門

外俾在位者咸自警省

秋七月加上皇考聖母尊號

奉上册寶加皇考為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聖母為章聖慈仁皇太后詔告天下

八月編纂御書文札

以張璠張瀚編纂張璠總領其事

附錄命顧鼎臣穆孔暉許成名主撰諸勅務刪去浮詞以存實體

是月易三邊提督軍務勅書及關防令指揮知府

以下有犯俱自收訊

九月定宗室襲爵請封諸例

卷八

十

方獻夫上言宗室襲爵請封請名乞討勝妻等項宜擬立定例刊印成書頒行遵守其有礙例奏擾者行巡按御史收其摺置人役論遣戍邊從之

冬十月王守仁去廣西

初守仁定田州帝嘉其功命行人馮恩齋勅及金繒勞之及守仁平斷藤八寨精力頓疲至是疾劇上疏乞骸骨薦林富自代遂去得梧走南安府由是言者嘖嘖謂擅離重鎮矣

皇后陳氏崩

謚曰悼靈皇后久之改謚孝潔

都御史潘項督師攻青羊山叛寇平之

初謫盜陳卿據青羊山。巡撫山西僉都御史常道請兵收勦。廷議從之。發京邊軍詣道從征。師至山下。卿與其黨陳綺設奇敗之。常道懼。議招降卿。卿益輕官軍。大肆猖獗。集眾至萬人。分據山中。魯班壑、竇腦、尖、綻口、洪梯、斗崖、谷堆、底門、樓安陽等處。各設巢砦。分盜據守。官兵不敢逼矣。攻不能入。撫不來降。相拒五載。莫之解散。廷議猶欲招安。獨張璁不可。力主勦議。乃請拿常道、官勒歸田里。而以僉都御史王應鵬代道巡撫。又以都督魯綱帥邊鎮諸兵勦之。是年八月。綱以大軍駐潞州。虛張軍聲。賊眾惶懼。奔逸四出。大掠壺關、黎城、潞城諸縣。

卷八

十一 汪子履鈔書

殺掠民畜。焚燬屋廬。亡莫網頓師坐視。不為逐勦。賊知其無能為。復聚入山中。據之。時河南林涉、修武等縣俱被殘燬。巡撫河南副都御史潘垣亦徵集兵卒。檄兵備副使翟璫、牛鸞、僉事陳大綱、楊朝鳳等督兵進勦。是月甲辰。翟璫破魯班壑。竇腦、尖、綻口、洪梯、斗崖諸巢。陳卿父子倉皇竄匿。已破谷堆、底門、樓安陽諸巢。焚燬殆盡。丙午。魯綱聞賊破。帥師亦至。賊走青羊石。返頭諸處。已酉。陳大綱執陳卿、牛鸞。執陳綺前。後斬賊數百。脅從投服者二千餘人。青羊山遂平。捷聞。給事中夏言劾常道魯綱因言諸臣功次當覆查數。帝從之。即遣言

奉勅以往

閏十月石瑄卒

年六十有四。謚文隱。改謚文介。瑄為人沉默。不妄言笑。有不當意者。輒忿。數見顏色。主教南雍。以師道自任。諸生不敢犯。屢與文衡力去浮怪。文體為之一變云。

附錄刑部尚書胡世寧請編斷獄新例。帝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欽定條例科斷。不必更定。王時中罷。以胡世寧為兵部尚書。

世寧由刑部代時中進。太子太保。因上言。今天下士習萎靡。多依阿自保。乏體國之忠。在朝惟李承

卷八

十二 汪子履鈔書

勛、伍文定堪總軍旅。而位望已崇。不宜以小寇輕出。馬、吳、陳、九疇皆大受之器。為檢人所間。至使戍邊。副使施儒、楊必進皆邁眾殊材。吳體行追古人。俱為大計所黜。或謂例不再用也。夫例非祖宗初法。而人材難得。難以近例繩之。自古明君用材。雖父祖所棄。亦追錄不遺。況邇來大計所黜。皆摧姦之所排擯乎。若一點不錄。而忠勤體國者皆以為戒矣。此有關於治忽不小也。帝嘉納之。十有一月丁卯。王守仁卒于南安。學者稱為陽明先生。隆慶間。贈新建侯。文成。十有二月。牙水蘭帥眾來歸。

初滿達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我羈留吏使不與。則帥帖木哥土巴等攻我肅州。牙木蘭不從。滿達兒欲殺之。牙木蘭懼。帥其老弱萬人。罵帳二千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住。收守。臣攝留肅州。

土魯番冠肅州。

滿達兒以討牙木蘭為辭。令虎力納咱兒糾瓦剌冠肅州。刺使趙載遊擊彭濬拒却之。冊順妃張氏為皇后。

卷八

十三

許子應

卷之八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九

河川沱守已輯

己丑嘉靖八年春正月戊戌朔風霾晦如夕。集議王守仁事功學術。

初守仁之在廣西也。安南通內亂。桂萼欲建議圖之。移書守仁。使領其要領以復。守仁恐其責之我也。寢不與復。萼銜之。既而思田平。萼忌其功。而峽隘又平。守仁奏捷。獻言諸盜盤據流劫之禍。及已。因湖兵徵土酋。臨陳新誠之多。章下兵部。覆請勞賞。帝降旨曰。此捷音近于誇詐。王守仁姑賜獎諭。有功官役。令巡按御史勘覈奏聞。已而守仁乞歸去。廣西萼奏言。守仁撫制四藩。關係甚鉅。而擅自離鎮。罪不可逃。今聞卒于南安。尚可原諒。帝降旨曰。王守仁擅離重鎮。非大臣事君之道。況其學術邪正。事功真偽。封拜當否。猶有可言。其會官集議。以聞。給事中周延上言。守仁事功學術。人所瞻仰。不必集議者。帝曰。朝廷以此為功罪所係。故命集議。周延黨附狂率。調補外職。二月不雨。帝嘗禱不應。因製自咎說。示羣臣。使咸加警惕。放鷹隼田犬。減正奉先等殿。薦新食品。

卷九

十

許子應

帝以言官請放乾明門諸處鳥獸已而命奉先奉慈崇先各殿薦新食品止依會典所載用鹿兔雉鴈諸物鷹準田犬既已縱放其鵝鵪鶉野鳥等肉俱不復用

### 湖廣大饑

巡按御史張祿見歲凶民饑繪圖為說以獻因請賑貸從之

### 奪新建伯王守仁世爵卹典及禁其學術

吏部尚書桂萼上議王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先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說知眾論之不與則若朱熹晚年定論之書傳習傳訛悖謬

### 卷九

二 江表傳

日甚正德十二年劉捕漳寇十四年平定宸濠據功固有可錄但賊平而縱殺不已報捷而誇張不實罪亦難原宜將所封伯爵止其本身不必追奪以終國家之大信禁其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乃大聖人建極作民君師之大政也帝降旨曰功疑惟重姑不深究所封伯爵係先朝信令許終其身身後卹典俱為停革其學術令都察院通行禁約不許踵襲邪說以壞人心

### 招佃牧馬按鷹田土

戶部尚書梁材上言從田鷹犬既已縱放其保定府安州等處牧馬草場一百二十頃按鷹地土九

十九頃宜遣科道官閱視丈量招民佃種每畝歲徵租銀三分解納太倉從之

### 初命臺諫官監收錢穀

梁材上言內外各衙門收受錢穀宜遣科道官巡視監收其南京戶部即遣南京科道官俱歲終奏上計簿從之

### 土魯番歸哈密諸夷置哈密諸夷于肅州

滿速兒以牙木蘭叛乃遣人貢獅子因齎書言願歸哈密城及諸夷使及原掠人口求牙木蘭王璽上言所歸哈密宜令求兒馬黑木母守之所歸各番貢使凡千餘人宜散置沙州其土巴帖木哥

### 卷九

三 江表傳

部落五千四百餘人置白城山哈密都督訖吉亭刺部落置肅州東郭赤斤都督鎮南東置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校舟置甘州南山下兵部議時霍韜上議必欲興復哈密亦下兵部尚書胡世寧欲卻哈密專守西河乃上言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邊四百餘里而文皇昇之元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盛交趾比也況初封忠順王已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凡三立三為土魯番所虜乃叛我而即戎此與國初所封安定諸王等耳安定王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忠順王後而耗我金



帛罷我士民哉又言牙本蘭本歸正人非叛虜者不宜遣還唐患但謀之事可鑒也璵等不聽力主王瓊議安置諸夷于肅州境內獨留牙本蘭不遣如世宣言土魯番以不得牙本蘭竟據哈密逐所置諸夷部落諸夷俱失故土佳牧河西塞上而亦不刺盤據西海瓦刺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虜患矣

胡世宣罷以李承勳為兵部尚書

世宣見所議不合求罷從之以承勳代世宣承勳以凡事命官集議私分黨與無益實政請止之帝曰國家用人行政正欲采取公論以集眾思其

卷九

由

預議大臣務秉忠誠勿得符同遷就有誤國是科道官仍公舉可否不必停止

三月增設平順縣陞潞州為潞安府

都給事中夏言往覈潘垣功次還奏劇盜陳卿已就勦平而所據青羊山山溪濛帶地勢險要宜建縣治割壺關潞城黎城附近里社屬之仍立學校巡司等官以靖地方陞潞州為府以控制之章下戶部尚書梁材覆奏從之名其縣為平順陞潞州為潞安府

行義倉社會法

戶部尚書梁材上言天下郡縣各置預備倉豐年

則斂數年則散本以為民而行者率失初意設立斗戶收守支放文移往返交盤旁午斗戶負累民不沾仁凡以屬之於官故也今兵部左侍郎王廷相敬做古義倉之法出之于民而藏之於社社立正副每月朔為會社正率屬讀高皇帝教民榜申以同盟之約舉眾中善惡獎戒之已其社米戶口上者出什之四中什之二下什之一荒歉散及中下大侵上戶亦次及之蓋以有餘補不足也昔人謂救荒無善政臣謂義倉之法可以備荒乞行各撫按官體量行之帝謂廷相所奏有益小民從之

卷九

五

策士奉天殿

賜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革選庶吉士更定翰林官銓補法

楊一清題請教庶吉士官帝曰改選庶吉士命官教習乃我太宗皇帝之制在當時固為盡善通年以來祇為大臣市恩無益于國此後不必選留一體除用中外諸官果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收入翰林以備擢用方獻夫上言館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我太祖洪武癸丑命編修張唯等十人入文華殿肄業以宋濂為師太宗永樂甲申選進士楊相等就文淵閣讀書供

賜甚盛列聖相承按為故事前後得人為多、週年以來、選留不能盡公、所教或非其道、樹恩立黨、于國無益、誠如聖諭所云者、吏部訪收信得其要、但翰林院原設侍讀侍講各二員、修撰三員、編修檢討各四員、通年太監讀講修撰至十五六人、編修檢討至四三十人、亦或一官全缺、亦非經制、宜將各官于原設外、量增數員、不必過多、除一甲三人、給補之餘、聽吏部照缺推補、編修檢討于主事御史給事中評事中舍行人博士助教推官知縣學官進事內訪補、講讀修撰于郎中員外都左右給事寺正寺副太僕光祿丞同知知州通判內訪

卷九

一 許家慶鈔書

補其學士庶子諭德贊善洗馬等官、亦論資序遷、勿分內外、庶事體畫一、經久可行、帝從之、自是盡逐舊官而置所陰厚其中矣、

五月、更正袞冕及羣臣朝祭服制、

附錄、兵部尚書李承勛上言、土魯番在西戎中非強大者、自正德十一年以來、數犯甘肅、邊兵往往失利、非彼之能、乃我之自治未善耳、今稱歸哈密、不過以空言相調、所送原掠人口、不及百之十一、而乃以索牙木蘭為辭、是啓邊釁、向背難測也、總而論之、甘肅之安危、在自治之得失、而不在土魯番之強弱、要當以足食固邊為久計、通番納貢為

權宜、彼雖變詐多端、而我待之惟一誠、彼雖反覆萬狀、而我度之惟一理、庶幾控制有道、而體統自尊矣、然兵有深機、事難遙度、是以閫外之事、不從中制、今材猷練達如王瓊、膺總制之重任、握便宜之大權、事當應機立決、畫一具奏、毋或顧慮太過、動輒生疑可也、恐鋒鏑交于原野、謀猷決于廊廟、不合機宜、反致牽制、臣與瓊中外雖殊、義當共濟、令瓊展布四體、知無不為、申長子帥師之義、釋皇上西顧之憂、則闕陝永賴、遠夷自服矣、帝然之、令瓊用心調處、勿負朝廷倚重之意、

卷九

一 許家慶鈔書

附錄、吏部右侍郎何塘移疾乞休、許之、御史毛鳳韶奏、留乃陞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塘不就、罷之、

六月、山西大饑、

山西連歲凶歉、饑莩載道、參政王尚綱上救荒八議、一曰、懸鐵錢、乞遣使行部問民疾苦、二曰、恤暴露、乞有司祭瘞、消釋厲氣、三曰、救中民、乞支散庚積、秋成補還、四曰、停徵餉、乞截日住徵、以紓豐年、五曰、信告令、乞勸分菽粟、後必償補、六曰、權雜買、乞照時估、勸買積粟、七曰、謹預備、乞申明舊例、措處積貯、勿使庾廩空虛、八曰、卹流亡、乞所過州縣、加意存卹、勿使羣聚思亂、下戶部覆議從之、

附錄給事中陸榮請汰冗官復制科下吏禮二部覆議不從

秋七月以桂芳為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以方獻夫為吏部尚書

獻夫因上言任用守令之法其弊有五一日選任太輕二曰遷轉太數三曰旌舉不嚴四曰體貌太早五曰職守不明必深探弊源嚴加禁制庶主恩可以下流矣帝深然之

設浙江巡視大臣及江淮總兵官

時温州逃卒四百餘人縛永嘉縣主簿迫脅通判勒領庫金三千餘兩府衛不能制又有海寇數十

卷九

一

艘入掠寧紹諸縣殺戮士民浙東大震而江陰寇侯仲金等嘯聚江沙拒殺官兵執其主簿支解之給事中夏言請設都御史一員巡視浙江海道及設江淮總兵官操備江衛控制九江安慶淮揚蘇松諸郡帝從之乃以副都御史王堯封巡視浙江福建運務以都督崔文為江淮總兵鎮瓜儀八月張璁解任省桂芳奪散官致仕

先是璁等妬寵言事相左多忿激不相下各為惡語交關帝前楊一清因乘間問之輒給事中孫應奎陸榮劾璁等顯恣不法帝怒下勅暴璁等罪狀其略曰張璁自用自恣負國負君桂芳尤而

而傲之近以言官屢劾朕不敢私論法當置刑典特從寬貸璁令還家愴悟以資後用芳奪散官併學士同籍致仕其餘黨分別區處給事中孫應奎陸榮王準居言官之列有耳目之寄既知大臣若斯却乃坐視至今方為舉奏應奎首為進言姑免究王準下法司鞠問

九月璁復入內閣等還散官致仕楊一清罷

時璁去已至天津霍輜私計曰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耳張桂去行及我矣乃急疏列一清罪二十四事帝覽之立召璁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辭連一清謂受張容金錢予容世錦衣指揮

卷九

一

帝大怒欲逮繫一清璁陽解之欲觀帝意帝亦念一清老不復問第下旨曰楊一清累朝舊臣朕即位之初首先召用何乃不顧名節深負朕春法當追理念關國體輔臣璁又疏請從寬姑令自引一清遂乞致仕許之而璁復入內閣等復散官致仕矣

禁臺諫官風聞彈劾

有大學生樊孟春者上言乞勅言官公糾劾以清聖聽下吏部議覆從之乃命兩京科道官及各撫按凡糾劾官員必須覈實指陳勿得假以風聞造生讒謔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虜酋吉囊俺答寇榆林寧夏塞

王瓊督兵禦之虜得利引去

修築邊垣

瓊見虜出沒內地時肆剽掠請築沿邊垣牆起蘭

洮盡榆林三千餘里堅完可賴

附錄兩廣提督軍務林富上言改築田恩府城于

荒田添設縣治于那久以屬南寧與王守仁前議

多同下戶部覆議從之

雲南衛卒圍巡撫都御史歐陽重

初巡撫都御史歐陽重以諸衛軍卒多有異姓冒

卷九

十一

伍以養月餉者下令覈之凡冒者勒其餉不予諸

冒卒怨重嘯聚千餘人環馳軍府謹謹不己擲瓦

礮門垣內重倉皇不知所為令給月餉更反覆開

諭久之乃散巡按御史劉臬劾重及黔國公沐紹

勳太監杜唐帝命重致仕復以劉臬糾劾過當

謫補外任給事中夏言上言都御史御史皆銜命

萬里之外託身士庶之上操縱舒慘而人莫之違

者所以尊朝廷而重名分也今以軍卒一誼而撫

按俱罷則紀綱法度人將謂何賈生尾大不掉之

憂唐人藩鎮跋扈之患大抵由斯深長之計所當

熟慮而不可忽焉者也帝切責之

附錄初山海關太監李能白懷請權商貨從之至

是主事鄒聞上言廣寧八里鋪前屯衛既有權場

關內不宜宜權寸寸而取之人何以堪章下兵部

李承勳覆議革之人情大悅

十有一月河南陝西大饑

陝西僉事齊之鸞上言臣承乏寧夏自七月中由

舒霍適汝寧目擊光息蔡穎間蝗食禾穗殆盡及

經陝關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迨入關中重以

秋潦環慶而北驕陽五載臣崎嶇沙磧間見居民

刈獲喜召問之答曰蓬也其類有絲刺二種有子

可麵饑民仰此伍年矣臣尚意其可食也及至常

卷九

十一

州復遇民食蓬子麵取而啖之盤口溢腹嘔逆移

日乃知小民食此豈得已耶今將二蓬子親封題

識稽首齋獻伏望皇上示諸大臣使知民瘼臣

惟皇上即位九年矣議禮考文日不暇給而治

安未臻且有大有可憂之事三深可惜之弊四敢為

陛下陳之國家首賦輓運上游脫或道途有梗

鋤之梗而東南之漕一再歲不至何以處之此大

可憂一也天潢日行祿食匱乏而憚于改絃不思

尾大之患此大可憂二也邊疆歲擾將驕卒憤而

大同甘肅之變屢事姑息異日有患必自邊境此

大可憂三也八九年間大禮一議蔓引不休好惡

予奪一主乎是其不合者摘之如四山橫抗永不收錄其合者擢之如伊尹傳說驟至台鼎此可惜之癖一也大臣之不肖論說為甚今侈祥銜異見之章牘啓情導慾斷不可長此可惜之癖二也初革冗濫歲省萬計資緣日久聽其陳請戚里漸復佞倖日親此可惜之癖三也內臣鎮守非太祖立法之意天下臣民以為陛下御極當不旋踵拔去病根乃今因循久而不議此可惜之癖四也帝下其章于各部

十有二月虜入大同塞王憲罷

時北虜寇大同偏頭關諸處兵部會擬以左都御

奏九

王憲

史王憲提督宣大軍務憲抗言拒之都給事中夏言劾憲臨事畏避失色闕廷帝怒其竊祿苟安罷之

羌戎寇鞏昌

初烏思藏朵甘等羌俱受我職官世為西鄙藩籬歲時入貢自成化後稍為邊患嘉靖元年羣羌反都督鄭卿討之不克自是歲入境內殺掠是年數至鞏昌殺吏士掠人畜焚廬舍隴右騷然王瓊上言候彼入境我以大軍潛襲其巢羌人稍畏之已而官兵北防套虜羌遂乘虛深入臨鞏殺掠大慘事聞兵部尚書李承勛上言西番被亦不剌侵逐

日益內徙將來羌狄交通益肆猖獗以善其後耶昔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為費以億萬計內地空虛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前任老成者必能獲策萬全也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凡制馭西番事宜一以委瓊為便帝從之瓊念欲撫罕升必勦先零乃遣遊擊彭斌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原至洮岷分據要害且撫且勦凡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斬首三百有七十西鄙以寧

革外戚封爵世嗣

于是昌化伯邵杰慶陽伯夏臣壽寧侯達昌伯等

奏九

王憲

皆在革中

革天下鎮守內臣

瓊既得君因念天下鎮守間人剝虐小民禍入骨髓人心所共憤者乃建議裁革帝從之于是百年之患為之頓除遠邇鼓舞若更生云

論曰國朝間人之禍萌于正統而出鎮藩方

則自景泰始方帝之路有神噐也私虞瓦解視外臣若贅疣然惟恐不屬我股臂任役使則又念肺腑之寄惟吾職獲為最宜耳彼吾私人當不吾秦越也且無私屬當無內顧憂而不知此曹之心固不知有君臣民人者知有從子弟

已耳。推魯之性，不率繩尺，驕縱之氣，閭卹脂膏，  
斷役張虎，吻以噬人，與從狹孤，威而虐眾，故仇  
讐之訟牒一入，而鹽腦者什伍，為羣擢觔者千  
百，捫痛不至于肚，篋汙居不止矣。元元之禍，可  
勝言哉。前後抗疏，不止一人，轉圜脫距，不聞載  
頌。嗚呼！旋乾之力，顧不難耶？微永嘉莫知所終  
矣。永嘉獎順，帝美言無不從，而帝亦為之成  
其美。枉尺直尋，所得亦云多矣。杞史揮憂，漆室  
輟戚，千百年頌功，為不窮云。

卷九

注李處鈔書

卷之九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十

涓川范守己輯

庚寅嘉靖九年春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帝因講程氏四箴及范浚心箴，默有所契，乃箴為  
之註，以示講臣。又謂人心之德，匪敬弗聚，匪一弗  
純。御製敬一箴，以發心學之要。已而勅下禮部，頒  
敬一箴及五箴註于天下學校，使郡縣官師弟子  
咸服習之。

二月，建先蠶壇于北郊。

初，夏言清理皇莊事竣，疏言：宜將負郭官莊改為  
親蠶廠，種植桑柘，以備蠶事。戶部覆議不合而止。

卷十

十

注李處鈔書

是月，郊祀言奉命分獻南海，因而有感，遂上疏請  
舉親蠶禮。其略曰：按祭統，天子親耕南郊，以供粢  
盛。王后親蠶北郊，以供純服。一以致其誠信，可以  
交神明；一以勸天下之農桑，非以身先之不可也。  
疏入，帝嘉納之。勅戶部建壇，尚書梁材上言：宜  
建于皇城，南內或西內，堪備蠶事。帝曰：周禮耕  
蠶分南北郊，其蠶于禁中，唐人便安之制耳，不可  
為法。于是禮部尚書李時等請行于北郊，酌治蠶  
之禮，定壇壝之向，制永桑之器，擇掌壇之官，翟車  
出入，或從東華門，或從玄武門，用謹厚內臣，用肅  
宮禁。帝從之。命翟車出入，由玄武門，其壇制殺

先農什一建具服殿蠶室繭館俱如古制。仍于西內營織堂以終蠶事。

碩大學衍義于廷臣。夏言請更郊祀。

夏言復上疏言古者祀天子圓丘祭地于方丘。是故兆于南郊就陽之義。瘞于北郊即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古之王者。敬天有加。豈昧營構義不當為耳。至于一祖一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于二至而于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條奏集議。務求至當。帝嘉納之。併下禮部看詳。已而賜言四品服。

卷十

三

洋寄處知書

織幣以旌其忠

三月。械致霍韜于都察院。

時夏言二議見納。帝眷日隆。詹事霍韜妬之上。言親蠶為亂成法。分郊為紊朝政。帝置不問。韜復為書遺言。甚言祖宗定制不可變易。周禮為王莽偽書。宋儒議論皆為夢語。皇后出郊親蠶。為壞閨門之法。潰男女之防。且曰。今治南北郊之說。將自是而東西郊建矣。自是而九廟更矣。郊社宗廟之禮。皆因此而更革之。可不慮哉。又為副函。遍遺三法司。使收藏備照。為謀叵測。言得書。即飛章併其書上之。且曰。郊祀之說。臣皆有據。而詔誣。

周禮背程朱。盡其學殆不可曉。又數論有無君之罪七。謂其惡浮于少正卯。上拒天子。下制廷臣。祖宗以來。所無之巨姦也。豈可置而不問。帝大怒。謂韜懷姦蓄詐。要名賣直。命錦衣衛械送都察院。從重議罪。其私書及言所奏。刊布中外。使咸知之。

附錄。侯官縣獄囚反。殺其知縣黎文。布政使查約等走免。

夏四月。集議郊祀典禮。

初。帝從言。請命羣臣條奏郊典。中允廖道南上疏。雜引周禮。漢志。唐六典。宋史諸書。以明我朝。

卷十

三

洋寄處知書

郊廟之禮。皆所當議。其略曰。我太祖高皇帝初年。建圓丘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洪武元年。命儒臣各具郊祀沿革。而丞相李善長禮官陶凱皆謂宜如古制。分祀二郊。洪武十年。太祖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命即舊址為壇。始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災異之應。禮緣人情者也。太宗遷都于北。當時未有建白。以復初制者。禮樂百年而後興。詎不信哉。至于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祖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

九廟其揆一也至九年十月改建太廟乃比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累朝衣冠于神座而祀之于是始以功臣配享矣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曰于東郊兆月于西郊我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聖祖初制兆圓丘于南郊以祀天兆方丘于北郊以祀地尊聖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綴之意而又宗祀太祖太宗于太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兆大明于東郊兆夜明于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禘之祭

卷十

四

詳考歷代書

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于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見于今矣下禮部併議贊善蔡昂修撰倫以訓姚涑祭酒許誥學士張瀚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陳侃趙廷瑞御史陳講譚鑽皆以合祀為宜而涑言尤為激切俱下禮部夏言復為疏申明配享之議曰周人以后稷配天子郊以文王配帝于明堂欲尊文王而不取以配天者避親也今日宜奉太祖配天于圓丘所以尊太祖奉太宗配上帝于太祀殿所以尊太宗二配豈有抑揚輕重于其間哉亦下禮部會羣臣集議右都御史汪鉉編修程文德給事中孫應奎御史

李儒義等八十二人皆主分祀大學士張璠董璣聞淵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謂我朝成憲不可輕改及時詘不可更作尚書李璿編修王教給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釐何喬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為方丘尚書方獻夫李承勛詹事霍韜魏校編修徐階郎中李默王道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為非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帝命再議于是張璠雖引五經及諸史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明分祀之是名曰郊祀考議上之又疏言太祖太宗分祀未安帝然其郊議疏言不報尚書

卷十

詳考歷代書

方獻夫亦上疏輸罪言主合祀非帝曰爾職列大臣不能考議正禮以緝群誠既自知罪姑置不問霍韜亦上言近議郊禮不能仰體聖志乞恩輸罪帝曰爾既省改前過願效忠亦准服職不問

論曰郊禮之議永嘉等前言為是而羣議皆非也何以故天地分祀古今正禮而祖宗訓制亦孝子慈孫所當世守而不可改者謂祖制可變是以祖宗為不足法矣謂祖宗為不足法則凡可以紛亂舊章將無所不至也祖宗睿識神謨精思長慮其所規畫協于至善者什之



八九間有一二襲近代之陋。蓋先聖之謨。匪其識有未至。亦未必無意其間也。故周用子正。尼父非之。而子孫不為之易。商人尚鬼。至于盤庚。以鬼恐眾。亦未聞其臣有以為非而請革者。何也。凡以祖宗之制不可變也。故宣因其所可變。以固其所不可變。而一代之制。始傳之百世而不壞。一有可變之念。參乎其間。則雖其不可變者。姦臣賊子。亦將以辯言亂其視聽。而紛更殆盡矣。為端甚微。為禍豈淺淺哉。故漢高亡秦。創制陋矣。孝文固守其陋。拒賈生之議。而不納。匪真讓讓未遑也。正以祖宗之法不可變耳。迨

卷十

六

洋學館書

至孝武狹小漢制。正統易服。紛紜繼作。匪不力追古始。而漢家一代之制。蕩然無存。浸淫易世。大變三啓。卒致新莽之禍。有由然也。貴溪郊蠶之疏。豈真欲新國家之典謨哉。亦欲希踪永嘉安仁輩。以為速化之術。爾變亂紛更之漸。言蓋有所不顧矣。善乎霍詒之書曰。今啓二郊之說。將自是而四郊建。自是而九廟更。一代典禮殆將俱革。斯言也。雖所以妬其進。而實有以逆料其所終也。卒之九廟不已。而稱宗之議復起。貴溪不得辭其責矣。雖然。使璉等力守其說。而誠意以格主。則祖宗之制。未必不終守者。奈

之何。一命再議。遽變其說。至為乞恩輸罪。而不已。乃知前之所爭。非為祖制。為其議不由己。爾後之承順。非欲成美。彼以自固己寵。爾大臣以通事君。休休有容也。殆不若是矣。

北魏河南山西湖廣陝西大饑

時行人楊爵有事湖廣山西。還言畿內及河南湖廣山西俱復大饑。乞徐議郊祀。以省勞費。給事中孫應奎亦言。延絃榆林諸處。凶歉連歲。人烟幾絕。至有斫木屑石以食者。帝勅六部都察院曰。邇來遠近之民。餓莩載道。聞諸奏牘。實用憂戚。內外臣工。皆有分理之責。而部院大臣。又百司庶僚之

卷十

七 洋學館書

首。不可不佐朕安民。其各列諮議會奏。以聞。于是吏部尚書方獻夫等會陳重守令廣儲蓄。索鬼神。卹陣亡。慎刑獄。及蠲免救濟諸條。帝永納之。夏。言以榆林重鎮。尤當加意存卹。上言乞發帑金十萬。遣僉都御史李如圭親往和羅。輓輸邊鎮。以全民命。帝從之。特召如圭至御前。面賜訓諭。責其成功。

附錄羽林前衛指揮使劉永昌劾大學士張璉摘其登極詩。有少年天子句。謝賜書院名額表。有編為爾德句。謂為欺慢不忠。璉因上疏乞歸。且言其句皆于經史有據。帝溫旨留之。永昌又論都督

桂勇與桂萼同族兵柄太重乞賜裁抑萼亦上疏乞歸自言不識勇何狀帝曰卿果知勇宜自今絕之耳勿復為辭永昌又劾兵部尚書李承勳及其郎中盧襄陰除不公帝下其章于吏部令按覈襄尚書方獻夫上言劉永昌職廕武階非有言責之寄假以建言妄事彈擊所論郎中難便議處永昌脅持上下誣毀善良長姦兆禍關係匪輕乞收送法司重置罪罰帝命覈明後處之

揚一清削籍

都給事中趙廷瑞劾一清初居銓部專植私黨繼入內閣顯結權姦先帝南巡親幸其第不能竭

卷十

一清削籍

誠諷諫及時回鑒而乃躬衣戎服羅設寶玩至有跽送跨馬之曲捫門勸酒之詞海內傳笑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邪其關通廖鵬賄屬錢寧之狀則給事中鄭一鵬章僞揚言御史樊繼祖侯秩屢搗彈文矣仍宜追論以警官邪帝謂一清不顧名節有負委任奪其官令閒居里中初安定伯張容泰安伯張富俱奪官爵乃假求墓銘以全繕賄一清營復故爵一清不逆其詐受之及一清去位有言張容張富行賄營爵者下刑部按覈不妄尚書許讚劾容富因及一清帝命所在巡按追取金繒沒入官帑

五月初建四郊

初羣臣議上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圓丘于南郊其北為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為祫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直及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

以都給事中夏言為僉都御史不拜

初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出撫榆林帝即命言代如圭為左僉都御史有御史熊爵者即上言先年張綏以郎中晉中丞不數月而為冢宰不數月而剝膚充革今言不避黨緣驟遷如綏恐其禍與

卷十

一清削籍

綏同也帝起詰責爵爵輸罪乃已于是夏言上言臣聞宋臣包拯劾罷三司使宋祁尋以拯代祁歐陽修有蹊田奪牛之譏今臣薦如圭出撫即以臣代如圭擬之接事形迹近似惡能免于人言邪乞寢新命以避人言帝從之命仍服原官加四品服俸焉

廣入漁陽寧夏二塞

上月議定樂律

初中允廖道南請稽古樂章以裨盛典帝曰考定律呂俟真知者行之朝燕諸樂仍姑照舊于是夏言薦大僕丞張鶴曉暢律呂鶚臨清人也時在

告里居。帝命吏部徵鶚來京，集官擬議言。

虜入宣府塞，議括田。

初御史郭弘化上言：天下土田，國初總計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弘治五年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八頃，不及國初之半。乞勅各處撫臣選任監司，守令分詣搜括，覈實以聞。下戶部看詳。尚書梁材上言：事體重大，乞會羣臣集議從之。已而議上如弘化所云，從之。

秋七月，設一亭成。

初，帝製敬一箴，遂命建敬一亭于禁中。至是落成，賜宴儒臣，羣臣為詩以獻。

卷十

十 注等處鈔書

革大臣補廕子孫

故尚書屠勲其子應埴應垓俱廕入國學。已而俱舉于鄉，勲上言乞以孫鈞補廕。帝曰：大臣子孫因仍冒廕，原非國典。今着為令，一應受廕子弟有由別途入官，不得再補。

以已調參政黃卿已擢副使，黨以平知府丁璫各守原官。

初，廣東人彭澤為吏部郎中，以不檢見黜。乃黃緣張璫得內降，留用已而盡逐諸翰林，遂以澤為左諭德。士論駭之。至是，太常卿魏校以疾乞骸骨去。方獻夫以澤同枋榆，遂補澤太常卿。又有黃芳者

亦廣東人，獻夫以為南太常，而彭澤之故識吳爵

以吏請入官者也。亦由濮州判官擢延平通判人尤駭異。先是獻夫誤聞廣東僉事劉喬死，遽以員外郎吳紳代喬。後知其不死也，乃擢喬為副使。額外附註若寄祿然。已而浙江參政黃卿以骨鯁見銜于璫，而副使黨以平溫州知府丁璫璫則喜之。獻夫阿璫意，調卿于陝西，而以平代卿。璫代以平各得俞旨相代去，都給事中夏言上疏劾獻夫謂其媚悅政府，蔑視名器。黃卿黨以平俱歷任未久，丁璫貪聲大著，乃因璫銜而調卿，因璫悅而擢以平。璫且私其鄉人澤，若茲為太常，而澤之陰

卷十

十一 注等處鈔書

媚要寵為一時最，是以澤為赤幟而指天下之口也。獻夫任意行私，犯議有四，而璫擅易命吏專橫難掩。文選郎中劉序甘心詭隨，廢棄職守，宜併切責懲戒，以防其微。帝納之。命黃卿等俱以舊官任用。彭澤姑依新命，璫獻夫安意服職，勿為辭避。第今後用人務符公論耳。已而給事中孫應奎亦劾獻夫私其鄉人洗先及澤，獻夫乞罷不從。附錄時桂萼翟鑒俱以病在告，滿三月不出。張璫獨參機務，給事中趙漢上言：璫專國柄，傷于自用，宜諭萼鑒引去，亟進賢良，以分重任。時書璫字偶訛，帝謂其訛謬不聽。

罷姚廣孝配享太廟

禮部尚書李時會等璫議廣孝在太宗朝雖有帷幄之謀而崇秩顯爵已備其勞今以削髮披緇之位配享太廟實所弗安乞移祀于大興隆寺從之

八月方獻夫罷

時給事中薛甲上言四事一曰廣茹納以來忠諫二曰正習俗以明體統三曰勤訪問以近人才四曰養和平以凝天休中多阿媚語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反噬羣寮其曰劉永昌武夫也豈可以劾冢宰張瀾軍餘也豈可以議總督而欲正習

卷十

十二

詳考廣孝書

俗以明體統似矣然自永昌肆言以後無復有言官議大臣得失者獨夏言議黃卿等之不職而已未奎議洗光等之擢用趙漢議臣等之不職而已未聞有及璫獻夫矣甲之所言明為二臣欲以杜塞言路不忠為甚章下吏部獻夫知眾論不與乃上疏乞罷從之

九月逮繫給事中高金于詔獄

金見姚廣孝罷配享乃上言乞革邵元節李得晟真人名號帝曰真人之封已久如何至今方言事起有自必有嗾使者逮送鎮撫司追問已而禮部覆金疏謂撤姚廣孝配位正祀典也容邵元節

等供事存祈禳也帝深然之金獄稍解

胡世寧卒

寧以江西副使疏論宸濠戍邊起為僉都御史至工刑兵三部尚書卒年六十有三贈少保謚端敏為人機警足智材任幹濟而曲委議禮以結主知因得以驟陟要津用彈康獻亦可謂詭遇獲禽徐範馳驅者矣

附錄南京御史張寅疏論南京禮部侍郎黃紹十事一私役優人以供使令二公撥優戶以供茶食三派市工料以規利四濫遣夫役以病民五占估優人六濫受詞訟七撓法司之權八恣追攝之擾

卷十

十三

詳考廣孝書

九嫺罵郎官十欺罔君上下南京都察院勘覈以聞

夏言上言羣臣有疾及公遣者既註門籍仍取堂官印結送科以覆虛實有欺詐則具疏糾懲三次則送吏部別處從之朝儀頓肅

有順天府生員張紳者時上七疏言朝政得失其一薦舉大學士翟璽吏部侍郎董玘禮部尚書李時都御史汪鋐及布政吳山行太僕卿張原明兵馬胡綱馮錫宗道延陳謙太監賴義晏宏呂憲張景昌為景賢乞加旌勞報聞夏言上言皇明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有陳言大臣德政者斬大

臣知情者同坐不知則否乞將紳鞠究姦欺置之重典帝從之命逮繫張紳考訊

革甘肅鎮督儲重臣

時甘肅一鎮有巡撫都御史一人督理糧儲都御史一人巡撫唐澤時引疾乞休未有俞旨而寧夏巡撫報缺無人攝理吏部欲以督儲都御史趙載總攝其事夏言上言甘肅孤懸河外不可一日缺人而災傷疊見加以兩都御史供億實難寧夏相去二千餘里兵食調發動關機宜兼攝之事從前未有唐澤病遽宜准回籍即以趙載代澤革去督儲之任以節邊費至于寧夏缺人速宜遴補

卷十

十四

詳考庶務書

帝皆從之

冬十月以夏言為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

時勅修祀儀成典乃改言為學士預修纂仍兼都給事中在科辦事復充講官

復以王瓊為吏部尚書

革大臣子弟避臺諫官改授翰林

都御史胡璉子效才時為御史乞恩避職

謂吏部曰大臣子弟避臺諫者即改翰林此近年

陰私弊政非祖法也今後止與在京職官著為

絮令

附錄給事中秦釐疏陳南京三積弊一曰投託衛

所官舍黃緣守備衙門動以百計營求衛總把總

管官貽害軍卒二曰役占如守備衙門博收壯卒

用充軍伴至于煩遣重役偏病貧卒三曰威虐守

備巡肆務為苛責非法用刑往往致死此三者宜

速釐正禁革以為根本之計時守備總國公鵬舉

也兵部覆議乞加薄懲帝曰徐鵬舉勳戚大臣

輒肆專橫姑令改圖自新怙終不貸巡按山西御

史趙鍾馳巡撫都御史張翰甬道翰衛之計鍾鐘

亦互訐焉帝怒奪翰鐘官回籍聽理遣給事中

一人按覈奏裁

改奉孔子為先師易像為主及釐正從祀諸儒

卷十

十五

詳考庶務書

初以張璁總修祀儀成典璁因上言先聖先師祀

典俱當纂入成典書內切惟孔子有功德于天下

萬世其祀典尚有未安者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

上請集議以洗前代相沿之陋為百世可遵之典

一疏疏不當編大成文宣王一章服不當用袞冕

塑像一遵豆樂舞不當用十二八佾一配享不當

以顏曾子思坐堂上子先父食一從祀不當以馬

融賈逵王弼等預列而遺后蒼王通韓愈帝命

禮部集議已而羣臣多以去王爵毀塑像為疑

帝乃自製正孔子祀典說分示羣臣以明王號之

當去編修徐階上言臣莊誦御製聖文璫璫非

臣淺陋所能窺測，臣又官序卑微，不與廷議之末，豈敢妄言，但待罪館職，受恩深重，苟有所懷，不忍自諉，臣以為孔子之王號，有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眾人愚昧，將妄加臆度，以為陛下奪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天下像祀孔子，衮冕章服，顯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枝履唾涕，猶加珍惜，況先聖之道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宮牆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簋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簋，蓋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夷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太祖之初制矣。帝覽階疏，不擇。

卷十

十六 注字彙

出階為延平府推官。帝又製正孔子祀典，申記頌賜羣臣。張璠復上孔子祀典，或問以解羣疑，眾議乃定。于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諸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張申黨二人存，張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十三人從祀。林放蘧瑗鄭玄盧植鄭眾服虔范甯祀于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而別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珌朱松蔡元定從祀焉。

十有一月己酉，初有事于南郊。

先是，命製圜丘祀器，金鑪玉爵，錦幕圭璧及鐘磬，賁鼓諸樂器，既成，陳于文華殿，召大學士瑄閣視，是日，帝親祀于圜丘，奉太祖西向，配各驛，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八佾，從祀四大明夜，明各驛牛一，恆星五曜，羣星及雲雨風雷，師各牛一，羊一，豕一，明日布詔，天下頒恩，錫于庶官，布寬卹于小民。

初立九嬪

張璠上言：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廣膚嗣。今中宮正位有

卷十

十七 注字彙

年而前星未曜，宜慎選貞淑，以充妃嬪。帝從之。乃勅禮部選立九嬪。

十有二月，桂萼罷。

萼病劇，乞歸，許之。亡何卒，贈太傅，諡文襄。

張璠請避嫌名。

璠上言：臣生三月，父命之名，仕宦十年而未之改。今密邇君父，名屬嫌疑，請易之。帝不許，再疏以請。帝乃賜名孚敬，字之曰茂恭，御書賜之。附錄：咸宜侯仇鸞，令其舅曹江詣京，賄通職方郎中華鑰，為其父仇恩于進事露，勅陝西巡按御史械致仇恩，曹江及其黨傅訓汪朝宗等來京，下

三法司及錦衣衛會訊華鑰奪官聽理

董玘削籍

玘為吏部侍郎聞母訃不為亟去御史胡明善勸之下都察院行勘不妄都御史王廷相覆奏削籍永不敘復

楊一清卒

初一清為霍輜論逐復臨之削籍忽忽不樂至是疽發背卒戊申歲始贈太保謚文襄

土魯番入貢

是歲滿速兒遣虎力奶翁隨天方諸使入貢方物復索牙木蘭不予滿速兒欲俟奶翁還即要諸番

卷十

十八 汪奇慶刻書

寇肅州會奶翁遁死瓦剌又攻其鄙不果來寇有哈六刺來歸言滿速兒欲以哈密與拜失煙答妻管理兵部上言請許土魯番通貢或三年或五年一至夷使什二入京餘留塞上從之然哈密竟為苗夷所據守臣歲歲備羌胡不服復問關外事矣復以武定侯勳督京營兵

先是夏言請勅重臣提督郊工張孚敬遂力薦勳帝從之復勳保傳官使督郊工已而復命總督團營眷顧自是日隆矣

己卯甘露降顯陵

附錄是歲除夕帝親製間講詩御書賜夏言先

是言講中庸至聖至誠章致望于帝故有是賜

卷十

十九

汪奇慶刻書

卷之十終

洧川范守己輯

辛卯嘉靖十年春正月己未特享太廟初正太

初太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宮異

廟各南向孟春特享于羣廟三時合祭于德

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

向四孟及歲除俱合祭中室仍序昭穆如初罷特

享禮至英宗升祔九室悉備憲宗將祔用禮

官議祧懿祖孝宗祔祧熙祖武宗祔祧

仁祖獨德祖不祧時享則太祖太宗以下

俱東西向至是帝諭張孚敬曰朕故自今春享

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

三時仍聚羣宗于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

禮季冬中旬擇日大祫則以德祖居中合懿

祖以下並享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于奉先殿世廟

止行四時之享歲暮祭于崇先殿庶祭義或明

而人情不至豐勞可萬世行也邪論勿惑即會享

時義上或咨夏言以助之享敬唯唯如諭議聞

帝從之乃命祠官于廟中設帝如九廟狀奉

太祖南向羣宗遞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始退

卷十一

一

德祖于祧殿不復預時享矣

辛卯初祈穀于大祀殿

帝初以孟春上辛行祈穀禮于大祀殿祭皇

天上帝用時犧一蒼玉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奉

太祖太宗配享初夏言建議議二郊奉太祖

配祈穀奉太宗配張孚敬等以為不可留中不

下言又疏請帝謂羣臣違君叛禮切責之乃命

祈穀太祖太宗並配二郊專奉太祖焉已

而驚蟄始祈穀

初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

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以尊德祖乃

勅輔臣及禮官集議已而兼問大雩秋報諸禮

命五品官亦與議焉侍讀學士夏言上言惟天子

有禘故立始祖之廟則有世系可考者十世猶將

立之然則又以何者為始祖自出之帝而祀之始

祖之廟乎我祖宗之有天下固以德祖為始

祖矣百有六十餘年尊享太廟之祭今又定為

大祫統羣廟之主矣然則王禘之祭又可復尊

德祖乎身為始祖而又為始祖之自出恐無是理

也三代而下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素嘗恐無

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暉又非孝子慈孫

之所忍為也臣愚以為宜設先祖虛位而以

卷十一

二



祖配享，蓋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疏入。帝深然之。時中允廖道南上言：「皇姓為顓頊之後，宜禘顓頊，併下禮部集議。」大學士孚敬言：「謂眾曰：『吉虛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為當。李承勛等皆以為然。」夏言復抗疏折其非。是帝命再議。初，帝欲于奉天殿行秋報禮，中陞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于大祀殿奉。」文皇帝配大雩，宜于郊兆，傍為壇。孟夏後雩祭，帝謂孟春上辛既行祈穀禮，若春夏兩雩，以時則雩祭代攝，否則躬禘秋報禮，姑寢不舉。

卷十一

三

生員務選學行優者，令與計偕廩士內不可則增附中選之，不得貢非其人。皇陵祠祭署土民田學等上言：「臣等三千六百餘家編視，皇陵專供體案，直汛掃復其征賦，宣德間增置侍陵太監，悉肆其敝，陵戶逃亡，有誤祠祀。乞革太監以蘇子遺，下兵部覆奏。」當革。帝不從。第命內臣勿預民事。二月戊寅，頒甘露于廷臣。製欽天記頒。時湖廣守臣奏上，願陵甘露。帝以賜廷臣，復為欽天記頒，以示後世。

庚辰初朝日

是日春分，初行朝日禮于東郊大宰一，用玉禮三。

獻樂七，奏舞八佾。

三月建大神殿于南郊。

初，南郊撤屋為壇，祭之日，奉上帝神牌，圍丘上配以太祖祭之。既祭而神牌莫知所藏。帝命建大神殿藏之。已而帝念舊存齋宮在園丘北，是踞視園丘也。欲改建于丘之東南。夏言上言曰：「若更起齋宮，園丘之旁似于古人掃地之意，未為允協。且秦漢以來，並無營室者，簡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故惟大次之設，為合古典。」陛下前日考據精密，豈今偶未之思邪？況財用缺

卷十一

四

乏，工役煩煩，盛夏之候，民亦勞止，伏望齋宮寢建，仰答太靈。帝覽之，報聞。

建土穀祫先蠶壇于西苑。

初，議皇后親蠶于北郊。至是，帝召張亨敬亭時詣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乃併建先蠶壇于仁壽宮側，而毀北郊蠶室焉。

虜入大同塞。

巡撫王大用因虜寇塞下，疏請貽書召小王子來歸。兵部尚書李承勛以為不可，乃止。附錄禮部尚書李時上言：「各處鄉試，巡按御史不得收取遺士，不得與主試京官爭較禮儀，不得拘

私賄取經房官從之。已而巡按浙江御史李信疏請房閣得備卷仍發監臨官參閱墨卷。公同去取。李時覆奏以為若令參閱去取則失。祖宗糊名易字之法亦非抹弊補偏之初意矣。帝深然之。

夏四月革將領奏帶軍功。

給事中張潤身上言各處將領奏帶人員冒濫軍功甚眾。非國家慎重爵賞之意。宜行裁革。以清戎行。從之。

五月革邊隘鎮守內臣。

巡撫保定都御史林有孚上言紫荊等諸關城堡險隘各有守備分守等官防禦無虞。復置鎮守內

卷十一

五

詳寄廣弘書

臣誠為冗員。乞將取忠張輔等取還。永不銓補。下兵部議。尚書李承勳覆奏。近年裁革各處內臣。軍民稱快。取忠等宜併取還。從之。

壬子初有事于北郊。

是日夏至。帝祀地于方澤。用騂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太祖西向配騂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基運翔聖神烈山為一。五鎮及天壽純德山為一。四海四瀆為二。各六牢一。

六月召方獻夫。

初獻夫罷歸。尋遣行人蔡璉齋勅召獻夫。還部。驗及門。獻夫潛入西樵山以疾辭。帝復傳旨。遣官

馳傳趣獻夫來。朕將別用之。獻夫聞命怡然就道。及抵潞河灣。復上疏請容旬日攝養。帝如其意。故有是命。已而廣東僉事龔大猷奏獻夫在里中侵奪民山。獻夫抗疏力辯之。大猷罷去。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治修省。

復誠意伯世爵及鄂曹衛信四公後。以劉基配享太廟。

初撤姚廣孝配享也。刑部郎中李諭上言。陛下明聖。斥去姚廣孝。萬世頌仰。第臣鄉人劉基。翊運有功。不在廣孝下。宜侑食高廟。世其封爵。與徐達同。帝然諭言。下廷臣集議。吏部侍郎唐龍等

卷十一

六

詳寄廣弘書

上言。高帝收攬羣豪。創造鴻基。一時佐命諸臣。並軌宣翼。而幃幄奇謀。廟堂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厥勲懋矣。基亡孫。屬嗣爵。鐵券金書。誓言永世。庶殞遂統。圭裳委礪。帶或謂諸緒孤孱。弗克負荷。或謂長陵嗣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皆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何以勸善。基宜配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揮瑜可嗣伯爵。帝從之。以瑜為誠意伯。歲祿七百石。因命吏部併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子孫各與侯爵。以副皇祖報功之意。

附錄給事中謝存儒奏言登進士人宜倣周世韓材論官之法布衣羅崇堅乞命督學憲臣廉察德行以為黜陟禮部覆議從之禮部奏榮士子冒隱年歲帝曰是樊不獨士子為然內外官亦多有之各令首舉改正若隱匿不聞臺諫官及巡按御史廉實奏斥

秋七月壬子逮繫行人司正薛侃及少詹事兼翰林學士夏言編修歐陽德先祿卿黃宗明給事中孫應奎葉洪曹汴主事薛儵于詔獄甲寅彗出東井會鞠薛侃等于闕廷彭澤謫戍邊張孚敬罷

初吏部侍郎徐縉為國子生詹密所誣奏大常卿

卷十一

上

彭澤欲獵縉位乃為縉手書具黃精白蠟若干鑑以遺大學士孚敬縉弗知也孚敬疑縉澤復勸孚敬劾縉去之吏部果以澤代縉上請帝不許而屬意夏言澤遂銜言欲排之于是行人司司正薛侃草疏欲請逮建儲貳澤過而見之乞攜歸細閱將為一得助侃信之予澤持去澤遂以白孚敬且曰此薛疏夏所草也將上矣孚敬愕然密以上聞澤始侃曰相君見君草嘆其忠愛可行君速上之侃猶豫未上孚敬以詰澤澤懼生趣侃仍分隸為侃取疏上孚敬密奏言為主畫帝大怒命逮繫侃是時帝御文華殿召孚敬問狀對如密奏次

召言以侃疏示之面詰可否察真偽言對曰陛下春秋鼎盛前星方耀侃議不可行帝猶疑其詭對也命出待訊言出而侃已械至闕廷羣臣會鞠矣言未知故仍就列聽訊時刑部尚書許讚都御史汪鉉以被白簡杜門者數日孚敬趣之出欲以助己侃鑿銀鑰鎖因服伏闕下孚敬首詰曰孰使爾為此侃曰我自為之豈受人使耶孚敬曰聞夏言主此胡不吐實侃曰言雖同年士久不通刺此疏彭澤白相君相君以為可而後上何復乃爾汪鉉從旁大言曰言實主之何得云無如無余與爾夫諸神祠夏言不勝其誣擊案大書曰姦賊爾

卷十一

八

主此畫反以陷忠良耶吾與爾面奏之孚敬怒趨入左掖門欲以上聞言排闥隨之偕至文華殿閣者以帝憩不內孚敬不得已入閣具奏言就史館草疏俱上少頃命逮言下詔獄諭勿拷掠時鞠侃迫甚侃曰夏言實不預知何得呈誤見此草者惟歐陽德黃宗明及余弟儵耳孚敬猶鞠侃不已給事中孫應奎葉洪曹汴面斥孚敬至愴具疏連章劾之孚敬怒密奏逮繫德宗明儵應奎洪汴俱下鎮撫司收訊明日復鞠侃五毒備至侃曰必欲我連夏言當釋我挈拜天乃可諸蒞訊者統弗敢言獨戶部尚書梁材大理寺丞周鳳鳴論言

無罪。是日獄仍未決。又明日甲寅。彗出東井。帝知言寃。乃命司禮太監張佐出訊。而令孚敬坐閣中。勿至鞠所。佐會九卿蒞訊。彭澤見孚敬不預。不敢更言。侃對簿云。鍛鍊羅織。非聖朝美事。萬死萬死。獨侃一人而已。以皇上之明。不免為太傅所欺。以薛侃之愚。宜乎為彭澤所賣。佐等以聞。時命釋言德宗明等。又明日。帝召羣臣于闕下。聽諭。諭曰。薛侃以猖狂之性。發言不諱。朕非暮年。何忍言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法當重論。彭澤狡詐姦邪。交關口語。致薛侃對簿有連宗室。且使輔臣攻詰。情犯深重。請編邊衛充軍。張孚敬昧休。

卷十一

九 注李廣錄

休有容之量。顧事忌嫉。勒令致仕。夏言既不預知。何為擊案喧詬。念為被陷所激。特勅不問。孫應奎集洪曹汴職在糾彈。迹涉回隱。念係言官。亦從輕貸。其餘繫獄人等。一併釋之。

附錄。是月選女侍百人入宮。

八月癸未初夕月。

祭于西郊如朝日禮。

無逸殿幽風亭成。

初。帝于西苑作無逸殿幽風亭。至是落成。帝御無逸殿。命翟鑒李時侍坐。講官顧鼎臣謝王張潮慶道南分撰無逸邠風講章進覽。已而宴羣臣。

于幽風亭

書無逸于無逸殿

帝命儒臣書周書無逸篇于無逸殿壁。自為文記之用。作嘉模。

附錄御史周相上言。國初鹽制。每引納銀八分。至永樂間。輸粟二斗有五升。征薄利。厚鹽價。平而邊用足。自茲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常股什七。需次掣之。存積什三。不時越放。成化後。每引納銀三錢。有五分。正德間。至四錢。今六錢矣。第近年以來。無籍細民。投託權要有。占中買窩之弊。鹽商上納有經紀。包變之姦。至于各場官。攬斗頭火耗。勸借。

卷十一

十 注李廣錄

需求守候。盤費關領。勘創名為六錢。費將倍蓰。官既取之于商。商亦取之于竈。于是有夾帶之弊。此餘鹽之課所由興也。臣以為與其以餘鹽之課納諸運司。輸之太倉。輟轉勞費。不若以利通商。使之勤于赴邊。樂于輸輓之為便也。今商人苦正鹽赴邊。中引之難。利餘鹽納銀。運司之易。故累年報中引目。不肯盡支。徐為夾帶之計。而各場煎有餘鹽。悉聽夾帶。官司不為收買。而存積之法廢矣。夫存積以待開中。不時之宜。此祖宗貽謀至計也。而今皆為運司之餘課。倘邊境有急。何以克濟。乞勅戶部計議。勿利目前。務圖久遠。帝曰。近年以來。

餘鹽利興屯田政廢邊儲往往不充輒動太倉銀

接濟此言切中時弊戶部即會官計處以聞

九月以李時為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以夏言

為禮部尚書

冬十月虜入大同塞

四散殺掠廷議遣大將帥京營兵禦之已而虜

得利去乃止

十有一月立盱眙雙貞祠

有居民何雄者因饑鬻二女于優人二女不從結

帋連臂投淮水而死巡按御史葉照以聞下禮部

覆議立祠死所以表貞烈今有司歲時致祭從之

卷十一

十一

詳考廢鈔書

十有二月復歲貢士舊法

初歲貢生員計廩食次第與計偕上張孚敬奏選

儒以貢不計廩食孚敬去夏言請復舊法從之

附錄左都御史汪鉉上言大計羣吏宜令部院考

覈去留至有當去不之去者方許南北臺諫官糾

拾勿得先事陳劾滋煩擾南京御史馮恩上疏力

辨鉉言有不可者四因劾鉉鉉杜人言圖便己私

為大不忠帝然之命遵舊例先事陳劾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十二

涓川范守己輯



壬辰嘉靖十有一年春正月星隕于衛青州地震

逮繫南京御史馬敷等詣京及給事中魏良弼併下

詔獄

初馬敷等同官十人連章劾吏部尚書王瓊帝

怒命悉逮來京魏良弼抗疏論救敷等帝以其

懷怨庇黨下鎮撫司考訊奏裁已而獄具俱論贖

還職

陞安陸州為承天府

二月幸南內

卷十二

詳考廢鈔書

帝幸南城觀欽天進先二閣御重華殿作過睹

世廟有感詩賜夏言

進張孚敬華蓋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虜入榆林塞

大掠延慶諸處內地騷然

三月彗星復見策士奉天殿

初禮部請會試天下士帝曰文體有關國運近

來經生藝制聽議誠為害治今歲務拔大雅勿錄

奇僻已而得儒三百十有六人策于奉天殿賜林

大欽等及第出身有差

初營九廟

卷十一終

初 帝御文華殿東室召輔臣時鑒禮官言議復古七廟制其 太廟寢祧俱存舊弗撤惟度地分建羣廟不決而退適廖道南上疏請建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及御札曾及其名者三條帝悅下禮部集議尚書夏言上言昔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朱彝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為都宮內敘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異地不合都宮不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為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魏晉唐宋皆然我 太祖初立四親廟殆為近古後改建 太廟又用明帝之制 皇上

卷十二

十一

詳李應鈔書

大麓祀典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召問者屢矣第 太廟南近宮牆東通 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垣外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即盡闢其地猶不能容欲稍減規制則 太廟巍然而羣廟欲隘于義未安即使廟成 皇上冠冕佩玉循紆曲之途遍歷羣廟而真獻之日亦不足矣議者謂羣廟可攝 皇上仁孝誠敬可終歲舉祭止對越 太祖而不一至羣廟乎丘濬謂宜間日祭一廟是十四日而遍七廟也此蓋無處而強為之說况昭穆難定必父子繼世而後可兄弟相及則素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 帝

曰朕于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獨 太廟之禮未能復古可乎今 太廟堂寢俱有定制不必更移其昭穆廟次即會官相度地勢議處奏聞言既懼謝罪請先詣 太廟旁量定地勢審度方位計畫規制會議以聞 帝從之乃撤故廡欲建新宮 太祖居中昭穆各三廟 太宗廟在六廟之上各營殿寢為專廟焉

附錄吏科給事中誰昂上言乞起用耆舊羅欽順呂拙穆孔暉馬理等章下吏部議寢不行

夏四月旌褒陵王

韓王上言襄陵王五世同居乞比齊民褒旌輔國

卷十二

十一

詳李應鈔書

將軍偕滑奏亦如之下禮部覆議從之命撰勅遣官旌表其門 附錄夏言上言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有定數載在會典不得踰越今土魯番諸國投遞番文幾二百紙人數倍舊俱以索牙木蘭為詞若出一口要求賞賚數且不貲明是挾索窺伺宜令都御史趙載查依定數傳致來京若原非入貢夷使當計利便疑處勿貪納款之虛名生繁夷之上策 帝然之

封常玄振為懷遠侯李性臨懷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侯

吏部尚書王瓊上言。帝遇春李文忠鄭愈湯和子孫奉命襲封各與侯爵。臣等仰窺聖意。蓋以常李子孫流徙禁錮。鄧湯傳襲百有餘年。一旦爵處裔以上公。恐難負荷。此慎重爵賞之盛舉也。第四人封侯。例有爵號。惟皇上裁示。帝命為懷遠等侯。仍給與勳階誥券及食祿焉。

五月申嚴歲貢非人法。

禮部奏歲貢事宜。帝曰。邇來督學官曠職日甚。貢非其人。今後不入式。五人以上。奪級別用。三人以上。對簿按問。所貢士不依期至京。不得秋月補試。

卷十一

上

六月禁守令官剝剋小民。

戶部尚書許瑄上言。郡邑令長多溢編征誅。為自濫計。乞勅撫按嚴禁。使各量地繁省。為賦役盈縮。勿得橫肆剝剋。大貽民害。帝從之。勅行撫按官榜諭通知。

秋八月彗復出東井。命九卿官自投劾。

時彗星三見。禮部奏乞修省。帝下諭曰。彗星三見。妖必有由。上天垂象。朕祇承夙夜。罔敢逸寧。爾文武羣工。責同翼贊。可不懲艾。匡予一人。其九卿大臣宜各自投劾。聽去留。用彰盛衰之義。仍各條陳所見。共致消彌。于是御史段汝礪等疏言四事。

一曰崇渾厚以敦治體。二曰正體統以脩職。三曰有狂直以昭激勸。四曰懲姦貪以恤軍民。副都御史王應鵬亦言。國是未定。民生未遂。以小大臣工奉職無狀。義利不審。名實不副。為之也。乞于任職之臣。選中正和平。識治體者用之。而申其經久之法。修其畫一之政。帝皆納之。

朴給事中魏良弼于闕廷。

初良弼巡京營。薦舉材官十有五人。孚敬擬旨下兵部。都察院覆覈之。已而覈有溢語。奪俸三月。至是良弼以彗見疏。列孚敬橫狀上之。乞速罷黜。以消天變。孚敬因自劾乞歸。遂撫前事。謂良弼為

卷十二

五

上

修怨。帝怒。逮良弼朴之。死而復蘇。附錄初兩廣地方盜賊蠭起。辛卯一歲中。奏至九十有七。起計萬有二千餘人。有趙林花者。聚眾千餘。據陽春西山。攻陷高州府。及改名縣。掠其帑藏而去。總督都御史林富。檄不能制。奪俸勸賊。又有黎文貴者。劫鬱林州。許折桂者。出沒海洋。皆嶺外大盜。巡按御史徐錦。吳麟先後奏聞。久未禽滅。至是兩廣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奏言。盜息民安。給事中張潤身劾鸞欺罔。及備倭總兵江賓副總兵張經參將俱縉均曠厥職。乞賜罷黜。下兵部覆議。奪祿不罷。

逮繫南京御史馮恩詣京

初星變勅臺諫官各條得失恩遂上言舉時政之得失以更正張不若舉臣工之邪正以進退遂悉數張孚敬方獻夫右都御史汪鉉罪惡且謂孚敬之姦久露獻夫鉉之姦不測孚敬為根本之姦鉉為腹心之姦獻夫為門庭之姦三姦不去庶政不平雖欲召和不可得也又謂大學士李時為太平宰相翟璽為伴食中書戶部尚書許讚為守成尚書禮部尚書夏言為救時宰相兵部尚書王憲為通達刑部尚書王時中為具臣工部尚書趙璜為廉介吏部侍郎周用為通敏許誥為迂邪禮部侍郎

卷十二

六

湛若水為無用道學顧鼎臣為不局偏長兵部侍郎錢如京為安靜黃宗明為通儒刑部侍郎閻淵為正大朱廷聲為篤實工部侍郎黎奭為滑稽林廷堪為通敏又謂孚敬獻夫鉉適子也臣孽子也焉有適子悖逆父母孽子猶持敬兄之理者乞斬三姦以正不孝父之罪然後斬臣以謝不敬兄之罪以一卑賤博去三鐵以清仕路新政政治亦除舊布新之應也帝怒命官校收繫來京下錦衣衛鞫問

御史馮恩論斬

汪鉉見帝命收恩遂上疏誣恩不法事謂恩以

聞江行部迂道還家路受蘇常二金豚又謂恩舟行遇劫邀匿江干羣盜焚其篋牘隱不敢發又謂恩擅朴武弁縱容胥吏為姦且摘恩疏中李時夏言等語謂為陳言大臣德政當如族誅併下刑部恩復于道中上疏力辯不報既而逮至京下詔獄拷掠無完膚每訊輒朴至死錦衣指揮陸松每下藥餌獲蘇焉後以寢書奏發刑部論罪尚書王時中復銜恩竟附斬比從之長繫待獄

張孚敬罷以災異免也

九月以汪鉉為吏部尚書

卷十二

七

給事中葉洪復劾鉉姦累不宜居家宰帝怒其狂率奪俸二月

帝幸西苑

先是方獻夫薦王道張珩可大用帝命吏部量予翰林春坊官至是幸西苑御迎翠殿召夏言諭舉所知以備翰林之選因製詩及秋日書懷詩各一以賜言

冬十月逮繫編脩楊名及兵部侍郎黃宗明于詔獄初名上言陳愚見以裨脩省謂帝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帝曰覽奏見納忠至意第云奮力自省朕愚不能如曰喜怒哀失中黜陟未當



可明言之名遂上疏劾汪鉉郭勳陳道瀛金贊仁邵元節及欲釋議禮得罪諸臣傳各工役帝怒命錦衣衛收送鎮撫司嚴刑鞠訊追噬使者鎮撫司承望風旨榜掠備至死而復蘇者再侍郎黃宗明上言楊名已經兩訊死而復蘇瘡痍甚復當冬月嚴寒萬一斃於囹圄恐為仁明之累帝大怒曰楊名罪惡死有餘辜即死之未傷吾仁明之治也方究噬使聖不吐實想宗明是矣令收送鎮撫司一同鞠訊

收錄黜革生員

都給事中李鳳來等上言江西督學官張時徽承

卷十二

八

一注書庫知書

望風旨校士非方湮塞化源沮喪士氣乞將黜士子仍舊收錄下禮部覆議從之

附錄御史郭弘化上言採珠之議為害地方上辰天和以動星變乞停罷以蘇民困帝曰珠係御用及各府王妃常需郭弘化如何狂悖妄言戶部亦不參閱俱詰責之御史施山上言大名府名宦如狄仁傑寇準鄉儒如劉安世宜如祀典專祀從之

十有一月編修楊名論戍邊奪編修程文德官出

補邊地雜職出侍郎黃宗明于外郡初名等置對汪鉉即上言乞究邪言以彰國法

帝曰卿抱直盡忠朕心簡在小人浮詞勿以介意楊名上言必有噬使者令潘振等嚴行根究卿宜安心辦事副朕倚畀邵元節亦上言楊名謂有昏夜乞哀臣門者是何主名既無指據詎因為甚乞罷臣封以謝人言帝曰卿辭具見恬退且卿專領道教用布衣風原與政事無與楊名狂悖之言勿庸介意已而潘振等鞠名再四名不勝楚誣服程文德同擬疏草奏發刑部論罪尚書王時中以戍邊上請帝謂楊名指斥朝廷誣害忠賢准令戍邊程文德私相朋比請邊方雜職黃宗明狂率論救調補外任

卷十三

九

一注書庫知書

附錄哈密衛都督札吉字等奏請貢期兵部議令五年一貢夷使勿越三十人從之

十有二月朵顏福餘等夷寇邊

禮部上言朵顏三衛屢次寇邊帝命遼東撫按

官及巡視科道查覈奏報

侯官縣獄囚反殺布政使查約參議楊瑞都指揮王

翱知縣黎文會經歷周煥

侯官縣獄囚盧聖等十有九人越獄殺死約等劫

出羣囚奪門亡去事聞命天下重囚俱禁錮按察

司獄勿寄郡縣

遣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往封琉球中山王

時中山王尚真卒子尚清請嗣遣侃登往封之

北虜道松潘漳腦寇四川西境

西域九十五王入貢

是歲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有五。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王。張孚敬以為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耳。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勅立依稱王。今盡裁奪。恐夷情失望。下覆兵部議。言復上言。西域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等國名部雖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攝。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入貢。天方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三人。餘稱

卷十二

十一 注等處多書

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十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所謂先年稱王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餘王矣。前此所未有也。况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即有同者地名又異。若人與一物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彼若各執賜勅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宜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帝從言言。

卷十二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十三

洧川范守已輯

癸己嘉靖十有二年春正月甲寅懷來地震。召張孚敬入閣進少師。

附錄二月兵部尚書王憲奏請內外奏報軍機及本部議處賊盜勿拘齊日從之。

三月帝視太學。

巡撫南畿都御史陳軾奏獻白兔。

命留內苑飼養今後非正瑞自至者勿奏。

夏四月乙酉帝幸南內召輔臣閱馬。

帝御南城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駒碧玉

卷十三

一 注等處多書

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召輔臣孚敬時獻夫鑒侯重華殿已而召入環碧賜茗飲共閱馬又命至嘉樂館觀花木帝乘玉麟飛青蓋至重華殿進孚敬等于左室賜酒食蟒龍飛魚服帝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孚敬等命各和以獻。

戊子帝幸西苑召輔臣遊觀。

帝先御寶月亭召孚敬時獻夫鑒同遊已而御清醴殿翠芬亭賜孚敬等茗飲酒食錦囊詩扇紅藥花帝製古樂府七言絕五言絕各一章命孚敬等廣和。

五月繫昌國公鶴齡建昌伯廷齡及定國公光祚京山侯元子詔獄

初廷齡以昭聖弟驕蹇多不法睚眦殺人甚眾至是以例傳嗣願觖望而昭聖猶緣故事裁損章聖帝復不憚中外微知之市人劉東山者素陰狡與其黨陳大紳偽為疏草伺謁鶴齡等得且萬金鶴齡不勝恩拒之東山遂誣鶴齡兄弟相視怨望盜大內金錢通慈慶侍人以急變聞帝大怒逮鶴齡廷齡于詔獄又以株連逮徐光祚崔元俱坐繫囹圄大獄橫起矣

六月雪出鼎畢方獻夫罷

卷十三

法寺應劭書

發太倉金于陝西收羅邊儲

戶部尚書許讚上言陝西八府糧稅俱供延寧甘肅三邊之用先年官守修舉歲入每裕未嘗輕發帑金邇年以來災荒頻仍邊餉缺乏發過內帑鹽直三百九十六萬如遇豐年自有贏餘今陝西都御史王堯封請發帑金于腹種收羅芻豆濟邊餉計去日肅三十里寧夏二千延綏千有五百里轉輸復難若于各邊收羅似為長策今發太倉銀一十八萬兩解運三邊乘時秋成收買芻粟專備客兵之用則可以有備無患矣從之

附錄許讚奏言郡縣衛所贓罰贖銀引償稅課等

銀多肆乾沒漫無稽考宜命盡數羅殺貯倉備賑從之

秋七月學士廖道南奏昂補外

時屠事顧鼎臣曰講不至張孚敬謂道南昂不為代議劾之乃出為蘇州湖州各通判

興復甘肅屯田

兵部奏甘肅一鎮孤懸河外歲發內帑難以支持興復屯政誠為急務帝從之命舉幹濟都御史一人副使二人專理屯政

八月皇子生

麗妃閔氏出也帝傳諭內閣朕惟仁義恩威不

卷十三

法寺應劭書

可相掩大義滅親況其他乎茲因寬恤繫赦重罪非王政也卿等故曾謂赦為小人之幸此言恐不可食大禮係奪君父大數係殺人媚人及馮恩等俱不赦宥

逮繫許事岳梁于詔獄

初制勅房評事岳梁承撰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誥文中有益語至是琰奏納易撰字敬見之劾梁任情誇詡帝命收訊

九月席春劄籍

春席書弟也為吏部侍郎初翰林員缺春語汪鑑楊惟聰陳沂可補鑑曰二人曾黨廷和妄議大禮

不可春曰二人實富文學議禮何害鉉曰鸞端不可  
可春不悅而退後禮部右侍郎缺鉉約會舉春  
厲聲曰會舉何為鉉怒大詬之春擲冠于地欲殿  
鉉眾解而散鉉遂上疏劾春當議禮之初實與廷  
和為黨抗疏伏門又為首倡乃得掩覆晚免為幸  
已甚又嘗草疏欲劾季敬及粵兄書沮之揚名狂  
言復為與謀此廖道南深知備以語臣者也今為  
吏部侍郎復欲起用邪黨包藏禍心背主害善臣  
不敢不為言之帝曰朕以書弟屢加擢用乃不  
思以道事君本宜重處姑令削籍閒居永不敘錄  
附錄夏言上言陳侃高澄使琉球恐夷王請留詔

卷十三

四 詳考嚴鈔書

勅宜俯順衷情留與珍收從之

申命按察司官糾彈巡按御史

初張季敬攝都察院申明憲綱巡按御史許糾彈  
三司官其巡按官不職亦許按察司糾彈臺諫官  
勿得挾私報復從之至是左都御史王廷相復題  
請如季敬議帝曰此有成命令各遵行邇來掌  
院官多事姑息不行察覈致令巡按官縱肆抗違  
按察司因循畏怯全不舉行今即通喻達者部院  
官劾奏斥罷

冬十月辛巳星隕如雨

皇子卒

贈諡曰哀冲太子

建繫御史郭宗皋于詔獄

宗皋以星隕之變上言皇上敬天之心無間瞬  
息值此異變不知當何如恐懼何如籌度思防患  
于未然臣緣皇太子故聖懷弗寧不敢遽瀆以  
言此見萬幾出入不愆常度知聖人之心不滯於  
情非凡近所能測識謹冒死上言天變之生或兆  
或應莫知其端惟在人君反躬自責側身修行為  
得其要耳伏乞皇上勿以目前拂逆之事為足  
應而圖之于遠勿以前人附會之說為足信而求  
之于身益廣包涵偏覆之量益降謙冲虛受之德

卷十三

五 詳考嚴鈔書

益崇易簡寬平之政如是而猶有僮來之患臣未  
之信也帝以其疑君欺上逮治之

大同戊卒殺總兵官李瑾

初七月內虜渡河將入寇李瑾議于天城左濬濠  
四十里用邊虜騎總制侍郎劉源清從之期三日  
訖工瑾素嚴苛及承源清指益為桎楚殘忍特甚  
役卒李富子王寶等倡亂從者六七十人遂殺瑾  
還圍巡撫潘倣倣踰垣避匿勅符俱亡諸卒覓得  
倣督令草疏奏請赦宥原

總制劉源清都督邵永帥師代大同及大同亂卒戰  
于城下

初巡撫都御史潘倣上言鎮將用法苛刻激兵悉變請置勿問總制劉源清曰即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下兵部議尚書王憲曰兵豈有悉變者脅從當勿問渠魁可宥乎請下 聖書責源清倣相機撫勦務殄惡逆勿得更事姑息重貽後患倣得命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十餘人縛送源清時源清駐陽和堡移檄大同市曰五堡之變 朝廷處之太寬乃今擒惡殲殺主帥天討必誅五堡遺孽見之皆偶語爾將追理甲申事也洵洵不自安允中搢諸囚詣源清請寢師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師不臨城言者嘖嘖吾不可再襲前轍乃以

卷十三

六

詳字處外書

因屬御史蘇佑而遣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入捕亂黨倣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為諸囚所誣者乃止捕他名八十餘人比晚諸卒悉拒巷不納捕者源清聞之遂督兵進討先遣允中入城諭諸卒曰大師且至能釋兵迎師不問諸卒益譁轉言兵朱屠城煽惑居民至夜羣起為亂倣令允中及諸將禽賊二十餘人眾稍解散比明源清督師斬關入抵城下大肆殺掠橫屍錯城外諸卒遂大亂及五堡遺孽俱變擁指揮馬昇楊麟為渠帥昇麟從之亡何卻永師亦至整隊臨城諸亂卒開門迎敵殺死參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之諸卒曰城外

屍已塞道尚始我耶反覆開諭不聽

出禮部侍郎黃綰為參政尋復原官

先是潘倣見亂大作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聞遁上之劉源清亦奏巡撫諸臣震逆賊抗

王師言官遂劾倣及孫允中各斥罷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上言用兵非計綰言尤力忤輔臣意

喉吏部鉉以他事出綰為參政綰憤懣上疏自列

且指言用兵失計 帝悟命復綰官

虜寇鎮遠

守將王劬禦之斬首百有四十

十有一月劉源清督師攻大同圍之

卷十三

七

詳字處外書

兵部尚書王憲上言大同之變非大發兵勦絕不可張孚敬是其議乃以江桓為總兵官擢參政樊繼祖為大同巡撫往督兵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不合遂上言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曰恐賊無聊北與虜連為患不小不報源清復上言宗室諸官悉從賊是天欲棄此城也兵部是其議請命源清速攻之源清得命乃督兵圍大同百計力攻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事書分督穴城決水灌之諸亂卒城守益堅大掠城中

卷十三終

甲午嘉靖十有三年春正月癸卯廢皇后張氏冊立德妃方氏為皇后僖嬪沈氏為宸妃麗嬪閔氏為麗妃

虜寇大同塞

先是大同亂卒多潛出連虜誘之入寇以脅我師卻永帥師禦之不利殺傷甚多諸亂卒乘城鼓譟應虜復酋數十入城指代府曰師退以此為酬虜留精騎倚角我師餘眾分掠應朔諸處事聞王憲請命源清永繼祖屯師固守勿輕戰其用兵進止

卷十四

一 詳考歷代書

聽永便宜從事仍敕順天保定山西各巡撫官戒嚴沿邊要害勿致疎虞

二月劉源清罷

源清上言請別設總制禦虜而已專攻城守設是其議請從之帝納夏言議不許下御劄曰叛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為卻永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屠城以致逆卒劫囚通虜既云脅從不問又何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地也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患耶今可罪黜二人別遣大臣備虜密禽渠魁庶免老師傷財耳源清

間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馬昇為賊所擁戴威令行城中有郎中詹榮都指揮紀振者亦陷賊內謀為內應乃激昇以大義昇從之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白源清源清佯許之仍欲乘賊懈急破其城潛決水灌其穴穴者不及出皆死昇大恚將不利于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為乃引疾乞歸帝大怒罷之以戶部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

張瓚撫定大同

初以瓚代源清帝勅瓚督勵將士早除先逆以靖地方脅從黨與悉勿問傳諭城中善良自分趨避勿得貪功濫及瓚至大同即下令曰毋攻城吾

卷十四

一 詳考歷代書

將有請也城中俱登陴請曰吾輩非殺主帥者亦無他志畏死自保耳瓚遣主事楚書入城諭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眾皆望闕呼萬歲書仍諭馬昇等以朝廷威德令獻首惡至夜昇與楊麟計禽倡亂黃鎮等二十六人斬之獻首瓚營于是樊繼祖入城駐節都臺以安人心因榜諭城中發倉賑卹縱恣者稍繩以法眾心始定瓚亦馳至城下退諸兵二舍外將士以次上謁明日與御史蘇佑俱入城置飲賞賚城中大定虜酋聞之亦遁去閏二月發內帑金賑宣大被兵軍民及避患宗室初大同變起代府各王及將軍中尉多有避患

出城潛匿民間者及虜眾入寇宣大諸處被掠尤多戶部議賑從之乃發帑金二十萬兩遣官分賑三月復廖道南蔡昂原官

帝祀 帝社稷至壇門顧講官曰五人也何少其二命司禮官覈名以聞張孚敬白 帝曰道南昂外出未補宜以祭酒王徽等補之 帝以侍從之人命道南昂仍復原官

帝視太學釋奠先師

帝以孔子改稱先師服皮弁服謁拜用特奠帛行釋奠禮樂三奏文舞六佾從祀及啓聖祠分奠用酒脯已視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

卷十四

三 詳考處知書

勿徒事辭章祭酒林文俊司業馬汝驥以下賜帛有差

夏四月奪都督邵永官

給事中王與劾永殘民誤國貪殺邀功縱遊擊將軍武淦圍攻大同斬關奪門大肆殺掠以致老弱驚逃城中疑懼詔為屠城之傳幾釀大變官將二人褫職明正法典兵部覆議先奪其官勅明再從巡按北畿御史李新芳徵兵收捕廣平知府李騰霄初新芳按部至廣平將入門卒偕故事發礮新芳素有心疾驚悸退走遂謂騰霄等謀殺御史飛檄真定守備官率兵前赴廣平禽勦又榜諭大名

丁卒有禽得騰霄者予三百金尋收經歷吳尚質至署榜朴備至勒令對簿招騰霄等謀殺狀尚質不從捶死復收廣平知縣周謐下獄發推官楊經鞠訊經阿新芳指論謐謀殺部使者罪死連坐騰霄新芳遂上疏劾騰霄唆使屬官結黨謀殺命使據城為亂潛自逃匿乞速賜禽捕明正國典又遣書巡撫都御史周金同濟除逐金拒之騰霄亦上言酷暴憲臣擅徵官兵捶死無辜唆使貪猾推官屈入重罪知縣周謐亦上言楊經故勘冤獄俱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奏請遣官勘覈 帝命新芳還籍聽理楊經收訊周金見新芳非張益甚

卷十四

四 詳考處知書

檄令守備率兵歸鎮金親巡廣平觀動止士民皆遮道訴謐等無辜俱推官楊經阿意故勘附會成獄經知眾心不與走避新芳署內三日夜不出新芳知金將至列驛肩印攜楊經同走內黃金遂上言新芳不遵憲綱舉措乖違首按知縣周謐繼按知府李騰霄皆密切寓書以求同濟既奉明旨聽理復帶應訊推官及勅印前去署無顧忌臣恐計無所措將追提歲月濫施印文無所不至復効兵備副使楊與依違兩端巧取容悅託故避難構成覺疑俱下都察院詳議已而奪新芳官騰霄不問五月己巳 帝幸南內召輔臣及汪鑑夏言鄭勛同

閩祭器

二十有七日。帝幸南城御重華殿召學士時及汪鉉夏言郭勳同閱青爵酒尊已而賜扇及酒食各稽首起出復留學士敬時出宣宗閱輿地圖詩及御和詩各一章示之

六月南京太廟災

帝意欲勿建九廟勅廷臣議夏言上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處罹回祿皇天鑒德之意聖祖啓後之靈不可不默會于昭昭之表也帝喜令亟起新廟南京太廟不復建遺址築周垣焉時祀併入南京奉先殿

卷十四

五

詳考歷代書

附錄太康縣儒士安都上所撰十九史節略四百七十卷禮部覆奏焚之  
哈密衛都督札吉孛刺奏乞肅州鉢和寺開地一十有六頃五十畝及耕牛穀種國師伯顏孛刺奏乞鹽書協東夷眾俱下兵部奏行總制唐龍巡撫趙載襲無別礙予之南京浦子口鹽盜出沒劫掠商旅南京守備官上言抽選廣武英武飛熊三衛精銳屯軍編立隊伍設總練一人團操巡視江洋聽浦子口守禦都指揮節制下兵部覆議從之  
秋七月建皇史宬重書九朝寶訓及寶錄  
命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欲置金匱石室其中

也勒館閣諸臣重書列聖寶訓寶錄藏之復于欽天閣建石鐫欽天記頌追先閣建石紀祖德詩已而宴儒臣于謹身殿

翟鑒去位

居憂故也

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內地

大掠安定會寧及金縣諸處月餘不去  
附錄山西災沴連年宗藩祿米缺乏巡撫都御史王德明與鹽法御史王昂計出運司鹽鹽分給宗屬準糧米各疏言之戶部尚書許瓚覆議不可乃已

卷十四

六

詳考歷代書

八月吉囊出花馬池塞  
自七月入塞大掠月餘總制尚書唐龍督總兵官劉文徵兵尾之弗敢與戰至是吉囊率眾由青沙峴出花馬池文等徵其老弱及被掠人口斬首四百五十有四龍上捷音奏功兵部尚書王憲覆奏當比王越封伯爵請勅給事中往覈已而覈上寢封陞賞有差亡何巡按御史劾文冒功不問  
逮繫南京主事劉世龍詣京  
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劉世龍上言南京太廟災陛下于五廟神靈奉慰祭告及勅加修省三復天言不勝感激臣有所懷不能自己謹以時



務之重且大者三事上陳伏望 陛下優容省覽  
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勿以詭隨阿諛者為賢能  
勿以正直鯁介者為不肖虛心以防邪佞之欺諫  
己以來忠諫之益則四方聞風莫不感動人心一  
移風尚自美矣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念成才之  
難擴有容之度以言獲罪者原情敘錄不幸而覽  
者量為存卹仍勅諭臣工凡有見聞悉為敷奏以  
裨益一人之聰明培植 祖宗之根本則威德大  
業將與帝王並隆矣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大臣  
為羣僚之表率不宜倏斥倏用因事而械繫或如  
筆楚動威與 國家相關延齡逆豎固不足惜而

卷十四

七 一詳寄原劄書

皇太后垂老之年莫能庇其骨肉于情未安神御  
閣啓祥宮之建固尊祖愛親之盛舉然 五廟神  
靈俟儀無依宜酌量緩急以漸營為其有關於聖  
躬者尤謀之于始以圖其終慎之于微勿俟其著  
則本端而物無不正德威而業日益隆矣疏入  
帝大怒以為譏訕君上結庇逆惡逮繫來京鞠問  
冬十月收劉源清卻永于詔獄

初大同定 帝遣禮部侍郎黃紹往核功罪紹至  
大同卻永欲阻撓之賜言別有法司來核又惴惴  
城中云帝仍欲來親征矣紹乃先疏永姦以聞既  
而嚴激變之由差列功罪奏上遂收源清永下獄

久之論源清削籍永奪級請遷地立功潘徽孫允  
中俱復原職致仕

論曰天城之變視五堡為猶小一番微足殄首  
惡源清奉 命撫勦而督兵橫殺謂之何哉至  
于穴城決水誣宗藩盡叛而欲俱奠于魚腹罪  
不容誅矣卻永武夫不足深責也然亦非獨源  
清之罪張文忠以平潞盜為己功故力主源清  
議王憲從而附和之二人之誤蒼生多矣不然  
以源清縱殺而止削籍何恕耶永嘉之權重矣  
哉

建昌侯延齡論死

卷十四

八 一詳寄原劄書

初鶴齡延齡俱下獄按治數月其詛祝怨望大逆  
事皆無左証獨延齡殺人有驗 昭聖皇太后寤  
迫莫知為計會袁冲太子生 昭聖以延齡請欲  
赦原之 帝益怒將坐以大逆族其家張孚敬上  
言延齡實殺人罪當抵死而坐以大逆族誅于法  
不可且延齡財虜耳何能為逆 帝不聽已而數  
詰問之具對如初 帝決意考問簿昭故事命法  
司會官集議羣臣恐傷 昭聖意議從末減 帝  
不悅竟坐延齡罪斬黜鶴齡為南京錦衣衛指揮  
寄祿閑居實禁錮之已而延齡復有詞刑部尚書  
聶賢稍為開釋 帝怒奪賢俸一年永謝官逮繫

詔獄錦衣都指揮王佐刀為推鞠探得劉東山恫  
惕諸情論誣罔反坐屠龍屠僑等謂東山罪重請  
荷校闕門外昂之不及立旬日死延齡仍坐斬長  
繫臺獄子宗儉及鶴齡子宗說俱置南京沒其賜  
產

論曰我朝威晚之寵無逾二張得禍亦無逾  
二張前此止官都督耳外戚封侯自壽寧始繼  
世分封則二張所擬也當敬皇時二張橫甚  
時時入禁中至寢窺御幄為閹人何文鼎所箠  
敬皇置不問蓋抑之使自斂飭而二張不悛  
效民田廬請官寺益第舍登龍斷市利積金錢

卷十四

九 汪壽寧劄書

忘慮數百千萬不自厭足其斷養姻婭往往  
官府簾獄囚莫敢誰何主事李夢陽抗疏言之  
幾血虎吻賴帝聖明而脫噫亦極矣當是時  
人知其貴盛而不知滅敗之萌固基于此矣乃  
易世之後欲自退輯而積殃已深未易拔去辟  
之投毒食中待時而入吻也况又攫取以吞之  
乎其及也宜矣或曰當是時二張戡甚不敢與  
邵蔣伍宜若無罪焉曰樂盈之不免非耶彼易  
世也猶及况其身乎後之威晚可永鑒矣雖然  
以昭聖之慈而不庇其骨肉帝亦有所弗  
慊也

免戮重囚

時帝欲誅延齡命法司論決爭敬與李時等上  
言昭靈皇太后春秋高倖聞延齡死能不內慟  
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耶  
帝怒謂爭敬曰自古強臣令君若愛死因令我  
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爭敬持不已會九卿錄囚  
闕下汪鉉以私怨欲論殺御史馮恩左右錄鉉恩  
詰對語微以間帝不憚乃命令歲當論諸囚俱  
免刑

十有一月以從叛指揮馬昇為都指揮楊麟為指揮  
使移置武昌福州衛

卷十四

十 汪壽寧劄書

樊繼祖上言馬昇楊麟始因叛卒擁戴拒城固守  
抗敵王師既而寤悔悟協謀內應禽獸首惡誠  
所謂罪之魁功之首也下兵部議王憲謂二人功  
罪昭然宜宥罪賞功量移內地庶遵尊不生邊警  
可息從之乃以昇為都指揮調武昌衛麟為指揮  
使調福州衛

附錄巡撫保定都御史周金上言李新芳之橫乃  
左都御史王廷相為之主護使有所怙恃養成其  
惡廷相亦計金自生疑慮誣及臺長乞各罷歸下  
吏部議汪鉉請遣給事中王禎刑部郎中李權會  
核新芳騰賈事金廷相各留供職從之

巡檢盧蘇殺田州判官岑邦相

初邦相歸田州盧蘇矜與復功專橫特甚邦相不能制漸有節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糾眾伐蘇敗還蘇遂劫土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燬其屍都御史陶諧受蘇誑言邦相病死奏立邦彥子芝遣歸田州猛仲子邦佐爭立鄰兵耶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江震事聞下督府核其故都御史蔡經恐朝廷復用兵乃上言邦相不孝且虐下蘇因眾怨殺之乃置不問

卷十四終

卷十四

一 江寧縣志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十五

涇川范守己輯

乙未嘉靖十有四年春正月復革京通及徐淮倉提督內臣

嘉靖初各倉內臣俱革後李宣黃緣外戚復提督京倉給事中孟奇力諫不聽已而復以王奉李慎督京通二倉徐淮臨清亦漸復用及張孚敬議革鎮守監鎗市舶各內臣獨不友宣等以故王奉李慎恣肆曰甚至給事中管懷理等上言大監王奉李慎大肆營餐橫行科索輦轂之下竊柄殘民乞革還勿補下戶部議尚書梁材覆奏我朝酌古定制監局等官供事于內府部等官分治于外具載祖訓體統截然若京通等倉實皆戶部職掌督收則有侍郎郎官巡視則有監察御史綱舉目張萬世無弊宣德正統以來始用內臣亦止一二而已正德間陸續增置一羊九牧需索多門虐害輒卒漕政大壞皇上銳意釐革量用數人而奉等多方掎剋病卒剝民至于臨淮等倉俱有內臣管理宜一體革還復我聖祖設官分職之典成陛下先明正大之業從之

奪駙馬郎景和投獻田地

景和聽斷養孫惠等從史受小民投獻田三百八

卷十五

一 江寧縣志

十九頃隸安州三角定諸處事間命給事中薛宗鑑按覈明實請奪其田募民承租徵租銀歲解太倉帝從之收孫惠等法司鞠訊景和戒殺

莊肅皇后崩

武宗后也諡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

二月初建九廟

初夏言請定七廟額謂皇上復古廟制正太祖南向位則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太宗功德隆赫特建百世不遷之廟宜曰文祖世室在三昭上仁宗宣宗各為昭穆第一廟英宗憲宗為昭穆第二廟孝宗武宗為昭穆第三廟

卷十五

二

庶為萬世不刊之制帝從之仍命孝昭穆遞遷之義既而工部計費約用白金一百二十餘萬兩欲加徵于民災歲難料且緩不及事乞借戶兵部糧稅馬直數十萬先備急用徐開輸粟入監例次第補還從之乃卜二月八日己亥興建先期告廟帝曰廟制已稽郊祀數歲矣甚非事天尊祖之道其如期速建已而帝御文華殿西室召張孚敬李時夏言諭曰建羣廟本為尊太祖而太廟專祀太祖乃廟廷塵蕪禮宜崇飾言請卜日併飾從之

編修唐順之以主事致仕

初順之為吏部主事選授翰林編修帝命順之校閱實錄寶訓順之移疾請告下吏部議汪鉉覆請應否放還帝曰唐順之方改吏職見校訓錄輒自移疾其以原官致仕

王憲致仕

三月以張璫為兵部尚書

頒御詩于羣臣

初帝幸南內召張孚敬李時汪鉉夏言及郭勛同遊翌日孚敬時鉉言各作奉制記樂賦以獻帝亦作詩一章命曰御制記樂同述又為作序曰御制詩賦集序內閣繕寫成帙附諸臣奏賦其後命

卷十五

三

曰御作詩發工部刊摹成書頒示兩京羣臣

策士奉天災

對策者三百二十有五人賜韓應龍等及第出身

張孚敬致仕

孚敬在閣日久疲軀屢作連疏乞歸帝留之愈堅孚敬陳乞數四帝察其真疾手自合藥遣內使齎賜之孚敬飲藥奏謝益稱疾篤帝不得已乃許致仕去已而遣行人齎勅送還月給廩八石歲給輿皂八人命有司以時存問

夏四月乙未初賜百官食麥餅

初緣佛氏說是月八日賜羣臣食不落夾帝厭

其名不馴命于五日薦新參于內殿因為麥餅賜  
羣臣食自是歲以為常

### 大興隆寺災

御史諸演因請順天心絕異端乞勅禮部申明禁  
約蓋毀天下佛像革僧錄司下禮部夏言覆奏改  
僧錄司于大隆善寺併移姚廣孝神位散遣僧徒  
隨住各寺還俗者聽

### 遼陽戍卒亂巡撫都御史呂經請戍邊

時管操都指揮劉高德查撥屯田清覈侵占諸卒  
不便者遂倡亂誣都御史呂經重法厚斂剝害士  
卒乃聚眾譁譟盡甲而馳欲執高德殺之尚德走

### 卷十五

四 遼陽戍卒亂

免都御史呂經杜門不出諸卒圍其署鼓噪不已  
經懼踰垣遁去諸卒執之置都司署內閉錮之事  
聞兵部尚書張瓚愬大同之變論經激變邊軍請  
戍邊御史曹作論救不報

### 帝選庶吉士于文華殿

初張孚敬議革庶吉士不復選至是孚敬去李時  
請復舊制帝從之親命題試諸進士于文華殿  
取庶吉士三十人送翰林院讀中秘書

### 復召費宏

### 五月建啓祥宮

帝以皇考獻皇帝誕降宮中乃因其地建啓祥

宮以伸永慕又于內作清虛欽安等殿以祀真武  
作天一門以嚴慶瀆

### 六月吉費入翰林塞

### 肆掠內地

### 御史馮恩請戍邊

初恩論死繫刑部獄癸巳秋汪鉉欲甘心恩時會  
官錄囚闕下刑部械恩至鉉張目視之恩向闕跪  
伏鉉叱令兵馬拽恩東向跪恩挺立不屈鉉攘臂  
曰若請死為厲鬼殺我我且先殺若若白上帝殺  
我耳恩曰吾就死亦臣子受命而然爾安得殺  
我鉉大怒曰若在獄中受人覬覦此豈道誼之士

### 卷十五

五 汪鉉欲殺恩

耶恩曰此患難相耳耳吾豈有好官爵與人入豈  
與我買爵耶爾受某布政使金若干保為都御史  
受某某寶玉帶金珠若干起廢擢用搖亂國是罪  
不容誅反欲污我清修乎鉉攘臂踴躍欲下扑之  
恩亦大詬不止鉉遂署情真字于紙尾謂眾曰任  
先生開釋吾自定矣左都御史王廷相曰祖宗  
朝百六十年不殺言官難自今日始且法當殺則  
殺之如先生言是以私殺之也鉉不聽竟署情真  
字武定侯郭勛亦從之已而帝廉其狀是歲免  
刑久之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冤子行可上言請  
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復至長安街刺臂血

書奏自縛顯閣下通政使陳經見而哀之乃為引奏帝為動容下刑覆鞠至是暑審尚書鼎賢左都御史王廷相各上言恩應詔陳言伸此抑彼非頌大臣德政者法無死律可坐且子代父死情亦可矜乞從末減帝從之乃論欺罔罪編戍雷州

秋七月汪鉉罷

給事中孫應奎馮汝弼御史曹達王廷各列鉉職橫狀交章劾之且述荅誼曰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鉉仍上疏謂應奎等挾私罔上已而劾者連十數上鉉迫乃乞致仕許之時文選郎中呂希周已遷通政使矣尋亦罷去

卷十

六

寄監御史

陳侃上使琉球錄

侃與高澄還自琉球乃撮其山川風俗人物及夷語更字為錄以進命付史館附錄給事中楊傑上言達文時死節諸臣齊泰鐵鉉張紘黃子澄等忠義凜然宜永附史局及加官贈諡錄後立祠尚書夏言覆奏傑所列死事諸臣皆當時誤國有罪者太宗名為君側之惡聲其罪而誅之楊傑新進儒生未諳事理所奏難以準擬帝怒其狂妄原之

初命貴州開鄉舉科

初貴州諸生附試雲南跋涉艱阻至是巡按御史

王忬上言乞自開科從之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有五人

增設廣寧衛儒學

巡按山東御史王時平奏設廣寧右屯衛儒學從之

八月吉囊入榆林塞

守將梁震擊敗之乃去

附錄初古北口參將魏祥禦虜戰歿至是詔入祥褒忠祠祀之

九月命南畿江西湖廣折運漕糧

戶部尚書梁材上言蘇松淮揚等府及江西湖廣

卷十五

上  
江寧府志

地方今歲荒歉免運艱難宜改折漕糧一百一十五萬石以寬民力從之

附錄提學御史方一桂奏禁詭異冠服從之

冬十月選補嬪御

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嗣乞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從之

啓祥宮成

夏言上言啓祥宮及欽安殿天一門俱成擇日祭告乞命輔臣費宏李時及董役官郭勛林廷棉甘為霖陪祭從之

十有一月廷津民李拱臣獻女納之

拱臣白通政司有女端麗堪充下陳轉送禮部夏  
言以請帝曰此非大臣獻諛當從所願後拱臣  
送女至京言請擇日選視帝曰此淑女至京適  
值郊享殆天意也不必擇日送館徑進大內可也

卷十五終

卷十五

八  
江寧府志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十六

有川范守己輯

丙申嘉靖十有五年春正月泰和伯萬言卒

泰和伯陳萬言卒其適孫書乞襲祖爵吏部侍郎

張邦奇上言外戚封爵例止終身宜革除之帝  
命書為指揮同知帶俸錦衣衛

二月廖道南獻九廟禋頌

道南時為侍講學士上言臣于九年十月十五日

恭蒙勅諭纂修祀儀成典奉欽定條目自天地日

月神祇帝王社稷及禘祫先師先農諸祀悉為分

類會萃成書首冠祀壇圖制及宸翰詩歌中書禮

卷十六

一  
江寧府志

儀禮器樂舞章未附諸王表箋羣臣疏頌咸自聖

裁今廟制已定宜與郊制並隆廟儀已創宜與

郊儀並紀茲九廟肇成謹撰禋頌九章併臣原

議上獻帝命以頌議付史館餘下禮部

三月辛酉帝如天壽山

帝欲擇壽域乃奉皇太后謁山陵遂幸十八道

嶺躬自相地大學士李時禮部夏言講官顧鼎臣

謝王張璧廖道南蔡昂武定侯郭勳扈從士戌祀

文皇帝于平臺山是日回鑾駐沙河行宮晡時

火起夏言行帳上延熱郭勳李時房帳俱盡言所

收奏章五通俱焚之翌日還汎舟西湖帝製汎

舟賦命從臣和之至京李時郭勛俱具疏謝被火罪言獨不謝帝切責之言乃輸罪

夏四月作幽宮

勅諭工部曰朕法皇祖故事預作幽宮茲擇地于長陵左諮問臣民合詞當建其從之

五月己未帝召輔臣李時禮官夏言及武定侯勛汎舟西苑

帝以五日率先朝故事汎舟西苑特召時言勛侍行先命太監章壽賜以艾虎絳索牙扇等物帝至御龍舟命時言一舟勛一舟自芭蕉園歷玉璫金鰲橋至澄碧亭頒賜御般又命捐人蕩漿近龍

卷十六

二

舟顧問已而賜宴無逸殿乃還翌日時等表謝以為自宣宗賜宴義同遊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後追此乃再見云

以禮部郎中陳虎為岳州知府買外郎楊儀為四川僉事尋留服原官

時麓為主客郎中儀為稽繕買外郎吏部以為不職俱外補之禮部尚書夏言上疏力留帝命仍服原官

建慈慶慈寧宮黜禁中佛像及佛骨佛牙諸物時帝欲除去禁中釋殿以其地奉建慈慶慈寧二宮命廷臣集議僉以為可帝即命撤之尋召

李時夏言入視大善殿見金範佛像不下千百皆命銷毀具几案懸度金函藏貯尚多佛骨佛牙諸物言退上疏力請焚瘞帝從之于是禁中邪穢遂斥殆盡

六月勅祀姜嫄后撥于武功

巡按陝西御史周鈺上言武功縣即堯封后稷有邠之地與稷母姜嫄各有廟祀里民歲時祭之第未入祀典宜賜修舉下禮部覆議從之命翰林院擬廟額祭文西安府修飾遺廟武功縣春秋致祭仍飭廟戶一人守視之

秋七月逮繫順天府府尹劉淑相于詔獄

卷十六

三

有費完者禮官言姻家也為順天通判以言故縱事肆數凌淑相淑相疏完橫因及言惡狀上之言奏辯帝怒淑相收置詔獄鞠問已而言官劾言以十數上言具疏乞歸帝慰留之

附錄御史徐九臯上言乞購遺書藏中秘及召見講讀侍從諸臣以備顧問帝下旨曰書籍已充棟第學者不力究耳召見亦虛文俱寢之

遣錦衣官視張孚敬疾兼諭入朝孚敬道病復歸斷藤峽盜殺戍卒

初王守仁平峽盜以岑猛子邦佐為武靖知州使請羣孽邦佐不能輯眾且墨得盜賂即曲庇之峽



北盜遂復猖獗有侯勝海者為亂首指揮潘翰臣誘勝海殺之勝海弟公丁聚眾縣城下僉事鄒閔參議孫繼祖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參將沈希儀以為需春水長順流下乃可撲滅不聽閔繼祖以千人往擊之盜遁散斬一魁羸而還遂言盜已遠去請置堡戍之堡成閔令土洞黃貴章香以三百人往戍初貴香利勝海田廬故憊慝翰臣殺之至是閔復令貴香取勝海田廬不禁于是諸獠俱恚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嘯聚二千餘人夜攻堡城破之殺戍兵二百人貴香走免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閔與繼祖以啓覺罷旦亦代去

卷十六

由  
詳考實錄書

帝命侍郎蔡經督兵討之

皇史宬成

以工完加郭勛太師李時夏言各兼太子太傅賞金綺有差

八月以霍鼐為南京禮部尚書

初汪鉉罷鼐以吏部左侍郎攝吏部事疏言擴太公贊聖治諸事欲以翦剔積弊而行不逮言頗恣為多右侍郎張邦奇歷數其私大詬之鼐懼夜求黃宗明置酒和解至是南禮部缺人廷舉鼐為陪貳帝特注命之鼐大不悅以為奪我吏部柄鞅鞅而去

九月重書 寶訓實錄成

加監錄官郭勛為光祿大夫左柱國李時少傅改謹身殿大學士夏言少傅顧鼎臣太子太保以許讚為吏部尚書

庚申冊立妃嬪

冊二貴妃沈氏王氏三妃江氏陳氏王氏四嬪余氏徐氏王氏盧氏

帝如天壽山

奉還 孝肅太皇太后神主于 裕陵 孝穆皇

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于 茂陵各享殿也

夏言李時等扈從還告 祖考于內廡

卷十六

五  
詳考實錄書

冬十月戊子皇次子生

昭靖王氏出也布詔天下及朝鮮覃敷錫宥

更世廟為 獻皇帝廟

帝諭夏言曰朕思 皇考廟名似不大安 太宗

百世不遷故名文世室恐 皇考亦敦讓 太宗

宜別擬議且世之一字來者或用作宗號今施于

皇考徒擁虛名此非朕貶親恐後亦有議耳可

會郭勛李時詳酌之既而又諭曰 皇考廟止題

稱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推尊之意言即上奏

曰按禮天子諸侯始祖廟曰 太廟子孫世祀之

若昭穆厚廟親盡遠遷唯有功德者別 立廟祀

百世不遷名之曰世周之文武世室是也我皇  
考獻皇帝篤生皇上雖比跡高周之契稷而前  
有文皇既稱太宗義當尊讓後有聖帝必為  
世宗理宜虛族是世廟之稱皇考在天之靈必  
不欲當也况世之上不冠以謚世之下不承以宗  
考之前古亦未經見今欽定為獻皇帝廟庶義  
明祀正而萬世之公議定矣帝從之命以所議  
付史館

湛若水上二禮經傳測

若水時為南京吏部尚書纂二禮經傳測上獻下  
禮部閱視夏言謂其以曲禮為經與孔言相戾

卷十六

六

帝曰既與孔子相戾不可傳示後學已之

帝奉章聖皇太后如天壽山

帝以奉遷三后主于二陵乃奉皇太后往行奉

慰禮夏言等慮從實賁有差

十有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

夏言據宋儒程頤議請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

始祖從之

費宏卒

宏卒于官贈太保謚文憲霍韜素鄙宏且銜夏言

因上疏劾言為宏請謚增減名實法當生斬又謂

宏謚文憲祀憲宗廟號亦當改正給事中錢徽

亦奏如韜言大臣不宜相構先是大同之變韜

議當用大失及羅城策夏言折之以為不可及韜

東亂韜令林希元建議當借朝鮮及朵顏兵屠之

復不用亦疑為夏言所阻既而出補南部恨言尤

深故劾言當斬且謂與給事中李充燭等共為姦

黨受費完賂排擯劉淑相下獄諸惡帝置不問

夏言因上疏乞歸因言韜顯擅選官為可斬之大

且曰成周之臣皆文衛武魯成齊康楚宣秦穆不

為文武成康宣穆諱惟其行不惟其分此周道也

我朝彭時宋濂黃福劉大夏俱謚忠宣是犯

宣宗許進謚恭毅是犯武宗楊守陳章懋儲懋

卷十六

七

文懿是犯懿祖必若韜言皆當改正矣帝慰

留之

十有二月九廟成

帝以工完蔭太監高忠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揮

僉事加郭勛歲祿三百石李時夏言各兼太子太

師蔭一子正千戶

以夏言為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閏月初定宗廟禘祫特享諸禮上昭聖章聖

二太后徽號

九廟既成帝乃定五歲一禘祀皇初祖于

太廟以 太祖配每立春特享 祖宗于羣廟三  
時合享于 太廟季冬大禘于 太廟 皇考止  
舉時祀已而上兩宮徽號 昭聖曰恭安康惠慈  
壽皇太后 章聖曰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乃布  
詔天下曰朕創昭穆羣廟以祀 祖宗彰 太祖  
為專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著功  
德享祀百世更創 皇考廟曰獻皇帝廟止修時  
祀以避豐穰之嫌由是致孝慈闡恭上徽號慶禮  
既備推愛宜頒云

初祀先醫

帝作聖濟殿奉安先醫之神歲時致祭

卷十六

八  
詳考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六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十七

涇川范守己輯

丁酉嘉靖十有六年春正月癸卯皇三子生  
是為 穆宗莊皇帝康妃杜氏出也

附錄御史張景勅祭酒許成名賄賂潛通司董費  
承敘同流合污下吏部議尚書許瓚覆題摸稜持  
兩端 帝曰吏部權衡所在宜有定論仍再擬奏  
瓚乃擬宜留用 帝從之命成名等砥礪振作以  
圖後效

三月毀湛若水書院

御史游居敬上言乞戒邪僻大臣以端士習謂王

卷十七

一  
詳考歷代通鑑輯覽

守仁以致良知為學湛若水以體認天理為學皆  
祖宗儒陸九淵之說稍變其辭以號召喜名媒利  
之士然守仁謀國之忠濟變之才猶不可泯彼若  
水者一迂腐之儒耳而廣收無賴無廉介之節私  
創書院為不經之行聽其言亦近是考其行則大  
非也乞加罷斥仍行禁諭以正人心下吏禮部議  
尚書許瓚嚴嵩會奏王守仁已經禁約難再別議  
湛若水自守南雍以來間有生徒附和標榜居敬  
所列未免責備之過耳若水年已七十屢次乞休  
奉有明旨留用亦難別擬 帝曰若水既有成命  
乃私創書院宜置于理姑不問今有司毀之

議建離宮

帝欲于沙河建立離宮。勅工部計直非七百萬不可。帝命庀材鳩工以待修營。

夏四月議討安南

安南自黎利得國後。六傳至暉。為其臣鄭惟鍾所弑。有諒山將陳嵩殺鄭惟鍾自立。復為陳真所逐。退走諒山。陳真鄭絃等共立魏嗣國。遣真攻嵩于諒山。嵩病死。其子昇復據諒山。有荆門人莫登庸者。世業漁。以武舉為陳嵩參督。自拔歸諒。屢立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乃以重賂賂諒左右。諒舉已典兵柄。既而漸橫。妻諒母。除諒左右皆易以親信。

卷十七

三 諒山廢物書

乃退居海陽府。諒忿起兵攻之。不克。敗走清華。登庸乃立。諒弟應實諒母妻登庸後所生也。已而登庸醜惡。死自立為帝。改元明德。嘉靖九年復傳位與子方瀛。自稱太上皇。時黎諒尚保清華。屢遣使來告變。道梗不達。已而登庸奪清華。諒走又安。又以兵迫走老嫗死。故臣黎峒等立其子寧。甫七歲。居清化之水州。遣陪臣鄭惟儉來奏登庸篡立狀。帝欲討之。以郭勛議不合而止。及皇子生。頒詔外國。以安南道梗傳不發。至是大學士夏言請問安南罪。下廷議。羣臣紛紛不決。禮兵部謂登庸弑主僭竊。阻逆朝貢。法所必誅。請命帥討之。羣臣多

謂彼中要領未詳。帥未可出。宜勅邊臣體勘。且傳諭登庸。如能悔罪輸忠。許其款服。戶部侍郎唐胄獨謂帝王之于夷狄。當以不治治之。自安南有內難。兩廣遂少邊警。自古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必罷敵。中國為黎氏復讐。帝竟主討議。且勅邊臣先體勘之。

宥戍邊諸臣還籍。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邵經邦馬錄馮恩呂經不宥。

給事中田濡奏請廣遣戍之故。下刑部議。尚書唐龍覆言。累年戍邊諸臣。楊慎等三十三名。馬錄等一百九名。遇蒙恩宥。本部題請多已放還。未宥者

卷十七

三 諒山廢物書

獨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邵經邦馬錄馮恩呂經八人耳。田濡所惜。正在于此。今查慎等俱為大禮錄為大獄。呂經激變遼卒。馮恩進言狂率。俱編行伍戍守遠荒。固彼自取之罪。但慎錄等編發俱已十年。顛沛既久。創艾實深。况豐熙年近七十。劉濟已死。戍所呂經革弊乖張。亂已旋定。馮恩進言狂誕。心亦無他。乞俯從眾請。宥此七人。各與生還。或將慎錄二人量移近地。實皇上浩蕩之恩。諸臣望外。再生之幸也。帝曰。楊慎馬錄等仍不放宥。五月。謹身殿災。

時雷火着殿上。燬熟諸蓋。帝諭輔臣及禮官勅

勸百官同加修省御史何惟栢上言。陛下因雷火之熾。反躬自訟。此深察天心之微。求治保安之機也。然明僻數于天人之故。則莫急于節一己之欲。以得天下之心。數年以來。災異疊見。居者多菜色。勞者填溝壑。流離困苦。無所控訴。邊儲帑藏。內外告竭。陛下修省之餘。留神獨斷。亦酌緩急之序。折利害之祥。熟思之而已。夫兩宮山陵之建。勢不容已。沙河功德之役。亦在可緩者。沙河以七百萬計。功德之役。亦不下二百萬矣。安南軍餉。亦不下四百萬矣。臣恐雖有聚斂之臣。亦無所施其術也。乞緩沙河功德二處。以併力兩宮。安南之征。慎

卷十七

四 注帝歷事

于謀始。則民心不搖。天心自享矣。疏入。不報。附錄。時禮部選譯字諸生。嚴嵩要貨納賄。視為去留已。而苞苴盈門。故高其價以脅取之。御史桑喬等疏列其狀。嵩奏辨。以為求白心迹。胡汝霖上言。大臣被劾。不宜奏辨。以喪廉恥。從之。然竟置不問。

秋七月。文選郎中楊育秀請補外。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劾育秀賄賂公行。以書奏承。舍關通請託。每承舍求書奏疏。先餽白金二十兩。方為收用。下吏部覆覈。許讚謂吏部嚴重。清議俱存。顧承舍之役。開納止八十金。而乃以二十金求入書奏事之有無。亦易見矣。奏上。帝謂讚繁辭。

曲護奪俸二月。育秀降級補外任。革去承舍書奏。止用國子生。

八月。奪霍韜及給事中尹相等祿俸。

南京給事中尹相等劾。韜悖慢。怨望。丁祭先期習樂。縱飲于太常。且取魚。湖中移酌。松下有戾官。常宜加斥免。下南京吏部都察院會核其事。已而覆奏。謂韜位居大臣。量鮮休容。職司邦禮。矩度疎濶。尹相等以傳聞。與奏言。亦過當。復下吏部詳議。許讚覆奏。霍韜習樂飲酒。固太常故事。移酌松下。未免褻觀。既經部院核明。莫逃洞燭。帝謂霍韜取魚。移酌失大臣體。奪俸四月。尹相等言辭過實。奪

卷十七

五 注帝歷事

俸二月。

勅雲南兩廣守臣會討安南。初。命邊臣體勘安南事。又勅錦衣衛遣官使彼國。察之久。未得要領。已而雲南巡撫都御史汪文盛與世守雲南沐朝輔招致安南夷人刀鮮等。為我間謀。搜緝彼中刺事者。亡何。登庸遣偽知州阮環等八人。潛入雲南。偵我兵進止。刀鮮等執之。併獲偽印一方。偽大誥一通。致文盛處。疏聞于朝。兵部請梟獍于邊。以威登庸。帝曰。登庸篡奪黎氏。偽作大誥。罪在不赦。即勅雲南兩廣鎮巡等官。預整士馬。協力征剿。刀鮮等各與冠服。仍賞白金三十

兩汪文盛沐朝輔各降勅嘉之

附錄蜀王奏四川都指揮使劉永昌恣肆不法假  
鮑玉帶鹿鶴披索財物與承奉周琦構卻不已下  
刑部覆議奪永昌官三級別用之

奪陝西總制劉天和祿俸

天和上言宜自徐斌水至鳴沙洲百有二十里改  
築新邊移紅寺堡于邊內下兵部議張瓚覆言疆  
界不可輕棄軍堡未易撤移先年河套失守遽為  
虜蒙今復欲捐邊地則退一寸失一寸甚非計之  
得也帝曰移築邊垣先年屢行重勞邊人迄無  
成效劉天和蹈襲故轍擅興妄議本宜重絕姑奪  
卷十七

俸半年

九月逮繫應天典試官江汝璧歐陽衢于詔獄革應  
天鄉貢士應制南宮

初應天呈到試錄禮官嚴嵩劾其品儻文字不填  
主名為大不敬大學士夏言又謂發策以國家  
戎紀為問所對多譏訕語當置于理遂命官校逮  
繫汝璧衢于詔獄其提調官孫繼揚離何宏沈應  
陽俱命南京法司即訊同試官舒文奎等各在所  
附錄巡按山東御史李松上言沂州寶山開礦七  
十八處採砂銷鑄白金一萬一千三百餘兩今礦

脈將絕欲將龍爬山石井山次第開採恐復微細  
徒費財力下兵部議行勘覈帝命撫按官極力  
採取因責戶部推諉姑原不問

清嚴蘇湖杭嘉松常鎮江田賦

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顧鼎臣上言蘇湖等七府為  
田賦淵藪供需甲天下而州縣都團各有總胥糾  
結黨比那移飛灑欺官蠹民歲侵萬計嘉靖六九  
年兩勅清覈未有一人奉行德意乞申勅撫按官  
勒期舉行務臻實效下戶部議尚書梁材覆言財  
賦出於東南而蘇松嘉湖等府視他郡為尤重田  
賦定于版籍而欺隱飛灑等弊在今日為尤多以  
卷十七

致細民產去而稅存上戶多田而寡賦害及民生

大虧國計宜咨撫按官督率守令次第清理從之  
附錄巡按廣東御史余光祚遣官入安南責令稱  
臣復上奏妄引五季六朝等語帝怒奪俸一年  
冬十有一月下巡按廣東御史余光祚于法司即訊下  
廣東布政使陸杰參議余錢按察使蔣詮副使鄒守  
愚于巡撫官即訊

禮官嚴嵩指摘廣東試錄謂體存故可以厚本用  
利故可以明徵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徵故可以敷  
舞等語參錯不經飛衛紀昌道遇文射及黃郊紫  
微碧虛子之問答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不

道口指俱矣體格。帝怒命監臨官余先法司鞠問提調官陸杰余銀監視官蔣淦鄒守愚巡撫都御史鞠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鞠問。

十有二月以郭英侑享太廟。

初禮官夏言上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于朝廷魏祀尚書令于太祖廟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人或四三人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不必武功也我朝二祖開創固有功臣仁宗以後無事武功其間贊翊治平豈無魏徵李沆其人乎今侑享二祖廟十有七人內惟基廣孝文臣耳自後六廟缺焉無間乞下廷議考

卷十七

八

求六朝文武大臣功在當時澤及後世者請上裁定。帝不許至是武定侯勛上言乞以其祖英侑享高廟下禮部集議。會云不可給事中邢如默戶部侍郎唐胄各上言廟祀諸臣位次且不可易況有無之額敢增損乎勛遂言往年進基侑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臣祖武臣乃紛紛阻忌如此帝是勛言命英從祀先是各功臣位次俱以爵序及基入乃以伯爵位公侯上。帝不悅曰何上基而下英也。令禮官考議仍以爵序于是列英河間東平黔寧三王下永義侯上基列永義侯下矣。

卷十七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十八

涇川范守己輯

戊戌嘉靖十有七年春正月壬寅帝祈穀于大祀殿甘露降龍溪縣。

二月戊辰帝如天壽山。

春祀山陵也是日宿沙河宮癸未還京。

三月巡按福建御史李元陽奏上甘露。

帝以頒賜內閣及文武大臣。

策士奉天殿。

廷對袁燁等三百有二十人賜茅瓚等及第出身。

附錄三月給事中呂應祥上言大同兩因兵變競

卷十八

一

效頹風官吏百計貪緣以倉場為奇貨商人一通關節視盤驗為虛文宣府一鎮總理分理同克同心經收監收即如同氣併殿而漫誨盜積弊已深包舉以啓羣奸良法俱喪乞勅戶部詳議盡祛宿蠹將指揮王序取鎮等收繫鞠問新犯曹伯鈞周世亨韓章等早正典刑下戶部覆議從之。夏四月南北畿山東陝西福建湖廣大旱戶部上言各處饑民流聚京師宜令大興宛平二縣分地查覈錄名呈部人給太倉義米三斗責令還籍給事中曾挺等上言諸路俱有旱災而順天永平為甚饑民間有大役剗畝就工乃今饑死城

陽日數十人通會河側屍骸枕藉乞急發內帑救卹及行各處多方賑貸從之

復設各處鎮守內臣革臺諫官監收錢穀

武定侯郭勛條上通選法用人立稽考惜民財蘇困若諸事因欲復鎮守內臣革監收錢穀科道官下六部議吏部許讚刑部唐龍工部溫仁和俱謂勛言體國愛民為必可行戶部尚書李廷相謂科道以諫諍糾察為職監收錢穀實非所宜其欲令內臣監督礦課亦倦倦為國足財之意也惟兵部尚書張瓚言皇上即位初詔有云凡織造燒造及內地邊關各分守守備內臣盡革還京及御

卷十八

二

史汪周毛鳳韶郭弘化廖自顯熊爵李朝綱都給事中張潤身侍郎林富都御史黃鍾劉天和等前後奏捕各鎮守內臣贅養殘酷剝喪元元俱奉明旨裁革永不差遣且原非太祖舊制郭勛所言不為無見臣等查有前旨不敢輕議帝下旨曰各鎮守內臣不係太祖舊制姑暫選用不許作威喜事兩京內府錢穀原無科道官監收即令革去

庚戌帝如平臺山

初帝以平臺山為文皇帝駐蹕之所命構亭名曰聖蹟至是成帝躬祀文皇于亭中壬子禮成癸丑御沙河宮頒食從臣甲寅還京先是辛亥

御行宮有火延燒中書官及夏言行帳羣臣奏疏復燬言請各官補奏補從之

甲子大雩

帝以春夏不雨躬禱雩壇御製祝文燕之不應帝復于宮中默禱己巳大雨自曙連暮羣臣表賀五月申毀天下書院

吏部尚書許讚上言近年撫按兩司及知府等官多將朝廷學校廢壞不修別起書院動費萬金徵取各屬師儒赴院會講初發則邑里治裝及舍則郡邑供億科擄尤甚日者南畿各處已經御史游居敬奏行撤毀人心稱快而諸路未及宜盡查革

卷十八

三

如仍有違立者許撫按官據實參劾帝以其悉心民隱即命內外嚴加禁約毀其書院集議明堂秋享禮

有揚州府通州同知致仕豐坊者上言請復古禮以隆聖孝謂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為宗以配上帝又謂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祝拜君上以尊朝廷勿寄位釋宮有數體統下禮部集議尚書嚴嵩上言明堂之禮諸儒傳論不一其制其地眾說不同臣惟明堂圓丘皆以事天也今大祀殿在圓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享之禮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于



侑享之禮詩傳以為萬物成於帝人成於父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迄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至于錢公輔司馬光孫忬程朱諸賢所論又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帝第按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容有所弗宜矣至于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恐皇考之靈有不容安不敢妄議以冒陛下其今天下各建明堂無補崇嚴適滋煩擾惟聖明裁定帝以示夏言言不敢擬議帝曰明堂秋享宜于奉天殿行之其配享仍擬歸一之議以聞皇考稱宗

卷十八

四

詳考歷代書

不為過情何在為不宜也復命集議嵩乃上言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侑享允合周道垂訓無極帝嘉納之

附錄初張孚敬還居里中病廢手足不仁有從子郡者竊勢自弄嗾致人田廬婦女里中苦之巡按御史張如員上言孚敬痿痺皆無復知識從子郡志窮荒度謀肆吞噬謀求盡于錫鉢剗削入于骨髓流毒一郡積害十年乞下法司按覈以彰國典孚敬亦上疏許如員不職狀員復上言羣姦畏罪假託大臣污穢憲職乞下法司從公勘覈如孚敬言是且甘受鉅錢之誅如臣言是宜繩孚敬以

為大臣不法之戒仍將張郡明正具章以慰溫民俱下都察院寢之

龍江諸衛運卒持董運主事鄭質夫

南京龍江等衛領運指揮陳欽劉憲等督率衛卒兌運江西漕米欽憲貪婪不法勒索社首湮耗籌會等項錢穀社首倍不予諸卒嘯聚逐樵朴之復擲擊縣官縣官走免監兌主事鄭質夫檄禁不從遣人收首惡者諸卒益肆擁入署內羣持質夫毆之傷其額質夫走匿久之眾乃解散巡撫都御史胡岳疏上其事因劾分守參政潘潢督糧參議王鼎分巡副使陸堂坐視會城若罔聞知質夫亦疏

卷十八

五

詳考歷代書

間俱下戶部覆議咨行督漕都御史周金侯漕舟抵淮收欽憲等鞠問重論潘潢等俱巡撫官鞠問秋七月議附皇考于太廟

帝因嵩請勅禮部集議又諭嵩曰我皇祖肇有天下復為建文所敗太宗起而靖之功與開創同號稱太宗無異列聖當稱祖以列之嵩復上議曰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不係父子故也晉則十一室而六世唐則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詔議太廟禮學士宋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禘祫圖又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皆古事之可據者今皇考與孝

宗同氣之親同為一世臣謂宜奉皇考于孝  
宗之廟蓋四世之廟在禰為獨親我太祖即位  
仁祖雖自布衣必享天子之祀皇考顧獨缺焉  
聖心必有所不安矣又曰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  
功者不得稱漢世稱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再造  
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文皇帝定鼎持危再造  
洪業功莫大焉朕以宗稱于義未盡尊稱為祖聖  
見允宜嵩奏出羣臣翕然無復異議帝命各擬  
廟號卜曰奉先

慈寧宮成

帝建慈寧慈寧二宮奉二太后至是慈寧先成郭

卷十八

六

清寧殿外書

勳李時夏言高忠各賞白金五十兩

八月以顧鼎臣為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附錄給事中馮亮上言逾年十庫內臣漸以增置

煩費無益乞行查革下戶部議覆查十庫內臣計

三十有八人實為太多帝命勿革第勿增置耳

九月辛巳奉太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

為睿宗癸未附皇考于太廟

初夏言承諭擬太宗為烈祖孝皇帝帝不從

定為成祖辛巳恭上廟號奉皇考為知天守通

弘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癸未附

睿宗于太廟

辛卯大饗上帝于左極殿奉睿宗配享

初帝議舉明堂秋報禮于奉天殿已而改議

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行之是秋大饗殿未成

乃享于宮右左極殿以睿宗配享禮成宴羣臣

于謹身殿乃布詔曰朕繼承寶位十有七載于茲

追緝我太宗文皇帝宜以有功而祖報皇考

獻皇帝宜以有德而宗稱茲以九日躬奏團丘遣

官遍告方澤宗社辛巳恭上冊寶尊文皇帝

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附享太廟辛卯大享

上帝于左極殿奉皇考配享極典所成慶同

民物

卷十八

七

清寧殿外書

乙未帝如沙河

視建離宮定礮祭告也

冬十有一月丁亥恭上皇天上帝太號及太祖

高皇帝聖號孝慈高皇后慈謚

是月朔帝具冊表躬率臣民詣團丘上皇天

帝號為皇天上帝因奉冊寶詣太廟崇薦太

祖聖號為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

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加薦高皇后慈謚為孝慈

貞似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大賚覃恩

布詔天下其詔目有曰邇來士大夫學術不正邪

偽亂真近代諸儒惟朱熹醇正可師祖宗設科

取士一以集註為主比年奸偽之徒鼓其邪說以惑士心此後仍有詭道廢理非誠未盡者科道官指名彈糾又曰三六年大計係黜陟重典邇來權姦往往假借公法擯斥善類甚傷國體今後大計黜陟官員果有正直廉潔材器超卓久為公論所惜者科道官從公薦舉吏部議請起用以伸公道云

朴給事中顧存仁于闕廷編管口外

存仁條上五事一曰廣曠蕩之詔二曰崇安靜之吏三曰重撫按之責四曰稽考察之政五曰抑邪佞之風帝怒廷杖六十編發口外為民

卷十八

一 諱帝廟號書

十有二月庚申章聖皇太后崩

尋上尊諡曰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帝

壬申享時卒

時卧症三月不起竟卒于官贈太傅諡文康

進夏言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禮部尚書黃綰翰林院學士張治宣諭安南

時帝欲募登庸歸國黎氏故遣綰治往諭尋以將巡承天召二人還京乃未入境而上

卷十八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十九

涓川范守已輯

己亥嘉靖十有八年春正月進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改武英殿

諭巡承天

初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罷黜錄事錢子敷建議欲遷顯陵張璠等力阻而止嘉靖辛卯

有光祿寺庖丁王福錦衣千戶陳昇聽理國子生詹密溫州武舉杜承美剽籍兵馬周密湖廣諸生

蕭時用致仕僉事甯和先後具奏請改顯陵迎

獻皇帝梓宮入葬天壽山至謂當日安厝土壤

卷十九

一 諱帝廟號書

非吉又謂震位久虛咎在顯陵微以感動帝

心帝命禮官集議尚書汪鋐亦以為言併下禮部夏言抗疏力諫以為不可帝不聽己而帝

如天壽山見長陵西南大峪草木鬱茂以為吉

壤還京即勅禮工二部移建顯陵其地埃陵

成曰卜遷梓宮亡何章聖太后崩復勅太師

郭勛知山陵事大學士夏言顧鼎臣同知山陵事

兵部尚書張瓚提督軍卒工部尚書蔣瑤調度工

作都督僉事陳寅監督工役內官監太監高忠總理山陵速完大峪陵功欲遷附焉又勅湖廣巡撫劉都御史陸杰等迎護梓宮防衛周密勅已下

有言 顧陵山川之勝 不宜遭祔者 帝乃欲巡  
承天 躬閱其地 下詔曰 朕惟孝子事親 送終為大  
皇考陵寢 曰者建造 杜隘 雖當增修 猶多未稱  
朕將恭詣陵下 與諸左右大臣 周閱山川 更卜吉  
兆 重建玄宮 以安 皇考 皇妣之靈 擇于二月  
望日 子夜發京 中外其悉知之 于是給事中曾燧  
等御史劉仕賢等各奏留不報 尚書許讚上疏 乞  
慎動止 保聖躬 以全大孝 帝切責之

以崔鑒為兵部尚書 兼右都御史行邊使  
帝將南巡 念邊防事重 命兵部大臣總督戎務 復  
傳諭起故學士鑒為行邊使 奉命以往 因發帑金

卷十九

二 計字原如書

五十萬兩 付鑒分勞沿邊將士 又特設都護將軍  
左右副將軍 臨軒頒印 以為前驅 威動域中矣

選宮寮

吏部上言 冊立東朝在邇 宜慎選宮寮 以裨聖功  
帝命輔臣夏言 顧鼎臣 遴選 勿論卿貳 臺諫郎  
官 致仕間居一體 拔用 一時奔競之徒 內外蜂起  
已而選定 溫仁和等三十有七人 中多不愜人望  
者 給事中周珌力以為言 章下吏部 以將巡承天  
姑寢不覆

二月辛丑冊立 皇太子 壬寅冊封 裕王 景王  
帝以南巡在邇 乃冊立次子載壘為 皇太子 封

三子載壘 為 裕王 四子載堦 為 景王 時五  
子載壘 六子載壘 七子載壘 八子載壘 俱賜 已進  
封為 鎮陽王 威懷王 薊哀王 均思王矣  
皇太子年四歲 命監國務 以夏言傳之  
乙巳景雲見

時卓午景雲見 縹緲五色 夏言顧鼎臣以聞 帝  
命禮部擇日昭謝 尚書嚴嵩請于翌日祈穀 禮畢  
御奉天殿受賀 帝命免賀 獨擇日昭謝焉  
張孚敬卒

年六十有五 已而贈太師 謚文忠  
甲寅 帝如承天府

卷十九

三 計字原如書

少師夏言學士陸深侍讀屠應埈胡經等尚書許  
讚李廷相嚴嵩楊志學侍郎袁宗儒張行慶江曉  
高詔及武定侯郭勳等扈從 帝命戶部侍郎高  
詔攜郎中六人 齎白金三十萬 以備途中供億 勿  
令缺乏 其扈從諸官 命兵部印給關符 每同署官  
各一備 列供需事目 以速關發 纖悉俱備  
己丑 帝次彰德 趙王迎 帝朝于帝所  
趙王迎 帝于漳水南 朝于行宮  
丁卯 帝次衛輝 汝王來朝 行宮災  
初 帝勅止 汝王勿出遠近 及 帝至衛輝 御  
行宮 王乃來朝 王 帝叔父行也 由東園入御

前行朝見禮。帝避座受之。時彰德知府王疏生朝。有旨逮治。戶部侍郎高韶以闕供奪俸半年。河南巡撫易瓊巡按厲震俱起。旨切責之。是夕有火。致起延熾。及御寢。帝倉卒起避。莫知所之。錦衣衛指揮蔭炳排闥入。帝出煙火中。宮婢內臣焚死者十數人。法物因薄。燬殆半。帝命尚書王廷相檢括遺物。三日乃去。逮繫巡撫河南都御史易瓊。巡按御史馮震。布政使姚文清。按察使龐浩等。于詔獄。

初衛輝之變。帝怒已甚。及抵亢村河壩。行殿復災。帝大怒。命逮繫撫按二司官。皆下詔獄。其有司有縛繫示眾者。已而獄具。瓊等皆奪官閒住。望嶽瀆。

卷十九

四 許崇智書

初。帝命禮官朕經過道途。凡有附近嶽瀆及古帝王聖賢祠墓。預奏遣祭。于是次真定。望祭恒岳。衛輝道祭濟瀆。榮澤祭河。鈞州望祭嵩岳。俱用大牢。古帝王聖賢祠墓。遣祭用少牢。忠臣烈士祠用脯醢。

兵部侍郎蔡經復平斷藤峽諸盜。初蔡經至集諸司議發兵。參將沈希儀以為當用八萬人。副總兵張經以為用萬人。副使翁萬達是希儀議。會徵征安南不果。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

渴人苦之。萬達復言于經。經乃與安遠侯柳珣決策發兵。以事屬萬達。萬達密命百戶許雄給誘公丁使來自暴。白萬達復他出。以事屬參議田汝成。公丁信雄言。果詣汝成。自列言寇堡由他往。汝成慰遣之。公丁出。市民被虐者俱遮殿公丁。一市皆譁。通卒併係入。乃置公丁獄。使人諭諸徭。以公丁寇堡罪諸徭皆首事。果由公丁聽諭坐。乃檻致公丁于經所磔之。時十七年冬月也。經以首惡既就戮。羣盜方震。乃督進兵。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都指揮高乾分將左右軍。副使翁萬達梁廷振監之。以是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三萬五千人。分六道攻紫荊石門梅嶺大昂藤冲大坑等巢。右軍一萬六千人。分四道攻碧灘羅綠上中下峒等巢。賊大窘。東走。王良輔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大破之。斬首一千二百。復追至羅連山。又斬百餘級。萬達又移兵勦古陶小田諸徭。招降賊黨二百餘人。江南胡徭歸順者亦十餘人。藤峽復平。萬達汝成乃獻議于經。編保甲。立營堡。設督備。清狼田。處款兵。權商稅。以安輯新民。復謂岑邦佐治武靖州不職。更眾離散。宜改州為千戶。所以三縣狼兵隸之。經納其議。條奏行之。帝喜。進經官一級。以為左侍郎。柳珣加太子少保。餘陞賞有差。

卷十九

五 許崇智書

三月庚午 帝次鄭州 伊王周世孫來朝

辛未 帝次鉤州 徽王來朝

故少保賈諒迎 帝于鉤州

帝以詠失朝 奪其散官

己亥 帝次南陽 唐王來朝

奪許繼祿俸

以銓補失誤 奪讚俸三月 郎中半年

己卯 帝至承天府

入御舊邸 翌日 奪學士陸深祿俸二級 以失送親

王也

壬午 帝謁 顯陵夜祀龍飛殿及社稷山川 己

卷十九

六 注帝履初書

西祀 顯陵 丙戌 楚王來朝 戊子 閱 顯陵

時侍講學士廖道南居憂在家 以緋衣朝 帝獻

南巡江漢賦及景雲頌四章 帝命行在光祿寺

給以酒食 已而怒其居喪衣緋 奪官不敘 帝閱

陵畢 御製宣諭文示羣臣 而還 附之議始寢

辛卯 帝還京

帝回鑒念所過 供億繁累 賜免承天府田賦三年

湖廣諸府明年田賦什之四 河南什之三

四月己亥 帝次榮澤 賑鄭鈞饑民

時其州至河大饑 野瑾相望 學士陸深勸巡撫都

御史周繼宗請賑 繼宗唯唯 及 帝濟河 御舟大

學士夏言及京山侯崔元同以為言 帝為動容

命發白金二萬賑之 復問曰 能活萬人否 言奉命

傳示于外

良鄉離宮成

初 帝命于良鄉琉璃河陽建立離宮 至是適成

庚戌 帝次良鄉 御離宮

壬子 帝至自承天

是月望日 帝由宣武門還宮 往近計兩月云

帝入御文華殿 命禮官奏告 太廟及 奉先殿

已而御 奉天殿受朝 大峪之役始息

夏言罷奪其勲階散官

卷十九

七 注帝履初書

初言選宮寮三十七人 翰林講讀學士華察胡經

屠應峻郎中白悅皇甫孝綽薛僑主事史際御史胡

守中等皆在選中 給事中周琬劾言不公 章寢未

覆而白悅皇甫孝皆獲官宜從 帝南巡者 以擬

改司直檢討遂留不行 既而 帝在承天 頒賜扈

從諸臣中官按名唱之 悅等不至 給事中丁湛劾

悅等貪緣華階而吏部未覆奏尚係郎官乃避不

扈從 大不敬 當下于理 帝怒 各奪官二級 外補

之 先是 帝將南巡 言不白上居守官勅草 及至

承天 言有密奏于 帝 又不原賜印記 帝銜

之 命錄上原進文字 旬餘未上 至是言始以居守

官勅草進覽。帝怒曰：爾所職何事？此時方呈勅

草耶？且密疏違式文字又不錄上，何敢慢君命如

此？言上疏輸罪乞恩。帝曰：夏言自小便朕命張

孚敬與參部議，不次擢用，受朝廷眷遇，所當盡忠

報主，而乃欺慢自恣，不恭曰：違官寮多不稱任，密

疏又且違式，不遵奉原賜印記，其歷年諭劄及所

賜印記，俱令繳上，有目可覈，勿得隱匿。言上言印

記之文，乃特賜嘉旌。聖諭諸劄，皆親灑宸翰，乞

矜念愚昧，仍以賜臣願別加罪罰，用彰不職。帝

大怒曰：夏言既實君命，追收數日，何不繳上？必有

殘壞者。禮部即括取呈進，始念贊議郊典革去勳

階，少師以禮部尚書致仕，言不得已，乃以印記諭

劄送禮部致仕而去。言官復交章劾顧鼎臣同選

官寮私其鄉人，鼎臣乞罷，不報。

御史謝少南為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

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為帝堯肇封之地，堯母乃

帝嚳元妃，陵墓且存，乞賜表揚，以弘達孝先。幸

下禮部覆議從之。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見合

葬之非。古即令有司修建祠廡，副朕追崇往聖之

意。謝少南建白可嘉，改授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

院檢討。

以夏言為少傅兼太子太傅，復入內閣。

卷十九

九

初夏言致仕，行至潞河灣。帝念之，召還以為少

傅，復入內閣。

庚申，彗見。

五月，設興都留守司。

帝以承天府為興都，設留守司，統顯陵、承天二

衛，比中都焉。

甲申，獻皇后靈輅發京師。

初，帝還自承天，乃定議祔葬。獻皇后于顯

陵，卜以是月甲申發。慈宮往葬承天，禮部尚書溫

仁和等及諸內使護從靈輅，由會通河迤舟南去。

更定官寮。

初，夏言選擬三十七人內，崔銑、黃佐、羅洪先、唐順

之皆起廢，自家人無異議。其華察等八人為周琬

所劾，已而白悅、皇甫濬、蔣補外任，胡守中陞僉都

御史，吏部仍以察等上請。帝命察與胡經屠應

墩、薛儵、史際俱仍守原官，別選堪為官寮者。言官

又謂南京吏部侍郎費家給事中呂懷、黃易皆夏

言私親，帝亦命家等各守原官。于是言等乃舉

江西副使徐階為洗馬，兼侍讀，考功郎中任翰為

左司直，兼檢討文選主事周銓為右清紀，兼侍書。

復趙時春編修，兼校書，仍以胡守中為副都御史，

兼詹事府府丞，起故編修王同祖為司業，兼校書。

卷十九

九

宮寮始定

以翟璠為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給事中錢穀削籍

時敕在禮科上言所選宮寮不宜用此奔競之徒亦不欲顯摘其醜帝曰既云所選非人又不明言何姦佞如之令削籍為民

六月丁酉朔雷震奉先殿

雷震奉先殿左吻又鼓樓燬帝祭告諭百官同加修葺

附錄御史桑喬劾嚴嵩選譯字諸生賄賂公行宜加罷斥嵩上疏力辯因乞罷免帝謂嵩曰卿疏

卷十九

十一 注帝錄

有云為人臣于今日率皆觀望禍福必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已盡不必復辭可盡心贊朕以副簡任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嵩飾辭強辯有傷大體帝然之令此後大臣被劾勿得自辯

秋閏七月丁酉葬獻皇后于顯陵

霍韜鄒守益獻東宮聖學圖冊

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南京考功郎中鄒守益各獻圖冊以裨東宮聖學帝覽之曰此冊語多回護假借訛謗無人臣禮姑宥不罪

命兵部尚書毛伯溫督師咸寧侯仇鸞總師進討安南

初邊臣體勘日久登庸令諒山長慶等府傳上國

人推立事由及為登庸乞降表邊臣以無登庸表疏移文促之且示以必討意登庸俱乃遣偽臣范

正毅等齎公移自列于沐朝輔處詭言黎暉為陳

曷所殺無子登庸推立暉弟諱奸人鄭綏等誘諂

遣清華登庸復推立應又迎諱歸俱先後死黎氏

無他嗣應垂死與羣臣議皆言登庸有功于國遂

付印具子令主國事其不上表通貢者為陳昇據

諒山通梗且關吏不納耳朝輔致正毅等及表移

于朝帝知登庸姦偽仍遣黃綰等宣諭之既而

呂綰與張治還乃以伯溫總戎務仇鸞率師聲罪

討之時伯溫總督宣大軍務乃移鎮廣西徵集兵

餉為出師計附錄真人邵元節者龍虎山道流也嘉靖三年以符籙見帝禱雨輒應累命為致一真人禮部尚書至是卒帝命夏言夜作諭祭文三道內臣致祭賻資甚厚贈少師諡文康榮靖吏部以薊州知州李養性京秩工部主事陳昌積改授禮部然

卷十九

十一 注帝錄

茶家連姻藩府國令禁授京秩者昌積亦不愜人望給事中薛廷寵言之尚書許讚輸罪乞恩

帝命蔡仍外補昌積守原官封武定侯勳為朔國公



帝以勳扈從南巡有功進封朔國公

呂梅罷

排為南京禮部侍郎因謫見雷震之災上疏自列

帝命致仕

以霍韜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附錄韜赴官至揚州遇南京司禮太監張德賈御

用鮮食舟還八艘用挽卒數百俱取之郵傳且口

分廩食每傳需金三五十兩郵傳苦之韜命候吏

覈其原關止用一艘十餘卒其登計簿亦才三四

兩而橫索不啻十倍矣乃自揚州至天津通簿錄

之總計二千餘金至京上之下其章于兵部

卷十九

十一

八月大計京官

國朝甲令每己亥年殿最京官黜陟之皆以二月

是年以帝南巡吏部奏移八月于是都察院左

都御史王廷相至吏部即大言曰工部郎中費完

宜首黜之大學士言聞廷相言即為居間廷相舍

之蓋完女言之婦也言子沮婦孺惡之故力解完

廷相亦故從焉既而殿最吏部諸郎廷相首黜主

事史際尚書許讚難之廷相曰際奴顏于夏氏昏

夜罔問不黜何以戒庶官吾初欲黜完正為際爾

言無再求之理矣讚大服之是時南京奏黜者七

十人屯田御史錢籍自知見黜乃疏劾考功郎中

章家與大計疏並上帝曰錢籍既黜如何仍用御史印法當置理第已削籍姑免流放

連繫大僕卿楊景子詔獄瘕死

初帝諭禮部曰東宮權命監國重務仍奏請裁

決朕少逸一二年靜攝調養或可親政如初不敢

更取逸耳最聞諭即上言聖諭何為至此朕願

所由不過得一方士欲假調攝修養耳夫堯舜性

之湯武身之非不知修養可以至僊以不易得也

不易得所以不學豈謂堯舜之世無僊人堯舜之

智不知學僊哉孔子謂老子猶龍龍即僊也孔子

非不知老子之為僊不可學也不可學豈易得哉

卷十九

十三

臣聞皇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犬馬

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端拱

清穆恭默思道以純心契天心以孝念格玄念不

過聲色保復元陽不求僊而自僊不期壽而萬有

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不可復用恐傷元氣

本性也至于監國重事臣不敢及自有六五大臣

及九卿臺諫官主議陛下自有定裁九重之

暇肯一留意庶杞人之憂或可備章法一助云

帝覽之大怒連繫鎮撫司考訊久之瘕死獄中

虜入宣府塞參將賈英禦虜敗績時虜酋青台吉哈刺台吉那林台吉皆屯牧塞外

時時掠宣府等處。至是復入塞。西路參將賈英見虜少率眾禦之。軌行而前。虜伏發。殺我將士千餘人。掠馬千匹。遂深入兩路。殺掠人畜萬計。總兵官江桓不為出拯。事聞。奪桓兵柄。

附錄九月。湛若水為南京兵部尚書。上所著治權論。謂進討安南。無事煩費。輒可成功。不動聲色。自爾平定。反覆千餘言。蓋希新建伯思田之功云。兵部覆言。事在彼中。難以遙度。姑行總督官知之。

冬十月。大同五堡成。

時總兵官梁震奉翟鑾毛伯溫檄。築成五堡。募新兵三千。戍之。震家卒數千。俱勇悍善戰。時時出劫。

卷十九

十四 建寧府志

虜營故連年大同少虜患云。未幾震卒。震妻乞收已籍二百人。餘卒皆出塞。走降虜矣。

十有一月。逮繫南京御史黃正色于詔獄。謫戍邊。正色劾工部尚書溫仁和及諸內臣。護送慈宮。沿途索求。大為民害。仁和等亦訐正色。乘馬過慈宮。舟前為大不敬。帝怒。遣官校逮繫正色。下鎮撫司考訊。已而具獄。編戍遼東。

附錄少詹事孫承恩。獻慈孝獻皇后山陵禮成頌一通。帝留覽之。

逮繫新城知縣吳璦。詣京。朴于闕廷。世戍邊。璦為保定新城知縣。有濟州衛軍餘唐剛者。惑後

妻言。列其子鉞不孝狀。璦收鉞。捶之幾死。縛至市。命屠僧江道朱雲支解之。身首手足各異處。鉞弟亮走訴。巡按御史金清檄保定府收璦置對。因得唐剛惑後妻狀。鉞非真不孝者。清為奏聞。帝謂璦專擅殘殺罪當死。乃逮繫至京。廷杖一百。發絕邊戍。亡命誅之。江道朱雲亦各論戍。

勅覈勾容祖跡

有巡撫江西都御史王暉者。勾容人也。上言。勾容朱家巷為帝祖鄉。乞會官覈實。奏請上裁。帝然之。勅南京禮部侍郎崔銑會巡撫應天都御史夏邦謨。督學御史馮天敘。巡按御史劉良卿。移檄

卷十九

十五 江寧府志

勾容官師士民。覈訪巷址所在。僉云。歲久無聞。未有遺墟。可指疏聞。寢之。

十有二月。虜入宣府。及榆林塞。守將宋隆死之。逮繫總兵官江桓于詔獄。

虜入宣府。塞掠深井諸堡。逮繫江桓下獄。虜又入榆林塞。殺守將宋隆。

制武職謀殺奪世爵令

時有南京和陽衛舍餘李鰲者。謀襲祖爵。殺其兄子百戶玉鰲。子堂寶翼。鰲為之。南京刑部論堂謀戕宗親罪死。奏請揭黃從之。因命武職爭襲官爵。謀殺宗室者。雖有族姓。不許承襲。若為繫令。

附錄時內外訛言。帝將復巡承天。有司爭歛民財。備供億。拘執車馬。廢民生業。霍韜奏請禁之。工部請急撤沿道行宮。訛言自息。有司不得以藉口。帝命急行之。

河南錢

巡撫都御史王景泰聞。帝命發德州倉米穀賑之。

卷十九終

卷十九

十六

清史稿卷十九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二十

清川范守己輯

庚子嘉靖十有九年春正月

附錄巡撫保定都御史劉隅奏。築沙河離宮城池。工直錢穀。從何區畫。帝命工部酌處。先是離宮將成。帝勅兵部侍郎樊繼祖營築城池。會順天保定二巡撫議。畫工役。故隅以工直為請。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僉事。御史舒鵬翼。初汝楠為文。畔經離道。如白晝魔語。乃任以學校之職。長浮競薄。樊將何止。因乞勅下部院。將各處提學官一併查覈。有如汝楠與近年張鯤江以達

卷十九

清史稿卷十九

者。併行斥逐。庶文體正而士習可端。下吏部議。許讚覆奏。汝楠鄉貢文字。固多奇險。彙試南宮。已就平實。宜姑令督學。如仍尚奇險。撫按官糾奏罷斥。帝從之。初江以達主試福建。汝楠以險語迎合。得置首解。明年彙試南宮。為張孚敬所黜。仍戒飭之。故鵬翼論及云。巡按順天御史馮彬上言。薊州一邊起自居庸。延及山海關。橫亘五百餘里。環拱京畿。密邇陵寢。為國家要地。國初置大寧都司于喜峯口外。古惠州地。復置營州等衛。所十餘。以控制之。又封建親王其間。西聯宣府。東接遼陽。儼然藩屏之重也。迨我成祖以孕。顏泰寧福餘三

衛靖雖有功，乃徙大寧都司衛所于保定，徙寧府于江西，而以其地與之，仍官其酋長為都督等官。歲令百人入貢，厚加資賞，使為藩籬，已而已之。變彼三衛者，乃包藏禍心，北向構難，成治間嘗遣大臣經略，後復不講。是以近年以來，益為窺伺，入貢後期，或時為侵掠，意外之虞，不可不為之慮也。雖有撫官申飭警備，而兼治民事，彼此牽合，宜專遣大臣一人，付以便宜，使駐薊州保定諸處，一意經略，以固邊防，不報。

巡按雲南御史謝瑜上言：嚴嵩為桑喬所劾，不自咎責，佞辭巧辯，以為贊議明堂，扈蹕南幸，為諸臣

卷二十一

三

所嫉，何其誣罔之甚也。蓋假此以揚己功，以激聖怒，以指眾口，爾豈其自解之本心哉？臣在遠方，不知臺諫劾嵩者何指，但嵩之可論，難以枚數。前選譯字諸生，通賊無算，其宗藩有所陳乞，每事索賂，方與奏覆，故王府科吏胥交代銀兩，動以千計。此雖相沿宿弊，而自嵩入部，則滋甚矣。至于齎詔官役，亦索重賄，旋日仍求土物，且收買內外童女，充斥家庭，或待價而轉沽，或教歌舞以自娛樂，豈宗伯大臣所宜為乎？嵩不以此自省，而巧佞誣罔，不意其姦邪無賴一至此也。報聞。

二月御史姚虞上流民圖

清軍御史姚虞上言：今承天府修建陵宮及陽春等門，其工作匠役俱官為召募，故鄆陽襄陽及河南饑民皆來就役，欲資口實，攜妻孥，不下萬計。而匠作有額，不能容收，屯聚饑饉，積屍載途。雖有司次第掩埋而死者相繼，枕藉猶多，其尚存者或鬻子捐妻，或剝木掘草，或相向對泣，或矯首籲天，猶可言也。及其父不顧子，夫不計妻，飄零于陰風積雪之中，匍匐于墮垣荒壠之下，臣竊掩鼻酸心，撫膺流涕，有不忍言。夫承天陵寢之地，二聖安靈之所，而流民死之，淒號萬狀，二聖之心亦必有所弗安矣。臣不能盡述其狀，謹命工為圖一十有二。

卷二十一

三

不避斧鉞之誅，敢效鄭俠之獻，伏望聖明垂覽，從宜賑卹，下戶部議奏。將郡縣預備倉梁人給三斗，諭令同籍從之。甘肅守臣上言：河西一鎮，夷虜盤據于西海，番族駐牧于南山，四夷入貢往來交馳，套虜乘隙出沒，剽掠中懸一徑，勢甚孤危。乞議長策，不報。

翰林科道諸臣霍輅等各上言，請以禮部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廷，不報。

罷武舉科。兵部請今歲例宜開武舉科，帝曰：武舉未見得人，姑已之。

營興師

帝命修營舊師宮殿督工太監袁亨預計工直總用白金四十六萬九千八十七兩移文監督侍郎顧璘轉咨巡撫都御史陸杰杰為上言湖廣連年水旱民困已極况大工重費自非一方之所能辦乞行開納事例令天下郡邑凡輸納者俱赴璘處收貯以備支用章下工部議行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營仁壽宮

先是命修慈慶宮奉先殿皇穹宇崇寧壇景陽宮神廚庫謹身殿及壽宮離宮沙河離宮費已不

卷二十

四

貲俱未告完至是又命修西苑仁壽宮于是給事中朱憲御史金燦等各上言前舉慈慶等工動以百萬計又重以仁壽宮之役料直人力當復倍之倘事在得已舊費可仍乞將新工暫輟則寬一分小民受賜一分矣帝曰朝廷一小舉動輒行清擾姑置不問俟訖工日治罪

虜入榆林塞又入宣府塞

破清平堡入未脂城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粟數萬長驅而去總兵官周尚文駐兵青秋原弗敢進禦虜退輒以提聞虜復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掠神鎗銃砲以數千計芻粟牛羊萬計

江華羅田竹谿盜拒殺職官

湖廣江華縣苗寇廖道聖等五百餘人羅田縣強寇張友忠等二百餘人竹谿縣羊子寇一百五十餘人各劫掠鄉鎮拒殺巡捕主簿及巡檢等官都御史陸杰奏聞帝命杰戴罪勦捕

分湖廣武昌通之德安府荆南道之承天府置荆西道設分守官駐承天分巡官駐沔陽州以護陵寢

夏四月京師風霾

初黃霧四塞俄為紫赤色忽暴風從西北起勢如崩崖丈德坊及西長安街坊各城旄旗柱俱折

卷二十

五

帝曰風霾之變仰見上天示戒本朕自致羣工百職亦宜同寅協心分贊治理勿得徒事文飾然災變有數亦莫可逃朕觀此異凡三見矣占書曰兵喪火西北邊防不可不慎兵部即會官集議來聞于是科道官交章劾尚書張瓚貪鄙誤國不宜居本兵之任不報

雜谷羌僧入貢

初羌戎入貢俱自嘉峪之至是雜谷安撫司刺麻僧都綱定日藏等一十五人僧眾賈思己等一千二百五十九人入四川求貢都指揮使司為送日藏等十五人至京各貢珊瑚繒毯等物餘僧留塞

上下禮部議賞 帝曰各僧姑賞違例起送官員  
仍查初奏聞

沙寇黃良秦璠掠漕舟詔都督湯慶討之

黃良等據江陰縣之馬駝沙聚眾數百人出沒江  
洋劫掠商旅時丹陽丹徒間運道堙阻漕舟不通  
乃自奔牛鎮北入孟瀆達大江是年三月黃良秦  
璠率盜舟數十艘溯江上游扼孟瀆口掠商船時  
漕舟出瀆良璠數眾奪去七艘殺死運卒數十百  
人四月初又劫商船五十餘舟殺溺商旅四十餘  
人府衛捕盜官督兵追捕良璠拒殺官兵甚眾執  
捕盜官一人縛橋上射殺之焚其舟遠邇震動南

卷二十

六 江寧府志

京給事中楊雷劾鎮江知府張珏丹陽知縣周寧  
不濬漕渠致運舟冒險遇寇暴殄軍餉傷殘人命  
乞將珏寧及守備水利諸官俱置于理 帝謂江  
寇猖獗守土巡江等官俱難辭責下都察院議奪  
操江都御史王學夔巡江御史胡賓祿倖議真守  
備指揮解明道金山備倭指揮董揚及張珏周寧  
俱巡提御史收問已而以湯慶為總兵官駐鎮江  
勦之

修築宣府邊防

巡撫宣府都御史趙書上言宣府一鎮埒關險遠  
邊垣計二萬五千一百七十餘丈挑鑿窟致一千

三十餘所移補墩臺一百二處乞發錢穀營修  
帝命發馬價銀三萬予之

附錄御史包節上言頃因風變上屋聖憂首以邊  
防下兵部集議亦既條列矣第職掌所在忌避居  
多汎濫扶疎要非根極不足以稱塞德意也即今  
災異疊見邊事可虞而以貪鄙之張璠坐籌之若  
之何弭患于未形耶乞速罷璠別簡忠良不報璠  
疑節為王廷相所嫉乃上疏力辯且計廷相與羽  
流唐珠珊為莫逆交璠求丹鉛及房中秘術非正  
人君子所宜為廷相亦上疏劾璠貪婪罔法行道  
共嗤包節自能論列何庸臣言且唐珠珊耄年顯

卷二十

七 江寧府志

鸞鵲神俱為延納璠亦往還其家嘗稱其預知覆  
除事而乃以罪臣是同治而笑僕也 帝曰張璠  
王廷相俱朕所簡用各盡心乃職勿得浮辭已而  
給事中張堯年復論璠世居京師其親屬故舊環  
布市井而璠居本兵又踰七載人情習熟請託日  
多宜改璠別用復簡材德居之亦不聽  
五月總制三邊兵部尚書劉天和上言即今大虜  
十餘萬駐牧河套窺伺榆林而巡撫都御史賈啟  
總兵官周尚文因事構卻久不相能乞降勅切責  
或改秩別用 帝勅令協恭進者劾治 工部尚  
書溫仁和等上言近年大工浸廣為費不貲內自

慈寧宮奉先殿景陽宮神廚神庫慈慶宮三殿皇  
 宮宇崇宏壇殿身殿西苑仁壽宮麗譙樓外自諸  
 陵壽宮離宮沙河離宮六聖碑亭景皇帝碑溼王  
 顯陽威懷等王端妃德妃惠嬪等各營城共用過  
 白金六百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九十餘兩夫歲入  
 無幾而尚可支吾者以往時節慎庫猶有存積且  
 開納初行應之者眾爾近來帑藏已竭工費無紀  
 雖分省辦料什去六七而顯陵之役復坐派數省  
 矣况開納日久應者無幾帑中累月不及萬計而  
 商人待給無慮數十萬乃欲一切盡出本部此何  
 異掬蹄涔而沃龜圻也况承天所請又一百七十

餘萬各衙門修建復日來督發不知將何以應之  
 乞軫念大工為重悉行停止待工訖復議行之  
 帝命會戶兵二部悉心區畫六月湖廣清軍御  
 史姚虞上言先該御史包節題將各衙所應勾軍  
 丁俱置簿錄印發各衙門收貯一遇清勾將勾單  
 及簿錄俱送清軍御史查數無弊方用印信掛號  
 送部清勾為慮至遠但各處清軍御史例不常設  
 衙所官旗仍臨風契往往將見存軍卒作缺清勾  
 及其到衙恣肆索求乞勅巡按御史一體查理如  
 無清軍御史即將單簿送巡按官查數掛號永為  
 定規庶妄勾可息民生不擾下兵部覆議從之

秋七月增湖廣解額

原八十人增至九十人

驪勒沙寇

馬駝沙土寇苗民秦瑞等拒殺官兵獨振日甚應  
 天巡撫都御史夏邦謨巡按御史趙繼本奏聞  
 帝命兵部作速議動尋以湯慶為總兵官駐師瓜  
 洲防禦之

廣入宣府塞經兵官白雲雲呈還廣敵議

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三言廣苗哈喇喇糾倭答几  
 孫吉賣妻台吉赤台吉等共十番獲旗牌馬負十  
 日獲獲入塞北報至廣已遣廣聖川抵蔚州矣所

過盡破關隘殺人盈野總兵官白爵遇廣于水泉  
 兒敗歸副總兵雲冒遇廣于馬連堡又敗廣留宣  
 府境內幾兩月徐自出塞撫臣守將竟以却廣論  
 功擢賞有差

八月廣入大同塞大掠太原諸處

初大同之變劉源清攻城急諸叛卒與廣連其點  
 驚者多走廣中廣擇其便掠輩多與牛羊帳幕令  
 為僧道丐人偵我諸邊西至甘涼東出遼左或入  
 京師凡地里險易兵馬強弱將領勇怯盡走告廣  
 具有材智者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署為酋目統眾  
 眾從戰是年廣寇入塞大同鎮卒陰遣人與約勿

掠我人畜我亦不聞汝虜喜啗指折箭而去至是月六日虜竟越大同由井坪朔川抵鴈門破宣武關入苛嵐興縣交城汾州文水清源及平虜衛諸處殺掠人畜萬計遇大同卒以所掠輜畜遺之求假道焉大同巡撫都御史史道總兵官王陞苟幸無事若罔聞知宣府總兵官白爵調赴應援亦觀望不戰山西巡撫都御史陳講告急且言大虜深入內地未遭到岢延佳興嵐交汾等處十餘日不去人心驚惶禍變莫測我兵追逐不滿八千而大同援兵約有一千五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支詢問虜中歸正人皆言賊多華

卷二十一

人蓋大同叛卒助虜為惡生長中原習知險易又覘知我軍脆弱非其所敵故敢于橫肆漸窺中土況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地相接若循習常故不大振舉必將釀成大患莫可應援乞下廷臣集議更新絃輅下其章于兵部尚書璫曰虜且退矣何事張皇

虜入定邊塞大掠固原總制尚書劉天和帥師躡虜大戰于花馬池勝之

初謀報虜將入寇天和集諸將誓之矢矟曰不用命者以殉及期虜果犯塞適守陴帥沈涵不戒于夜虜遂登陴以入天和聞變率精兵九千夜馳八

十里駐花馬池即故壘營之時虜已深入大掠固原諸處陝西撫按官羽檄交馳警報十數上天和在遠邊道為虜梗奏不能達乃召辭帥至詰得其狀立斬之眾皆鼓勇遂帥眾躡虜分撥延綏夏固靖兵約日合擊會天大雷雨虜弓膠解馬蹙蹙淖中不能去死者相屬既而各鎮兵悉至天和密令延綏總兵官周尚文帥師犄其左寧夏任傑帥師柱其右固靖魏時擊其鋒天和以大兵尾其後強弩火礮四合奮擊虜遂大敗走逐北數十百里梟其首虜五百有驍卒張奴兒者殺吉囊一子虜酋痛哭去天和乃上捷音以聞

卷二十一

十一

一

加劉天和太子太保任其一子將帥以下陞賞有差加兵部尚書張璫少保大學士言少師璫少保提聞帝行告廟飲至禮下璫書褒予天和即軍中策加宮保任一子世錦衣正千戶賞金幣甚夥授張奴兒世指揮僉事三鎮文武吏士推賞千餘人本兵張璫以曲盡方略坐收全功加少保任一子世錦衣副千戶輔臣以謀謨帷幄加言少師璫少保

九月壬子營感入南斗

數日乃去

冬十月水去金星聚于角



附錄南京給事中楊雷等劾兵部尚書張璠刑部尚書錢如京工部尚書溫仁和不報

顧鼎臣卒

贈太保諡文康

十有一月安南莫登庸來降

初毛伯溫至廣西徵集兩廣閩楚諸狼土官兵并徵雲南京守臣別集兵候師期又徵諸司于臨邊諸郡縣儲積糧餉議分正兵為三哨計六萬八千人奇兵為三哨計四萬二千人雲南兵別分三哨計二萬一千人總計大軍一十三萬一千以參政翁萬達張岳副使陳嘉謀鄭宗等分監各軍而雲

卷二十

十一

詳考歷代書

南兵則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主之經畫既定兵眾漸集乃馳檄諭安南吏民示以朝廷興滅繼絕至意有能舉郡縣來歸者即予郡縣其人能禽賊登庸父子者予二萬金官極品又諭登庸父子能籍其土地軍民束身來歸亦待以不死伯溫等乃移師近邊檄勉日進發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轅門言願出境歸降躬敢處分伯溫許之約日為壇于鎮南關內設幕府以待時方瀛已死登庸乃留其孫福海守國與姪莫文明及酋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組繫頸詣壇下匍伏稽首納款書復詣轅門獻所籍土地軍民數目還所

侵欽州四峒境土請奉正朔及舊賜印章護守本國以俟更定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稱制赦之暫令歸國待命處分

附錄陶仲文黃岡人初為縣吏以文無害為遼東海州庫大使嘉靖戊戌滿九載來京守吏部選會帝求方術士有薦仲文者得召入一歲中遷至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總各宮觀住持知道錄事食二品俸尋加禮部尚書少保餘如故

十有二月虜入大同塞羅洪先唐順之罷

羅洪先唐順之各疏請皇太子元日御文華殿

卷二十

十三

詳考歷代書

羣臣上箋朝賀帝怒奪其官令各致仕

起萬鍾為副都御史督師討湖貴叛苗

湖廣貴州之間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其東隸鎮溪千戶所算子坪長官司隸辰州府西隸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銅仁府西北接四川之西陽宣撫司初算子坪土官田興爵者以事係辰州獄諸苗賂吏計脫興爵匿山中久之起興爵淫虐逐之遂嘯聚以叛其貴州苗亦習叛不輸租稅銅仁府以負欠責見戶見戶益亡命有司督其土官于是平頭長官挈印跳去諸苗俱騷然叛共保蜡爾山結若自固守臣討之不能克上其事帝就家起萬

鐘為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勦鐘徵諸路  
土漢兵進討亦不能克  
戊午太白經天

卷二十終

卷二十

十四

津寄廬錄書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二十一

涓川范守己輯

辛丑嘉靖二十年春正月逮繫御史楊爵于詔獄  
楊爵上言臣病居田野九年于茲遇蒙聖恩任以  
耳目之責受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  
君恩未報至于痛心而流涕臣請舉目前所見足  
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憂者為陛下告天  
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為安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  
樂也往歲夏秋不雨入冬微雪憂旱之切遠近所  
同而在廷之臣如夏言諸人乃以為靈瑞而稱頌  
之欺天罔人不亦甚乎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  
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又如翔國  
公郭勛中外皆以為大惡而使之總惡肆毒潛干  
政柄其為國家之禍日以深矣此任用匪人足以  
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  
之各得其所也今饑民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而土  
水之功十年不止又遣委部臣遠建雷壇以一方  
士之故腹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此結怨天下  
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君臣  
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數年以來朝儀闕缺經  
筵未講參辭莫得一睹聖容數奏莫得一聆天語  
今已久矣此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

卷二十一

一 津寄廬錄書

威服聖王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廷苑，金紫未綏，實及方術，保傳之職，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責。而昇之迂怪之徒，輕如草芥，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縱之聖，為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甯矣。安用此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籍之以為聖躬之福耶？此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免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羅洪先等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恐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

卷二十一

二

注方應龍書

陛之近遠于萬里矣。此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不容已。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愚忠，賜之施行，萬年無疆之福，端在此矣。帝覽之，怒，命逮送鎮撫司長繫之。

附錄：是月大計天下，羣吏有河南參政王慎中者，吏部考中下等官一級。既而命下，以不謹削籍。時謂慎中先為江西參議，侵學政有言于大學士言者，故特旨斥逐云。

二月，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

初，伯溫與諸守臣連疏言：登庸畏威，束身歸罪，而黎寧所稱黎氏後譜系不詳，莫可為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使撫安南夷眾，因遣官送莫文明等至京。下廷議，僉如伯溫言。帝曰：莫登庸既面縛軍門，納土請罪，察其款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茲為交人，永圖革去王號，勿得稱國，庶免亂臣接迹云。乃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及，別給印章。其所僭擬制度，令削除。改正海陽、山南等一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職官，襲替黜陟，俱聽登庸總理。通隸廣西藩司。歲頒正朔，令三歲一貢。其黎寧仍

卷二十一

三

注方應龍書

今守臣體勘果黎氏子孫，授與清華等四府。妄則勿予。莫文明等及諸酋目賜賚有差。

三月錄用舊臣

初，臺諫官交章薦用舊臣。下吏部覆議如奏。帝命李廷相、唐龍、屠僑、張景華、顧佖、王道、鄭本、公王崇慶等各復舊職，及改用呂柝、何塘不敘。

策士奉天殿

策林、樹聲等二百九十八人，賜沈坤等及第出身。附錄：給事中徐燦劾吏部主事李棟貪鄙不職。帝詰責尚書許讚，令覈實以對。讚上疏求罷。帝慰留之。御史焦璉請議海運，下戶部覆議。寢之。

夏四月辛酉九廟災。詔天下。

時久暘不雨，是日初昏，陰雨驟至，大雷電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噓之，宿衛官役相視，顧天無可計，拯須臾燬其主俄延及。成廟主亦燬，遂及太祖昭穆屏廟一時熱燬都盡。獻廟獨存，帝奉列聖主于景神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告題成祖。仁宗各帝后主亦奉景神殿，乃下詔曰：朕奉天位十有七載，恩報祖德先正。太祖南向之尊，備建九廟之制，加薦尊諡，用罄追崇，賴二三大臣協恭力贊，非朕變更成典，實本信任古道，自謂少盡報本之情，詎意有今日之變也。朕一聞奏，

卷二十一

四

江寧府志

報若墜深淵，欲赴火中，思無濟事，謹力疾奉慰。祖宗于景神殿奏謝上帝，皇祇告于大社稷，遣官備祭百神，書報宗藩，詔示天下，臣庶使知一人之重罪，致延九廟之御棲，按厥咎原，無可容已。爰將寬卹之文，預示圖復之力，都御史胡守中上言：非常災變，痛切心骨，恨不能赴火撲滅耳。所幸獻廟巍然獨存，姑俟休養之餘，大臻富庶之效，再建九廟，尤復舊物，將見庶民子來，不日成之矣。章下禮部。

逮繫給事中胡汝霖御史李乘雲等于詔獄。

禮科都給事中胡汝霖御史李乘雲等各上言，大

臣忍視火災不速拯護，帝以汝霖乘雲挾私妄劾，命錦衣衛收送鎮撫司考訊，已而獄具，各補外任，乘雲出為太倉州判官。

停止工作。

禮部以非常火災，上疏奉慰，帝命一切工作俱暫停，惟諸殿仍舊修營。

附錄御史靈承賜等上言：嚴文修以答天戒，乞勅兩京文武大臣及四品以上官各自投劾，以聽去留。從之。于是給事中戚賢劉大直陳邦修張堯年李文進王嘉元等上言：審進退以回天變，劾郭勛張璫樊繼祖李廷相胡守中李開先胡經夏汝戴

卷二十一

五

江寧府志

儒王廷相王同祖曾經大計罷黜，不宜夤緣復進。至于閻淵熊汝璽劉天和呂樸魏校程啟充程文德徐樾王畿魏良弼葉洪馬明衡王臣等亦以大計黜退，宜引戴儒王同祖例錄用，則進以天下退以天下，善善惡惡之心協而天心克享矣。帝曰：宗廟災變，朕方祇懼，戚賢等乃肆意妄言，顛倒是非，王畿詐偽小人，亦擅引薦，懷姦值黨，一至于斯，其從實覆疏以聞。戚賢等懼，因輸罪乞恩原之，已而李鳳來奏言六事，曰：執政體明治功正紀綱，慎刑獄禁暴斂重水利，帝永行之。張瀚亦上六事，曰：抑奔競重恩典惜人材廣廢遺公舉刺懲貪墨。

帝亦納之

錢內早蝗

議發帑金賑之

五月鄒守益削籍

守益為南京國子監祭酒上疏自劾因言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凡厥臣工休戚一體其能者宜洗心盡瘁共濟艱難而不能者宜引咎求退毋竊祿位康民膏脂大學士言謂守益言辭乖刺擬旨削籍從之

附錄初雲南人錢世賢者為福建僉事以贓著清軍御史包節發其事改別泉用已而大計黜之亡

卷二十一

六

何包節巡按雲南行部至郡世賢率所養數十人突擁道側關節與詬辱之節上其事下都察院行雲南巡撫劉渠收繫世賢及所養惡少俱論戍邊六月毛伯溫班師

初制命下登庸已死伯溫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伯溫乃班師朝廷論功加伯溫太子太保伏鸞柳珣沐朝輔及諸偏裨各擢賞有差已而福海不能輯眾為黎寧所逐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問久之福海子宏瀆復振逐黎氏再有其國宏瀆卒傳子茂給萬曆辛巳茂給上言乞分頒承襲成命以安邦統奏乞補給其父宏瀆勅書下禮部

覆議從之

錢如京罷

如京時為刑部尚書給事中吳從義劾如京貪污敗著帝命錦衣衛收如京家廩役通賂者送鎮撫司嚴鞠已而按問無狀命如京致仕

秋七月

附錄初交城王絕有輔國將軍表相者謀襲王爵遣校尉任得貴至京以黃金千兩白金貳千兩賂禮部尚書嚴嵩復以白金二百三十兩賂總二十束紫貂帽一具賂儀制司令史徐旭白金五十兩賂總一束賂王府科胥人黃瓊白金二十兩賂總

卷二十一

上

一束賂王府科胥人姚忠皆受焉嵩為題覆表相宜襲交城王從之有東廠邏卒緝知得貴行賂執以奏聞下法司鞠實論旭瓊忠各戍邊又有永壽恭和王庶子惟燧者與適孫懷堪爭立以白金三千兩賂嵩亦受之永壽莊僖王妃遣人擊登聞鼓奏訴于是御史葉經劾嵩贓跡暴露肅亂國經乞賜勅正帝曰表相惟燧應否襲爵行各撫按官勘覈以聞嚴嵩安心供事勿以人言介意

朵顏酋革蘭台求益貢

兀良哈諸部朵顏為大朵顏諸種花當最貴革蘭台花當孫也正德間花當子把兒孫寇馬蘭谷殺

參將陳乾亡何又入寇參將魏祥禦之全軍覆沒  
把兒孫死諸眾皆附其兄子革蘭台革蘭台遂入  
寇海陽諸關保皆破嘉靖壬辰部酋阿堆吟利赤  
數入建昌喜峰諸塞殺掠人畜革蘭台又求加官  
兵部奏以毛伯溫代王大同出漁陽巡撫伯溫至  
鎮虜益寇邊不已邊人不得耕牧至是革蘭台挾  
北虜求益貢欲得與福餘太監每衛各三百人不  
許復請二百人又不許時時出沒塞下報云結遠  
北小王子旦暮大舉入塞矣會北虜窺大同乃許  
補前貢失期者衛各二百人

八月 昭聖皇太后崩 夏言罷

卷二十一

八

注李應初書

上慈諡曰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明天贊聖敬皇  
后

九月收繫郭勛及駙馬都尉謝詔英國公洛惠安伯  
鐸于詔獄 公希忠總京營兵

先是勛怙寵顯恣所為多不法大學士言惡之時  
駙馬都尉崔元亦得 帝寵嘗與勛及成國公希  
忠並召見燕語元乘間發勛罪 帝領之已而都  
察院因災異陳言及勛招納亡命私收商稅致軍  
民田廬諸惡狀 帝命御史車邦祐按覈俱實  
帝怒詰勛勛令自言狀收其黨孫澤等下鎮撫司  
鞠問時連及駙馬謝詔等俱下獄勘問都御史胡

守中見 帝意有在亦上言勛結納緹卒致嚴  
銜機權侵軍餼閹商皆怨望不忠輕勅書不欲頒  
受諸姦 帝命鎮撫司一併按問勛懼三上章自  
理有曰臣實不敢深懷怨望何勞 皇上賜勅云  
云于是刑科都給事中高時等復上言勛之恣肆  
飾非尚謂邦祐等所列未得肯綮若可以巧言而  
蔽匿不知踪跡敗露欲蓋彌彰三尺之童亦能言  
其梗槩也以勛之罔利亡厭言之南京淮徐臨清  
德州皆饒腴貿易之區勛乃遍置旅舍分布私人  
水陸舟車充斥道路侵漁民利歲入鉅萬民膏已  
盡雖近侍內臣亦為吞併華嚴莊田廬直金三十

卷二十一

九

注李應初書

萬兩勛故太監蕭敬之有也城溝大第古器玩  
好難以數計又城外田廬二所直金二十萬兩勛  
故太監魏彬之有也八里莊田園直金一十餘  
萬城南莊命與膏腴直金二十萬故太監韋爾賓  
瑾之有而勛故之者又太監溫璽物故其貨裝器  
玩以十萬計田園以萬計勛故過半抑鬱莫伸至  
于剝削運卒折致漕舟貽患 國儲無所底止私  
植黨與結納亡命如鄉紳錢俊民翁守洪尤無藉  
中之渠魁而皆託為腹心倚之緩急又有官校陳  
琰等三十餘輩莫非雜鳴狗盜之徒布為爪牙偵  
刺伺喝攝事婪財軍民切齒其甚者春秋更卒領

班到京都指揮督金二百指揮督金五千戶旗卒各一十指剋辦納若為定分而又私役京卒哀取月廩舍寃勤動控訴無門且舉動乖方機械巨測以張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赦而勳與交通為之經紀其家此而存心豈無所為也哉而又遣禁儲粟至以數萬計積而不散復欲何為至于器用運式皆擬不度私交京師諸部市易茶馬尤駭觀聽恬無忌憚矣日者都尉謝詔英國公洛惠安伯綱均朝廷勳戚罪微于勳而皆置之明法不少貸者蓋欲使人不敢輕犯也勳之過惡重巨羽翼尚多幾會所在不可不審乞早致督府重柄勅下

卷二十一

十一

法考歷代書

錦衣衛收繫鎮撫司與謝詔洛綱等一體勘問重置于法庶禍胎永絕而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帝深然之下旨曰郭勳受朕恩眷出羣臣上却乃交結逆囚包藏禍心跡此一端繫可知矣朕奉天命以倫序承天位張延齡謀為不軌人孰不知勳也敢復黨之即逮繫鎮撫司按覈以聞言官耳目所寄若此重情無人一及俱宜重懲姑原不問高時能進謹言加俸一級屬番吉囊俺答入大同塞大掠太原諸處副總兵丁璋遊擊將軍周宇各禦虜死之以翟鵬總督京南及山東河南軍務

先是虜酋遣教人石天爵來求入貢帝曰虜情叵測假辭給我耳命舉大臣總督宣大軍務廷議舉副都御史張珩珩力辭之被劾罷去乃以樊繼祖往發內帑及馬價銀九十萬兩遣戶兵部二郎中及臺諫官各一從繼祖調度紀驗帝勅發石天爵至鎮繼祖逸之使去已而吉囊得天爵偵報我邊無備遂率眾入塞提督代州三關副總兵丁璋率師至靈武關東北石湖嶺遇虜力戰死之虜遂入關繼祖坐視不能禦從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宇禦于太原北侯城村亦戰死虜遂抵太原又越而南殺掠人畜數十萬京師戒嚴起翟鵬總

卷二十一

十一

法考歷代書

督京南及山東河南軍務已而吉囊出關未至塞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眾帝命繼祖發兵應援先給璋家喪具白金五十兩俟數明優卹陣亡軍人各白金二兩繼祖竟不應援冬十月夏言復入閣初帝諭言議皇太子為其母服制言承命議上進繳聖諭奏內字批帝怒詰責言言翰罪乞恩帝命削其少師致仕去已而言奏禦虜十四策且曰臣甫解機之初適有門庭之寇事勢孔棘關係安危一得之愚不敢不獻至于他嫌非所當避臣何敢忘皇上眷遇之殊恩而默默以去也

帝曰夏言既有忠謀如何堅于自愛負朕恩耶本  
宜完忠姑念昔勞宥之至是復命以少傅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

附錄南京科道官王燁等上言張璫與勛世居京  
都媾結親識凡推舉將領關節交通街衢有參將  
千金都司八百之誼今勛逮下詔獄天下臣民皆  
舉手加額以為大姦之去宗社生民之福而璫猶  
在位其何以作忠臣義士之氣弭戎狄玩侮之心  
邪乞將勛正法璫罷斥則人心鼓舞而醜虜不足  
平矣章下吏部

逮繫刑部郎中錢德洪于詔獄

卷二十一

十一

初郭勛下鎮撫司乃行五萬金賂署司指揮孫綱  
綱為畧其罪狀簿錄皆纖微事為傳爰書以上既  
而下刑部論坐陝西司郎中錢德洪按綱所簿子  
以輕比尚書吳山從之及移囚都察院掌院事毛  
伯溫劾綱以廝役濫近侍納賄行私如郭勛不法  
大者非一端裁邊郎問礦峒復鎮守罷巡關潛通  
夷虜侵奪田廬簒殺人命鑿傷地脈皆為虐飾不  
舉且序畧不詳除革之由究職不聞多寡之數情  
本故出法當並論刑部尚書吳山惟憑成案罔顧  
重獄郎中錢德洪法律未諳事理不達俱宜加懲  
以警曠怠帝命收孫綱下法司論罪吳山奪俸

三月德洪逮繫鎮撫司鞠問  
革餘鹽法

初鹽法開中有常股法需次支掣有存積法以待  
不次之需俱令商人輸金邊帑就各運司掣鹽行  
驚既而有餘鹽法令商人輸金運司就場收鹽與  
常股鹽並掣夾運以驚然自餘鹽行而存積之法  
廢矣運司積輸無幾而邊帑日虛良法益壞至是  
戶兵二部集議裕邊急務以清理鹽法為要請設  
都御史一人專理長蘆山東兩淮四運司鹽法從  
之給事中郭望上言官不必設唯當酌議應革事  
宜下戶部覆議宜革餘鹽奏上帝曰變壞成法

卷二十一

十三

起于餘鹽邊餉不充私鹽充斥俱此之由即禁革  
之以復祖宗鹽法之舊于是戶部覆查兩淮鹽  
額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兩浙鹽額四十四萬四  
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鹽額六十萬五千三百四  
十八引並無額外餘鹽之數至于餘鹽係近歲新  
增宜行革去當自二十一年始悉遵舊法勿復增  
添從之

逮繫御史浦鉉于詔獄

鉉時巡按陝西上言近見高時疏劾郭勛陛下  
加時祿俸逮勛于理天下快心而大姦元兇聞風  
震疊切思揚壽春初所奏繫舉勛事陛下置爵



于獄蓋因爵之言觀勛之行察之貞而後發也臣  
初不知爵為何如人今行部至富平察其平生兄  
亡而掛冠養母母逝而廬墓興思足跡不濡于城  
市請謁不通于郡邑荷陛下錄用而積思陳諫  
乃移事親之孝而為事君之忠也時既蒙嘉爵亦  
當宥庶開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就不效忠思奮  
以觀太平之盛乎帝怒命遣官校逮繫詔獄  
附錄南京給事中王燁上言張瓚嚴嵩胡守中皆  
與侯勛陰相結納互為姦貪而守中近因勛敗復  
抗疏列勛始附其勢以固利終尾其敗以脫禍此  
小人之尤而任以薊州兵務臣知其不堪命乞

卷二十一

十四

將瓚嵩守中俱賜罷斥庶國法彰士風正內修外  
攘可以次舉不報

十有一月賑山西被虜郡縣  
命侍郎張漢往山西督賑

以胡松為山西參政三關備用

初松為山西督學副使上言禦虜十二策萬有餘  
言俱深切利弊章下兵部尚書張瓚覆言松議充  
實三關兵馬其策可從帝善之己而吏部以松  
為山西布政司參政命在三關備用自行己策然  
參政非憲職又不于松兵柄竟以不效斥罷蓋當  
事者忌其籌畫不自己出故擠之云

附錄初陝西人劉達以劫掠殺人亡命入虜得為  
酋率擁眾數千有真定人王儒者為虜掠去隸達  
部下易名哈兒達達哈兒入詞我事潛至山東境  
內為巡撫山東都御史曹銑所執疏聞下兵部議  
處寢不錄功

胡國公勛論死

初都察院奏駁刑部再論乃坐勛殺人斬罪長繫  
待決久之死獄中

十有二月逮繫胡守中于詔獄

初守中為御史黃緣宰執與薛僑等俱改官寮已  
而被劾僑等仍守原官獨守中進副都御史兼詹

卷二十一

十五

事府府丞見郭勛被寵結勛為援有勛親信奴孫  
淮者守中與連袂日夜飲微延倡家姬侑之既而  
勛事敗守中恐人尾己乃先尾勛事抗疏列勛通  
兵部議遣大臣督薊遼邊事以張漢陳經名上請  
帝不許特命守中為兵部右侍郎兼原官給勅符  
以往及至鎮多乾沒內帑金又出塞伐古松數萬  
株自以為為去蔽翳虜不得潛伏其間實自撤其藩  
籬也復過索富人宿將金錢邊士怨之巡按御史  
洪垣上疏劾守中宰執匿不以聞既而南京給事  
中王華及臺諫諸官各會疏繼上禮科給事中章  
允賢亦上言曰者會官處囚鞠勛諸疏所列狀勛

壬寅嘉靖二十有一年春正月胡守中論斬

刑部尚書吳山等會鞠守中結納權貴以獵顯榮妄選軍政擅開武科侵盜帑金橫索部將又造連屏而清獻動金鼓以入都擅伐邊木自撤藩籬啓夷虜奔突之患毀邊疆制禦之防法當斬首密雲副使段續張晃李文芝薊州參政李允升參將周捐等畏威阿勢甘心聽從俱宜置罪從之守中竟死西市

附錄吏科給事中徐熿上言山西巡撫陳講虜未

卷二十二

入而誇張請乞虜既入而畏避退縮大同巡撫前則史道擅放夷使石天爵繼則龍大有觀望因循不即之任薊州巡撫徐嵩無一善狀四年遼陽都臺遼東巡撫孫愷部運未還遼陽顯擢邊境大臣若斯是可不可為寒心哉總督尚書樊繼祖帶百萬之糧餉連四鎮之甲兵坐視應劬任虜出入古之以身殉國者顧若是乎乃若山東巡撫曾銑山西參政於教副都御史張景華原任都御史韓邦奇陳九疇皆嘗試之而小有效者亦不敢厚誣天下之無人也乃宜用者不用宜去者不去是以未免北顧之憂耳章下兵部寢格不行已而有發徐嵩

俛無一語至守中疏憤目曰胡守中恩以仇報眾

官聞之不勝駭愕蓋勛方盛時守中委心結納視

為慈父及其敗露觀望揣摩又疏論之冀以自免

守中昔為御史發揚氏夜饋之金舉承天路遺之

賄皆得倖以無事今日附勛而復攻之亦踵其故

智而已今武弁一與勛連者皆不輕原而濫廁文

班如守中使得以詭計倖免臣恐國法與情有遺

恨矣且守中守薊鎮贖貨多端又令其子導從往

來交通關節浮誇欺罔取玩四夷區區來遠樓之

建何足為塞外之大觀而日勤夫匠絡繹騷然又

遣昌黎李知縣遠投賄金賂結貴近窺伺向背倖

忽去來蓋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向使神不降罰勛

得遂其所為守中輕則為姦黨重則為逆黨矣尚

可寬恕乎哉帝怒命收執守中及其子併昌黎

知縣俱送法司鞠問

附錄胡氏者南城縣李華妻也華隨父外出其姑

易氏與鄰人徐璉等私逼胡同汚國滅口胡不從

易與璉謀夜梓胡以土囊掩殺之事聞禮部請立

祠表揚用勵風俗帝從之命有司為祠賜額曰

哀烈賜諭祭一壇有司以時致祀易璉伏誅

乾沒帑金者亦逮赴詔獄請戍邊

時議修大同邊垣樊繼祖以為恐虜蹂躪龍大有以為外邊遠不可築內邊又難為力俱乞停止兵部覆言大同地方祖宗朝既設外邊復設內邊所以界限華夷雖尺寸皆金湯之地也今圯壞年久恐虜竄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多事西海棄而甘肅多事大寧棄而薊州多事三岔河棄而遼東多事繼前慮後乃知兩邊修築亦一時權宜之計但地方廣濶公私匱竭果難為力帝曰修築邊垣乃防禦要務但去歲虜深入得利茲秋計必復來宜以整兵防禦為急修築

卷二十二

姑暫停止

二月樊繼祖罷陳講史道俱削籍

時言官交章劾繼祖縱虜深入殺將喪師宜加罪謫不聽僅令罷歸陳講史道削籍為民

召翟鵬還京

廷議以虜去畿輔無事乃召鵬還

虜掠蘭州城臨清

三月以翟鵬為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務

時邊臣奏報虜眾復至乃命鵬為兵部侍郎兼金都御史總督宣大山東河南軍務

夏四月翟鵬罷革宣大總制官

初鵬將出京以大學士言難辭謁不及面而去又無遺禮言銜之鵬至鎮奏乞邊餉言謂樊繼祖賈積劬勞尚未勳支如何存在在空虛帝命覈之給事中楊傑上言宣大一鎮近發內帑金百萬不為不多有貪殘負國如胡守中者從而漁獵其間肆無忌憚是宜聖明雅類詳覈以警其餘也翟鵬所奏孔棘若俟覈明方為接濟恐客兵枵腹嗷嗷變生倉卒宜先量發以資急用徐行勘覈以昭戒懲不聽已而宣府巡撫楚書知言銜鵬與山西巡撫劉臬陰構謗書交關于言言從臾帝前遂內降

卷二十二

三

罷鵬併革總制官專責大同龍大有宣府楚書山西劉臬保定劉隅四巡撫防虜

五月清紀郎周鈇謫補外

右清紀郎周鈇上言虜必再至乞早為防禦計不聽補廬州府知事

六月丁酉虜酋俺答入大同塞大掠太原諸處

時吉費死其子叔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糾眾酋青台吉呪刺哈喇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等各擁眾數萬入大同塞經朔州攻破鴈門關掠太原而南京師戒嚴夏言罷諭羣臣

初言欲固寵結中貴高忠代獻玉器又令忠代獻女子帝切責忠不之納言又于禁中乘肩輿帝亦聞之一日言入內直帝遣內使以香葉中皮帛履賜之言曰時人正瞠目視我此不可受帝聞之怒命言出言曰即別下旨乃可去爾又因帝不視朝言亦不入閣中帝大怒為諭一通切責言命左都御史毛伯溫刊示臺諫等官其略曰朕承皇天寶命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非求僥用夷荒昧之為止一早朝終始不一耳然君逸臣勞先賢亦嘗言之奈何世降人浮求一真才夾輔終不可得夏言脅君助惡縱恣成性往歲令高忠

卷二十二

四

言忠知書

代獻玉器又獻女子朕詰忠曰祖宗家法何如爾可交結文臣耶又聞言乘輿禁中召引者詰之對曰非輿橫板昇之迨朕以香葉巾便束髮及帛履便啓處即其內直賜言彼拒不受朕聞之令出言不奉命此非變詐而何且朕不早朝言亦不赴內閣一人在第其二三人雖入亦不知軍國重務矣王言須密宣宜人臣視如戲具此等鉅惡言官豈有不知而貪生媚不聞糾發併出此諭播之中外于是御史喬佑等給事中沈良才等各連疏劾言帝曰臺諫為朝廷耳目而結合欺罔不思盡職命吏部都察院考覈以聞于是言上疏自劾

遂削職去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既

帝下勅曰天心中眷累及太陽正臣子欺君父外陰侵內陽之咎也夏言以臣凌君罪不下郭勳第累年供事內范故特宥死去之用承天戒仍修省三日祇告玄極殿大小臣工宜既乃心共圖濟理復以翟鵬為兵部侍郎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務虜眾大掠潞安平陽諸處

卷二十二

五

言忠知書

時廷議懸賞格斬俺答頭者予千金官不次餘酋三百金官三級無有應者俺答等乃擁眾起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掠潞安平陽諸州縣時翟鵬未至我師連營不相統攝皆觀望不戰縱虜深入虜大眾駐平遙介休間散入山落中殺掠人畜所據男女牛羊衣被迺遷就大營諸將竟無肯乘險邀擊者

副總兵張世忠躡虜力戰死之

時虜已大得利整眾且歸世忠等自侯城村起營約舊諸將躡虜力戰諸將皆閉營不援虜集精騎三千餘戰世忠圍之世忠傷矢裹創步戰虜眾亦窘會矢及大藥俱盡世忠督短兵血戰自己至酉兵死傷殆盡諸將無援者虜益督眾蹙之世忠腦中二矢墮馬死部將張宣張臣等傷世忠亦力戰

死後贈世忠右都督予金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立祠祀之

庚午虜出陽和塞

虜既殺世忠等乃復分掠定襄五臺孟縣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殺掠人畜十餘萬乃從廣武出關自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自六月丁酉至是駐內地者三十四日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大計臺諫官

吏部都察院奉 聖諭考覈臺諫官共七十三人奪級補外居半

卷二十二

六

一

八月以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仍掌部事丁酉熒惑掩南斗

帝以夏言罷進翟鑒少傳護身殿乃以嵩入武英殿同鑒辦事于是給事中沈良才等御史童漢臣等劾嵩貪淫猜忌皇上所洞見而以為輔臣是小人而乖君子之器也其背公營私變亂國是必將無所不至者南京給事中王華等亦劾嵩險詐益回貪婪久著若處以具瞻之地是樹天下之貪標也且其子世蕃充頑狡獪同惡相扶在部時封拜掄揀關通苞苴動以千百計矧握國柄何所不至南京御史陳紹等亦劾嵩比蹤匪人貪贖貨賂

言官屢形論列莫逃聖矚今以機衡之重畀之必不能回心易慮公爾忘私俱不報

九月復餘鹽法

吏部尚書許讚請復開餘鹽以足邊用下戶部議尚書李如圭覆奏從之餘鹽復行

杖工部員外郎劉魁于闕廷收繫詔獄

時建雷殿魁上言請緩雷殿工作以成廟廷足邊備帝怒杖四十長繫鎮撫司

冬十月

附錄時言官童漢臣伊敏生喻時等劾嵩不已巡按四川御史謝瑜亦上言天下之人皆謂堯舜相繼百有四十年其至治可名在四罪而天下咸服也今皇上數月之間轉移之頃殆幾堯舜百年之治蓋謂堯舜誅四凶而陛下于四凶已誅其二矣所謂四凶郭勣胡守中張璠嚴嵩是也至若翟鑒起于廢棄之中授以行邊之寄乃靡費供億指勉饒道使邊卒重困貶損國威取輕夷狄今日之寇亦伊有以致之也伏望少厘睿思奮乾斷亟將此輩譴黜庶豪傑興起而羣策畢舉矣不報于

卷二十二

七

一

是嵩上疏乞罷帝勉留之嵩復上言臣蒙陛下勉留感激涕淚莫知為處雖聖斷不疑而豺虎為羣向非聖明委曲保全臣闔門不知死所矣夫

豺獠尚知報本臣豈忍負恩私敢于求去顧臣之心跡雖自信無愧而言者或聽嗾使或修舊怨日復一日轉相猜忌恐九重高遠何由盡知獨有一去可以塞詆誣之口耳帝曰卿安心供事再有瀆擾者重治不宥

宮婢謀逆伏誅及貴妃曹氏

時帝寢曹妃宮妃寐有宮婢楊金英等怨帝共謀行弑以組經帝項以釵股割其囊帝幾不免監宮者知狀亟走白后后中夜聞變曳裾馳至為解項組帝得蘇命左右收金英等翌日帝病不能語后傳帝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

卷二十二

注帝在病中

餘輩俱殊于市時事起倉卒妃實不預知也帝後知妃死念之已而族金英等家以討定宮變勅諭羣臣

十有一月張璠卒以毛伯溫為兵部尚書

先是給事中任瀛見宣大連有虜患復劾璠貪鄙無為因及職方郎中楊博俱宜罷免不聽至是璠卒於官乃以毛伯溫代璠伯溫以璠有貪聞諸邊類多債帥乃首上疏請禁沿邊將領括剋營求帝從之命都察院刊榜禁諭

十有二月國子司業王同祖劾籍

王同祖先上禦虜策請因原額三衛賂結黃毛虜

又糾元良罕亦不刺等夷共破比虜御史賈大亨劾其狂悖至是又請改元以延聖歷帝惡其佞斥之削籍為民

卷二十二終

卷七十一

九

涓川范守己輯

癸卯嘉靖二十有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給事中陳泰請行大閱大射禮

泰上言請舉古者大閱大射禮帝命姑寢行

三月乙巳朔帝如天壽山

初大學士嵩上言陵工告完歲清明日宜詣陵舉春享禮從之乃卜朔日發京師戊申奉安神位行時享禮

附錄

尚衣監太監李絳上言乞遣內臣赴蘇杭福州等處監織御用袍服從之給事中蘇應旻等上

卷二十三

一

言大江以南賦役煩重加之災害相仍海寇竊發昔擅殷富之名今實凋敝若遣官監織騷擾微需為害不小况嗣後踵遺萬姓無休息之期矣乞收威命移行工部勅各撫按官如式督造不報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

初朝用以黃白術結郭勛于進授紫府宣忠高士既而改羽林衛百戶復改紫府宣忠仙人久之位窮因脅索勳賂誅死勳家廝役張瀾復上疏讀奏帝怒收送法司論死

夏四月嚴嵩解部事

嵩既入閣即竊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及

陳乞俱關白嵩嵩許諾然後敢上聞于是副封苞

直爭輾其戶外而大學士鑒以位望仍欲先嵩而

翼孤且輒不能奔走其羣競第以其階軋嵩嵩亦

銜之二相于是不能相能矣先是陝西巡撫賈啟與

總兵周尚文不相能勅解不悛御史張光祖劾之

奪尚文官請啓別用總制侍郎翟鵬督餉侍郎趙

廷瑞與總兵張鳳周尚文復不相能廷瑞奏聞

帝俱切責之至是嵩鑒構卻給事中周怡上言風

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

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生于人大臣有動色之

爭則攻闕之禍流于下由今邇昔未之或易陛下

卷二十三

二

下臨馭以來二十三年于茲矣求治銳憂民切宜乎太平有象四夷來王也今陛下曰事禱祀而水旱災傷未之消歲間輸納而府庫未充歲蠲租賦而百姓未蘇則何以故未有將命之臣耳今大學士鑒嵩憑藉寵靈市恩修怨閭閻在內閣違言失色入見陛下各私陳背詆是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同寅和衷以事上而風下也嵩之威靈氣焰凌逼百司凡有陳乞罔不奔走其門先授其意而後聞中外之臣不畏陛下而畏嵩鑒則依阿洪忍不能自持勢不足以驅人而名位在先足為嵩閹尚書許讚世掌銓衡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

不能銷權勢要求之心，靡亦甚矣。陰擯陽排，互相訾訐。視陛下為何如主？臣恐大臣不和，則檢邪乖間，黨比媒孽，非國之福。日者抗論輔臣，如御史謝瑜、童漢臣，皆以他事罪謫去矣。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于聲色。臣恐自是無言者矣。雖有如矯抗驕兇，誰復及之？可懼甚矣。今邊警方急，而文武大臣各立門戶，不相和同，則臨敵決機，甲可乙否，其不倚事敗謀，吾不信也。伏乞陛下明離照奮乾斷，戒輔臣毋修怨以竊威福，戒吏部毋依阿以恕黜陟，戒撫臣毋辱將佐以離士心，戒將佐毋緣小卻以敗大謀。陛下更優容言官，博采羣策，則大

卷二十三

三

臣自爾公忠，羣后胥讓而百姓泰和矣。帝曰：怡謂羣臣不和，負君兆禍，其言良是。第其心主訕上，謂朕日事禱祀，不務和德于上爾。夫朕事天體神，多荷洪庇，至于四方之廣，豈得都無水旱？若爾有位，果能秉公竭忠，修和盡誠，同心贊主，何患不治安也？諸臣不和，不即時奏劾，至今方言何也？其輸心復奏以聞。怡覆奏上，下怡詔獄。

秋八月，虜入榆林，甘肅塞敗之。臨清城成。

初，山東巡撫曾銑請城臨清，從之。至是，城成。銑與巡按何允魁等俱賚賞有差。

九月，以張璧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逮繫巡按山東御史葉經詣京，杖于廷。

初，葉經劾嵩受表冊，惟憶賄，嵩銜之。及經監山東鄉試，進呈試錄，嵩摘錄中有諷上語，激怒帝。遂命械繫至京，朴之死。于闕下，布政使陳儒以下俱謫邊方雜職。

冬十月，虜入陝西，敗之。

十一月，詔復太廟合享制。

削巡按貴州御史魏洪冕籍，布政使侯緘而下咸降三等。

亦以試錄訛舛也。

卷二十三終

卷二十三

四

清寧錄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二十四

涪川范守己輯

甲辰嘉靖二十有三年春正月徵諸鎮兵戍大同

附錄南京御史包孝初翰林編修等官袁煒潘仲

勝童承教指世臣郭希顏素于清議乞勅禮部勿

預會試禮部覆題宜令各官痛自砥礪俟大計裁

處報叩

三月策士奉天殿

策翟景淳等三百十七人賜鳴雷等及第出身

夏六月熒惑犯南斗

右贊善潘應麒劾籍

卷二十四

一 詳考歷朝書

應麒主試順天通略私其匪人言官論列罷之

秋七月加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傳兼少保友正一品

祿

八月翟鑾并二子削籍

鑾子汝孝汝儉是歲俱登第給事中王堯日等劾

試官江汝璧彭鳳歐陽暉高節等阿附關通帝

怒收汝璧等下法司鞠問已而按覈有迹併同榜

進士焦清崔奇勳彭謙汪一中俱以通苞苴得之

者帝大怒削翟鑾官令為民汝璧等黜名抵罪

有差汝孝汝儉焦清等俱奪名

以許讚為文淵閣大學士張璧為東閣大學士俱參

預機務以熊浹為吏部尚書費家為禮部尚書

九月虜入大同塞

總督尚書翟鵬禦却之

朵顏虜侵薊州塞

時有叛人白通事者導朵顏酋侵我諸塞巡撫俞

都御史許論伏兵禽通事斬之進論副都御史請

告去以朱方代之

嚴諸鎮防秋兵

時虜酋遣我叛人潛入京師兵仗局習發佛郎機

大礮獲而誅之朱方遂請撤薊鎮兵下兵部覆議

諸鎮兵俱宜撤從之

卷二十四

二 詳考歷朝書

冬十月虜破宣府塞入紫荆關

械繫總督尚書翟鵬及巡撫都御史朱方于詔獄

朴都御史朱方及職方郎中韓昂于闕廷毛伯溫

削籍

帝以朱方請撤秋防兵太早致虜深入翟鵬不能

禦卻韓昂不為籌應俱逮繫下獄鵬削籍方昂各

朴于闕下亡何俱死尚書伯溫削籍為民乃以俞

萬達總督宣大軍務

十有一月加陶仲文少師其少傳少保如故

有大同順聖川水地莊軍卒劉伏玘者禽叛不孩

部下小酋王三三本華人附虜者磔之傳首諸邊

于是司禮少監焦忠傳 聖諭曰朕祇主威保民  
伐逆仰上天下鑒叛惡生禽固義勇之効力實鬼  
神默戮其魄也逆虜屢犯中國流血千里自今少  
差其加東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為少師餘如  
故

虜寇甘肅

十有二月戴金為兵部尚書

萬鍾班師

初鍾受命徵兵討湖貴苗攻圍四年不能克鍾用  
鎮溪所土官指揮田應朝為捕盜官應朝者陰賊  
子也恒挾苗以市我及得捕盜柄孟煽惑羣苗大

卷二十四

三

一

忽姦利故久無成功鍾誘致苗帥龍某來見龍請  
得簡乃出鍾令一千戶往龍果來鍾執之奏殺之  
苗亦殺其千戶鍾為卹其家乃遣諸監司挾所隸  
土目指崇撫之多犒以牛酒魚鹽且人給粟二三  
斛復官其魁龍許保湖苗帖然貴州苗尚觀望未  
肯靖鍾遂奏苗平請班師從之朝廷論功賞賚  
有差召鍾為兵部侍郎

卷二十四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二十五

洧川范守已輯

乙巳嘉靖二十有四年春閏正月加總兵戚繼光  
太子太保任其一子

去冬虜寇甘肅總兵官戚繼光侯爵與總督三邊兵  
部侍郎張珩巡撫趙錦禦却之驚等遂上言曰者  
聞虜入寇即督兵出禦追至朵蘭地及虜大戰一  
日凡五捷斬虜首百餘級及斬吉囊子狼台吉且  
謂為獲虜王又竄其昆李廝養卒姓名于籍中俱  
稱有功疏上兵科劾驚提辭多虛構意涉誇張仲  
冬幾望日晷短極之時所夕財五時耳質明聞警

卷二十五

一

一

發兵追躡至沙河大達又至朵蘭雙莊軍行不啻  
一時也乃于三時間五戰五捷得首功百級何雄  
速如此且往歲大同黑山墩之捷謂誠吉囊子太  
不孩竟成空言今復以衣鎧鮮華謂為狼台吉濫  
引禽王之語妄意封侯之勳不知里何所據也又  
竄昆李廝養姓名謂破陣當先俱屬可疑宜行勘  
覈覆奏帝曰勦獲既多厥功可嘉其加驚官保  
任一子所鎮撫張珩進右都御史其諸卒功次令  
巡按官覆覈以聞  
附錄巡按山西御史陳豪上言北虜三犯山西殺  
掠百萬此不可以常寇目也二三年間發內帑金

六百萬餉邊而戰則未能繫之使去守則未能拒之勿來不知何用此六百萬費為也今諸臣建議不過曰選將練兵屯守險隘而已不知虜眾內侵不由諸隘口皆攀巖絕峻蟻附獲緣而來沿邊牆垣又何足恃況諸鎮烽火皆煤虜自為其往守烽火也多囊賊刀為賂免計一遇虜偵則予之求不我殺彼此譯語互為和同待虜眾深入然後舉燧發砲降旗而轉走不止一日一處為爾也且邇來之虜多我民亡命為彼嚮導星術機械文字技藝諸人咸足為彼區畫故連歲非時修至冒險深入如履故途無復忌警恐自今以後其患將無底止

卷二十五

二 江表盛衰書

也乞下廷臣集議萬全之策期于必戰盡復套地庶可攝其內擾之志而邊境無虞矣下兵部議行戴金龍以唐龍為兵部尚書

三月大計京官收原賜勳戚旅舍

帝下旨曰福德寺五旅舍寶源吉慶二旅舍雖先朝曾賜勳戚原非子孫世有俱令還官徵賦以資國用順天府丞貳一人督理之

夏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出南吏部考功郎中薛應旂補外職

初嚴嵩入內閣南京給事中王華首劾嵩貪論者逐肆起嵩嘆華不已是春大計京官嵩令所私

尚書張潤欲以奏聞潤止之釋其使先是傑為南兵部主事以貪聞于是尚書潤及都御史王以旂殿傑黜之又黜前留臺御史出守常州符驗等若干人疏上從之嵩乃喚同鄉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常州守得旨命補外職

楚世子英燿弑其父楚王顯格

獄具帝告于皇祖斬英燿燬其屍勿令收瘞其預謀者俱殛之

六月初撤元主忽必烈廟祀及其侑享五臣

給事中陳鼎上言乞撤帝王廟元主忽必烈神主

卷二十五

三 江表盛衰書

及其臣本華黎等五人牌名并南京廟祀胡象下禮部覆議從之于是削京訥所撰廟碑命輔臣別為文記之

秋七月太廟復成

復同堂異室之制帝自景神殿遷羣聖主奉

安太廟布詔天下加嵩太子太師讚壁太子太

保甘為霖少保唐龍太子太保費宗太子太保

逮繫試御史周冕于詔獄

初禮部尚書費宗等奏言太廟告成宜舉告廟

禮帝命卜日奉安神主序昭穆皇太子攝行

祀禮冕上言數年以來祭于景神殿聖心弗

安今新廟告成。祖宗列聖得復其位。睿宗與列聖合享一堂。非陛下之誠孝無以妥其靈通其至。臣恐攝者之誠孝未如陛下也。伏乞聖明一親享焉。帝以其違命。逮下詔獄。考訊虜入榆林塞。大掠內地。

套虜二萬餘騎。自宣塞堡潰牆入。殺掠人畜數十萬計。時巡綏游兵俱徵赴宣。大防秋。故虜入無復禦者。其禍為最慘云。

逮繫總督尚書張珩。巡撫都御史張子立。于詔獄。謫戍邊。以榆林虜禍故也。

卷二十五

八月虜寇大同塞。

九月代府奉國將軍充灼等謀叛。伏誅。

初充灼等八人與俊相等。聽惡少張文博等從吏。謀誘虜番小王子至大同為亂。事泄。總督翁萬達上其事。帝命械灼等至京。考訊有據。灼等八人俱勒令自經。毀其屍。俊相等謫為庶人。禁錮鳳陽。張文博等二十八人磔斬有差。仍梟首大同塞。

冬十一月。許讚劾籍。帝怒。削籍為民。

張璧卒。

贈少保諡文簡。

附錄封陶仲文伯爵。仲文辭封。乞恩蔭。乃贈其三代如官。如妻俱一品夫人。蔭其孫陶倣入國學。讀書。

錄許達樂陵禦寇功。

巡按山東御史鄭芸上言。許達正德間為樂陵知縣。劇寇劉六等流劫山東郡縣。官望風逃匿。達獨設策巷戰。保障有功。為查浙江參議。周鼎雍以禽磧寇功。蔭子入國學讀書。達乃止錄死難之節。子其子場為錦衣世千戶。而樂陵之功。達未論及。似為缺典。下兵部覆奏。進場官一級。從之。謫吏部尚書熊浹為編民。

卷二十五

五

先是浹因予陶仲文恩蔭。上疏力闢異端。留中不報。浹乃乞歸。帝大怒曰。熊浹前比張孚敬議禮。藉以干進。姑不追治。命錦衣衛遣官監送原籍為民。庸調勿復。

十有二月。召言復入閣。

初召言命至。有門下士勸言勿出。言不聽。竟出應命。

以唐龍為吏部尚書。路迎為兵部尚書。

卷二十五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二十六

有川范守己輯

丙午嘉靖二十有五年春正月夏四月

附錄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上言大計黜陟雖主  
自部院大臣而條其行能致其祥審考功郎中審  
司之曰者薛應旂公忠任事不避怨尤乃以謗  
補外恐非所以勸忠勤也下吏部議尚書唐龍覆  
言應旂疾惡如仇去姦若脫遏抑官邪昭然在人  
宜復京秩以勸後之當事者從之  
六月路迎罷以陳經為兵部尚書  
秋七月收山場湖陂河道稅濟邊

卷二十六

一 詳考歷代書

戶部尚書王景上言國計匱乏宜預為措置以濟  
邊餉因疏條收復山場湖陂河道等金帝曰漕  
輸歲四百萬石故事俱輸本色適乃任情折減累  
朝積貯支費無經不聞時有稽覈以致府藏空乏  
歲出不敷爾戶部職司國計責將誰誅所條山場  
等稅姑行查處以濟邊用

建繫參政高簡于詔獄請戍邊唐龍劾籍尋卒  
初高簡為文選郎中引用私黨何遷茅坤等給事  
中楊上林劾簡籍與積四大壞銓規不報已而出  
補參政御史陳九得等復劾其徇私殖貨引用匪  
人乃命遣官逮繫至京下詔獄論戍何遷茅坤

俱補外職其餘鄒守益熊過等俱削官為民尚書  
唐龍坐免刑籍

虜入保安塞大掠延安慶陽三原涇陽諸處  
曹銳請復河套

套虜三萬餘人入寇越延安府至于三原涇陽殺  
掠人畜無算事聞帝下旨曰今年失事頗輒不  
必查覈總督三邊兵部右侍郎曹銳請復河套條  
為八議一曰定廟議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  
曰選將材五曰任賢能六曰足芻餉七曰明賞罰  
八曰修長技計萬餘言指據明悉下兵部議行  
以周用為吏部尚書

卷二十六

二 詳考歷代書

八月調巡撫甘肅都御史傅鳳翔于江西  
初鳳翔為陝西參政盡圖著論經武籌邊黃緣以  
干進遂擢僉都御史巡撫甘肅亡何遽改江西于  
是給事中楊宗器劾鳳翔狡驕競進黃緣趨赴始  
藉邊略以參政躡取都御史而一籌未布遽自甘  
肅改撫江西以鳳翔不可以甘肅用不宜以參政  
起拔都臺以鳳翔可以甘肅用不宜以數月即移  
內地計鳳翔之姦不過欲假邊方為干進之途耳  
况其久犯清議日事營求速宜罷黜以戒浮競下  
吏部覆議仍留用之  
九月土魯番貢使八百餘人入嘉峪關存劄甘州

初番酋火者阿克力等八百七十四人來貢入嘉峪關。巡撫傅鳳翔總兵官仇鸞未知為計。俱存劄甘州館穀之。已而鳳翔得江西命以去。以山東參政楊博為僉都御史代鳳翔。撫博至甘州。疏聞。請自上裁。帝命量留數十人入貢。餘令出關。鳳翔鸞博各奪俸有差。

遷肅州罕東夷于塞外。

初罕東屬夷為土魯番所逼。內徙入關。王瓊處之肅州近郊。久之漸為民患。邊人苦之。巡撫都御史楊博召其酋長謂曰。若輩寄居此地。非久遠計。有白城威虜金塔諸處。俱善水草。吾為若輩。若輩有

卷二十六

三

注者屬部書

意乎。咸頓首曰。幸甚。博乃為築白城威虜今塔諸城。遠者去塞五百里而遙。近亦不下百餘里。諸夷眾樂徙去。積患頓消。

修復河西屯田。

河西屯田以水堙久廢。博請于朝。墾舊畬者勿租。故租者十年而租復貸牛器穀種與佃者。于是人爭應。令因跡龍首渠故道分疏。支瀆墾田萬餘頃。簡壯卒田之。謹烽燧勤偵候。虜不敢輒至塞。嘗一入寇。諸將士拒塞上。不得入。斬首虜百四十餘級。獲輜重萬計。亡何進博右副都御史。

冬十月。虜寇遼陽。

附錄。十二月兵部尚書陳經等覆議。曾銑復套。疏及先所上修邊諸議。帝曰。虜據河套。久為內患。連歲深入。全陝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虜為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兩部內日久方為題覆。迄無灼見。還令銑督同各邊鎮巡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其邊垣千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止可將要害處所修築。茲暫發兵部銀二十萬付銑。以為修邊餉。兵造軍械等用。勿得浪靡。代府奉國將軍充灼等謀反。伏誅。故建昌侯張延齡侍郎胡守中棄市。加周尚文太保。翁萬達左都御史。詹讚兵部右侍郎。以獲充灼等功也。

卷二十六

四

注者屬部書

卷二十六終

涓川范守己輯

丁未嘉靖二十有六年春正月揚守謙經理營田

巡撫山西都御史楊守謙疏請經理營田以足兵餉凡器具牛種織悉條議帝命舉行

二月朝鮮國執獻通倭商舶

初福建福清等縣民人偶淑等三百四十一人擅收繒綺布絲諸貨違禁泛海私通日本驚利值大風飄泊朝鮮界中為候者所執以白國王李垺垺遣譯使李順宗監送淑等及諸貨物于遼東都指揮使司巡按山東御史張鐸奏聞帝曰近年沿

卷二十七

一

海地方通番細民干犯國法視為故常福建諸處尤甚往往為外夷禽縛有傷治體其海道官今巡按御史查劾奏處

三月立邊方官選用陞遷格

諭吏部曰近年西北邊方防虞多事任用要在得人爾部內須留心選用總督撫按官不時剴舉以憑黜陟西南蠻夷邊方亦用此例其列立選用陞遷資格奏聞

策士奉天殿

策士三百一人賜李春芳等及第出身

山東汶上盜起流劫曹單濮陽諸處

有汶上民田斌及妻某氏為白社僧惠金及姪人

楊惠所愚囑聚數千人流掠曹單濮陽等處掠得

丁壯輒以惡毒醉之列置前陳不避死傷以故黨

與日眾州縣不能誰何事聞帝命速禽首惡解散脅從勿令滋蔓貽患地方

夏四月四川白草番蠻叛平之

白草番蠻據有巢穴攻陷城堡拒敵戕殺將領全蜀震動巡撫都御史張時徹檄副總兵何卿討平之以時微為兵部右侍郎何卿為都督同知

革南京提督糧儲都御史

初南京都察院有副都御史或僉都一人提督南

卷二十七

二

京糧儲至是僉都御史楊宜提督京儲物議沸騰給事中張汝棟劾宜因請裁去提督下廷臣集議從之遂革去都御史以南京戶部侍郎總督其事

虜酋俺答求入貢拒之

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上言俺答乞貢請參酌其可否巡按御史黃如桂疏奏虜自火篩作梗貢禮寢廢迄今四十餘年自嘉靖辛丑虜人刁叵則之謀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今又復踵行前詐豈可輕信墮虜計中蓋虜自庚子以來連年蹂躪大同深入澤潞甲辰由宣府抵紫荆乙巳丙午西掠延綏東寇遼陽塗炭我疆宇殺略我人民凡我臣

工皆志職醜虜以雪積憤但時未可乘勢當徐圖耳故貢亦寇不貢亦寇者夷狄之故習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臣之至計也事機貴于先圖軍令重于申命乞嚴勅總督鎮巡等官過加防禦帝曰逆虜連歲寇邊詭言求貢勿得聽從其各邊嚴兵防禦如有執異處以極典

山東盜平逮繫巡撫山東都御史何鰲于詔獄初田斌等流劫日久將南掠徐鳳治河都御史詹瀚集役卒格鬪敗之追兵繼至斌乃就禽餘黨解去鰲奏聞帝曰妖寇蠱惑愚民地方官不能禽捕解散以致淮北震動河南繹騷所奏擢賞例不

卷二十七

三

准行其良善被禍者巡按御史查覈奏聞已而巡按覈上帝命錦衣衛遣官逮繫鰲下鎮撫獄久之削籍去

五月曾銑襲虜勝之

初春中銑督兵出塞掩擊虜我師敗績殺傷甚眾匿不敢聞至是復出塞襲擊虜覺整眾拒之我師與戰得利賊斬二十有六人生禽一人奪馬牛駝索九百有五十夷器八百五十三以捷聞帝下旨曰套虜連年深入如蹈虛地大損國威銑能率兵出塞禽斬有功其增祿俸一級賞白金四十兩紵幣三襲巡撫謝蘭李士翔巡按盛唐及兵備等

官各賞有差

周用卒以閩淵為吏部尚書

南京守備太監丘得編伍

南京給事中雷賀劾丘得以盜彬逆黨黃緣進用禽焚殘虐不可以司根本地帝命編伍為淨軍六月加陶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左大學士俸任一子尚寶司丞

仲文時以正從一品滿六年吏部尚書閻淵題請考核帝曰尚書陶仲文歷俸年深忠勤懋著加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左大學士俸給與告命仍蔭一子尚寶司司丞以示酬養

卷二十八

四

附錄陝西總制曾銑劾總兵官仇鸞科欽士卒阻撓軍機請加切責因及巡撫楊博謂其執異不相和同帝以秋防在即各奪俸數月

倭寇寧台

先是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從之乃以朱統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建地方比統未至官而倭寇百餘艘久船寧波台州諸處約眾數千人登岸殺掠無算焚毀官民解舍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瀚守土參議鄭世威因乞勅統嚴禁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徒從之



朱統嚴海禁

朱統至浙徽知沿海大姓皆利番舶勾連主藏貴家尤甚凡夷舶至爭致其家虛值轉鬻其貨牟利濶已久不歸值夷眾怒其負逐構難輒有所殺傷乃下令申嚴海禁凡雙橋餘皇一切毀之因上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逐錫暴貴官家渠魁數人姓名請戒諭之不報

秋七月

附錄是秋延綏守禦官李越計殺貢夷遇伏發沒軍甚眾巡按陝西御史盛唐奏收越等鞠訊論越

卷二十七

五

及裨將陳守節各斬首餘眾編戍奪俸有差奏上爰書掌院左都御史屠儒兵部尚書王以旂集議從之

冬十月曾統疏條復套方略及營陳地圖

統會同陝西巡撫都御史謝蘭延綏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益夏巡撫都御史王邦瑞及三鎮總兵官參酌復套方略條列上聞因上營陳八圖及河套輿地圖各一帙帝曰覽奏具見忠略朕心嘉與下兵部集廷臣酌議施行

虜通兀良哈寇遼東

附錄巡城御史陳其學劾掌錦衣衛事都督陸炳

盡亂驪政及擅禁小錢諸不法復劾崔元容廝養徐二權取官鹽諸貪肆狀大學士言欲從中下捕治炳炳懼行三千金求居間不得乃長跪言泣泗輸罪乃已于是下旨止收捕徐二等送鎮撫司鞠論令炳元各自言狀乃俱輸罪乞恩釋之不問

陝西澄城山崩分馳

初為一山至是分崩東西馳四三里遺址平陷矣收甘肅總兵官仇鸞詣京

曾統發鸞拾罪曰欺給朝廷曰擅作威福曰殘虐故殺曰貪婪欺濫曰賂削卒伍曰侵牟邊餉曰私役戍丁曰騷動地方曰容養姦回曰比敗窳服各

卷二十七

六

疏指據數千百言帝命以山西總兵官王繼祖代鸞差錦衣官校逮鸞赴京

兀良哈糾建州夷寇遼東

十有一月皇后方氏崩

諡曰孝烈皇后

諭復河套

兵部會廷臣集議曾統先後章疏俱可施行帝曰虜據河套為國家患朕軫懷宵旰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一驅逐之今曾統所上方略卿等既已詳酌即會同多官協忠摠謀以圖廓清

卷二十七終

戊申嘉靖二十有七年春正月夏言罷

初嵩忌言復用言又以元臣抑嵩衷不相能言微知嵩子世蕃通苞苴且代輸戶轉納錢穀侵牟賂剗欲以上聞嵩懼擊世蕃詣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賂其門者直走言榻下及世蕃長跪泣謝言謂其屈服我也置不發嵩父子愈恨之先是都督陸炳怨言持己欲傾言莫知所發見嵩言構卻乃陰比嵩圖言嵩亦欲獵言首相位乃因山崩分馳之異疏陳缺失謂曾銑開邊啓釁誤國大計言從中

卷二十八

言從中

主之表裏雷同淆亂國是言累疏力訴帝不聽命廷臣集議于是吏部尚書聞淵禮部尚書費家左都御史屠儒等皆謂言位居元輔政本所關凡國家機宜當熟計利便為之况復套大計乃輕信曾銑之謬擬旨必行任意徇情罪不容逭帝怒奪言師傅官以禮部尚書致仕

建繫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詣京出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陝西軍務

夏言既罷兵部尚書王以旂等上議復套事宜俱宜停止別為防禦計帝謂兵部兵科官先亦預議復套各奪俸示罰命錦衣衛遣官逮繫曾銑赴

京以王以旂兼僉都御史代銑總督贖預議之罪也言官當機不言且有預議者各廷杖有差

虜酋俺答入河套

巡撫延綏都御史楊守謙奏報套內先有狼台吉海台吉都刺台吉駐牧今俺答復踏冰逾河聲勢愈重不可不嚴加防禦嵩擬旨曰虜寇合眾入套明是曾銑擅開邊釁致生禍端貽君誤國兵部都察院集議勿得庇覆帝從之

仇鸞奏許曾銑

鸞見銑被逮乃上疏自訟因許銑謀國不忠駁軍無法往年虜寇延慶殺人盈野銑隱匿不以實聞

卷二十八

言從中

乃收諸將金錢萬計遣男淳賈付蘇網關通貴近圖居間故皇上有今歲失事頗輕不必查覈之旨銑明知誘殺撲殺國有大禁乃于丁未二月擅將所部士馬出定邊塞襲擊虜帳希望功賞而分部失律全軍覆沒又隱匿不以上聞仍欲輕舉冥行收復套地以掩蒙蔽之罪不忠大矣甘肅巡撫楊博初亦謂銑陪贊招尤其計非是乃又通銑以阻撓論臣臣久歷邊陲深知套地不可遽復且軍機重務邊釁大患豈可阿意曲從而博以臣言白銑謂不去臣鸞終為掣肘故銑復遣淳行五十金賂臣今全陝之人為科徵調集所苦替替欲竄臣

恐意外之變不在河套而在邊圉之內也時皆謂是疏高所授單尋降旨曾淳蘇綱俱令錦衣衛收繫詔獄

二月以劉儲秀為兵部尚書尋削籍

時王以旂出代曹銑乃以儲秀代以旂儲秀謝疏忤旨帝怒命削籍去

以趙廷瑞為兵部尚書

曹銑逮繫至京下法司即訊給事中齊譽等請補外

兵科給事中齊譽等上言曹銑當服上刑以為邊臣永戒帝曰銑誤國敗事譽等方來奏間俱奪

卷二十八

三

官二級補外職

附錄司禮監太監鮑忠病故御馬監太監李慶等奏乞從子鮑恩等八名各陞一級廝役鮑璉等五

十名收為勇士俱從之給事中劉體乾疏諫不報三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曹銑論死

刑部侍郎詹瀚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儒吏部尚書聞淵掌錦衣衛事都督陸炳等向嵩指會論銑隱匿邊情行萬金賄通夏言當交結近侍官符同奏

啓者律論斬妻孥流放編管三千里從之

葉總督曹銑于西市逮繫夏言詣京

虜酋俺答求入貢拒之

總督宣大左都御史翁萬達上言俺答投譯書求貢帝命拒之

夏四月夏言論死

時言歸至丹陽就逮至京上疏極陳為嵩所陷帝不聽下其疏于刑部命法司會鞠刑部尚書喻茂堅上言言疏有議貴議能之請乞自上裁帝謂茂堅違旨濫覆詰責之茂堅輸罪乞恩遂上言爰書當曹銑所犯符同律帝曰言受朕隆眷居輔弼乃頗肆貶怨屢黜不悛又主議伐套擅啓邊釁身及妻孥俱依前律科斷

卷二十八

四

五月虜寇偏頭關

附錄韓王融燧奏褒褒城樂平等王府將軍中尉各宗室不遵鈐約私出鎮城帝命各奪其冠服

六月改巡撫浙福都御史朱紱為巡視紱在浙中申嚴海禁其通番巨姓皆不便紱諷御

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奏請改為巡視從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虜寇大同

夏言妻蘇氏請代言死編管蘇氏于遠州蘇氏上言父子夫婦均屬大倫昔緹紫以女代父臣請以妻代夫願就獄身死俾臣夫少延旦夕之

命臣誠眼目九泉也。帝下旨曰：蘇氏係流放人，安得代死？命原籍巡按官即行遣發，勿得畏縱。大同女化為男。

大同右衛參將馬繼宗舍人馬祿女年十有七，將適人，化為男子，撫按官以聞。

八月京師地震，求言。

九月虜入宣府，塞寇居庸諸處。

嵩言于帝曰：虜以言銑收河套，故報復至此。帝于是怒言不解矣。

冬十月，秦少師言于西市。

十有一月，議孝烈皇后附太廟，尋寢。

卷二十八

三

卷二十八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二十九

洧川范守已輯

己酉嘉靖二十有八年春二月，以張治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李本為少詹事兼翰林學士，俱參預機務。

先是治為南京吏部尚書，本為國子監祭酒，至是竝入內閣。

虜入大同塞，大掠懷來，指揮江瀚、董賜、黎虜死之。總兵官周尚文帥師及虜戰于懷來，勝之。

虜酋俺答大舉入寇，略大同，直抵懷來，指揮江瀚、董賜迎擊虜，斬獲頗多，力竭無援，兵觸刃而死。總

卷二十九

一

兵官周尚文帥師萬人追至曹家莊，及虜大戰，總督翁萬達親率銳卒自後促之，虜遂敗，斬首五十有五，俘生虜二，夷器鎧盤無算，傷疾尤眾，虜馳出塞。

加總兵官周尚文、太保翁萬達為兵部尚書，任大學士，嵩一子。

懷來捷聞，議者以為數十年間鮮此戰功，乃加尚文、太保兼太子太傅，擢萬達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督軍務，其餘擢賞有差。江瀚、董賜及死事唐臣等各優卹其家，仍為祠祀之，嚴嵩以謀謨，惟惺惺一子中書舍人，仍賜白金五十兩。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皇太子冠壽

年十有四時議出閣行冠禮禮部具儀狀上聞擇日舉行尋以疾薨諡曰莊敬太子

附錄總督王以旂請築邊垣延綏一鎮計用四十萬三千六百三十九兩七錢以三年次第築之

兵部覆言原發銀一十六萬餘兩尚支一年其餘俟次年議發從之命江西旌忠祠孫燧許遠仍以生前官秩為次左燧右遠

夏五月朴給事中沈東于闕廷收繫詔獄

時大同總兵官周尚文病卒尚文家奏求卹典陳

卷二十九

二 注 尚書

敘尚文功伐疏入給事中沈東言尚文身死國事宜加優卹高銜尚文家不求于己而自陳功伐沈

東又為疏請乃擬旨激怒帝曰東自逞意見不思賞罰自朝廷出既未知糾其自伐之罪仍為

請卹其下法司鞠訊以聞既而法司論東贖刑高恨未泄仍擬旨杖東四十長繫鎮撫司

虜寇延綏

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總兵官張達禦却之頗有新獲功總督尚書王以旂奏捷命巡按御史覈實上

聞

以范總為兵部尚書尋削籍

總推尚書未任以忤旨削籍閑住

以翁萬達為兵部尚書

秋七月奪都御史朱純官還籍聽理

純在浙中上言長嶼諸處大倭林恭等號稱刺達總管名目鈎連夷舟入港作亂更有巨盜閩道主

匿牟利構爭又有擅造雙橋餘皇潛走倭島互市器物因而為賊嚮導疏我海濱勒論明確宜正典

刑章下兵部署部侍郎詹榮覆奏中國待外夷有如犬羊不以向背責之以昭天地之量純所論坐

俱關重刑未知果否通番乞下都察院覆覈從之于是御史周亮等劾純注措乖方頗殺啓釁因及

卷二十九

三 注 尚書

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鐘黨純擅殺帝命純還籍聽覈遣給事中杜汝楨往福建會巡

按御史陳宗夔鞠訊喬鐘等併覈純事

虜入宣府大同塞

九月間淵罷

虜寇廣寧遼陽及宣府塞守將張景福成策李松死

虜至宣府備禦官張景福及百戶成策李松力戰死之

冬十月以夏邦謨為吏部尚書

十有一月以丁汝夔為兵部尚書

時翁萬達以艱去故以汝夔代之

附錄林希元獻改定太學經傳及四書周易存疑  
燬之仍令巡按御史收鞠論坐

械繫故巡撫河南都御史胡繼宗及巡按御史潘泉  
諸官詣京即訊

初繼宗以事按陽武知縣王聯削籍歸家投人  
事覺坐絞待報聯子朝肅走京師以長至日假衣  
朝衣隨百官入奉天門稱父冤且奏繼宗賦詩訕  
上有穆天八駿英皇淚竹句乃以私卻故入人罪  
具巡按潘泉諸官阿附繼宗符同羅織帝信之  
命逮繫繼宗等三十餘人詣京考訊

卷二十九

卷之二十九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三十

洧川范守己輯

庚戌嘉靖二十有九年春正月厲汝進削籍

嵩銜汝進劾己至是大計天下吏令吏部削其官  
附錄湖廣巡撫林雲同列御史李廷春先知石首

縣姦貪狀廷春亦列雲同鄙汚俱奪職聽覈

二月加李本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巡按浙江御史董威請寬海禁

初太祖置市舶司于太倉黃渡以通華夷貿易有  
無詰海費抑奸商使利權在上且以省戍守費後  
以黃渡逼京圻改置于福浙廣東既而絕日本入

卷三十

十一

貢而三市舶司不廢海上利之嘉靖元年宋素卿  
宗設仇殺夏言謂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之自  
是番貨至輒為奸商所籠賒取轉鬻動負數千萬  
金不之償已而番賈主貴官家意以警姦商而貴  
官家取員更多甚于姦商番人船近島坐索其負  
不能得遂出沒寇海上貴官家乃責讓官府謂不  
為禦倭及官為出師復惆悵番人間以好言喻之  
冀他日復主我而復沒其貨番人積怨日久乃盤  
據海洋日掠我海濱不之去而饑寒黠徒及失職  
衣冠士失志生儒諸不逞者皆為之謀間鄉導弱  
者計飽暖強者奮臂微泄其憤于是王忤風徐必

敗毛海等皆以華人據近島襲王者衣冠劫掠頻  
海諸郡邑而浙東無寧歲矣朱統明晰其情特嚴  
海禁錫累貴官家二三渠魁于是諱者四起竟陷  
統落職巡按董威乃希貴官指請寬海禁以便漁  
樵裕國課下兵部覆議行浙中藩臬諸司集議可  
否從之

三月策士奉天殿

策士三百有二十人賜唐汝楫等及第出身

夏四月刑部尚書劉訥削籍朴故都御史胡繼宗  
于闕廷命嚴嵩支兼官俸

時劉訥與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會奏王

卷三

二

聯以絞罪重囚奏許誣罔胡繼宗詩寫頌美無訛  
誘意其餘情犯尤在可原下內閣擬旨嚴嵩謂訥  
為河南人黨繼宗帝怒曰既云頌美何以有相  
竹英皇句其為比護明甚繼宗廷杖四十與訥俱  
削籍為民僑良才奪俸半年承問司官及吏俱下  
鎮撫司刑鞠嚴嵩對制平獄公忠可嘉命兼支大  
學士祿俸

封陶仲文恭誠伯辭許之

聖諭禮部尚書兼秉一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  
贊平獄厥功大矣持封恭誠伯誥祿如例頒給仲  
文疏辭從之

貴州叛苗臨印江縣及石阡府

初萬鎰撫湖貴苗湖苗帖服貴苗雖稍戢而未大  
懲創內寔驕蹇不用命及鎰召還苗魁龍許保吳  
黑苗復倡亂焚劫州縣迄無寧歲嘉靖戊申以兩  
廣總督侍郎張岳為右都御史仍開府辰州撫勸  
之岳至辰集諸司議多言林菁深密累勸無功撫  
之便即不就撫成之使不出掠可耳岳不然之巡  
撫貴州都御史李義壯執撫議不欲變岳劾義壯  
不受節制弗肯協謀勦賊下兵部覆議奪義壯官  
回籍聽調亡何苗攻臨印江縣復寇石阡府殺掠  
軍民焚燬房屋無算貴州震動事聞帝降詔切

卷三十

三

責岳李義壯削籍聽理

六月革鎮江總兵官

初秦璫王艮出沒江沙為患地方兵部議置總兵  
官駐師鎮江儀真二處勦之已而盜平相沿不革  
至是御史趙錦上言鎮江總兵官不必設不可設  
不宜設反覆千餘言下兵部覆議從之

虜入大同塞總兵官張達擊虜敗績及副帥林春俱  
死之

初翁萬達召入部為以難去而周尚文亦病卒乃  
以侍郎郭宗皋代萬達總督以張達代尚文將兵  
宗皋至鎮偵虜將大舉奏徵廷綏寧夏保定各邊

兵戍大同從之至是虜酋俺答率眾數萬潰垣入大同塞計伏精銳給谷中而以羸騎百餘餌我軍偵卒信之走白達達素以果敢顯微兵未集遽率麾下卒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集刃死副帥林春間達被圍不介馬而馳援達不克亦死之虜得二將首輒引去意不可測事聞贈達官左都督春都督同知任春子指揮尋以言官言亦任達子俱賜諡為祠春秋祀之

卷三十

四

江寧府志

俱論死長繫刑部獄以仇鸞為宣大總兵官

初鸞以計銑坐廢居京師師至是宣大缺總兵鸞賂嵩子世蕃求起兵部承指推用乃加鸞太子太保總宣大兵復奪袁起翁萬達代宗臯總督以萬達不能速至先以兵部左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為都御史代耀巡撫帝以非常遣發慰勞篤至

閏六月簡督學官

給事中楊允繩上言祖宗取士以經術為重匪徒以繪句締章校長一日也邇來士子但逞浮靡

之辭不教篤行下者狙獪恣睢干謁假託皆緣督學官尚文藝而輕行檢也乞勅銓曹慎選督學官用端士習帝曰督學官賢士子表率今後慎選行誼端方者以克其任勿得徒尚藝文循資濫擢秋七月福建備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鍾論死故都御史朱紘自殺

卷三十一

五

江寧府志

江逮繫故天津副使朱鴻漸詣京偵者妄言逮紘紘聞之仰藥死士論惜之

八月丁丑虜入薊州塞

初蘇佑至宣大即請益兵餉未報而虜酋俺答狼台吉復擁眾窺大同仇鸞懼遣廝養時義以重賂賂虜令移寇他塞勿復犯大同虜酋以賂故遂東去鸞乃奏虜眾東行恐侵宣薊震驚京師請移師駐居庸以備不虞而謀者復白虜中語欲寇薊遼間兵部謂帝厭警報不悉以聞已而警報數至乃奏發諸邊兵萬有二千京營兵二萬有四十分布宣薊諸關隘諸邊兵取符驗期會未即至而京



兵悉市井傭保子不能見敵以為常虜至宣府知有備不之近乃走薊州塞初薊州外列朵顏福泰三衛虜不敢近通歲三衛懷反側結虜自為重乃為鄉導故虜眾由三衛地寇薊州是月乙亥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眾禦之虜乃佯督眾綴我師而別遣精騎具鐵鎧挾他塞垣入我師後京兵大驚潰丁丑虜眾悉入圍順義弗克遂長驅入內地矣

戊寅虜逼通州大掠密雲三河昌平諸處召諸鎮兵勤王

初巡按畿內御史王忬聞虜攻古北口疏請集議

卷三十

六

戰守策而馳駐通州曰此國家咽喉處也急警吏民城守收漕舟蟻路河西勿使為虜用夜半虜至營州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不得渡乃分掠密雲昌平諸州縣村落居民焚殺殆盡王忬夜為疏繼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守纔老弱四五萬人又半役總兵提督家不令出伍索武庫甲仗庫閫又據例勒賄金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丁汝璣乃以聞帝大驚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有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及四隅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將貴總督之又命都御史南大節督科道官

募民間材力子及坊甲保伍合四萬餘分置驛驛間復令四方來試武舉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帝猶慮不固檄召諸鎮兵速來勤王

乙卯咸宜侯鸞以大同兵至京庚辰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京時鸞先駐師居庸故首得命即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守謙亦以兵五千至人心稍安已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延綏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人

以咸宜侯鸞為平虜大將軍總督勤王諸兵以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提督戎務

卷三十

上

帝嘉勤王師各賜璽書褒獎予金帛使躡虜眾而拜鸞為大將總諸鎮兵賜襲衣王束帶上尊及千金又賜封記文曰朕所重唯卿一人得密啓奏以守謙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戎務駐師城下以衛京師復以都督陸炳提督皇城諸門機察不虞都御史南大節督巡五城防內釁宿論死邊將戴綸等立功自贖分遣京營諸兵屯城內外巷陌間京兵懼見敵驅之出皆泣不前

戶部尚書李士翱等奪職時變起倉卒勤王師各輕騎馳至糧糈不具有命犒賚之牛酒詭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檄往復越

二三日饑人得數餅餌開廣發粟則辜責金穀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甚都督陸炳言戶部失預計軍與糧餽不支士多餓死帝怒奪士綱以下諸官職戴罪辦事

辛巳虜犯京師

虜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大日夜不絕至東直門執御廡內臣八人以去邵民扶傷披血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萬口號慟聲徹西內帝命啓門扉納我民是日虜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往返六門外勤王諸兵無有敢嬰其鋒者

卷三十

八

壬午虜求入貢命廷臣集議通旨得失

初虜執御廡內臣去不之報時見虜酋俺台答之嫚書遣二人持還求入貢帝召大學士嵩本及禮部尚書階對便殿因出虜書示之命集廷臣議通貢可否曰午羣臣畢集禮部示以虜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緩兵不則益兵破其城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奏俟帝裁羣臣相顧莫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言曰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聞不解事萬一多書可許則三千人入城恐烏蠻驛中莫之容也且虜肆深入震驚宮闕乃不務驅逐而畏其恫喝許之入貢此何異城下盟斷不可者檢

討毛起則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邊使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力叱起羣臣俱以為不可奏入乃止

以趙貞吉為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宣諭行營將士集議奏入時已向夜帝望見德勝安定門外燭火燭空大震懼聞中官稍稍道貞吉毛起語乃馳使召二人入對西內各給筆劄命疏所欲言貞吉上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詔罪己進獎故都督周尙文功賜祠錄後赦給事中沈束罪以作人心且曰士卒不力殺敵以夙昔主將冒其首功耳今誠得首功一即予百金捐金不十萬虜且盡矣奏上大學士嵩即請命貞吉齎金出城諭買虜首

卷三十

九

帝從之御批疏上擢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予金五萬兩稱詔出城宣諭行營將士轉斬虜首

癸未虜犯諸陵

虜由鞏華城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保定皆震

帝御奉天殿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及總兵羅希韓詣京王儀至京劾籍

時帝久不視朝以羣臣請許之是日文武諸臣具服待命闕下哺時帝始出御殿降勅切責諸大臣遂還官羣臣出就午門下跽聽宣勅皆惴惴

計有所處分，迨散門且下鍵矣。乃勅遣官校逮繫駐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巡撫薊遼都御史王汝孝，及薊州總兵羅希韓詣京即訊。已而儀至下獄，以畏愼不戰削籍去。汝孝以道梗不及逮，猶得徐圖。後赦云：初儀至通州，命營兵屯戍城外，而自閑閤卧城中。會仇鸞引兵至，虜少却。鸞兵以饑故，往往掠食諸村落。儀發捕兵執鸞兵下獄死者十數人。鸞兵大譁，欲甘心儀。巡撫御史上其狀，帝怒，故逮治之。尋以巡按御史王忬為僉都御史，代儀守通州。

甲申，執兵部尚書丁汝璈及左侍郎楊守謙于詔獄。

卷三十

十一

初，虜逼通州，汝璈聞警，惴惴甚，束手無所措。募傾虜者，無慣卒，出郊不十數里，道遇扶傷者輒奔還。妄言見虜某所，城中輒震，已而言不信。汝璈不加罰，復募他卒偵之。端妄如故，城中數大震，而咸國公希忠理京營兵，以兵多役占，不足行伍，恐見兵少且獲罪，乃東西擊調，掩飾之。兵疲不得息，家人聚食，莫知所饗，而不知誰所擊調也。爭署丁某，丁某欲魚肉之，語頗微禁中。既而勤王師至，廖餉不能時，兵饑疲出怨語，而大同軍尤無律，往往推髮劫掠村落中。時被捕獲，或自詭為遼陽軍，遼陽軍者，朵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虜中語遼陽軍實導

我來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鸞方被寵，雖獲大同軍行掠者，不敢置之理。必以聞。帝謂大同軍首入援行掠，亦出饑疲，令付鸞自處分。而鸞殊不呵禁，汝璈不得已，乃下令勿捕。大同軍益無忌，民苦之甚于虜，而恒自詭為遼陽軍，民間不知，故遂謂汝璈山東人，以鄉曲故庇遼陽叛軍。及虜薄城下，乃汝璈益周章，恐或喪師，令諸將勿輕戰，而諸將惟怯不敢戰者，皆諂言汝璈禁不發民間，益歸罪汝璈。患署遍街衢矣，而鸞機譎，率兵往擊虜，乃虜在城下，鸞顧遠屯郊外，不敢近城中。莫知鸞擊虜與否，而楊守謙被命屯城下，不敢進。

卷三十

十一

去，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虜。帝聞之，謂鸞遠出禦虜，而守謙畏怯不出師，與汝璈併切責之。時虜駐城下多砲，燬諸中貴園墅，諸中貴爭環帝泣訴。汝璈守謙貳于虜，先是帝望見城外火，已心患諸治兵者，聞中貴泣訴，乃命執汝璈下詔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入，俱下法司。即訊，命王邦瑞攝兵部，艾希淳代將守謙兵。丙戌，逮繫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于詔獄。廷朴之奪其祿秩，京師解嚴。黯等論汝璈守謙罪當斬，而爰書冗長，胥史錄不逮竟時。帝坐齋宮，趣具獄，稍延數刻。帝大怒。

謂略等比凱將有所規免俱逮下獄各廷杖奪祿有差時虜已東去京師解嚴矣

丁亥和給事中張侃等于闕廷劾侃籍

是日帝命斬汝襲守諫刑科都給事中張侃及左右諸給事等連疏請按例三覆奏帝愈怒逮侃等杖于闕下侃百十餘悉五十仍劾侃官斥歸田里

魯丁汝襲楊守諫于西市

初虜犯城下汝襲問計于大學士嵩嵩曰此非邊地比戰敗可掩而欺也莫若按兵勿動虜飽當自去故汝襲下令勿戰及被逮求居間于嵩嵩恐汝

卷三十

注考廢錄

襲露前畫給曰毋慮吾為之地汝襲亦信嵩素有回天力安之弗自辯臨刑乃大呼曰賊嵩誤我遂與守諫俱棄市仍梟汝襲首以徇勿令收葬流其妻三千里外子戍鐵嶺衛

朴左諭德趙貞吉于闕廷謫任嶺南

初貞吉齎金五萬兩稱詔出城至驚營宣諭之驚曰吾軍與虜逼安能頓貯多金不之納貞吉無措足處遂入城至是復命嵩謂貞吉狂誕且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東非是帝怒命杖九十謫為荔浦縣典史

己丑虜出古北口

虜掠得金帛贏畜細載北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眾京城外疑我師驚率諸鎮兵尾之白羊口守將扼其險不得出稍棄牛羊婦女老弱關下擁眾復東南行至昌平北與驚軍遇驚不意虜還倉卒不能陣虜縱騎躡之死傷千餘人幾獲驚得戴綸徐仁救免虜乃奪道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塞諸將不敢逼徐尾其後斬遺弱八十餘級以捷聞

王汝孝逮繫至京謫戍邊

初命官校收汝孝道梗不能至汝孝復躡虜斬有首功及逮至即訊竟得以後功未減謫戍邊不然

卷三十

注考廢錄

與丁楊同科矣

九月辛卯朔虜眾盡出塞

遣侍郎駱顯賑撫被虜郡縣

遣戶部侍郎顯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胔慰集創痍賑貸之

李士翱劾籍

吏部參士翱及工部尚書胡松兵部侍郎謝蘭併各司郎吏差別處分帝命士翱劾籍蘭改南京職方郎中王尚學下獄謫戍邊餘拿級奪俸有差罷京營提督太監高忠成國公希忠遂安伯鏐時京營廢弛日久中貴諸將領私役伍卒什四五

及死亡者俱按空籍給月廩而充行伍者乃多厄  
羸不任兵以為常提督朱希忠等因循役占尤甚  
戶部郎中汪宗凱論劾不報是時王邦瑞復以為  
言乃勒罷忠柄奪朱希忠陳總兩月俸傳其提督  
中外咸謂未盡法云

立戎政府加威宣侯鸞太保入理戎政

初鸞總諸鎮兵尾虜首尾得二百級鸞自初興功  
帝優詔慰之進位太保賜金帛厚甚及朱希忠等  
罷乃改十二團營為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  
機總三營曰戎政府以鸞理之為製印章重其任  
以王邦瑞協理戎政為鸞副鸞請張鶴齡故第改

卷三十

十四

法書廣鈔

建府牙居之小縣四週居大同兵五百自衛曰用  
以訓練京軍云邦瑞奏用兵部主事二人給事中  
御史各一人議論多指鸞主事申旋復持法不為  
屈疏京營弊政乞釐革之鸞怒密撫陷疏逮繫廷  
杖出補外鸞又言京營用給事中御史主事不便  
皆革之所言無不從益驕橫矣

以翁萬達為兵部尚書

初以萬達總督宣大代郭宗皋萬達不至乃以為  
兵部尚書而以蘇佑為真總督代萬達

置劉遵總督大臣

初設劉遵總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孫

檉為兵部侍郎總督劉遵未幾以何棟代之  
張岳進兵討貴州苗

初苗陷印江縣帝切責岳岳乃知撫戍俱非策  
力主進討其湖廣苗仍令參政王崇如故撫處而  
大集土漢兵討貴州苗總兵官沈希儀督總理參  
將石邦憲等分哨進岳命湖廣參議張景賢貴  
州副使趙之屏監督之

冬十月募諸道民兵入衛京師

勅遣四御史分道募民兵于畿輔山東山西河南  
諸府歲集京師練備秋防秋後各散去如踐更卒  
例云

卷三十

十五

法書廣鈔

選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

咸寧侯鸞上言選抽各邊銳卒入衛京師宣大  
二鎮共選若干人為四部令歐陽安統領與各選  
卒依期入衛兵部覆言二鎮京師之門戶禦寇者  
不于門戶乃縱之入而與之格鬪豈與之間鮮不  
危矣帝不聽命二鎮卒姑不預徵寇若東犯即  
星馳入援聽大將軍布置違者重治于是各邊共  
選六萬八千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矣  
以京營將分練邊兵

鸞復上議大舉北伐先遣京營諸將分詣各邊訓  
練士卒侍師期于是邊兵盡隸京師塞上有警邊

將不得徵集而京師在邊者又恣意輟輟股削自營且不止邊責人人自危矣

### 議征北虜

咸寧侯鸞請駐師宣大間整飾兵甲俟冬月大舉往鞏虜廷以舒華夏之氣乃班師入衛以備秋防帝嘉之命兵部會官集議兵部左侍郎史道戶部尚書孫應奎工部尚書胡松等上議曰醜虜犯順深入郊圻震驚陵寢荼毒元元惡貫盈滿罪在不赦皇上深懷大計欲興問罪之師而復有敵愾聖侮如鸞者身任其事決策請行除克雪憤千載一時臣等僉謀俱如鸞議即今整齊士馬臣道等

### 卷三十

十六

之職預儲軍餉臣應奎等之職精利器械臣必等之職皆當矢心協慮先事預圖比及大舉庶不後時而迅雷之下虜將不及掩耳矣帝悅從之于是命戶部大括各處積貯及歷年逋負以備軍興附錄王邦瑞遵命抽選京營兵分隸三大營禮部請擇日告于太廟從之

### 十有一月置三輔經略大臣

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為三輔各設經略都御史以翁萬達至愆期請駐易州召許宗魯駐昌平州及通州王忬為三輔經略使

### 議附 孝烈皇后

禮部議祀 仁宗祔 孝烈皇后于 太廟之九室不果

以王邦瑞為兵部尚書

雲南盜邵鑑大掠元江諸處

土舍邵鑑謀不軌殺元江土知府奪其印綬嘯聚數千人流劫郡縣撫按官上其狀命兵部議剿久之乃平

咸寧侯鸞疏易四將

鸞請易置三輔重臣以大同總兵官徐珏駐易州以徐仁代珏守大同而宣府薊鎮總兵官李鳳鳴成勲互易其地帝命兵部從之于是王邦瑞上

### 卷三十

十七

言仇鸞論薦四將求濟戎務皇上曲賜俞旨宸算淵深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謹遵奉施行矣第念予奪者朝廷之大權命將者天子之重柄祖宗時總兵正副官皆兵部會同府部九卿科道諸臣集議朝堂從公推舉然猶不敢定擬每上二人恭俟 裁定所以慎重其任防杜其斷示臣下不敢專也今鸞坐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握兵柄者有不目屬心向妄生睚眦者乎皇上聖明推心賢帥何所不可臣愚以為國家典制關係匪輕聖人舉措萬世作則臣待罪本兵不敢不披瀝于君父之前也帝曰戎政初修忠賢是託况

朕有密詔匪彼專擅爾兵部若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亦不待彼更易矧勞朕心耶一籌未發先攻毀大臣謀國之忠固如是乎既而復諭廷臣曰昔我二祖兵柄多出達能諸將未有作誘者邦瑞以虜退未受加擢是又翟鵬之怨上也今每日破格舉事而盡忠者乃不能容儼虜再至又效汝變之誤國耳故諭中外知之邦瑞聞諭莫知所措

咸寧侯鸞帥師襲虜

鸞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擊虜久不敢出塞乃拘至近境夜襲虜斬老弱數級無功而還鸞自劾無功置不問

卷三十

十八

附錄陸炳請以大慈恩寺故址為射所從之

十有二月張岳破諸苗若

岳以九月進兵至是月屢破諸苗俘斬二千餘人龍許保母妻姬女皆就禽餘苗跳匿林菁凍餓死者殆盡巢穴俱燬害藏俱發而火之諸卒稱許保亦獲第未逮至岳信之具以提聞復撤所徵兵歸鎮留石邦憲搜捕餘黨初邦憲以印江臨敵効解職聽理岳歷數邦憲功疏留之至是竟贖破苗云逮繫刑部郎中徐學詩于詔獄

初帝以虜患諭羣臣人人盡言學詩因上言外攘之備在急修內治內治之要貴先正本源今

大學士高位極人臣職司政本陰懷莫測貪贖無厭內焉獻貴之結納外焉羣小之趨承苞苴盈門舟車載道亡論藩臬參遊諸冗員所獻納即督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輒索千金其他珍異奇玩諸物尚難計數此則敗軍餉則剝民脂而來也輔政十年日甚一日釀成虜患其來有漸矣而嵩泄泄焉自謂得計其糾論序班龔括疏自云尺帛不受門可羅雀將誰欺欺天乎此猶無事時然爾即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宜懲往愆今捐軀以贖前愆而猶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會餐如故恬不畏明縱子世蕃受奪職總兵李鳳鳴白金二

卷三十

十九

千兩起補薊州總兵則鳳鳴必將拮据邊卒信從取償安望其礪兵養銳以為京師之屏衛哉又受旨懲郭琮白金三千兩以為督運總兵則琮亦必拮据運卒信從安望其釐姦清弊以為漕河之保障哉世蕃又索史館吏胥陳世良等白金千有二百王府科吏盛克相白金三百緡利之密不遺巨細前此所未有之貪也自九月初旬以來私從南還輜車數十乘輶車至四十乘潞河樓船十有二艘相載而歸悉假別署封識以誑道路于謀已得矣如君父何臣每接士大夫語嵩父子亡不切齒痛心而七八年間無有少敢牴牾者誠以世蕃狡

驚擅執文政諸衙門奏啓必先關白世蕃而後敢聞嵩又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利自固投機搆陷足以示威脅眾文辭便給足以飾非強辯而精神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失私交密會令色脂言足以結富路懽心而緘其口舌如歷年論嵩者往往假事陰中于遷除考覈之餘給事中王華陳瓊御史謝瑜童漢臣等當時俱蒙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瘡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禍也伏乞罷嵩父子別簡忠良以委任而責成之則內自順治而外自威嚴尚何醜虜之足慮哉帝謂其乖伺報復逮下鎮撫司考訊具奏

卷三十

二十

卷三十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三十一

有川范守己輯

辛亥嘉靖三十年春正月杖錦衣衛經歷沈鍊于闕廷編置塞外

初虜薄城下求通貢下廷臣集議趙貞吉以為不可毛起以為姑許之遂令出塞而後拒之時鍊在眾中大言申貞吉指喋喋不休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此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臣喋弗言故小吏言之奚怪也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餉而合勤王師數萬人邀擊虜以虜情歸故必大捷中國之氣可伸不報當是時大學

卷三十一

一

士嵩獨用事數寢押邊檄而當事重臣慮罪誅入賄求嵩居間冀有所解免苞苴日甚鍊抗疏劾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愚鄙若膏肓鐵石不聞咨諏方略為治國安邊之策惟與子世蕃日夜圖惟以求自全如忠悅諛納賂市交且以朝廷之賞罰為自己出故人人皆計嵩愛憎而不知有朝廷之恩威矣因歷數其十大罪及夏邦謨承受賄指聞通賄賂狀請併誅斥帝怒杖于闕廷編管保安州為民

二月王邦瑞罷以趙錦為兵部尚書邦瑞疏備虜伍事帝曰兵部正官焉用建白是



因文塞責耳。因詰責之。邦瑞懼上疏乞休。從之。  
夏邦謨罷。三月以李默為吏部尚書。議裕軍餉。  
時北伐議急。國計告乏。建議諸臣。或欲徵應歲  
之貢。或欲加賦于民。紛沓不一。給事中劉體乾  
上疏曰。近自北虜陸梁。陛下赫然震怒。欲大舉  
而捷伐之。顧國計告匱。建議諸臣。一切為不得  
己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大計。但  
聞蘇軾有言。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  
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言觀之。則革冗吏。清冗  
費。乃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朝成化五年。武職  
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矣。計至于今。邊功之

卷五十一

二

陞授勳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不止于八萬  
也。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蔭。不知其幾。是合文  
職不止于十萬也。以是推之。成化視洪武為冗。今  
視成化為尤冗。遠視宋制三萬四千員。唐制一萬  
八千員。漢制七千五百員。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  
商之官。倍奚啻倍蓰。他如閹官之收入。漸廣。錦衣  
之選。充漸多。中書等衙門之帶俸。漸濫。與夫禮部  
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  
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書寫人  
役。以及大工陞除者。狐媚猿攀。途轍不一。蠅營狗  
竊。實舊尤多。臣不能悉數。蓋已萬萬于。祖宗時

矣。其所以糜爛財賦者。豈小小哉。乞勅大小衙門  
一應冒濫人數。逐一查革。務從簡約。庶見為國節  
財之意。所謂革冗吏者。此也。又聞嘉靖元年。至十  
五年。光祿寺積剩銀不下八十萬。自二十年以來。  
供用日增。以致不足。其本寺進御蔬果。初無定額。  
惟以內監片紙。據數交納。而內監官輒以所進。  
之行戶。復為取索。所以前後多寡。頗異者。固內官  
之滲漏。乾沒其間也。其他供應衙門。轉移侵盜。未  
易悉數。乞勅禮部再三酌議。著為令典。每遇年終  
仍選科道官。查數奏繳。則沉匿掩蔽之患。自無所  
容。而帑藏之貨。將沛然有餘矣。所謂清冗費者。此

卷五十一

三

也。二冗既除。所省不下數十萬金。朝馬在彼。暮馬  
在此。見效甚速。為力尤易。民既不擾。而國亦不乏  
矣。不報。

初與虜通馬市

初驚聲言北伐。實內畏虜。乃密遣時義結俺答。義  
子脫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為請。俺答貪我貨幣。  
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求通市。佑以譯書上聞。  
帝命羣臣集議。鸞力主之。羣臣弗敢異議。上從之。  
議遣使主市事。乃起前兵部侍郎史道。兼僉都御  
史。往大同地方處置邊務。總理互市。  
湖貴叛苗入思州府。執其知府李允簡以去。

初張岳討諸苗其魁龍許保吳黑苗實未獲遽奏撤兵止留石邦憲等搜捕其黨至是許保復糾湖苗附己者百餘人出劫思州其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唐衛戍卒時聞苗平防戍頌懈知府李允簡方視事羣苗詐稱瞿唐卒來更戍突入城中殺死吏民百餘人執允簡及經歷知事掠帑藏以去石邦憲聞之急遣兵邀其歸道羣苗懼縱允簡等還各走小徑遁入林菁中邦憲兵邀擊禽斬數十人張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司及酉陽宣撫司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既而各兵禽斬湖苗數十人餘黨悉以撫定惟龍許保吳黑苗不能獲岳檄邦憲

卷三十一

四

等縣賞購之

大計京官

先是吏部請計京官帝命二月內舉行至是嵩父子恫喝吏部中傷善類甚眾嵩銜徐學詩劾己劄籍未終其忿併黜其兄中舍應豐吏部奏上帝察其枉抑中旨留用然亦不問奏黜所由也

三月建繫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詔獄請補外

初繼盛為南京驗封主事三年職滿入計擢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適許虐通市繼盛上疏力言通市有十不可一忘天下之大警二失天下之信義三損國家之威重四隳豪傑效用之志五解天下修

武之心六開邊方通虜之門七起百姓不靖之漸八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墮胡虜狡詐之計十難相繼應數彼我情狀如指諸掌復舉羣臣建議五謬條析其失請收通市成會銳意進討帝頗然之下內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嵩等唯唯莫敢以為是咸宣侯鸞忿然曰豎子目不識虜宜其易言若是密疏駁之帝中變下繼盛錦衣即訊繼盛持論不變獄具謫為狄道縣典史

附錄初帝命戶部市龍涎香尚書梁材奏行各撫按官訪買日久未得帝趣之尚書孫應奎上言近已遣官貴檄守趣撫按各官勒期市進如仍

卷三十一

五

怠緩者臣等指名參究帝曰梁材敢怠不以朝廷之用為急存無上心豈人臣耶即令多方買進夏四月改定遠方選法

初廣東之高雷瓊州廣西之桂梧南寧俱屬遠方聽除者往往告就遠方以規善地給事中徐綱上言宜將高雷等府及兩廣雲貴三司首領官遼東各衛經歷俱改正選以絕覬覦吏部尚書李默覆奏前項地方俱非民物豐饒之所即間有之亦歲瘠可虞苟非大不得已亦不樂往宜照舊例注選帝命如科臣所言勿得一舉選初默由高進無敢異同已而以陸炳薦炳用遂異嵩嵩銜之故擬旨

駁默若此，陸柄者默武舉門生也。

復寬海禁。

浙江巡鹽御史宿應參復請寬海禁，下兵部尚書趙錦覆議從之。

宣大馬市成。

侍郎史道主市事，每一馬償幣若干束，虜人驅馬至城下，計值取償，事竣償答貢良馬九，乞再為市。仇鸞請降勅厚資之，禮部議賜俺答紅錦襪衣一襲，金項會弁一，金束帶一，脫脫紅繒虎刺等青絳各二，勅史道遣官頒給宣諭，朝廷恩威仍勅嚴故部落，勿得生事，邊釁悉從之。

卷三十一

置徐淮墾田大臣。

巡按淮揚御史趙錦請設憲臣于淮揚，徐充間招撫流移開墾舊田，帝命以都御史往，其職守科條戶部詳議以聞。

初增歲賦。

是年戶部計歲會加賦一百二十萬兩，皆坐南畿江浙等州縣徵之，給事中徐遵上言：賦溢成額，乞停止勿徵。帝曰：今歲姑全徵，解部三十一，以後停免。

五月，虜謀窺塞。

先是，帝從陶仲文請設五府鎮虜法壇，嚴事之。

乞禡虜魄勿窺我邊，圍至是，帝以虜酋款塞欲撤之，忽報虜有異謀。帝諭廷臣曰：朕于十有九日欲撤鎮虜法壇，二十有日即有警報，主威所佑，亦不可忘。初宣大總督何棟至鎮，疏請修舉邊防，下兵部覆議從之。然皆備邊常談，至是給事中何光裕乞勅棟廣施方略，勿得專事修築，從之。

六月，元江盜那鑑殺雲南布政使徐樾。

初，那鑑悖叛，守巡官議用兵征勦，巡撫都御史顧應祥獨曰：此因嚴可緩而縛也。焉用兵為？會應祥遣南京兵部侍郎去，都御史石簡代至，督兵進討。那鑑詐降，計請重臣入城，撫諭羣盜，簡信之，撤布

卷三十一

政使徐樾往，徐樾亦不自為備，直抵元江城下，那鑑指顧羣盜執樾殺之。巡按御史趙炳然以狀聞。

帝怒奪官，予樾祭葬贈蔭焉。

附錄：復諭戶部市龍涎香數歲，如何不為奏進，尚書孫應奎上言：已嚴行各撫官訪買，遣官十五人勦期催取矣。數歲不至，不勝驚惕。帝曰：此物民間俱有，但因部內求覓，不肯將出耳。

逮繫都御史高大節于詔獄，論死。

初，虜犯京師時，帝命大節領兵部巡卒，督五城御史巡城內外，以防不虞。後又以大節言召募技勇異等士，信其廩，令大節兼領之。至是咸寧侯以

秋防布遣諸將乃徵大節所部兵使隸己麾不復  
徵大節防禦京城大節以己列卿二不當受驚節  
制因奏兵部巡卒舊不隸京營祖宗有深意不  
宜令驚併領且劾驚包藏禍心宜裁抑其權勿使  
胎亂驚上疏力排之遂繫大節于獄論死竟死獄  
中

秋七月虜酋俺答獻我叛人蕭芹等于塞上

初華人蕭芹張振隆王得道喬源丘富等六十餘  
人潛出塞降虜俺答以為小酋丘富每教虜以火  
食屋居虜竟不敢屋居也為築阪升處之是春馬  
市甫通俺答頗利之芹等弗肯靖仍謀入塞鹵掠

卷三十一

一建寧府志

俺答少不悅仇鸞遣時義嗚俺答以利諷令縛獻  
芹等俺答以為然遂禽芹及張振隆王得道等三  
十餘人械致大同塞下納譯書總督史道所轉聞  
于朝其喬源丘富等三十五人俱走免史道收芹  
等于大同獄分遣緝捕官卒四捕源富等不獲乃  
上言內閣元輔曾謂睿謨戎政大將功收馬市其  
家卒時義結信虜酋縛歸免逆功當首論下其章  
于兵部  
加威寧侯鸞太子太傅及增歲祿任其一子進史道  
兵部尚書以時義為指揮僉事  
兵部覆奏蕭芹等世居中國久荷生成乃漫入外

夷謀為不軌馬市甫成侵犯繼至幸荷皇上至

德潛孚玄威遠播誘俺答之衷寢妖氛之氣遂收  
不戰之功實非人力所能致者仇鸞赤心報國銳  
志安邊史道威宣沙漠信孚天羊蘇佑何思等整  
輯兵餉協助謀猷家卒時義蹈不測之虎穴喻無  
信之犬羊均有可嘉乞勅禮部卜日告報主貺鸞  
道等特加恩蔭擢賞以為人臣竭忠任事之勸  
帝曰各臣忠誠盡職尤可嘉尚其加鸞太子太傅  
祿米二百石蔭一子錦衣千戶進道兵部尚書仍  
督邊務各賜白金五十兩紵幣八束蘇佑何思各  
賜白金四十兩紵幣六束時義陞指揮僉事仍賜

卷三十一

九

白金百兩其餘陞賞有差

八月叛人蕭芹等伏誅

三十餘人俱磔死于市傳首九邊示眾

冬十月獲朵顏叛夷哈丹兒陳通事有事于郊

廟社稷

初哈丹兒陳通事潛給北虜導入薊州塞以致深  
掠畿輔禍及京師至是復來塞內偵我虛實為遊  
獵卒所禽總督薊遼侍郎何棟以聞因械繫二逆  
至京禮部上言二逆就禽實賴主貺所致宜蠲吉  
告謝雷霆洪應壇遣官告于兩郊太廟太  
社稷帝社稷及帝王廟次日羣臣具服稱慶

行獻俘禮從之

十有一月哈丹兒陳通事伏誅

俱磔死仍示各邊

加威寧侯鸞太傅太子太師增歲祿進何棟兵部左侍郎各任一子任大學士嵩一子錦衣指揮加大學士本尚書禮部尚書階少保任一子加成國公希忠太子太師左都督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史道兵部尚書趙錦俱太子少保各任一子

兵部尚書趙錦上言哈丹兒陳通事日尋干戈屢犯疆場鈎致虎豺深入內地以致畿輔震驚流毒內外賴我皇上精誠格于上玄神貺昭于玉璽

卷三十一

蠢茲二逆一日就禽師既無征功收不戰大小臣工莫不仰荷主恩敦敦貪天功以為己力也第據迹而論則威寧侯仇鸞總督何棟總兵官成勳都御史吳嘉會大學士嚴嵩李本尚書徐階尚書史道成國公朱希忠左都督陸炳并臣錦衣均蒙天祐以致微勞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擅擬帝降旨曰仇鸞忠勤懋著加太傅太子太師歲增祿米百石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何棟陞左侍郎仍總督邊務蔭一子錦衣衛千戶成勳陞都督同知吳嘉會陞右副都御史嚴嵩官階已極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李本陞堂徐階加少保

蔭一子入國子讀書朱希忠加太子太師陸炳加太子太保史道趙錦加太子少保各蔭一子錦衣百戶其餘陞賞有差

十有二月虜寇大同塞

初史道主宣大市事虜以羸馬多索價值弗予輒大譁且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併所得羸馬掠之去矣虜眾日往來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為言將士不敢拒各鎮邊垣及諸營堡俱墜壞戍卒俱散虜可長驅至城下矣史道復上言虜無馬者許以牛羊入市酬以粟豆科道交章論阻之虜又請

卷三十一

開市于遼東時許宗魯巡撫遼東移書兵部及復陳不可狀事得寢虜知市利不博是月三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數日之內虜三入寇似與通市情實相左乞勅鎮巡等官多方備禦仍遣使虜中宣示恩威令其約束部落勿沿邊騁每歲六九通市外不許頻復求請及零騎侵犯彼若服從與通市如故若面從心違據實奏報一意戰守可也下兵部議尚書趙錦覆奏自古禦戎之道戰守為上羸虜終非長策今開市甫畢而虜寇三入防微杜漸誠宜審處帝命總督官偵探備禦仍嚴私自通虜之禁違者巡按都御史指實參究

皇明肅宣外史卷之三十二

有川范守已輯

壬子嘉靖三十有一年春正月虜寇大同塞

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虜寇敢於歲初擁眾入犯俺答之約束全無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乃帝王恩威並施之道也宜行宣大薊遼各總督鎮巡等官督令將士合兵征勦仍行京營大將仇鸞整頓甲兵專事征進勿得隱忍顧忌釀成大患帝曰虜賊非時擾攘官兵不能防禦顯是平日專恃馬市全不提備故爾今後一意戰守如仍前觀望重懲不貸

卷三十二

一 附錄御史李承華上言薊鎮邊關先年奏留興營

及各衛邊卒分隸防戍已成土著之業今仇鸞奏留班軍盡數改撥不惟有拂人情亦恐貽疎虞之患乞仍舊邊鎮防守不必改撥下兵部覆議從之

二月虜屢入大同塞指揮王恭禦虜死之是月帝諭兵部曰虜情變詐反覆不一為今日計惟有大震兵威用張殺伐庶有以舒華夏之氣耳尚書趙錦上言大將仇鸞領各邊入衛卒六萬八千人天下精兵無以踰此而宣大戍卒又十有二萬大震兵威用張殺伐此其時也若復觀望依違坐誤事機臣等萬死何足贖罪第敢竭底効以

仰副我皇上眷遇之隆則在大將鸞所當自盡耳。帝曰：兵馬既多，即令大將分布逐勦，勿誤事。機時鸞懼，不敢發兵征進，又恃通市，故亦不嚴勦邊將協力防禦，而大同總兵官徐仁復驕縱，聲言既與虜平，無庸戍守，恣意賂削，為索裝計。巡撫都御史何思亦以通市故，禁邊將拒虜，有小警輒匿不聞，有拒殺虜者抵死，以故虜眾出入關隘，無復顧忌，動以貢市為名往來官寺，有司靡顧。惟謹猶有拂意輒爾大閱，其黠狡者變易衣帽直入堡城，姦辱婦女，莫敢誰何。及是虜眾萬餘入塞，抵懷仁縣管家堡，大掠居民，總兵徐仁副總兵王

卷三十二

二

懷邦參將張騰遊擊劉潭京營佐擊孫麒各擁兵觀望，不為逐勦。潭又陰遣廝卒結虜驚路，獨中軍指揮王恭率所部禦虜戰于管家堡，力屈死之。虜得利遁去，總督侍郎蘇佑上其事。帝命兵部道急謀者偵虜眾多寡，晝夜以聞。

械繫大同總兵官徐仁參將張騰等詣京考試。

代府饒陽王上言：徐仁恃虜平，腹刺軍饑，及至有警，移疾避艱，遊擊將軍劉潭鈎虜通市，妄稱首尾。都御史何思不察虛實，誤聞于朝，頒給綵繒，招徠夷人，令其出入官寺，醉飲鮮醇，是以餘寇散，大肆猖獗，而巡撫官猶以通市故，不容傳報，校核

中夏，大圯邊防，莫此為甚。下兵部覆議：各官俱宜重懲。帝命錦衣衛械繫徐仁、張騰、劉潭等詣京，即訊何思劾籍為民王懷邦奪官，發宣府立功自贖。

三月，以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仍理部事。

時階為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至是加東閣大學士，餘官如故。

罷馬市。

時邊防大廢，言官屢以為言，咸寧侯亦處禍及，密疏止之。乃罷市，召史道遷尋致事去。帝命復言。

卷三十二

三

開馬市者論死者之絜令。

補大同戍卒。

兵部上言：往歲宣大非無虜患，而本鎮戍卒自足戰守，自簡銳卒入衛京師，眾分勢散，致調各鎮士卒赴援，奔命罷勞，餽餉繁費數年以來，靡金七百餘萬。後將何繼，不若以本鎮軍舍餘丁土著壯夫補足原額，庶供億可省，而戰守足恃矣。從之。

附錄：巡按御史李逢春按覈參將張騰副總兵王懷邦佐擊孫麒各擁精兵，志忘敵愾，遊擊劉潭陰遣廝卒通虜，驚路法典，俱難輕貸。指揮王恭素著苦節，臨難致命，宜錄祀贈蔭，以勵臣忠。帝曰：王

恭忠可嘉予具贈部督僉事任一子正千戶祠祀  
卹典禮部題行

夏四月倭寇破黃巖縣大掠象山定海諸處

初朱統既論死罷巡撫都御史不復設又以宿應  
參之請復寬海禁而船主土豪益連倭結實為姦  
日甚官寺以目莫敢誰何有王直者徽人也以事  
亡命走海上為船主渠魁倭奴愛服之與其黨徐  
學毛勲徐海彭老等不下數十人俱列兵近港乘  
巨艘為水砦且築屋港上諸山時時出入近洋掠  
我居民至是遂登陸犯台州破黃巖縣殺略慘甚  
復四散大掠象山定海諸處浙東為之騷動矣

卷三十二

補築宣大邊垣

初總督翁萬達建議脩築宣大山西邊垣一千一  
百餘里烽墩三百六十三所頗稱完固後以通市  
故為虜撤毀所在夷缺兵部奏撥鎮巡官極力修  
補給事中李幼瀛遂上言敵壘庫小宜于垣上增  
築高臺營建房廬以棲大械兵部覆行鎮巡官斟酌  
行之

大將軍驚帥師襲虜于塞外我師敗績

是月乙卯偵報虜眾數千往牧威寧海側驚利虜  
少欲襲有其功乃帥各營親卒及撤戴綸等統眾  
萬餘夜馳二百里比曉及威寧海虜覺悉眾突出

驚等倉皇退走殺傷官軍一百二十六人射死馬  
一百二十匹殺死旗丁二十八人驚等奔還于途  
斬獲零騎六級上疏言狀且張其功伐兵部覆言  
斬獲甚少損傷眾多難以言功且出師伐虜與倉  
卒禦敵不同亦不可以血戰論也帝曰斬獲雖  
少勤勞宜祿賞驚白金五十兩紵幣八束戴綸等  
各賞有差

虜入遼東塞備禦官王相死之

虜眾數萬由遼東前屯衛大河口撤去邊垣七十  
餘里掠至寧遠備禦官王相力戰死總督薊遼都  
御史何棟上聞帝命贈相都督同知及祭葬錄

卷三十二

陰

五月調戶部尚書孫應奎于南京

秋七月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海道及福興漳泉  
地方

倭寇猖獗日甚廷議復設巡視重臣乃以忬提  
督軍務巡視浙福海道時忬巡撫山東聞命即日  
至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習戰所  
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  
得便宜且欲嚴應援之律寬損傷之條且勸且撫  
勿拘文罔從之忬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為心膂  
徵琅土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禁黠少年分隸諸



將布列順海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  
虜寇薊州塞

先是遼東報至仇鸞請行邊奏乞兵戶工部三侍郎從行兵部主敎發戶部主糧餉工部主兵械三侍郎各簡其屬皆隸鸞幕府自布科條煩碎嚴苛動以軍法為言帝俱從之鸞以孛顏三衛導虜寇邊欲乘虛搗其巢穴總督何棟以為不可貽書勸止之六月內諜報虜欲寇薊州塞鸞當出禦虜適疽發背至是邊報愈急鸞疾劇不能出師猶顧戀大將軍印不欲辭上乃請與疾出師免陞辭從之然卒不能出也

卷三十三

六

遼東紀略

八月奪威寧侯鸞大將軍印鸞即死  
兵部尚書趙錦上言邊事孔棘大將病不能出禦而印在大將所諸偏裨令不行乞暫假大將軍印自出督師帝謂止兵不可出即收大將軍印置將出禦虜錦乃夜至鸞第收鸞印組鸞聞命大恚病益劇尋歿錦乃奏以總兵陳時代鸞督師禦虜  
磔仇鸞尸梟其首父母妻子俱棄市

初鸞家卒時義侯榮姚江俱冒功以授錦衣指揮知鸞死事必敗乃出奔居庸輩華城欲叛降虜聞更及邏卒獲之都督陸炳以聞下詔獄鞫之炳乃盡發鸞通虜亂政諸罪狀帝大怒命法司會訊

刑部具其獄稱鸞久畜異志交通梁虜殘毒生民震驚畿甸事干謀逆未正國典宜剗棺斬首累示九邊以為人臣不忠之戒時義侯榮姚江俱係逆黨宜併斬首鸞妻子女付功臣家為奴婢財物沒官其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俱流三千里家人仇林等編發戍邊帝曰仇鸞大逆不道仰賴玄威雖已殛死難以照常處分即剗棺剖尸斬首梟示九邊父母妻子俱斬妻及女孫發功臣家為奴婢時義等即為處決仍各剖尸仇林等編發嶺南永充軍伍仍布詔天下暴鸞罪惡虜聞鸞死遂引去

卷三十三

七

遼東紀略

湖廣叛苗平

初張岳檄石邦憲等購求龍許保吳黑苗邦憲密遣使入岩購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猱等偵知許保至其姻家弔喪始至別所醉而縛之預白邦憲以兵取許保去岳疏聞誅之惟黑苗無可踪跡偵知其以緝急深匿乃緩其令所羈親黨俱釋放密督諸土目索之至是廉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岩襲斬之持其首出諸苗欲攘其功追甫等奪去以大熏乾藏之索重價僉事龍遂賞以百金仍令土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實白岳始以竣事聞初指揮田應朝者以持緝捕柄日益橫有司不能制陰

構永順保靖二宣撫司相仇殺而中取其賂又合西陽兵攻平茶虐殺無辜甚眾及官兵討諸苗應朝多沮撓之岳廉知應朝雖譎然無勇力將其叔田勉為之爪距岳先以計繫勉杖死于獄應朝懼自竄苗砦中遣徒自列岳令其自劾贖罪復不出乃革其緝捕權應朝勢促諸土目多仇之其族人亦不直應朝應朝乃束身來見岳恐激他變杖而釋之今從征進及諸苗破乃以計禽應朝杖殺之湖貴苗俱平岳上其事廷議增設總督重臣填撫其地即以岳為之數年乃得代去

卷三十二

人

一

時李默削籍聞佳乃以鐘代默

河溢徐淮

時久雨河水大溢淮安徐邳及上東曹單諸州縣俱罹其患

九月更新京營戎政

帝諭大學士嵩更新戎政悉改舊所措置杖兵部侍郎蔣應奎道政使唐國相于闕廷削籍為民

初應奎協理戎政竄其子繼詔姓名于兵籍中唐國相以子熙敬為仇讐廝養卒俱冒稱首功授官千百戶至是給事中凌汝志劾其廉恥掃地乞加

案治帝怒命廷杖各四十發原籍為民其子行巡按御史收鞠奏報應奎死杖下

南京試御史王宗茂請補外

宗茂上言劾嵩數其負國八大罪且曰陛下以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徒不知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為何如主也臣非不知嵩之顛指氣使臣無死所父母失養妻子孤苦有甚于天下臣民罹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將舉天下為戎馬之場臣將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殆有甚于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臣言罷斥嵩臣之父母妻子將享治安之福有愈于臣之生存矣帝謂其狂妄

卷三十二

九

謫為平陽縣丞

兵部尚書趙錦請戍邊

言者論其初附仇讐故爾其他緣讐進秩者奪官治罪有差

冬十月徐階解部事

階始專直內閣預機務以歐陽德為禮部尚書代階

大同總兵官吳瑛帥師襲虜于塞外我師敗績

時總督蘇佑與巡撫都御史侯鉞總兵官吳瑛協謀仰遵戎命出師擊虜鉞遂徵集兵馬數萬人出塞襲擊虜塞酋俺答及把都兒等知覺皆兵

擊我師殺把總指揮劉欽旗牌指揮范世傑管隊  
千百戶張勳等七人士卒死者無算瑛等急欲眾  
自衛遂還歸塞內巡按山西御史蔡朴上言其狀  
因劾蘇佑侯斌等寡謀喪旅宜加重罰兵部覆議  
大同過年以來兵威積弱人無鬪志是以虜益驕  
橫舉眾侵掠如陷無入之地今總督鎮巡等官乃  
能躬冒矢石出塞擊討原遵欽依成命搗巢犂  
庭以牽其深入之心非故輕為過舉也不意虜酋  
集兵迎擊彼眾我寡未獲全勝以致欽等七人陣  
亡雖偵探不明發縱未審之咎難以他誣而深入  
沙漠震驚邊表之膽亦可嘉予伏望軫念重鎮罷  
卷三十二

弱之餘官師出塞之勇略其損傷嘉其力戰持寬  
佑等之罰以作匪躬帝從之佑等不問劉欽范  
世傑等先行優卹

十有一月以楊繼威為兵部員外郎  
初繼威謫狄道典史三年虜敗約屢入寇仇鸞亟  
事死露族誅之帝思繼威言驗遣如諸城縣月  
餘於南京戶部主事之官三日還刑部員外郎道  
改兵部武選司

清川范守己輯

癸丑嘉靖三十有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先是歲前秋月山東徐淮及廣東俱大水冬日下  
有赤氣及四方地震疊見章奏至是元日日食不  
盡者二秒南京御史徐斌上言曰者眾陽之長以  
清明晉照為德元日者三陽之首以生育長養為  
事乃于此時謫見于天數十年來未有天變若是  
異者夫日食為占先儒謂為小人陵君子夷狄侵  
中國之象以實應之則進君子退小人莫要于大  
察乞勅部院東公去留以明黜陟之典而京堂大  
臣依故事自列毋妨賢路按中國制夷狄莫先于  
自治乞勅邊臣撫士卒嚴團練固城堡謹烽堠以  
為先事之防疏上不報久之謫斌補外任

建繫御史趙錦于詔獄

錦時巡按在外見有日食之變亦上言春秋日食  
三十有六未有無其應者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  
謂變見三朝其應尤重臣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  
虜驕橫閣臣怙寵有若影響之不易者數昧死為  
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始罷丞相散其權于  
府部諸司而總之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  
通借此聖祖之慮所以獨超前代也今之內閣

無丞相之名而有其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諸臣猶未敢招權市寵賄賂公行今大學士嚴嵩以奸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巨細咸欲取裁于一己少有違拂必陰中之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皆先關白而後具題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其私人賄客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必先腹削士卒以行賄賂入則頤指諸司曲為擬議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上聞執法之司心灼其冤抑而不敢申理至于宗藩勳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諡亦惟視賂之厚薄為遲速予奪而莫之他

卷三十三

二

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閱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酬謝朝覲公委給由之饋遺奇珍異物水運陸輸以為常而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謬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廉恥掃地則臣所不忍言也昔者散丞相之權而總之于內閣雖前代丞相則合府部諸司之權而總之于內閣雖前代丞相之顧恣何以加諸惟陛下深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虐橫固聖心之所軫慮者具于防禦諒已周詳而封疆之臣未見有堅甲利兵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邊鄙而在朝廷

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今閣臣行私邊將用倖以培剋為得計以營求為材能故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任賞不當功罰不當罪紀綱大壞雖有百萬之眾何益于事哉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二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罷免以應天變慎簡忠良以備顧問勿使復侵府部諸司之柄則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足平也疏上帝方以供奉青詞悅嵩命遣官校逮繫錦下錦衣獄久之削籍為民以肅約為兵部尚書

卷三十三

三

約初知華亭縣厯官按察副使以事削籍家居數載虜犯都城時以大臣薦與何棟俱起家治兵禦虜日見信向遂躋本兵逮繫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詔獄考訊論死初嵩見馬市無成功仇鸞敗誅念繼盛言驗欲致令親己故一月數遷其官且欲沽用才名也乃繼盛益不平嵩始遣刑部即欲移疾歸既而調武選遂日夜具疏草疏成以是月十八日齎沐上之言臣前阻馬市逆鸞喉獄吏欲死臣陛下特寬其誅不二年間復令官臣夙夜祇懼思所以舍身報塞而莫知所為則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外

賊惟虞內賊惟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也嵩之罪惡盈滿沈鍊徐學詩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第皆言其貪污之小耳臣敢以嵩之顯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太祖罷中書丞相載諸祖訓計至深遠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此壞祖宗之成法罪一權者人君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擬旨自任遂竊威福以市一己之威惠而辱臣民甚于陛下此竊君上之大權罪二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忠君之道也今陛下有一善嵩必令子播眾以為成之自我又刊刻聖諭奏記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之善盡出于

卷三十三

四

汪希憲奏

彼而後已此掩君上之治功罪三陛下命嵩擬旨嵩命子世蕃約義男趙文華等會署之屢更數手機密漏泄即沈鍊劾嵩之疏世蕃猶與文華擬旨送入餘可知矣此縱姦子之僭竊罪四嵩欲其孫冒邊功先以外姪歐陽必進督兩廣姻家平江伯圭為總兵鄉人御史黃如桂為巡按明姦比周妄奏長孫嚴效忠有奏捷功冒授錦衣鎮撫又冊報效忠獨斬瓊州寇七級今次孫嚴鵬襲替併功陞授錦衣千戶乃以必進為工部尚書圭管後府如桂遣太僕少卿此備既作劾尤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謫戍皆嵩有以倡之也此冒朝廷

之軍功罪五逆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鸞金三千授指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父子亦藉以陞蔭後知陛下疑鸞始相排謗以掩初跡此引背逆之姦臣罪六前虜犯內地尚書丁汝璈問計于嵩嵩數以勿戰恐敗不可掩及汝璈逮治求嵩居間嵩曰無恐也吾密疏保若矣汝璈臨刑而後知為嵩所始此誤國家之軍機罪七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私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及大計京官嵩逼吏部併黜其兄中舍應豐賴聖明察及留之給事中厲汝進亦以劾嵩謫為典史矣及計外官復逼吏

卷三十三

五

汪希憲奏

部將汝進削籍則中外諸臣被其中傷者何可勝數此專黜陟之大柄罪八嵩既專擅則吏兵二部之權尤所專主文武之遷除唯以賄之多寡為低昂故將官多賂削乎士卒而行伍失所有司皆剋剝乎下民而百姓流離怨恨載道人人思亂俱欲啖嵩之肉此失天下之心罪九嵩諂諛以欺上貪污以率下一人貪戾天下成風以守法紀為固滯巧彌縫為勤敏厲廉介為矯激善奔走為練達卑污阿附牢不可破此壞天下之風俗罪十嵩有十大罪而陛下不知者以有五姦為之地耳結納陛下之左右侍從一言一動無不關白幾凡

聖意之愛憎舉措皆預知而遂其逢迎之巧是  
陛下之左右皆賊黨之間謀其姦一也以趙文華  
為通政使凡疏到必送副封與黨先閱而後進稍  
有干涉即為彌縫御史王宗茂知黨之疏文華停  
留五日而後上故黨得以輟轉捩拾之是 陛下  
之納言皆賊黨之守犬其姦二也黨畏緹騎之緝  
聞令子世蕃結姻緹帥以遂其掩飾之計是 陛  
下之爪牙皆賊黨之爪黨其姦三也黨又畏臺諫  
之彈糾故于進士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為中  
書行人其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與徵取而選擇  
之時復取熟輟圓融者以補臺諫之列已而登拜

卷三十三

六

江表傳

則留飲差發則錢遺有所愛憎則授意論列而緘  
默無建白者五六載則擢置華顯故諸臺諫空負  
陛下而不忍忤權臣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黨之  
奴僕其姦四也黨又懼部臣如徐學詩者猶得以  
議吾之後乃令子世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康  
其有怨望者斥逐之連絡倚附合為一黨是 陛  
下之臣工皆賊黨之心腹其姦五也黨之十罪賴  
五姦以彌縫五姦一破十罪立見 陛下聽臣之  
言察黨之姦或召問 二王今其面陳黨惡或詢  
諸閭臣諭以勿畏黨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  
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雖

繫俺答之頸臣敢許其易耳疏入 帝大怒命  
繫錦衣獄詰問何自引 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  
不憚黨者且王家事豈不慮為黨敗耶錦衣衛上  
其語 命杖一百血肉全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  
何贊受黨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  
某持不可黨聞之謫史外任侍郎王學益贊贊具  
其獄尋遣一級

二月改王忬巡撫浙江及福興漳泉地方

忬以巡視權輕不足督率吏士請改 勅文及印  
記從之乃改巡視為巡撫

加都督陸炳少傅兼太子太傅支伯爵俸

卷三十三

七

江表傳

兵部尚書聶豹上言都督炳潛奪逆黨之氣計安  
社稷功在 國家與尋常勞動不同宜侍以殊典  
以酬偉功 帝從之乃加少傅支伯爵俸著遇益  
隆

逮繫兵部郎中周冕于詔獄

初楊繼盛劾黨父子言及歐陽必進竄效忠名冒  
功濫擢事必進上疏強辯自云欲白心迹下兵部  
查覈奏聞世蕃自為題草遣人遺武選司郎中周  
冕欲冕依草奏覆冕乃上言嚴黨心事兩京臺諫  
諸臣言之已盡臣不敢再瀆 聖聽臣職司武職  
功次聞見頗真謹即冒濫軍功一事為 陛下陳

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會武舉不第志欲報效本部咨送兩廣聽用以年終兩廣總兵平江伯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稱瓊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即援故事授錦衣衛所鎮撫亡何嚴錫告言效忠病發錫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二級遂授千戶臣于昔日問效忠為誰曰嵩之所役也鵠為誰曰世蕃之子也憤懣不平久之意嵩之表率百僚頗為家謀敢同市井之行壞朝廷之法一至于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猶私創覆草架搆虛詞遺臣欲臣依草題覆欺罔之罪可容

卷三十三

八

誅哉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見存可為左據臣竊思祖宗之法萬世不易未見宰輔子孫送軍門報效者有之自嵩始將應奎唐國相以卿二故尤俱蒙追論而嵩乃不究復誰禁乎伏望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有不犯之法臣雖殞首亦無恨矣疏入帝以冕為挾私命逮治之

三月王忬督兵破倭寇于普陀諸山

初王忬廉知參將俞大猷湯克寬材勇虛己任之有都指揮盧鏗坐前都御史朱執事尹鳳坐贓累俱繫獄忬諳知其能奏釋之以為別將募沿海壯

民及微狼土兵分帥之曰犒撫激厲欲得其死力而倭魁王直等結砦海中普陀諸山顧時出近紮我軍忬偵知之乃夜遣俞大猷帥銳兵先發而湯克以巨艘繼之徑趨倭砦縱火焚其廬舍賊倉皇覓餘艘走我兵隨擊犬破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獲生倭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忽颶風發兵亂渠魁王直率眾乘間逸去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擊于表頭北焚諸洋斬首百餘級奪生倭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白金文綺有差策士奉天殿賜陳謹等四百三人及第出身

卷三十三

九

閩三月虜寇大同塞副總兵郭都禦虜死之虜寇大同之深井堡郭都戰死事聞帝命卹典視張達例予之巡撫御史侯鉞劾籍為民城京師南郊

虜寇延綏塞副總兵劉梅禦虜死之套虜侵延綏塞攻圍城堡劉梅督兵出戰力屈死之事聞帝命卹典如張達例

夏四月倭寇掠溫台寧紹蘇松諸處

時諸倭巢穴既燬王直毛海等奔散四出倭忽千里于是溫台寧紹諸處俱罹其患參將湯克寬帥兵往來海隅護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當有蕭顯

者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屠上海之南匯川沙逼松江而軍餘眾圍嘉定太倉劫殺焚污慘不可言已而王忬遣都指揮盧鏜信道掩擊斬徐顯餘眾復奔入浙俞大猷等徹殺殆盡事聞復賜白金文綺有差先是吳浙間人習為選輓賊未至望風奔潰而文武大吏不能以軍法繩下乃有司黠者顧以軍法挾喝富人巧索橫斂類多乾沒廉慎者又以吳浙善誇僥首束足不敢動一錢激賞是以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寇來散亂不支遂至破昌國臨山霽雷乍浦青村柘林吳淞江諸衛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鹽上海諸州縣忬不肯隱敗冒功有所

卷三十三

十一

陷沒隨而擊走之計倭所得亦不足償失前後倭斬總三千餘級吳浙賴之

革昌平易州經略大臣

革屯牧營田鹽法都御史

先是科道建議增置屯牧營田鹽法三部御史乃以王達整理屯牧王璣招撫營田王申清理鹽法至是御史霍冀上言屯牧宜責之山西等處巡撫營田宜責之鳳陽山東巡撫鹽法宜責之巡鹽各御史庶幾省費寬民云下吏部覆議從之王達等各遣里聽用帝曰天下大政屬之六部言官意見或有異同部臣當執可否以為行止如何輟便

題覆以致方行遽改甚非國體類事依違全無定執姑宥不究王達等俱准裁革仍行巡按御史勘覈各官有無成效具奏

山東盜李子強肆掠邳州諸處平之

李子強嘯聚千餘人建旗鼓殺掠居民流劫邳州諸郡邑巡撫山東都御史沈應龍總督漕運都御史連鎮匪不以聞巡按北畿御史李逢時上其狀帝怒切責應龍鎮令其戴罪勦寇久之乃平

附錄巡撫宣府都御史劉壘上言修築邊垣須用灰甃以圖永久計山西一鎮用銀六十五萬九千六百餘兩有前歲秋防支餘銀四十四萬二千七

卷三十三

十一

百兩外請給發御史秦朴亦言土砂易圯費當不貲俱下兵部議尚書聶豹覆言奏乞之數六十餘萬財經營之限必十餘年內帑匱乏難以議發况曠日持久無救目前可姑為旦夕防禦之計日後別圖永世之利從之

秋八月河南盜師尚詔入歸德府及柘城縣

初柘城人師尚詔為司市老人陰畜異志歸德府知府尹一仁不察其姦信用之檄使緝捕姦盜尚詔有所藉益橫廣納諸不逞謀為不軌至是要結數百千人剋日舉兵適府中遣二邏卒至所居鎮落追攝他有罪者尚詔黨見之疑來偵己白尚詔



執之。昇二年至關侯祠，斬首以祭。遂卒眾馳薄府城，夜及城下，府衛官知變，倉卒棄城，而其黨先布為中譎者已開門納之矣。先是，賊令其黨勿犯學宮，勿殺辱生儒，以故城破，府縣官及其私人多避匿學宮，得不罹患。一檢校倉皇走，執而殺之，乃劫獄囚掠帑藏，捆載出城去。初，尚詔求叛時，剽奪傍近富人，家已巨，萬金買一倡女為姬，至舉兵薄府城，委其家不復備，念無敢有犯我者，而拓城人某素狡譎，計尚詔出，率使客數十人掠其家，傾所蓄金貨，溢其倡姬而去。尚詔歸聞故大恚，恨詢姬其由，姬頗識某，舉以對。尚詔遂率眾圍拓城，索其

卷三十三

十二

詳考原委

人縣官不即予守，又無策，城遂破。搜其人，支解之。大掠公私庾藏而去。復圍太康縣，亦索所素仇一二人，署事。楊通判者懼，不能守，就其人絕城，予之殺之。乃去。時巡撫都御史楊宜徵兵追捕，為所敗，官兵死者數百人，勢益猖獗。脅從日眾，殆至數十萬人矣。

冬十月，河南盜平。

尚詔流劫兩月，所經睢州、西華、扶溝、鄆陵、許州、臨潁諸州縣，殺人數千，拒敗官兵數次。至韭園，乃敗其黨散去。尚詔變姓名走山東，為官兵所尾，盤詰獲之。河南獲盜。

虜薄古北口總督侍郎楊博拒却之。

虜眾二十萬薄古北口，烽火通于京師。帝懲庚戌事，憂曰：「朕忘食，遣使偵諸軍戰守狀。」時總督薊遼兵部左侍郎楊博躬擐甲乘城，督諸將士防禦甚力。虜百道攻塞垣，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帝大悅，即軍中賜博衣一襲，發帑金一萬兩，犒其將士。博承命宣朝廷威德，諸將士人人喜，勇氣益倍。與虜守八日，虜不得利，乃引退。猶徘徊數舍外，不即去。博募敢死卒持火械，夜數入其營擾之。虜竟宵弗得息，倉皇遁去。事聞，帝大悅。進博右都御史兼侍郎，任一子錦衣千戶。

卷三十三

十三

詳考原委

博受知，帝深以此功也。

復以李默為吏部尚書。

萬鐘以太子少保，剗籍為民，乃復起，默加太子少保，兼翰林院學士。

卷三十三終

甲寅嘉靖三十有三年春正月朔杜六科給事中於  
廷三月倭寇掠揚州諸處

倭寇大掠通州如皋海門諸州縣

夏四月京師大疫發藥救之仍瞻求五月倭大掠蘇  
州六月虜入大同塞總兵岳繼死之收總督宣大兵

部尚書蘇祐及巡撫都御史侯鉞于詔獄

時虜眾數萬入大同塞總兵官某帥師出禦力屈

死全師復沒事聞帝大怒逮繫撫臣侯鉞下詔

獄已而復逮故總督蘇祐下獄削籍為民鉞得減

卷三十四

一

免別用

以王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侯鉞被逮帝問嵩可撫大同者嵩倉卒不知所

對帝曰朕知王忬可乃手勅吏部曰朕思大同

撫臣須得人乃可其以王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

其地趣令之任初忬在浙江薦盧鏜釋柯喬激厲

諸將鄧城劉堂孫教夏光等爭奮逐北或以死終

著節復廣為偵刺凡沿海大猾稱倭內主者悉繫

案覆其家破解黨與自是倭奴不復知我虛實與

所從嚮往而餘艘在海中者亦無有以葦粟火藥

通矣往往食盡自遁散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

寇所由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

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陴守夙夜怨苦忬令罷

之曰吾斥堠明無慮弗及奈何先敵而逆受困敵

耶一郡大喜至是往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

天寵為僉都御史代忬忬去而浙中之禍始慘矣

先是忬奏薦盧鏜為參將鏜聞閩人故忌鏜兇險

不可用罷之而沿海大猾且言忬令俞大猷搗黨

非計欲搖動忬忬不為動已而南京各言官復薦

鏜乃復用鏜為參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將

帥稱得人云

八月進徐階武英殿大學士李本文淵閣大學士

卷三十四

二

冬十有一月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往祀東海兼督察

沿海軍務事在明年二月

初文華為主事不檢左出為州判官黃緣嵩復入

為郎亡何改通政參議尋擢通政使曰與嵩子世

蕃比周甥嵩目為義子隕陽巡撫缺人嵩頤指九

卿會舉文華給事中朱伯辰上疏數其不可且曰

馮聲援而寵賂曰張愆貪饕而廉恥盡喪卿黨羞

稱縉紳共鄙間散猶玷班行臺憲何堪任使疏入

不報不二年入為工部侍郎至是上言倭寇猖獗

請禱祀東海以禳其魄帝從之乃遣文華往祀

因令督察沿海軍務文華至浙凌轅官吏搜括財

物公私勞擾益無寧日矣

虜寇馬蘭峪事在明年二月

虜以萬騎寇馬蘭峪總督右都御史楊博檄總兵周益昌擊走之

虜寇大同塞

總督侍郎許論巡撫都御史王忬徵兵擊走之捕首虜百餘級馬牛稱是進忬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仍巡撫大同許論及諸將士賜予有差

卷三十四終

卷三十四

三

法華經

皇明肅皇外史卷三十五

有川范守己輯

乙卯嘉靖三十有四年春正月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

時朝議欲徵狼土官兵勦倭寇以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惠為狼土兵所戴服故用之勅令節制當天

三月以楊博為兵部尚書

夏四月張經大破倭寇于王江涇連繫張經及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于詔獄俱論死

卷三十五

一

法華經

初經至浙中驕倨自任有府同知張任者先為郎  
咄經銜之經行部至其府夜令人踰城出質明詰  
責任司兵防不嚴城守被衣冠縛而置之藩臬府  
官懼不敢一營解得監織內臣馳入止之任囚首  
俛跪出不勝辱欲自殺死其知府夜伴之乃免  
國朝府丞貳無受答者遠近駭異人心稍不子經  
其所用諸將佐何卿沈希儀輩名位已抗驕不為  
用而新拔士又慄獨不任兵所徵田州兵瓦氏山  
東鎗手又不受律以故連戰敗績名實頓損時侍  
郎趙文華拔嵩鏃頤指凌經經自以大臣儼然其  
上不為屈文華志連疏劾經謂其材足辦平賊第

以家在閩避賊難故趙趙縱舍賊耳會臺諫亦有  
言者帝大怒遣官校逮捕經未至經已大集兵  
破倭于嘉興王江涇斬首二千餘級避匿死者緝  
是事聞兵科奏乞留經自効平餘倭不聽併李天  
寵俱逮至京下獄考訊論以縱寇罪死文華復奏  
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為僉都御史代天寵巡撫而  
以南京戶部侍郎楊宜代經總督  
倭寇常熟江陰諸處知縣王鈇錢淳禦寇死之  
時倭寇蘇常諸縣常熟知縣王鈇江陰知縣錢淳  
各督士民出禦倭眾寡不敵力屈被殺事聞各加  
贈卹

卷三十五

二

江蘇卷之三

虜寇古北喜峰諸口

先是俘撫大同方半歲而薊遼總督楊博入為本  
兵廷舉俘為貳帝手署用俘進左侍郎兼右  
副都御史代博總督俘至薊無幾何虜酋打來孫  
黃台吉擁眾數萬薄古北喜峰諸口俘即徵兵拒  
走之因大集將佐計戰守諸利害已而條上八事  
曰列戍守聽權駐據險要專責成明偵報張兵聲  
恤主兵撫屬夷俱報可俘乃以副總兵吳佩遼東  
總兵殷尚質薊遼總兵周益昌副總兵龔業及總  
兵趙卿李賢等各統騎步諸兵分守冷口馬蘭谷  
牆子石塘嶺及淳海紫荆倒馬諸關隘而自以精

兵居中應援又約宣大總督許論各移兵就險勿  
分彼此界所以為防禦計者殆無不至初朵顏福  
餘泰寧三衛屬夷為我外臣然往往為虜用迫之  
則與虜一厚遇之益驕縱執虜伺喝我久無良畫  
俘熟計其便令鎮巡諸官以綺繒胡粉之屬結納  
其妻孥慰撫備至又約薊遼各總兵官以六月耀  
武其地旌旄徑百餘里鼓鉦不絕三衛夷捕場屢  
復為我用矣

九月虜寇懷來川

虜酋把都兒打來孫等悉眾屯懷來川攻南塘兒  
牆黑衝哈大石溝諸處總督王忬督兵拒擊復走

卷三十五

三

江蘇卷之三

之事聞進忬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任一子千  
戶并錄宣大功許論加太子太保餘有差  
冬十月棄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西市

初繼盛獄具至冬月朝審諸內臣夾道擁視因共  
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竊嘆曰奈何不以  
此責焉也每歲覆奏帝意惜之至是復朝審部  
臣將繼盛與張經同疏覆奏帝下旨行刑繼盛  
妻張氏上言願代夫死不報遂以是月一日死于  
西市天下冤之

論曰此國家公殺諍臣之始前此而不思而罰  
而東輩猶得保首領狂行間或投戍遠荒也後

則允繩希顏俱肆市而鍊亦羅織不免矣分宜之惡極哉夫三尺用以平庶獄而召問二王一語何關令旨以是麗澤亡論畢錄此類即張杜羅吉見之當亦拙首昨指走矣當時理官豈豺豕者耶而甘斷鍊于權蓋若是噫亦甚矣哉使有如王儀封理馮侍御者則忠惡亦必得投還待雪矣而何至長吟就經也嗟嗟言之徒為於邑

十有一月虜入遼東大掠義州諸處

打來孫等擁眾入遼東塞殺掠義州等處居民總督王忬復拒擊走之巡按御史上言地方被殘宜

卷三十五

中 汪子庭制書

將總兵官殷尚質究懲巡撫都御史蘇志昂罷免王忬切責章下兵部尚書楊博復奏尚質等力能却虜情有可原帝從之置不問

止徵狼兵禦倭

初徵狼土諸兵勤禦倭寇已而土兵阮氏等至浙驕悍不就約束所過殘掠居民百姓苦之迄無戰功可錄于是總督楊宜上言徵調狼兵非徒無益而肆意騷動殘害元元不可帝從之命兩廣督臣查果遣發隨路擊止

附錄右都督朱希孝奏言錦衣千戶嚴賜執獲虜謀哈台白馬廝二人左都督陸炳奏言官校戴經

李恩執獲虜謀波羅花兔羊羔兒三人皆我華人易名為虜用者下兵部覆議帝命希孝炳各任一子錦衣百戶嚴賜等照例陞級賜嵩孫經恩炳私人也

閏十一月別防倭諸臣職守

給事中孫濬上言防倭諸臣既有巡撫總兵又有總督及都察重臣事權不一牽制靡定所以迄無成功兵部覆奏諸臣職守督察主竭忠討寇實嚴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糧餉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陳至于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隍帝然之命行諸臣

卷三十五

五 汪子庭制書

各遵勅諭施

論曰十年九牧自古患之蓋不啻所牧騷擾而牧者競以意見相軋事權相撓利病勞逸相妨傾矣若之何盡收之利耶方倭禍初萌時一統足以翦其滋及其既熾一忬足以遏其衝而何庸乎總督又矧督察耶統死而藩籬大撤忬去而驚猛頓懈經來而天寵之任不專文華至而經禍立構且併天寵而屠僇之矣尚何寇之能平乎孫濬之疏深為有見惜不洞言其極而使本兵大臣徒紛紛于職守之區別也

十有二月逮繫給事中楊允繩于詔獄考訊論死

初允繩巡視光祿錢穀劾寺丞胡膏混報子爲訖沒帑金膏亦上疏辨訐謂允繩訕上齋祀靡費駕言劾臣苟有臣子之心安敢如是皇上爲國爲民精誠格天而臣有欺謗如允繩者何可以爲百官勸也臣一身不足惜如朝廷大體何帝大怒命繫允繩詔獄嚴刑考訊已而付刑部論死允繩誹君比罵父律絞仍廷杖八十固禁之胡膏亦補外職

趙文華還京

先是文華擢王江之捷以爲己有又奏言督兵破倭于周浦等處捷聞召之還京

卷三十五

六

秦晉地震山移

陝西地震山移數里平地圻烈水溢出西安鳳翔慶陽諸府州縣城皆陷沒人民壓死者數十萬連震數月人心惶慄夜露宿里間不敢近廬舍山西平陽河南河洛諸郡縣皆連及之

卷三十五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三十六

涓川范守已輯

丙辰嘉靖三十有五年春正月逮繫李默于詔獄以趙文華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默復入吏部益有苞苴聲給事中梁夢龍劾其剛褻貪污以名器爲罔利之媒不宜久縱以傷國體默上疏訐辨帝兩舍之不問至是默復與趙文華構卻文華抗疏劾之初默亦資緣高進用而典武試取陸炳爲門下士炳內援默日見信嚮默遂與嵩異嵩銜之文華心知嵩指故有是劾疏入嵩中主之下旨收繫詔獄考訊竟死獄中嵩德文華

卷三十六

十一

故擢爲工部尚書

二月以大學士李本攝吏部事

本攝吏部上言欲第九卿長貳及寺院督撫諸大臣材品上請去留帝然之本乃數諸臣百十有三人別爲三等其上二十有八人首工部尚書吳鵬次趙文華嚴世藩陸燦燁馮天馥何鰲沈坤諸人其中七十八人則鄒繼卿徐履祥趙貞吉諸人其下十有五人宜斥免乃萬守禮艾希淳郭鑒陳邦修等多可大用者時論非之

三月顯慶宮殿成

首尾修營十有餘年至是始訖工董役諸官擢賞

有差

加李本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策士奉天殿

賜諸大綬等二百九十六人及第出身

夏四月倭寇薄温州同知黃釗迎戰死之

時寇犯溫城兵使者撤出兵迎擊賊戰敗被執寇

欲還釗索千金為贖釗罵賊不置賊怒磔殺之事

聞贈浙藩參議蔭一子太學生仍為祠春秋祀之

倭寇薄崇德縣遊擊將軍宗孔鎮撫侯槐何衡義官

霍貫道逆戰于皂角林俱死之

倭眾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時宗孔以數百卒

卷三十六 三

守崇德欲扼其衝乃逆戰于皂角林分左右翼夾

擊之獲首功七十餘級力竭無援大呼鎮撫侯槐

等力戰俱陷陣死事聞贈孔都督同知蔭一子世

指揮僉事槐衡各晉二級貫道贈光祿寺丞任一

子知印出身

倭寇大掠福浙淮揚常鎮諸處

先是張經逮去以胡宗憲為兵部侍郎代經總督

而趙文華亦召還宗憲當事莫知所措寇益熾南

自福清登岸散入內地流劫溫台淮揚常鎮諸府

殺掠焚燬慘不勝言矣

以吳百鵬為吏部尚書

以許論為兵部尚書

時楊博以父喪去位乃以論代博而用侍郎江東

代論總督

附錄總督胡宗憲奏遣生員蔣洲胡可願使倭若

傳諭夷酋令無犯順從之已而可願等還言夷酋

欲通貢市宗憲以聞下兵部集議不可乃止

五月大倭夷夏諸兵協勦倭寇以工部尚書趙文華

總督浙福并南畿軍務

初倭寇日熾圍巡撫阮鶚于郡城巡按御史趙孔

昭上疏乞援巡江御史邵惟中亦上言倭寇薄通

州攻圍未解餘眾自狼山轉掠瀕江諸郡縣而瓜

卷三十六 三

儀為留都門戶鎮常乃漕運咽喉不可視為緩圖

宜大集客兵嚴勦諸臣協心戮力共靖其亂下兵

部覆題倭自入犯以來未有偏浙之東西江之南

北如今日者縱使地方多兵而分投防禦不無顧

此失彼之患倭兵應援實不容已日者趙孔昭乞

援已議令徵集湖廣土舍永順夷兵併山東河南

廣東打手胡盧等兵共六枝俱赴浙直軍門聽用

今再議選河南睢陳及山東八衛兵陝西延綏兵

徐沛募兵勦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前去以為倚

角保障留都帝然之文華請行乃命兼右副都

御史總督浙福直隸軍務

六月倭寇入慈谿縣知縣柳東伯亡去

初王仔在浙計城各邑未城者慈谿士人獨持不可至是倭眾大至知縣柳東伯不知所禦攜印組走匿殘殺居民無算其鄉紳被禍尤慘皆追悔不城為失計矣東伯失守當坐死以無城惶可守削籍為民

倭寇薄海鹽縣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逆戰死之

事聞行健贈指揮使任一子百戶存仁各贈卹有差

九月廢徽王載堦為庶人自殺

卷三十六

四

王國開封之均州初恭王銜知州某衛命執而筆

之知州死巡按御史劾王大不敬帝謂御史比其部官逮御史詣京廷杖之及主印位孟橫謂

帝庶我日族護衛卒搜羅士民有美田園及小石

異者輒謂為營中固有沒入之民間女子稍端麗者俱強昇入府為官婢不可則以予衛卒其官婢

小有青輻垂死昇尸焚之或生咬虎豹或生錮棺中燎熱死痛良聲徹道行者不忍聞又訖其伶人

使凌轢搢紳士搢紳士道遇伶人輒辟易不則必遭啗諛或有被擲榆者問以白王王仍伸伶人不

為問又架飛視數百丈自北城女牆上連府中後

苑命伶人為械激額水入規輪後苑沼池內其規

柱所植處亡論士民第舍即發屋壁之不可即遭

朴或沒其地州士民皆重足立推手屏息恐觸忌

破家死矣先是王好方術士煉女藥為鉛服之云

能延真有梁散人者以羽客出入王門下散人知

帝好方術乃竊王鉛走京師賣緣獻帝帝服之

喜復索鉛散人不能繼貽書求王王謂吾鉛當自

獻何為假彼為彼市寵也乃不與散人散人銜之

而王好微行嘗從其食客之留都及鳳陽遊數

月乃返一日帝從容問散人爾遊徽邸知其王

何似散人以前御奏曰曰者猶未諳事目之留都

還則大曉暢帝愕然自是疑王而州民敗安者

卷三十六

五

有女在王宮中以過等死燬其屍安撫女非死走

京師上變告王謀不軌且指其潛窺留都鳳陽

睥睨非望及諸罪狀下河南撫按官勘覈不妄

帝怒命則王爵廢為庶人禁錮鳳陽邸于是巡撫

都御史潘恩巡按某督眾圍王宮欲徙之王懼命

妃妾四十人俱麗粧自經王亦經死貨俱沒入

官初王庭鍾鼓自鳴後苑見羣羊出沒占者曰當

亡國王不悛故及八月總兵官俞大猷大破倭寇于梁莊



徐沛兵千人為前鋒已而抵鎮江整兵東下諸寇在常州桃港諸處者聞之皆解散亡何復聚掠倏忽莫測胡宗憲計無所措議欲招輯之徐圖掩襲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巡按蘇松御史周如斗不可因上言寇未一挫撫之徒滋後虞宜命文華等矢心協慮務懷永圖今徵兵四集初氣正銳當大振軍聲明勦天討期以滅寇安民勿得輕信寡謀自貽謬辱帝然之諭文華等協謀勦寇寇期蕩平文華仍與胡宗憲宣諭渠魁徐海等出降而密檄總兵俞大猷整師待戰徐海尤豫不決率眾欲就撫仍肆掠不少止俞大猷督師襲擊于沈莊破

卷三十六

之又追擊于梁莊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餘級徐海倉皇溺水死引出截其首生獲副魁麻葉陳東徐洪及倭魁辛五即密之廖多許公四飛過柴由門等餘眾解散地方稍寧文華前後兩上捷音龍為己功帝命械繫首惡至京正法已而兵部復奏首惡就擒地方底定皆皇上至誠昭立功允洽是以百靈助順謀若啓而戰若有翼非區區人力所能強為也乞卜修祀用答玄貺趙文華等功以待實數擢賞帝從之先降勅旌功仍令文華還京

九月杭州火

府城東南隅及郭外大火官民廬舍焚燬數千區死者甚眾

虜寇喜峯口諸處

虜酋小王子打來孫等寇一片石喜峯口諸處總督王忬督兵拒走之事聞贈金綺有差

趙文華還京

初文華再出督兵所至徵兵集餉浪靡不經于是提編徭役加徵稅租截留漕粟扣除京帑迫脇富民脫釋山醜搜括公私金瑤圖畫以百萬計其為軍旅之用纔什之一二所徵官士民兵川湖廣貴山東西大河南北無不罹患而臨敵不前遣還不

卷三十六

七

去往往潛為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雖有梁莊之捷人腹非之至是還京而吳越之間若脫距矣冬十月馮岳平湖貴苗初張岳既去諸苗盧阿項吳平張等復叛總督侍郎馮岳至檄總兵石邦憲復擊平之捷聞進岳右都御史兼侍郎邦憲為都督同知餘擢賞有差十一月虜入遼塞總兵官殷尚質遊擊將軍閻懋官禦虜死之

虜眾十餘萬入寇鎮靜堡諸處殷尚質等帥兵出禦力屈死之事聞贈卹有差總督侍郎王忬奪俸三月巡撫蘇志皋奪官二級

賜大學士高免朝仍腰輿入直

帝諭元輔高年逾七表賜免廷賀唯入直西苑仍賜腰輿先是賜得乘馬入禁至是復加恩寵為異數云

加趙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

論平倭功也各任一子錦衣千戶餘陞賞有差

十有二月獻倭俘

趙文華至京麻葉陳東等械繫亦至禮兵二部奏請獻俘從之羣臣俱具服稱賀仍舉謝玄大典

卷三十六終

卷三十六

八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三十七

消川范守已輯

丁巳嘉靖三十有六年春二月致仕尚書朱希周卒

三月倭寇掠寧波府

初梁莊之捷徐海等敗死其渠魁王直復糾倭眾

六艘約三千餘人入寧波府岑港登陸四掠焚燬

慘甚總督胡宗憲方議招納按兵不擊參政劉燾

屢請出師不聽

虜入薊州塞掠河諸處副總兵蔣承勛禦虜死之

虜酋打來孫等擁眾十餘萬入薊州桃林口踰建

昌營燦河掠永平諸邑蔣承勛率眾禦虜戰死

卷三十七

之事聞贈承勛都督蔭一子正千戶言官劾總兵

歐陽安等帝怒奪王忬右都御史止以右侍郎

兼僉都御史視事巡撫都御史張祉謫為大理丞

總兵歐陽安奪都督各仍舊視事

夏四月丙申奉天謹身華蓋殿及奉天午門災

是時晡時大雷雨至戌不絕忽火起奉天殿及謹

身華蓋二殿奉天午門一時俱災次日羣臣各上

疏慰問帝命各加脩省

辛丑有事于郊廟社稷詔天下

告災也帝諭禮部正朝係出治之地上下同責

勿但朕罪茲二十二日舉祀高主大典止封停刑

百官依例省例五日乃止。

海寇王直就誅

胡宗憲與王直俱徽人。初直寇岑港。宗憲欲戰而慮不勝。乃力主撫議。檄總兵官盧剛往來。直舟為盟甚堅。約直來官以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直信之。亦自奮言能肅清海波。遂與毛海峯葉碧川挺身來見。宗憲以賓禮遇。使指揮某為館主。給輿夫肩輿出入。復出新米肉酒餽其舟人。日費百餘金。且交質為信。保無他虞。宗憲以狀上。然不敢悉其故。既而帝謂直元亮不可赦。徑命棄市。宗憲得旨大媿。沮然不獲已。密檄按察使收直繫梟司。

卷三十七

二

汪子庵

獄。且諭令少緩。恐急則激之去。然其實欲陰逸直。顧前盟也。而將歸責于按察使。按察使覺之。乃急收直。竟服上刑。宗憲復以為己功。謂前招納為秘計。非本心也。朝廷信之。加憲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無所歸。益恚恨。謂我不足信。撫之不復來矣。日散掠閩越淮揚。為禍更慘。

秋八月進徐階少傅李本太子太傅。

虜入雁門塞。

虜眾二十萬破應州四十餘堡。攻雁門關。巡撫都御史閔煦乞兵應援。總督楊順見以為失律。當坐。

乃縱兵殺避虜民婦上首功。以自解得不罷去。冬十月。玄嶽諸山獻芝千餘本。

先是帝屢諭玄嶽諸處採獻鮮芝。逾九月者勿上。至是共獻到一千四百十本。已而巡按北圻御史馬思臧獻二十本。巡撫河南都御史潘恩獻二十有。本布政使林懋和獻二十有二本。巡按北圻御史路楷獻二十有一本。四方繼上者不勝計矣。鄆縣民亦獻一百八十有一本。實以金幣。

楊順路楷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初鍊至保安州。里中人爭館穀之。使弟子從受學。其父老聞知其故。則相與署罵父子。鍊亦大罵之。

卷三十七

三

汪子庵

又求為偶人三。目為林甫。檜及高而射之。以泄忿。當父子間之。益銜鍊。而前後總督多殺避虜人為功。以掩敗。鍊復大忿懣。貽書讓之。已而侍郎楊順至。掩敗益甚。鍊讓之語益峻。且為詩及樂府以寄詞。順大恚恨。陰嗾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鑑走白世蕃。謂鍊結客欲報。高父子世蕃以問御史李鳳毛。鳳毛曰。有之。然予已解散其黨矣。尋遣鳳毛光祿卿。以路楷代鳳毛。世蕃又以鍊屬楷。至則與順共為策。適有白社妖人通虜者。順急捕之。乃竄鍊名其中。以謀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亦不為雪。議上。高擬旨殺之。籍其家。任順一子錦衣千戶。

還指太常少卿順以嵩償我薄意其毒鍊未足也  
復取鍊二子並死又取其嫡子生員襄日考掠之  
幾不免久之順指敗乃脫

重建奉天等殿

初三殿二門災帝諭禮工二部先復朝門餘次  
及之文武大臣捐俸助大工從于是唐王助金五  
千兩崇王五千兩晉王二千兩各下璽書優獎嚴  
嵩朱希忠陸炳各助金一千兩李永徐階方承裕  
謝詔許從誠等各五百兩餘官有差至是帝諭  
羣臣皇天眷朕新作明堂而治以是月二十有八  
日建工預奏告于玄極殿及大高玄殿百官吉服

卷三十七

四 孝廉錄

視事法司停刑

十一月加故主事史際為太僕少卿任其一子

際久間居里中以參軍前謀議平倭有功胡宗憲  
上其狀命進尚寶卿已而加太僕少卿間居里  
中廕其子繼書為錦衣百戶

附錄給事中徐浦劾戶部尚書方純皆庸依附難  
司邦計如言官列胡宗憲阮鶚提編虛民呂希周  
侵牟軍帑皆事有指佐而純題覆故為兩可以示  
調停不堪重任可知矣疏入不報雲南左布政  
鮑道明獻寶石一萬五千八百餘枚巡撫四川都  
御史黃光昇獻礦砂五百斤

十有二月宛州地震無雷

帝命祈雪于雷殿諸祠逾月雷降羣臣表賀

趙文華罷

初文華自浙還以金二萬兩金絲牀一具饋世  
蕃世蕃姬妾二十有七人各金翠髻粧一奩世蕃  
以為薄己銜之為疏草遣文華使移疾去文華不  
得已依其草上之遂放歸

卷三十七終

卷三十七

五

孝廉錄

戊午嘉靖三十有七年春正月光祿火

帝諭司禮監曰寺火非天災自馬從謙以來邪黨日多故爾

虜圍大同右衛

虜眾數萬入大同塞圍右衛攻之不克事聞帝命戶部發帑金十萬兩付大同督撫大臣選集兵馬應援右衛

附錄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獻芝二十四本巡按御史莫如士獻二十本山東巡按段顧言獻二十

卷三十八

一

七本湖廣巡按黃季瑞獻四十六本河南巡按楊

惟平獻二十五本

三月南陽地震有聲

逮繫楊順路指于詔獄尚書許論劄籍起楊博代之初虜中有逃婦挑松債來歸總督楊順納之上其狀以為功已而俺答索挑松債急順懼上言虜情巨測欲脅朝廷歸之未及決俺答子黃台吉點虜也計言以我叛人丘富易挑松債順信其言以松債予之而丘富竟不得順懼罪賂巡按御史楷納賂隱其事給事中吳時來聞之乃上疏劾順楷謂順先後請兵餉六十餘萬而寇至輒撫無兵如

挑松債來降此不過虜中一亡婦耳苟明於啓覺之機拒之而弗納可也乃貪為己功以誇示京師及聞虜酋來索又張皇敵勢恫喝朝廷故為兩難之說以自解已而輕墮虜計以易丘富而丘富卒不得不知順何以自解也乃行七千金賂御史楷楷遂指口隱蔽其事盜負朝廷而不忍負一順則朝廷餉邊之用祇供順等保身潤家之需耳兵部尚書許論虛名自負大言不慚與順比周隱蔽心實不忠宜各明正其罪以為人臣罔上之戒帝怒命遣官校逮繫順指詣京下錦衣獄已而藉為民許論亦奪官放歸田里方銳改南京用

卷三十八

二

逮繫都御史阮鶚詣京

先是御史宋儀望上言邇年舉用邊臣率以奔競為通敏儀諫為揮霍不一二歲輒計遷擢每有敗衄巧為蔽覆甚則求歸相載而去矣如何棟之在薊遼周琬之在蘇松是已今醜虜盤據內地任其出沒主客之勢久已倒置而文武大臣動多失策敗誤之罪怨不止一楊順也巡撫福建都御史阮鶚久徵客兵恭養民間驕恣恣淫無復紀律百姓被虐不可勝言至為十恨之誅而鶚曰集金工鍛鑄厄醫以為問遺之資動輒提編絲賦恬不顧忌臣謂胡宗憲與鶚均肆餐饕而鶚為尤甚即不止

于罷斥也。章下兵部給事中劉祐亦上言，劾鶚謂其側媚黃緣，剝民怨莫不欲啖其肉而寢處其皮。帝怒，命遣官校逮繫來京，下鎮撫司考訊。

逮繫侍郎吳嘉會于詔獄考訊。御史萬民英劾嘉會巡撫薊州時，侵牟築塞帑金。時嘉會為兵部侍郎攝兵部事，帝命收繫詔獄，以工部尚書鄭曉代攝已而獄具，削籍為民。

逮繫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卿重傳策于詔獄。

給事中吳時來上疏，劾嵩輔政二十年引用匪人，邊事日非，令其子世蕃入直，干與國政，竄覘幾微，以市恩私，引其親萬家為文選郎中，方祥為職方

卷三十八

三

郎中叱周為盜賄賂公行，進退一人，行止一事，必關白世蕃而後復，不論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唯視所入之多寡而已。如趙文華勤倭還京，饋遺數萬，猶以為未足，而授草引疾，張經被逮，行金五千，及其不免而為治裝賄賂，王汝孝失律以三千金而得遣戍，蔡克廉撫淮揚亦以三千金而轉他鄉，楊順敗君誤國，何功可錄，而三座其子計前後行金三萬而方祥亦得二千，吳嘉會修邊侵冒亦何功可錄而驟遷三官，復三座其子蓋饋銀厄彝五篋而趙文華為之關通，故今邊事之不振由于軍民之困窮，軍民之困窮由於上官之貪縱，上官之

貪縱由于謀國之無人。按本塞源之喻，願皇上察之。主事卿亦上言，劾嵩位極人臣，贊甲天下，錄其子至工部侍郎，孫至錦衣中書，賓客盡登顯要，親戚俱依青紫，古今以來可謂極遇矣。報恩當何如，而乃恣行貪險，大壞紀綱，邊情之所以急，儲餉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嵩所致，且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政，其才足以濟惡，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不可不急處以謝天下主事董傳策亦上言，劾嵩貪會諸狀，急當罷斥以收人心。帝怒，俱逮繫鎮撫獄已而廷杖譴發嶺南戍邊，但有亡歸者，處以重刑。

卷三十八

四

策士奉天殿

賜丁士美等三百三人及第出身

夏四月倭寇掠臨海縣

倭寇二十二艘約數千人掠臨海之三石鎮，總督

胡宗憲驅走之。

楊博出督宣大軍務

初許論罷，帝思博忠勤，乃自服中起為兵部尚書，既而大同右衛圍久不解，議者以為非博往不可。帝遂命博出督宣大軍務，虛部中位待之。侍郎胡宗憲獻白鹿，

總督衙畿侍郎胡宗憲表獻白鹿，嵩等表賀。

密雲地震有聲

總督侍郎王忬以聞

附錄給事中張益劾巡撫遼東都御史蘇志皋貪汙敗檢帝命削籍為民帝諭戶部兵部大同右衛久困乏食即舉督餉大臣一人領銀前往山西紫荆諸處羅求轉給仍徵薊州等處兵馬赴援戶部奏發帑金十四萬兩付大同支用從之

大同右衛圍解

初楊博承命出督犬徵諸鎮卒聲言伐虜羽檄日十數下虜聞將至乃引去守將尚表與虜拒幾四閱月誓志厲眾死守不屈博上其功優敘之王

卷三十八

五

德戰元奏為立祠贈廕有參將周現者往來虜營相結納博列其狀褫職自是人人砥厲思自奮矣博因陳善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為烽堠二千八百餘所濬濠千餘里五旬訖工帝大悅加博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

五月大雩乃雨

時久旱未欲立禱帝命齋祀高主忽雷電交至澍雨霑足羣臣表賀

初除進士于邊縣

從楊博請也

蒲州朔州各地震東陽縣地出血

浙江東陽縣湖城地圻泐四三處各湧血若綫凝

結片起巡按御史王本固總督侍郎胡宗憲各上其狀因言往歲慈谿曾有此異未幾有海寇之殃今諸寇未息而東陽復爾可為寒心乞勅大小臣工一體警備從之

六月遼東大水秋七月河南南陽地震

閏七月淳化諸縣雨雹虜寇延綏西苑獻嘉禾西苑上嘉禾五本帝命薦于太廟羣臣表賀

大朝門成

時奉天門成帝命改為大朝門羣臣表賀

胡宗憲復獻白鹿

卷三十八

六

以曹子裔孫質粹為翰林世博士

曹子五十九代孫

九月冊裕王妃陳氏

妃生員陳景行女也選為裕王妃冊之是為

仁聖皇太后

虜寇遼東

先是二月六月虜二次寇遼東總督王忬檄故都督楊照破走之錄仔一子入國學讀書累賜金綺至是大虜王文土璧黑石炭諸部十餘萬眾駐大曠場以精兵七千騎寇界嶺坎垣將上參將崔桐擊走之又寇箭桿嶺總兵佟登拒之又合眾寇箭

西諸塞總兵歐陽安馬芳等擊走之其奇兵入黑谷嶺中軍張倫等破走之乃拔營遁去

冬十月議練邊卒

自庚戌後虜患日迫諸鎮兵不支每歲徵客兵為援而客兵苦徵發為費復不貲日就耗敝當事者建議各練本鎮戍卒歲可日壯當減徵發什之六七帝從之勅各鎮遵行然戍卒多選慎不任戰雖歲練費數萬金而邊臣之徵發復如故也

建應天巡撫趙忻下詔獄

裁光祿寺歲費

卷三十八終

卷三十八

七

皇明肅皇外史卷三十九

有川范守

己未嘉靖三十有八年春二月總督侍郎王忬大破虜寇于遼東

虜犯遼東忬檄部將楊照帥師禦之照布分諸將及虜大戰逐北樓十里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虜馬牛夷器千計忬以大捷聞故事首虜四百即稱大捷為上功而嵩銜忬恐揚繼盛竟扼其功不錄三月虜入薊州塞

自練兵議起薊鎮客兵減什之二而春防視秋又殺什之五以故鎮兵最為單弱是時虜酋把都兒

卷三十九

辛受率數萬騎以朵顏酋影克哈孩為鄉導入寇忬所遣偵諜皆被殺死遂薄塞下忬疏請援兵嵩謂忬挾虜為重欲坐費帑金不報適濠水暴漲虜遂由潘家口入塞大掠薊州諸處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虜後牽引之虜不敢深入三日引去忬兵尾而擊之獲首虜數十級

逮繫總兵官歐陽安等于詔獄論死

帝以薊州失律逮安等下獄而奪王忬祿俸使砥厲為秋防計已而言官論安等當服重典乃論死

長繫獄中

夏四月叛寇殺參將高鵬及遊擊將軍畢文



山西參將高鵬有廝養卒八百人控馭無術八百人者遂謀叛殺鵬及其遊擊畢文楚府縣廬闕劫囚掠帑一郡大亂都指揮使鄭印督兵討之羣寇遁散

倭寇掠通州如阜松門諸處

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兵拒倭有廟灣之捷尋入為南京兵部侍郎

以唐順之為右通政

初順之久廢家居十餘年從趙文華參畫破倭有功復為南兵部車駕司主事遷兵部職方員外郎進郎中至是以為右通政仍同胡宗憲經畫軍政

卷三十九

二 汪學聖和書

五月改大學士階兼吏部尚書

倭寇掠福清晉江諸處

倭犯福清諸縣焚劫慘甚巡按御史樊獻科劾巡撫都御史王詢參將蔡鵬失律奪祿抵罪有差

逮繫侍郎王忬于詔獄考訊論死

初楊繼盛劾嵩為所陷死忬聞之悼甚而其子世貞嘗從繼盛游又為經紀其喪嵩銜之常欲有以中忬及職方郎中唐順之出覈薊卒以粉榆故頗露嵩意于忬要之謝嵩忬唯唯不欲以行請順之還奏薊鎮額卒減少三萬餘人且云一卒未練仍以徵發疲各邊嵩擬旨當重置罪姑奪祿責後效

帝從之初忬實以鎮卒選懷不任戰雖練無益

而諸隘迫虜不得不徵發以為固然不敢辭而疏上練兵十三事曰請以三年為期嵩嘻曰何昔略而今詳也且渠尚欲三年邪及漂河之役嵩喉言

官劾總兵等官置之死欲以挫忬而都御史鄧懋卿復給忬曰政府以邊事重不欲困若行且縱若歸矣蓋自投劾去忬信之果請放歸懋卿復為草

授御史方輅曰政府欲逐王忬而忬復自請歸若盡劾忬兩遂之輅亦信懋卿乃上言忬病憊不任事負主上恩當罷嵩得輅疏即擬旨逮繫忬

帝從之乃遣官校械忬至京下錦衣獄考訊爰書

卷三十九

三 汪學聖和書

既具世蕃復削去所敘功次上之下刑部論罪尚書鄭曉惜忬持不從重擬謫戍奏上帝降旨曰軍令指揮之誤諸將皆斬今從重擬坐乃比守邊將帥守備不嚴失陷城寨斬律長繫待報

六月改楊博總督薊遼軍務

初博在宣大有酋李素者雄塞外屢肆侵擾博計禽之斬其黨十有五人時出奇兵襲虜虜徙帳去乃列上修邊四事費半功倍帝嘉之至是移督薊遼時方盛夏博聞命即赴鎮區畫戰守事宜虜聞楊總督至悉引去博以朵顏等屬夷每通虜不為我用乃約諸帥同時舉烽燧揚旌轟自居庸

至山海彌漫千餘里旌幢連空礮石震山谷如是者三屬夷謀報虜虜大震豐以為我兵頓增益連瑕為堅矣終歲不敢近塞下

盧鐘破倭寇于崇明沙

時倭寇二十餘艘屯崇明沙胡宗憲檄副總兵盧鏜帥師攻破之寇遁去宗憲以捷聞兼敘唐順之參畫有功尋擢順之僉都御史巡撫淮揚未幾卒于官

以陶世恩為太常寺寺丞

初世恩以廕厯尚寶少卿為言官所列奪其官仲文乞復予原職帝命改為太常寺寺丞兼通錄

卷三十九

四 江寧府志

司右演法已而仲文請假還里中帝諭禮部曰仲文職掌玄教屢盡忠誠雖請假還鄉年逾八旬即書勅遣錦衣千戶一人前去存問仍賜白金百兩綵繒八束新鈔八千貫羊四羖酒四十瓶以示眷懷仍令有司歲時存問

京師大霖雨

帝諭司禮監祈晴雷殿禁屠停刑

倭寇大掠福建諸處

倭掠福建猖獗日甚巡按御史樊獻科疏請總督

胡宗憲督兵應援帝命宗憲連往逗留不果

秋七月土魯番寇黑松林諸處

冬十月廣東叛寇流劫潮陽海豐諸處

廣東寇張璉林朝晞吳平龍阿福溫旦等雲合千餘人流劫潮陽諸處拒殺官兵守上官不能制以狀聞

召兵部尚書楊博還京

起故兵部尚書許論總督薊遼軍務

召博還部加少保而以許論代督薊遼

卷三十九

五

江寧府志

卷三十九終

庚申嘉靖三十有九年春二月丁酉朔遣官祈穀于  
主極殿

歲每驚蟄行祈穀禮自己亥後帝不視朝諸祀  
亦多代攝是月朔驚蟄遣官祈穀

棄故中允郭希顏于市傳首天下

初希顏由中允出為兩浙鹽運使大計被除家居  
者十餘年至是乃上疏曰臣往歲恭讀聖諭欲  
建帝立儲者臣謂立儲難莫若安儲何者君相相  
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

卷四

一 江華縣志

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  
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皇上  
至愛莫如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固何疑何疑自  
言者倡為二王陳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  
何暇善後然尚可諉也由差遠也二王疑而不  
自安誰與承祧此大可慮也由最近也皇上盡  
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  
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  
嵩然後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  
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疑釋而君相信則儲可  
得而安也何謂分封二王親則皇上之子也

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

高所共敬防不預設則讒隙所由萌故幼而曜就  
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強本  
也宮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及時勅王就  
國周其翼衛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為兩盡故曰  
分封而兄弟相保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恆  
情愛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而欲子安于無事也  
今四郊多壘一日萬幾非皇上神謨獨運太平  
未可易致者即京府獨處猶宜親就儒賢涵養冲  
質而一毫外務不得預聞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  
意已明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

卷四

二 江華縣志

無不可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則儲可得而安也  
每嘆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在  
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聖明赦草茅言計自  
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列香爭效闕下者哉疏入  
帝覽之大怒謂連帝字為妖言嵩復擬旨從史之  
遂比妖言律斬傳首海內旨下江西撫按官秘  
之密數守巡官收希顏不之知也時于家延賓客  
為子娶婦衣緋待之有僉臬某亦衣緋來通謁為  
候希顏以為賀已也迎之坐未及語詢左右拽之  
出遂掖赴都指揮司搏繫之已而諸司漸集巡按  
官亦至乃昇赴市曹斬之傳首天下知與不知莫

不哀焉

竹谿縣地震出血

南京衛卒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

故事諸衛卒月廩折值頗豐諸有室者仍有口分米至是戶部議損折值五分之一懋官視事又革口分米止廩本卒其補伍復役諸卒每每數載經歲時不得受廩而諸受廩者又小月輒除三升不之予更嚴核死亡卒不實則等其部長諸卒積怨之又故事每月發廩不逾上五日先期下關符待文是月既望關符未下且議三月內止發半廩折值予之諸卒愈怨有孝陵衛卒周山錢用鮑惠李

卷四十一

三

注李應和書

文升褚號金嚴輔等首倡亂以十九日薄暮入城分布朝陽通濟門內及栢川橋諸要路至子夜諸衛卒欲赴營待練山等各處留諸卒勿赴營俱隨我至總督府馬月廩眾從之遂走會同館傍圍懋官居第鼓譟不已周山鮑惠等首破關擁入懋官倉皇出白金四鎰遺山等令其解散諸亂卒聞之併眾擁入懋官窘迫踰垣欲自避匿墮傷殆絕其妻先亡在柩諸卒出其尸掠其含斂及諸囊裝而去復索得懋官羣仆俱下斃之仍昇至大中橋縛繫坊上時新江口操卒聞城內亂亦鼓譟擁入四掠商民復突入內殿欲刺守備官不得府部諸大

臣聞之急出示諭不聽誠意伯劉世延諭之稍戢

仍不解散乃議發賑每卒予一金今赴漢武庭受

賑受訖乃去已而都督徐某密檄捕周山蔡忠劉

鑒膝彪謝學朱受兒等二十八送刑部鞠訊事聞

帝下旨曰營卒集眾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者

何緩徐鵬舉李庭竹張鑒俱有守備責任不能鈐

戡俱應究治姑令待罪視事與侍郎李燧撫輯軍

民凡事便宜處置各營軍卒夙受朝廷惠養車

不畏法俱宜重處為首者查名禽治其餘姑念激

變所致俱赦免已而法司會鞠周山等二十人謀

殺制使皆斬餘從赦原奏入帝謂黃懋官全尸

卷四十一

四

注李應和書

而死已為失刑所獲未必皆為首者再議奏聞刑

部復會擬周山蔡忠劉鑒倡亂斬首勝彪等十有

七人比矜疑例調發邊衛充軍

三月虜寇山海關

總督尚書許論禦却之

倭寇破平和縣

夏四月賑順天饑民 宣夏地震

逮繫祭酒沈坤于詔獄考訊

南京御史林潤劾坤不職坤奏辯 帝怒下鎮撫

司鞠之

附錄御史耿定向劾吏部尚書吳鵬屬婿董份主

順天鄉試私其子吳紹中以魁選及受江都知縣  
李一科苞苴權授司屬不報

給事中曾廉劾巡撫應天都御史翁大立不職吏  
部覆奏大立率易更張有失眾心命還里聽用  
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仍督沿海軍  
務

初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要功致寇下兵部議詳  
覆上不問已而閩廣浙圻倭寇日熾福建巡按樊  
獻科請趣宗憲赴閩應援浙江巡按周斯盛請勅  
兵部趣宗憲督師勦寇以弭海患宗憲聞命泄  
泄如故已而寇稍解散竟以功進兵部尚書沿海

卷四十

注書處知書

撫巡諸官悉聽節制其體統如三邊而勲臣總兵  
者亦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矣

附錄潞城王府中尉俊彙謀殺宗人巡撫大同都  
御史李文進以狀聞帝以俊彙罪重有違祖  
訓勒令自殺

六月香山新會等縣地震有聲  
以都御史鄧懋卿總理天下鹽運

嵩以懋卿鄉人奏總鹽利于是懋卿開道苞苴殆  
無虛日故事諸府縣巡檢司邏卒責捕鹽盜縱脫  
遺漏者罪之不起以次懋卿奏立起限法每卒一  
人季限獲鹽若干斤販夫若干名舟若干艘其有

舟無販夫有鹽無舟及有販夫無舟鹽者不錄為  
次其鹽與販夫不及若干數亦不錄俱削其雇役  
錢存帑以充舟鹽之值故邏卒遇無私販有終歲  
不得立一雇錢者而身羈役籍不遑為生產往往  
共行私販牟大利遇商舶旅舟反誣為鹽盜搜劫  
之少拂意輒以私鹽強頓舟中而誣其人為販夫  
白致刑獄至有死亡者害不可言其有司又或增  
賦于民徵金作舟鹽之值不復責邏卒以緝捕而  
私鹽任其橫行矣貽患至今牢不可變

大朝午門樓觀成

秋七月

卷四十

注書處知書

冬十月棄侍郎王忬給事中楊允繩于市

十有一月無雪

帝以入冬無雪躬禱于雷壇久之雪降時以為靈  
雪羣臣表賀

乘一真人陶仲文死賜諡榮康惠肅

卷四十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四十一

清川范守己輯

辛酉嘉靖四十年春正月陝西獻白鹿

時白鹿出高南山萬壽宮前芝叢中土人得之撫

臣龐鹿永芝以獻羣臣表賀

二月辛卯朔日食不見

是日申酉間日當食陰雲不見高等謂自申至酉

雲朗不晦冥應是不食請帝舉大謝禮從之羣

臣表賀

南京錦衣衛獻白兔

南錦衣指揮徐繼勛進獻白兔羣臣表賀

卷四十一

一 注等處知書

京師不雨

帝禱雷壇得雨羣臣表賀

景王之國德安府

卒從郭希顏之議也不二年王薨無子國絕

夏四月分遣御史于天下訪求異人異書

時遣王大臣晏敬等分詣海內訪求仙術異人及

符篆秘方諸書

五月蘇松嘉湖大水無稻苗

時霖雨彌月湖陂俱溢平地水深丈餘稻蒔俱沒

六月袁煒進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預

機務

時帝漸有疑高意密諭階舉堪輔政者階密奏

曰傳云人君以論相為職夫百官孰非當論而獨

云爾者以相位高任重必由人君自論然後見恩

自上出而命且上制也惟乞皇上斷自宸衷簡

用一二與臣等同事則政體明而窺視陰阻之私

自杜矣帝乃特命煒以學士入閣

秋八月嘉禾生天田

時仰田產嘉穀異穎同本者四十有九田官以獻

羣臣表賀

冬十月遣戶部大臣往覈薊鎮宣大邊餉

先是帝屢諭階以虜患當備階上言金城湯池

卷四十一

二 注等處知書

無粟不守今諸邊言缺食甚苦而戶部稱給發已

多中間弊源必有所在乞諭戶兵部根究清理乃

久安之策也帝然之欲治諸姦貪階復上言姦

貪侵冒其弊最大其次亦有二端曰民運拖欠不

行催徵致給發日多曰給發後時羅買價貴故得

用最少頃本末兼理庶幾有益帝然之因諭遣

戶部侍郎一人前往薊鎮宣大清理邊餉務先治

姦貪次釐諸弊

十有一月准王獻白鴈

准王獻白鴈二羣臣表賀

十有二月營萬壽宮

帝自壬寅以後常御西內數年以來恆寓居顯法  
官立都殿而殿宇湫隘巷道衝偏羣臣以為憂至  
是帝諭輔臣階營萬壽宮階任之命工部侍郎  
朱衡總其事

許論罷

論被劾回籍聽覈以楊選為兵部侍郎代論總督

吳鵬罷吳山奪職

以歐陽必進為吏部尚書袁煒為禮部尚書

十有一月袁煒進太子太保

歐陽必進罷郭朴為吏部尚書

卷四十一

三  
寄屋知書

卷四十一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四十二

洧川范守已輯

壬戌嘉靖四十有一年春三月萬壽宮成

加大學士階少師復任一子煒少保

帝欲速成故不三月而告完宮中有壽源萬春太

主仙禧諸殿極其宏麗帝大悅工部請加恩諸

臣帝以階竭忠盡勤加少師兼支尚書及大學

士俸再蔭一子為中書舍人階疏辭不允止免兼

學士俸

策士奉天殿

賜徐時行等三百人及第出身

卷四十二

一  
注寄屋知書

夏四月不雨

帝諭輔臣祈雨階上言宜行順天府祈之

五月嚴嵩罷猶給歲祿繫其子世蕃于詔獄以御史

鄒應龍為通政司參議

初嵩見張璁夏言以言禮驟貴乃從更興獻帝

稱宗祔太廟帝從之自是眷遇日隆人言不

復入自徐學詩王宗茂斥謫而指紳側目楊繼盛

沈鍊死而言者屏息吳時來張紳董傳策成而朝

野握手莫敢復及嵩又專伺帝意為迎合計結

納諸奄人微大內動靜密白之朝夕以數十至嵩

隨其巨細褒金錢勞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少輟而嵩因得以知 帝所欲為將迎之 帝晚年好玄祀言者嘖嘖不已嵩獨以為然屢撰青祠供奉壇殿間 帝賜以香葉中輟帛履 命從諸真人拜起嵩唯唯不之違以故 帝眷為不哀云其子世蕃以父任厯官工部左侍郎貪恣狠愎無所不至以中書舍人羅龍文為心膂斷養嚴年為羽翼鬻官剝民公行不忌 帝亦微知之然念嵩嫵媚不欲發至是御史鄒應龍上疏劾世蕃數其通賄敗檢諸惡狀乞置于理因及嵩植黨蔽賢乞加斥罰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 帝覽之心動乃降 旨曰嚴嵩力

卷四十二

二

汪守庵劄記

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積惡既多年矣却縱受逆子言聽計行不復思朕優眷特命致仕乘傳以去仍歲給祿米百石世蕃等各犯命錦衣衛逮赴鎮撫司訊鄒應龍盡忠言事富有特嘉吏禮二部擬官以聞于是擢應龍為通政司右參議

六月廣東盜張璉伏誅

自倭寇滋蔓福廣江西諸路不逞姦民所在蠭起而廣東為尤甚渠魁張璉林朝曦黃啟薦等築城置郊保建官紀元攻劫郡縣為患日大 帝憂之總督尚書胡宗憲不能為計上疏自言中風願乞骸骨言官劾其託疾避艱置不問宗憲遣廷待命

先奏以三月十有六日進兵勦賊既而易為四月十有八日凡徵集狼兵十餘萬人久聚待哺 帝頗疑之手諭元輔階曰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果有疾否階上言寇氛可慮宗憲疾雖稍愈未嘗親行督勦 帝又云尚書傳何不運謀伐之階以語博博奏命都督劉顯參將俞大猷帶領家卒往督狼兵赴勦又徵發永順土兵以為先聲以寒逆寇之膽 帝皆從之顯等間命馳至廣東督兵進攻大破之遂擒張璉餘黨解散其林朝曦黃啟薦逸去遁于海島不復敢出捷聞羣臣表賀顯等遂領家卒往福建收勦水陸盜賊數月俱平

卷四十二

三

汪守庵劄記

秋七月內苑獻嘉禾 內苑獻穀一莖三穗者二兩穗者三十有一羣臣表賀

皇極中極建極殿成

三殿告成乃易奉天殿為皇極殿華蓋謹身二殿為中極建極殿及名東西二閣為文昭武成左右四門為弘政宣治會極歸極羣臣表賀

八月重錄永樂大典

帝以典帙萬計不便擱置欲重錄一部以副 皇祖之制乃諭階董其事以禮部侍郎高拱兼翰林院學士副之開館繕書



冬十有一月逮繫胡宗憲尋釋之削籍歸

南京給事中陸鳳儀等上言宗憲有十大罪潛結海寇王直欺天冒功大罪一也奉旨會勦江閩羣盜偷安不行違旨玩寇大罪二也虛張兵數侵蝕軍需大罪三也延納贊畫嚴中茅坤將孝呂希周田汝成等競為奢僭靡費無紀大罪四也扣減織造價值侵盜誤國大罪五也遍府驛派解廩給銀兩縱吏舍騙索廩糧馬匹流毒驛傳大罪六也私出把總僉總告身賣官通賄大罪七也以杭州衛官廠私餽鄉官茅坤徇私減公大罪八也私役官兵以之送子守家為門子報怨大罪九也娶杭州

卷四十二

中  
洋李應勳書

罷設浙閩總督大臣

胡宗憲敗帝諭階浙閩總督似不必設階上言地方已就平寧百姓遭宗憲擾害之後有資綏輯止宜設巡撫重臣于勅內開載浙直有警互相應援之語似為便益從之乃以趙炳然為右都御史巡撫其地

加公朱希忠太師

卷四十二終

卷四十二

五  
洋李應勳書

癸亥嘉靖四十有二年春正月

附錄帝問階同官可增一人誰堪其任者階上言知臣莫若君皇上聖明天縱廷臣才品莫逃聖鑑第此官位高地近不專在有材須得平正謹實者乃不敢憑藉債事帝又諭曰知臣惟有堯舜與太祖耳若嵩乃我簡任至于如此後世宮育之主豈知人焉階又上言嵩材足輔政初皇上用之未為不可乃嵩怙寵而驕宦成而怠過聽其子而子之貪狠又特異常人致負聖恩耳昔堯

卷四十三

十一 汪學廉鈔書

用四凶後加放殛太祖用李善長胡惟庸終以罪誅皇上之于嵩真與帝堯太祖前後合轍者也茲乞簡自宸衷降勅宣示以協正理以崇主權帝又諭曰四凶惟庸之類非堯與太祖之不知彼不終慎耳然堯為聖人之首太祖何事不知尚且如此後世內育安及萬一嵩罪非在聽子乃縱之病國戕民耳階又上言捧讀聖諭仰見皇上聖不自聖之心然自古人心難測蓋有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者此知人之所以難也惟廣聽納則窮凶極惡自有人以櫻之深情隱慝自有人以發之未用者不至濫進已用者不至停留

不下堂陞而周知天下之情矣嵩縱子病國戕民誠如聖諭然使早有人言亦豈得至此之甚哉故凡有言必詳加詢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事大亦薄其責而容之務以來天下之言耳此法行則利在朝廷而不利在臣下否則臣下受其利而不利歸朝廷矣臣愛朝廷重于愛身故輒及此帝嘉納之三月以嚴訥為吏部尚書郭朴丁父艱去位以訥代之夏六月不雨帝禱雷壇得之羣臣表賀

卷四十三

二 汪學廉鈔書

秋七月

附錄帝諭階曰斯今忠善為多而邪佞亦不少即段正故違明限之類終不絕皆誘事上玄為之也階上言段正違限原係有司貪肆以納賄為捷徑以職務為無益循習致然非由誘事上玄也今為皇上計惟于用舍之際審賢否核功罪辨勤惰塞苞苴之門杜請託之路則百事皆可幹濟不止段正一事不至違限而已帝曰欺誘不盡無而貪肆為甚國虧民苦悉此等所為祖宗法度視為眇耳此本要緊宰力行階復上言祖宗法度本極嚴明使為臣者不以利欲蔽其良心豈至公

然違犯使國虧民苦哉此在羣臣均干天憲而大臣不能倡率百僚又不能斥去此屬其罪尤重矣訥在吏部殊有志守法第恐請託既絕不免怨謗仰賴聖明主持耳帝嘉納之

八月嘉禾生天田

御田產嘉穀一莖四穗者三本三穗者六本兩穗者八十有一本田官以獻羣臣表賀

御苑龜生卵

龜生卵者五羣臣表賀

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鵲

南金言白鵲出自景陵獻之羣臣表賀

卷四十三

三

虜寇遼東總兵官楊照追虜于塞外死之

初遼東自戊午以後邊垣頽圯士卒損傷照以智勇廉潔鎮之虜頗畏縮後與邊儲郎中相失互為訐奏奪其官繼照者惟務苟全邊事日非人心危懼巡撫都御史言澄上疏言之帝詔于輔臣階階復薦照可用帝從之仍以照為總兵官照感激圖恩浼盡忠報國字于胸背間以死自誓至是虜犯遼東照逐出之復乘勝追虜遠出塞外遇仗敗績力戰死帝聞之悼惜卹錄甚厚

九月廢伊王典換為庶人

初王嗜僧侈所為多不法言官劾其陰蓄異志恣

行僧擬禮兵二部請正國典帝念親親姑奪歲祿薄罰之王不悅益怨望詛祝既而訛聞嚴世蕃

父子有篡立意乃行白金十餘萬兩賂世蕃為援世蕃受之王意嚴氏父子戴己益跋扈私造軍器械陰養戰馬圖大舉又為九五當乾牌置宮府中而強選民間女子十五以上者數十百人不從則闔門搜致怨聲載路有仕人陳大壯者居與府隣王欲得其止不予王令校卒執大壯至府捫而箠之拔其髭鬚殆盡大壯忿恨死世蕃敗王惜其賂遣優人三十餘走分宜索所賂金世蕃不得已還之使其黨邀于吉安隘盡殺其優人劫其金以故

卷四十三

四

事頗彰聞有分守河南參議耿隨卿者廉知其狀白巡按御史願鯨上之章下禮部法司俱請置重典帝不允乃命廢為庶人禁錮之沒其所有九

冬十月虜入薊州塞大掠通州諸處

初九月己未有暴風自此起帝諭輔臣以兵火當慎且云楊照之事可鑒也階傳示兵部移檄各邊備預至是宣大總督江東檄報虜眾數萬迤邐東行兵部尚書楊博即遍檄各鎮將領預整士馬備應援而令沿邊謹斥候嚴烽燧毋使虜入先是薊遼總督侍郎楊選以遼東失大將東巡遼東惴

聞之急起還選未至而虜眾已薄牆子嶺矣丙寅虜攻嶺甚急選督兵拒之斬其二酋選自以為功其奏馳聞是夜虜破牆子嶺擁眾大入丁卯屯平谷縣進掠通州未刻警報至京是夜帝于宮中望見東南大影諭輔臣詣遣官奏告郊廟傳示兵部及提督京營顧寶等協力逐勦分兵護守重城諸門塞水關屯要衝趣各鎮兵入援戊辰楊選督兵尾虜亦至通州是夜總兵馬芳帶領裨將補于漢兵馬五千人至京己巳宣大總督兵部尚書江東督兵亦至庚午總兵姜應熊亦至帝命馬芳督兵守重城發帑犒其士馬是時楊選亦至

卷四十三

五

詳考歷代書

東植門外傳令抽其重兵助重城及令馬芳屯廣渠門以當通州入京之路階又請勅江東總督城外官兵楊選以下俱聽節制從之又令管英徐紳往護通州袁正往護潞河灣馬芳補于漢專衛陵寢而命戶部發庫熬粥以餉諸軍是時帝懲庚戌之變憂惶備至御劄日十數下詢諸輔臣使問兵部退虜之策階宣布奏白調護行之不遺餘力總兵官胡鎮逐虜于通州裨將孫膺死之

初虜至通州往掠香河諸縣已而還經通州歸平谷楊選部領胡鎮孫膺等諸將追虜于通州江東往七順義欲令選等邀虜于古北口廷議不可乃

令姜應熊麻錦設伏古北口而選等仍躡虜通州之河東時帝欲本兵定畫付諸將內外夾擊以伸華威報人害博趣選等擊之選不得已命胡鎮孫膺與王孟夏黃演馬永徽等會兵逐勦而鎮等饑罷之餘不能自振庚午遇虜通州之野鎮頗斬馘數級乘勝逐北身被六創裹血力戰獲酋虜三百餘級參將孫膺獨當一隊臨陣死之虜乃追選北去江東檄諸將邀擊于古北口斬獲無算追逐出塞而還京師解嚴

選擊總督薊遼侍郎楊選及整飭薊州邊備都御史徐紳于詔獄楊選論死棄市

卷四十三

六

詳考歷代書

帝以虜由薊鎮出入怒選等失職命遣官校械繫選及都御史徐紳詣京下鎮撫司考訊而以兵部右侍郎劉燾代選以僉都御史溫景葵代紳已而獄具楊選論死斬于都市徐紳劾籍為民初言官李瑜劾選及江東等請同加罪帝以為過情詔于階階言江東不宜與選同論故東得免階又言胡鎮襄創逐虜亦既有功宜加恩賞其營卒被傷及陣亡者奏請優卹俱從之又言宣大重地恐虜乘虛竊犯宜將總兵官馬芳姜應熊發回防守亦從之初帝以階言命江東以第勤王功次及東疏上下兵部覆議恩勞而不及輔臣本兵帝以

為此故事不可少。階上言臣等不能仰贊廟謨有罪已。戴洪慈恩。子豈所敢望。帝曰。博等全不畏天。又不自責而責直欺世。無君肆已。今不與恩。資或積後禍。階力言其無他。且曰。廷臣中才識通敏。熟知邊事。無如博者。惟皇上優容。責其後效。可也。從之。

十有一月無雪

帝祈得之。羣臣表賀。

附錄吏部尚書嚴訥推舉二人。不當。帝意。帝謂階曰。吏部可以此才當此任耶。縱無他私。亦不宜動。循資格必更之。階上言。循資按格。其來已久。訥

卷四十三

七 詳考歷代書

初至部。未能破去積習。須仗聖明。特諭掄材。庶訥有所遵奉耳。更有二事。輒敢附聞。一曰尊主權。臣每見明旨下及內外。多不遵奉。如勛功罪動。至經年徵錢穀。寂無一字。禁私餽則潛行于昏夜。以售欺劾。貪肆則聊及于孤寒。以塞責。是主權未尊也。一曰定國是。臣竊見士夫以虛文巧飾為有才。而誠慤者則詆以為拙。以怙勢作威為風力。而敬慎者則笑以為懦。以怠安泄為得體。而勤勵者則鄙以為俗流。以容姦庇惡為長厚。而明作者則謗以為生事。甚至以謀國為過計。以卹民為迂談。以持法為苛刻。以秉公為乖僻。是國是

未定也。夫二者平時尚能敗政。況欲能建立于多事之秋。以仰副安內攘外之心乎。乞諭諸司。示以賞罰。使賢者有所持而為善。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為惡。庶于政治有補矣。帝嘉納之。命階主其主名論之。階上言。當恕其已往。而戒其將來。苟有犯者。必罪不赦。又申嚴贓罪之律。凡贓皆沒官。枉法皆絞。即自畏懼而改圖矣。從之。

十有二月。京師大風。

時有風變。占在土功。工部尚書雷禮請建京師重城。帝詢于階。言重城保障之效。觀南城可觀。但不築則已。築則必圖可守。不然關係匪輕。帝謂禮實為之。所謂永益。階不復言。然而終不果築。

卷四十三

八 詳考歷代書

卷四十三終

甲子嘉靖四十有三年春正月城潞河灣

先是朵顏夷人言北虜復將內犯帝命內外嚴備禦順天府尹劉義上言潞河張家灣宜築城陣以便乘守計用工銀五萬六千餘兩已有三分之二乞借光祿銀二萬大工可濟皆言于帝從之已而劉義等徵集鎮兵嚴為戍守虜不果來

二月收嚴嵩子世蕃及羅龍文詣京

初世蕃編戍雷州行至南雄而返而羅龍文亦逃伍潛住歛縣藏匿亡命為通逃淵藪有巡江御史

卷四十四

一

林潤移檄徽州府推官栗祁密捕龍文龍文微知之走匿世蕃家是時世蕃以營建室宇聚斂役四千餘人辰集夜散詭秘巨測袁州府推官郭諫臣白諸監司散遣之已而世蕃聞閩廣羣盜欲掠其家復陰畜家卒千餘人備之由是人心疑懼噴噴不已潤乃疏言其狀請置二人于理帝然之即命潤收捕二人詣京即訊

三月不雨

附錄是時京師有呂某者以白社法惑眾陰結亡賴千餘人偽授職官給以告身約於八月謀逆北連丘富虜眾以圖大舉而河南山東宣大真順等

處妖人尤眾互相援結煽惑愚民不下數萬有李應乾者居河南之濟源一目微眇兩手涅以日月字懷衛之間不逞者推以為主陰鑄印章數百座以待用置太白旗數十給付各小帥以為會兵符驗約於四月八日起事人莫之知是月呂某謀泄有人以偽告身二帙辟穀藥餌一裹首白輔臣階者階發兵部傳遣官校緝獲呂某鞠實奏聞因命內外搜捕應乾逃匿山西久之乃獲各伏誅

夏四月大雹

帝以久旱大雪于郊廟社稷及各壇殿久之得雨羣臣表賀

卷四十四

二

秋七月

冬十月罷寶源局鑄錢

初從廷議命寶源局及南京雲南鑄造嘉靖制錢發民間貿易既而所鑄不一有金背火漆錢邊等名民頗通行久之言官建議鑄錢艱難工匠勞費請革去鑄車以鑪鑪代之從之于是鑄工競雜鉛錫圖便到治而輪郭窳穢色澤慘暗與前所造大不侔矣由是為偽之徒倣倣鑄錢惡日滋貿易不通至有朝入手而暮廢棄者商民悔怨金背等錢俱不受授閭閻大困其盜鑄日報罪死終不能止帝憂之問階與源階詳舉顛末奏之因上

請曰臣切惟濫偽諸錢既不能強民通行而寶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焉戶工二部每歲以二萬八千餘金投諸無用之地一也中奸猾之計開私鑄之門二也朝廷以此給賞中外臣工而蒙賞者受而無用虛皇上之恩三也官府以此給予商民而領受者虧苦之怨四也局中之人坐享其利而朝廷之錢法日阻禁嚴之令因之不行虧損國體五也臣等愚見不若停止寶源局鑄造其部中應給錢者即以鑄錢之銀代之則姦弊革而私鑄止國法伸而羣情便矣從之

命戶部計裕國儲

卷四十四

初帝問階太倉今有盈餘否階上言近年太倉止有三二年之儲而一歲所入僅足歲出惟有前歲四月米賤給放折免銀十萬省出月共八萬石耳因言折免之法行於水旱之歲以裕民放於未賤之時以增倉儲軍民兩濟是在戶部留意行之耳帝因諭戶部講求國計戶部尚書高耀傑列八事以聞帝從之戶科給事中李邦義復上言理財之道生聚食寡為疾用舒而已今開財之法搜括殆盡矣充蓄之計舍撙節其何以哉乃錦衣衛恩陰之輩踵接肩摩各衙門帶衛之官日增月益冒濫之費不可不為之慮矣戶部計支月米

二千四萬五千餘石而營操諸卒止于九萬餘皆錦衣官校各衛吏士官攢匠役諸色臣訪此項有以一人而月領數石有以一吏而月冒數束考求其故則以士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穀之出數司馬不得而稽也以無為有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推鞫鈐者一聞警報而調遣先發邊餉焉得而不糜在薊鎮則有百里全支五十里半支之例而宣大等鎮未之議焉或非畫一之法歟舊制太倉解發金錢止以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則取足于民運與夫屯租秋青耳邇來各邊屯場俱稱拋荒一遇缺乏既行奏討太倉如之何而不匱也乞

卷四十四

勅該部查議酌處則錢穀不患不節縮矣夫國計民瘼事本相須近者淮徐等處水旱為災十室九空逃亡過半而該部猶靳改折弗肯全予或有脫巾之呼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為之慮也帝嘉納之

十有一月旱風霾大計京官邸慰卿劄籍時旱暵經時風霾示異從言官之請大計兩京羣工四品以上自劾聽去留于是懋卿穢迹著矣猶得倖脫南京御史林潤上言懋卿自茂憲典罔法行私所過郡縣撻剋無遺一運司取十萬兩贖貨無厭為罪一也商民王銀吳章被訟公行苞苴千

有餘雨。大喪名檢為罪二也。恫喝淮揚。巡撫劉景韶。筮金巨萬。始得驪顏往謁。皇陵。擣領俳優。聚役。糜費無極。反道悖禮。為罪三也。輟轡有司。暴虐百姓。筮死場官姚佩爵夫。蔡經。而平民斃杖下者。二十二人。殘忍酷毒。為罪四也。北圻山東。餓殍枕藉。揚州水災。剝削流竄。而勢必取盈。無名派擾。去歲鹽盜。幾聚為亂。動搖國本。斷傷元氣。為罪五也。乞將懋卿。速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耳。章下吏部覆奏。從之。南北商民。歡舞于道。

十有二月。北畿山東大饑。

連年荒歉。是歲尤甚。

卷四十四

五

清寧殿

卷四十四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四十五

洧川范守己輯

乙丑嘉靖四十有四年春正月。賑畿內饑民。

時各處饑饉。京師餓殍尤眾。加以疫厲流染。死亡枕藉。帝欲作粥施餌。以拯災疾。輔臣階上言。粥餌之施。有名無益。况給散無紀。則強壯者幸而關領。老羸者多致踐踏而亡。帝曰。二事俱增民病。出粟又無多積。眾災難免矣。階曰。往歲出粟三二千石。太倉雖無多積。尚足辦此。但京師出粟。四方貧民聞之。多有剽竊。而至于者。至則施畢空歸。顛殞道路矣。宜命戶部出粟。止給京民。其在外者。行令撫按官一體賑給。仍諭遠邇。元元各于郡縣候賑。勿得來京。庶乎全活為多矣。從之。

卷四十五

一 清寧殿

三月。西千步廊火。

帝諭階曰。昨大處乃文積近地。他日纂修何稽焉。當預計之。階上言。據宮監左祿云。正德十六年以來。內外題奏及四方番文。計八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其千步廊所積。乃先朝遺疏。已經纂修者。不必別有計處。帝然之。

策士皇極殿

賜范應期等及第出身。

袁煒致仕尋卒。



煒厯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久病不愈，疏乞致仕，許之。卒於庭。諡文榮。階請補輔臣。帝曰：此官宜四三員。成祖之制有為也。嵩專二十年，欺君肆誣而畏惡子可惡，階上言，聞臣地親任重，祖宗時每用四三員，蓋不欲權有所專，而先臣亦無敢專者。自夏言、暴振人莫敢犯，繼以嵩受制逆子，欲便其私，于是事皆獨斷，而權始有所專矣。皇上欲復祖制，誠攬乾綱，收政柄之要務，臣以為此官不但宜多，仍須擇廉靜謹畏者用之，方可望其不專也。至于首員，但三五年容令解職，則彼不得據其位，而恩威常在于上矣。帝疑

卷四十五

二

海寧縣志

階欲求退讓之階疏謝焉。

嚴嵩削籍及其家，其子世蕃及羅龍文俱棄市。

初林潤聞命馳至九江，收世蕃龍文等因數袁州府細具嚴氏諸暴橫狀得之，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其略曰：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任彭孔為主，畫龍文為羽翼，嚴鵬嚴珍二等為爪牙，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占會城廩墓，吞宗藩府地，奪平民居房，而又改築釐之官，以為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域列五府，分居子父，廊廡週迴，宇舍環遶，以數里計。招集亡命為護衛，丁卒森然，分封之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富踰天府，粉黛之女列屋

斷居，夜皆龍鳳之文，飾盡珠玉之華，張象牀，圍金帛，朝歌暮絃，宣淫無恥，畜養家卒，已踰二千。招納叛逆，更信其數，精悍皆在其中，妖妄並藏于內。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故劉相諠文攀錦洪斗段同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淫污婦女，府縣禽獲，招申明據矣。其家人壽二民一等數十人，怙勢肆惡，姦殺吞騙，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其陰秘抑捺，不知何限。且陰結典橫計殺索賄之眾，居朝則為盜賢，居鄉則為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姦之惡矣。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顧子未赴任，朦朧請移近衛，既奉

卷四十五

三

海寧縣志

明旨復留在家，敗君為甚。有司受詞數千，盡送于嵩，嵩檢閱其詞而處分之。然則世蕃之惡，嵩猶諉于不知，臣未之信也。伏乞聖明乾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帝怒，併世蕃等俱下法司鞠究。刑部尚書黃光昇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卿張守直等會鞠明實，論世蕃處斬，奏上。帝謂階曰：奏內不言逆本，是何法制。嚴嵩等俱削籍為民，有司拘管當差，其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盡沒入官。餘黨逆邪盡行逐治，卿為按法擬旨進覽。階奉諭擬上，遂斬世蕃于市，已而籍其家得銀二百五十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于天府，不誣也。

亡何，嵩寄食故舊以死。

帝不豫

時帝久御西內，恩威宮，每有黑氣出擾，而披櫛藤井上忽見木棉數圓，帝心疑之，諭階內火當慎，且曰：「天佑無象，惟逆邪作祟，不可不為之防。」階慰解之，至是聖體違和，中氣不足，面頰作痛，諭階知之。

夏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俱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時階屢請添補閣臣，帝不允，階曰：「機密之地，非臣所當獨居，事務繁多，非臣所能獨辦，況犬馬之

卷四十五

四

齒已六十有三矣，思慮不能精審，記憶不能周詳，事必遺亡而謬，精神不能應卒，筋力不能任勞，事必遲誤而曠弛，他日罪愆薰積，悔何及乎？帝欲付之廷推，以服人心，階言：「羣臣才品無逃聖鑒，不如簡自宸衷，使政權自上，猶得馭下之要也。」

帝然之，乃以訥、春芳兼學士入閣，已而俱改武英殿大學士。

以郭朴為吏部尚書，朴服闋復起用之。

諭輔臣階內禪

時黑氛擾宮，帝疑慮之，因諭輔臣欲擇位祐王

階上言：「皇上百神之主也，妖何敢干，或左右事

有過誤，謫諸邪逆以俾免罪責，故證似為真耳。

聖明察之，當自見也。我朝原無禪例，前代亦非

美談，所不必言。若攝行政事，與禪無異，亦所不當

言也。惟有舉行冊立，為本朝盛典，此必斷自

聖心，使恩出自上，乃可耳。帝不許，而禪議亦中

止矣。

五月，方士藍田王胡大順論死。

初有藍通行者，以方術見，帝頗信之，已而事

敗，下獄死。又有元明至顯者，亦倖于帝，其徒何

廷玉妄製藥物，託藍田王上之，田王道行之徒也。

卷四十五

五

嚴世蕃助使來京者言：「廷玉藥物乃僞真批製，

帝疑之，以問輔臣階，階力言其詐妄不可用。帝

置之，先是胡大順亦倖于帝，事敗斥去，帝與田

王語偶及大順，田王以為帝念之也，遂與羅萬

象者詐傳密旨，取大順至京，更名胡以寧，薦揚于

帝，且奏求圖書及建宮地，帝命以寧入見，至則

大順也，帝惡之，然是時宮中屢有氛孽，田王等

遂以為藍道行下獄，故有此祟，欲以動帝，帝頗

惑之，欲用田王等冀靖宮孽，又有謂宮孽非他，乃

壬寅冬宮變，誅死枉抑者為之，帝以問輔臣階

曰：「藍胡輩可仍用否？」階上言：「胡大順無賴小人，不

畏法紀藍田王尤甚本無足取皇上以百孽授宮疑為通行下獄有所使然但宮孽已久恐非彼所致者且不能必其用此二人宮孽果息也不若治之以法之為正帝然之因諭曰此而不治無以戒來有謂宮孽為壬寅枉死者所為是否階上言藍田王乃世蕃之黨妄進白鉛其意叵測至於詐傳密旨罪惡尤甚伏望聖明速斷以消隱憂至于宮孽謂為壬寅死者有枉此却有見蓋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彼既生為貴近受押枉能不為厲耶但事在宮禁不知枉者為誰惟皇上察處之帝乃命收大順等下鎮撫司考訊既而招牽

卷四十五

六

注

陶仲文同渠扶箕帝大怒命悉論死

帝還宮

帝體平復乃自恩成還御乾清宮羣臣表賀

帝以乾清宮舟艚渝落不稱路寢命更飾之

六月以高拱為禮部尚書

時董份被劾削籍以拱代之

有芝生于太廟

有芝生于太廟第三室羣臣表賀

秋四川盜蔡伯貫陷合州諸處

有白社田魃者以邪術蠱眾推伯貫為主嘯聚數千人攻陷合州等七郡縣三川俱震久之乃平

七月河決徐沛漕渠堰

時河水泛溢決沛縣之飛雲橋東流逾漕入昭陽湖汎溢而東平地水文餘舟行水未十日而退則漕渠湮沒無迹矣上下凡百里時運艘過沛才三之二餘滯不通

九月鑿新渠

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之嘉靖初戚繼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應期鳩眾就鑿未半為異議所阻而止至是漕堰以吏部左侍郎朱衡出督濬鑿衡躬自行河尋應期所開故迹視之以為運道之利

卷四十五

七

注

無通於此疏請鑿之下工部覆議從之自南陽鎮至留城計百有四十餘里

冬十月江東卒以趙炳然總督宣大軍務

逮繫戶部主事海瑞于詔獄

初瑞為知縣發都御史篋中贓過縣境者以剛正動一時至是為戶部主事抗疏言曰陛下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謂長生可得一意立修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見

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戮辱臣下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而而不返人以為薄于夫婦賦役煩增萬方懸罄十餘年來天下極矣不及漢文帝遠其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言乃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建宮室工部極力經營置香市壁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為之諸臣誤順之無一人為陛下正言焉諛之甚也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玄修玄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聖之至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方外士亦未見有應漢唐至今日猶存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

卷四十五

八

陛下師事閻仲文仲文則已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若夫天桃天藥怪妄尤甚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誠知玄修之無益翻然悟悔曰視正朝宰輔九卿侍從諫議相與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于皋陶伊傳之列明良喜起都俞吁咈民物熙洽薰為太和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惟陛下留神宗廟章甚天下幸甚疏入帝大怒命逮繫瑞下鎮撫司獄長繫之

復諭階內禪

帝因瑞疏諭輔臣曰今人心恨不新其政瑞可見也疏言俱是朕今病久不如甲午前矣安能視事惟傳繼為第一計卿等擬旨行之階上言瑞誠狂妄然未嘗一言及于傳繼臣等不敢聞命帝復諭曰朕仰承天眷不自謹惜致此病弱如能出御政豈受此人詬詈也此不可拉處別行計議耳階上言臣聞主聖則臣直瑞誠不可與拉處惟聖度如天地無所不容況能容所難容然後見所容之大也帝復曰朕謂不可拉處者乃以既新其政其君御此如忌尊無二上別于南京建一宮宇

卷四十五

九

居朕何處豈謂海瑞耶階上言此天下古今必無之理必不可行之事臣等萬萬不敢聞命乃止十有一月嚴訥罷

附錄初供用庫匠役名數先經司禮監太監黃錦查議應留二百八十九名至是該庫奏乞增收百名工部題覆止補舊額不得增收管庫內臣復行奏乞階上言人匠一名歲止月米一十二石百名則千二百石矣原額既足供用增添實為虛糜必不可乃止

卷四十五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四十六

涓川范守已輯

丙寅嘉靖四十有五年春正月虜寇宣府塞

虜寇西陽河副總兵任勇率眾禦之斬賊二十一級虜乃引去

二月諭幸承天不果

時承天大誌成帝覽之因欲南幸諭輔臣曰朕病久不痊茲大誌成欲一視承天拜顯陵取樂服氣此原受生地也必奏功諸王不必迎從臣免朝朕用卧輿以行七月終還京矣階上言聖躬未復宜如意靜攝而乃欲南幸承天此豈崇護之

卷四十六

一

道亦豈所以上慰二祖之心也其取樂一事未和皇上欲取何樂宜開品味諭撫按官取進則聖躬不勞而坐致上樂矣帝又曰自朕取龍飛諸殿園閱視已旬餘矣遠近皆聞科取小民寧免也順天下佑一行必獲萬康但先理邊居為要耳階又言前奉諭南幸不敢仰贊者第一為聖躬計第二為國事計蓋己亥至今二十七年矣皇上自度精力較彼時何如雖皇穹下佑必獲萬康然輩行不及宮居之安遠次不及殿庭之適皇上崇護之道自當避勞而就逸也且己亥以前邊陲無事彼曰且命大臣行邊及增內外城關

守禦之備今之邊警時聞官兵未壯而六龍遠狩京時空虛狡逆之謀懷或竊發聖駕在外能無憂驚此為所當計慮者至于有司科取小民誠如聖慈之所軫念而湖廣兵荒撫按官節次奏陳猶未暇及伏乞聖明俯亮下恤毋致輕舉以貽後悔乃止

三月吏部尚書郭朴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俱入閣參預機務時訥以有疾予告去乃用朴拱入閣

夏四月以胡松為吏部尚書

六月虜寇宣府塞

卷四十六

二

二

總兵官馬芳禦却之斬獲頗眾

秋浙江礦寇掠西安婺源諸縣

西安縣有銅坑者每有礦徒竊取市利而豪右又為淵藪以勾致之為患不絕郡縣當為封禁驅逐之至是為民不逞者假以礦利鼓眾嘯聚數千人

大掠常山西安等五縣環攻衢州幾破之官兵追逐乃散其遊騎馳入婺源縣掠其帑藏而去知縣

李志學避匿得免後以失陷城池論死久之以婺源無城乃未減之

八月作紫宸宮

九月諭新承天龍飛諸宮

承天守備上言宮殿滲漏棟樑朽損。帝謂輔臣曰：龍飛等宮殿六十餘年矣，今不可草次為之。前謂一幸必行，可遣官更建以備之。當下禮工二部先告。顯陵云：階上言宮殿損壞，誠宜更建。但湖廣連被水災，一方之力必不能辦。尤須為之計。帝問戶部：濟邊銀用過幾何？同常支用當有積者，求可云：朕親細事也。天降地產，民輸之財，豈可妄費？必須節愛乃可耳。階上言：理財為國治要務。皇上今日之問，乃大計也。豈親細事？戶部誠當節愛。尤乞聖明丁寔之。帝曰：承天工料，彼或不敷，工部節慎庫助之亦可。階復言：臣適聞雷禮

卷四十六

三

庫中積金幾何？禮言：每歲料價額派五十五萬兩，而負欠過半。支用不足，已借戶部銀十有八萬兩。各工應用矣。營繕司見貯止銀八萬，雖欲出貯，亦不能也。久之，帝謂階曰：南宮一時難建，姑倚隆慶後恩二處而已。餘待裕時更建。遣去官匠，令速還京階請御批行之。

新渠成

初，衡議鑿新渠，廷議從之。已而鑿未及半，雨潦濡之，工不能施。于是羣言室起，謂移漕為失計。彈章日上。帝亦疑之。衡幾不測。力上章言：舊渠必不可復，新渠必所當開。帝從之。至是渠成。帝

諭輔臣曰：衡雖小愆，比極為優，還留用。階上言：衡之治河始而勘議疏濬，謂之無愆，固不可。終能有成，謂之無勞，亦不可。況河雖就成，而隄岸尚須營築，牌樁尚須連，上源當疏，下流當濬，此必須衡自終其事。蒙諭留用，知臣下之短而不棄其長，真日月之明，天地之度也。

復設廣東巡撫大臣

初，廣東廣西各置巡撫。成化五年，御史龔晟等上言：兩廣事不協一，故盜寇益繁。宜設大臣總督兼巡撫，而罷其巡撫。從之。乃復起韓雍為右都御史督撫其地，開府梧州。居中節制之。正德十一年改

卷四十六

四

行等處勅書

總督為提督，已而惠潮二府山寇潛發，去梧州二千餘里，移檄往來，動經兩月。數兵未集，而寇已相載去矣。上下苦之。因建議以二府割隸南贛，而南贛去惠潮亦復遼遠，況地屬代轄，微發益艱。山寇潛滋，積久愈甚。邇年以來，城門不啓，道路梗塞矣。至是言官建議，宜復設廣東巡撫，從之。乃以李佑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而廣西則隆慶三年亦復設焉。蓋因章銀豹之亂，故命殷正茂往撫勦之爾。

冬十月，復兩淮鹽課舊額。

初，兩淮鹽課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徵銀六

十萬兩。邸茂卿督理時，欲以增額為功，請加至百萬。歲徵不足，則括郡縣贖銀及剝商人餘資足之。商人至有破產者。怨嗟載道。御史徐燦上言其狀。帝命仍照舊額。是歲商人頗安。至是戶部覆以為請。帝詢于輔臣。階言其始末，從之。

胡松卒。以楊傳為吏部尚書。趙炳然為兵部尚書。胡松卒于官。帝欲用高耀為吏部。階言吏部須清潔剛毅。耀于二者似皆未足。遂改傳代松。而以炳然代傳矣。

卷四十六

五

者非他鎮比。卿以為何如。階上言臣觀朝野所為。實無改過之意。且其威權太重。雲南之人知有西王而不知有朝廷矣。今為久遠之計。誠當一處但彼世守已久。亦難輕動。所以往歲加巡撫以贊理之銜。蓋欲陰分其權也。而土官猛寅等近日奏言軍務當歸總兵。或言此乃朝弼使審爾意。其可惡然使真出于土官。則其勢又可和矣。如得材良撫臣。默處得宜。然後奏請易之。斯為上策。惜未有其人耳。彼人素富。多有為之耳目者。萬乞皇上勿露罪之之意。機事不密。自古所深戒也。

十有二月庚子。帝遷乾清宮。尋崩。壬子。皇子裕

王即皇帝位。

上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諡孝潔皇后曰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孝烈皇后曰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皇后。俱祔太廟之九室。祧仁宗。遞遷之。葬帝永陵。論曰。守己於徐少師階處。蓋見世廟諭劄及改定。旨草云。人嘗謂輔臣擬旨。幾于擅國柄。乃大不然。見其所擬。帝一一省覽。竄定之。有不留數字者。雖全當。帝心亦必更易。十數字示明。斷有不符合意。則駁使再擬。再不符合意。

卷四十六

六

則別創譏讓。或詰責之矣。故閣臣無不惴惴懼者。自古英明之主。亡不受成事。相臣街上裁聲名而已。攬乾斷如。帝者幾何人哉。國朝中亦惟高文及帝數君爾。以故大張地。大封拜。大誅賞。皆出獨斷。至不可測度。輔臣欲有所與。亦從史之。或揣摩揜闔之耳。而能代有天子哉。帝聰睿夙成。宣哲天縱。思與古聖通。動與道法合。其財成典章。潤色鴻猷。皆有以洗濯千古。軼三五而上之。亡論東西京諸盛主也。其起弊。亨屯。揭欲傾之鼎。而磨之磐石之上。尤大有鎮于宗祏不淺匙矣。則何以故。蓋帝有不



世之奇謨六，無競之偉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獨行五也。正世及之大辨，復四郊之大禮，黜胡主廟祀，革榮國侑享，崇奉先師，除象設之陋，釐正諸儒，嚴迪德之選，六奇謨也。革藩鎮之諸閹，盡畿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抑司禮之東用，四偉烈也。正嫡御之數，內無女寵，放鳥獸之玩，外無禽荒，不以隆春而廢刑誅，不以甲令而拘除擢，不以攝生而廢化裁，五獨行也。五行獨至，故六謨顯而四烈彰，所以駕二祖所以邁三王，帝道之隆于斯為極矣。於戲盛哉！

贊曰：於維 肅皇神繼自天，恢猷敷典，室寶璽。卷四十六 七

偏功高 六宗謨追古先享同 二祖百世不遷

肅皇外史四十六卷

內府藏本

明范守已撰守已字介儒涪川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按察司僉事是編紀明世宗一代朝政編年系月立綱分目頗見詳備而時近瑣碎不合史體當時南京書坊嘗刻其節本附雷禮大政記以行此則其全書也



# 聖典二十四卷

〔明〕朱睦㮮輯

杭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典二十四卷》提要

四卷

以上原缺

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繁乃以義更

稷既祀神乃歡今十二年春始合

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盼饗答於盼

翰林令實臣紀其事以彰

上帝皇祇昭格而錫黔黎之福朕與卿

無怠以答

神明之休祐焉

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

天地於兩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恩特蒙侍臣進曰此

敬天之誠所致

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

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

實也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

棄天之命不敬孰為又曰為

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

天下蒼生也

月乙亥

子暨諸子奉神主詣太廟追尊

外為皇帝皇后奉上册寶玉冊冊

帝 稽首頓首上言尊敬先

自天下者傳之於子孫子孫有

考此古今之通義也 遇天下兵

出調度師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

祖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諸臣庶推尊為皇帝先世

妣未見稱號謹上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

皇高祖妣曰玄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

曰恒皇后

曰裕皇帝廟號熙祖

皇后

中廟號仁祖

伏惟神明在上鑒此孝思

七

祀

如奉

二日壬寅

口惟我父母德應

外寔生眇躬今代前王統理天下為億

一載凡爾祀天地而未敢舉行配天之禮

業未就故也今疆宇既廣民生稍安敬用今月十

四日冬至恭祀

吳天上帝於園丘謹請

皇考作主以配伏惟鑒知

嚴祀

洪武元年十月丙寅命中書省下郡縣

總祀

神祇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

國

家及惠愛在民者其實以聞著於祀典今有司歲

時致祭

十一月丙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天地宗

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

聖典

卷之一

八

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

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

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止

上諭羣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

已祭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紙辦香皆可格不以

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所 右國

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爲尊醴祖饌

充實神庭徵求福祉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爲國

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二年正月

上謂中書及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若城隍神

者歷代所祀宜新封爵遂封京都城隍爲承天鑒

國司民昇福明靈王其在北平開封府者封爲承

天鑒國司民顯聖王臨濠府爲承天鑒國司民真

佑王太平府爲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和州爲承

天鑒國司民靈護王滁州爲承天鑒國司民靈佑

王五府州皆正一品餘在各府州縣者府封爲鑒

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爲鑒察司民城

聖典

卷之一

九

隍靈佑侯秩三品縣爲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秩

四品其章服京都城隍袞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

府封王及各府封公者九旒九章各州縣封侯伯

者七旒七章命翰林詞臣撰制文以頒之

二月

上謂禮部尚書崔亮曰先賢有言見其生不忍見其

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人情之常今祭祀省牲

於壇甚邇揆之人心殊爲未安於是亮奏考古省

牲之儀遠神壇二百步

上言曰必如是而後可也亮復奏大祀之牲

上宜躬省若中祀小祀請依舊典令太常卿禮部官省牲

上曰朕既齋戒以祀神於省牲朕豈憚勞耶於是凡親祀

上皆躬省牲

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撰齋戒文

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爲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

聖典

卷之一

十

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仲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祐生民未嘗敢自微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專精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爲令

三年六月

上以山川之神不宜加以國家封號定制止稱本名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來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

聖典

卷之一

十一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封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宜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

十月庚午

上命宰臣曰祀神之道貴乎潔誠若執事之人承服垢敝何以交神明今園丘之祀凡執事之官各賜以新衣仍勅其齊潔毋致褻慢

四年三月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

上諭中書省臣曰天下都邑咸有三皇廟前代帝王大臣皆不親祭徒委之醫藥之流且令郡縣通祀豈不褻瀆至於堯舜禹皆聖人有功於天下後世又不立廟朕不知其何說也宜令禮部會諸儒詳考以聞於是禮部同翰林院太常寺官考前代聖

聖典

卷之一

十一

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於陵寢唐玄宗嘗立三皇五帝廟於京師至元成宗時乃立三皇廟於府州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主之甚非禮也

上曰三皇繼天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汨於醫師其可乎自今命天下郡縣毋得褻祀止命有司祭於陵寢禮部復議三皇五帝三王漢以下創業之英主守成之賢君歲時俱宜一體祭於陵寢

上曰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會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祀偏方之君雖賢不祭至中原

昏愚者亦不祭於是禮部役定合祀帝王三十五及祭品之數制可之乃遣使詣各陵致祭復命陵寢所在禁民無得樵採置牌刻祭之月日牲帛之數其上俾所在有司守之以爲常式

五年五月庚戌命各司置齋戒牌

上諭中書省臣曰齋戒古人所以致潔於鬼神也朕於祭祀每齋戒必盡其誠不敢少有怠忽尚慮諸司不能體此致齋之日褻慢弗謹雖幽有鬼神司察其罪不若預爲戒飭使知所警其命諸司各置木牌刻文其上曰國有常憲神有鑒焉每遇祭祀則設之

聖典

卷之一

十三

六年二月癸酉朔

上諭太常寺臣曰今後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朕親行中五壇禮餘壇命魏鄭曹宋衛五國公及中山江夏江陰三侯分祭夫祀神之道在誠敬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苟有一毫虛敬未至神必不格而牲醴庶品皆爲虛文又謂用祭朕自卽位以來於祀神之道不敢怠

忽常加警惕務致其誠太常職專祀事宜益加脩謹以副朕事神之意

十二月

上諭禮官曰歷代帝王廟皆祀開基創業之君周文王雖基周命然終守臣節唐高祖雖有天下然皆太宗之力可勿設二至止於陵廟致祭庶於公論爲宜其定祭儀來歲朕將親祀焉

九年八月丙申躬祀歷代帝王

上諭羣臣曰古昔聖帝哲王垂訓立教有大功德於

聖典

卷之一

十四

天下後世載在祀典歷代欽崇朕以非德荷膺

天命至宰天下皆仰則舊章祭祀之典豈可怠忽爾諸陪祀之臣宜精白一心相予祀事毋仰褻慢以重朕之不德

十年六月

上命韓國公李善長等十八人分祀嶽鎮海濱制曰天生民而立君爲民而立命百神之祀乃國家之先務朕與卿等常羣雄角逐之時戰勝攻取非天地之昭鑒嶽鎮海濱之效靈安得至是今孟春在

還嶽鎮海濱之祀理在報祭古者人君巡守則祭名山大川於各方岳之下今國家新造民生始遂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汝往欽哉

十月壬子觀心亭成初

上勅工曹造觀心亭於宮城上至是落成

上親幸焉時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乃召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此是吾心卽在是却慮疑神精一不二庶幾毋悔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十三年九月癸丑溧水縣祭祀稷以牛醢代鹿醢

御史按實奏之

上命當其罪而禮部奏云著令凡祭物缺者許以他物代之

上曰夫祭物所謂缺者非土地所產溧水固有鹿何得謂缺是有司無誠心於祀神而故爲是苟簡也夫百司所以能理其職而盡民事者以其常存敬

懼之心耳今深水之官於神猶息忽之則於人事又何懼焉命罪如律仍勅禮部下天下有司凡祭必備其物非地產所有又無商賈販鬻則聽其飲可也

二十五年三月丙申

上諭禮部右侍郎張智曰諸王分封之地其境內名山六川如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南鎮江甯府諸神咸宜祭告爾禮部與太常寺議其禮

二十七年正月建漢壽亭侯廟于雞鳴山之陽廟

聖典

卷之一

十六

舊在玄津橋西至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諸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籍田

洪武元年十月癸亥

上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饗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蒞祚以來悉脩先王之典而籍田爲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爲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籍田則立本者知所重矣

上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

二年二月壬午

上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祭畢太常卿奏請詣耕籍位

上至位南向立公侯以下及應從耕者各就耕位戶部尚書北面進耒太常卿引

聖典

卷之一

十七

上耒耒三推戶部尚書跪受耒太常卿奏請復位南而坐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各退就位太常卿奏禮畢太常導引

上還次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兩縣令率庶人終獻是日宴勞百官耆宿於壇所

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

上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卽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

敵以遂其生養非是虛文也今禮成與舊制  
昨於此豈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  
羣臣皆頓首謝

聖孝

甲辰四月乙未中書省臣進

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

上御白虎殿覽畢退自殿西步至戟門東忽悲愴流  
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饑饉相仍常  
時二親俱在吾欲養力不給今賴

聖典

卷之一

大

祖宗之佑化家爲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  
可言因命并錄

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爲常

丙午四月丁卯

上至濠州追念

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

仁等改葬典禮當何據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

用總麻葬畢吟之今當如其禮

上愴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

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皆以粗布爲之起居注王  
補曰比總爲重矣

上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  
不復改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  
於

上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招致隣里二十家以守陵  
墓命有司復其家

吳元年四月辛亥

仁祖忌日

聖典

卷之二

七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側  
再三奉慰

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  
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  
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不  
能仰視

是月丁卯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宋升曰昔吾母終時



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學家事母遣吾呼與偕來屬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母不及見語猶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羣臣莫不感側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四代考妣祭訖

上顧謂李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於躬撫臨億兆今遵令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對越神靈

聖典

卷之一

三

所謂君高懷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

陛下誠孝感通達於幽顯

上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荷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太常進

宗廟月朔薦新禮

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爲人子者願爲八兄其意謂爲兄侍膝下之日早於養之日

多也朕於子爲人翁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歎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

二年四月乙亥

上因侍臣言及醫者吮癰事曰朕常思人子於其親一體而分者也思念之篤精誠之至必相感通朕昔遭兵亂母后之墳爲兵所發朕收遺骸失一指骨於墳近地徧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聞世有以指血驗之者遂嚙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驗之則血不入乃知親之氣血相感如是與他人自不同也故古有母搯臂噬指而子卽心痛理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顧者獨何心哉

九月己酉

上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喪親適值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爲一朝之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處之歡一如平生蓋父

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有感必應孰謂幽明異途耶侍臣曰此

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

三年十二月甲申享

太廟行家人禮百官免帶手畢

上諭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人謹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言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耳乃命禮部鑄銅人一高尺有五寸手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

聖典

卷之一

三

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又諭李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十七入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如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聲成大業今每遇祭祀齋戒之時以爲當齊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謹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

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凱頓首曰

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道也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

四年正月己巳命建奉先殿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死如事生朕

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敢怠忽後感歎曰養親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致享則於

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爾考論

聖典

卷之一

三

以聞於是凱奏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于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

五年八月命罷天下進賀

聖節冬至表箋

上謂侍臣曰正旦爲歲之首天運維新人君法天起以施政治進表稱賀禮固宜然若生辰冬至亦表賀於文繁矣且生辰父母劬勞之日朕

皇考皇妣慈愛於是不勝哀慟恐受天下賀乎  
宜皆罷之羣臣對曰臣子敬君之心無時不有惟  
不可煩瀆故因

聖壽及時序致祝頌之誠請如舊禮行之  
上不許

八年三月丙寅

命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

上惻然謂曰吾

聖典 卷之一

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

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眾慕之情昊天

天罔極今鳳陽祭禮在時命爾等躬詣致祭以

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

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十一年正月癸亥

命皇太子詣中都祀

皇陵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從

上謂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之興皆祖宗積德深厚格  
于

皇天鍾吉聚慶乃生帝王以至天下傳世無極朕仰

承

天命撫馭萬方實由我

祖宗以來積德所致每懷陵寢瞻望中都悲感無極

今命爾往修孝祀禮曰致愛則存致慈則著爾其

敬恭乃事毋怠毋忽庶幾精神感通神靈來格

太子頓首受命而行

聖典 卷之一

十三年七月壬子韓國公李善長等表請今年

天壽聖節受百官朝賀詔不許明日又請

上手詔答之曰父母劬勞之恩昊天罔極生辰之日

有痛心而已朕於是日所以清晨奉祀靜居終日

者念劬勞莫報耳比者卿等數以天下太平朕復

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違羣情勉從所請尚從中制

惟禮當而已

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卯遣太常博士薛文舉致祭

皇陵

聖陵

上謂文舉曰萬物本乎天人不乎祖古之明王冬至祭始祖以配天所以重報本也朕承天命以興神天實由祖宗積德累善所致惟我

仁祖克配

上帝於大祀之禮固已行之今冬至甫臨哀悼國極卿其肅將朕命往致祭焉敬之毋忽

三十一年四月己丑享

太廟畢

聖典

卷之一

三

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

太廟始成遷至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

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

祖考神明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宜加敬

慎旦暮中使供灑掃奉神至恐有不虔當以時省

視務令齋潔

聖典卷之一終

聖典卷之二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樺編輯

聖學

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之應

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爲君人者之

聖典

卷之二

一

儆戒今宜體此下脩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者當勉爲人臣者亦當脩省以輔其君上下交脩斯爲格天之本

吳元年四月庚戌

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

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

薄稅乃其要也

上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

下豈不定於一手

九月癸卯

上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以鑒戒者書於壁

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上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

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

聖典

卷之二

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

是月辛丑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陋意不可矜志滿

則盈量陋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情小則卑

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

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

對曰誠如

聖言

三年二月

上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五年十二月己卯

聖典

卷之二

五

上謂禮部侍臣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

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於脩身理人本

宋史第其在大學一書

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

十年三月丁未

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惠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十七年四月庚午

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矣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

太子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容易而悟真有國之鑑也

十八年五月辛酉朔

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恃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

九月庚午

上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内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闖門之失善對曰誠如

聖諭

十九年二月己丑

上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辭智若姑息之仁不爲

物茲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

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二十年五月丁卯

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當者

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脩其在己者禍福之

聖典

卷之二

六

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二十一年三月辛巳

上詔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

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牽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疑其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責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學士劉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

聖典

卷之二

七

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也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二十六年四月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番陽鄒季有所論間有異者遂詔徵儒臣定正之於是太子少保唐鐸舉翰林院編修致仕張美和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等二十七人並遣行人馳傳徵之至京

上語以正定音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以不知

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間奎乃文章之府朕甚憂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當興爾宜考古正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

二十七年

上覽書論議英發於夷狄有君釋曰夷狄禽獸也雖有酋長無復人理中國不如夷狄豈春秋內夏外夷之旨乎於攻乎異端則曰攻訓擊已訓止去乎

聖典

卷之二

八

異端其害止矣謂專精之而有害不亦謬乎於聽訟則曰君之盛孰如堯舜民之化孰如唐虞當是時尚有皋陶爲士師以明五刑使其無訟設之爲况天下之廣居民相參得無訟乎孔子若謂聽人之訟無異人者惟其始焉得情終焉無枉而已謂正本清源則無訟也不亦謬乎

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

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諦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於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甚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是年

上閱詩至賓之初筵命侍臣講解

上爲之興感乃曰衛武公一諸侯也九十耄耋尚能作詩自儆復令人朝夕諷詠期於不忘矧今以可爲之年當有爲之日何不激昂勉耶

聖製

洪武三年九月詔修禮書賜名大明集禮其書以古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嘉禮五賓禮二軍禮三凶禮二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頒行之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  
祇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  
攸儆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由  
是而致矣朕爲是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  
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鑑形古可  
以鑑今是編所以彰善癉惡豈惟行之於今將俾  
子孫永爲法守

六年三月昭鑒錄成頒賜諸王

上謂文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

聖典

卷之二

十

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  
恐其不知民之寒饑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  
知民之勤勞也常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  
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  
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  
非朕之所望也

七年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上向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鳴亦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老子此語豈徒托

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  
各有異見朕因爲註以發其義

是月

御製文集成誠意伯劉基爲之序其畧曰

皇帝提一旅之衆龍飛淮甸芟剪羣雄命將四征神  
謀妙筭悉出

宸衷是以不十年間奄有區宇玄黃之所履戴罔不  
臣妾自古以來武功之盛未之有也及夫

萬幾之暇作爲文章舉筆立就莫不雄深宏偉言雅

聖典

卷之二

十一

而旨遠至于

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若洞見其肺腑肝真所謂

天生聰明可望而不可及者矣凡五卷翰林學士臣

樂韶鳳宋濂等編錄

八年二月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爲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

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

民成俗復古治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

三月洪武正韻成初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書成賜名洪武正韻詔刊行之

十二年六月乙酉編春秋本末成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難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

十六年二月己丑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錄

聖典

卷之二

上

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于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三事以類編緝庶便觀覽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

二十年六月甲戌

上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朕製大誥三編頒示天

下俾爲官者知所監戒百姓有所持循若能遵守必不爲非令民間子弟於農隙之時講讀之

二十一年二月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敘彛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常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註朝夕覽焉三吾對曰

聖典

卷之二

三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二十三年十月戊寅詔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

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詔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焉

二十五年八月頒醒食簡要錄于諸司先是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最貴者何讀書明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鵲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艱刻剝虐害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為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食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二十六年三月庚午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策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設施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任類編為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刊行頒布中外  
二十九年十一月詔頒稽古定制先是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誡飭終莫之省迺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助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飲食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 嚴宮闈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命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冊寶立妃馬氏為皇后冊曰

聖典

卷之二

十五

天眷我家啟運興王出自衡陽奉有國海為君為后可不慎歟君以仁政懷於有位撫養庶民而統萬邦后以懿德慎於治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咨爾馬氏同勤勞於開創之時由家成國內助良多今以金冊金寶立爾為皇后其敬乃職耿光後宮

是日

上諭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馬異曰倉卒燕喜亭臣謂淳淳河漢飯厚意又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

余以爲此等官皆當從朕在軍中幸自思之  
俄懷朕御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  
宗長孫皇后嘗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  
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爲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將  
士咸以服用爲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  
朕后輒爲彌縫卒免於患殆又難於長孫皇后者  
或因朕語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  
朕復爲之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三月辛未朔

聖典

卷之二

七

翰林儒臣脩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脩  
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雖母  
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  
職事侍中御君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  
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夫內  
嬖惑人甚於嬖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  
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賢  
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五年六月丁丑命禮部議官官女職之目禮部

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治設官一十四  
等凡數百人唐制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  
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子女以充之

上以爲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乃命重  
加裁定遂定設六局一司局曰尚宮曰尚儀曰尚  
服曰尚食曰尚寢曰尚功司曰宮正俱正六品尚  
宮局總行六尚之事凡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如六  
局徵取於在外諸司尚宮領首署牒用印付內官  
監內官監受牒行移在外諸司尚儀二人掌導引

聖典

卷之二

七

中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關之事司紀二人掌印  
宮內諸司出入簿書文字司言二人掌宣傳奏啟  
之事司簿二人掌宮人名籍廩賜之事司關四人  
掌宮關管鑰之事女使六人通掌文案尚儀局尚  
儀一人掌禮儀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司  
之事司籍四人掌經籍圖書教授之事司樂二人  
掌音樂之事司賓四人掌朝見宴會之事司贊四  
人掌朝會贊養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服局  
尚服一人掌宮內服用總司賓司承司僕司御四

司之事司實二八掌寶璽符契司二八掌衣服  
首飾司使四人掌羽儀使衛司飾二人掌中櫛梳  
洗文使二人通掌文案尚食局尚食一人掌官內  
膳總司饌司醢司藥司供四人之事司饌四人掌  
烹炮調和飲膳之事凡進飲食先嘗之司醢二人  
掌醢司藥二人掌醫藥司供二人掌給官人廩餼  
薪炭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寢局尚寢一人  
掌燕寢總司設司與司苑司燈四司之事司設四  
人掌帷帳褥裯灑掃鋪設司輿二人掌輿輦司苑  
聖典 卷之十一  
二人掌種植蔬果之事司燈四人掌燈燭女使二  
人通掌文案尚功局尚功一人掌督女工總司製  
司珍司絲司計四司之事司製四人掌裁衣服司  
珍二人掌珍玉寶貨司絲二人掌段疋司計二人  
掌尚功局度支衣服飲食薪炭之事女使二人通  
掌文案官正司官正二人掌戒令責罰之事女使  
二人通掌文案凡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比官  
減一百四十八  
是月癸未

上諭中書省臣曰近者禮部奏定官中女職遣奉御  
張和蔡珪往蘇杭二州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願  
入官者得回十四人其中堪任事者十四人已具  
授職各賜白金三十兩以贍其家有年未及二十  
者三十人各賜白金二十兩遣還聽其適人其已  
授女職者令有司蠲其徭役戒其父兄弟姪各守  
分毋挾勢侵犯官府  
二十二年十二月己酉授六尚局官官教曰朕觀  
帝王爲治必自齊家始未有室不齊而能治國平  
天下者周之內宰以禮陰教六宮九嬪以婦職之  
法教九御各有所司非細故也朕起布衣陟尊位  
而於內治之道不敢忽焉是以內設六尚以分職  
六宮斯列聖相繼之道也近年精選民間淑德入  
宮者數人使兼六尚事人各克勤事多屬望於  
命某爲某官爾尚克遵前規慎守乃職毋怠慢  
正大本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  
命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冊寶立世子標爲

皇太子冊曰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  
朕起自田野與羣雄角逐戡定禍亂就功於多  
之際今基業已成命爾標爲皇太子於戲爾生王  
官爲首嗣天意所屬茲正位東宮其敬天惟謹且  
撫軍監國爾之職也六師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懷  
服其心用永固於邦家尚慎戒之

是月劉基陶安言於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  
奏以太子爲之

聖典

卷之二

三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一  
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  
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  
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  
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  
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  
國重務皆令攷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  
同取東官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官官取  
廷臣勲臣老成叅其事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

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  
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人各盡其職故連抱之  
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  
兼東官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官官屬不別設  
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  
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  
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  
謂府僚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  
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  
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  
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  
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  
急固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張易爲太子諭德

上諭之曰範金鑄主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  
朕濟濟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造於高明

聖王之道禮儀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跡民聞

稽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自無非僻之

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二年九月己亥

上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唯創業之

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

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

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

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

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永壽

二年七月戊子

上諭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

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

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天下賴之重也公卿

士庶人不能脩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

子不能正身脩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

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

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

屬罷兼領之職廢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

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

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齟齬離間骨肉其禍

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爲明鑑朕今立法令者臺郎

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

幾無相構之患也

聖恩 卷之二 主

六年九月乙卯

命諸司今後常事故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

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於今日凡治軍旅

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謂古人爲

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

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

明處事貴斷處幾不暇况汝在長官未深世故

苟苟見聞則就聽不顧且目雖能視所見不喻



於國其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智識  
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  
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言必審其非  
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  
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七年正月乙亥

上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  
商彝周鼎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  
聖典 卷之二 五

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  
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得端人正士以爲輔  
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遁諛行自然漸漬  
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  
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  
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  
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十年六月丙寅命羣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啟  
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上謂羣臣曰人君治天下自有萬幾一事之得天

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  
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  
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  
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  
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燥暴惟明則  
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逸惟斷則不牽於  
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則未有  
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爲玉當辨之曰果玉乎果  
石乎知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欺  
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  
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歷臨事率意而行未  
免有失知悔而改亦以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  
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

上天托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自有未嘗寢亦  
不安此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  
憂矣

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上御華蓋殿

皇太子侍

上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繫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聖典

卷之二

五

二十二年四月丙寅置詹事院

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後世若唐太宗爲子擇師傳而李綱之徒直言正義頗有裨益今東宮官屬詹事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兵部尚書詹鐸爲人謹厚有德量宜當茲任其以鐸兼詹事仍食尚書之祿

二十四年八月乙丑

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爾命汝分封其地已十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於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

是月遣使敕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心養性施仁布惠以副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

聖典

卷之二

五

聖典卷之二終

聖典卷之三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陸樞編

燕翼

吳元年八月丙寅

上祀山川畢出齋次頒胙於羣臣將還宮顧謂諸子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方智周萬物心體衆情斯爲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德業著歷觀古往取法於上而治化於下者

聖典

卷之三

皆由於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甲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諸勞逸他日不至驕惰諸子趨出衛士聞之莫不感悅

十月乙丑

上遣世子及次子樊往臨濠謁陵墓因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爲賢后者汝知之乎高宗舊勞於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褻逸能修勤儉之政爲商周

今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於宴安必

生驕惰况汝他日皆有家有國不可不戒今使汝等於勞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較焉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卽

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亦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是月甲午

聖典

卷之三

上出觀園丘時世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勸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畝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儉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復指道傍荆楚謂之曰古者用此爲扑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殞生此古入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洪武元年正月丙戌

上御文樓

皇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而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皇帝爲太子時嘗授博

聖典

卷之三

三

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爲帝又聽臧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入于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二月

上退朝還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入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嘗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警戒

四月

上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

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農業

聖典

卷之三

四

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亡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

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有所警也

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

上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

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其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五月丙午

上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西山令侍御僕從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諸子曰此小僮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聖典 卷之三 五  
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其居富貴耽逸樂耳克仁對曰  
陛下此言卽無逸之戒也

三年四月丙寅

上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必先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端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

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朕擇汝等爲官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爲鑒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廣知識亦有助於輔導群臣頃首受命而退又諭秦王左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傅相委託匪輕凡與王言當實學問以充其行義陳忠孝以啟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其美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庶幾道德有成以弘長世之業而輔相者亦克盡其職矣侯頤謂劉基等曰朕觀古賢聖之君雖治平之世不忘脩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不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謂王以爲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然况於爲君爲王者乎基頤首對曰  
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四年閏三月己未

上諭省臺臣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忠之臣兼官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書義爲法

近古今庶可以永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  
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廣術官不  
知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  
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  
邪正亦未易辨

上曰尊德樂義斯爲正也便佞褻慢斯爲邪也故驕  
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  
德

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爲秦府右相國子助  
聖典 卷之三 七

教朱復爲

燕府叅軍論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成其德三二  
年後遣王之國汝等宜盡心所事取鑑於古何者  
爲善何者爲不善采摭古人仕爲王臣孰能以正  
輔導孰爲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  
擇其善而去其不善務引王於當道爾等與王言  
待臣下則以謙和撫人則以仁恕勸耕耨以省  
餽餉禦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則能盡其職矣又曰  
汝等職事清簡非朝廷劇任之比若文武全才更

可濟官武事發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謹守禮法陳  
善聞邪而已苟巧詐無實欺蔽譖諛此招咎之道  
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是月壬戌

上諭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藥所以防疢積貨所  
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爲諸子擇賢以爲之輔  
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  
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  
姑息小過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於其源源塞而

聖典

卷之三

八

流絕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未拔矣設王有所  
遺失爾若日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俟其大失將  
至俟其大失將至然後規救之有所弗及矣夫善  
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凡歷代賢王著  
名方冊其臣亦皆賢者故能同濟其美爾等職在  
輔導宜盡心所事

十一月壬寅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姦良人之交良  
固爲難識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偽自見

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侮惑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姦起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慎之

九年春正月丁巳

皇太子諸王侍

上顧謂之曰汝等聞脩德進賢人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其畧矣未領其要

上曰漢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於

聖典

卷之三

九

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矩度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甘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修而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小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爲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知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好則必爲其所陷矣

其慎之

十一年三月

上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能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於內禽荒於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於上民離於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爲吾子孫者當取法於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轍可以長享富貴矣

十三年二月辛未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視見吾年

聖典

卷之三

十

日無優伶褻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云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卽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身之道

十六年二月庚辰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  
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公堂詳  
審庶免構陷之非鍛鍊之弊又曰凡賞功要當不  
當則人心不服蓋賞與罰二事治天下之大權也  
不可不慎

十二月甲午

上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  
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君造福而殘暴者爲國  
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豈第雖材有不逮

聖典

卷之三

三

者亦不至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  
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事風生鍛鍊刑獄措剋聚  
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  
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深  
鑒

二十四年三月癸卯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  
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  
孜孜不倦則庶事日脩若怠惰後肆則政廢

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  
東征西討混一華夏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怠惰  
荒淫天厭人離遂至滅亡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爾等當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建都

洪武元年八月己巳朔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  
北京其詔畧曰朕以布衣當撥攘之際拔身行伍  
率衆渡江荷

天地眷祐

聖典

卷之三

三

祖宗積德臣下宣忠將士用命十七年間必收天下  
平寧之效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  
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而興王之  
根本不輕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於春  
秋往來巡守播告爾民使知朕意

二年九月詔以臨濟爲中都初

上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  
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  
汴梁亦宋之舊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



之可省民力者

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作亦未易也今建康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勢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羣臣皆稱善至是始命右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

聖典

卷之三

三

治曆

吳元年十一月乙未太史院請劉基及其僚高翼進戊申大統曆

上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爲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上曰曆數者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平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爲一辭命必裨謹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少者不失辭命尚如此而况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

心必求至當庶幾副朕敬授民時之意基等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之

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刺司天監丞迭里月實十四人後又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曆法占天象後又定爲欽天監掌察天文定曆數

聖典

卷之三

三

十七年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結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二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已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順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開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



伯王者精明九數之學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歷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之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

上是其言

二十六年七月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

聖典

卷之三

五

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於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後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略無差訛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

推算不用提法也

尊道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聖典

卷之三

六

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希學見達于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病不能行令臣先入見

上乃以勅往諭之會克堅亦自京朝行至淮安遇勅使拜命兼程而進既至乃對體身殿

上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上曰爾年雖未耄而疾安之今不煩爾官但爾家世聖之後爲子孫不可以不務學朕觀爾子希學厚必能承家爾更加誨諭俾知進學以振勸儆

之道則有光於儒教聖頃首謝即日

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

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

父子子實有賴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

求聖賢之學况孔氏子孫爾宜勉爾

進學因顧謂群臣曰朕不授孔克堅以

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

也

二年正月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先

闕里出內府香幣并白金百兩俾具祭

贊舍人張漢英副之

上諭克堅曰先師孔子扶持世教功德廣

王之師也朕今命爾往祭蓋以爾先師

歆饗爾宜致誠潔以副朕懷

三年六月

詔曰孔子善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

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六年八月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于先師

子時丞相胡惟庸誠意伯劉基祭政馮冕等陪

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

以勸既不預祭而享其胙於禮可乎其武人不知

理道者皆不足責命停其覓俸各一月年終不舉

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不頒胙

是月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以父喪服闋來朝

上勅中書下禮部致廩餼及從人皆有賜復以勅勞

希學曰卿家昭明歷代富貴不絕者乃由陰陽之

聖典

重耳陰陽者何以其闡聖學之精微明彛倫之攸

敘表萬世綱常而不泯也卿思爾祖之道貫通

天人則所以繩祖武者誠為不易朕聞卿來朝已

勅中書饗勞至則領之仍賜襲衣冠帶靴轡

七年二月戊午衍聖公孔希學言先師廟堂廊廡

地壞祭器樂器法服不備乞令有司修治先帝田

產兵後多蕪廢而歲稅額如舊乞從實蠲納

上曰孔子有功萬世歷代帝王莫不尊禮人而魯

物廢弛如此其失尊崇之意乃命有司修治其田

產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

訓其族人

十五年四月丙戌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藝文攸序其功參於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與卿儒臣其定釋奠禮儀於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十七年正月襲封衍聖公孔訥來朝

聖典

卷之三

九

上命禮官以大樂等至太學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禮部吏部擬誥用資善大夫

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王軸爲異耳遂著爲令每歲入覲得和符乘傳班序文臣首

十八年十月甲辰

上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卽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云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滅是特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職在

者依例釋之

二十年正月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上謂工部右侍郎秦達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後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六禾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以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啟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安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卽爲修理以副朕懷

聖典

卷之三

十

二十四年正月刑部言兗州曲阜世襲知縣孔希文境內水患不報請逮問之

上曰闕里世職先聖之後非他有司比勿問被水人民令戶部賑之

二十九年三月壬申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楊雄臣事賊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豈爲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

上納其言去雄祀仲舒

封建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羣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上諭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

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六必建藩屏上衛國

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

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爲久安長治之

計群臣稽首對曰

聖典

卷之三

三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上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

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

爲何如爾要之爲長久之計吳過於此

是月已未詔封諸王曰朕聞昔帝王之子居嫡長

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錫以

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卽位之初已立長子爲皇

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

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樸爲王

第三子樞爲晉王第五子 爲燕王第六子 爲

吳王第六子 爲楚王第七子 爲齊王第八子

梓爲潭王第九子 杞爲趙王第十子 樞爲晉王姪

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及

諸禮儀已有定制

任輔

甲辰三月丁丑

上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

施罰而民不爲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爲之本也

聖典

卷之三

三

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

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視效焉是

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

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有其惟此乎故湯武

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天下紛紜雖有底定

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豈復知有仁義

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爲治

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

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冢宰

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

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官維各

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

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臥卿等任

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僚贊朕為治

二年二月乙酉

上手勅諭中書省臣曰中書法度之本百司之所

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事有不然當直言

聖典 卷之三 改正苟阿意曲從言既出矣追悔何及書云股肱

惟人良臣惟聖自今事有未當卿等即以來言求

歸至當毋徒苟順而已

十三年九月丙午告八廟以主本杜佑龔敷杜敷

趙民聖吳源為四輔官勅曰昔之耕莘者為政社

稷永安築巖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繼出於殷商

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共忠君

濟民之道則一朕政有未洽訪近臣而求士於君

卿等來朝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

賢之次必欲德合天下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其

慎之

是月戊申勅諭四輔官王本等曰朕嘗思之人主

以一身統御天下不可無輔臣而輔臣心狎乎正

士若堯舜匪咨四岳政事不免於壅蔽而辛能任

三仁啟沃豈亡於裨也故堯舜以得人而昌商辛

以棄賢而亡此古今之龜鑑也朕惟鑑茲乃惟賢

是求卿等受斯重任宜體朕懷心常格神行常履

道佐理贊化以安生民且卿等昨為庶民今輔朕

聖典 卷之三 以掌民命出類拔萃顯揚先親天人交慶於戲盛

哉故茲再諭尚克念之

十月戊午勅四輔官王本等曰是年自春徂秋天

災疊見維秋之暮天亦尚暄晉諭本等沐浴致齋

精勤國務以均調四時本等奉命盡誠逮立冬朔

風釐寒以成冬令嗚呼天其兆吉人乎感應之機

如事諸各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

時其或不然則曰公輔失職蓋入事有不齊則

之有如此者卿等尚當竭忠誠以

幾感格天心苟在已之誠一有不至則不足  
人况於動天乎可不慎歟

聖典卷之三終

聖典

卷之三

三

聖典卷之四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陸棨編輯

諭六卿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

上御奉天殿六部官入見

上諭之曰朕肇基江左軍務方殷所以官制未備今  
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  
六部至爲要職凡諸政務須竭心爲朕經理或有  
乖繆則貽患於天下不可不慎

聖典

卷之四

是月

上將復幸北京諭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  
用人材率資於前代如漢唐宋元皆用秦隋五代  
宋金舊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歸于  
朕既設六部選任卿等各任其事凡銓選錢穀典  
禮軍政刑名役作等事須用心經理勿但委人蓋  
任人弗當不能無失朕將北巡卿等留守京師宜  
體朕意以供厥職毋或廢怠

十五年二月丁巳勅諭六部尚書侍郎等曰禮君

賜車馬所以禮重臣示優寵也今尚書侍郎古六卿之職朝夕贊襄庶政非羣有司比而騎乘不具其何以震肅禮儀使百寮具瞻哉書不云乎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各賜車馬以稱吾優禮重臣之意

三月乙亥

上諭六部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一心以共濟天下朕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六部爲朕總理庶務與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贊輔共成治道以安生民

二十三年七月

上御華蓋殿諭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揆之於理則無弊矣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爲同母矯訐以爲異尤執

中以副朕所託

諭風憲

吳元年十月乙卯

上謂臺憲官劉基章濫周積等曰紀綱法度爲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官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矢以學射者於臺憲乎取法故審已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於小物而昧於大體終非至正之道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壞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智若寧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洪武元年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刑部勘問皆不實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

上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及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



上曰不然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及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

三年正月甲午各道按察司來朝

上因召御史臺官并諭之曰風憲之任本以折姦邪理冤抑糾正庶事肅清紀綱以正朝廷而元末臺憲每假公法挾私憤以相傾排今日彼傾此之親戚明日此陷彼之故舊譬猶蛇蝎自相毒螫卒致敗亡而後已如此則何以爲臺憲也今卿等司風紀當以大公至正爲心揚善遏惡辨別邪正不可循習故常挾公以濟私苟或如此不惟負朕委任亦且失其職守矣

七月己亥以殿中侍御史尋適爲廣西按察司副使監察御史王子啟胡子洪爲令事

上諭之曰廣西地控諸蠻民未熟化况兵戈凋瘵之餘米遂生業恐有司不能撫卹又從而蠹害之茲特命爾等往司風憲須嚴明以馭吏寬裕以待民如有奸貪強暴虐良善者爾等就逮其人鞫問審決然後以聞若俟聞而後決道里遼遠往復不無

滯滯等皆頓首受命

上又曰凡爲治者無貴近效若官守職民安業爾等但安靜以撫之

四年三月己亥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親加刪定詔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得其人則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界口無所爲而去百姓爲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爲笑今

陛下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興太平天下幸甚

閏三月庚辰以兵部尚書劉吉爲治書侍御史上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于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機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等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



權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蹇諤之風以爲百司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重矣

七年五月壬辰以兵部員外郎楊基爲山西按察司副使監察御史答祿與權爲廣西按察司僉事呂本爲北平按察司僉事

上諭之曰風憲之設本整肅紀綱澄清吏治非專理刑名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徒效俗吏拘拘於繩墨之末至於處事之際毫忽須謹善雖小爲之不已將爲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惡豈不見干雲之臺由寸土之積燎原之火本一燭之微可不慎哉

十年七月詔監察御史按巡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言事未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訪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心以

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十二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上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爲朕耳目察其善惡激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以公正爲心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爲職享民之俸而不思恤

民惟以貪饕掊克爲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其爲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爲考非一日積也汝當謹守法度思稱其職苟或不然鬼神鑒之

十五年九月癸亥特置天下府州縣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忠等五百三十一人爲試僉事入按治二縣期以週歲遷官陞辭論之曰吏治之弊莫甚於貪墨而庸鄙者次之今天下府州縣官於

斯二者往往有之是以弊政日滋民受其害故命爾等按治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勿蹈因循

睦族

辛丑三月

上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府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文正少孤

上甚愛之比長從戰屢以有功擢樞密院同僉至是改院爲府遂授今官尋守南昌號令明肅陳友諒

聖典

卷之四

八

寇南昌雲梯攻兵百道進擊文正隨方應敵卒完城以待援及

上親征友諒遂敗死

上諭功文正爲最居數年卒

洪武元年正月

詔追封皇族以皇伯考 爲壽寧王皇兄 爲南昌王 爲盱眙王 爲臨淮王皇從兄 爲霍丘王

爲下蔡王 爲安豐王 爲蒙城王皇姪

自陽王 爲招信王皇從姪 爲寶慶王

安王 爲來安王 爲都梁王 爲英山王皇伯

妣劉氏爲壽春王夫人皇嫂劉氏爲臨淮王夫人

皇從嫂翟氏爲霍丘王夫人趙氏爲安豐王夫人

告曰天相我家肇興帝業仰承先德以克臻此已於正月四日祭告

天地卽皇帝位于南郊旣追尊

四代考妣爲帝后重念親親之道無間存沒凡我伯

考兄姪悉追封爲王伯妣先嫂皆爲王夫人列祀家廟著爲常典庶惟英靈歆此榮祉

聖典

卷之四

九

是月

上以宗室子朱守仁爲工部尚書轉北平行省參政後以饋餉不繼左遷廣西蒼梧縣知縣歷知容高

唐二州十年以治最陞四川布政使二十四年召

還拜太僕寺卿賜鈔二千貫白金二十兩後以致

政歸寓居徐州

上命其長子襲錦衣衛鎮撫每遇

聖節朝京師特被優寵

三年四月

上以姪孫守謙爲靖江王初文正卒守謙幼

上憐之育諸宮中至是推親親之典封爲王後禮部

員外郎張簪等議親王府承運門旣用金釘靖江

王府宜降殺如公主府之制

上曰諸王之於靖江雖親疎有等然亦王府也宜同

親王之制

四年正月禮部奏南昌王女福成公主蒙城王女

慶陽公主宜改封郡主夫駙馬都尉王克恭黃琛

宜上駙馬誥命止稱所授官

聖典

卷之四

十

上曰吾兄俱早亡惟存此二女耳吾不忍遽加降奪

也其公主封號不去歲給祿米五百石夫王克恭

黃琛仍駙馬都尉鎮國上將軍克恭福建衛指揮

使琛淮安衛指揮使俱錫誥命

二十八年九月頒

祖訓曰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

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

如或有犯宗人府取問明白具實聞奏輕則量罪

降等重則黜爲庶人但明賞罰不加刑責

### 篤親

洪武二年五月詔追封皇外祖考爲楊王妣爲楊

王夫人誥曰朕聞古昔帝王之爲治首親九族天

下和平此君道之先務萬世不易之理也朕爲億

兆生民至非祖宗積德安能致此自卽位以來已

嘗建立太廟四時享祭惟念母后之考妣未伸崇

報於心歉然今下禮官議追封

皇外祖考陳公爲楊王

皇外祖妣王氏爲楊王夫人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

聖典

卷之四

十一

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惟幽靈歆茲恤典

是月詔追封皇外舅爲徐王外姑爲徐王夫人徐

王誥曰蓋聞有天下者旣追尊于祖宗又必及其

外戚而顯榮之此國家之典禮也朕肇登大寶爰

立皇后念其內助之功推於所生之自其父馬公

宿州善族蘊德于家毓之賢是爲天作之

配今旣正位中宮以基王化本於積慶則昭然

可追封爲徐王夫人誥曰朕惟后德之賢所以母

儀天下蓋由早承母教以至于茲是宜推原所自

以光大其親為皇后母鄭氏早以貞淑作配善良  
為生賢女以嬪於予則崇報后家禮所當也且母  
之貴由予子婦之秩後乎夫在古皆然今其取法  
可追為徐王夫人

三年二月癸未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為滁陽王妻  
張氏為滁陽王夫人立廟滁州仍繪其三子從祀  
凡生卒之日及節序皆命有司致祭

### 優老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甲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

聖典

卷之四

三

濂來朝勅勞之曰臣之事君宜虔恭不怠其得休  
官於家者古今幾人卿膺永壽精力愈加自致仕  
之後每歲來朝甚慰朕心朕不忍卿驅馳千里而  
來已勅禮部賜糜米酒肴爾其享之以育高年

十二年四月制加文武官年老致仕者秩品

上諭吏部曰錫爵報功佚老優賢國家之令典朕思

制以來文武群臣宣力效勞與朕同休戚者是  
皆天賜英賢輔我邦國今多年高矣宜令致仕還  
家樂其壽考以終天年其秩三品以上仍舊四品

以下各陞一等給以勅誥以示寵異

十三年四月張美和致仕

上賜之文曰朕聞古之賢士莫不修己行仁為時君  
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  
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於後世以其德重而  
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爾  
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  
沃朕心柰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老卿之去矣  
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其始  
終者罕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

聖典

卷之四

三

五月賜署吏部尚書劉崧致仕勅諭之曰君子之  
生也莫不由父母之賢師友之訓以成其才及其  
壯也則推而行之以致君垂拱利澤群生斯乃仲  
尼之道君子之志也卿學問該博踐履篤實負成  
已成物之器備勅繁治劇之才止宜佐朕以理天  
下奈何年齒衰耄難於步趨故不忍復煩以政特  
賜致仕卿其去朝歸于鄉里宜慎所養以樂餘年  
十九年三月左春坊司直郎汪仲魯以肺疾乞還

鄉

上許之明日復召至便殿賜坐顧謂曰汝昨以疾告歸期秋復來見朕知汝疾劇宜休養以延壽考汝平生力爲善今鬱然龐眉乃壽之徵更慎起居精藥物以終餘齒無庸再至也

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

上復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處夏商周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變

聖典

卷之四

齒

五

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親儒

丙申四月

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爲吾訪之示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因從龍從孫永在軍中卽遣歸報

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之從龍至

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客訪時政宣稱爲老先生而不名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旣至祖幹持大學以進

上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上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爲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上曰聖人之道所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

聖典

卷之四

五

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爲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

上皆許之

己亥正月

上克婺州置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孝童冀吳復張啟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

者卽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  
從容問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  
常唯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善其言深見尊寵旣而命有司卽所居之西創禮  
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  
皆用之

壬寅正月

上取江西諸路王禕撰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爾學

聖典

卷之四

七

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遂以禕爲  
江西提舉司校理後屢遷至翰林待制日見親信  
洪武元年十一月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  
是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  
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一充伴讀

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

六年二月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宋濂對曰上古載籍未

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貴躬行以  
率之天下有不從化者乎

十年二月學士宋濂致仕後來朝見於端門

上佇想已久延問累矣及見大烹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騷動顏色越一日

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  
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御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

退恩禮之優群臣莫敢望

聖典

卷之四

七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  
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避謝不敢當

二十六年七月戊申命秀才張宗澤等隨詹事府

左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而說民間

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問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詩

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臨雍

洪武十五年五月

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

吳頤等以次進講畢

上謂之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咸趨於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爲講說反覆開論群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

聖典

卷之四

六

聖典卷之四終

聖典卷之五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睦樸編

定禮樂

吳元年秋七月乙亥朔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及范權領樂舞生入見奏雅樂闋試之

上親鑿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爲徵音

聖典

卷之五

一

上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對曰入音之中石聲最難和古惟后夔能和磬聲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卽入音諧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感人而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而不難耶鼎復對曰樂聲不在外求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平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上議

洪武元年正月詔制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器立之苟以祭其先生既不川死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制宗廟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盃醖每事皆入朱漆盤盃二百四十及櫛梳梳篋篋笥帟幔浴室皆具

聖典

卷之五

二

二月戊辰翰林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紱紗袍餘不川

二年正月甲子

上以群臣每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者三雖云臣子祝上實亦虛詞因諭宰臣更其詞如朝賀之日贊禮者云皇帝聖壽萬歲君有道又贊禮則曰天下和平臣等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詳曰

三呼之詞乃臣子祈君之至誠若如

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之誠不盡今更其詞令贊禮者始贊呼則衆皆曰天輔有德又贊呼則曰海宇咸寧再贊呼則曰

聖躬萬福制可

六月庚午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

聖典

卷之五

三

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期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三年正月癸巳先是

上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諮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改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序者

上乃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爲先殿陛之間貴爲貴朕始欲諮訪廢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



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于丹陛左右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二月

上問禮部尚書崔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祭則班列東西以避正中此何禮也亮對曰臣聞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祭土而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

聖典

卷之五

四

祭天而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陛而北向以答陽也若夫群臣朝祭於上非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也

上曰臣之事君與君事天則其道不相遠也因命侍儀司自今百司朝祭左右班相去不得越二又其省府臺官俱就甬道上拜謁但不得直行甬道而已

六月戊申

上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群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臣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患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僞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率以奢侈相尚浮藻相誘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

聖典

卷之五

五

上曰教化必本諸禮儀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於近效而嚴其禁令是常溢波而反汨之也凱頓首稱善

八月庚申

上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卽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僭侈閭里之民服舍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賤往往侈肆於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仰

各有所守

四年四月辛亥定太廟合祭功臣配享先是特享太廟命以青布帟列功臣之位於廟廷中俾預配享既而以親王與功臣分祀於兩廡遂罷帟設之次及是合祭

上謂中書省臣曰太廟之祀以功臣配列於廡間然合祭之時朕意

祖宗之神具在使功臣故舊之歿者得少依神靈以同享祀則不獨朝廷宗廟之盛典亦以寓朕眷念

聖典

卷之五

六

功臣不忘之意也其定合祀配享之位以聞於是禮官奏凡合祭之時於太廟內爲黃布幄殿設兩廡中設祖考神位親王及功臣列于兩廡每行禮既奠獻祖考則遣大臣各分獻兩廡制可

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

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

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飭爲舞隊講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諛譌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六年四月癸未

聖典

卷之五

上諭中書省及禮部曰始天下方定其山川皆統祀於京師然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今行省大臣任方面重寄視古之方伯連帥無異而其境內山川所當祭者其定制頒行之

八月庚寅詔禮官考五輅

上曰五輅之制起於成周然王輅太奢今欲止用木輅以朱漆之朴素渾堅奢儉得中然須爲二乘其一惟以朱漆不用皮革於祭祀用之其一以皮輓者行幸用之爾其與工部奏酌古制務合時宜朕

將以郊祀御馬

九月丙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

上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奏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

閏十一月甲申詔定品官家用祭服公服

上諭禮部臣曰古者士大夫祭家廟亦有祭服其見私親尊長亦必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聞於是定議品官之家私見尊長而用朝君公服於禮素安宜別製梁冠絳衣絳裳韋帶大帶白幘烏鳥佩綬其衣裳去緣襖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不用其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并去

佩綬從之仍令如式製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為祭家廟之用

七年六月

上謂翰林院學士承旨詹同日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於禮未當卿等其議之於是同興學士宋濂議以

上行初獻禮英王帛將畢即分獻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命凡祭祀罷上香

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勅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情甚矣乃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秦周厄於秦漢唐以降莫能識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為風變之宜得人心之

禮記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  
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三人願服三年者  
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

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  
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  
乎乃立爲定制

乙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

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  
以致敬慎監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

聖典

卷一

十

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  
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間之意  
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  
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母有所避至是上所撰諸曲  
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  
爲三隊隊皆八人禮部圖其制以上合樂工肄習  
之

九年十一月

上謂太常卿唐鐸禮部尚書張壽翰林學士承旨宋

濂等曰書稱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向者群臣議以  
每獻行再拜禮似於煩濫朕定迎神及飲福受胙  
送神各四拜卿等以爲何如鐸等奏曰禮書誠一  
不尚繁文况周旋起伏事久則勞勞則怠心生居  
敬行簡誠如

聖諭然大祀天地宗廟飲福受胙既行四拜則日月  
星辰社稷一切中祀飲福受胙但宜行再拜禮庶  
有品節

上然之命著爲式

聖典

卷一

十一

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

上謂之曰鄉飲之禮所以敘尊卑別貴賤先王舉以  
教民使之隆愛敬識廉耻知禮讓也朕卽位以來  
雖已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和年  
豐民間無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  
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  
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爲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  
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良善之中如此  
則家識廉耻人知禮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

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所謂宴安而不亂和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正謂此也

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沆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相同之言非是請凡啟事東宮者稱臣

聖訓  
卷一

上

上從之

十七年六月庚午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爲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惟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

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敝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爲虛文也  
甲午

上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人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于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聖訓  
卷一

上

二十年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至廟

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析

文武爲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卽以太公之鷹揚而受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閑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

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詔以盛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聖訓

卷

五

先是禮官奏以夙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朮亦赤老溫伯顏阿朮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

上曰古之君臣同德者始終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何

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社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朮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禮部右侍郎張智中蕭朝儀

上謂之曰禮儀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時羣后讓德百僚師師卿其中諭百官景行古人無敗禮失度以取咎責

頒訓

聖訓

卷

五

洪武六年五月祀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義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爲之序於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于王宮正殿內官東壁以時觀省

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惜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紉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

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  
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  
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  
經云不愆不忘率有舊章

上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  
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  
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故堯隆厥緒幾於亡夏  
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二十八年九月庚戌頒祖訓條章於内外文武諸

聖訓

卷一

六

司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  
之君以後子孫不過尊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  
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  
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  
士自矜已長至有姦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  
能察而信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  
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祖  
親自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  
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

少遭亂離賴

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來勞神焦思  
定立法制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  
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  
訓頒行天下諸司倭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  
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卽以姦臣論無赦

閏九月

上重定祖訓錄名爲

皇明祖訓其曰仍舊而更其歲戒章爲祖訓首章

聖訓

卷一

七

上以是編之作將垂之萬世命大書揭于右順門内  
西南廊下朝夕諦覽斟酌損益久而後定至是復  
以

皇明祖訓頒賜諸王

勤政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張問等上疏勸

上淵默以怡養神氣

上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  
守道無爲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



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  
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洪武六年五月

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

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

尤難朕安敢懷安而妄艱難哉

聖

十年九月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

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

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

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

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

可勝言朕卽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且卽臨朝

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

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

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祭遣朕非不欲整然但祗  
畏

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

便欲逸樂朕既覽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

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

矣羣臣皆頓首受命

十五年二月乙亥

上諭羣臣曰朕統一天下於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寧

誠以天下之大三國之衆庶事之繁日決萬幾苟

聖

有怠忽或一言不當則四海之憂或一事有失爲

天下之患豈可不盡心乎朕與卿等共理常各勤

乃事體朕至懷

十七年九月己未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

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

六百六十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事

上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憚勞但朕

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周徧苟致事有失宜豈

惟一民之害將爲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爲



四海之憂卿等能各勤厥職則庶事未有不理

十八年五月戊寅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後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終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

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

倦不暇寢朕願聖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

聖

子

無事高居樂宜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聖典卷之五終

聖典卷之六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樸編輯

律令

吳元年十月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初

上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姦弊自平武昌以來臣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律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論之曰立法貴臣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

聖

卷之六

一

條緒繁多臣一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姦貪之吏得以竇緣為姦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

十一月壬寅

上謂省臺臣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得竇緣



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罰于無  
刑天下采能遵令而不陷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  
致

七年三月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先是  
上既命頒行律令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  
積等直解其義頒行民間既而又令儒臣同刑官  
共講唐律目錄二十餘條進覽

上爲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惟謙詳定大

明律篇目

聖典

卷之六

四

上命揭于兩廡之左親加裁定及成翰林學士宋濂  
爲表以進命頒行天下

九年十月辛酉

上覽大明律謂中書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  
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滿而刑  
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  
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  
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後張湯猶得以私意  
亂之况求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

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令中正仍具存  
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  
十有三條餘如故凡四百四十六條

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律先是刑部奏言比年  
律條增損不一在外理刑官及初入仕者不能盡  
知致令斷獄失當請編類頒行俾知所遵守遂命  
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參考折衷以類  
編附舊律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載之篇首  
書成命頒行之

聖典

卷之六

五

二十八年二月八子刑部臣奏律條與律例不同  
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

上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  
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  
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三十年五月大明律誥成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  
民定律以繩頑刑著爲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  
衆故於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避

商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誅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廢稱朕恤刑之意

論治

甲辰三月丁卯

上謂廷臣曰聖人曰齊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

聖典

卷之六

六

以一之則馴悍者可為善柔驕暴者可使循帖若躡嚙之馬詭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為難人知遵禮自無暴悍能守法則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強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禮法故耳方今所當急者此為先務不可後也

丙午三月甲辰

上諭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創

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乎心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上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本也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敘彝倫

至上之言誠昭合於前古也

是月丁未

上諭羣臣曰嘗聞詩者聖人不出戶庭而天下治蓋

聖典

卷之六

七

由政成而治洽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從不施而民悅吾甚慕之今師旅未休民未甦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禕對曰政化修否係乎在上之人

至上此心拳拳何憂政化之不成也

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鄒愈等各言便宜事

上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次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

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爲治則不勞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爲予盡心焉

吳元年十月己巳

上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近者六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

聖典

卷之六

八

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中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爲可以佐之其餘或爲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輔吾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若君

主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洪武元年正月庚辰

上朝羣臣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之無以盡生息之道基對曰自元氏法度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

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如饑渴之望飲食創殘困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驅以法令

聖典

卷之六

九

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且爲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惠若徒事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所賴焉溢頓首曰

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

二年正月庚子

上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用

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二月庚寅

上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至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累土久而不已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於滔天卿等行時之俊又與朕康濟天下雖有聖典卷之六十

三月丙午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宇雖定然中原不勝凋敝東南雖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

陛下撫念剝殘憂勞于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上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濯正當有以濟之

八月戊子監察御史耶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設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頒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倣古人月旦讀法之典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

聖典卷之六十一  
上曰威人以法不恃威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廉耻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爲非若謂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嚴禮等上書言治道

上退朝御西閣因覽禮所上書謂侍臣曰汝等知古今達事變且言元氏之得天下與所以失之之故或言世祖君賢臣忠以得之後世君暗臣諛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賢而得之後世不能用賢而失

之或言世祖好節儉而得之後世尚奢侈而失之  
上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  
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  
也今禮所言不得開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  
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  
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猶欲効之可乎  
杭州白塔乃元時佞臣所作以諂媚朝廷今禮欲  
脩之伯顏之有祠堂因其初入臨安市不易肆有  
德於民故廟食焉今禮欲毀之都杭僻居一隅非

聖典

卷之六

三

得已也朕都建康撫定四方經營方始今禮又欲  
朕建都于杭失所重馭輕之宜皆妄言耳朕訪求  
人材欲得識時務俊傑而用之今觀禮所陳誠未  
達時務者也

是月庚戌

上御奉天門謂史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  
若鑒之于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爲治之道  
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  
三代可以爲法也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仁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本於  
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于法者權謀術數  
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遺乎道德仁義必入  
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五年二月己卯朔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  
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爲必求與食  
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  
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

聖典

卷之六

三

元之將亡內外諸臣皆安於苟且不脩職事惟  
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畧不究  
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致土崩此皆近事  
可爲明鑒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  
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  
盡心能修厥職則無負國異日垂名青史豈不美  
乎

六年四月

上御謹身殿諭省臣曰朕觀唐太宗言賈胡剖身以



藏珠惟知財利不惜性命譬如貪官汙吏惟知好  
賂犯法而不愛身命其與賈胡剖身藏珠不異若  
使官吏愛身守廉安得有喪身之事只爲任情恣  
欲重利輕身以致禍敗耳

九年十月甲寅

上諭羣臣曰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  
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  
踰越故春秋有謹始之義詩有陵分之譏聖人著  
之於經所以垂訓天下後世者至矣爾在廷群臣  
聖典 卷之六  
以道事朕當有鑑于彼毋擅作威福踰越禮分庶  
幾上下相仿而身名垂于不朽也  
是月

上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  
御天下一至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  
者雖所愛必罰賞以面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  
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  
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十二月丙申

上諭太師輔國公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  
性然於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  
設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自  
覺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矣前者令皇太子  
躬聽朝臣啟事欲其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  
或有未當自今諸司政事啟于東官者卿等二三  
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然後奏聞

十年十一月新除有司官

上諭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時選補比  
除未久有司又復奏缺是何犯罪罷黜者之衆也  
若移其作姦之心以爲善亦何不可國家俸祿如  
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  
競爲賊利雖積錢充屋一旦事覺皆非已有大丈  
夫立志爲善功業不難矣苟念慮一失於不善  
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爲善者愚人也也能爲  
善者賢人也至於爲惡者乃下愚無顧忌之人也  
然爲善爲惡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聖賢之教率  
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夫人勿



不識事長則知孝友此乃天賦善性若以此道日  
日行之卽是率性之道我爲善事而他人有志者  
效之是修道之教推廣此意則何善不立何事不  
成今汝等之官宜鑑服非勉於爲善則永安祿位  
矣

十一年三月壬午

上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人  
君深居獨處能明凡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  
民情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

聖典

卷之六

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當  
爲戒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  
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於外  
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定奏式申明天  
下

十二年正月己巳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  
罰必得以自尊除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  
兢業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况賞罰予奪國

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於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  
道是以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侍臣對曰

陛下持心若此太平長久之道也

三月己巳

上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

上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爲淫邪所  
干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爲衆邪所攻則百  
病生焉爲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  
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人固不言而信不令

聖典

卷之六

而從者矣若惑於儉邪荒於酒色怠於政事則君  
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夢炎對曰

陛下所論甚切實帝王爲治之要

六月辛巳

上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上曰人主以明爲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以爲  
明夫燭火之光豈勝於烈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  
人故用天下之賢才以爲治使天下之情幽隱  
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

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十一月己亥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詔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其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紂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

聖典

卷之六

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沈對曰

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三年六月庚申朔

上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怠惰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上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考察爲能苟見有失至反損人君之明求

之太過則虧君人之量

十四年十二月己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上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道未明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爲主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爲先致治仕得人不專持法今此首言用法不知務矣

十七年三月甲辰

上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德故能致

聖典

卷之六

雍熙太和之盛後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間兩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違之臣論是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節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協于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

七月戊戌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

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已能矜己人過者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禹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稱善

是月丁未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宜早陋又多據拾陳言

上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徂於近俗者當計遠患尚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於聖典  
卷之六  
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蓋國家之事所繫非小一令之善爲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患不可不慎也

八月丙寅朔

上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防人之所欲蓋

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疎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

上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爲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胥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汗穢簡策貽譏千

聖典

卷之六

古此誠可爲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

上曰責難不入于昏君而諂諛難動於明主人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不至矣十八年三月壬戌

上諭戶部臣曰善爲政者賦民而民不困使民而民不勞故民力紓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賦役使民不至勞困財用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安乎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

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爲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來有司不以民爲心動卽殃民殃民者禍亦隨之苟能愛民之食而慮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謂善爲政也爾等勉之

七月戊寅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

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盜賊屏息歲皆豐登民皆安樂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

聖典

卷之六

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

三吾對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

匠如公輸不施繩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

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戶以爲政也

十九年正月己巳

上與侍臣論治道

上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

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于戈以保之莫不厭食喜富當重農墾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儉徭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黿終非其性也

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臣論治民之道

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

聖典

卷之六

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

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

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樂以一言乎三

吾悚服稽首而退

二十三年秋七月壬戌

上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侍臣曰治道必本於教

化民俗之善惡卽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

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脩而人化之

好仁者耻於爲不仁好義者耻於爲不義如此則

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  
致風俗陵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為惡國家欲長治  
久安不可得也

二十四年冬十月甲寅朔

上謂群臣曰為君為臣燭理貴明處事貴斷言唐太  
宗與群臣論教化封德彝以為三代之後人漸澆  
訛欲化而不能獨魏徵勸太宗行之卒致貞觀之  
治此可謂燭理曰憲宗欲伐吳元濟舉朝以為不  
可獨裴度勸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謂能果斷自古

聖典

卷之六

國家興衰皆繫乎此若為臣者優游度日無所建  
明上無剛明果斷之主則政日弊國日衰如漢元  
帝是已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而罔  
後艱若卿等事朕左右當立功立業以希古人  
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  
撫治民不可緩緩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  
以喻大治亂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陝西有士人上仁政書

上覽之謂侍臣曰既言仁政則必當愛民何故所  
言皆勞民傷財之事自相悖戾彼以休惰王不深究  
事體然亦肯言有可茹也不必指摘瑕疵以杜言  
路

聖典卷之六終

聖典

卷之六

聖典卷之七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陸樸編輯

恤刑

戊戌三月己酉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重者從輕典輕者原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大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爲治

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

聖典

卷之二

一

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于我正當撫綏之况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爲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吳元年六月甲戌

上謂竈子曰任官不當則廢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辜譬之薊草茅者施鋤不謹必傷良苗繩索惡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

人於捶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服何求索得古  
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  
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  
能亡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  
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  
本也

九月戊寅

上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祿楊憲等曰法有連坐之  
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爲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  
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

聖典

卷之七

二

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  
曰先王用刑世輕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  
重治之則犯者益衆

上曰民之爲惡譬猶禾之積垢加以澆濯則可以復  
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  
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  
猶索魚於釜欲其得活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  
其生自無死之道

十一月己亥中書叅政傅獻言應天府有滯獄當

斷決者

上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上惕息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臈決遣安得有此獻頌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寮是臣罪也

上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爾幽抑近且如此遠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鞠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淹滯

聖典

卷之七

三

洪武元年正月

上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紛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姦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獄清有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姦養育群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毋忽也

二年十二月己酉復以廣東行省叅政周禎爲刑

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皋陶之辭始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爲重而民亦自無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其體之

三年十二月中書省臣言民有販賣私鹽者於法當誅請如律

上曰彼皆細民恐衣食不足而輕犯法姑赦之聖典 卷之七

蘭州既有潭州民艾立五等以私鑄錢亦論當死

上亦命免其死杖發寶源局充工

九月江寧縣民入役內庫盜出珊瑚珠羅絹香於考當死

上以細民貪利無知命杖之庫官失覺察者亦杖而罷其職

四年三月戊申贛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因刑部逮問坐之罪



上曰刑者聖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爲故凡斷獄貴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當而民服彼既不知其爲因而止宿之者人情之常也何爲罪之如所議行路之人將無止宿矣遂命釋之給道里費還歸

是月戊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

上諭之曰膏梁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含膏梁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梁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故爲政者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卿爲刑官之長卿于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爲矣卿其勉之

五月辛巳

上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之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

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重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頭枷脇之刑秦夷之誅而國固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懲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年正月辛酉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見者莫不恠聖典

卷之二 六 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

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殺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三月乙卯廣西衛卒王昇因差遣還沂州受親舊私之衛官以違法併逮其親舊三十四人送都督府奏罪之

上曰人歸故鄉孰無親故慰勞餽贈人情之常會釋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覺苛細知大



河衛百戶姚旺因運糧偶見舊日僮僕收之至濟寧民有言是其甥不見已十年旺卽以僕還之因受絹一匹此皆常情法司亦以論罪用法如此使人等動卽罹刑網甚失寬厚之意

七年十一月壬午選用鳳陽屯田官吏先是官吏有罪者發鳳陽屯田至是

上念其已歷艱苦必能改過詔中書省御史臺選其年及四十之上材堪任用者復用之年未及者仍留屯田若年四十以下原犯公罪及已經宥免者

聖典

卷之七

七

亦復錄用於是取至京師者凡一百四十九人各授職有差

八年二月敕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死罪當罪職沒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後屯種

上復諭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惡死朕御天下夙夜靡寧常懼刑罰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寬宥之典凡雜犯死罪皆令輸作屯種以全其生且冀其

悔罪改過復爲善人爾等以體朕此意務求公平使刑罰得中下無冤抑則不負朕委任矣

十年五月丙午人有誣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寇者捕獲至京法司以聞

上F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遁山谷聚迹逃以爲民患山西之民邊其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追脇爲盜皆不得已豈真爲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

聖典

卷之七

助之立黨而激之爲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十三年十二月乙酉禮部奏南昌府進賀正旦表文不如式者宜坐其罪

上曰臣子之於君父固無所不致其謹其間事或有疎略出於失悞姑勿問錄其過以示警

十四年二月甲子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左參議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

上每加褒異或爲人所誣輒赦不問時有訴其

通胡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  
湜曰弟在其恐使諸兄罹刑辟乎自詣吏請行仲  
兄濂先以事留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  
其罪弟無與焉湜曰兄弟年老吾自往辨之萬一不  
弟當服辜二人俱入獄

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  
從人爲非者乎卽宥之詔賜酒食擢湜爲參議賜  
冠帶襲衣

五月丙申刑部奏決重刑

聖典 卷之七

元

上諭之曰朕常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  
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  
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槩以重刑來奏其間固有  
濫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過誤情有可矜  
法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  
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  
聽收贖者毋槩言也

八月乙丑南雄侯趙鼎平陽春縣蠻寇奏提京師  
上勅諭之曰嶺南民人入籍既久屢叛屢征朕非得

已舊歲命卿鎮撫其地惟陽春之盜出沒剽掠久  
爲民患卿以兵勦平之捷報至京朕甚爾嘉但所  
奏俘囚數多朕思凡民之亂由有司不能撫卹以  
致作亂卿可會都布政司取俘囚中首惡者誅之  
脇從之黨釋歸田里庸得勅乃斬首賊李佛陰數  
人餘皆釋之

九月辛丑勅刑部尚書胡禎等曰帝王撫臨百姓  
皆欲其從化至於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  
法罪疑惟輕四凶之罪止於流竄今天下已安法

聖典 卷之七

中

令已定有司旣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  
過或加以苛刻朕甚憫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  
有爲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  
真犯者決之如律其餘雜犯死罪皆減死論

十月遣監察御史林愿孫榮等分按各道罪囚  
上欲平天下刑獄壅蔽之弊故分遣御史四出按  
凡罪重者悉送京師送大理寺詳議於是愿等往  
湖廣直隸等處勅諭之曰王者順天時以脩政令  
古之制也今天氣嚴肅當脩刑典御史職在六

仲理寃抑今遣爾等往各處審決獄囚其罪重者  
悉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無任情以屈法枉道以  
罪民劫於律應人心法當天理欽哉毋違朕命

十五年二月己丑

上諭刑官曰方春萬物發生而無知之民乃有犯法  
至死者雖有決不待時之律然必朕心有所不忍  
其犯大辟者皆減死論

五月乙卯監察御史雷勵坐入人罪

上責之曰朝廷所以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

聖典

卷之二

土

耳少有偏重民無所守爾為御史而執法不平何  
以激濁揚清仲理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  
論決可以再生乎命法司論勵罪以戒深刻

八月先是民有以罪減死戍邊者多艱於衣食

上聞而問之悉命還家取贖用定期而來至是五十

三人先至

上曰彼愚民無知故抵於法今先來歸是其畏法良  
心不忒庶幾改過遷善矣特命宥其罪與道里費

放還田里

是月遣監察御史余公大往泰州審決重刑赦曰  
雨露滋生萬物以榮霜露肅殺萬物以悴各當其  
時斷二儀之常經古今所不易者也今命爾往泰  
州決刑獄爾其慎法天時務從至公毋獲罪於人  
而欽哉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斷事等官審錄囚徒

上曰錄囚務在情得其真刑常其罪大抵人之隱曲  
難明獄之疑似難辨故往往有經審錄尋復反異

蓋由審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獄者推至公

聖典

卷之七

土

之心擴至明之見則巧偽無所隱疑似無所惑自  
然訟平理直枉者得申繫者得釋苟存心失公聽  
斷不明是猶舍衡以求平拊鑑以索照獄何由得  
理事何由能直今命爾等審錄囚徒務以公破私  
明辨惑毋使巧偽繁滋而疑讞不決生者拘囚  
圖囚死者受冤於地下非惟負朕慎刑之心實違  
上天好生之意凡錄囚之際必先稽閱前牘詳審  
再三其有所訴即與辨理具實以聞

十六年正月壬子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徵等曰凡論罪者其情不可深致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常死者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其死而私人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覽而惡之曰刑法之設不以禁民為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無知之匹夫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鯢鯢焚林而田禍及麋鹿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

六月甲戌刑部尚書開濟等官議三審五覆之法上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實當因名而責實近聞密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今是非非但謂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情朕深知其弊爾宜戒之

七月辛亥遣監察御史往浙江等處錄囚陞辭

上諭之曰古人有言議獄緩刑又曰無敢折獄人命至重必在詳審不敢輕也夫刑當其罪猶在可矜若過及非辜豈可復悔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長不計况於人而可忽乎爾往視之

十七年十月壬申廣東都司械送蠻寇餘黨九十餘人至京法司請治其罪

上曰蠻夷之人相扇為非一時誑誤若悉治其罪情有可矜然既戮其首惡者脇從之人不必窮治其宥之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給冬衣而遣之

聖典 卷之二  
閏十月癸丑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又遞大理寺審覆然後決之其直隸諸府州刑獄自今亦準此令庶幾民無冤抑因謂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如天之於物天之道春生秋歛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焉義制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十一月乙酉陝西都司獲販私茶者悉送京

上曰私茶犯禁者不可不掃然原其情以求食餼察之故亦有可矜其宥死謫戍寧波昌國衛私茶以賜補獲軍士

十九年五月乙卯朔

上諭吏部臣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者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為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惡為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

聖典

卷之十一

五

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

陛下之于刑獄每存欽恤之意蓋欲期于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為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上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為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為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刑亂而政廢矣如爾所言恐流于濫其可哉

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

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其情辭用事者因而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曰訊鞠者法司事也凡有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煅煉耶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南

上諭吏部臣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茲者不以小才

聖典

卷之十一

六

而貸之任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姦者必慙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是月溫州永嘉縣民因暹羅入貢買其使臣沉香等物時方嚴交通外夷之禁里人訐之按察司論當棄市

上曰永嘉乃暹羅所經之地因其經過與之貿易此

常情耳非通交外夷之比釋之

四月丙申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或告其嘗受民財者刑部追問之比至

上謂之曰所難得者爵祿所易得者貨賄難得者守之則獲福易得者溺之則受禍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古稱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誠難得也苟能思其所難得而保之豈特為一身之福施及父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廉潔以律已而自辱之名以為父母羞朕念爾年少更事未多特宥之職爾其改過自新力行為善庶有立於將來

聖典

卷之七

五

請逮問之

上命貸其罪但移文責報惟國子監翰林院太常寺太醫院皆勿問

五月庚辰留守右衛軍士於內庫支給賞鈔有過其數而不知者既出為門卒所發法司論當盜內府財物律

上曰此司藏者之誤也以其鈔賞門卒而釋之

二十三年六月右軍都督食事三曆坐事當死因自陳其過惡于

上前法司請論如法

上曰人莫難于知過彼既能引咎自責將復為善人姑貸之命解其官逸雲南平夷衛代其父誠屯守尋命為本衛指揮使

八月壬午西安府耀州倉糧陳腐虧其數法司逮監守者論以死

上曰米陳腐故有虧耗此當推其情若論以死則

聖典

卷之七

六

侵盜者將何以加命悉宥之

十二月癸亥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罪死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贖以行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曰

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曰愚民犯法如嚼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惟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

吾曰三代而上刑罪常簡本仁慈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二十四年二月兖州府曹縣主簿劉郁因事逮繫者民楊德等詣闕言其廉勤愛民

上喜曰爲政不難得民心爲難主簿有善政及民故民愛之卽命復其官因謂廷臣曰自古人君所患者澤不下流情不上達今民以主簿之賢來言於朕朕宥之仍與治其民上下之情無所壅蔽矣若

聖典

卷之七

九

使治民者皆得其人天下何憂不治乎

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宥免矣今復不悛信非其善宜并論前罪誅之以懲其餘

上曰前罪旣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於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五月戊寅

上臨朝謂刑部尚書唐鐸等曰近來有司犯法者欲盡法以治之人謂朝廷用刑太重不治則無所忌憚古云書用識哉欲並生諸朕當念此欲使紀者皆紀過還職冀其自新鐸等對曰

聖心寬仁如此臣下敢不盡心以圖補報於是命輕罪者悉宥之徒流及雜犯死罪俱令戴罪復職有犯至再三者亦錄其罪而復官

六月壬午陞大理寺丞周志清爲卿

聖典

卷之十

三

上諭之曰大理之職卽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胄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爲大理卿當推情定法毋爲滌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庶幾可方古人不負朕命也

二十五年二月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在京獄囚卿等三覆奏既親審決猶恐不當在外獄囚繁多任官者安得人人盡職所擬者豈能一一當罪自今在外所上



臣卿等當加詳讞務得真情然後遣官審決有冤者卽爲伸理毋致良善被誣姦邪僥倖惟雲南道遠若俟遣官必致淹滯其令本處會官詳審決之

五月庚戌

上御右順門有近臣奏廐馬暴驚傷人三典著

上曰凡有血氣者必有死也今廐馬自斃何可罪人得無輕人而重馬乎其勿問

二十六年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妻病瘠中途其弟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青弟不當代兄

聖典

卷之二

三

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其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并賞監送之人

十月乙亥大理寺奏四川民以輸糧遠限及移易坐法當誅

上曰四川水陸險峻輸輓良難故有失期彼移易者或爾取便利求無遺欠可矣豈得遽論以死甚矣愛民之心其悉宥之仍給道里費遣還

二十九年二月乙卯遂昌縣民有犯法者官逮之

不聽發兵捕之復拒殺官軍縣人繆宗等六人集壯士捕而殺之有司以宗等擅殺人逮繫至京

上曰頑民犯法竄匿又復拒殺官軍其罪重矣今宗等殺之爲良善除害非擅殺也命釋之給道里費遣還

九月乙丑五軍斷事官言軍校四十五人皆犯重法當死

上曰此輩非計於利則脇於威致陷重辟然其情亦有可矜者其以情之至重者一人寘于法餘皆減

聖典

卷之二

三

死發戍三萬衛

三十年六月置政平訟理二旆

上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哉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旆傳旨論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旆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



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  
加審錄寃者即為奏聞無寃實犯死罪以下悉如  
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

七月戊戌都察院奏獄因律應死者二十四人請  
以時決之

上曰爾等倉卒論決其中豈無情可矜法可疑者古  
人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苟違  
寃于法一有不當誤傷人命遂命群臣審錄果得  
其不當死者皆從戍邊

聖典

卷之七

五

卷之七終

聖典卷之八

明禁約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陸樞編輯

丙午二月

上謂侍臣曰余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懼  
弗勝任但以軍國之費不免科歛於民而吾民效  
順樂於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歛畝所出有限而  
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故凡有益於民者必力行而  
又申告之褻以民間造酒醴糜費米麥故行禁酒  
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予以為頗有益於民然不  
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夫今歲無得  
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  
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聖典

卷之八

一

洪武三年十二月丁丑禁武官縱軍鬻販者勅都  
督府曰兵衛之設所以禦外侮也故號令約束常  
如敵至猶恐不測之變伏於無事之日今在外武  
臣俸祿非薄而猶役使所部出境行賈規小利而  
忘大防苟有乘間竊發何以禦之爾其榜示中外

所自今有犯者罪之無赦

四年十二月乙未

上諭大都督府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近聞福建興化衛指揮李興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賈則濱海軍衛宜無如彼所爲者乎苟不嚴懲則人皆惑利而陷於刑憲矣爾其遣人諭之有犯者論如律

六年二月壬午詔禮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樂人毋得以古聖帝明王忠臣義士爲優戲遺者罪之先是胡元之俗往往以先聖賢衣冠爲伶人笑侮之飾以侑燕樂甚爲瀆慢故命禁之

十一月丁巳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近福建行都司及建寧左衛守禦官不奉朝令輒用軍士伐木修建城樓因而私營居室極其侈靡軍士富者責其納錢免役貧者重役不休今軍士忿抑來訴已令法司逮問五軍都督府宜榜諭天下都司自今非奉命不得擅興營造私役軍士違者或事覺或廉得其狀必罪

之削其職

十六年四月戊子

上諭兵部臣曰自古國家設置兵衛所以爲民也邇者無知之民凡遇軍士逃亡往往匿於其家玩法爲常爾兵部宜榜示之其有匿逃亡者卽令送官逃者與藏匿者勿問違者俱坐以罪

十七年十月

上諭禮部臣曰近聞在外方面官多侵郡縣之職甚乖治體其中論之自今民間庶事皆在郡縣如縣有不公則州理之州有不公則府理之府有不公則布政司理之布政司所任非人從按察司糾之如仍前亂政以擾害民者罪之無赦

閏十月甲寅

上謂吏部臣曰設官分職以爲民也曩者諸司任用非人常遣官屬吏卒下鄉逮捕追督迎送供給甚爲民患已嘗下令禁止近河南府仍遣永寧縣官下鄉拘捕逮卒民甚苦之此豈良有司所爲宜卽逮治仍申明禁令使天下知之

十九年四月壬寅

叔戶部曰古先哲王之時其民有四曰士農工商皆專其業所以國無游民人安物阜而致雍熙也朕有天下務俾農盡力畝畝士篤於仁義商以通有無工技專於藝業所以然者蓋欲安其生也然農或怠於耕作士或廢於修行工賈或流於游惰豈朕不能申明舊章而致然歟抑汚染胡俗尚未革歟然則民用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興也爾戶部即榜諭天下其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士者不得遠游凡出入作息鄉隣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業而遊惰者及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

二十二年八月

上以仕宦者皆用官妓被其牽致往往害政雖正人君子亦多惑之唐宋已然至元愈甚至

上始命革去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減一等若官員子孫宿娼者罪亦如之候廢襲之日降一等邊遠叙用

二十四年七月戊申禁罪人誣引良善

謂刑部尚書楊瑄曰善與惡異趨廉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宜嚴禁之使有所勸懲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爾刑部其榜諭之求賢

吳元年十一月戊戌

上謂侍臣曰吾昨觀輿地圖所得州縣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識賢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

聖典

卷之八

五

吾以一心統其綱紀群臣以衆力贊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業可以坐致古語云國無仁賢則國空虛爾等其各舉賢良以資任用洪武元年九月詔求隱逸曰朕爲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具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置法令靡常而人無所守歟朋辟煩重而士懷不

莊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故汨沒而已哉今天  
下甫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被沃朕心其敢不以  
吉先哲王是期舉之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  
民者有司以禮遣之朕將擢用焉

十一月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  
行天下訪求賢才

上諭之曰天生人材必為世用然入之材器有不同  
明銳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辨給者行或  
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同對曰

聖典

卷之八

六

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不應之日臣等敢不盡心

上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  
耳苟所舉非所用為害甚大卿等慎之於是各賜  
白金遣行

二年九月壬辰朔

上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敕百司訪求賢才然  
至者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曰  
請自今令有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冒  
濫之失

上曰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觀其微可以見  
其著視其所不為可以知其所為但嚴舉主之法  
則冒濫自革矣

三年二月戊子

上諭廷臣曰六部總領天下之務非得學問博洽才  
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其有賢才隱居田林或  
屈在下僚朕不能周知卿等其悉舉以聞朕將用  
之

五月詔設科舉定制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  
聖典

卷之八

七

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  
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  
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  
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  
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  
居舉人之上懷材抱德之賢耻於並進甘隱山林  
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  
四夷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  
吾民願得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為始特

設科舉以取懷材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  
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  
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材學出  
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武皆由科舉而選非科  
舉毋得與官敢有以游食奔競之徒冒應者坐以  
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

四年正月丁未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  
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衆多而

聖典

卷之八

九

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爲定例

四月庚子召陝西儒士趙晉至京晉博學善談說  
古今入見所言深合

上意詔賜襲衣授秦府說書尋以年老致仕加賜緡  
錢遣還

七月丁卯中書奏科舉定制凡府州縣學生員民  
間俊秀子弟及學官吏胥習舉業者皆許應試

上曰科舉初設凡文字詞理平曠者皆預選則以  
激勸唯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

六年二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  
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  
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爲其試用之能以  
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  
虛文應朕非朕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  
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  
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方而士習歸於務本  
四月辛丑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聖典

卷之八

九

上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  
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  
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  
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  
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  
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  
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  
任用之以圖至治

七年正月

上諭吏部臣曰近內外官員有以微罪罷免者其中多明經老成練達政務一旦廢黜不得盡展其才能朕甚惜之爾吏部可移文各布政使司凡罷免官通經術有才幹者悉起送京師於是輩貫道等五十餘人至京皆擢居顯職

八年七月庚申

上御右順門謂侍臣曰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大業者不能以獨成故擇賢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協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諸賢故

聖典

卷之八

上

卜世永久歷祚靈長秦隋之季葉群策於漢高委英雄於唐主獨任其智未幾而亡蓋根疎者易拔源淺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群情則治益盛隆道益光大矣

十月丁亥朔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立賢無方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今郡縣富民多有素行端潔迺達時務者其令有司審擇之以名進既而又恐有司冒濫不以實命戶部第民租之上者下其姓名於外

俾按察司及分巡監察御史覈其素行以聞

十二年十二月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赴

上謂禮部曰爲天下者譬如作大廈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後成天下非一人而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爲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窮處非招徠不若輕出宣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朝朕將顯用之

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群臣各奏所知

聖典

卷之八

上

上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繫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五月癸卯命吏部銓次各處所舉儒士

上諭之曰天生烝民必命人主以治之朕承

天命養育黎庶不能以獨治故求賢人君子以其治

之然海宇之廣賢才難數較有司薦舉賢良之士至者長以職任他至為民造福連年以來歲令所舉有司皆以朕甚愛之故不敢有司所慎所舉今甫等至京初皆庶民歲授官職朝廷得失有司利病必盡知之今授以官當盡心所事監前人之非為朕福民朕之望也

六月乙亥召儒士楊良卿王成季敕曰朕聞野無遺賢虛所由興立賢無方而所以治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朕於是不能無慮翰林典藉戴安薦爾高才博藝允宜任用符至之日有司即以禮遣朕有以用之

是月召儒士石器等制曰二帝三王任賢使能以庶幾乎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由朕不德不能明揚則匪豈小人在位使君子不能上達歟試尚書范敏舉兩陝州石器荆志靈寶縣王道楊原等知閬鄉縣王仲寧張謙郭黼趙規學識出群士皆超眾特遣使歸召有司禮送至京朕將試用焉是月召儒士呂慎明敕曰古之賢者多隱處

甘樂貧賤必待有道之君以禮徵聘然後出為時用以堯舜其君民若伊尹傳說之流是也今天下不忠無賢才特慮朕求之道未至耳翰林編修吳沈薦賢為國舉爾才德兼備茲特遣使聘召爾其來朝副朕側席之意

是月召儒士劉仲海敕曰朕非薄之才履至尊之位深懼寡昧無以下燭幽隱綏養元元故夙夜孜孜思與海內賢哲之士共底隆平雖求之目切而至者恒寡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朕以是屢

聖典卷之八  
敕百司各舉所知而翰林典藉戴安薦爾博學多能特命有司禮遣至京爾其毋辭是月召儒士宋季子敕曰朕惟歷代世治民安法彰弊革禮明樂和風淳俗美惟在舉任得人而已舍是而能然者未之聞也翰林典藉吳伯宗薦爾學問該博才識優長特遣使召爾詣闕朕將加禮焉

十月  
上諭吏部臣曰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

不行故湯致伊尹由於三聘漢徵申公安車東帛  
近朝臣爲朕舉賢朕皆徵用之所舉者多名實不  
稱徒應故事而已夫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於獲  
泉薦士期於得賢今所舉皆非豈昧於識人耶抑  
賢才之果難得也爾吏部其以朕意再論天下有  
司盡心詢訪必求其真材以禮敦遣

十五年正月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上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徇  
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遵倣古制舉用賢

聖典

卷之八

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  
來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  
具實以聞朕將隨其才以擢用之毋有所隱

八月己卯有廣東儒士獻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知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  
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  
雖有聖賢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  
也蓋獨智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  
徐士來納對曰誠如

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群臣薦  
舉然得賢與否係乎舉之者何如耳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  
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

九月己酉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誦等三千七  
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側席賢士興圖至治然自  
惟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  
哉故救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同皆賢人君子山林

聖典

卷之八

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  
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齎  
等鈔人一錠

十一月耆儒鮑恂等四人被徵至京先是禮部主  
事劉鏞舉鮑恂余詮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恂  
年八十餘詮長年亦皆七十餘矣

上見之喜甚顧問一日賜坐

上召二人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力以老疾辭  
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免



卿早朝日晏而入從容待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鄉以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放還鄉里

十七年十二月己亥

上諭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屢敕有司薦舉賢才而所薦者多非其人豈山林巖穴真無賢者乎特在位者弗體朕意濫舉以塞責爾昔常何薦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薦舉者若能致一馬周朕豈愛爵賞惜無副朕望者是以

聖典

卷之八

延佇之心朝夕不忘

十八年八月丙辰

上御華蓋殿與群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文淵閣大學士朱彝弼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

慮

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

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姦也是以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終始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懷姦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十二月丙午

上諭禮部臣曰朕昔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士至者多非其人甚孤所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愷弟廉者潔已清修如此則能愛人守法可以

聖典

卷之八

從政矣其令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正官與耆民以禮遣送京師非其人勿濫舉

十九年七月癸未詔舉經明行修緣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于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以六十以上者不遣

曰正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

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棄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棄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任之

二十二年九月戊辰

上御奉天門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用驟峻非朝廷愛重名爵之意

上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

聖典

卷之

資格朕但期得賢名爵非所恡若曰起自田里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隆中一旦舉之加諸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以官職朕所患不得賢耳誠得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二十五年十二月安慶府知事周昌言士人或因小過罷黜然其才有堪用者宜令有司特薦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復用無以懲昌言不可聽

上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疵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政過遷善聖人與之錄長棄短人君務焉苟因一事

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之言誠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知其才德果優並聽舉用

二十六年八月甲子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勲為右春坊右庶子初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

上曰鄭氏朕素知之聞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厲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

聖典

卷之

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勲餘皆給道里費遣還

二十七年三月

上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但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科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由身有差

聖典

卷之八

三十年四月癸巳戶部上富民籍名先是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吏部侍郎張廸等曰人有恒產斯有恒心今天下富民生長田疇之間周知民事其間豈無才能可用者其稽諸戶籍列名以聞朕將選用焉於是戶部奏雲南陞廣四州不取今籍籍得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隸應天十八府州川廳七項者萬四千三百四十一戶列其戶名以進命藏于印綬監以次召至量才用之

聖典卷之八終

聖典卷之九

立官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陸樸編輯

吳元年十月壬子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鄒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文原善爲祖爲治書侍御史安慶爲殿中侍御史錢用三爲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爲監察御史恭伯爲太史院使

上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端總天下之政中書政

聖典

卷之九

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卿等當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吏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墮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姦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又諭御史大夫湯和曰卿以武臣而位處文臺當永儲者講論自古人臣立身行事君治人之道盡心所事以成功業他日爲古史

謝世雖千載豈不美哉和頌首謝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叅政未行

上遂命秉正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

聖典卷之

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廢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勿隱蔽當引見者勿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秉正等頓首謝曰臣等驚鈍幸蒙

上春膺茲重任敢不盡心圖報萬一

十二年十二月將立卜筮之官  
上勅中書曰卜筮者所以决疑國有大事必命卜筮

朕觀往古帝王乾乾履道不息之君雖其視聽聰明猶不能無疑焉故必以不息之誠决疑於龜策者所以通神明之意斷國家之事也是以洪範九疇稽疑列焉朕居大位十有二年而卜筮之官尚未得建爾中書禮部令天下廣詢博訪朕將試而用之

十三年十二月己亥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欲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

聖典卷之

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况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

聖裁實爲典要但慮

陛下日應萬機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勲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祭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常事仍舊奉行庶幾事無壅滯之患

無煩劇之弊

上然之遂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二十七年正月丙寅置各處布政司按察司并各府照磨檢校官

上諭六部都察院諸大臣曰頃者朕以各部案牘填委往往淹積不行吏緣爲姦事愈浩繁於是各該司務職專記其出入督兵稽滯而察其奸弊不旬日間事多完集今在外軍政司按察司并各府亦宜設照磨檢校如司務之職於是各司府置照磨所設照磨檢校各一人不事文案及不計差遣

易俗

洪武元年二月詔禁胡俗步復中國永冠之舊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士咸感辨髮椎髻深簪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緝綿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不服裙裳無復中國永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爲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上諭及元都乃詔永冠垂復唐制士民皆

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辨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胡俗復中國之舊

十二月辛未監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槨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殺厚薄無哀戚之情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效弊可勝言史記卷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五年三月辛亥

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以爲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禮幾乎熄矣而人情粗鄙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古禮合

法古而宜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六年三月甲辰禮官上所定禮儀

上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卽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汙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官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式庶幾愜朕心也

聖典

卷之二

二十六年三月癸亥

上謂禮部臣曰先王之治天下彝倫為本至於胡元昧於教化九十三年之間彝倫不敘至有子納父妾而弟妻兄妻兄據弟婦者此古今大變中國之不幸也朕膺天命君主華夷復先王之教以敘彝倫務使各得其序既定於律又著之大誥以明示天下比閭里間尚有頑不率教者仍蹈襲胡俗甚乖治體宜申禁之違者論如律

二十八年二月乙丑

上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俗頹敝鄉鄰親戚不能周恤甚者強凌弱衆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卽位以來但申明教化於今未臻其効豈習俗之固不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為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注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其申諭以此意俟民知之

聖典

卷之三

三十年九月辛亥

上命戶部下今天下人民毋鄉里名置水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方

以資助之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拊民

吳元年四月丁未

上以兵革未彌生民未遂蘇息顧侍臣嘆曰軍旅未  
息兵饋不休生民之勞甚矣起居庄王穉對曰  
至主威德昭著遠近之人延頸俟蘇民雖勞而無怨  
正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為得休息

上曰建大事者必勤遠畧不急進聖典泰山之高非  
簣土可成江河之廣非勺水所容卷之六之公豈一

聖典  
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興聖典上察天象下順人心  
從容待成曷嘗急遽乎用兵征伐十有餘年開基  
江左命將四征今雖西干味友諒而擴廓帖木兒  
駐兵河南王信父子竊據沂州譚右丞貂高輩各  
假息州郡若遽欲長驅顧張士誠未下東吳未平  
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恢復為名惟擴廓帖  
木兒耳又為諸將所沮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  
疑間况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于外人心離合之  
間稍有不利衆必瓦解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尚

拘吾信使聖典吾邊境豈識時務者哉中原數子吾  
未暇與較聖典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  
兵革未得休息也

洪武元年正月乙酉

上謂劉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塗炭死聖典亡既多休  
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  
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上曰不施實惠而樂然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  
仁必當節民之財而息民之力聖典不節用則民財竭  
不省役則民力困聖典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義聖典不禁

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  
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務其本種樹者  
必培其根基聖典頓首曰

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  
仁政實在於今日天下之幸也

二月乙丑

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  
命中書員外郎出夫於是省臣奏議因一項出丁



夫一人不為項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過石興作於農時用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常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四月丁未博興等縣民謝等五十二人來謝恩先是詔免山東郡縣和稅至是翼等來謝

上召至前諭之曰朕以爾民勞困且逢歲歉於衣食故免租稅三年欲爾民入也今若等遠來跋涉良苦是以所安爾者乃勞爾也豈朕之本心否歸見鄉里長老其以朕意告但心在朝廷足矣不必來謝命禮部各給道里費而遣之仍止其未來者

七月庚寅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失所憐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

之子弟郵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郵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視其困窮而不知郵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

二年十一月中書省奏請設後堂

上不許曰土木之工連歲不息今又欲為此能不病民乎俟民力稍舒為之未晚也

聖典 卷一

五年十月丁酉

上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至破家者乃諭中書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已愛而勿傷不善者徵歛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勒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馬既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書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豈不蹈其覆轍耶自今馬夫必以糧食下



多者充之庶幾其力有餘有司務加存撫不非法

擾害者罪之

十二月甲申時修浚京師城濬

上幸三山門觀之見有役夫釋行水中者探物狀

上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鋤水中求之未得

上命別取償之且復問之曰此類汝鋤乎對曰類但

比所擲者差短耳因命祀士赴水求符之果如所

言

上曰農夫供役月餘手足盡瘁亦甚勞矣高宗加官

聖典

手印捕吏杖之願語示廣洋曰今日云重裘

體猶覺寒况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命罷

其役仍命臨濠行工部匪留霍台及燒石灰匠其

餘夫匠悉遣還家

七年七月監察御史邢雄巡按山西言大同諸處

人民歲輸糧草餉給邊士供億勞苦

上惻然謂中書省臣曰軍士戍邊道里險遠民人供

億咸難守紿其勞乃命停歲納馬草省之用則

終直市之論山西陝西北平諸衛令軍士依時

芟取芻草以爲儲蓄免致勞民

八年正月丙酉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

告者月給以永食無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

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常思所以安養

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

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轉于溝壑可坐而

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

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

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朕必憐之不忍忘於代天

聖典

之工亦不能盡爾等爲相不可使天

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十年五月乙未登州衛奏乞拓新城請令民築之

上諭工部臣曰凡興作不煩農時則民得盡力于田

畝今耕種甫畢正當耘耔遽令操版築之役得無

妨農乎且築城木以衛民若反以病民非爲政之

道也其令俟農隙爲之

十一年五月乙亥重書賜秦王檄曰關內之民自

元氏失政以來不勝其弊及吾平定天下又有轉

之勞西至於涼州北至於寧夏南至於河州民未休息上憫焉今爾之國若宮室已完其餘不急之役宜悉緩之勿重勞民力

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齎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王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上以其時民當種麥勅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上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上自古治天下者必重

聖典

卷二

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上民今福永及施而先奪農時朕恐小民之怨上也勅至其卽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十五年七月庚戌

上謂翰林院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上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只謂視民輕也視民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

惟能知民上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上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十一月廣州左衛奏請令有司於民間造兵器給軍士以禦倭寇

上謂工部臣曰兵以衛民今欲禦寇而以兵器役民是民未被寇先已勞上非所以安之也自今天下衛所兵器有缺宜以軍上布政司聽其上有以

聖典

卷二

民匠相祭造之

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上陽諸縣嘗被水三皇廟分司廨宇圯壞請修治

上曰災害之餘居官者當卹民不可勞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寧居風紀之司正當問民疾苦以撫卹之若有修造俟歲豐民足然後爲之庶得先後緩急之宜今不卹民而以廨舍祠廟爲先失其序矣遂命停上

九月甲辰上戶部曰數年以來頗致豐稔聞民間

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豈徭役繁重而致然歟抑吏緣爲奸而病吾民歟今歲豐而猶如此使有荒歉將何如四民之中惟農最苦有終歲勤動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務加存恤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十七年七月

上諭戶部臣曰今天下郡縣民戶以百一十戶爲里里有長然一里之內貧富異等牧民之官苟非其人則賦役不均而貧富不均矣爾戶部其以朕意諭各府州縣官凡賦役必驗民之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賦役均則民無怨嗟矣有不奉行役民致貧富不均者罪之

十月丁卯

上謂兵部臣曰驛傳所以傳命而達四方之政故雖殊方絕域不可無也近聞貴州黃平等驛甚爲使者所苦幾人不堪其役竄入山林者多爾兵部諭部司凡經使臣有非理者必寘之法以警將來十八年三月辛巳

諭兵部尚書溫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不利便卽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近聞北方遞運車每輛服三牛寒多雨雪行路甚艱一牛有損一車遂廢有司責民償牛倍增其價民受其害宜令每車加給一牛以備倒死毋重傷吾民也

二十年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達言寶源局鑄錢乏銅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容鼓鑄

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以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

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承奉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害民甚矣姑停之

九月戶部言今天下稅課司河泊所課程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立爲定額

上曰前稅之征歲有不同若以往年樂爲定額得有不足豈不病民宜隨其多寡從實征之

二十三年正月甲申

上諭兵部尚書沈潛曰兵以衛民民以給兵二者相須也民不可以重勞軍不可以重役今天下各衛

所多有一戶而充二軍致令民戶耗減自今二軍者宜免一人還爲民

是月戊子中軍都督僉事蕭川左都御史詹微等奏湖廣茶陵衛城痺隘周圍四里宜繕城西排柵舊趾開拓之以壯一方形勢

上曰凡事有可已而不必爲者有不得已而必須爲者要皆合於時宜今茶陵城池足以容衆軍民相安亦事之可已者何用開拓倘有毀壞必須修理亦俟秋成

聖典

卷二

六

十二月戊寅遣國子生鍾必興等十四人巡視山東流民

上命必興等曰山東充登二府所屬州縣近因河決小民蕩析離居難於衣食已嘗遣官賑濟尚恐流離鄉井未遂其生今遣爾等往巡視過其所在令有司厚加存恤無令失所

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縣奏逃民三百餘戶乞歲招撫不還乞令衛所追捕之

上諭戶部臣曰民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則逃使衣

食給足官司無擾離驅之使去豈肯輕違其鄉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贍是亦國家之民也卽聽隨地占籍令有司善撫之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爲遊民則逮捕之

二十八年十月

上謂兵部臣曰江淮養馬之民遇有馬死有司令其買補乃去家離業賄賂於遠方至有歷年不返斃于道路者朕甚憫之其令六營寺凡缺馬者免其償

聖典

卷六

九

二十九年四月甲申監祭御史嚴震直還自廣西言平樂地廣民稀其遞運之船不給請益鄰境民戶以供其役

上曰彼民既困而又重困鄰境之民不可其令法司錄有罪之人買船遞運以自贖

聖典卷之九終

聖典卷之十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陸樸編輯

諭行省

洪武元年四月癸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翰林院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

上因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爲朕敷陳王業論當時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謨議

聖典

卷之一

今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仰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托不効有負

上恩

上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強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

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

二年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州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參政蔡哲爲參政

政

上諭之曰君子立心行已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地瀕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爲利誅陷于罪戾今命卿往

聖典

卷之一

必堅所守毋蹈其過哲對曰臣以非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力以報

上曰公卽無私義之謂也私卽無公利之謂也要之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毫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蒂卽不得爲公矣卿宜勉之

十二月丁卯改湖廣行省參政趙耀爲北平行省參政耀初授湖廣旣辭復留之至是

上以耀嘗從徐達取元都習知其風土民情邊事緩

急改授北平且俾守護王府官室既而召入諭之曰聞北口子人多來歸附者汝宜速往選其驍勇可用者爲兵月給米贍之餘悉處之臨清東昌之地毋令其失所

六年四月甲戌以黃肅高萬傑爲廣西行省叅政高卿呂宗藝爲福建行省叅政

上諭之曰方面之任貴在廉明而戒於苛察貴在剛果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譴誅貴在有仁而戒於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憂下足以慰郡邑之望爲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澤於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七年三月戊辰以劉仁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叅政

陞辭

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爲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

使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下之爲郡縣吏者轉相視效雖嶺海之遙朝廷可無憂矣仁等頓首受命以行十四年正月乙巳以國子學助教趙新等爲布政

使上諭之曰今布政使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化通達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爲政塞則遠邇乖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矣卿等所學見如此則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所學常懷致君澤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冀儒術之有異於常人也尚宜勉之

諭守令

乙巳正月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悉劄江西行省節制將行

上召以松等諭之曰汝皆吾親故有功之人命以專城之寄夫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安則汝亦安矣昔者喪亂未息有事於征戰今旣平定在於安輯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當謹防損

傷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壞則器爲廢器守者亦不得無責矣吾不以富貴而忘親故汝等勿以親故而害公法庶幾上下之間恩義兼盡生民享安全之福汝等亦有無窮之美矣

吳元年七月丁丑各郡縣官既受賜入謝

上諭之曰自古生民之衆必立之君長以統治之不然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設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鋤強扶弱獎善去姦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田畝足其衣食輸租賦以資國用予今命爾等爲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爲爾等俸祿爾當勤於政事盡心於民民有詞訟當爲辨理曲直毋或尸位素餐貪冒壞法自矜愆綱爾往其慎之

十二月

上以山東郡縣旣下命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者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然爲治之道亦有難易當

聖典

卷之十

五

聖典

卷之十

六

意以撫字爲心毋重困之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陞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蝕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泥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七月丙子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况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



離失所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擾害簡役  
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  
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

十二月辛卯以宋冕爲開封府知府

上諭之曰元以六事責守令徒具虛文今喪亂之後  
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闢戶口增此正中  
原今日之急務若江南則無此曠土流民矣汝往  
治郡務在安輯民人勸課農桑以求實效勿學迂  
儒但能談論而已

聖典

卷之十

七

六年正月乙巳

上諭來朝守令曰朕設置百官各司厥職以分理庶  
務惟郡守縣令爲牧民之官凡賦歛徭役詞訟皆  
先由縣次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歛平徭役均詞  
訟簡一縣之事旣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苟縣官貪  
虐以毒民或怠弛以廢事民間利病尸坐不聞不  
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爲府官者知其弊能  
繩其姦貪去其闕茸請更賢者而任之則上下皆  
安矣若知而不舉上下蒙蔽惟苟且一時終必爲

聖典

卷之十

八

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於此矣爾等勿謂身居  
遠外朕不能知異日政績有聞必有嘉賞爾等  
爲政何如耳命賜酒食明日陞辭復諭之曰慈祥  
愷弟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  
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而悖其德故  
殃流於衆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  
理恒昭融于中小人舍而不爲故私欲恒蔽固其  
內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  
勸善惟欲成風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  
愷弟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脩厥德廣施惠政  
以副朕懷

七月丁卯以戶部侍郎陳則爲大同府同知陞辭  
上諭之曰大同居邊塞之間昔之有司不能自立多  
爲守將迫脇以壞法廢事而罹刑罪者比比有之  
爾往毋蹈彼覆轍當守法奉公不爲阿私如邊將  
妄有所求當告以朝廷法度沮其非心則汝可以  
遠罪而邊將亦得以保全其功

九年六月乙未莒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覲



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爲能非豈第之政也爲令而無豈第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是月庚戌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官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

聖典

卷之十

九

定額何俟恢辦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民至懲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辦課爲能若止以辦課爲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以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十三年十月吏部引選國子監生二十四人爲府

州縣官

上召至前諭之曰諸生皆學古入官夫爲臣之職事君撫民二者而已若能盡撫民之心卽所以盡事君之道故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

民如子苟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爲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事不立則民失望國何賴焉爾等尚服朕言必思盡其職也

十五年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縣官五十餘人

上悉召前諭之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古之稱循吏者多由此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稱之美名卽傳於遠邇也若蠹政害民而民怨之惡聲不可揜也爲善爲惡朝廷公論有在爾等其慎之苟治民而有成績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聖典

卷之十

十

十八年七月丙子州縣父老有請闕上言縣官善政當罷任而舉留者

上賜手敕獎勵復職加賜衣幣侍臣曰縣令撫民職所當然

陛下加以厚恩待之至矣

上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縣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員者多姦而弄法蠹政厲民靡所不至遂至君德不宣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爲盜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

公憐民之貧而振振百姓遠近皆愛養斯民之惠得  
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爲政以得民心爲不能  
得民心則其去也豈得不愛而留之不才者民疾  
之如仇讎惟恐其去之不速豈肯留也卽此可以  
知其人之賢否矣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  
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十九年四月吏部奏用國子監生十四人皆爲六  
品以下官

上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

聖典

卷之十

無敵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得其所者有  
獄訟冤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  
到任能不爲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  
諸弊可息一處之私欲而惑于人言則冥然如坐  
暗室饑寒者無由獲濟冤抑者無由伸理賢才雖  
蔽而豪猾縱橫則爲廢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  
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爲人  
所惑也

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榜授知縣陞辭

上問之曰試言燕民之道何先對曰教化爲先日教  
化何施對曰獎勵之

上曰治民固以教化爲本而身又爲教化之本長一  
邑則繫一邑之望民率視已以爲則已身不正民  
將何法雖多爲獎勵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爾其識之

諭將

已亥正月

上旣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

聖典

卷之十

三

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  
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北入建康秋毫無  
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爾當撫  
卹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  
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一人輒喜不自  
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烈則人必避之故鳥  
不萃鷹鷂之林獸不入羅網之野民必歸於寬厚  
之政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  
亦蒙其福爲之子孫者亦必昌盛爾等從吾言則

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辛丑八月己卯朔遣使至汴梁與元將察罕帖木兒通好時察罕帖木兒用兵山東招降東平田豐樂安俞寶等其勢頗盛

上謂左右曰察罕帖木兒雖假義師以圖恢復乃與宰羅帖木兒兵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之爲乎夫忠臣先國家之急而忘私讎顧所重在此不在彼也又聞田豐爲人傾側察罕帖木兒待以心腹則昧於知人矣古之名將識察幾微智謀宏遠使人不可測度察罕豈知此乎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所處何如然後議焉

癸卯八月

上以張士誠遣呂珍圖安豐親率諸將往救劉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後張子明告南昌圖急始移廬州師親率西上至是上謂基曰我不常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乘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友諒不改建康而圖南昌計之下者

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群雄推友諒最彊盛旣敗滅

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

九月壬申

上平陳友諒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諸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爲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

上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強入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驚而西失衆心也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鷺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能破也諸將皆歎服

甲辰二月陳理旣降

上召諸將論之曰諸公久從吾勞苦者至矣然職其勞苦圖其安逸若農之耕勤苦于春夏至秋乃獲由其用力于前而取獲于後今日之事正猶是也所以必先懲乎暇豫是故勞者逸之本也否者泰之機也吾與諸公先圖其勞而後享其逸如農之望歲於是乎可待至如有旱澇螽蟥之不足者此則係乎天時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五月丙寅

上諭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有衆寡不同要皆知

聖典

卷之十

五

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符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能矧爲將帥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效力而智者效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槩視之則勇者退後而智者韜策矣汝等其識之

乙巳九月

上諭諸將校曰近平章常遇春克襄陽還之日亟稱先鋒張煥勇智兼人小心畏法罕聞甚喜若其終

始如一不易所守異日用將一軍未嘗不可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於粗鄙則失於驕蹇若煥既有如是之能而小心畏法此其所以可喜也汝等當壯盛之年正當奮奮以取功名豈可碌碌隨衆進退我之用人一善皆錄不掩其能毋謂雜處於衆人之中而謂我不汝知譬如良金在沙而淘者識之美玉在璞而琢者取之若果能建立奇勲卽有超人爵賞苟畏怯無能而希慕功賞猶不稼穡而欲望有秋其可得乎

聖典

卷之十

十六

丙午四月癸亥

上謂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將若孛羅帖木兒擁重兵犯城闕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帖木兒挾天子以動兵是以子杭父且急於私讎無敵愾之志糜爛其民終無成就李思齊張思道輩固碌碌不足數然竊據一方民受其敝他如張士誠外假元名內實寇心反覆兩端情狀可見明王珍父子據有川蜀僭稱大號喜於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爲皆不能有成中原擾擾孰

爲極之乎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機今師西出  
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而大事可成  
伐敵制勝貴先有謀謀定事舉敵無不克矣然中  
原固不難定但民物凋喪千里丘墟既定之後生  
息猶難方勞思慮耳

六月癸亥

上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羣雄並  
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  
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政事

聖典

卷之十

七

縱弛親昵姦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經  
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  
者然後可與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  
乎存亡安危之幾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  
傲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不可懼卿等宜竭忠  
宣力以匡予不逮

吳元年二月乙卯

上聞傅友德敗元兵於陵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近  
歲于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遊兵彼故以此餌我

使吾將驕兵惰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不  
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  
折衝千里可謂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  
備常如敵至則無患矣

是月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上敕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輔  
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使義群策畢舉所以  
克集大勳聲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  
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過絕亂略

聖典

卷之十一

八

消彌羣患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  
今尅期來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  
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議慮周  
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  
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五月甲申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  
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則難爲力矣

上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

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  
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  
貴知彼知己用力不忿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  
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七月戊寅

上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爲亂也若假兵以逞志仁  
者所不爲曩者元季兵興羣雄角逐恃威憑凌者  
非止一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利者有以聲色而  
淫暴者有因仇讎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  
聖典 卷之十  
提兵奮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有不  
勝其荼毒朕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  
暴汝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彬曹翰之事可  
爲勸戒矣吾嘗以此諭徐達爲將之道雖務威嚴  
要之以仁愛爲本達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殺戮  
可謂善將矣汝等其勉效之

九月壬寅

上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  
氏爲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

于將校汝等知其然乎吾明告汝等吾所用諸將  
多濠泗汝賴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  
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  
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  
旣歸于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  
爵位人莫不慕富貴然致富貴易保富貴難汝等  
誠能盡心效職從大將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  
非獨已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  
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娛樂旋復喪敗何足爲真富  
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  
首受命而退

是月

上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張氏旣滅南方已平  
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  
衆天下可以席卷矣

上曰土宇不可以恃廣人民不可以恃衆吾起兵以  
來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大敵故能致勝  
今王業垂就中原雖板蕩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

成敗係焉基曰近滅張氏彼聞而膽落乘勝長驅中原孰吾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上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掎角相為聲援豈得遽云長驅必憑一戰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嘗觀之彼有可亡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為萬全之舉豈可驕忽以取不虞也

十月丁巳

上宴功臣于西樓既罷論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

聖典

卷之十

主

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於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為國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復親行陣大將軍達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為一代之元勳光著史冊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報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既滅唯誅其首惡餘有才者悉用之豈但待以不死雖剖心與腹而終自懷疑間有英傑一見與語即復輪心出左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若

之臣不思為國盡力惟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又張氏既滅大將軍於貨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深謀遠畧蓋為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遽恃為安乎爾等當如大將軍所為共圖大勛康濟宇內於是諸將頓首謝

十二月辛亥

上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

聖典

卷之十

主

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復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見

上上勞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勞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



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既退

上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虜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搗其孤城必然克之

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鄴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搗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

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若從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卽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乃受命而退

七月辛卯

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上諭之曰朕與卿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含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

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

聖典

卷之十

高

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讎肆行屠戮遠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入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

主上愛民若此屬敢不敬承  
十二月甲戌



上諭武臣曰汝曹從朕起兵攻城畧地多宣其力然  
近日新降附者亦有陸擢居汝輩之上而爾及在  
其下非棄舊取新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無  
私彼有智謀才畧克建功勲故居汝輩之上夫有  
兼人之才出衆之智乃有超人爵賞汝輩苟能日  
親賢士大夫以廣其智識努力以建功業不患爵  
位之不顯也於是諸將皆頓首感激各賜繡衣以  
慰勉之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

聖典

卷之八

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

上見諸功臣進退有禮召前諭之曰朝廷之間以禮  
爲主人之有禮如衣之有章朕聞元世祖命伯顏  
呵木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齎  
酒郊迎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伯顏曰呵木之功  
當先酌呵木曰伯顏之功當先酌相讓者久之衡  
嘆曰賢矣哉古有拔劍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  
今觀卿等雖出身行陣而進退周旋不失禮度  
爲之喜卿等能始終如此何患後世無稱誦之者

二十二月戊午

上諭指揮有咎虐軍士者乃召羽林衛指揮使葉昇  
等諭之曰爾等指揮之職五千人之長也簡閱士  
伍當示以恩信撫而教之不可恃威勢輒加凌虐  
且居京師治軍與開外行軍之法不同彼號令不  
嚴則失機誤事在京惟當勤操練善撫綏而已近  
聞指揮多以細故箠楚軍士爾輩獨不念所得名  
爵皆軍士之力也今天下無事爾旣各享富貴軍  
士無預乃不加撫恤反凌虐之大失人心汝等其  
戒之若復爾罪必不宥

聖典

卷之一

五

是月己未

上謂諸武臣曰治定功成頒爵授祿爾等享有富貴  
正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達  
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苟且自足止於武  
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  
不知古豈識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  
等不可以爲兩途有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違  
之間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諄切爾等其勉識之

四年八月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先是遣使諭  
中山侯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料敵古云雖  
有知慧不如乘勢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  
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  
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  
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  
始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  
京師蜀地悉平

是月

聖典

卷之十

三十七

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  
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  
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  
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六年十一月乙未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爾諸  
將屯軍塞上爲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保安得不  
知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况無算乎此確論也  
近有自軍中來者言王保保部下之卒有盜印詣  
軍門降者觀其來意甚篤然古之智將謀慮深長

有鬼神不測之機朕竊爲將軍慮之爾所率步騎  
多王保保部屬當其來降實迫事勢非出誠心今  
隨爾往征其心有不可測當以誠待之宜亦以計  
隄防今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籌之萬全  
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爲上智

十二年十二月丁亥

上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  
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  
不得其心夫爲將先必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  
誠待人則人爲我用若待之不誠人亦孰肯盡心  
效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  
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  
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  
也旣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二十年十月己酉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  
而廢藥國家未嘗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

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彌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啟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暎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損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二十一年六月

上聞世襲武臣有苛刻不恤軍士者特敕諭之曰爾今居位食祿者豈爾之能哉皆由祖父能撫恤

聖典

卷之十

三

軍士流慶於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將官初起兵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親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戰之際諸士卒爭先效力奮身不顧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稱其善戰而不知由其善撫士卒故能如此甚至疾患扶掖服勞奔走一如子弟之於父兄無不盡心至論功定賞人者爲公侯小者爲千百戶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助能敵幾何人哉今爾等承襲祖父之職罔思富貴由士卒而來或苦虐

之使強者致訟弱者懷怨衆心不輔遇攻戰則先退遇患難則棄走上以敗國事下以喪身家此何異農夫種田拔其嘉苗致饑以死也夫爲人之長而虐其下不仁敗國之事不忠亡先人之業不孝爾等何不思之其賢父母兄弟妻子及鄉黨朋友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勸戒守法度恤軍士則永享太平安樂之福矣

三十年八月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來降者多留之軍中

聖典

卷之十

三

上聞遣使諭之曰爾招諭蠻民間有降者廼留賞營中此豈兵家受降處置之法凡營壘曲折兵馬動靜彼豈不知一旦背叛必有倉卒不測此事切當慎之昔元時洞蠻作亂調三省軍馬征之蠻人皆降厚以金銀賂其平章及左右之人平章遂推誠待之不疑其詐賊乃乘其無備夜入其營生禽平章以去衆皆不知又聞而奴之以爲戲笑此罷職可爲鑒戒自今有來降者當詢其山川地里人口錢糧預爲籌畫然後散其部曲收其器械庶幾不

墮其詐易於勦滅爾其慎之

聖典卷之十終

聖典卷之十一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陸樸編

征伐

丙申三月辛卯

上欲發兵取鎮江恐諸將不禁戢士卒乃召一二人  
常縱軍士剽掠者數其罪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  
乃免遂命徐達爲大將軍率湯和等浮江下取鎮  
江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  
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必罰無

聖典

卷之十一

赦達等頓首受命

癸卯夏四月陳友諒圍我洪都

上將兵至友諒卽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

上帥諸軍由松門入鄱陽令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

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

勢必死鬪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

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

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

上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

也戊子徐達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連戰皆大捷  
已丑復縱火焚其舟師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  
章陳普畧等皆焚死友諒爲之喪氣明日

上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已在旦夕今當併力  
蹙之於是諸將益自奮連戰皆大勝友諒中流矢  
死僞漢遂平

甲辰八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  
下

上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

聖典

卷之十一

二

右司郎中汪廣洋往叅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汝  
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  
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  
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一則可  
爲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  
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  
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  
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  
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明  
年春熊天瑞降

乙巳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攻安陸克之先是

上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  
上流跨連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置  
不取將貽後憂汝往取之夫堅城之下難以卒攻  
緩之則頃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  
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  
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  
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  
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  
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  
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  
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  
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  
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  
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僉院任亮出拒戰遇  
春擊敗亮執之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

聖典

卷之十一

三

之

丙午八月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劇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

聖典

卷之十一

四

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已已常遇春擊敗張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

上聞之喜曰勝可必矣達等屢戰皆勝率兵至姑蘇圍其城士誠屢突圍不能出遂克其城

庚子十一月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大將軍中書平章掌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爲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

上諭將佐

上諭將佐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

聖典

卷之十一

五

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過春纔遇數騎挑戰卽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諸將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

等其識之又論達曰閭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  
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  
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  
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  
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  
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  
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  
輕也汝其慎之論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  
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  
始汝其勉之達等受命行至陳橋左君弼降癸亥  
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巴率兵逆  
戰我師大捷遂進兵通州入其城是夜元至及其  
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北走

是月命御史大夫湯和爲征南將軍僉大督都府  
事吳禎爲副將軍帥常州長興宜興江陰諸軍討  
方國珍于慶元

上諭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  
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望也和等受命行十一月

辛巳克其慶元己丑國珍遁入海島

上復命中書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  
道會和討之壬辰國珍降

洪武三年三月戊午大將軍徐達師至定西王保  
保兵退達遣左副將軍鄧愈直抵保保壘立柵以  
逼之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乃者大軍西征術者言  
常有水警將軍宜慎防毋忽凡軍士駐營臨陣須  
相度地宜以備不虞中原迤西山川阨塞一或遇  
雨暴水卒至勢不可測昔唐裴行儉晝駐軍平川  
暮後移於高阜人莫解其意其夜平川水溢丈餘  
而軍營無患此其驗也將軍其慎之

四年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  
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  
爲右副將軍暨營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  
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賴川侯傅友德爲征  
虜前將軍濟寧侯禎時爲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

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王珍嘗遣使脩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景閔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景乃感於羣言及以兵犯吾興元雖敗劒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嚙噬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于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和等遂受命行至重慶會德慶侯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卿壁及其丞相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蜀遂平

聖典

卷之十一

六

十四年五月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雙鑲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常嘆美古有

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乃固請爰命爲大將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 飭武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才宜精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癸卯十二月戊午

上閱武于雞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上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歛合布散倏往忽來

聖典

卷之十一

九



使人莫測其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進已而  
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  
莫能知其方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  
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  
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  
等共識之

乙巳春正月乙酉

上將經理淮甸親閱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  
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之士

聖典

卷之十

十

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  
之曰力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若  
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  
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奮賞當貴  
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  
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  
濫者吾特爲試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七月辛酉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

上諭之曰汝往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參酌

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樽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  
於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密以防姦謹以待敵至則  
堅壁清野以乘其弊慎勿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  
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寮察恪盡厥心毋負吾委  
任之意

吳元年九月戊子

上御戟門閱試將士因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伍  
不可不整進退不可不節雖屯營廬舍亦必部伍  
嚴整遇有調發易於呼召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

聖典

卷之十一

十一

必以總旗爲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  
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  
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  
有志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  
爲部分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  
者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  
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  
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又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  
御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

况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洪武二年三月丙申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是時諸將率師平中原入關陝而將士之留京師者多安逸

上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浚流臨旱免

聖典

卷之十一

十一

憂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常閒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安者必至於危亡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非易保祿尤難今國家之用人正如用車苟有齟齬不行卽移載他車矣汝等其戒之

是月戊戌

上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鬪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

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爲百人之長超千人爲千人之長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皆奮勇力以首抵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教之慎無怠惰廢事

是月庚子

上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

聖典

卷之十一

十一

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親爾等智慮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憚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典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繁纓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三年五月

上謂諸武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以偃武若晉徽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徽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

聖典

卷之十一

古

日而忘哉

六年三月戊申

上問武子教場旣罷論諸將臣曰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兵民相資彼此相利今爾等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紉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於民也較於民之勤苦而衣食常有不足然無知之徒不知扞禦之道橫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於困敝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勤勞建功皆已榮顯宜戒其恣縱之心

體朕卹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十二月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雖建置兵衛偃武連年士卒懈志而兵餉日勞民供饋謂都督僉事王簡王誠平章李伯昇曰國家治兵以備不虞自古賢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皆坐

聖典

卷之十一

主

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率欲用之豈能濟事且兵食一出於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今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爾簡往彰德誠往濟寧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皆專之

十一年五月丙子敕工部臣曰自古聖王之御天下武功者定則修文教而亦不忘武備也今海宇

安寧生民樂業寧安鳩毒古人所戒克詰戎兵王  
者當務爾工部其以歲造軍器之數著爲令

十七年二月己巳朔

上諭兵部臣曰朕向者以天下旣不用兵軍士閑逸  
若不練習恐猝有調遣不堪應用故命天下官軍  
分番入京校試行賞罰以示勸懲今附近衛所已  
試而遠者未至恐近邊將士旣來城守空虛或盜  
賊乘隙竊發此又不可不慮自今邊衛軍士校射  
止就本衛不必赴京其令知之

聖典

卷之十一

七

二十八年七月甲寅

上諭兵部臣曰近在外衛所遇有寇盜卒起守禦指  
揮千戶不親率兵勦捕但遣百戶旗手領之是以  
失機誤事自今各衛所地方設有寇三四十人卽  
調官軍一二百人寇有數百人卽調數千人刻期  
捕獲毋令滋蔓如指揮千戶不躬率士卒及調兵  
失律誤事者罪之令兵部榜示天下

受降

乙巳六月己丑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楊

琛來歸款并納元所授宣慰使告身

上曰仁知僻處遐荒世長溪洞乃能識天命率先來  
歸可嘉也俾仍爲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州等處  
軍民宣撫使兼新軍萬戶以三品銀印給授之

七月丁巳朔

上命降將元僉院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諭  
之曰自古豪傑識察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  
奔於商殷將亡而向紂先歸於周不待其迹之著  
見待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者此輩人非豪傑也

聖典

卷之十一

七

汝能審存亡之幾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  
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曰之  
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爾歸襄陽招徠  
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若彼不察其幾  
而恃險以爲固終非自全之計爾往諭之俾知所  
以圖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  
丙午四月癸亥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

上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繼  
歸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諸

將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

至上猶出昏暗視天日豈敢有反覆耶

上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諸將曰臣觀

至上豁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輟衣食以

賞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上曰爾等既無二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諸將頓

首謝

洪武元年三月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籍所部廣

聖典

卷之十一

九

東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奉表來降

上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紐群雄並爭天下瓜分未

見定于一者朕舉兵濠梁創業金陵除殘去暴十

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

齊魯廣西之師相繼捷奏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

指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

若竇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於群雄之間非真主

不屈此漢唐明臣於今未見正此興歎爾其早歛

節之衆乃不勞師旅先命來降其視竇李真遠勝焉

今持驛召來庭錫爾名爵以旌有德於戲天厭紛紜人思平治爾之所舉實惟知時堅乃初心以懋厥績

五月戊寅方國珍至京師入見

上諭之曰汝獻款已久何爲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

首曰臣遭時多難逃死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

首領不意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心實群小所誤

是以至此惟

陛下哀其愚昧赦其死罪

聖典

卷之十一

九

上曰草昧之初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爲乃詎能識

帝王之有真者其爲去就不能無所齟齬爾之所

爲亦何足貴朕推赤心待人汝其自安勿用懷疑

國珍頓首謝遂賜第居京師

六月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

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亦相繼歸附

上下詔諭之曰蓋聞古先哲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

無間遐邇况廣海之地自漢以來列爲郡縣聖朝

樂之教有華夏之風頃因元政不綱群雄並起朕

舉義除暴所同邪清進者師臨南粵舊諸將郡不煩傳檄相率來歸嚮慕之誠良可嘉尚今遣使往諭朕意爾其益堅乃心以寧吾民爵賞之賜常有後命

閏七月辛酉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省叅政

上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勸誠

聖典

卷之十一

十

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

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上曰夫能不買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知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叅政

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今名德之興也卿令名已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

三年九月戊申故元降將江文清楊思祖等至京詔以文清為千戶思祖為衛鎮撫賜賚甚厚其將校八百五十人皆賜綺帛各一仍遣思祖等還招其部曲

上諭之曰歷代興廢天運之常為人臣者當其時衝冒危難欲全身家者蓋鮮矣元運之衰天下皆亂爾朔方將校歿身於兵戎者不知其幾爾獨出捨

聖典

卷之十一

主

攘之中卒獲保全今又自遠來歸可謂能諄廢興之機今授爾世襲鎮撫還招部曲諭使來歸若能竭誠効力朕當益隆恩待其蒙古有願來附者即令詣邊將送至京朕皆有以處之思祖對曰臣苟全性命於亡國之餘進退無所委身來歸蒙被恩寵實出望外臣敢不竭力以圖補報惟

陛下哀憐之

十一年二月己未涼州衛奏所獲故元官二十五人甘肅降人一千九百六十口

上曰人性皆可與爲善用夏變夷古之道也今所獲故元官拜降人宜內徙使之服我中國聖人之教漸摩禮義以革其故俗於是徙其衆於平涼府給糧贍之

十六年四月故元海西右丞阿魯灰遣人至遼東願內附

上遣使齎敕往諭曰惟智者能知存亡之道而決去就之幾今爾所守之地東有野人之隘南有前麗之險北接曠漠惟西抵元營道路險阨孰不以爲可自固守爾乃能率衆內附自非智者審勢達變計不及此雖古之智士何以過之朕甚嘉焉爾特遣使諭意爾其知之

聖典卷之十一終

聖典卷之十二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陸桴編輯  
報功

乙巳三月辛巳常遇春平贛軍還

上御戟門頒賞勞之曰將軍勤勞于外南平諸郡兵不失律民無所擾自嶺以南望風降附是能奉揚威武克定邦家報功之典予奚敢後今錫以布帛文綺用彰厥功以答三軍之用命夫賞以酬功爵以旌德俟海宇寧謐恩數有加將軍其獎率三軍更圖後舉茂建偉烈益著耿光以副予所計爾其勗之哉遇春曰臣奉

聖上成算所至輒克非臣所能  
上善其對

吳元年九月辛丑平吳師還諭功行賞

上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



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勛如王國寶等歿於王事而不得與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乎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旣平當北定中原一統天下毋狃於暫安而忘永逸毋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達等頓首曰臣等叨承

聖典

卷之十二

二

主上成算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以圖尺寸昨日達等入謝

上語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爲樂不對曰荷

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上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爲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爲乎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越翼日召劉基章濂入

奉天殿群臣咸在乃歷言二人之功并拜御史中丞基密奏立軍衛法會章濂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

三月召劉基赴京師同盟勳冊基至京師賚賜甚厚追贈基祖父魯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爵基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固辭不敢當

聖典

卷之十二

三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

二年正月乙巳

上命立功臣廟于鷄籠山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歷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而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思功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



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籠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祝之

十月甲子賞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校

上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供是爲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民故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

三年五月丁巳

上諭大都督府及中書省臣曰國初設都先鋒府及

聖典

卷之十二

四

十大元帥都尉指揮之職其人甚衆今思之多有陣亡物故者追念舊勞愴然于懷其有子孫少微祿足以贍給苟無承襲之人則其父母妻子將何所賴宜給存恤之祿以養之有初同居而後離析者分祿以贍毋使失所

十一月丙申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于丹陛左右

上召諸將臣諭之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

出已私皆徵古先帝之典爵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始行創大之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時有仁者起而救之無法以服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皆是

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次第朕所自定至公而無私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侍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時卽從征討四方摧強殲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諭之無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

十二月丁丑

上諭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危決機之際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亦宜自今歲三月五日一朝有大宴

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

陛下威靈仰奉成筭遂剪群雄頑臣等愚陋犬馬微勞何足齒錄伏蒙

聖恩特加優禮揆之於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

上曰朕固知卿等不忌恭敬之意但念卿等又勞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勞耳達等復固辭弗許

五年正月己丑

上召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等賜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

聖典

卷之十二

六

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克著勲勞故有此賜達等謝曰臣等賴

陛下威靈獲效微勞豈足齒錄而寵恩屢降何以當之

上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况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為過也

六年四月詔定開國勲臣楚國公廖永安等議號禮部上議曰當元氏失馭四海鼎沸英傑之士或保障一方或提率師旅士民焚焚莫知適從焉

真主奮興天命有歸人心響應於是不期自至若龍

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故能開創洪基輔成大業

既著勲勞乃殞其身誠宜加謚以示追崇按謚法

赴敵無避曰武佐國逢難曰閔其楚國公廖永安

宜謚曰武閔殺身報國曰忠戎業有光曰烈其豫

國公俞通海宜謚曰忠烈危身奉上曰忠致果殺

身曰毅其蔡國公張德勝宜謚曰忠毅闢土斥境

曰武武而不遂曰壯其高陽郡公耿再成宜謚曰

武壯折衝禦侮曰武威而不猛曰莊其越國公胡

聖典

卷之十二

七

大海宜謚曰武莊折衝禦侮曰武壯而有力曰桓

其梁國公趙德勝宜謚曰武桓又按永義侯不世

傑與漢光武封冠恂為承義侯景丹為奉義侯同

不必重謚此七人者皆能龍之士心膂之臣當開

創之初沒於王事

皇上混一天下追悼厥功隆其封贈俾爵及子孫祀

于廟庭崇報之恩於斯為至易名定謚在禮定宜

議上詔皆從之

八月乙亥

上諭中書省大都督府臣曰凡指揮沒於戰陣者皆賜公田卒於家者不與其世襲千戶陞指揮而陣亡者與世襲指揮一體賜公田無子而有兄弟同居者亦如之非同居者不與

九年六月

上謂學士承旨宋濂曰朕自布衣卿起草萊列侍從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官其子孫屢辭謝不敢奉詔不允遂徵冢子瓚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价子璉除中書舍人

聖典

卷之十二

八

上時命題試璉與慎而戒之語濂曰朕為卿弟子孫濂或奏章又稱倭遂特命璉慎共扶下殿父子祖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榮

七月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廟

上諭禮官曰諸將臣始從朕征伐宜力効勞朕於爵賞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侯死則俾之廟食以報其功何文輝早歲事朕屢建勲績大名始立身即殞歿朕重傷之其以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各附祭於功臣之次庶以表朕報功之意焉

十年十二月丁未

上謂都督府臣曰元末天下紛擾朕荷

天命賴將帥之力削平禍亂四方以寧追思徃昔智謀英武之士或沒于王事或考終天年功在國家不可以泯其有子孫者宜錄用之庶以慰死者之靈於是都督府錄丁忠等五百十一人以聞授指揮千百戶

十七年四月賞征南將校先是詔禮部曰賞賜國之重事所以報賢勞而厲士氣權度毫髮一失輕

聖典

卷之十二

九

重則上為失禮而天下無所勸朕有天下十有五年雲南越在萬里負固不服故命大將軍帥師討之諸將士冒瘴厲踰險阻霧雨溽肌體沾汗澁甲冑而能效忠宣力寒旗斬將登城拔壘使天誅無留良善附順甚者身委矢石為國效命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爾禮部其核實定議行之至是議上

上以為賞薄曰將士甚勞苦此非所以報有功也報功其重賞之於是賞諸公侯金帛各有差

六月

上諭禮部臣曰曩者發兵征雲南朕憫其勞苦其師  
臨陣皆有賞賚比者將士還京論功行賞士卒已  
令各軍十衛驗名給之近聞有賞不及格者或所  
司有欺蔽者致使竊議于外爾禮部卽榜諭諸軍  
或受賞不及格與有勞而不及賞者皆許陳訴驗  
實賞之

九月

上諭都督府臣曰朕自布衣奮跡淮甸與群難角逐

聖典

卷之十二

十

十有五載而成帝業皆賴爾諸將士之力然朕每  
思之當臨機決勝陳師賈勇固出於諸將而殲鋒  
陷陣衝冒矢石則士卒實先及天下已定論功行  
賞自公侯至于列校皆有爵祿傳及子孫而士卒  
艱苦乃無異平昔朕甚憫焉曩者雲南諸夷負固  
弗庭勞師遠征瘴煙毒霧萬死一生若此尤在吟  
卹爾五府閱諸兵籍凡征南士卒其自丁酉年  
前隸兵者悉俾爲小旗以酬其勞不必比試  
八月丙午賜公侯鈔人一萬錠俾還鄉建第

禮部臣曰諸功臣於京師既有第宅而鄉里尚  
仍故居若既老而歸於禮不稱其各賜鈔俾置  
第以居樂其高年傳之子孫亦優待功臣之祿  
十九年十月乙巳

上諭兵部臣曰天下大小武臣皆以有功故令子孫  
世襲以食其報然有身沒子幼未能承襲者或無  
子而有女幼及有父母老而無依者此皆日嗣今  
後凡亡故軍官子女幼者皆給全俸以贍其  
待其長令襲職女待其嫁然後罷給父母老而無  
子者亦

聖典

卷之十二

二

給全俸終其身著爲令

二十年七月庚辰詔凡內外武臣之家如子孫已  
襲替而亡再無應襲者給全俸以贍之及有子孫  
坐事謫克軍者亦宥之令自立勲仍給贍其家兵  
部請以半俸給之

上曰內外武臣昔皆捐軀相從百戰以定天下念其  
勞績未嘗忘其家有不得其所者朕深憫之夫  
厚祿所以報功廣惠所以惇仁故給之全俸豈有  
所虧每必曰全祿費財半祿節用夫當予

費不過度常節而節則用爲適中優以全祿未爲過也

二十一年八月戊辰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謂諸將曰元運旣終天命歸朕於今二十餘年而殘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爲不靖故命爾等討征之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漠北遂空邊庭無警民息轉輸之勞軍無征伐之苦四海宴然爾等可以坐享富貴矣諸將頓首謝曰自漢唐以來夷狄常爲中國患今

聖典

卷之十二

三

皇上威德覆被區夏仁義所感固有不懷况神謨廟算包括無遺故臣等得以效犬馬微勞

陛下不以慢師爲責而加賞賚臣等仰荷恩寵無以報稱

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群臣和之

二十三年九月加封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

三代皆王爵先是

上思勲臣開國之功雖加封爵未足以盡報功之典乃命翰林院侍講學士葛鈞等考古制以開國

舉宋韓琦事言無王及三代制本朝開平王常山春三代俱封王爵出自特恩難爲定例

上謂中山岐陽皆開國大勲宜如開平王例三代俱封王爵自今凡開國功臣死後俱追封三代其襲爵子孫非建立奇功者生死止依本爵著爲令  
二十五年八月山東德州等衛千戶百戶陳祥等二十四人赴京陳年老請以嫡長子襲職

上命兵部臣曰祥等昔從征討歷任年久今皆老其致仕各令其子襲職凡流官皆仰世襲因念大

聖典

卷之十二

三

小將校從軍歲久功勞夙著者皆命陞之

二十九年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上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從朕効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旣定諭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首謝

上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

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階淚者

保全勲臣

甲辰四月乙巳

上問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勲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釁隙寧不爲其所累我資將臣共濟大業同心一德保全始終豈宜有此故與爾等言此輩有橫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如息終爲身害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

上諭省府臣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德以享祿位朕嘗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君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

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于敗古人置欝器於座側正以戒其驕恣耳汝等宜戒慎之

是日

上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功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以心拳拳爲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主變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久長矣時

皇太子侍側

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群臣皆拜謝而退

二年十一月辛丑

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後

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往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鬪為能以必勝為功今居閒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生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為鑒戒擇其善者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二年十二月甲子

上退朝從容與諸將論起兵以來征伐之事謂甲子

聖典

卷之十二

十六

侯湯和等曰朕賴諸將佐成大業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為公侯安享富貴當保此祿位傳之子孫與國同久然須安分守法存心謹畏則自無過舉朝廷賞罰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昔尉遲敬德見唐太宗危迫單騎入王世充陣中與單雄信力戰翼衛太宗以出其功大矣及太宗安群臣敬德與任城王道宗爭長鑿其目幾死太宗怒欲寘之法非群臣力諫太宗肯惜其功乎今其子孫又知長孫無忌文德皇后親弟也嘗佩刀入

禁門監門者失於覺察后請治以法太宗特命釋之帝室親姻有罪猶不可免况其他乎卿等能謹其所守則終身無過失矣

四年十一月壬申

上御武樓下指揮郭英等待側

上顧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能思保身與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為私室豈保身與家之道哉英等駭愕頓首請罪

聖典

卷之十二

十七

上曰朕未忍加罪汝當內省于心朕與汝等分雖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責而衆子知懼則家可保矣如楊廉等其罪當死朕雖宥之亦竄之遠地使衆人知懼不至廢法傷恩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既又曰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置財如置田地稼穡收穫歲有常利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俸祿有如力田歲享其利無有已時比於貪饕所得用之有盡猶潢污之



水朝盈而夕竭矣汝等有勲於國朕既酬以爵祿能守而勿失則子孫永有所賴汝其識之英等頓首謝曰

陛下訓飭臣等切至銘刻不敢忘也

十二月甲申

上召諸功臣諭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意而莊側之家倚汝勢挾汝威以凌暴鄉里卿等何可不嚴戒之德也

聖典

卷之十二

六

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心漸自縱自縱不已必累爾德也

五年八月戊子

上召諸勲臣諭之曰難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捐軀以從朕百戰以有功豈非成之難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倫豈非得之難乎知成之難則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難則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謹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驕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有榮盛延及後世大抵敬謹爲受福之本驕

怠爲招禍之源惟知道者可以語此

十年十一月江夏侯周德興有罪當下獄

上特赦之召諸將相大臣諭之曰曩者豪傑並起豈無智謀壯勇之人然驍暴無禮自取敗亡朕當此時傍身自守推誠任人故能成大功天下已定朕與卿等共享富貴當各盡其道而往往有犯法者何也昔廖永忠數犯罪屢有不悛又復僭侈失人臣禮甚矣夫智人君子既自守法又能訓子孫爲善不至犯法是以爵祿傳之無窮愚者反是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爲功臣者不能守法自保使朝廷屈法保汝乃不得已苟至再三朝廷亦難處矣朕於祭祀之時一心齋肅思欲格神及遣汝輩奉祭則多私利慢神甚非禮也且國家除宮室外未嘗作一臺榭以爲遊觀燕樂之所而汝等乃私取材木麗營室宇此豈守法教子孫之道乎念汝等相從俱嘗有功致有爵位故丁寧告汝等毋忽朕言善自保持

十四年正月癸丑

聖典

卷之十三

十九



上諭八侯及諸武臣曰吾觀自古將臣被堅執銳備  
屢勞苦以有爵位子孫世襲其後或驕悍恃功不  
循禮法致先人勤苦之業一旦傾敗由其不知讀  
書故也卿等皆有功於國家身致爵位子孫世襲  
夫生長膏粱不知禮教習於驕惰鮮有不敗當念  
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宜令子弟入太學親明  
師賢士講求忠君親上之道習古人成敗之跡庶  
幾永保爵祿與國同久於是諸公侯武臣皆遣子  
弟入國子學受業

聖典

卷之十二

三

二十一年七月丙戌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

弟誦習

上謂兵部左侍郎沈潛等曰曩因武臣有違法虐軍  
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  
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永襲撫馭軍  
士或踰模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  
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誥訓  
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中節制

備言遵守毋怠

十一月頒賜武臣保守勅時廣西指揮耿  
欽激變良民江西指揮戴宗以收捕山賊不  
致賊人縱橫皆坐罪

上謂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  
福及子孫之道特為保守勅頒諸武臣使朝  
觀知所鑒戒

二十六年六月辛丑

上諭禮部臣曰朕即位之初稽古定制凡爵祿  
等殺皆著為令俾勲臣之家世守之朕觀前代

聖典

卷之十二

三

封皆為虛號其餘祿食止給繪布我朝賜以寶  
土田所以待有功者不為不至尚有不知分  
速罪戾者已命翰林歷考漢唐宋故事輯為  
錄頒之勲臣使有所遵守爾禮部其中申明  
公侯食祿及服舍器用等殺著為定式俾不  
侈亦保全勲舊之道也

聖典卷之十二終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汪樺編輯

懷舊

丙午四月戊辰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

上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

故鄉念父老鄉人遭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

憫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聖典

卷之十三

上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

飲極歡

上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

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為善立身孝弟

勤儉養生鄉有善人出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

謝

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濠淮諸郡尚有

寇兵恐為所掠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

於是濟等皆勸醉而去

是月庚午

上調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等曰吾昔微時自

終身田野間一農民爾及遭兵亂指為行伍亦不

過為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吾去鄉里

十有餘年今始得歸皆陵墓役與諸父老子弟相

見追思曩時誠可感也然吾向在軍中見當時群

雄皆縱令其下奪人妻女掠人財物心常非其所

為及吾自率兵渡江先取諸郡禁城士卒不許割

掠務以安輯為心

聖典

卷之十三

上天鑒之幸底成事在仁等曰

主上一念之仁故天人為之屬心今歸故鄉顧念秦

梓撫諭親故眷眷不忘雖漢高之待沛中父老恩

意不足過也

是月戊寅

上將還建康謁辭陵名汪文劉英謂曰鄉里親故愛

厚者惟足下二人先世陵墓所在吾豈敢忘但國

家事重不得不歸耳公等並為我守二親仍賜英文

等緡帛米粟曰此以報夙昔相念之德也又謂諸

父老曰今兵禍已息鄉里安靜父老當得優游無事撫養妻子各保生業鄉縣租賦當有司勿征二三年間當復來相見於是父老皆悅再拜謝曰感

主上恩德無以報也

洪武十二年二月賜太醫院判郝致才致仕致才

濠梁人初

上在龍潛時嘗遭疾致不進善藥而瘥及

上即位召至京命為太醫院判至是憫其年老特勅

聖典

卷之十

三

致仕而官其子文傑為院使

十五年三月丙寅

上謂戶部臣曰鳳陽朕之故鄉

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於豐起於沛即成帝業而豐

沛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永免鳳陽臨淮二縣稅

糧徭役宜榜諭其民使知朕意

二十五年癸酉詔兵部凡將校流罪以下謫戍雲

南貴州者俱復其官因謂侍臣曰將士始從行

助朕創業平定天下披堅執銳萬死一生

官其有官之後圖知戒慎犯法者多朕復念其勲勞不忍遽真以法但流之邊境以抑其非心今既有年必懷自新古人言人惟求舊朕豈忍終絕之乎侍臣皆曰

陛下念功思舊如此為臣者孰不改過自新

求言

乙未六月丁巳

上召陶安李習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

聖典

卷之十

四

女臣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

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淑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

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意取金陵足下以為何如安

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

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其言合

上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與議焉

戊戌十二月庚辰

姚翼來見

問曰鄧食藥城百姓怨乎仲實對曰頗怨

嗜殺人能定天下于一

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生息可待矣

曰有不便者盡畫  
長仲實等皆拜謝  
乃賜諸

辛丑七月甲子

澣濯者叅軍宋思顏曰臣見

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上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於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

進讜言斯誠可嘉

甲辰四月庚子

世故則知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

有結其間或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爲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獨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六月戊戌

上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竭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人尚有取於其言况左右前後之人與我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

是月戊午

上諭朝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去當即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不言相爲容默既非事君之道於已亦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無隱

乙巳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爲起居注

上諭之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輪忠納誨致至於無過之地而後爲職也吾平時

有所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譬如馴鳥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于平曠則顛踣吾每以自警故以此勗爾等也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

上諭群臣曰忠臣愛君諫言爲國益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忠臣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者亦非忠也比來忠臣愛君者有過必諫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諫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是月翰林進大祀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甚桂彥良進曰臣聞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衆皆得釋

二月己未

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默然乎

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間有益於天下國家君  
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  
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  
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  
倉卒不能達其意故當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  
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畧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  
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爲  
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  
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

聖典

卷之十

九

曰

陛下此心卽大禹好聞謬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  
言而無實畧不之究尤見

天地之量

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  
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  
差謬

八月庚寅

上于詔中書省臣曰昨張中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

可取者二事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其長短庶  
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  
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當實不得虛陳事  
劉勿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言  
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  
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  
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君泰二世臨賜帝所以亡  
者坐不用此耳

是月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聖典

卷之十

十

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  
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

上笞之而罷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  
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  
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四年

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劉基爲

上言李公舊勲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見程必湏得人木然後可若束木爲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當求大才勝任者如臣爲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

六年三月乙卯

上謂群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朕觀湯以從諫弗咈而興紂以飾

聖典

卷之十

十一

非拒諫而亡興亡之理在從諫與弗諫耳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亡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放僻邪侈不亡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愉人日遠號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興者太宗英傑之主有見乎此納言如流小大必采故能致貞觀之治朕於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忘盡言

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言宛平驛當要道而驛馬之數與非要道之驛同宜減他驛

馬以增宛平驛

上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甚爲民弊崧以爲言民獲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聞見計慮豈能周徧爾等宜體此竭心爲朕訪察民間利病何事常與何事當革具爲朕言朕常行之毋爲容默但保祿而已侍臣對曰

陛下樂從直言天下之福也

八年五月庚申朔

上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

聖典

卷之十

十一

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政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居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策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驅保祐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六年六月甲申朔

上諭侍臣曰朕觀往古任治自用之君歸非拒諫多  
取滅亡成湯改過不吝故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  
已從諫亦能致貞觀之治此皆後世罕及也人君  
苟能虛已以受人臣能盡忠以進諫則何事業  
不可成哉

是月壬寅

上諭侍臣曰舍已從人豈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  
禹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筭簋曰教我以道者擊鼓  
教我以義者擊鍾以爭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

聖典

卷之二

三

者推轂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  
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切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  
以被沃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為治事無缺失群臣非不欲言  
但無言者

上曰朕日與萬幾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  
直諫而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  
因乞月詔求直言通來欽天監報五星  
月相別於是靜居自省古今乾道變化

人君尋思至此惶惶無所措手足惟告臣民許言  
朕過

十月

上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  
夜有賁人入夢仰形旁求得傳說於版築委任之  
海內咸安周文王起砥溪之釣遂興周八百朕思  
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列聖相傳名臣相  
繼如斯君臣者鮮矣自者天厭元之不德朕乘群  
臣並起之秋摧強撫順偃兵息民綱維海內以至

聖典

卷之三

四

黔黎律施今布惟務安人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  
迪于教而罷法者欲以刑治之又恐沒身者衆  
特姑緩刑章俾之力役冀其格心期于無刑頃者  
天變於上朕心皇皇於是詔告臣民許言朕過詔  
令既行中外言者有之獨卿敷露肝膽而陳言  
雖可否半之豈不盡已之謂忠乎朕以至意諭卿  
卿若夙夜如斯為國為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  
名亦不朽矣  
十二月丙辰



論群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慮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難當事機叢脞左右之人能竭誠盡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豈不惜哉群臣比壘首

十年六月丁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

聖典

卷之十

五

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人欲言而不得言疎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

十五年二月以福建儒士沈士榮為待詔士榮抗疏言天下事謂當修治省刑且請給筆劄條例事宜或入侍左右劇論庶事

上雅重其鯁直賜手詔褒之

八月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如為忠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盡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為正統合四十年餘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為迷興之閏位乃知秦為閏隋為唐閏元為國朝之閏亦已明矣伏願

聖典

卷之十

十六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縱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丕顯文明之治則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特八百年而已哉

上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未有不有創業垂統之君脩德慎罰以為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必反是鑑之往古事誠可懲要之祈天永保固有其道脩德慎法亦一端耳好問所言甚可取也

九月壬申儒士沈士榮上書言事大意謂

上用人當詳加採擇又當求諫

上嘉納之手詔褒諭曰卿入閩志士守儒者之道  
久矣一旦應詔而來傑然特出於衆人摠誠納忠  
欲登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  
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於後世卿其勉之

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

上諭兵部試尚書茹璠言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  
盡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慮之不足衆人計

聖典

卷之十

七

之有餘苟惟依阿承順無所建明非其利於天下  
也璠等皆頓首謝

三十年正月陞翰林修撰張信爲侍讀編脩戴燹

爲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旣列近侍且  
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  
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  
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  
負朕擢用之意

勅士

吳元年七月丙午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及  
道里之費

上諭中書省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於布衣到任之  
初或似貸於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  
奉公難矣故賜道里費

洪武七年十一月乙酉賜諸司歷事監生文綺衣  
先是

上以儒生專習書史未諳吏事一旦任之以官多爲

聖典

卷之十

六

胥吏所侮乃命於諸司習吏事至是命冬夏給衣  
贍之

九年十二月甲辰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自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  
卽今起任間久任安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  
貸於人卽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  
京者宜早與銓注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  
官宜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

之著爲令

十年二月丁卯

上謂省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富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爲令

十二年八月辛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爲難而保全始

聖典

卷之

十九

終爲難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里惟於示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爲令

二十年九月丙午

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爲政者務存大體近文武官俸米有以斗升爲計甚非所以示朝廷忠信重祿

之道自今百官月俸皆以石計或止於斗毋得瑣

碎

二十四年五月丁亥朔

上諭兵部試尚書茹瑞曰禮莫大於別貴賤明等威今在外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聞到任多無馬乘有踴躍出入者非所以示民也或假借於人因被浸潤不能舉職者有之甚乖治體其官爲市而布政司按察司二十疋府減半州縣又減府之半一馬率十戶餉之歲終則更其役

聖典

卷之

二十

聖典卷之十三終

聖訓卷之十四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陸棟編輯

育才

己亥正月

上取婺州改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開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詔增築國子學舍初即應天

聖典

卷之

府學為國子學至是

上以規制未廣謂中書自臣曰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為重朕承困敝之餘首建太學招來師儒以教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六月丁卯

上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為本人材以教

為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者遵古制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學人材之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長流者必清其源欲人材之有效者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成其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可得哉

是月庚午

上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忘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為法矣爾等宜勉之

十月辛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頽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

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誦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汙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是月辛卯命郡縣立學校

上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膻汙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來大習關爭鮮知禮義今朕統一天下復我中國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類

六年正月庚申禮部奏增廣國子生

上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爲世用雖由其質美實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爲能故卒無實用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

雖衆苟無端人正士爲之模範求其成材難矣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等宜爲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爲人師者以聞

五月癸卯

上諭中書省臣曰馬雖至驚策勵可以致遠木雖至樸繩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愚勉教可使成材故聖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俗朕觀今之爲吏者寡於學術惟美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賢官長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教之及告以古人爲吏而致通顯者與夫守身保家之道豈有不化而爲善乎自今省臺六部遇有暇時集屬吏或教以經史或講以時務以變其氣質年終考之視其率教與否則可以知其賢不肖矣

八年正月丁亥命天下立社學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覩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

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

三月戊辰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上諭之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聖典

卷之十四

五

十年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上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歿無知問學宜令讀書知今古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今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知學耳

十四年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上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是月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死及律令

聖典

卷之十四

六

上諭祭酒李敬曰士之爲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聖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死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朕嘗於暇時觀之深有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導諸生讀經史之暇兼讀說死講律令必有所益九月丙午禮部尚書李淑正言州縣儒學訓導多以賢良等科薦至京致師範缺員生徒廢業

上曰學校人才所出朕方以未得明師爲憂而有司

又拔而舉之甚失教育人才之意其卽禁之者爲  
令

十一月甲辰

上召吏部兵部臣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其  
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立士習始分服縫掖  
者或不閑於武畧被介冑者或不通於經術兼之  
者其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謂諸葛孔明羊祜杜  
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  
中規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  
爲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  
賢智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爲武人不用則失之矣  
卿等其審擇用之

聖典

卷之十四

七

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吳頤爲國子監祭酒  
上諭之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  
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  
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道義正身率下俾諸  
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爲務記誦爲能則非所  
以爲教矣夫鍾鼓揚則聞於遠德義者則人樂從

其慎之勉副朕意

五月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  
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者朕統一寰宇  
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  
構廟學五越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  
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以助我後嗣以安天下  
苟教之不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  
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諸學者當謙恭  
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身仲尼四勿之  
訓積日經旬以踰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君子  
矣由是出爲國用致君堯舜躋民於雍熙顯揚其  
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  
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脩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  
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  
丞糾之毋怠

十一月壬戌

上命禮部臣脩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  
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

聖典

卷之十四

八



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愛書自隨並讀  
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  
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  
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臣考補命工部督匠  
脩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十六年正月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諭之曰國學爲育  
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  
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

聖典

卷之十四

六

命卿兼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是月壬戌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爲國子監祭酒  
上諭之曰太學天下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  
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効  
其士習之難變與師道之不立與此朕所以夙夜  
究心慎擇老成以任之惟卿宿學者德可以任此  
故特命爲祭酒尚體朕立教之意使諸生有風土  
習丕變國家其有賴焉卿其勉之

十七年十一月庚午

上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遼境不必建  
學夫聖人之教猶夫天地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  
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  
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  
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會謂遼境之  
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  
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  
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況武臣子弟久居邊  
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義  
非但可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聖典

卷之十四

一

十八年六月吏部引奏不第舉人俱授教官  
上謂之曰教學之方非求速成譬之爲屋臺者必基  
於實土行千里者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其勤力循  
序漸進自有其効耳若急遽苟且未得於此而即  
求於彼非但學者無益爾亦徒勞矣且爾等年方  
壯盛雖職在教人尤當自脩夫自脩之道又須常  
存謙抑不可自滿卽如工人習技常見已不若人  
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已則所習益下矣汝其



勉之

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詔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聽復其身家今定歲貢之例必資性淳厚學尚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聖典

卷之十四

十一

十月壬子賜國子監生鈔復命工部於國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簾釜牀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使侍臣進曰

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

上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必敝或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必使之得所然後可必其成材蓋天地之生材皆爲世用人若百才常有其養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材者也

是月

上召監察御史解縉之父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當大用爾

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瑺引奏湖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戌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上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潛對曰此

聖典

卷之十四

十二

生學未見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而有獲若刈不待熟則無用且事有輕重難徇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八月辛酉給事中有薦士者

上問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材高年少勇於敢爲

上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

其可夫素操刃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欲使入政可乎後生少年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候學成用之

二十四年五月己卯

勅禮部侍郎張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其人以稱其任而卒少見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

聖典

卷之十四

三

聞耳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先聖賢之道以脩己教人毋徒尚文藝云

六月戊寅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之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爲耕匠氏舍斤斧則無以爲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爲學朕常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者往往無書讀向嘗頒與五經四書其他子史諸書未嘗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二十八年六月壬申戶部知印張永清言雲南四

川諸處邊夷之地民皆羅羅朝廷與以世襲土官於三綱五常之道懵焉莫知宜設學校以教其子弟

上然之諭禮部曰邊夷土官皆世襲其職鮮知禮義治之則激縱之則玩不預教之何由能化其雲南四川邊夷土官皆設儒學選其子孫弟姪之俊秀者以教使之知君臣父子之義而無悖禮爭鬪之事亦安邊之道也

聖典

卷之十四

四

七月詔國子生曰孔乎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于春秋鮮有明之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庶乎有本

二十九年三月命國子監學正吳啟署祭酒博士楊淞署司業學錄張毅署丞事

上諭之曰太學國家育材之地天下人材所聚爲之師者不專務記問博洽在乎檢身勵行守道尊嚴使之敬慕日化於善則賢材衆矣蓋師嚴則道

尊道尊則德立昔胡翼之爲太學師嚴條約以身先之此最可法

三十年七月己巳申明學規教條

上謂禮部臣曰太學育才之地朝廷厚廩祿廣學舍延致師儒以教諸生期於有成爲國家用近者師道不立學規廢弛諸生惰業至有不通文理不精書算不諳吏事甚者抗拒師長違越禮法甚非育材養賢之道也向者已令條陳學規俾師生遵守爾等宜申明之

聖典

卷之十四

十五

聖典卷之十四終

聖典卷之十五

鑒戒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樺編輯

甲辰三月戊辰歸德侯陳理同群臣朝

上深憐之理退因謂群臣曰陳氏之敗非無勇將健卒由上下驕矜法令縱弛不能堅忍恃衆寡謀故至於此使其持重有謀上下一心據荆楚之富守江漢之險踰豫章連閩越保其民人以待機會則進足以窺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

聖典

卷之十五

十一

舉措一失遂至土崩此誠可爲鑒戒者也

吳元年七月

上諭群臣曰古之賢君嘗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何也誠以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安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徒竊位苟祿於生民之利病謾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救矣

可不懼哉

十月

上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爲憚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脩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禍

上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爲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灾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

聖典

卷之一五

二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

上御奉天殿大宴群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列宴于丹墀宴罷能因召群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

寢不安枕憂懸於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陛下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疫况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遽莫耶

聖典

卷之十五

三

是月丁亥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張濫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警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七月辛巳

上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

上曰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漸平朕豈不欲休息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爲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八月壬午以克元都捷至群臣上表稱賀禮畢侍臣復進曰自昔革命之際以臣取君者多惟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

聖典

卷之十五

四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黷武跨越千古

上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無承藉之德不能以仁厚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九月庚辰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

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餒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愼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動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

二年二月壬辰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曠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樂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取舍則

聖典

卷之十五

五

往失混淆矣

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賀平沙漠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幾百年腥羶之俗天寶厭之又况末主荒淫無度政令隳壞民困於貪殘烏得而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安得而不興

上曰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

聖典

卷之十五

六

征歛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橫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獲其遺胤朔漠清寧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十一月戊戌

上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湏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諱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猶蘊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

聖典

卷之十五

七

四年四月壬辰

上諭群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昏則窒故善持其志者不為昏怠所乘是以業日廣德日進聖人無弗勤弗怠思惟日孜孜禹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文王所以開王業後之人未勤厥政先為優逸若元之季世上下宴安驕奢淫縱政事不理民窮不恤卒以失天下可不戒哉

九月丙辰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乃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聖典

卷之五

十月庚辰朔

上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卽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省其行天下遇有災異卽以實上聞  
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院高大方同僉高希古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

上謂群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卽取遼陽者朕

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遼地雖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尚存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款然自古興亡之道與亂治相尋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墜造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弗保此輩遂爲朕臣僕

聖典

卷之五

九

向使其君臣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至淪喪卿等宜監前軌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所爲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群臣皆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聖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誠宗社萬世之福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乃還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可喜亦有可懼禎曰



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

上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脩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主荒淫國祚隨滅由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

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六年三月制中都城隍神主成遣兵部尚書樂韶鳳奉香幣往奉安之

上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爲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達暮恒

聖典

卷之十五

十

競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爲民父母者也苟所爲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於宇內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濂頓首曰願

陛下始終此心則天下幸甚

十二年八月甲子

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

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脩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十一月丁酉

上與翰林待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君人乎沈對曰

聖典

卷之十五

十一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十四年九月丙午

上謂四輔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而降祥以應之不德其降災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謹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灾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當慎之



十八年五月戊子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圖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二十二年六月庚子

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二十四年三月甲午

上謂廷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而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曰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畧有偏邪則不可鑑人若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二十七年正月

上退朝領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思爲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繫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猜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

四月癸未

上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既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必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卽以爲言使知有所警焉謂已安不以爲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端好尚

戊戌十二月婺州有男子進一女子約二十歲能作詩

上曰我欲天下豈以女色爲心謀之以絕進獻

洪武元年閏七月丁卯

上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

聖典

卷之二十五

十四

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知此色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卽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夙夜兢業以圖天下之安豈敢游心於此濂對曰

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也

六年正月辛酉

上謂侍臣詹同等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

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爲害甚於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焉况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

上曰此言乃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十六年夏四月乙亥

聖典

卷之十五

十五

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二十年八月戊申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爲物誘則如鏡之受垢

水之有滓昏翳舊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

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

上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則正直疎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二十九午四月丙午

上謂侍臣曰朕觀古人於聲色之好亦不能無如公劉之於貨太王之於色好之不過其度也若太康

聖典

卷之十五

六

之盤遊桀紂之內嬖秦漢以下耽於宮室苑囿及畋獵禱祠奇支淫巧之類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致亡好之雖不至過要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惟成湯得六正也

十一月乙卯朔

上御武英殿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於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等不偏於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太公不爲物累

以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是月

上嘗曰我於花木結實可食用者種之無實者不用如桑棗柿樹有實及櫻樹漆樹尤用心栽種蓋因有益於公私之用苑囿臺館珍禽異獸無益者並不留心

崇謙

吳元年正月辛丑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

聖典

卷之十五

七

觀群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吳元年十二月丙寅宣國公李善長預進儀衛

上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額謂善長曰此誇大詞也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屬若日月蛟龍能定鳥隼龜蛇之類所以昭儀物辨等威若太平萬歲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祐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庶幾順理既而復諭之曰此亦近誇宜併

洪武三年八月丁丑禮部尚書陶凱等言進膳當  
舉樂

上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洽洽生民上下之間熙然  
太和雖日一舉樂未爲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  
蘇北征將士尚在桑榆之中此其勞苦之功之不  
假豈可無樂乎士之勞而自爲侯爵後侯大兵凱還  
士卒無識信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  
膳未晚也

聖典

卷之十五

文

是月癸酉中書省以左副將軍李文忠所奏從音  
榜諭天下

覽之見其有後天之辭謂宰相曰卿等爲宰相當  
法古昔致君於聖其何乃習爲小吏浮薄之言不  
知大體妄加詆訕況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  
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  
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  
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可卽改之

四年閏三月壬午

上問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  
語卽自改作輔朕戎行克奮忠勇因諭詞臣曰卿  
此言大過堯舜猶病博施大禹不自滿假朕何敢  
自爲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事誇張  
二十八年六月辛卯

上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蓋德盛  
者禮樂以備否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  
達于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  
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興此本  
聖典

聖典

卷之十五

文

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  
之文粗備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涼薄故也侍臣  
對曰

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威蒙至化  
所謂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真有奇效矣  
而

聖德謙冲不有其有此其踰越於前代也  
二十九年正月乙丑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

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至治

上曰雖死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安

業朕心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對曰

聖德謙虛不自滿假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聖典

卷之五

五

聖典卷之五終

聖典卷之十六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親編輯

先儉

丙午四月己未

上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奈何劉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上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財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

聖典

卷之十六

一

制惟措歛以脫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裕基對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十二月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

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爲雕琢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樸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

窮興馬珠王之玩欲心一從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常謂珠王非實節儉是實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吳元年九月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

上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聖典

卷之十六

二

洪武元年七月

上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為一己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八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漸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啟

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

三年正月甲午

上持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鎔得之又出雜紵絲小片縫成如毯者曰此製衣服所遺用緝為被猶勝棄遺也

四年十一月庚申時將士居京衛閒暇有以酣飲費費者

上聞召諭之曰勤儉為治身之本奢侈為喪家之源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

聖典

卷之十六

三

之資供無厭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織而飲食衣服必欲奢靡夫習奢不已入儉良難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為出裁省妄費寧使有餘毋令不足

五年十二月庚子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七年六月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宰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牘所費太侈夫  
儉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不侈從  
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  
定非過侈也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  
古其可哉

八年九月辛酉詔改建太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  
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

聖典

卷之十六

四

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  
吾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  
費財以事游觀之樂朕决不爲之其飭所司如朕  
之志

九年五月

上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  
度奢侈移性故奇技淫巧遊幸收獵皆役心損德  
之具是以高臺深池靡至攸亾卑宮陋室而主攸  
也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

庚申帝驕淫奢侈飯梁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  
逸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爲明鑒朕常  
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六月丙寅命中書省臣惟作親王官得飾朱紅青  
綠餘居屋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  
青綠亦若無過度者

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遵俗居上  
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  
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

聖典

卷之十六

五

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

是月癸巳工部尚書趙俊奏飾

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綠令民採辦

上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俊曰庫藏所貯恐不  
足用且令其採納以價值給之亦不傷民

上曰青綠產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而  
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值不知有司急於取辦未  
免過於督責而吏卒鬻緣肆貪所得之直不償所  
費况貨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者

急於應辦轉爲借貸其弊百端爲害滋甚豈可以粉飾之故而重擾民

十年十一月乙亥朔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好奢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高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難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待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爲之

聖典

卷之十六

六

未嘗過度宮壺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貴所難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難誠宜爲萬世子孫之法

上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十六年七月庚戌

上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於勤儉其敗亡未有不由於奢侈前代得失可謂明鑑後世昏庸之至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此深可慨歎大抵處心清靜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矣朕每念至此未嘗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節儉以訓于下侍臣皆頓首曰

陛下戒慎如此使後世而不替長久之福也

聖典

卷之十六

七

八月辛巳

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禮部臣奏令天下諸司致祭

上曰此固禮也但儀物百費皆出於民道里往來亦甚勞煩且

皇后在時嘗問朕曰天下之民安乎朕曰爾問甚善然事不在爾后曰

陛下爲天下父妾忝爲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也其安與否豈可不知今言猶在耳而欲以小祥費天下民財甚非后心也其止之



十八年九月

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不遂未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計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孰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家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廢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聖典

卷之十六

八

十一月甲子

上諭侍臣曰保國之道感富於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之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二十年十月壬寅工部奏營造西宮殿宇所用銀硃水銀等物宜下湖廣買之

上曰西宮制甚質朴綵繪之物但計官庫見有存者用之無事過飾

三十年十一月丙辰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製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繰絲緝麻縷績寸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迹索交至竟不得為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邈無聞知一衣襲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殘自今切宜戒之

聖典

卷之十六

九

體仁

乙未正月

上至和州釋諸將所擄婦女初諸將破城暴橫多殺人城中人民夫婦不相保

上偶出見一小兒立門外問曰爾何為兒曰候我父曰爾父安在曰在官養馬問其母曰亦在官與父不敢相顧但以兄妹相呼我不敢入故竊憐之

上爲之惻然卽召諸將謂曰比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明日聚城中男子及所掠婦女於州治前至則令婦女居內男子列門外兩旁縱婦女相繼出令之曰果夫婦相認而去非夫婦無妄識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悅

丙申三月

上克集慶入城悉召官吏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居官者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

甲辰二月

上率諸將圍武昌陳理肉袒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

上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及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三月丙寅封爲歸德侯

乙巳正月

上聞常遇春克贛不殺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賴焉

聖典 卷之六 丙午五月壬午朔

上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省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息庶幾斯民不致失所

吳元年八月大將軍徐達破姑蘇城執張士誠送建康

上欲全其生竟自經死賜棺以葬之二子皆引城將破其妻劉氏以白金遺乳媼令負之而逃不知所終

上亦不究

十一月壬辰方國珍封府庫籍民數率其子弟將校降

上察其辭氣誠慙無他賜特厚遇之每賜宴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授廣西行省左丞俾奏朝請後癰疾

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二子禮廣洋衛指揮僉事完

聖典

卷之十六

十一

虎黃衛千戶所鎮撫

洪武元年八月甲午遣內官往放元官人且諭之

曰元主奢淫不恤國政以至於亡其官人皆良家

子幽閉深宮誠有可愍爾至即放遣適人勿使失

所

二年十二月壬午先是高麗國王王顥有姪女遇

亂陷沒于軍使者入朝言其故

上令中使訪得之至是賜以衣資廩餼令其使者護

歸本國

三年二月壬戌

上行後苑見果鵲卵巢旁哨然自禽鳥劬勞者

是况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親老者許歸養時

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萬

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永州遣之興辭

上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

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

其遣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

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興歸母子相見其樂

聖典

卷之十六

十三

宜何如侍臣對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至非惟一家之

老者得所天下之悖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

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之於天下

必本人情而爲治

八月乙酉

上諭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鬪民不得其死者

衆中草莽莽道骸遍野朕聞之泫然于心宜遣人

節度使陸應旌奏之中書省臣進曰

陛下仁及朽骨聖王之善政也

上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適死者上得其道下無  
天閼元季政荒民困于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  
者衆朕荷

天命爲億兆主顧茲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哉

十二月命祭無祀鬼神先是

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舉其禮  
至是始用禮官議于京都築壇于玄武湖中天下

聖典

卷之十六

古

府州縣則皆設壇于城北其各里內又立祭壇歲  
以三月清明七月望及十月朔日長吏率僚佐候  
賻時致祭

五年正月乙丑歸德侯陳禮歸義侯明昇居常鬱  
鬱不樂頗出怨言

上聞之曰此童儒輩言語小過不足聞但恐爲小人  
蠱惑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繫際無自生可  
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客  
星隨送而往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

俾善待之

七年八月丁巳

上念京畿民庶之中鰥寡孤獨廢疾無依者多舊養  
濟院隘不足容命於龍江擇閒曠之地構至二百  
六十間以處之

九年五月壬戌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榱櫱

上諭之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  
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鉅萬乘危負重  
工匠甚勞有不辛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

聖典

卷之十六

五

給榱櫱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襲緇其家徃  
役三年復爲文遣官卽龍光山祭之  
十年二月辛酉

上勅兵部臣曰天下衛所軍士皆四方之人鄉里既  
遠貧乏者多月給廩粟僅足自給其有死亡棺歛  
之費不能舉者必多使其死無所歸或至暴露甚  
非憫下之道也朕聞文王埋朽骨天下歸仁况吾  
之壯士寧宜力効勞豈可使之失所乎自今凡軍  
士死亡家貧不能舉者官爲給棺葬之所司者爲

令

十二年二月乙巳諭中書省臣曰今春雨雪經旬不止嚴凝之氣切骨朕思昔在寒微當此之際承卑食薄艱苦特甚今居九重擁裘衣帛尚且覺寒若是其天下孤老衣不蔽體食不充腹者有之爾中書令天下有司俱以鈔給之助其薪炭之用

十五年正月

上諭工部臣曰曩以邊境未寧兵甲未弛故集天下

工匠隸事京師其中有以疾病致死者不與深可

聖典

卷之十六

七

憫也爾工部即遣人收其遺骸函送其家各以鈔

七錠給其妻子瘞之著爲令

十七年四月庚寅

上諭兵部臣曰曩以雲南諸蠻憑恃險阻弗遵聲教擾我疆場納我逋逃邊鄙之民荐罹其害遂命將出師討其不臣今西南諸夷悉已平定凡從征將士已各加封賞酬其勦勞獨念死者永違鄉土不得收葬誠可哀憫爾兵部即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死者悉爲收其遺骸具棺葬之

六月辛巳令民間立義塚

上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徂於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爲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宦游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之

十八年三月

上謂禮部郎中金雍曰養生送死人子之至情今內

聖典

卷之十六

七

外文武群臣有親歿官所路遠不能歸葬者其令

有司以舟車資送還鄉著爲令

二十五年四月懷遠縣人王出家兒年七十餘二

子俱爲卒從征以死一孫甫八歲有司復追逮補

伍出家兒訴其事于朝

上惻然謂群臣曰軍士追捕之例年幼者勿許何有司違令如是耶况此人年老二子皆死征戍惟一幼孫且復役之彼何所托遂命除其役賜鈔二十錠令其還鄉

敦信

已亥三月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爲質

上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質予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

洪武四年正月庚寅

聖典

卷之十六

六

上謂侍臣曰推誠心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嫌猜而御物骨肉終變爲仇讎朕遇前元親族如高昌岐王等皆授以顯職仍令帶力侍衛一無所疑朕待之如此彼豈肯相負哉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實古帝王一視同仁之心也

六年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歲本處旱朝廷已免民租候秋種足收民有願入賦者請徵之

上謂侍臣曰此人蓋欲剝下益上以觀恩寵所請聚

歛之臣此真是矣民旣遇旱後雖有收僅足給食况朝廷旣已免其租豈可復徵之昔孔子論治國寧去食不可無信若復徵之豈不失信乎夫道理而得財義者所耻厲民以從欲仁者不爲遂不聽九年三月乙卯朔

上謂群臣曰智力雖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每憶斯言竟夕不寐靜觀往事無不皆然朕當取天下之初論智不如張士誠之狡論力不如陳友諒之衆而朕一以誠心待物未嘗以詐力加人然二人卒爲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窮惟至誠人自不能違耳群臣頓首稱善

十一年十月山西邊將遣人送所獲故元平章完者不花至京完者不花故元丞相驢兒部屬也

上遣使歸之於驢兒且以璽書諭之曰十一年六月至九月三遣使北行兩爲弔祭一爲致禮於卿旣而使者俱不返存亡不可知乃者邊將以卿部屬平章完者不花送京師朕怒邊將以爲方遣使通好乃執其平章豈不失信於卿今特遣內臣送之

聖典

卷之十六

九

抵丞相營宥之罪之放逐之卿自縊區處

聖典卷之十六終

聖典

卷之十六

聖典卷之十七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陸樺編輯

表忠

乙未六月克太平路執其萬戶納哈出太平路總管斡義出東門赴水而死

上聞之曰義士也具棺歛葬之

庚子閏五月癸酉陳友諒犯太平行樞密院院判

花雲據之友諒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

堞而上城中乏食雲士馬俱餓遂陷賊縛雲急雲

聖典

卷之十七

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爾爲膾也遂

奮躍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復罵曰

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射殺之事聞

上甚悼之後追封爲東丘郡侯立祠于太平命有司

歲時祭之

是月陳友諒犯太平

上命張得勝總水陸大軍擊之友諒敗走

上復遣得勝與徐達馬勝等追之至采石大戰得勝

死於陣事聞

上痛惜不已贈都督追封蔡國公後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爵如故謚忠毅

壬寅二月癸未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叛參政胡大海死之初大海下嚴州震等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大海遂遇害

上聞而悼之親爲文以祭且命有司塑像配享晉卞壺廟歲甲辰特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

聖典

卷之十七

二

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後又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謚武莊封勲如故

是月丁亥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等作亂院叛耿

再成死之事聞

上嗟嘆不已立廟以祀後復以衣冠改葬于金陵聚寶山追封高陽郡公擢其子天璧爲官後又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僉大都督府事加封泗國公謚武莊

四月癸亥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知府葉琛死之

上聞痛悼遣使至其家祭之贈太中大夫輟事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復其家塑像於院叛耿再成之祠令有司歲祝之後陳友諒滅配享洪都功臣廟癸卯六月洪都被圍既久都督朱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之越石湖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

聖典

卷之十七

三

上且言其故

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勝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

上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後特封子明爲忠節侯配享洪都功臣廟



甲辰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節山  
祀韓成等三十六人

上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  
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  
諒戰于鄱陽湖將臣効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  
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  
其議行之

丙午七月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卒于蘇州初永  
安以舟師攻張士誠兵于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  
繼爲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甲辰  
冬十月

上念永安陷於強敵守義不辱遙授爲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  
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至是卒訃聞

上哭之慟親爲文祭之後贈同知大都督府事勳爵  
如故謚武閔

吳元年十月辛亥

上勅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

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  
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  
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  
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諡以  
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洪武初孫炎從

上征伐以功爲處州總制初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卽  
賊營桀黠之徒不奉約束炎借置有方境內皆服  
旣而李祐之叛炎被執幽空室中賊卒環守之脇

炎降炎不屈賊以炙鴈斗酒饋炎炎不受大罵曰  
今日乃爲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爲主爾反覆賊死  
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蒙貂裘乃  
主賜我者當服以死遂遇害

上追封丹陽縣男塑像祠之

四年閏三月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渡江以來元之守臣如御史大  
夫福壽使義守職保障其民以身殉國雖無用  
外援而能臨難不避可謂忠臣矣宜立祠今

歲時致祭

九年六月戊申遣使召岐寧衛經歷熊嵩還京師  
畱行次中途西戎朵兒只班使人要劫之不屈而  
死

上聞而悼惜之遣使奠之于黃羊川立祠致祭仍以其  
所食祿米給其家

十二月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子英河南永寧

縣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于元累

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戰騎

聖典

卷之十七

六

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

濱云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

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

問其故子英曰思舊至耳語聞

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其出塞

三十年三月古州上麥洞蠻林寬自號小師聚衆

作亂攻龍里守禦千戶所千戶吳得鎮撫并子議

賊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堅守以待

援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

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卽上馬

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敗死之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兩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

井卒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

得爲指揮僉事孚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

鈔帛恤其家

十月建歷代忠臣廟成先是漢秣陵尉蔣忠烈侯

晉成陽王忠貞公南唐劉忠肅王宋濟陽曹武惠

聖典

卷之十七

七

王等皆歷代崇祀及元衛忠肅公福壽等亦嘗立

祠以祭

上以其溷處間巷祠宇卑陋弗稱神居詔徙建于鷄

鳴山之陽至是廟成命應天府每歲以四孟月及

歲除祭功臣日致祭歲以爲常

褒孝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母

當缺請以身代

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

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爲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十一月戊午杭州民有獲罪律當謫戍其子爲磨勘司吏固請以身代

上曰此美事也姑屈法以申父子之恩俾爲世勸遂令釋之

是月旌表登封縣孝子王中之門中家業農夫嘗知書而性至孝母歿廬墓三年身被衰麻日食飢粥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

聖典

卷之七

八

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額天泉水湧出鄉里以爲

孝感事聞旌表

十六年十二月鷹揚衛軍婦失火焚軍士廬舍所司坐當笞婦年六十餘其子請代受刑

上曰子孝其母而母非故犯宥之

十八年二月丙辰旌表孟縣孝子李德之門德少失父事母以孝聞元末避兵新安時兵饑掠人以食母謂德曰汝第竄去免爲人所得勿以我故累汝也德涕泣誓同生死召母逃難備經險阻泅水

初河南旣平德奉母歸盡力農畝孝養篤志鄉里稱焉至是事聞

詔旌表之

二十四年十月己未旌表保定人顧仲禮孝行仲禮幼孤事母至孝嘗遇歲凶負母流移他郡供養甚至七年始歸遇蝗起仲禮行田間泣曰蝗食苗且盡吾何以爲養俄有疾風吹蝗去苗不得傷母卒仲禮年六十廬墓側三年悲慟如一日事聞詔旌表之

聖典

卷之七

九

二十五年正月甲辰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繫獄英詣闕陳情願沒入爲官奴以贖父罪

上諭英曰汝之情固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貸然念汝愛父之至特屈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不善當卽諫止若不聽必再三言之使不陷於非義斯爲孝也又顧謂侍臣曰此卒非知書者能如此亦可謂難矣故特屈法以宥其父將以勵天下之爲人子者

二十七年七月甲寅旌表孝子李得成得成易州

涑水縣人其母早亡得成念劬勞之恩乃搏土肖像日奠飲食奉之如生一夕夢母墮寒水間挽之不能得既寤與妻王氏徒跣行三百里至昌平墓所卧水七日時天大雪水為融釋鄉里稱之會朝廷徵孝廉有司以得成應詔擢光祿寺署丞遷太常寺贊禮郎尋陞尚寶司丞至是復旌其門曰孝行

洪武中徐州民權謹十歲喪父哀毀幾絕及長以薦知樂安縣進光祿寺署丞迎母就養母疾籲天

聖典

卷之十七

十一

求以身代母卒負土成墳廬墓三年哭泣不輟事聞

上命為文華殿大學士辭不允以風天下之為人子者仍旌其門曰孝行云

旌節

洪武十一年四月旌表延安府洛州縣民張敏道妻趙氏之門曰貞烈初敏道遭疾將終趙氏年二十一以死自誓敏道卒趙氏日夜號哭亦自經死

革聞

上曰夫婦人之大倫三綱五常風化所繫有能志不

二天與夫同死可謂難矣今趙氏生則同室死則同穴較之矧目割鼻尋死不嫁誠為過之宜在褒嘉以敦民俗其令有司旌其門仍蠲其家雜役十五年四月詔旌高氏五節婦高希鳳妻劉氏者固始人也元至正末希鳳避地遼東為亂軍所掠拒而不伏軍怒斷其腕而死劉亦被虜行十餘里罵不絕口亂軍亦害希鳳仲弟藥師奴妻李氏早寡因亂徙居高麗明興乃携子姪來歸守大墓誓不再適季弟伯顏不花為納哈出所戕其妻郭氏自縊于馬櫪從子高塔失丁為父讐構陷物故妻金氏與姑邢氏俱雉經而死至是

上聞乃並旌之

六月旌表真定孝婦劉氏之門劉氏新樂縣人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為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密氏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至瓜州復病亦如之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給食養姑尤謹又二

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時盛暑劉氏晝夜侍姑側驅  
蚊蠅姑體腐蛆生席間又爲嚙蛆蛆不復生及姑  
病篤醫劉氏指與之訣劉氏號呼神明割股肉和  
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舍側園中欲還  
合葬于舅墓哀號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二十錠官爲送其姑喪  
歸葬旌表其門復免其家徭役

二十三年二月湖廣沅陵縣主簿張傑有罪罰輸  
作自陳母賀氏當元季亂雜守節教子期於有成  
今年且老而臣以罪戾不得奉養願乞自新庶全  
子職通政使司以聞

上憐而宥之曰婦人當亂世能守節教子可以勵俗  
命禮部榜示天下仍加傑祿秩俾終養其母

是年嚴庸妻袁氏事舅姑孝姑疾侍湯藥不懈甚  
爲鄉隣所稱庸時爲儒學生一日歸省途中值水  
溺死袁時年十八亟趨夫溺處尋屍不見因大哭  
曰夫死無子我獨生何爲卽投水死兩月餘水退  
漁人於沙際見二屍同處皆以爲節義所感事聞

旌其門曰貞烈

聖祖卷之十七終

聖典卷之十八

周府宗正司宗學事臣陸燾編

獎廉

洪武初陵漢爲監察御史鞠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塗邀漢飲厚報以金漢告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而金不可受時有廉得其事以聞

上嘉之陞漢爲右副都御史

三年六月嵩縣典史劉郁任滿入覲

聖典卷之十八

上見其衣服垢弊因謂省臣曰有司以衣食故侵漁民者多矣嵩縣典史貪竄若此非居官能廉者乎省臣因言郁居官廉謹狀命以布帛賜之

十九年秋七月乙卯朔蘇州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等廉得其狀簪死之以聞

上遣使諭之曰朕聞居官流政設施不一然非威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士秉公平之心勵廉潔之操臨民治政恩威兼行吏胥徒卒焉敢侮慢朕嘗戒勅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觀及同知曹

恒經歷王昉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姦吏簪死

之方得矣政令必行姦邪斯遠境內肅清民安有日矣今特遣行人齎勅并醴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成嘉績

二十年徵耆宿張鵬飛至京師授戶部郎中鵬飛一日入朝時有同里商餽鵬飛者強其家人受之鵬飛怒詣朝自劾

上笑曰張郎中何乃至此賜鈔二十貫以旌其廉

二十一年

聖典卷之十八

上命國子生王彰往山東平糴以益軍儲時同行者受賄慢事彰數讓之不從竟坐敗彰遂以此知名上聞之擢爲吏科源士踰年革源士改給事中陞都給事中再陞刑部員外郎執法嚴明人不敢干以私官至左都御史

二十五年閏十二月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鞠之門卒檢其身得太珠顆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以偽物侮人命惟碎之因以上聞

上嘉嘆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奇物必以獻除以求容悅而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於身苟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一珠而起太獄靖有陰德於人二善也若門卒得是珠因而嘉獎之由是快意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靖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而應變難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畧不動心廼斥以爲偽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

二十六年九月丁巳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巡按

聖典

卷之十八

三

至孟津有司飲衆財以賂平平概其人并所賂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

慎銓

甲辰三月戊辰

上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上覽畢因論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

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絕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異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君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十一月辛酉

上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群屬須採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把而爲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

聖典

卷之十八

三

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上曰莫耶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必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車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吳元年十二月戊辰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欲私其種類

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國圖治之心也聖  
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  
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懼末年以來其弊尤甚  
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  
之際慎擇其人而用之勿徇其弊也

洪武元年八月丙子

上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才而授職譬如良工  
之於木小大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  
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器用

聖典

卷之十八

五

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驕驕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  
攫兔不如韓盧鋸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  
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  
然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三月三日壬寅遷兵部尚書滕德爲戶部尚書以  
黃州府知府尋迺爲戶部左侍郎

上諭之曰六部總領諸司實爲要職而戶部出納天  
下錢穀尤爲繁重必得勤敏廉知之士以任之朕  
屢加遴選實難其人卿等才望爲時所推故特授

以是職宜各盡心所事

四年四月辛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或言刑名錢穀之任宜得長於吏  
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  
且自古以來典禮樂定制度光輔國家成至治之  
美皆本於儒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  
可比也然命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  
也豈選之之際不得實材歟朕每遇事無不究心  
近調兵北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門連夜不寢  
身雖不往而心則往矣惟恐委任非當或規畫未  
善不能了事卿等爲朕股肱於銓材授任亦當夙  
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輕選任

聖典

卷之十八

六

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  
部者銜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  
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  
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  
廢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  
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八年十月

上御奉天門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上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長於一藝者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謀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唯見其人之小節未視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聖典

卷之十八

十一年三月丁亥

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常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才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十三年十二月吏部奏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

六十餘人

上命各授以官因諭之曰人之才能必得全備如寬厚慈祥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國家雖有褒德錄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爾其審之於是授職各有差

十五年九月戊申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選其經明行脩者列其等第上聞

聖典

卷之十八

上曰賢才固不乏也今賢人君子出為時用大小器使當隨其能毋使其才不盡用也

二十四年七月甲寅

上與群臣論治道論之曰構大廈者必資於衆工治天下者必賴於群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藝有能否善攻木者不能攻石善斲輪者不能為舟若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為朕廣求賢才以充任使毋求備于一人可也

三十一年三月己酉

上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才德俱優者上才德不及者其次也才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覈績

洪武十一年正月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知府來朝

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慎職明以防廢職

聖典

卷之十八

九

今布政使司官卽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卽古州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療官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官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卽爲賢才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堯舜詢事考言之道

三月丁丑河間府知府楊蕙安等考績來朝

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應別賢否以爲黜陟今

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爲

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

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

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十五年十一月辛亥

上諭都御史趙仁曰近以秀才爲試食事按治各府

州縣此皆初任之人朕將觀其才能宜令各按察

司訪其所行之事歲終類奏以憑黜陟

十六年八月甲戌

聖典

卷之十八

十

上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於牧民者之賢否咨詢得失激濁揚清則係乎風憲之職近來人情習於故常政事安於苟且上下相蒙彼此無難乃至閭閻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者乃曰吏稱民安豈知善惡貴於旌別舉措在於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豈能舉職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歷郡縣凡官吏之賢否政事之得失風俗之美惡軍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計公矯直沽名妄興大獄苛察瑣細遺姦不捨覓

善不舉皆爲失職卿等共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十七年七月丙午

上諭吏部臣曰近郡縣薦舉多冒濫諸司考課殿最亦多失實其中論之凡賢才必由鄉舉里選擇其德行者稱衆論所推者貢之考覈官員稱職與否務從至公歲終來朝具實以聞違者罪之

是月壬子吏部奏考滿官二員績最當遷

上曰任官之法考課爲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庶績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職賢否混

聖訓

卷之十八

上

淆無所懲勸則何以爲治故鑑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考覈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卽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矣

是月命吏部以天下朝覲官所舉屬官之廉能及儒士人才之堪用者簿錄舉主姓名候任滿考其當否併爲黜陟

十月壬辰

上命吏部凡徵儒士至京宜訪其縣官政事得失風

俗美惡以陞黜之亦治道之一助也然人之好惡不齊偏聽生姦又不可不察於是吏部尚書余煥言善政美俗者佐貳官宜陞之正官留候除官代之而後行

上曰善者卽陞一等否者待朝覲之日黜之或能遷善改過亦不黜也陞者黜者皆令本官知之以示勸戒

二十七年二月辛巳吏部奏北平等布政使司山東等按察司考覈所屬有司官不勝任者四十餘

聖訓

卷之十八

上

人宜行黜陟

上曰考覈行則善惡明黜陟公則賢者得以展其才不肖者不得以曠其職宜卽除官代還毋令廢事

久任

洪武初以史誠祖爲汶上縣知縣誠祖守已公廉勤於撫字興學校勵風俗政清訟簡民繁土闢秩滿民奏留

上許之在任二十九年陞濟寧知州

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改主事干性

任戶部

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常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况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來滿考而遽遷之使所施者非所習事何由治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

九年五月戊午

上御奉天門謂翰林侍讀學士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未必不資賢才而能獨理也秦之時張良陳

聖典

卷之十八

三

平韓信皆居隱約漢高卒用以成帝業朕初定天下卽延攬群才相與圖治皆因其器而任使之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群拔衆之才欲致而用之其道何由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任不遷古有是論耳陛下行之得才之效無過此矣

上善其言

二十三年九月以福建右叅政王鈍爲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後鈍以母喪去

上徵請闕論之曰浙江非卿不可治喪事後勉起就任以副倚注之懷命禮部厚加賻贈鈍懇請終制不許在浙先後十四年四境晏然

二十四年十二月乙丑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其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

上覽之曰堅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才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又何以數易哉

聖典

卷之十八

四

二十六年三月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秩滿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欣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初統以洪武十五年爲雲南叅政轉布政使至是還職後至三十一年入爲吏部尚書晉雲南蓋十七年云

卷之十八終

聖興卷之十九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樺編輯

簡使

洪武初侍讀學士張以寧使安南冊封未至而國王死國人請授其世子以寧不聽遣人請命于朝且教其世子服三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

上嘉之賜以勅書比之陸賈馬援御制詩以獎諭之五年

聖興卷之十九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弗臣命翰林待制王禕往諭禕既至見梁王諭之曰

皇上聖武天與人歸作君萬邦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諭意以雲南百萬生靈不欲遽加鋒刃耳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未幾元之遺孽有自立朔漠者遣使脫脫徵糧餉于雲南因以危言迫梁王梁王匿禕于民間脫脫知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馬曰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邪我天子

使臣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遂遇害

八年九月戊辰

上命湖廣行省叅政吳雲使雲南謂之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以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第彼恃險遠故阻聲教臣奉

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曉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與師未晚遂遣雲行勅梁王使其臣鐵知院

聖興卷之十九

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送京師

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收雲骨送甸給孤寺殯之

是年遣趙秩使日本秩至其境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僻在扶

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往年蒙古使趙姓者詠  
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所領水卒數十  
艘爲風波漂覆自是不與通者數年今天使亦姓  
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詠我以好語而  
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徐曰今

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于燕夏而帝華夏非蒙  
古比我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我信卽先殺  
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  
豈以懷爾者與襲爾者比邪於是其王氣沮下堂  
延秩禮遇有加遣其臣僧祖弁僧九人隨秩入貢  
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

十四年八月壬戌

上諭諸行人曰凡爲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視  
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可謂士矣爾等當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使使命  
而作威作福虐害下人爲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  
制書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廢務所在官吏淑慝軍  
民休戚一一咨詢還日以聞庶不負厥職也

二十九年緬國復遣使來訴百夷以兵侵其境土

上遣行人李思聰等齎詔往諭之思倫發聞詔恐懼  
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才幹孟叛思聰等以  
朝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倫發以象馬金  
寶爲餽思聰等却之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王爲寶  
所寶者惟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宜送使者還朝不  
爲侵擾斯可以明爾忠君之心思倫大喜邀思聰  
等設燕爲樂率其部衆送之境上思聰等還且奏  
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  
詳以進

辨類

丙午正月

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巖等曰今天  
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  
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爲法司劾退豈宜  
復用

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吳元年十二月癸卯

上御白虎殿論群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入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

聖典

卷之十九

七

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能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爲國乃中等之賢也人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當先何者當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

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自見者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風憲官二人各言所短於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簡而緩

上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聖典

卷之十九

六

上謂群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風憲當持公正以糾率群司何至以私怨相加乎所以古人貴知言能知言則邪正瞭然自辨區區以便佞取給者復何所庸哉

六年正月丙辰

上諭御史臺臣曰爲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二者相濟始克有成往見合巹之徒常執謙和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動其奸故爲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爲賢而不知其



衛中矣其不合者自謂操守廉潔無敢誰何故與  
人言意猶有不合輒起筆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  
已以爲不肖則失人矣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  
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佞之態修其仁己人  
亦豈得而是非之也

二月壬寅命御史臺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  
察舉天下有司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

上諭臺臣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於小人  
蓋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姦  
詭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  
民患君子過誤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思改  
爲彼小人者不識廉恥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  
之也故朕於廉能之官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  
虐之徒（卷之九）亦不赦也

十四年正月己丑

上與吏部臣論任官

上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  
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吏部臣對

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辨

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  
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爲  
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嘗公治則  
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  
書沈潛對曰君子小人猝未易識

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  
聖典（卷之九）良玉委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  
異何難識也潛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  
豈能悉去

上曰善者進之足以觀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  
陽出而群陰消賢者舉而小人遠夫何難去哉

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御史  
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時政王惟名等四  
人關茸不稱職當罪之

上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者爲難昌齡輩安知其終



不言乎若關雎不稱職者罷之泰後執奏曰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謫許不肯言耳使在位者皆效其不言於國政何補

上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輕易若遂以心懷謫詐罪之此何異張湯腹誹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時泰以嚴刻馭下昌齡等不心服故泰爲是言欲中傷之也

二十七年三月丁未

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

聖典

卷之十九

九

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汙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爲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爲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三十年七月丙寅

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謬此則識見未至致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謬戾者此特故爲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固無所回互小人巧於脩飾固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怒喜爲進退爾

明賞罰

甲辰三月辛未

上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上諭之曰爾從我有年爾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乎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受賞乎功不賞是謂吝無功求賞是謂貪吝則失衆貪則

聖典

卷之十九

十

踰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賞爾曹  
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爲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  
行伍予亦豈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勿能過人故  
也今爾曹自陳戰功以求陞賞國家名爵豈得幸  
得也爾曹苟能黽勉立功異日爵賞我豈爾惜也  
患不力耳於是皆慚服而退自是無有後言者  
洪武元年八月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  
上曰朕素知陶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  
於道路

聖典

卷之十九

七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  
命中書省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  
乞容之

上曰不然植佳木者必去蠹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  
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卜  
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  
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  
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二十年七月癸丑監察御史謝恕巡按松江以欺

隱官租逮一百九十餘人至京師多有稱冤者治  
書侍御史文元吉等以其事聞

上命召數人親問之悉得其情乃責恕曰御史耳目  
之官當與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爲稱職  
今爾爲御史不能爲民伸冤理枉反陷民於無辜  
朝廷耳目將何賴邪於是盡釋其人以恕下吏又  
以元吉等不蔽聰明賞采幣有差

三年二月庚午

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戶部對曰以田稅之

聖典

卷之十九

五

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

上曰富民多豪強故元時此輩凌欺小民武斷鄉曲  
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  
至入見

上諭之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饒者汝知之乎古人  
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  
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  
朕爲爾主立法定制則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  
以保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

毋得自好不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月給貧乏遞順鄉里如此則爲良民若效昔之所爲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而遣之十二月封右丞薛顯爲永城侯賜文綺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時顯有專殺之罪

上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倣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

聖典

卷之十九

三

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特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時貽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狀書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太子是當此尤不可恕也當自勿從朕有功無過

顯因利其所得率百餘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袈裟伺之於途摩衣哭罵且訴冤於朕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則富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檢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諸將臣皆頓首謝

四年閏三月刑部搜獄中因得其私書以奏

上覽之一書乃吳興王升以遺其子者其言曰凡爲

聖典

卷之十九

四

官須廉潔自持貪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貪之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以謙敬爲先進脩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蓋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覲也時升之子項爲平涼知縣升以書託御史臺幕官宇文桂達之

上覽書嘉歎良久賜升手詔曰昔元初有天下人務實學故賢材重進取其後失天下由俗尚虛名干權勢以希用朕備嘗艱難灼見世情習俗未移貪吝者有如蠅蟻蠅蚋不知悔悟若是者豈慈父之失教耶抑其子之不聽其訓耶今因閱汝私書知汝之善教能以忠盡之言丁寧其子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睹此家訓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務茲命中書遣使齎詔往諭賜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以

聖典

卷之十九

五

旌爾賢仍命復其家

五年二月建申明亭

上以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誤犯刑憲乃命有司於內外府州縣及其鄉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內人民有犯書其過名榜於亭上使人有所懲戒十一月壬申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千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羸牛羊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况物乎昔祭遵爲將

受國祿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二月己酉浙江觀海衛千戶李祥之弟訴祥有罪當黜官

上曰兄不友其弟弟不恭其兄豈可復使居官治人皆謫戍于邊仍詔其幼弟襲職

十四年正月丙申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

聖典

卷之十九

六

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為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善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十五年八月乙酉

上諭禮部臣曰天下郡邑申明亭本以書記

名昭示鄉里以勸善懲惡使有所警戒有司繫以百姓雜小罪書之使良民一時過誤者為終身之累雖欲改過自新其路無由爾禮部詳議來言於是禮部議上自今犯十惡姦盜詐偽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於亭以示懲戒其餘雖犯公私過誤非干風化者一切除之以開良民自新之路其有私毀亭舍除所懸法令及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使官以時按視罪如律

聖典

卷之十九

七

十九年四月陞慈谿縣丞秦仲彰為寧波府知府降知府李仲文為慈谿縣丞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關下

上嘉之故陞仲彰而罪仲文

二十一年五月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告者刑部奏請罪之

上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訐之理此一時忌勝或因貨利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怨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過

上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和好如初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紹興府餘姚縣民有妄訴其族長私下海商販當抵罪

上召諭之曰人由祖宗積德是致子孫蕃衍今蒼顏皓首者爾族之長也而妄訴之是干名犯義不知有祖宗矣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先明綱常之道今爾傷風敗俗所訴得實猶為不可况虛詐乎命寘于法

聖典

卷之十九

七

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朔人有上書言申明善惡以勸懲天下

上覽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惡惡人之常情彼上書者言此亦知為政之道夫旌善則善人勸懲惡則惡人息朕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為此也數年以來有司奉行不謹致令廢弛甚失勸懲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再申明使天下遵守

實塞

洪武八年二月庚申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之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繼甸

之民養馬期於蕃息恐所司因循牧養失宜或巡視之時擾害養馬之民此皆當告戒之昔漢之一馬直百金天子不能具均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群遂能北伐強虜威服戎狄初纔得陷馬三千及張萬歲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脩舉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所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聖典

卷之九

七

十年四月戊戌增置滁陽儀真香合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設群二十有二儀真六合設群七香合設群八天長設群四俱隸太僕寺計牧種馬一萬七千三百八十五匹

上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爲重故周國家之富也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爲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群監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副民不勞而孽息蕃但所司者不爲究心民復怠惰馬政不脩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爲若無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寺

令脩職毋怠所事

十一年正月丙辰勅中書省曰朕初以邊戎餽餉勞民命商人納粟以淮浙鹽價之益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所輸甚薄軍餉不供豈鹽價太重商人無所利而然爾中書其議減鹽價仰輸粟于西河海川庶糧餉可給而內地之民省輓運之勞於是定擬凡輸粟于涼州衛者每鹽一引米二斗五升梅川三斗五升臨洮州七斗河州四斗十七年九月庚申

聖典

卷之九

十

上命戶部以山東之鹽召商中賣聽民買食尚書郭桓言青萊等府局鹽歲收課鈔動以萬計今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

上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二十年四月北平布政使司請以救折鹽糧而毋斗加五升

上謂戶部臣曰以救代穀者爲其輕可以便民然救

亦穀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常究其實  
拯弊者當探其源不知權變而昧厥所源不幾於  
救破而成痿乎

二十八年正月

上令各處邊方缺糧本部奏請開中納米定爲則例  
出榜召商於缺糧倉分上納仍先編置勘合並底  
簿發各該布政司并都司衛分及收糧衙門收掌  
如遇客商納完糧并該支引鹽數目付各商齋各  
該運司及鹽課提舉司照數支鹽其底簿發各運  
司又鹽課提舉司收掌候中鹽客商納米完齋執  
勘合到比對硃墨字號相同照數行場支鹽

二月

命右軍都督府榜諭河州等處禁民毋鬻官馬先是  
朝廷以言者謂陝西各處軍民往往有過河販鬻  
馬匹既遣使往甘肅西涼西寧印烙係官之馬宜  
俾關吏禁絕過河私販之弊既有言西人所損  
者畜牧爲生舊常以馬過河鬻售今既禁過之恐  
妨其生計

上然其言乃命右軍都督府給榜諭守關者今後止  
禁官印馬匹不許私自販鬻其西番之人自己馬  
無印者及牛羊雜畜之類不問多寡一聽渡河售  
易關吏阻者罪之

二十九年十月己酉更定雲南通海鹽價初以二  
處鹽價未定遣官與布政司張統議之統以通海  
去雲南三百餘里米視雲南價復減於商人不便  
今宜輸米雲南府二斗者給淮浙鹽一石三斗者  
川鹽三石者安寧井鹽二石三斗者黑鹽井鹽輸  
米通海者三斗給淮浙一石五斗川鹽四石安寧  
井鹽三石黑鹽井鹽其川鹽及安寧黑鹽二井視  
入米先後爲支鹽之次淮浙勿拘詔從統議也

三十年二月丁酉勅右軍都督府曰古者帝王馭  
世必嚴夷夏之辨者蓋以戎狄之人貪而無厭苟  
不治之則必侵侮而爲邊患矣今朵甘烏思藏長  
河西一帶番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懋遷  
有無者也適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  
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而彼玩侮之心漸生矣



爾右軍卽移文秦蜀二府長史司啟王發都司官  
軍於松潘礮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  
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爲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  
然也

三月

上勅兵部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番易馬近  
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使戎  
差放肆生侮慢之心蓋由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  
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爲名橫科馬匹以致

聖典

卷之十九

三

番人悖信朝廷初不知此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  
吏以激之故嘗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勘合  
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令各番酋領受俾爲符契以  
絕姦欺尚恐邊備將士廼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  
部蒲傳朕意諭邊守者知之於是兵部具禁約事  
宜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官著薦卜等  
往西番申諭之

七月乙丑

調兵部臣曰古人問國章

數馬以對朕觀往

古以至今無不以馬爲重况人君統一寰宇欲  
措生民久安於田里豈可不重馬哉今我朝定天  
下三十年矣守邊諸將操精兵嚴備禦初本皆能  
既定之後人令怠慢但務理財因知備禦如甘肅  
西涼守將宋成莊德張文傑守嘗征討邊夷多獲  
馬匹牧于塞上又以所擄胡人爲家奴待如親屬  
諸將會不思凡征討所得資畜皆出軍士之力一  
且家奴變生盤群牧而掠去上不能有補於朝廷  
下不能有益於軍士欲以理財廼至亡財此果智  
者所爲乎爾兵部其以此意諭之自今邊將不得  
以胡人爲家奴所畜馬或千百匹或四五十匹不  
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馬于官官給其直若朝廷  
出師征討悉以所畜馬分給騎士師還之日損者  
償其直

是月辛未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陝西漢中以茶易馬每馬  
約與茶百斤歲給茶三百萬斤可易馬三萬匹宜  
嚴守關隘禁人販鬻其四川松茂之茶與陝西同

聖典

卷之十九

四



朔門黎雅則聽商人納米市易爾戶部即遣人於  
陝西四川按視茶園之數

聖典卷之十九終

聖典卷之十九

聖典卷之二十

同府宗正管宗學事 臣 睦棹編輯

恤軍

乙巳七月戊午下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既用其力  
當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優恤予自興兵十有  
餘年所將之兵從渡江者皆濠泗安慶汴梁兩淮  
之人用以攻取四方勤勞甚矣以其爲親兵也故  
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曾被創者令其休養  
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給衣糧賑贈之若老  
而思慕鄉土聽令於應天府近便居止庶去鄉不  
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仍其舊

吳元年九月癸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軍中士卒多因戰鬪而傷殘者既  
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宮外而設備禦今於宮牆  
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告之晝則治生  
夜則巡警田給糧以贍之使得有所養也

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寅

上謂中書省臣曰吾念將士征戰而死者其父母妻

于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見所可見惟生存者耳其既爲優恤之凡遇時節預給薪米錢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養則吾君臣於歲時宴樂心亦少安省臣曰

陛下推廣愛仁偏及於下而存深威愛恩惠

上曰始者將士相從皆望成功以取富貴今天下以定生者既膺爵賞而死者不可復得吾君臣當須臾而忘之故優恤其家以見不忘同濟艱難之意三年十二月戊申

聖典十一 卷之二十

上諭都督府臣曰近營中都聞軍士多以疫死蓋盛暑重勞飲食失節董其役者又督之太急使病無所養死無所歸朕甚痛之爾其速遣官具醫藥往視之病甚者官給舟車送還其家仍沿途給醫治療且勅董其事毋驅迫之

四年正月癸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水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邊

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平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五年六月壬寅

上以征西將軍馬勝等師征甘肅命中書省臣預送戰襖三萬鞋六萬八千緡以給之因諭之曰甘肅苦寒未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師每當隆冬時衣重裘尚覺體寒况軍士暴露邊庭衝冒風雪有裂膚墮指之患豈能堪也衣鞋宜預給之八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濠梁懷遠二衛火軍士房屋費財焚燬殆盡

皇陵衛有土木之役長淮衛有漕運之勞艱苦可知今將將塞口令吏部尚書臣本部郎中鍾萬鏞往會同大司馬督府官以綿襖七萬給之

上諭兵部臣曰今秋深北平漸寒其應天大河諸衛軍士及揚州高郵新募水軍運糧往彼宜各以綿袍給之

六年九月丙辰賜臨濠造作軍二千五百人衣米

上謂中書省臣曰愛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况有興造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難集朕每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

聖典

卷之二十

四

營造之士宜各給米五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十月癸巳

上諭兵部臣曰攘外者所以安內練兵者所以衛民凡中國之民安於畎畝衣食而無外侮之憂者有兵以爲之備也朕因思遠地八九月中天已晴雪兒今十月其寒可知朕爲天下主每聞一夫饑食嘗爲之不美一民之寒竊嘗爲之不安其

上士卒宜趣軍裝以給之

上諭兵部臣曰朕自起兵以來幾二十年從征士卒有功者已官之其未官者功雖未至然亦備嘗艱險至有老且病者猶隸行伍朕甚憫焉自今士卒疾病者令子代之老而無子及婦人寡居聽其還鄉仍令有司資送之

十五年正月丁酉

上諭工部臣曰西北邊戍卒非皮裘不能禦寒宜令有司以諸野獸皮唯輸魚課送京師製裘以給邊卒

聖典

卷之二十一

五

十二月辛卯

上諭都督府臣曰北平大水傷稼屯田士卒不能自養宜卽命都指揮使司月給米賑之勿令士卒有饑色也

十六年五月

上諭兵部臣曰今在外衛所軍士月給米一石恐不足以贍其妻子而指揮千百戶多不能拊循又令其自備兵器以重苦之其何以堪爾兵部榜諭之自今士卒軍裝器械未備者官爲給造若侵擾者

罪之

十七年五月甲寅

上諭禮部以口近青海運軍士溺死者幾二百人朕聞之愴然于懷夫死生固有定數然骨肉分離遂情何勝予之思父妻之念夫父母之懷子悲痛之至永堪爾禮部卽下所司令各厚恤其家

二十年五月癸酉

上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給米一石僅可充食身忘之後卽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小無所賴將

聖典

卷之二十

六

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効力於國豈可忘之爾兵部悉問軍餉凡軍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所依者並優給之母令失所

二十二年正月丁亥

上御奉天門退朝召五軍部督府臣論之曰軍士有從征亡沒者有疾病而死者其父母妻子老弱無依已優給矣是通鄉里查無所托其有願還者亦應量其去八錢五錢爲道里費

二十四年十月己未

上諭戶部曰凡軍民死亡其父母妻子鰥寡孤獨貧病無依者令天下有司卽具奏聞朕將賑恤之

二十九年二月

上諭都督府臣曰北平口外及山西鴈門關外苦寒之地守邊士卒其來比試者雖夏月亦給以衣帽俾歸爲禦寒之具其陝西所屬綏德慶陽寧夏臨洮鞏昌甘肅亦如之

理財

聖典

卷之二十一

七

甲辰正月庚午

上坐白虎殿與孔克仁論天下形勢因曰自元運既際連年戰爭加以饑饉疾疫十室九虛天厭於上人困於下中原豪傑智均力齊互相讎敵必將有變欲併而一之勢猝未能吾欲以兩淮江南諸郡歸附之民各於近城耕種練則爲兵耕則爲農兵農兼資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仍於兩淮之間餽運可通之處積糧以俟兵食既足觀時而動以圖中原卿以爲何如克仁對曰種糧訓兵待時而動此

長策也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待制吳沆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其父兄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其家必弊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十三年七月壬辰

上諭戶部曰陝西地接羌戎桑麻非其所產民生服用皆仰給于他郡今歲秋糧旣已蠲免邊儲不足

聖典

卷之二十

八

若欲轉輸必勞民力宜以官庫所有布足運至近邊之地今府州縣視民間時值更減一分聽民入米粟穀麥以易之無論官員平士及商願易者聽有司或高下其價以欺官損民者廉問得實罪之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况重爲徵歛其誰不怨

客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

上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積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爲聚斂之臣剥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十七年九月

聖典

卷之二十

九

上諭戶部曰經國之要兵食爲先國家糧儲不可無備其令各布政司會計兵倉邊衛備三年之儲內地備二年之儲

十九年三月戊午

上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

糧用度自有餘使咸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田畝則爲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正當究心毋爲聚歛以傷國體

十二月

上諭宋國公瑪勝日納哈出據金山數侵擾遼東宜于大寧諸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遂詔戶部出內庫鈔一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給北平山東山西河南及遼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十餘萬運米一百二十三萬餘石預送松亭關及大寧會州富裕四處以備軍餉每夫運米一石給鈔六錠爲其值及道里費

二十一年六月甲子

上諭戶部右侍郎楊靖等曰曩者山東青州諸郡歲稔有司坐視民饑不卽以聞及於遣使賑濟漕運稍遲尚有饑死者蓋素無蓄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夏麥甚豐秋稼亦茂爾戶部可運鈔二百萬貫往各府州縣預備糧斛如一縣則於境內

爲四所於居民叢集之處置倉榜示民家有餘粟願易鈔者計運赴倉交納依時價償其直官儲粟而苟儲之就令富民守視若遇凶歲則開倉賑給庶幾民無饑餓之患也

二十三年五月壬子

上謂戶部尚書趙勳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古者民勤耕稼之業故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二十七年耕則餘九年之食是以歲或不登民無饑色以儲蓄有素故也朕屢勅有司

聖典

卷之二十

七

勸課農桑而儲蓄之豐未見其效一遇水旱民卽饑困故嘗令河南等處郡縣各置倉庾於豐歲給價糴穀就擇其地民人年高而篤實者主之或遇荒歉卽以振給庶使民得足食野無饑夫其有未備之處宜皆舉行是時方召天下老人至京隨朝因命擇其可用者使齎鈔往各處司所在老人糴穀爲備

十月戊辰

上諭戶部尚書趙勳曰曩造大明寶鈔與歷代銅錢

通使以利民近聞兩浙市民有以鈔一貫折錢二百五十文者此甚非便爾等與工部議凡兩浙市肆之民令其納銅送京師鑄錢相兼行使且再定錢制每小錢一文用銅二分其餘口等錢依小錢制通增凡鈔一貫唯錢一千文榜示天下知之二十四年八月戶部命復申明鈔法時民間凡鈔昏爛者商賈買勿率多高其直以折抑之比於新鈔增加至倍又諸處稅課河泊所每收商稅程課吏胥為姦皆收新鈔及至輸庫輒易以昏爛者由是鈔法益滯不行雖禁約屢申而弊害滋甚

上因謂戶部臣曰鈔法之行本以便民交易雖或昏爛然均為一貫何待至於折抑不行使民損貲失望今當申明其禁但字貫可驟真偽即通行無阻且以鈔之弊者揭示于稅務河泊所令視之為法以收稅課有故沮者罪之

三十一年正月

上諭戶部尚書郁新曰大寧開平二衛塩糧若儲餉已多則令商人輸粟於東勝西河以備軍餉新言

大寧儲粟六十二萬餘石開平止二萬五千八百石甘肅亦不過一十五萬二千石其商人所入未宜改輸

上曰大寧姑罷若開平儲至四十萬亦宜止之俱令轉輸東勝其價與大寧同西河之儲姑俟甘肅積五十萬石然後再議

勸農

丙午正月辛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於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費用何所賴焉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視其收穫多寡立為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而民安此為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洪武二年五月乙巳

上幸鍾山歸山獨龍岡步至泚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問

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爲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爲之司牧者亦當憫念之乎且均爲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常以爲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三年濟南府知府陳脩上言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宜召鄉民無田者墾闢戶率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祖稅其馮驛巡檢司急遞舖應役者各於本處墾墾無牛者官給之守禦軍屯遠者亦移近城若王國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備練兵牧馬餘處悉令開耕詔從之

六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狹民衆細民無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歸豪賔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府軍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以資遣之仍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

四年三月壬寅

上以兵革之後中原民多流亡臨濠地多閒棄有力者遂得兼并焉乃諭中書省臣曰古者井田之法計口而授故民無不授田之家今臨濠之田連疆接壤耕者亦宜驗其丁力計畝佃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爲己業而轉令貧民佃種者罪之

七年十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

上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五鄉里兵革之後人煙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居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爲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

十九年六月

上諭戶部臣曰河南諸府州縣軍馬數多民間供給頗平不依地畝徵輸重于他處自今河南民戶止令納原額稅糧其荒閒田地聽其開墾自種有司



不得復加科擾遺命者罷其職

二十一年八月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

上諭戶部侍郎楊琦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定遷山西澤潞二州民

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閒曠之地令自

聖典

卷之二十

七

便置屯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二十二年夏四月己亥朔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今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上諭戶部尚書楊靖曰朕思兩浙民衆地狹故務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歲歉民卽不給其移無田者於有田處就耕庶田不荒蕪民無遊食靖對曰去年

陛下念澤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真定就耕今歲豐足民受其利

上曰國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然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擾之

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種桑

上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飽卽忘饑暖卽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御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特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

聖典

卷之二十

七

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

三十年二月壬辰

上罷朝坐奉天門因與群臣論民間事

上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觀其終歲勤勞少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饑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廈乘有肥馬豕有文繡食有膏粱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

聖典卷之二十一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臣陸棨編輯

備邊

洪武元年五月馬宗異上言潼關重地請擇人守之徐達言郭子興康茂才于光可任

上遂命郭子興率茂才等鎮潼關論之曰陝州潼關三秦門戶扼而守之李思齊張師道如穴中鼠耳若其來犯慎勿與爭但厲兵積穀嚴守禦俟大軍一至戮力取之

聖典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四年七月遣使命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諭之曰凡爲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况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帥諸將校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如調遣征進迤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東勝軍馬及新附鞏輶官軍悉聽節制

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宋國公馬勝爲右副將

軍統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上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嘗命卿等往西北爲防邊之計既行朕復思邊守既定遠備勞兵力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鎮邊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情歸則率銳擊之必掩群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遙度宜先圖

聖典

卷之二十一

二

上方畧使朕覽之

八年九月己未

上遣使勅諭征虜左副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右副將軍濟寧侯顧時等曰孟秋遣爾代潁川侯等還以息風霜之勞今三越月矣會得胡人消息否可遣輕騎數十潛入其地候其動靜如獲其人必得情實古人用兵務知彼知己以朕料彼今年得種羊馬頗牧豈不爲苟延之計設若驅其殘兵來寇邊境爾等當督三軍一鼓而俘之彼若不來亦當堅

壘壁謹斥候以備不虞

九年正月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金都督

藍王弼中書右丞丁王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寇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嘗勅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有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聖典

卷之二十一

三

三十年春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西將軍印爲總兵官武定侯郭英爲副往陝西及甘肅選精銳步騎巡西北邊以備胡寇

上諭炳文等曰帝王之治天下務安民也今海內無虞民固安矣然邊境之備不可廢弛爾其竭乃智慮以副朕心凡有寇盜卽殄滅之俾邊民樂業則余汝嘉

寬賦

吳元年正月戊戌

上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煖爲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祿對曰恤民王者善政

主上念及至此直欲蠲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喜當如何

聖典

卷之二十一

四

上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士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田畝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歛失中其百姓怨今欲經理以清其原無使過制以病農民

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毋踵襲前弊妄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朱帽遣之

三年五月戶部奏蘇州所述稅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其官吏當論如律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取逋稅積二年不完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

聖典

卷之二十一

五

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民生之遂不可得矣其悉免之

十一年二月辛未

上謂中書省臣曰人君視天下猶一家一家之內一人不安則事爲之廢天下之廣尺土不寧則君爲之憂近者雷州海康遂溪二縣田地爲潮水所漸斥鹵不收租稅從何而出其令有司覈實免之

十三年三月壬辰命戶部覈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

上謂之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利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爲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卹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是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

六月戊寅

上諭戶部臣曰曩者姦臣聚歛深爲民害稅及天下

聖典

卷之二十一

六

織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

周知

十八年十一月朔廣常德府奏言今歲大水澇傷塘萬一千三百五十頃爲租一十萬一百十五石是河南水患及山東北平大雨澇傷民田

上曰中原諸州元季戰爭受禍最慘積骸成丘軍民鮮少朕極意安撫數年始蘇不幸加以水澇朕甚

憫之至是詔凡被水之處免今年田租河南二十三萬七千五百餘石山東北平二百五十五萬五千九百餘石

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戶部奏貴州宣慰使霽翠金筑安撫使密定所屬租稅累歲逋負蠻人恃其頑險不服輸送請遣使督之

上曰蠻夷僻遠且知畏朝廷納賦稅是能遵聲教矣其逋負豈故爲耶必其歲收有水旱之災故不能及時輸納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數務

從寬減  
聖典 卷之二十一 七十一

五月戊戌南昌府豐城縣民言佃官田一畝歲輸租五斗誠爲太重願減額以惠小民戶部定議一畝輸四斗

上曰兩浙及京畿土壤饒沃者輸四斗江西郡縣地瘠者止令輸三斗著爲令

二十八年十二月壬辰

上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需皆已足用其由京河南民人田地聚積除已入額徵科自二

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擾害者罪之

三十年十月甲辰詔免鳳陽府鳳陽縣今年田租先是鳳陽縣自五月至八月不雨禾稼不收耆民許景文等來言詔蠲其租戶部以爲未得其實請遣人驗之

上曰天旱衆人所共見况鳳陽朕之鄉里民何敢欺卽免之

水利  
聖典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一

戊戌二月乙亥遷元帥康茂才爲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軍左副都指揮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廻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

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洪武十七年詔修漳河堤先是

上諭工部臣曰去歲吳臨漳民受其害雖嘗修築堤防恐不可久其凡堤塘堰壩可以禦水患者豫爲修治有司乃以黃沁漳衛沙五河所決堤岸丈尺之數具圖計工以聞詔令發軍民兼築之

二十六年八月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胭脂河

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繁浩一自浙河

聖典

卷之二十一

九

至丹陽拾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沂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疏鑿河流以通于浙俾運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頒首受命而行

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詣天

下郡縣督吏民脩治水利

上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溝防溝

遂之法雖遇旱澇民不爲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

盡壞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焉朕嘗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度其宜凡陂塘湖堰可蓄以備旱熯宜洩以防霖澇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毋妄興工役掊尅吾民衆皆頓首受命給道里費而行

二十九年九月丙辰朔修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六陡其渠可溉田萬頃亦可通小舟國初嘗修浚

聖典

卷之二十二

十

之至是兵部尚書致仕唐鐸以軍務至其地圖其狀以聞且言修治深廣可通官舟給軍餘於是命監察御史嚴震直發傍縣民下修之浚渠五十餘丈築漢潭及龍母祠土隄百五十餘丈又增高中江石隄改作滑石隄凡陟礮之石礮舟行者悉以火燬鑿去之於是可通漕運矣

賑荒

洪武三年正月丁巳西安鳳翔二府饑者民宋昇等奏言

上命戶部往賑之戶部奏被饑民饑須運粟以濟之

上惻然曰民且暮待餉如涸魚之欲水若待運粟濟之死者多矣况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將見忠其益甚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五年四月己卯山東行省奏濟南萊州二府連年旱澇傷禾麥民食草實樹皮

上曰山東之民久罹兵禍方底平定又復頻年艱食何厄之甚也古人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君已推

聖典 卷之二十一 而內之溝中今民若此豈可坐待其斃乎即命給淮安運粟往賑之

十五年二月壬子

上以河南水災民饑命附馬都尉李祺往賑之諭祺曰河南奏黃河水決溺沒數百里漂蕩民居百姓遷移不得寧處朕甚憫焉今東作方興民饑窘不得耕作特命爾往賑之無使一夫一婦不獲其所十九年四月丁亥詔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官於河南倉穀被水人民有賑濟不及者補給之

上諭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哺已遣人賑濟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賑濟不及者不得粒食瀕于死亡深用憫念特命爾往彼覈實有未賑濟者即補給之又曰君之養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饑寒爲之永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爾等共體朕至懷

二十一年正月甲午遣使賑青州民饑

上謂戶部侍郎楊靖曰夫代天理物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還言青州民饑有司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亟遣人馳驛往賑之就逮治

聖典 卷之二十一 其官吏於是所賑人戶凡二十一萬四千六百用鈔五百三十六萬錠有奇

二十二年四月乙巳賜九江等府貧民鈔

上諭戶部尚書楊靖曰聞九江黃州漢陽武昌岳州荊州諸郡多貧民其遣人運鈔往賑之毋丁與一錠沿江遞運所水驛夫人五錠凡九十一萬二千一百六十七錠

七月戊午監察御史許珪巡按河南上言自開封永城至彰德春夏旱暵麥苗疎薄農民所收無幾

今年夏秋實收左都御史詹徽以其欲希  
旨要舉請罪之

上曰朕嘗肝鬲治以安生民故遣御史巡行以廣耳目御史能恤民隱以達下情朕所樂聞豈可罪耶  
卽命有司賑貸仍蠲其稅

二十三年三月壬申

上諭戶部曰山東河南官有儲粟今當春夏之交農民艱食之際爾戶部卽遣人發粟以貸之候秋成還官

聖典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年正月蘇州府崇明縣民趙以禮奏本縣  
地居海中四望皆洪濤巨浪全倚圩岸捍潮汐以  
爲險日者颶風暴作隄防就圯人民墊溺歲用不  
登幸得豐稔以全民生

上覽奏憫然曰民生艱折而後艱食甚可憫也卽命  
戶部量撥三萬石至崇明賑之仍命蘇州府  
修其圩岸

二十六年四月湖廣德安府孝感縣民告饑官  
預備倉糴萬一千石請以貸民卽命行人與

給之

上諭戶部臣曰朕嘗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者民糴粟  
以儲之正欲備荒歉以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  
候奏請道途往返者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  
多矣爾戶部卽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  
發倉粟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二十九年四月監察御史辛彥德出按事道經彰  
澤聞民間歲歉官吏不以時存恤至有鬻其兒女  
者還奏之

聖典 卷之三十一

上曰縣令於民最親民乏食鬻及兒女乃坐視其困  
恬不加卹而又不上聞爲民父母者果如是耶  
命杖之令發粟賑其民

彌災

吳元年五月庚寅

上以天久不雨必朝政有缺失詔群臣直陳時事群  
臣有言請疏決罪囚

上以爲然迺詔刑官除十惡及殺人真犯律外其  
餘雜犯死罪令輸粟往北平以贖徒流而下流減



有差若犯者已死妻子拘在官者釋之其未經審錄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即時會審有未當者許執法覆奏阿旨奉行者坐以其罪

是月辛卯

上以久不雨日減膳食素謂近臣災去疾日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醢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宮爲之懼其煩擾於民也去疾頓首曰

至上一心愛民如此今雖遇旱上天眷愛必有甘澍之應

六月戊辰大雨先是

上因久旱日減膳食素宮中皆然俟天雨復膳既而雨群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肉食羹能甘味廷臣對曰昔武王克商屢獲豐年詩人頌之曰綏萬邦屢豐年

至 upper 平海內拯生靈上順天心下慰民望而憂勤勵庶茲甘雨豐年之祥其有兆矣

上曰人事邇天道遠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彌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戒乃詔免民今年田租

七月己丑雷震宮門獸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質上命藏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奉置几案以祇天戒

洪武元年八月壬申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朕與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叅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彌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天寔鑒之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上曰君臣一體苟能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朕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討論

便民事宜可消天變者

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

上謂中書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民養民者不可一日無食食之所恃在農農之所望在歲今仲夏不雨實爲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六月朔日詣山川壇躬爲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親執饗爲昔日農家之食令太子諸王躬饋於齋所至是四鼓

聖典

卷之三十一

七

上素服草屨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暝於日頃刻不移夜卧於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楹進蔬食雜麻麥粟凡三日旣而大雨

四郊霑足

五年正月丙辰

上御齋室謂省臣曰朕前數日心中弗寧夜不安寢若有所驚者忽聞中都皇城萬歲山雨雹甚大其是在是乎據占書永雹乃兵象宜遣人戒飭守禦官嚴加防護以備不虞省臺官因奏各州縣永雹傷

禾稼鳥雀亦有死者

上曰漢宣帝及石勒時亦有雨雹掙禾稼斃飛鳥事人君能恐懼修德則天災可彌朕於此敢不謹乎五月戊午

上御乾清宮諭皇后妃嬪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候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於是宮內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

皇后具冠服賀且曰妾事陛下二十年每年愛民之

聖典

卷之三十一

八

心拳拳於念慮之間今茲大旱

陛下誠意所孚天心感格遂致雨澤之應民得足食妾敢進賀

上曰人君所以養民也民與君同一體民食有缺吾心何安幸

上天垂念獲茲甘雨吾何德以堪皇后能同心憂勤天下國家所賴也

七年十一月壬午太陰犯軒轅左角

上諭中書省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中書

宜寄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非政體者宜速改之以求自安

十年十二月丙辰勅中書省曰十月十日乙卯癸惑犯輿鬼占云主冢宰凶貴人當獄死不爾則大災朕嘗竊思

上帝好生故番象以警人使省不覺之過不改故爲之愆故特勅中書使諸大臣皆知務修德以禳災復恐西戎有虞可令河州嚴加備禦

十三年正月庚子

聖典

卷之二十一

元

上謂署吏部尚書劉崧等曰朕自卽位以來十有二

載夙夜兢業不敢怠荒惟恐治不古若問者

上天有警朕心不寧此必朕有失德政事多乖卿等

宜悉陳朕失毋有所隱崧等頓首曰人君一心上

通乎天災咎之至惟修德行仁可以彌之今

陛下遇災能懼省躬思過復開導臣等盡言臣聞惟

德動天無遠弗届能修人事所以消天變也

上曰若虞之時君臣更相成勅卿等輔朕當以古人

爲法盡心毋怠

六月

上以天變避正殿群臣上表固請制曰朕聞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德侔天地仁洽民心嘉祥屢臻號稱至治朕以非德不能任賢圖治以副民望是以上天垂戒災異荐興夙夜兢業不遑寧處特避正殿以省厥愆昨卿等上表固請勉徇群情明臣民於正殿期德政於日新冀天心之可格尚賴臣寮匡朕不逮

屯田

聖典

卷之二十一

元

癸卯二月壬申朔申明將士屯田之令初

上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諸將才屯積充初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域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伯興王莫不由此自兵農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於農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定分城鎮然而地利未能盡舉數年以來未見功緒惟廣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

以給軍餉尚餘七千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爾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固有賴

洪武十九年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署屯令軍士開耕以備儲備上諭戶部臣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防之計莫善于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

十二月乙巳湖廣都指揮使司奏請運施州崇山大庸五開黃平平越等衛軍食

上覽奏顧謂戶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謂乏食始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常食有司而不恤五民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衛亦令軍士屯田自食

二十一年九月勅五軍都督府臣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策勲當時垂名後世其藩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爾都督府其中諭之

二十五年八月丁卯

上以山西大同等處宜立軍衛屯田守禦乃諭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曰屯田守邊今之良法而寓兵於農亦古之令制與其養兵以困民曷若使民力耕而自衛爾等宜往山西布政司集有司耆老諭以朕意乃命開國公常昇等往太原等府閱民戶四丁以上者籍其一為軍蠲其徭役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開耕屯田東勝立五衛大同在城立五衛大同進東立六衛衛五千六百人仍戒其各慎乃事毋擾於民

二十八年三月東勝左衛百戶吳信坐侵剋屯卒

卷之二十一

上遣使諭守邊將士曰昔漢將趙充國征討西羌所用芻糧未嘗仰給朝廷皆出其勸課撫綏有道遂成大功垂美千載近緣邊列衛因中原之民艱於供給故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奈何將校不能撫綏又重困擾之如東勝左衛百戶吳信不恤士卒侵剋其賞賜貪淫無厭是故受害者稱訟夫邊衛士卒居則望烽燧出則禦寇盜天氣旱寒穀少獲比之內地士卒勞苦加倍而信又侵暴如此使守邊者皆如吳信田土何得而治糧食何得而充疆場何以禦侮哉今遣人往諭爾等其恪遵朕言毋如吳信爲也

三十年正月乙丑勅肅王模曰古者兵出于農人無寒餒有寇則操戈以戰無事則荷耒以耕此良法也今春氣方和宜及時督軍屯糧遇有征伐爾其調率精兵與長興侯耿炳文等進討

聖典卷之二十一終

聖典卷之二十二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陸棹編輯

正六體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之本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惟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正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道理明世務通者無事浮藻

六年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因諭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彥駢儷

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不能盡變近代制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敝習復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九年十二月庚戌朔頒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論特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聖典卷之三十一

夕於宮中復令人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四事因喟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爲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直陳得失無事繁文復自序其事於首云

二十八年八月

上以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豔浮心甚厭之乃命學士劉三吾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詞恩表

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令如式錄進

評口

甲辰二月丙子

上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咎將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聖典卷之三十一

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備獨念孝文爲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遂邈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爲將誰爲咎帝王之道貴不遑時有其時而不爲與無時而爲之者皆過也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九月戊寅

上坐便殿問侍臣石勒符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

不學而豪爽脫畧料敵制勝舉無遺策符堅窮兵  
黷武不量已力淝水敗後身爲俘虜以此言之石  
勒爲優

上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勅敵故易以成功  
符堅當天下戰爭日久智勇相角故難爲力夫親  
殲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  
附勒亦不如堅然勒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  
致石季龍之禍堅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  
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  
聖典  
卷之十三  
四

乙巳正月壬申

上問起居注詹同日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其  
事如何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

上曰夫以吳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  
宮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  
必婦人哉且其教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哉  
同對曰春秋載柏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有吳入  
郢之師此其効也

上曰不然太宰嚭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怨  
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  
效哉石謂入郢之師爲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  
楚而有穰之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奇  
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四月庚子

上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爲萬乘何也克  
仁對曰由其知人善任使

上曰如卿言漢高止此乎克仁對曰然

聖典  
卷之十三  
五  
上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涉  
作難豪傑蜂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  
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忍而承以柔遠知其暴虐  
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死東城天下傳檄而  
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犬逐兔高祖則張且而  
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傑非一皆爲勍敵我  
守江左任賢撫民伺時而動若徒與之角力則猝  
然難定

八月辛卯

上御左閣讀宋史至趙普論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  
居注眉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  
之天下未必不五代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  
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戊戌

上與國子博士許存仁等論用人之道

上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嘗觀漢高之興首資  
三傑光武之興寇鄧耿賈以爲之佐歷代之來莫  
不皆然天之生才以爲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  
聖臣賢可以當之漢唐以下君臣可以當之否起  
居注詹同對曰三代以下稱唐宋其尚名世之臣  
亦可以當之

上曰三代而上純乎道德三代而下雜乎霸術其間  
雖有名世之臣要之如季嬰稷契伊尹太公者鮮  
矣吾方有事海內憑賴賢輔翼成功天下紛紛  
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對曰

主上聖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資以下禍亂今雖賢

出佐隆大業稽之於曆自宋太祖至今當五百年  
之數定天下于一斯其時矣

九月乙巳侍臣王禕和觀等進講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魏觀對曰太宗雄才備  
文武而於爲誓未免矯掠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  
遠以此觀之高祖爲優

上曰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丘嫂之怨  
而封其子爲魯侯怨豐之叛而不封雍齒不肯  
以豐爲湯沐邑則度量亦未弘矣太宗規模不及

高祖然能駕馭群臣各爲已用及太業既定卒皆  
保全此則太宗爲優也

吳元年十一月戊寅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帝以追逐狡兔比武臣爰  
蹤指示比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偏重朕謂建立  
基業猶構大廈剪伐斷刑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  
資文所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黜陟  
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墍二者均  
失之而天下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洪武元年閏七月戊辰

上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論其賢否得失至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諦視久之至隋煬帝宋徽宗則速閱而過曰亂亡之主不足觀也至後唐莊宗嘆曰所謂失天下者其此人歟上下之分漬至於此安得不亡

六年八月壬辰

上謂中書省臣曰胡人爲中國患自古有之以漢高祖之威總三十萬衆猶困於白登文景守成因置

聖典

卷之二十二

八

而不較雖數被侵擾但逐之而已及至武帝以雄才大畧欲雪白登之耻發兵致討威服邊陲凡五出塞而後匈奴始服雖疲勞中國而匈奴自此弱而不振其功亦豈少哉

十六年三月庚戌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皆曰前代運祚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惟漢高帝及陛下而已

陛下

祖宗積德累善至于

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觀之非漢高所及漢高除秦苛法雜伯道而不純

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

陛下留心聖學告諭華方自爲制命卓然爲典謨訓誥相表裏漢高初欲都洛陽聞婁敬之言始都關

聖典

卷之二十二

九

陞下一渡江卽以金陵爲定鼎之地萬世之基固以肇於此矣故曰非漢高所及

上曰周家自公劉后稷世積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伯益脩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歲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君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保國祚愈昌侍臣頌首曰

陛下斯言社稷萬年之福也

十八年三月癸亥

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  
上曰人至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衆聽爲聰通於人情  
明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止矣若屑屑於細政則未  
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及有累於聰明也

六月庚戌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  
用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立自代邸入卽  
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而將相列

聖典

卷之三十三

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賢  
誼而不能用至使憂鬱憤懣而死竇廣國賢欲相  
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  
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爲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  
盡善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  
私意也

十九年八月乙酉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  
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

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  
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夫自  
乾德間實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藉其數以  
貸于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  
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計貸貸而償償是猶有商  
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  
別其名物祭餼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  
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  
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于兵革三司財帛  
聖典 卷之三十三 二

也

二十三年三月

上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豈可驕人夫驕  
而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矣後  
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己聖之君子當以恭敬爲  
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

誠如

聖訓

二十四年二月丙寅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輒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獎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聖典

卷之三十一

三

八月乙卯朔

上與侍臣論漢高祖聽張良之言卽銷六國印

上曰高祖聞一善言卽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祖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爲治亦可稱

上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二十七年六月癸酉

上燕閒與侍臣論古

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六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况武侯之不如楚王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貶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諫以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聖典

卷之三十一

三

購書

丙午五月庚寅

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莫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

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御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規孔子之言誠萬世  
之師也

洪武元年天下甫定

上卽遣使求遺書藏之文華堂堂在禁中抵奉天門  
不百武

上嘗幸臨之三年三日庚子置秘書監秩正六品除  
監丞一員直長二員

十三年七月癸巳以內府書籍已有翰林院典籍

聖典

卷之三十一

五

軍之於是罷秘書監典籍張敏行者掌書籍中使

傳宣索書卽啟鑰以上歲時得燕見

二十三年十月甲戌福建布政使司進南唐書金

史蘇轍古史初

上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三書

先成進之

賡歌

丙午六月旱

上禱雨鍾山護應賦七言喜雨詩命侍制黃潛等

和已而諸將告捷因令翰林諸儒臣應制賦詩

上親加評品

洪武二年十一月冬如春

上召魏觀危素詹同吳琳不游遊苑內苑錫紫閣

御製序文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

六年八月甲午

上觀水有上秋水賦者言不契道乃更爲之賦成召

學士宋濂等觀之且令各撰賦以進濂率同列撰

成俱于東黃閣次第投獻

聖典

卷之三十一

五

上親覽焉復加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太官進

天厨奇珍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跪奏曰臣何

陛下聖慈賜以醇醪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志不

恤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濂卽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宜更酹一觴濂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

瑟縮者三

上嘆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顧瀛顏面變顏頰覺精神霞飄若行浮雲中上復嘆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瀛既醉下筆傾歆字不成行甫綴五韻

上遽召至前命編脩朱右重書以遺瀛遂諭曰卿戲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

聖典卷之二十一  
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

十一月壬子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學士宋濂詹同侍

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設酒而還時並書監生黃昶在館同愛其有俊才賦詩贈之字大如掌以選奉御傳宣召瀛等赴右順門外

上適乘輦而坐同餘醒尚未解

上謂之曰卿醉猶未醒邪同對曰在史館中猶能賦詩贈黃秀才謂昶也

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上顧瀛亟取之既上奏

上笑謂瀛曰朕卽和同詩卿常爲朕書之嫌於受命書焉同詩不過稱昶才美而

御製詩則并及君臣燕飲之故瀛歸與昶言之以爲詞垣盛事

九年五月

上賦雨晴詩序曰洪武八年八月無雨至九年夏四月初尚未霽需民雖未恐朕心遑遑慮失民人種

聖典卷之二十二  
種至當月二十有七日申漏山氣上升江蒸海湧

隆雲四布天雨下降宵晝淋漓盡大地足滂泥抵五月二十一日三旬不止次日將戒百辟祀后土

于北郊明旦天開雨餘山氣薄霧油然而往來雖吳道子施描方今之特豈足盡其巧態蓋六開圖畫倏然忽然變象異中故難耳因樂入番顧特勅儒臣賦詠之

十年十二月

上制十題命典籍吳伯宗賦之援筆立就詞語峻潔

上嘉其才敏賜緋金錦衣常華清流關賦詩令扈從  
儒臣和之起居注劉參道治定不教生縱逸功  
成猶遣歷問關之句

上嘆賞曰可謂安不忘危賜以白金文綺又起居注  
將子杰應命卽物賦詠立成

上大悅特寵賜和章

### 脩史

吳元年四月壬子

論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

聖典

卷之三

大

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  
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  
非善惡汝等皆當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  
之不失其實也

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無亡國  
事當紀載元史紀成以示懲勸不可廢也乃詔中  
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監脩前起居注宋濂  
漳州府通判王誥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

覺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璠曾魯高啟趙乃張文  
海徐尊生黃篈傅恕王綢等著謝徵十六人同纂  
脩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  
儒至

上謂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元非  
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  
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  
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  
俗制度疎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

聖典

卷之三

九

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  
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  
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  
等纂脩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不溢美不隱  
惡庶合公論以垂監戒

八月李善長等進纂成元史內云歷代史曰紀志  
表傳之末各有論贊之辭今元史不任論贊但  
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此

聖意也亦春秋之旨

是月史成進呈

御覽其順帝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

完書

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

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

又復上進以卷計考紀十志五表一傳三十又六

凡前書有所未備者補足之

七年五月丙寅朔脩大明日曆成自

起兵臨濠至卽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

聖典

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

莫不具載合一百卷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率

諸儒上進命歲之不匱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

言於

上曰日曆歲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

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聖政爲書以傳入下後

世

上從之於是繕寫五卷總四百五十五百餘言名曰

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

增入

聖典

卷之二十二終

卷之二十三

聖典卷之二十三

周府宗正管學事臣陸樸編輯

優禮前代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左副將軍李文忠被殺至時  
百家奏事奉天門開元主殂遂相率拜賀

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此因謂  
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  
賀也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  
稱賀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

聖典

卷之二十三

是月元順帝孫買的里八剌朝見封為崇禮侯

上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  
往不以禮遇斯孤虐寡非盛德所為朕甚不取今  
元脫忽思后在此已久但知食肉飲酒且不耐暑  
其飲食居第務適其宜石其欲歸營遣還沙漠  
七年九月丁丑

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長茂遇秋而零落氣  
之所感猶知榮悴况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  
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宜遣

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咸禮衣不花  
帖木兒二人送其行祖遺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  
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

論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繫即欲返爾歸  
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  
令爾久客于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遂骨肉  
之愛又謂二宦者曰此是故元之嗣也不幸至此  
長途跋涉爾善視之

十一年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幼主於沙漠

聖典

卷之二十三

命禮部臣曰曩者元運既終末帝能知天命遁歸  
沙漠今聞其子愛猷識理達臘歿可遣使弔祭禮  
部臣對曰道理遼遠使者難至彼久離中華漸變  
異俗非典禮所加

上曰帝王以天下為家彼不出履載之外何遠之有  
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亦常不同敬其主其臣  
悅况典禮所加其孰肯違德言禮哉

上乃自為文祭之

抑瑞



吳元年四月應天府句容縣耆民 仁等獻瑞麥  
上下令諭民曰自渡江以來有三載境內多以瑞  
麥來獻丙申歲太平府當塗縣麥生一莖兩岐丁  
酉歲應天府上元縣麥生一莖三穗寧國府寧國  
縣麥生一莖二穗今句容縣又獻麥一莖二穗蓋  
由民人勤於農事感入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  
力畝畝以奉父母妻孥以永爲太平之民共享  
豐年之樂起居注詹同進曰昔在成周嘉禾同穎  
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岐今

聖典

卷之三十三

三

上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雖戎馬之際亦脩  
農務故斯民得脫喪亂盡力田畝天降瑞麥非偶  
然也

曰天不可必人事則可盡爲國家者豈可恃此而  
自怠乎

洪武二年四月癸巳淮安寧國鎮江揚州江州府  
齊澤州各獻瑞麥凡十二本群臣皆賀

曰朕爲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  
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福蓋國家

之瑞不以物爲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  
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  
爲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  
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  
矣其後神爵甘露之後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  
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若驗可不戒哉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群臣稱賀

聖典

卷之三十三

四

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寡薄烏足以致斯  
翰林應奉唯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

寧中及萬靈則膏露降

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  
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

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懼豫神應之以此也翰林  
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收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

栢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栢迺

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

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萬年無疆之休

上曰卿等援引載藉言非無徵然朕心存警惕惟恐

不至為敢當此一或忘鑒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  
不為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  
示於天下後世也群臣皆頓首謝

三年五月丁巳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至五穗  
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餘本

上謂廷臣曰向者鳳翔饑饉朕憫其民故特遣人賑  
恤曾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借使鳳翔民未粒食  
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所養雖無瑞麥何傷  
朕嘗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鬪爭之事時和歲

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愛弟敬風俗  
淳美此足為瑞世若此麥之異特一物之瑞非天  
下之瑞也

四年七月壬子

上謂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  
甚至臣下詐為瑞應以惑驕誣至於天災示戒朕  
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  
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漕淵既盟大臣首啟天書以  
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圖寵致使言祥瑞者

繼於途獻草芝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誠  
况為天下國家而可以偽乎爾中書省自今凡祥  
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

首曰

聖下敬天勤民孰大乎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  
神子聖孫萬世之謨訓也

五年六月癸卯旬客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

上御武樓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

曰

聖下臨御同蒂之瓜產於旬客旬客

聖下祖鄉實為禎祥蓋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雙

瓜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

聖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運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

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

當也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禎示之苟

有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保民不至於

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

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  
猶其民而遺之

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群臣咸稱賀  
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行祥  
而不戒祥未必皆吉祝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  
聞災而懼或以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  
人懼則戒心常存善則修心易從朕德不逮惟圖  
脩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  
賀

上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  
召昔舜有卿雲之歌當時有元凱丘牧之賢相與  
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  
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  
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生心  
警戒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

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再見翰林院學士劉

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情形于詩歌  
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國家之美  
慶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非悔災亦  
可彌苟喪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於  
此也

二十八年七月戊辰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蚕成  
繭群臣表賀

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蚕成繭足以衣被天下  
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爲

賤貨

辛丑三月戊寅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來謝夏燧之  
命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  
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甲辰三月己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景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  
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

亡卽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上曰既富豈不驕乎既貴豈不侈乎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洪武元年三月甲申征虜大將軍徐達等奏所下山東州縣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

聖典

卷之三十三

九

者

上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况今凋瘵之時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漸而退

四月辛丑朔州進竹簾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朔州所進竹簾固爲用物但未育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

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十月甲子司天監進元王所製水精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日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侈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厥命左右碎之

六年二月庚寅海賈回回以番香阿刺吉爲獻阿刺吉者華言諸微露也言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爲婦人容飾

聖典

卷之三十三

十

上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爲容飾之資徒啟奢靡耳却其獻不受

十一月己未潞州遣官貢人參

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耨刈獲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謂宋太祖家

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琇味甚得貽誥之道也

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北日之地舊有造葡萄酒

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共酋長勸下監藏羅古羅思

喃哥監藏等以所造酒來獻

上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之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性素不喜飲况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聖典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十年五月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祭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其言謬戾不中理

上召而詰之曰汝言祭山海之藏以通寶路須人力乎自祭之乎况祭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也汝之言果導人君以善乎

十五年四月庚辰廉州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被累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

此塗一開小人窺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

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

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

五月丙子廣平府吏王久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

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

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

冶鐵

聖典

卷之三十三

十二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綬下綬上貴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銅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

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和與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豈土地所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已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教之

屏異端

吳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局直告省臣曰見一老人

語之曰

吳王卽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此小人語邪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

上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說口美色之眩目人鮮

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從橫捫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知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

三年十二月己巳

聖典

卷之三十三

十四

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爲說而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沒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又任於世者若謂神仙混俗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慾以養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曾生何必枯坐服藥

以求不死咒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五年五月乙卯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來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台巖衆見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若堯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舉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鍾歌已忽不見

上曰明理者非神恠可惑守正者非識緒可于漢之文成武利足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也

二十八年七月丁巳有道士以書獻

聖典

卷之二十三

二五

上却之侍臣請留觀之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卽煉丹燒藥之說朕烏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恠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爲所惑

聖典卷之二十三終

聖典卷之二十四

周府宗正詹宗學事臣陸桴編輯

撫馭四夷

甲午冬十二月釋元萬戶納哈出者木華黎裔孫也

上初獲之以其爲元世臣子孫待之甚厚謂徐達等曰納哈出心在北歸今強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還達等以爲虜心難測若舍之去恐貽後患不如殺之

聖典

卷之二十四

一

上曰無故而殺之非義吾意已決始遣之因召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死汝有父母妻子之念今遣汝歸仍從汝主于彼因資而遣之納哈出辭謝而去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朔廣行首平章楊璟等還自廣西入見

上問廣西兩江黃峯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頑獷散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服

上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

二年七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可無邊患

上曰溪洞獠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之日漸教化則自不爲非數年之後皆爲良民何必遷也

聖典

卷之三十四

三

三年十二月戊午中書省臣言西北諸虜歸附者不宜處邊蓋夷狄之情無常方其勢窮力屈不得已而來歸及其安養閒暇不無觀望於其間恐一旦反側邊鎮不能制也宜遷之內地庶無後患上曰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卽炎熱失其本性反易爲亂不若順而撫之使其歸就邊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四年九月辛未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敝中土載諸史冊爲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聖典

卷之三十四

三

五年正月壬子瑣里國王卜納的遣其臣幹的赤刺丹八兒仙奉金葉表來貢

上謂中書省臣曰西洋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於是賜卜納的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各四疋幹的赤刺丹八兒仙等文綺紗羅各二疋僊從高麗布各二疋

三月高麗國王王顯遣密直同知洪師範鄭夢周等奉表來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



上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群下熟議之爲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爲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強卽遣便護送至京或居一年半聽其歸省也

八月己卯貴州宣慰使霽翠上言部落有隴居者連結猺獠負險阻兵以拒官府乞討除之

上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霽翠所激謂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

聖典

卷之十四

四

之具耶宜遣使諭蠻中守將慎守邊境霽翠所請不從將改邊警宜預防之

是月甲申詔浙江福建瀕海九衛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禦倭寇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兵興以來百姓供給煩煩今復有興作乃重勞之然所以爲此者爲百姓去殘害保父母妻子也朕恐有司因此重科吾民及致怨謫爾中書出勞諭之違者罪不赦

十月甲午先是

上以高麗貢獻使者往來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使高麗諭意且以紗羅文綺賜其王顯至是顯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上表謝恩貢馬十七疋并錦囊弓矢金鞍及人參等物是時其國賀正旦使金清等先至京師

上以正旦期尚遠恐久淹其使因仁裕繼至遂皆命還國因謂中書省臣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故遣延安答里往諭此意今一歲之間貢獻數至旣困敝其民而使涉海道路途險遠如洪師範歸國踰履

聖典

卷之十四

五

溺之患幸有得免者能歸言其故不然豈不致疑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蕃邦遠國則惟世見而已其所貢獻亦無過侈之物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畧似中國非他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以所產之布疋足矣毋令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諭之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渤尼三佛齊暹羅耐真臘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還如

上旨諭其王仍有詔賜顯藥餌

十二月安南陳叔明遣其臣譚應昂等奉表謝罪并貢方物且請封爵應昂懇陳前王日煜因病而歿叔明遜避于外爲國人所立

上曰日煜旣病卒國人當爲之服叔明宜以前王印視事候能保安疆境撫輯人民然後定議命中書下廣西行省備述斯意以諭之賜應昂等紗羅夏布遣還

六年十一月己酉占城國遣使上言安南以兵侵

聖典

卷之二十四

六

本國使天朝威靈敗之境上謹遣使告捷

上語省臣曰海外諸國阻山隔海各守境土其來久矣前年安南表言占城犯境今年占城復稱安南擾邊二國皆事朝廷未審彼此曲直其遣人往諭二國各宜罷兵息民毋相侵擾仍賜占城國王文綺及其使者遣還

七年正月宣化府太平諸洞土官可王什用子南黑虎等朝貢方物

上謂中書省臣曰蠻夷在前代多負險且不交朝命

今無間遠邇皆入朝奉貢顧朕德薄何以當之古之王者待遠人厚往而薄來其加文綺襲衣以貽之

三月甲戌中書省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旣入版圖卽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自洪武四年爲始每歲納糧四千五百石以爲軍儲貴州金筑程番等十四長官司每歲納糧二百七十三石著爲令

上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但當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君臨天下彼率先來歸所有田稅隨其所入不必復爲定額以徵其賦

聖典

卷之二十四

七

是月己丑燕山都衛獲元故官及來降之人送至京中途有逃竄者

上敕諭邊將曰元運旣終天命歸我中華凡其遺民皆吾赤子今旣來歸又輒逸去蓋彼生長之日深而此撫綏之意淺故去之耳自今凡有來歸者爾等善撫綏之有欲就彼住者擇善地以居之便其畜牧有欲來京者擇善人以送之毋使失所

七月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內有曰立威上覽其論之曰汝策雖善立威之說亦有偏耳夫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輯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懷德畏威爲疆正爲此耳

八月故元國公乃兒不花遣人至大同言欲來降旣而懼有侵邊之釁不果來

上遣使諭之曰爾遣人自大同來言欲於平地駐劄

聖典

卷之三十四

八

意在臣順却慮前日犯邊之故又恐不容朕思果有此論是何言哉孰不知古人之治天下惟安民而已豈有懷私讎以致傷物命耶且爾等本元之臣彼幼君流離沙漠餘氣尚存爾不得不聽命於彼前日犯邊各爲其主爾何慮哉去就之機在乎識時今者入國觀光維其時也誠與不誠亦在於爾彼中若有知運者使上觀天象下察人事自取避凶趨吉之道不亦美乎爾其圖之

九年五月安南國王陳煥遣其通議大夫黎亞夫

等來朝貢方物

上謂中書省臣曰諸夷限山隔海若朝貢無節實勞遠人非所以綏輯之也去歲安南來請朝貢之期已論以古禮或三年或世見今乃復遣使至甚無謂也其更以朕意諭之番夷外國常守常制三年一貢無更煩數來朝使臣亦惟三五人而止奉貢之物不必過厚存其誠敬可也

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楊鏗率其屬張坤趙簡來朝貢馬賜資甚厚

聖典

卷之三十四

九

上諭之曰爾先世世爲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上然繼世非難保業爲難知保業爲難則志不可驕欲不可縱志驕則失衆欲縱則滅身爾能益勵忠勤永堅臣節則可保世祿于永久矣

是月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覲貢馬及方物

上諭之曰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得各安其生則汝亦可以長享富貴矣夫禮莫大於敬上德莫盛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

道也仁智辭歸至九江龍城驛病卒有司以聞

上命禮部遣官致祭勅有司送其柩於思南

十三年七月丙辰遣遼廣西兩江思明等府聽事民百二十九人先是詔令兩江思明等府民入京聽差遣凡事有關於其地者則遣之至是

上謂禮部臣曰溪洞之民遠居京師去土懷鄉多有生疾者或致死亡非懷遠人也其各遣還鄉里給鈔爲道里費

九月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陽須文旦進表

聖典

卷之十四

及象馬方物中書省臣不以時奏內臣因出於道見其使者以聞

上亟召使者見之嘆曰壅蔽之害乃至此哉因勅貴省臣曰朕居中國撫輯四夷彼四夷外國有至誠來貢者吾以禮待之今占城來貢方物既至爾宜以時告禮進其使者顧乃泛然若罔聞知爲宰相輔天子出納帝命懷柔四夷者固當如是耶省臣皆叩頭謝罪

十二月遣使諭日本國王曰曩宋失馭中土受殃

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有志君子孰不興憤及元運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

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肆擾鄰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匪誠問其所以果然欲較勝負於戲渺居滄溟罔知帝賜傲慢不恭縱民爲非將必自殲乎

十五年十一月普定軍民府知府者額辭歸

上諭之曰王者以天下爲家聲教所暨無間遠邇究

聖典

卷之十四

十一

普定諸郡密邇中國慕義來朝深可嘉也今爾既還當諭諸酋長凡有子孫皆令入國學受業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他日學成而歸可以變其土俗同於中國豈不美哉復賜者額金幣及織金文綺五匹帛十匹鈔四百錠

十八年正月戊寅

上諭禮部臣曰履載之間蕃邦小國多矣有能知天命守分限不恃險阻脩禮事上以保生民未有不綿其國祚若施譎詐肆侮慢未有不構兵禍以殃

其民高麗王王顥自朕卽位以來稱臣入貢朕當推誠待之大要欲使三韓之人舉得其安豈意王顥被殺而殞其臣欲掩已惡來請約束朕數不允聽彼自爲聲教而其請不已是以索其歲貢然中國豈以此爲富不過以試其誠僞耳今旣聽命其心已見宜再與之約削其歲貢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至二十一年正旦乃貢汝宜以此意諭之二十年三月癸酉指揮僉事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

聖典

卷之二十四

三

上不聽諭禮部曰朕待諸蕃國務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聽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而已以勢逼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意答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康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直仍報其王知之

六月己卯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谿峩峻猺賊出沒不常實爲民患臣愚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附猺民皆便習弓弩

慣歷險阻若選其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檢司民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

上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徠之何用殺戮若無事但當謹其防禦使不爲患耳苟其爲寇不已民有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問衆

二十一年四月壬戌時高麗王稱表言文高和定等州本爲高麗舊壤鐵嶺之地實其世守乞仍以爲統屬

聖典

卷之二十四

三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數州之地如高麗所言似合隸之以理勢言之舊旣爲元所統今當屬於遼况今鐵嶺已置衛自北兵爲守其民各有統屬高麗之言未足爲信且高麗地壤舊以鴨綠江爲界從古自爲聲教然數被中國累朝征伐者爲其自生釁端也今復以鐵嶺爲辭是欲生釁矣遼邦小夷固宜不與之較但其詐僞之情不可不察禮部宜以朕所言答其國王俾各安分毋生釁端

二十二年八月癸卯高麗國復遣使來奏稱國事

王昌乞入朝

上不許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國中多故陪臣忠逆混淆所爲皆非良謀廢立自由豈三韓世守之道哉彼旣因其主來言童子入朝必有隱謀不可信也彼苟以逆爲常事皆繼踵而爲之則人倫敦而禮義亡矣爾禮部其諭高麗使童子不必來朝果其國有賢智之臣明君臣之分綏民安國雖數世不朝亦無所責不然雖連歲來朝亦何益哉二十三年正月癸未高麗遣使來言國王王昌非王氏後實辛朶子禍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別求王氏宗親定昌國院君王僊迎立嗣位以續王氏之後伏望朝廷允所請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人多詐今云廢黜異姓擇立王氏宗親則前者來言童子入廟吾不聽者意必執國政者所爲今其情見矣且其真僞莫知若果爲本國臣民所推亦聽其自爲僭陰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爲虛妄必將禍起不測皆自取也爾宜備咨其國人知之

閏四月乙丑廣西布政使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効順方物之貢歲以爲常朕念彼知嚮慕中華服我聲教豈在數貢故嘗以海外諸國歲一貢獻轉運之煩實勞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復入貢爾禮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也二十八年八月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

上謂亨泰等曰龍州地連安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宜告以趙宗壽之故不可赦安南當慎守邊境毋啟納叛之謀若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皆幸矣亨泰等至安南陳日焜聞命畏恐卽奉詔貽書亨泰等言朝廷懷柔遠邦矜恤蠻夷履歷教戒不啻如天地父母此皆好生之德也而陋邦下國畏天事上之誠惟閣下亮察而已亨泰等因復書叙朝廷所以用兵之意以慰安之十月緬國王卜刺浪遣使來乞刺查貢方物因言百夷思倫發屢出兵侵奪其境土之故

上謂廷臣曰遠夷相爭蓋其常事然國中撫馭四夷必使之無事當遣使諭解之

二十九年正月乙亥朝鮮國王李旦遣其臣知門下府事鄭揔來請印誥

上弗許謂禮部尚書門克新曰古昔帝王列聖相承建邦錫土撫安華夏其四夷外蕃風殊俗異各有酋長自治其民初不以中國之法令治之此內外遠近之別也今朝鮮僻在東隅遠隔山海朕嘗救其國禮從本俗使自為聲教來則受之去亦勿追

今來請印誥實非誠心固難與之爾禮部其咨李旦使知朕意

二月安南以其前王陳叔明卒遣其臣來告哀上以叔明篡弒得國諭禮部臣曰安南自陳叔明遜逐其主陳日煚使不得其死因篡其位廢置相仍未嘗來告叔明懷姦挾詐殘賊其主自圖富貴不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之死若遣使弔慰是撫亂臣而與賊子也異日四夷聞之豈不效尤狂謀踵發亦非中國懷撫外夷之道也爾禮部咨其國

知之

三十年正月

上諭禮部臣曰自古分茅胙土之君必得正人君子國家乃昌任用小人必亂其邦朝鮮國王李旦因王氏數終天將更運遂有三韓之地更號朝鮮儀從本俗法守舊章有國之道全矣柰何謀慮不遠罔知事大之道左右所用皆輕薄小人不能以德助王撰述表箋漫求構禍之言置王於無容身之地此徒用何益雖在朕不以爲意然神明有知禍不可逃爾禮部移文朝鮮國王俾知朕意

三十一年三月賜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冠帶先是察度遣使來朝請中國冠帶

上曰彼外夷能慕我中國禮義誠可嘉尚禮部其圖冠帶之制往示之於是遣其臣惡喇匏等來貢謝恩復以冠帶爲請命如制賜之并賜其臣下冠服

聖典後序

先宗正纂是書成業二十餘年莢以未經奏

御未敢殺青然其副本有流

傳人間者友人王職方氏

篤好墳典四部七錄架踰

聖典

後序

鄴籤而購求不已一日相

過詢及比所得書出此以

示莢曰此先宗正之編也

并告之故職方曰太史公

有云墮先人所言罪莫大

焉彼吾學憲章諸書豈必

皆奏

御而始傳乎當亟爲梓之梓

成而職方序其端其引子

政父子莢何敢當顧唯一

代之興不越創守二塗而

善創者不必善守啟嗣禹

聖典

後序

服成績武烈此其上也若

漢高宋藝其規創之制似

亦草草而武帝狹小之幾

于續秦神宗更新之遂至

階亂乃知先代成憲未可

輕議也况我



高皇乘乾立制蹈漢軼宋真所謂禹之有典有則以貽子孫武之咸政罔缺啟佑後人者故先宗正殫精多年藩溷之區亦着鉛槧用成是書非敢云予建之求自試亦唯是

聖子

神孫無忝

皇祖庶幾或有取焉是亦芻蕘之思云爾美昔從先宗正受詩也至假樂之篇其嘉

成王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法祖之說也而其四章曰不懈于位夫其位之不懈卽堯舜兢兢業之旨而敢以漢武之狹小宋神之新法以變亂我祖宗之成法乎斯善于由舊者也此書之出美他日亦且奏御敢以臆見爲

黼扆之獻

萬曆癸丑秋日

周藩輔國中尉奉

勅提督宗學宗正勤莢謹識

後序終

後序

五

聖典二十四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是書紀太祖開國事蹟分八十一目仿貞觀政要之體視宋濂洪武聖政紀所載較詳

倭患考原一卷恤援朝鮮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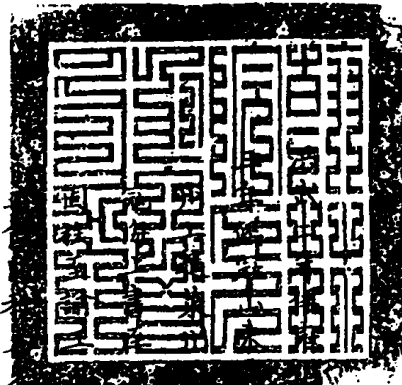
患考一卷

〔明〕黃侯卿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倭患考原

二卷》提要



倭患考原上

閩越人黃侯卿纂輯



東淮安及沿海郡邑

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尋又掠溫

同知趙秩賜璽書諭王良懷言倭

如臣我奉表來底不臣則修兵自

國聖主威德非蒙古比王具方物

稱臣入貢

按元遣趙良弼誅倭夷好語寔現其國也既而

發舟師數千艘之比至一時風電漂覆無遺類

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至是秩至其國王猶疑

為良弼欲殺之秩曰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

比云云乃得免

五年倭寇海鹽及澉浦與福建海上諸郡上諭劉基

曰東夷尚禪教姑遣明州天寧寺僧祖門南京瓦

官寺僧無逸往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初令浙

江福建二省造海船防倭

六年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戢倭是年倭寇登萊

七年寇膠州尋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令中書省移

文責王

九年倭王遣僧歸廷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上

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覽表文曰良懷不臣詔責之

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于陝西番寺

十三年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遣僧如瑤來

貢馬復却之諸僧皆安置陝西番寺

十四年倭王遣僧奉表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詞甚

恭順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師宴賞遣

歸

十五年倭僧歸廷用又來貢于是有林賢之變由故

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謀為不軌上怒貽訓絕之勒

碑寧波海堧不與互市

十六年倭寇金鄉平陽

十七年倭僧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廢雲南守禦是

年信國公湯和致仕居鳳陽上召往築登萊浙江

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為戍兵

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復遣江夏侯周德興築

福建海上一十六城設衛所燧堠調漳泉民丁為

兵戍之

二十六年倭寇金鄉

二十七年詔遣都督僉事劉德商馬巡視兩浙防倭

三月勅都督楊文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

兵海上防倭

二十八年倭寇金州會靖難後遣太監鄭和等率舟

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

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至甌中蒸死

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古

器圖書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副使等

毋得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逾數夾帶刀鎗並

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上喜厚賜之尋命都御

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為日本國王名其國之

鎮山曰壽安鎮國山上為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

卒子源道義嗣益奸狡時令各島人掠我海上

六年寇登州沙門島一帶鈔畧殆盡始置脩倭都司

九年寇松門金鄉是年遣禮部員外呂淵諭王還所

掠海上人

十六年倭王遣使謝罪都督劉江時鎮守遼東繕海

上墩堡伏兵俟之

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警至劉江率精兵疾

馳入海窩賊數千人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窩江

發伏出戰遣奇兵布伏諸山下斷其歸路賊奔入

櫻桃園江合兵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

八百五十七上召江至京封廣寧伯自是倭不敢

寇遼東

二十年倭寇象山永樂初西洋之役雖伸威海表而

華人習知東夷金寶之饒夷人來貢亦知我海道

奸闖出入華夷相糾以故寇盜復起非廣寧之捷

禍未已也

宣德元年倭王遣人來貢人船刀鎗不奉我約束上

諭使臣自後貢船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鎗

毋過二十否則不受

七年來貢如約束受之

八年王源道義卒上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往弔

祭

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武器滿載

而來遇官兵矯稱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

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為重可條奏即復許貢云

不為例嗣後再至亦復如是窺我無備肆出殺掠

滿載而歸末年海防大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

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矣

正統四年倭禦漸疎倭寇大嵩入扼諸官庾民房焚

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東嬰孩竿頭沃以沸

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剝視

中否為勝負飲酒荒淫穢惡不可名狀積骸如陵

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于是朝廷下詔脩

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墩修戰艦合兵分

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五年倭突寇登州聞有脩遁去

七年來貢

十一年倭寇海寧乍浦

成化初年倭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入貢守臣為請于朝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主客力言其不可許

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鄧人宋澄告稱素卿本澄從子叛附夷人法當誅戮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毋侵遼海

八年僧桂梧等來貢

十年倭焚沙門島等處光射南岬居民露刃者十餘

日

嘉靖元年倭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順諸道爭貢僧宗設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皆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饒寶賄萬計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爭忿相仇殺太監以素卿故陰助瑞佐授之兵器致殺倭指揮劉錦等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舶禮部遂

請罷市舶而不知所常罷者市舶太監也然尋罷尋設如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遠有無之貨收微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實抑奸商使利權在上也罷市舶則利孔在下奸商外誘夷內訐海上無寧日矣

二十五年以朱統為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漳泉并福寧州地方統清諒方勤任勞任怨嚴戢閭浙官員通番渠魁于是衣冠盜切萬詆誣惑亂視

聽必欲殺統旋改統為巡視陰遣言官劾訊統憤悶卒所任將吏殺賊有功者皆論死繫獄是年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鍾雅通番賊于走馬溪斬之船貨沒官叙功題請識者趨焉御史陳九德恭論駁查差官勘問皆擬重典後恤刑郎中陸穩乃奏釋之

三十一年浙巨寇王直勾倭為亂閩賊許朝堅洪地珍亦誘合倭奴往來海上遂殘黃巖掠定海豕突劫掠閩浙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漳

泉福興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為閩浙叅將剿賊顧兵政久弛將士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忬經畧未幾羣盜繼至柵寨列港分約諸島內招亡命勢益猖獗

三十二年俞大猷冒險出洋焚蕩巢穴賊首逸去群盜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溫台寧紹杭嘉蕪松揚淮并受其害克寬統領步兵往來海壘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忬擒治奸豪破解支黨時論以為得策而通番奸豪又言忬大猷搗巢非計且搖動忬

忬薦盧鏜起為閩叅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屯金山閩人故忌鏜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鏜

三十三年倭犯江北海門如皋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為叅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權相嚴嵩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比忬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七省軍務經有文武

才是時柘林倭寇盈二萬公奏調永順兵一萬保靖兵一萬狼兵八千狼兵先到文華即欲撫其巢經與諸將謀咸謂不可欲待永保二兵至合擊之文華怒遂搃經通倭以聞數日賊出狼兵邀擊之不利經曰邀擊且不利况搃其巢乎及嘉興保靖兵至與賊亦不利經與大猷馳入蕪州督永順兵至平望與賊戰大破之賊敗走回王江涇保靖兵從嘉興追而北永順兵從平望追而南夾攻又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經且以百功歸文華文華悔

遣人反其奏已入矣乃揭報朝以賊為浙兵投毒死也經功竟為所掩遂與天寵皆詔獄論死西市以浙西巡撫胡宗憲代天寵以南京戶部侍郎楊宜代經

三十四年寇福清海口殺數百人大掠而去

三十五年春廣盜蕭憲寇掠嘉定焚戮雪慘又有陳東者亦廣東人蟠據柘林周浦之間屢敗官兵三月盜僮徐海徽州人復引倭數千與陳東合攻圓乍浦進逼桐鄉時叅政阮鶚起拜巡撫駐兵桐城

被圍者經月京營左擊宗仁力戰死之官兵敗績  
烽火相望朝議以通運漕國留都護陵寢為急僉  
舉兵部侍郎沈良材督討趙文華以前蔡海熱識  
夷情也因而自具疏請行嚴嵩急欲就趙功而虞  
其弗支以車駕司正郎郭仁佐之比文華至嘉興  
阮已破圍驅賊宗憲方因欽奸人童華邵岳等得  
徐海老母幼弟黃金白璧以感其心朱緋華報以  
靡其志用招徐海海與東合遂舍桐城而屯呂港  
東屯新場衆且二萬餘結果于乍浦城南之教場

及潮海泰山之麓絡繹二十餘里胡與阮分布水  
陸大兵輻輳四集屯劄要害徐海欲設詐謀歸與  
通事蔡時宜等言願立功贖罪因誘賊首麻葉及  
倭酋入見軍門而約我兵縛之後又執陳東來獻  
而魚有其衆意圖易船回島以脫死耳時或中於  
其術郭仁獨以為不可文華遂以乍浦為徐海之  
衝使郭仁往守蓋投之死地耳然乍浦破于衆兵  
徐海挾二妓及精倭二千餘奔據沈庄胡遣中書  
羅龍文入賊巢易徐海來見至則跌跣階下環以

勁敵百餘各執利器莫敢誰何諸公議欲具驅蹙  
海還島宣布天子威德使諸夷効順阮獨排衆論  
一意任勦尋有旨宜速勦除言撫者斬于是胡阮  
分兵屯劄扼賊諸衝遂舉火夾焚其巢海死于烈  
焰中莫辨其面召海二妓一名綠珠一翠翹者識  
之方知元兇授首將吏舉酒交慶有逸寇一十八  
舟竄入寧波邛家洋據山為巢官兵攻之屢舛阮  
獨率遊擊尹秉衡追剿斬獲甚多餘賊渡溫奔閩  
時九月二十等日也冬寇福建之漳浦

按吾學編有胡繼制計擒賊首王孟之語而不  
及焚徐海事余近叩朱都護先言直竟逸去蓋  
朱當日在胡公中涓者言不予妄郭光祿南征  
寔畧亦云舟山劇賊若天不欲殲之每追剿必  
遇風雨也然卷末又有方議休卒伺隙以圖萬  
全之舉乃值趙連檄連還云：則蝦虎遺患罪  
有所歸耳榆林之戍亦天道哉朱都護又嘗言  
胡阮二公初甚相驩也時以撫勦異議遂有微

隙云



三十六年以浙江都御史阮鶚提督軍務巡撫福建地方閩有軍門自阮始是時承平已久民不知兵海寇山賊一時并發軍儲武備接船火器之屬束手無資而衛所軍餘郡邑機兵廵司弓兵之徒大都市鬼虛應阮至不遑勞怨殫瘁肩施尤拳：如意學校未幾出巡海上意在折衝詎倭數千由福寧三沙薄省南臺洪塘之間焚掠猖獗阮以力士陳成等數十人循海垣趣援會城行至吳航古嶺人馬困乏成等方進炒烘杯水為食倭千餘遮集

阮馳入樂邑躬登樓櫓俾發矢石射敵連斃數酋賊方散去阮乘夜取間道入省調浙廣諸兵與賊戰于吉原西峽諸處輒奏斬獲賊驚訶曰阮兵安得猝至閩耶急遁去冬復合漳賊數千屯于海口阮督分巡道盛唐提兵營于綿亭出廣浙諸兵圍之賊乘夜潰去阮督兵追勦于灣門斯嶼之間賊赴海死者無算御史吉澄累以提聞輒賜金綺會海寇許朝堅謝策等勾倭突至漳州登岸焚掠阮訪知有賊船灣泊南灣逼近詔安梅嶺皆接濟通

番之徒在馬督同各道親臨其地計獲八灣四姓巨魁何邦珙等二百餘名搜出各家違禁貨物會問具題悉置于法士民翕然稱快九月延邵山賊復起公躬督官兵征剿悉就禽斬于是閩省閭閻始有更生之望矣

三十七年有旨逮阮巡撫士論惜之由何邦珙等奸黨飛揭中傷胡總制修欲乘而陰擠云

按阮鎮閩日有獲賊疏及諭民約法二十四事詞極懇切足以見其拊循勞苦血戰艱難也迄

今閩中父老類能誦之當其時竟抱不白之冤而僅以身免與蠅市虎亦可畏哉

夏四月倭合漳賊蹂躪連江踰北嶺復逼會城遂陷福清縣城訓導鄒中涵被執不屈而死殺掠之慘不可言狀逾旬殘毀南安五月至泉御史樊獻科率士民固守二十餘日賊攻永寧衛不得入流而月港隨風飄至海口覆溺甚衆把總秦經國方坐立功遇之擒斬數十級以贖失事之罪又海賊洪迪珍謝策許朝堅等糾倭三千餘散劫諸村旋犯

詔安殺男婦百五十餘人

三十八年新舊倭奴結聚數千焚掠邊海兵力脆弱  
往：陣亡二月焚劫詔安雲霄諸處三月焚劫長  
泰善化里攻其城不得入仍寇泉州掠南安破某  
巡檢司四月陷福安縣城殺擄男婦三千七百餘  
人轉寇福州五月陷永福縣城知縣周煥死之八  
月由長泰劫掠南靖諸村九月由龍溪突劫平和  
清寧里十一月倭千餘屯福清之上還時巡撫軍  
門王詢委坐營都司朱先督率桑植土兵禦之進

戰楓亭斬倭二百餘級奪回所擄男婦二千餘人  
時論以為創見之功王巡撫條奏安攘七事未幾  
以畏讒引疾去代者劉巡撫

三十九年倭掠福州省城外諸村城門盡閉者彌月  
劉巡撫下令大開之不禁往來者親督將領及家  
畜健兒邀擊于閩安鎮斬獲千餘級劉精騎射家  
健數十輩俱習戰各倭聞風遁去四月陷崇武據  
之四十餘日突寇平和泉州諸處皆以有備去又  
有倭五百餘徒自仙遊直抵永春破其邑及陷寧

德十月倭破福清金峰寨貢士陳道有 文甚哀

四十年春倭自漳州出掠同安及晉江與頭諸村又  
焚掠詔安東關外者三閱月住長泰者三十餘日  
旋復掠晉江南安諸村秋合土賊掠人於安溪轉  
寇泉州是時郡邑皆有備且多良守令雖燬無恙  
廣兵王鳳等作亂自江西渡關欲窺福州至茶洋  
聞省城有備不敢下劉單騎往諭還所擄男女七  
百餘人劉巡撫奏定兵糧以圖久安長治疏居亡  
何以糧乏兵疲才猷莫展自陳不職去代者游巡

撫震德

四十一年是年倭寇閩者有四夥一泊寧德之雲淡  
門一屯興化之江口諸村一流突同安南安諸村  
分黨圍福清一自漳州突屯詔安二月倭襲陷永  
寧衛城者再殺傷軍民焚掘房墓劫屍勒贖脅從  
數萬于是漳泉之間禍尤慘矣四月倭進逼興化  
郡城是時游巡撫敗賊于江口江兵備道昆敗賊  
于囊山漳泉土寇稍聽招撫殘黨流倭屯于福清  
興化寧德塞路四至軍門告急于浙江提督胡宗

憲八月遣叅將戚繼光督兵援閩戚有制之師首殲倭于橫嶼再捷于牛田連破六十餘營于興化之涵頭先後斬級三千餘顆是時寇汀延諸賊各守巡道勤撫之其寇連江之倭合福寧新倭連福寧德壽寧政和三邑獨松溪縣城不一得知縣王賓力禦之戚寧奉文回浙是時胡總制亦躬至建寧聞牛田之捷而返十月潮賊吳平糾倭陷福建之玄鍾所城十一月新倭圍興化府城者逾旬游巡撫將遣步卒往援皆以天兵為名號先差二健

齋符驗期會談道翁時器倭于途殺二健令土人詐稱奉差進城期于某夜舉火為號則天兵至矣且戒不用巡警是時士民城守久困得其符驗以為寔然至期乃倭從城之東隅舉火而入于是城陷倭駐其中者兩閱月金帛子女燬掠一空

按野史有莆變二紀蓋自元至正間迄嘉靖壬戌莆城凡再陷郡人宋曰仁最稱其詳今按莆志于陷城事文多隱飾亦勝質之史哉

四十二年春倭陷岐頭鎮城而據之又陷平海衛城

屯住其中指揮歐陽深戰于東莆死之軍門累疏乞以戚繼光充福建副總兵部覆從之百姓始有更生之望游蹤陳兵務三事

按倭之內犯皆土賊為之嚮導如永寧衛之陷則泉賊李許觀江益瘋等誘之也永春之攻則謝愛夫黃元爵等誘之也浦城之寇則饒賊張璉蕭晚林朝曦等誘之也其為患最大者則王直徐海誘倭以犯浙吳平魯一本林鳳之徒誘倭以犯閩廣所在皆然苗可知矣亦何怪于以

有天兵而敗哉

四月軍門譚綸至有新倭欲赴岐頭平海之黨繼兵劉顯俞大猷邀擊之斬首二百餘級適總兵戚繼光亦至二十日譚直抵平海懸二萬金以賞衝鋒之士乃分戚與劉俞兵為三哨敵血矢心殲力並侵晨有黃雲東起白霧瀾山兵已合圍賊尚未覺逼巢縱火鏖戰烈焚死甯無算捷聞告廟陞賞有差其他各處殘倭聚有新獲是時計功戚兵斬級一千二百二十顆救回被擄男女二千一十二

名口劉兵斬級四百九十四顆救回被擄男婦一百八十名口俞兵斬級四百九十六顆救回被擄男婦一百八十八名口一時副將材官如胡守仁楊文通王如龍蔣百清傅應嘉朱珏張元勳趙國柱朱璣張勳金科歐陽樞馬應龍陳其可顧喬李超王道詔安縣知縣梁士楚及蹶張之士有朱文達姜虎王濟胡世等首膺衝鋒破敵之賞樹功尤奇云十二月倭攻仙遊縣城未下軍門以王如龍胡守仁分兵斬獲一千餘級其機宜號令一聽于

#### 戚繼兵尋擊長樂賊二百餘級

四十三年正月倭攻泉州安平鎮城三日不克聞戚兵且至奔往同安二月戚繼兵督王如龍陳濠耿宗元及繼哨朱文達姜虎等追剿于王倉坪又敗之于蔡陂嶺先後斬級五百餘顆其遁伏岩谷者類被鄉兵芟蕪殆盡五月潮賊吳平假以招撫為名突據詔安縣梅嶺堡劫掠諸村是月譚以補制去巡撫汪道昆代之是時屢捷之後兵威甚振春汛路寨各有斬獲

四十四年有新倭于泉州永寧衛沙堤登岸劫掠指揮白希周王世寔把總馮煥等擒斬一百名級又倭于烽火門福寧海岸流突李超胡守仁等攻之斬級三百餘顆把總姜虎于鹿灣梅水漁洋南山柳溪地方斬獲一百餘顆六月潮賊吳平率倭數千圍攻詔安知縣梁士楚禦退之吳平者先係總兵俞大猷撫回梅嶺向在南灣設賊報効因四十二年二月間閩廣二省有會剿之議遂遁于海傳應嘉等擒斬二百四十八名顆吳平走廣海桐山

把總鄧銓追之傳應嘉與叅將湯克寬舉兵夾剿又斬級一百四十五顆吳平復于廣海糾聚賊徒大小船二百餘隻北犯玄鍾圍執把總朱璣兵船盤據南灣譚軍門會戚總兵馳赴漳州督傳應嘉統魏宗瀚等追勦吳平駕遁出海七月復來十月戚繼兵親督陸兵渡海率寨路水陸夾攻先後斬級二千餘顆生擒叛賊陳進卿等及俘獲無算譚與御史李邦珍會題善後十二事

四十五年春倭船百餘突至泉州永寧各灣時戚兵

正巡沿海遂截殺之而潮賊吳平餘黨林道乾曾一本之徒復寇閩中矣時晉江撫賊謝愛夫至家益肆有勾倭再動之念知府萬慶計擒而殺之

隆慶元年春有倭三船自東南外洋駕入閩海王如龍追剿斬級三十八顆又一夥于南日海壇乘間登突把總朱璣追剿斬級七十九顆

二年秋海賊曾一本由廣入閩擁眾流突是年五六月間駕船自高雷至廣城外公然劫掠肆志橫行至建興于海珠寺者幾晝夜以發貢佛狼巨銃發

射廣城聲不輟如雷重城堅閉官兵莫何搶進戰艦聲震隣封至是駕船二百餘隻黨眾數萬倭立鍾閩軍門塗澤民會總兵李錫督調水陸官兵來擊于柘林雲蓋南灣等處三戰皆捷斬級七百五十九顆焚溺不計把總朱璣趙記王世寔死于陣曾賊僅存三十餘船遁去奏聞陞賞有功將領朱璣等贈恤立祠是時廷議令閩廣二省會兵夾剿曾賊以兵部侍郎劉燾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福建軍務以監察御史紀功兵部主事王偉協議機

宜興總兵李錫俞大猷計畫舉行十一月把總姜虎于潮州黃岡城斬賊四十餘級

三年春倭船分夥于浯嶼銅山烽火諸處恭將張元勳都司王如龍呼良朋楊文通陳琳顧喬歐陽樞張奇峰等攻捕斬級三百一十七顆獲船七隻四月曾賊突入詔安東林地方把總楊文通擒斬三十四級姜虎于南灣雲蓋寺截殺計斬級一百八十三顆生擒二十名義勇沈英奮管帶漁船擒斬生倭昭三郎等六月初四等日官兵追剿曾賊焚

溺船賊大半福兵斬級五百三十八顆姜虎調往柘林攻賊斬獲二百餘顆廣兵斬獲名顆廣東總兵郭威督恭將王詔等會合閩兵乘風徑進斬級五百顆生擒曾一本解至潮陽梅溪身死餘黨悉平

是時兩省用兵閩累獨甚轉輸供應耗費不貲且一時製造巨船一百二十隻又為廣東造福船八十隻窮山巨木斬伐無遺大姓墓村合園以上亦盡濯駭動排督甚于倭後之時云

四年春汎小埕水寨把總葉又選等子信地海洋先後擒斬真倭一百一十四名顆七月廣東海賊歐老擁衆突窺銅山古雷地方殺掠兇橫把總楊文通督兵攻剿擒斬三十餘級賊遁回廣軍門塗澤民題奏經畧地方十事

五年春廣寇楊老擁船至玄鍾海洋覬知水陸有備至秋遁去把總王濟五月于龍岩寺斬倭百餘級六年春汎泰經國追剿南賊及衝沉倭船于烏坵海洋截剿倭船于料羅灣把總沈英奮又攻獲倭船

于詔安之徐渡社叙錄具題各賞賚時漳州府同知羅拱辰議呈開番船之禁通商販之利以室亂源以裨軍餉軍門殷從儉行之有奏定歲額軍餉疏沿海小民各遂活計云

萬曆元年潮賊林通乾乘春汎駕船奔突漳泉海洋竄據澎湖徑投東番蓋前因兩省軍門之招撫而不敢為非後因與劇賊朱良寶相圖不克心懷疑懼故也其黨林鳳最黠代領其衆四出流突六月至萬安奪百戶侯煒所領兵船五隻至烽火寨信

地破鑑江塘頭二堡至松山後港把總劉國賓哨官鮑尚忠等戰死

二年五月兩廣軍門舉兵討平叛賊朱良寶因會閩省軍門夾勦林鳳

二年夏五月海壇遊兵把總邵岳南日把總方策擒斬真倭于牛山東洋計六十餘名顆

四年林鳳遁誅駕大夥賊船百餘隻在東海乘風突至澎湖地方惠潮道遣官馮伯才等往招聚被殺害聞兩省兵至新港林鳳以輕舟四十餘號直走

西洋呂宋福建巡撫劉充誨與興泉道奏議遣浯嶼道哨官王望高等于二月計往呂宋諭其國王以番兵戰船攻鳳于玳瑁港獲賊總黃德許元二首級奪回婦女三十八口及鳳賊謀主林逢春同回呂宋國王遣僧入貢方物軍門具題遣王望高等再同番僧人等往擒林鳳鳳于九月駕遁廣潮軍門督行興泉二道會總兵胡守仁嚴督將呼良朋把總秦經國等以十月自浯嶼開駕與廣潮泰將吳京兵船合踪追勦擒斬攻擊賊船過半若

計日可殄滅者適廣東惠潮道致書胡總兵令兵  
且緩進聽本道招撫于是兩省議論不協而林鳳  
之生死竟不可曉矣殷有酌議兵食疏

是時鳳賊有偽總馬志善等奔入潮陽告降乞  
招故惠潮道有緩兵之議或者謂其納賄縱寇  
云

恤援朝鮮倭患考附

友人陳生英偕李甥大年既梓余所纂集倭考  
笑究于朝鮮事如耳食也客有示以許遊戎東  
征諸劄及叙功疏讀之然後得其梗槩用約畧  
為全書俾附錄焉

萬曆十九年倭寇朝鮮其酋關白平秀吉春夏之交  
閩人番商許豫陳申朱均旺等報警時當事者疑  
其為倭間幽陳申于獄尋出之

按倭呼關白如漢大將軍之稱平秀吉貌若獮

猴短小多智初為人廝養卒以狡諂事山城君  
得幸官至關白未幾弑山城君自立為王襲取  
三十六州多用利誘卑驕狙詐之術

二十年四月倭分夥大寇朝鮮兩月之間席卷七道  
國王避于義州上疏乞援廷議以侍郎宋應昌經  
畧事務總兵李如松提督南北兵共四萬餘名往  
李係寧遠伯成梁長子為人勇敢機敏方平寧夏  
哱承恩之亂遂移師董東事時設三副將為三協  
而諸偏裨近二十員云

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李如松親率南北兵克復平壤副將楊元光登小西門軍聲大振倭奴胆落連克開城進次碧蹄館李如松以數勝之餘鼓兵長驅誤入倭伏得弟如梅如栢等突圍救出是役也先勝後敗兵氣漸餒遂遣沈惟敬行購初欲惡倭後為倭所愚惜哉

二十二年召宗應昌李如松還京撤散東征各兵而遣臨淮侯李言恭胤子宗城為正使副將楊芳亨佐之沈惟敬晉官遊擊兼其役責勅印往封之奠

其撤倭還國不擾朝鮮也宗城至行長釜山警察倭無受封意且倨傲遂夜遁議囚之改揚方亨為正使沈惟敬副之

是年福建軍門許孚遠總兵朱先防海甚嚴倭不為患第歲侵民頗艱食無賴之徒櫻粟大都數縣皆然軍門擒其首鄧三輩斬于市閭閻始安許有禦倭須知刻于倭奴入寇情形大畧具矣

二十三年冊使渡對馬島抵山城國親見閼白閼白

勞資甚厚勅印亦接受但其志不在封封之不足愜其望遂禮辭方亨等歸以大眾尾之渡海分屯釜山晉州各要害

二十四年朝鮮告救月凡數至遂以侍郎邢玠晉秩兵部尚書經畧其事晉食都御史楊錫經理朝鮮御史陳劾監察之設三司道二贊畫四總兵調南北軍兵共十萬餘名徧裨近三十員蓋重其事是年不尚書石星于獄死為論新沈惟敬東市以其悞國也

福建軍門金學曾撤諸司葺城池精器械修餘隄復峰墩增營伍拔賊張密探偵一時將領畢力効命海洋無警金有八閩撫政漁船事宜及閩海兵防諸刻尤皆禦倭長策

二十五年朝議徵兵四方羽檄旁午兵部題調福建水兵二千朝鮮督撫特疏生名取都司許國威領之行國威風負忠勇雅富韜畧先為遊擊備倭遼左習知地利夷情時以忤封使落官至是得撤懷慨揚餒但自閼之朝鮮程一萬三千里兵士行役



者有如葉市臨發父子兄弟相送哭聲慘動天地  
國威以御語慰諭衆藉無恐且御兵有紀所遇安  
堵秋毫無犯甫至王京即後攻象山受贊董丁應  
恭誣害雖才猷磊落不竟所施蓋應恭雖揚錫而  
國威鎬之故人也故波禍及焉鎬精騎射勇畧冠  
世是冬親督六師攻圍清政象山寨破其外柵困  
之凡九日清正請降未之許適倭救至我師退舍  
丁贊畫遂乘機修怨鎬罷官歸里先是八月倭合  
夥攻克南原副將楊元喪師三千六百人馬如之

廷論棄市衆論寬之謂其平壤先登之功未刑也  
倭進至稷山國王將適黃州海上楊鎬遣將解生  
楊登山等戰退之追至慶州斬級有差

是時卽報有奏議云軀命難同爪業敝袴必待  
有功故爵賞一端明主斤：愛惜今有事武夫  
暴骨于原野儒者袖手于廟堂無事則遊魂沙  
漠者未沾片語之溫而因人成事者濫沐踰涯  
之寵欲以勸天下之勞臣斯已難矣此許給事  
弘綱疏也又云前有勁敵後有更議設身而處

當事之地則顧盡是危機故東事不壞則已壞  
則由事中人兩疏由前則撫臣分別功次太蚤  
使倭倖者妬功避罪轉相鼓煽而聞帥已被操  
戈由後則贊畫狂黷敗忽失真使耳食者疑功  
為罪疑罪為功而是非如辨穴鼠此陳御史劾  
疏也余每讀此一增感慨又喜公論直道之在  
人心因摘錄于此以資捫虱者之高譚

是年七月福建銅山把總張萬紀擒斬通倭劇賊  
無齒老等六十餘名于升仔灣

二十六年閏金軍門遣人偵倭虛寔得報聞白己死  
首具奏聞時我師分中東西水四路並進東路以  
總兵麻貴率之攻象山清正營中路以總兵董一  
元率之攻泗州石薨子營西路以總兵劉銑率之  
攻順天行長營水路以總兵陳璘領之塞其歸路  
刑馬為盟誓師決戰會倭果以閏白死撤脩奔喪  
勢窮力竭諸寨俱遁各路追擊于海威有新獲遂  
班師叙賞云

按叙功疏內聞我自丁酉九月以後洎戊戌九

月以還除損失官軍兵馬器仗各有奏記外計  
中路前後擒斬活倭二百五名顆東路擒斬倭  
級一百五名顆西路通共擒斬倭級四百七十  
八名顆水路通共擒斬倭級一千二百三十四  
名顆焚溺生倭及船隻器械尤多

閩越人曰余生于越長于閩用竊有感焉夫閩與  
越皆隣倭之國也倭之為患無時無之嘉靖之季  
猖獗甚矣壬辰之舉不我而東者倭豈陰厚吾閩  
與哉蓋其精神在朝鮮未逞他及也及其罷衆歸

島又值主幼國疑首相雄長目圖不暇耳藉令彼  
國內寧則虎豹終日不噬寧不噬草木以肆其毒  
乎必以隣為壑也乃今濱海之民不倭之是慮而  
恒憂倭之至者又豈治安景象哉抑聞之兵法曰  
無恃其不來恃吾之有待余嘗與通使貳師遊海  
上窺其為倭備者舟可用乎器可用乎兵可用乎  
三者而皆無之大都狙于故習了延歲月而已善  
夫許遊戎之言曰隋唐之主席其富強嘗以數十  
萬之師加于朝鮮矣然竟無成功闕白以奴隸之

子率髡首跳跟之夫一渡釜山直搗王京空其畿  
即勢如破竹者何哉尚文墨而卑武畧習承平而  
忘戒備故也然則為閩越桑土衣衽之思者盍亦  
以朝鮮為前車可乎噫嘻吁余真杞人也憂天良  
可哂哉

#### 附倭俗考

日本古倭奴國其國主世以王為姓漢時來朝歷  
東漢魏晉宋隋皆入貢唐咸亨初更國號曰日本  
其地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隔大山有五畿七道

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

其俗男子黥面文身不衣裙襦橫幅結束相連不  
施縫綴女人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頭皆披髮跣  
足其王至隋時始制冠以錦絲金玉為飾

其人不竊盜少爭訟飲食以手而用蓬豆用蹲踞  
為恭敬死者親戚就屍歌舞為樂既葬舉家入水  
浴潔以祓不祥

其兵器有矛有木弓竹矢以骨為鏃灼骨以卜吉  
凶信巫覡好奕博屋梁擣蒲之戲頗崇儒書有好

學能詩文者尤信佛法有五經書有佛經白居易

集皆得自中國右見寰宇記今按其器如馬嘴鏡

其山鎮曰壽安鎮國永樂初即製

其產金 琥珀 水晶 硫黃 水銀 銅鐵

白珠 青玉 羅木 杉木 水牛 驢羊 黑

雞 細絹 花布 石硯 螺鈿 細扇

其貢馬 盛鎧 劍刀 塗金裝彩屏風 洒金

厨子 洒金 文臺等物右見大明一統志

東夷去古未遠人貌而直刑簡而峻俗貧而寡竊

男子蹲而溺女子立而溺幼則披髮長則禿之婦

推其髻于後富貴家食稻衣錦貧而下者衣楮茹

粃糠而已其敢于內犯者猶吾濱海亡命時亦初

奪倭夷聞耳又云其國即扶桑出日處故名日本

有扶桑禪林第一寺石卿良珍說良珍聞之積善

被倭掠去踰二十年所附中山王

其地似魚形長二千餘里濶古百餘里田少山多

民居沿海空地捕魚為生以土山削峻為城郭首

長居于山上房屋無磚瓦皆草板遮蓋其王畿內

商賈富盛餘國荒寂善殺戮無論老幼貴賤俱佩

長短二刀男子留後髮毛髮不着裙褲鞋婦人挽

髮跣足草染黑齒身服五色花衣亦多粉飾為容

喜濤僻云

其音語與中山瑠球相通

其上下文移往來書札只四十七字音韻相類者

通用



倭患考原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黃侯卿撰自題曰閩人其始末未詳侯卿以嘉隆間福建瀕海郡縣嘗被倭患故爲是書以推其致禍之由上卷溯洪武初年遣使通倭終萬厯初廣賊林鳳之亂下卷恤援朝鮮則紀宋應昌楊鎬東征事也卷末附以倭俗考其中所載閩事居多草野傳聞殊爲簡畧

皇明典故紀聞十八卷

〔明〕余繼登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王象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典故紀聞

十八卷》提要

國朝典故紀聞序

余與世用偕官吏局別  
蹴舍而共處稍謝造請  
取古人已事差次之而  
世用曰取法於遠不如  
近也卽又取當代事爲  
一編而世用曰吾與其  
繁也寧簡事可循言可  
紀不必見自己出也以  
魏弱翁之才其大者乃  
在條上漢家諸名臣故  
事耳余以爲與其取諸

名臣奏牘不如徵

列聖之典謨也於是世用  
視諸故府紀所見聞久  
而成帙屬余更定摘爲  
十八卷凡關

國家大政大本則書非大

典故紀開序

二

事而於世爲急則書非  
大非急而爲異聞見則  
書非異而事所從起則  
書中丞王公取以付梓  
人刻未竟而世用卒嗟  
哉世用所論次未及施

用也然可謂有其意矣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

國史

玉牒副總裁前詹事府少

典故紀開序

三

詹事掌院事直

起居注

經筵

日講官北海馮琦序

皇明典故紀聞卷一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馮 璠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太祖攻陳埜先時方假寐有蛇緣臂而走左右驚告視之蛇有足類龍而無角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則棲我帽纓中蛇徐入纓中

太祖舉帽戴之遂詣敵營設詞諭降寨帥既歸忘前蛇坐久方寤脫帽視之蛇居纓中自若

典故紀聞卷一

方孝孺 三百七十四

廼引觴自酌因以飲蛇蛇亦飲遂蜿蜒繞神櫝矯首四顧復俯神主頂若鏤刻狀久之升屋而去

太祖克采石諸將見糧畜各欲資取而歸因令悉斷舟纜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計其驚問故

太祖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今舉軍渡江幸而克捷當乘勝徑取太平若各取財物以歸再舉必難大事去矣於是率諸軍進取太平

太祖攻太平先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及拔城卽張之士卒方剽掠見榜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徇城中肅然

○陳埜先攻太平

太祖按兵城上令徐達等轉戰至城北忽有龍見於陣上雲端敵衆驚愕仰視我師因大破之遂擒埜先

太祖擒陳兆先降其衆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懼不自安

典故紀聞卷一

方孝孺 三百七十九

太祖覺其意至暮悉令入衛屏舊人於外解甲酣寢衆乃相謂曰旣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及攻安慶多先登

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召諸將徐達等將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汝等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頓首受命及克鎮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

太祖初設營田司以元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

之曰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澇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作之意

太祖爲吳王時命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未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爲治 上曰

典故紀聞卷一

三

林圭 二百六十四

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於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爲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太祖爲吳王卽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省臣曰

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太祖自宣至徽儒士唐仲實姚璉來見因言

典故紀聞卷一

四

二頁半 林

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亦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

太祖攻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駐蹕之地

○儒士范祖幹初見

太祖持大學以進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



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太祖爲吳王時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吳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戴良童翼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

典故紀聞卷一

五

宋史

太祖既定寧越欲取浙東諸郡集諸將諭之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正當撫卹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縣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故鳥不萃鷹鷂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民必歸寬厚之政爲將

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爲子孫者亦必昌盛

太祖起兵時所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爲言遂罷之

太祖爲吳王時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太祖視事東閣天熱甚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叅軍宋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

典故紀聞卷一

六

宋史

真可示法子孫臣恐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此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

○句容有虎爲民害者

太祖遣人捕獲之令養於民間飼以犬宋思顏以爲擾民無益

太祖欣然卽命取一虎一熊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越國公胡大海嘗言吾武人不讀書然吾紂  
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毀  
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皆趨附之可爲行  
兵者之法

○僉院常遇春守金華其部將有擾民者衢州  
總制王愷執而撻之市遇春怒使人讓之愷  
曰民者國之本將軍上股肱肯令傷其本  
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亦將軍所樂聞也遇

典故紀聞卷一

七

希

二百八十七

### 春謝之

太祖初命諸將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  
屯充仞乃下令申諭諸將曰興國之本在於  
強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  
農足軍食定伯興王莫不由此兵興以來民  
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於  
民則力重困故令爾將士且耕且戰數年以  
來未見功緒惟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  
以給軍餉尚餘七千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

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宜及時開  
墾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  
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  
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士世豈無之或  
隱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  
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  
敷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叅軍及都督府俱以  
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謁  
闕面陳其事吾將試之

典故紀聞卷一

八

趙文希

二百九十五

太祖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正  
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  
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  
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  
吾所任將帥卽與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  
聽命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  
忽於終也

太祖嘗謂羣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

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循帖若踴嚙之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此方今所當急者

太祖嘗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公爾忘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

太祖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

太祖見陳友諒鏤金床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卽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慾尤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太祖嘗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況左右前後之人與我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又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卽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而不言相爲容默非事君之道於已亦有不

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無隱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屬須擇賢者與之共理

但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楠而爲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筭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太祖曰莫耶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必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太祖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召徐達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雖成此功非旦

典故紀聞卷一

十一

彭應泰  
二百九十五

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釁隙豈不爲其所累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爲身害

太祖時曾下令凡農民田伍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爲差有司親臨督勸情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疋不種麻及木綿出麻布絹布各一疋按此令常行民安有不足於衣

者

太祖嘗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因謂省臣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効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於民則無所損也

太祖以儒士楊訓文爲起居注諭之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輪忠納誨致主于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也吾平時于百官所

典故紀聞卷一

十一

彭應泰  
二百九十五

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他日復命訓文滕毅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以爲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爲戒耳

太祖嘗下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旣用其力當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優恤予自兵興十有餘年所將之兵攻取四方勤勞至矣以其爲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嘗被

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具給衣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于應天府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如其舊

太祖嘗謂太史令劉基等曰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培斂以腴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紓

典以紀開卷一

十三

方學

太祖將營宮室典營繕者以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爲雕斲昔堯茅茨土墼米椽不斷可謂極陋矣然千古稱盛德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愆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吳元年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言吳王卽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太祖曰此誕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太祖嘗諭按察司僉事周演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然凡事當存大體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

典故紀開卷一

十四

方學

非吾所望于風憲也

太祖嘗禁種糯其略言曩以民間造酒糜費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價稍平頗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居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太祖嘗念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當何據對曰禮

改葬易常服用總麻葬畢除之乃命有司制素冠白纓衫經皆以粗布爲之起居王禕曰此比總麻爲重矣

太祖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者乃不復改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

免太平等府租賦有差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爲美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

甚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萬世之師也

○博士許存仁講尚書洪範至休徵咎徵之應太祖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嚮今宜體此下脩人事上合天道

○吳元年上海民錢鶴臯作亂執華亭知縣馮榮榮不屈囚置獄中及徐達遣指揮葛俊擒鶴臯榮始出獄卽爭于俊曰反者鶴臯耳餘皆良民卽有從者亦皆迫脅將軍必欲加兵榮請先死有邑無民何以爲治俊從之全活甚衆

太祖謂起居注詹同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

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前代朝賀皆用女樂我

太祖吳元年始革去不用

太祖嘗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辟之罇草萊者施罇不謹必傷良苗繩姦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箠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

典故紀聞卷一

十七

方孝孺

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辟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太祖時除郡縣官皆給道里費知府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州判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半之

典史十兩著爲令又予文綺羅絹布及其父母妻子皆有差蓋謂初授官不免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故欲其奉公不得不先養其廉如此

太祖因試將士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

典故紀聞卷一

十八

方孝孺

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太祖以久不雨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令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醢醬皆出大官供給



今皆以內官爲之懼其煩擾于民也

○更有受贓者事覺赴井死

太祖聞之論羣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君子聞義則喜見利則耻小人見利則喜聞義不徙是故君子舍生取義小人則舍生爲利所爲相友今其人死不足恤其事可爲世之貪汚者戒

太祖嘗召浙西降將諭之曰吾所用諸將多濠

典故紀聞卷一

十九

趙文希  
三百七十三

泗汝穎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常保爵位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快樂旋復喪敗何足爲真富貴乎

○吳元年七月己丑雷震宮門獸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質

太祖命藏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

奉置几案以祗天戒

太祖諭羣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古之賢臣亦憂治君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誠以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竊位苟祿於生民利病謾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捄矣可不懼哉

典故紀聞卷一

二十

趙文希  
三百七十四

太祖一日祀山川畢出齋次顧謂世子等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衆情斯爲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德業著歷觀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於下者皆由於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將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庶諳勞逸他日不致驕惰



太祖謂臺省臣曰近代法令極煩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勿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得夤緣出入爲奸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鬪毆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太祖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

典故紀聞卷一

王

三百五十五

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縱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入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息此亦忠於爲國乃中等之賢也又

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典故紀聞卷一

王

三百五十六

太祖謂省臣曰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言民輕犯法則犯者益衆

太祖曰民之爲惡猶衣之有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矣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得活甚難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太祖新建宮殿成命儒士熊昂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西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國初建宮殿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甃地者

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

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南京新造宮殿成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軍士多有因戰鬪而傷殘者旣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當設備禦可於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庶得有所養也

○國初習元舊俱尚右至吳元年十月

太祖始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爲左相

國餘官如之

太祖初置御史臺命湯和等爲左御史大夫等官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

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太祖初命中書省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煩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故當時所定刑名條目皆與臣下面議斟酌其後條例日增比擬日煩輕重上下惟憑奸吏之手大失立法初意矣

太祖遣世子次子往臨濠謁陵墓諭之曰人情習于宴安必生驕惰今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卽 祖宗陵墓之所訪求故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擇官輔導以行

○園丘初成

典故紀聞卷一

王五

卷八

太祖出觀時世子從行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

者不可不體下情

太祖指道旁荆楚謂世子曰古者用此爲朴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損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太祖嘗夢人以璧置於項旣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大將軍徐達等北征屢捷

太祖遣人諭之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

典故紀聞卷一

王六

卷八

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於敗乃可以無敗能慎於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防謹密常若臨敵勿坐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按此諭凡爲將者不可不知太祖嘗謂大理寺卿周禎曰律令之設所以使人人不犯法田野之民豈能悉曉其意有誤犯者赦之則廢法盡法則無民爾等所定律令

除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  
宜類聚成編直解其義頒之郡縣使民家喻  
戶曉積等乃爲律令直解以進

太祖覽之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條格之書非不  
繁密但資官吏弄法民間知者絕少是聾瞽  
天下之民使之不覺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  
解頒行人人通曉則犯法者自少矣

太祖時中書省臣有請科民間布囊運糧者

太祖曰國家科差不可苛細苛細則民不堪今

典故紀聞卷一

三

林桂  
三百八十七

庫中布不乏爲囊甚易何用復取於民

太祖以諸子年漸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  
侍製麻履行勝凡出城稍遠則令馬行其二  
步趨其一

○徐達既下山東郡縣

太祖卽遣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  
令守令之賢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  
有德則足以善治然爲治之道亦有難易當  
天下無事民狃於奢縱治化爲難及更喪亂

斯民凋弊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  
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  
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爲暴橫以生亂階今  
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術  
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  
氣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生養休息  
耳卽扶元氣之謂也有守令之寄者當體予  
意以撫字爲心毋重困之

太祖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曰人以一心對越

典故紀聞卷一

三

林桂  
三百八十八

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  
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  
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  
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  
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  
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又  
謂李善長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  
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太祖卽位之前以羣臣推戴之意告於上帝

曰如臣可爲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來臨天  
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  
之先是連日雨雪陰沍至正月旦雪霽越三  
日省牲雲陰悉歛日光皎然至行禮天宇廓  
清星緯明朗衆皆忻悅

○元時詔書首語曰上天眷命

太祖謂此未盡謙卑奉順之意始易爲奉天承  
運見人言動皆奉天而行非敢自專也

太祖因制太廟祭器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

典故紀聞卷一

元

言先

不可爲今禮順人情所貴斟酌時宜近世泥  
古用邊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旣不用死而用  
之似亦無謂於是制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  
儀

太祖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  
不安寢侍臣對曰陛下日覽萬機未免有勞  
聖慮

太祖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甚難守成之  
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太祖嘗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于執一惟當以

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以威鎮之凡推

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

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懾則小懼又

曰若欲人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

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

太祖嘗因宴羣臣謂之曰朕尊居天位念天下

之廣生民之衆萬機方殷中夜寢不安枕憂

懸於心劉基對曰今四海一家宜少紓聖慮

典故紀聞卷一

元

言先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慮之矧德  
非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  
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  
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  
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  
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況天  
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

皇明典故紀聞卷一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二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 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太祖諭羣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聰明之君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奸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顏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

典故紀聞卷二

趙文布  
三百五十六

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太祖初卽位中書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元豈可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何必做

中書令乎乃命鍾同取東宮官制觀之因曰朕今立東宮官取羣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叅用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且諭之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令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將由是而生矣又曰昔周公教

典故紀聞卷二

二

三百五十三

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告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太祖謂羣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

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太祖謂劉基曰今天下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太祖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

興故紀聞卷二

三

二百九十七

太祖御東閣與學士陶安等論前代興亡之事因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太祖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豈人所能獨理卿等皆

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獄清省

太祖嘗諭胡廷瑞曰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卽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

太祖命諸將北征諭之曰汝等師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

興故紀聞卷二

四

三百八十四

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器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卽還之此陰陽美事好共爲之

○應天府有滯獄逾半歲者

太祖聞之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自今獄囚審鞠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滯淹

太祖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甚有益如



藥石之能濟讒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爲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爲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于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于是非取信于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讒佞之口可杜矣

太祖嘗謂御史大夫文原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辭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常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不究蓋見秦漢以

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爲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曰陛下此心卽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略不之咎尤見天地之量

太祖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錯

太祖命翰林儒臣脩女戒謂學士朱昇等曰治天下者脩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于鳩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太祖嘗命製軍士戰衣表裡異色令各變更服之以新軍號謂之鴛鴦戰襖

○國中書省議役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

太祖曰民力有限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得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太祖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際儆戒或怠則典故紀聞卷二

無以交神明乃命禮官及諸儒臣總集郊社

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爲監戒者爲存心錄以進

○蘄州進竹簞

太祖謂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竹簞固爲用物但未

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卻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洪武初近臣有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太祖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太祖嘗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且謂侍臣曰富貴易

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典故紀聞卷二

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

太祖嘗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寵愛之使然向使

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太祖諭宋濂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慾鮮克有終至秦皇漢武好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卽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聲名留於後世此卽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夙夜兢業以圖天下之安豈敢游心于此按

太祖此諭足祛千古之惑

○有風憲官二人各許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其一人言簡而緩

太祖曰理原於心言發于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

直其言多者非詔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太祖留心律令已令羣臣編定尚恐有輕重失宜者乃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

太祖嘗手詔中書省臣曰昨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事一謂在廷之臣各令言朝廷得失席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

人言言貴簡當選其陳事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言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

○洪武初有御史言陶安隱微之過者

太祖曰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于道路

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此爲盡

職乎植佳木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穠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害滋大矣乃命中書省黜之

○洪武元年九月下詔求賢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

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于岩穴豈有司之失于敦勸與朝廷之疏于禮待與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賢與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洪武初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刑部勘

問皆不實或言元時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

太祖曰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著爲令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而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碎之

太祖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論德等官諭之曰範金鑄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

太祖命文原吉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諭之曰天生人材當爲世用然人之材有不同明銳

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辨給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又曰人材不絕于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所舉非所用爲患甚大卿等慎之

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克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克伴讀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太祖因禮部奏定祭禮諭之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于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

典故紀聞卷二

十三

趙文希  
三百九十五

人陌紙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乃生民脂膏以此爲尊醪俎饌克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吾念將士征戰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見所可見者惟生存者耳其卽爲優恤之凡遇時節預給薪米錢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養則吾君臣于歲時宴樂心亦少安

太祖一日退朝太子諸王侍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異爾等當記吾言常存警戒

○或有言元之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者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

典故紀聞卷二

十四

希  
三百九十六

聞也夫步急則踣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太祖嘗手勅諭中書省臣曰中書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稟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事有不然當直言改正苟阿意曲從言既出矣

追悔何及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自今事有未當卿等卽以來言求歸至當毋徒苟順而已

太祖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積土久而不已則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於滔天卿等皆時之俊傑與朕康濟天下雖有小善朕必錄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過遷善如鏡之去垢光輝日增不然則終身朦蔽罪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典故紀聞卷二

十五

尚書卷二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也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

太祖諭羣臣曰朕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寔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

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已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權法猶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太祖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浚流臨早免憂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當閒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樂者必至於危亡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

典故紀聞卷二

十六

尚書卷二

○洪武二年春

太祖以天久不雨告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等神一十八壇中五壇親行禮爲祭文以告其略言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于失所朕不敢煩瀆天地惟衆神主司下土民物參贊天地化機願神以民物之疾苦聞于上天后地乞賜風雨以時以成歲豐養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報

太祖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

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妄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憫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繁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爾等可不戒哉

太祖與翰林侍制秦裕伯等論學術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情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

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太祖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太學仍諭之曰人有積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而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也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其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辭章而已

○洪武二年五月

太祖祭方丘還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

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朕常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祭祀時誠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太祖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爲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爲之司牧者

典故紀聞卷二

十九

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爲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常以爲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太祖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制毋

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卽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道但常戒勅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

太祖嘗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唯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

典故紀聞卷二

二十

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太祖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邪亂禮法蕩然以至于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令典俾世守之 皇后之



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卽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大小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宮不及奏而朦朧發內官監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以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羣臣命婦于慶節朔望朝見宮中而止無故卽不得入宮

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進恐其夤緣爲奸不利于國也至于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禳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洪武三年五月詔設科取士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于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淳俗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俱

貴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貢士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耻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殃吾民願得賢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彼遊食奔競之徒自然易行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于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于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諮訪得失或考問古今典禮制度



太祖嘗謂諸武臣曰用兵之道當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于取敗人言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以偃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撤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武備可一日而

忘哉

太祖御東閣聞學士宋濂等講有土有人章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洪武三年二月詔天下曰自古帝王開基立國必賴賢俊之臣共熙庶績以康兆民是故殷湯周武既定天下克用俊乂列于庶位故

能光昭上下澤流無窮今朕肇基江左統有萬邦稽古建官期臻至治永惟六部政繁任重而在位未盡得人豈朕用賢之道未廣歟抑賢智之士抗其志節而甘隱于岩穴歟詔下之日有司其悉心推訪以禮遣之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今人于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禮其定爲儀式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

長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人

○洪武三年六月

太祖以天久不雨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於地衣不解帶令皇后與妃親執爨爲昔日農家之食皇太子捧楹雜麻麥菽粟以進凡三日始還宮仍齋宿于西廡出內帑紗綵一萬四千疋賜將校于常例外給軍士薪米令法司決獄復命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

遂大雨四郊霑足

○左副將李文忠送所獲故元諸孫至省省臣請獻俘

太祖曰古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對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曰太宗是待王世克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煩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朝于中宮畢賜中國服

○元平百官表賀

太祖問羣臣元之所以亡與已之所以興因曰當元之季君晏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國用不經征歛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蠭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凡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有向使

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

敢驕橫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羣雄之手不在元之手今獲其遺胤非天之降福何以至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太祖嘗謂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

敗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七月詔于午門外擇空地立亭建碑刻國家政事可爲定式及政令之善者著以爲法此最有益不知何時遂廢

太祖一日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已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

一已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太祖嘗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定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卽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于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往肆侈于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于是省部定職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車輿器用衣服各有等差庶民房舍不過三間不得用斗拱彩色其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用紬絹素紗首飾釧鐲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制花樣金線裝飾違者罪之

○禮部尚書陶凱等據古禮請每膳用樂

太祖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洽然太和雖日一舉樂不爲過也今天下

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爲佚樂哉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鬪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朕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

○洪武初御史袁凱言今天下已定將帥在京師者于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于都督府延至通經學古之士每于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生

太祖深以爲然遂勅省臺延聘儒士于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太祖一日朝退見二內使乾靴行雨中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勅百官入朝遇雨雪許服雨衣

太祖大宴諸功臣因諭之曰創業之際朕與卿

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日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始于晏安也明者能燭于未形昧者猶蔽于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

典故紀聞卷二

三十九

彰應奉  
三百六

太祖已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皆諸將之力存者得膺爵賞沒者乃不復見遂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又設壇祭戰歿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

太祖一日罷朝坐東閣召諸武臣諭之曰爾等退朝之暇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鬪為能以必勝為功今居閒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

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讓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為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太祖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為說又繆為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歿

典故紀聞卷二

三十九

彰應奉  
三百六

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于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初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况萬無此當痛絕之

太視覽儒士嚴禮等上言治道書謂侍臣曰元氏之亡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今禮言不得

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

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業之初

正當使下情通達于上而猶欲效之可乎

太祖因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

罷兼領之職諭之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

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

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

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爲明鑒朕今立法

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

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典故紀聞卷二

三

三十一

皇明典故紀聞卷二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三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太祖因享廟謂禮部臣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

于克誠人謹方寸于此而能格神明于彼由

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有所警而後無所

放乃命禮部鑄銅人一高尺有五寸手執簡

書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朕心

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

典故紀聞卷三

一

方李

太祖謂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最難點檢朕起兵

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目

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爲身之

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

點檢此身與心若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

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

今每遇祭祀以爲當齋整心志對越神明而

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

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

○洪武四年春嚴內城門禁之法官一日一代士卒三日一代凡內官內使出入皆用號牌有以兵器雜藥到門者論如律

○中書省臣言宦官俸宜月給三石

太祖曰內使輩衣食于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給一石足矣

太祖謂省臺臣曰朕諸子曰知務學必擇端謹

典故紀聞卷三

二

李

文學之臣兼宮寮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于正如行康衢自不爲偏岐所惑與邪人處則日習于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

太祖以劉真爲治書侍御史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于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幾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

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蹇諤之風以爲百官表率至于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

○刑部搜獄中囚得一私書乃吳興王升以寄其子平涼知縣瑱者其言曰凡爲官須廉潔自持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以謙敬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于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于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覩也

太祖覽書嘉歎良久賜升手詔遣使往諭賜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復其家

太祖謂羣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昏

典故紀聞卷三

三

林桂  
三百六

則窒故善持其志者不爲昏怠所乘是以業日廣德日進聖人初無異於常人而常人不

能如聖人者以弗勤弗思耳

○洪武四年五月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

諭之曰吏部者鑑衡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

典故紀聞卷三

四

桂  
三百五

庸庸碌碌克位而已

太祖與羣臣論刑法或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然草木不茂金鉄之溪水非不清然魚鼈不生古人立法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頭抽脅之刑慘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

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以致堯舜之治也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矯誣至于天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後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致使言祥瑞者相繼于途朕思

典故紀聞卷三

五

方孝  
言長

凡事惟在于誠况爲天下國家而可僞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

太祖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野戰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太祖觀太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



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  
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朕每臨  
陣觀兩軍交戰出沒于鋒鏑之下呼吸之間  
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  
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  
于死地有國家者所當深戒也

太祖謂省臺諸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于  
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輒自  
用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

典故紀聞卷三

六

亂之源卿等當知朕此意

太祖諭京衛諸將士曰勤儉爲治身之本奢侈  
爲喪家之源近聞爾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費  
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厭之費歲月滋  
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織而飲食  
衣服必欲奢侈夫習奢不已入儉良難非保  
家之道自今宜量入爲出裁省妄費寧使有  
餘毋令不足

太祖聞諸勲臣莊佃多倚勢害人者召諸臣諭

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  
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  
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意而莊佃之  
家倚汝勢挾汝威以凌暴鄉里卿等何可不  
嚴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必漸自縱不已  
必累爾德也

太祖嘗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  
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  
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  
其心始安賢人君子于國家盡心如此朝廷  
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朕每夜不安寢未  
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  
其弊卿等當體朕懷

典故紀聞卷三

七

地文希  
三百八十三

○洪武五年二月安南國王遣陪臣朝貢禮部  
已受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  
王乃陳日熒今表曰叔明必有以也白尚書  
詰之蓋叔明逼死日熒懼朝廷致討故託貢  
以覘之遂却其貢



○洪武五年五月

太祖祭方丘畢還宮皇后妃嬪見謂之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

○句容民獻同蒂嘉瓜二省臣以進

太祖曰草木之祥生於其地亦惟其土之人應之于朕何預若盡天地之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王禎不在于微物賜民錢遣之

典故紀聞卷三

八

希  
言九七

太祖曾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詞懸于宮中其牌用鐵飾字以金其詞不可考也

太祖念驛傳重繁諭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已愛而勿傷不善治者徵歛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臣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勒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馬既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

何異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覓之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洪武五年十二月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理道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降條章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秩滿赴京者往往不書農桑之務學校之教甚違朕意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降罰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不教導生徒隳學者皆論如律於戲聲倫不振實君師之過坐享民供而不修政教亦豈職分之當爲凡在君民體朕至意

典故紀聞卷三

九

尚希  
言九五

太祖嘗于冬月幸三山門觀修浚城濠者見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狀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鋤于水中求之未得耳令別取鋤償之曰農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勞矣尚忍加害乎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曰今日衣重裘體猶覺寒况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卽命

罷其役仍命行工部遣各夫匠還家

○內使有奏增肉飼虎者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飼之手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皆縱之

太祖嘗諭來朝守令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小人養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于衆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于中

典故紀聞卷三

十

二百八十一

小人舍而不爲故私欲恒蔽錮其內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脩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太祖嘗謂御史臺臣曰爲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往見貪饕之徒常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奸故爲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爲賢則

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已以爲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佞之態

太祖謂詹同曰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爲害甚于鴆毒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

典故紀聞卷三

十一

影應錄  
三百二

間納其淫邪不爲所迷惑者幾人焉况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太祖嘗命御史察舉天下有司諭之曰古人有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于小人蓋君子有犯或出于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詭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民患君子過誤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思改爲彼小人者不知廉耻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于廉能之官雖或有過

常加宥免若貪官之徒雖小罪不赦也

太祖製中都城隍神主成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爲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達暮恒兢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爲民父母者也苟所爲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內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太祖命羣臣采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

典故紀聞卷三

十二

二五五

者著爲書曰昭鑑錄以賜藩王因謂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于諸子嘗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苦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于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

太祖一日閱武罷諭諸將曰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今爾等無耕耨之勞而克其食

無織紉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于民也無知之徒不知扞禦之道橫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弊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宜戒其恣縱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衛卒有差還受親舊私遺者衛官以違法并

典故紀聞卷三

十三

二五五

逮其親識請罪之

太祖曰人歸故鄉孰無親識慰勞餽贈人之常情命皆釋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覺苛細用法如此使人舉動卽罹刑網甚失寬厚之意

太祖謂羣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殆豈可得也此言甚善朕觀湯以從諫弗拂而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諫與拂諫耳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

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不亡何待從  
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儉人日遠號  
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與者朕于卿等  
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不盡言

太祖嘗命吏部訪求天下賢才論之曰世有賢  
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于求賢蓋賢  
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  
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  
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

典故紀聞卷三

十四

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可稱者宜令  
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  
至治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馬雖至駑策勵可以致遠  
木雖至樸繩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愚勉教可  
以成材故聖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  
俗今之爲吏犯法者多若得賢官長以表率  
之豈有不化而爲善者自今臺省六部官遇  
有暇時集屬吏或教以經史或講以時務以

變其氣質年終考之視其率教與否則可以  
知其賢不肖矣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  
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  
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  
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  
未能盡變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  
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  
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

典故紀聞卷三

十五

林桂

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  
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太祖嘗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  
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  
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  
未當故常深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  
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繹思至  
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  
斷庶幾不眩况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

于見聞則視聽不廣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意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當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每進一膳卽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卽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營造之士宜各給衣米庶不

至饑寒也

太祖嘗謂秦府左相文原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爲諸子擇賢以爲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于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俟其大失然後規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爾等宜盡心所事

○洪武六年十月

太祖嘗命禮部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專掌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潞州貢人參

太祖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止之遂於死中種數十畝計所入亦足供用太原歲進蒲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

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于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太祖謂都督府臣曰自古賢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皆坐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且兵食一出于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疲民力以供閑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

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爾等往彰德濟寧真定等處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皆專之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春分當朝日以是日  
日食改于巳亥日行禮釋奠先師孔子亦改于次丁日

○彰德府稅課司有稅及民間瓜菜柿棗畜牧飲食之物者事聞

太祖曰古謂聚斂之臣甚於盜臣正此等官吏也命執而罪之

○禮部尚書牛諒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

太祖曰大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多侈夫儉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古人所定非過侈也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初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

太祖以為未當命學士承旨詹同與學士宋濂議乃改定初獻奠玉帛將畢即分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又謂古人祭用香燭所以達道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罷之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得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盡其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依者給以屋舍

○山陽民有父得罪當杖而子請代者太祖謂刑官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勵天

下其釋之

太祖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卽中材或墜于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

太祖嘗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

典故紀聞卷三

二十

希  
二百九十七

之臣忠謀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明若昏庸之主各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太祖謂侍臣曰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大業

者不可以獨成故擇賢任能布列庶位安危

協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諸賢故卜世未久歷祚靈長秦隋之季棄羣策于漢高委英雄于唐主獨任其智未幾而亡蓋根疏者易拔源淺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羣情則治益盛隆道日光大矣

○洪武八年改建大內宮殿

太祖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

典故紀聞卷三

三十

尚希  
三百九十八

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于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爲其飭所司如朕之志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謂之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有長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所長則天



下之才難矣

○洪武時南郊甘露降羣臣有獻詩頌德者

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得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反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太祖謂太子諸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道乎

典故紀聞卷三

三三

三

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于外者可知其內古之君子德充于內而著乎外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可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爲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嗜好則必爲其所陷矣

太祖命湯和等防邊諭之曰自古重於邊防邊

境安則中國無事然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嘗勅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洪武九年五月將有事于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

太祖命翰林官考古制以聞學士宋濂等言按

典故紀聞卷三

三三

彭應泰

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宋真宗時有內喪神宗當郊而喪未除皆未嘗廢夫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所以示有尊也從之

○洪武時日照知縣馬亮考滿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于督運

太祖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于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遂黜之



○洪武時福建叅政魏鑑瞿莊笞奸吏至死

太祖賜璽書勞之曰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之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臣能馭吏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既隳矣民何由安朕所以著爲令欲使上官馭吏嚴之以法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所以政弛而民受枉今丞相奏福建兩叅政致極刑于姦吏朕聞茲事當哉故往諭之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于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闈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

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于禦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洪武時刑部主事茹大素疏論時務累萬餘言

太祖令人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纔五百餘言因歎曰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定爲建言格式頒示中外使言者陳得失無煩文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久住客邸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其一端自今常選官宜早與銓注卽令赴任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

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太祖謂省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輸租外悉免其徭役

太祖曾勅中書省曰嚮荆蘄等處水火朕寢食不安亟命戶部主事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太祖召而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須人力乎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也汝之言果導人君以善乎遂黜之

○有內使以父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者

太祖卽曰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因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爲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已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嬖專忍其本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爲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侍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關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虞微賤之人

敢言而不得言疎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

太祖嘗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自

典故紀綱卷三

三八

杜  
三百五

卽位以來嘗以勤勵自勉未旦卽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惰元首叢挫民何所賴

太祖造觀心亭成親臨幸焉時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來朝召而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

朕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于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祇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是在是吾心卽在是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太祖謂韓國公李善長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于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于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設若臨事不熟驟然決斷恐未盡善旣行之後自覺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

典故紀綱卷三

二九

後有  
三百六

矣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欲以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諸司奏啓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然後奏聞

太祖嘗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于水鑒當于民鑒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弊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爲可戒大抵民情幽

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鑑得失于民有見于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

太祖合祀天地于南郊自齋誓至祭之夕天宇澄霽星緯昭煥祥風慶雲光彩燁煜

太祖大悅勅中書省臣曰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為先祀事之禮起于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

典教紀聞卷三

三十

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暫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文太煩乃以義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今合祀天地而上下悅若有胥饗答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儒臣紀其事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

太祖御華蓋殿皇太子侍謂曰爾看書亦知古

人為君之道否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繫于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亦必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

太祖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曰君之于民猶心于百體心得其養不為邪淫所于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為眾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為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若惑于儉邪荒于酒色怠于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

典教紀聞卷三

三十一

皇明典故紀聞卷三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四

交河

余繼登

編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曰人主以明爲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以爲明衆人之見必廣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才以爲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典故紀聞卷四

趙文希  
二百五十一

太祖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脩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里惟于宗族序

尊卑如家人禮于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爲令

○國初伶人皆戴青巾洪武十二年始令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

太祖觀武帝紀顧謂翰林侍臣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

典故紀聞卷四

二

希  
二百五十七

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孫之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太祖嘗與翰林侍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于能謹與否耳

太祖謂翰林侍臣吳沈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

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

太祖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況賞罰予奪國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于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

敢忽也

太祖嘗謂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贊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脩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若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

典故紀聞卷四

三

尚希聖  
三百九

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太祖命羣臣各舉所知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此意

典故紀聞卷四

四

三百七

太祖嘗謂侍臣曰人主不能明斷者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君人之量

○洪武十三年六月

太祖謂戶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爲民害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葬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洪武間御史連楹劾應天府尹曾朝佐祭歷

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禮

太祖顧問廷臣吏部尚書阮駿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乃命翰林院考證以聞翌日翰林院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禮爲宜遂詔以爲常式

○洪武十三年八月制天下學校師生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醢之類皆官給之

○洪武時御史劾溧水縣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禮部言著令凡祭物缺者許以他物代

典故紀聞卷四

五

禮文希  
二百五十五

太祖曰夫祭物所謂缺者以非土地所產溧水固有鹿何得謂缺是有司無誠心于祀神而故爲苟簡也夫百司所以能盡其職而理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懼之心耳今溧水之官于神猶怠忽之則于人事又何懼焉命論如律太祖與吏部臣論任官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然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

出于衆人爲公論出于一人爲私意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太祖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于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典故紀聞卷四

六

希  
二百九十九

太祖命助教趙新等爲布政使諭之曰今布政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化通達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爲政鬱塞則遠近乖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美惡無所見如此則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朕



所以用卿等冀儒術之有異于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時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恐傷人况重爲徵歛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待而能爲國家者

太祖言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

典故紀聞卷四

七

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爲聚歛之臣剥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洪武十四年七月定文職散官之制凡初入仕任內未及初考而遷調改除陞等者考覈平常量才降等非貶降者皆得初授階初考

稱職任內已及初考遷調改除而品級仍前者任內已陞授未及再考遷調改除而品級仍前者皆得陞授階凡及兩考而事蹟顯著者皆得加授階

太祖嘗謂諸行人曰凡爲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視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爾等當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人爲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書或奉命出使或

典故紀聞卷四

八

催督庶務所在官吏淑慝軍民休戚一一咨訪還日以聞庶不負爾職也

太祖嘗勅刑部臣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于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輕四凶之罪止于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旣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憫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爲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眞犯者決之如律其餘皆減



死論

太祖嘗謂四輔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于君猶父之于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蓋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當慎之

○給事中有言國初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翰林編脩吳

典故紀聞卷四

九

林桂  
三百八十一

沈等議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于是諸凡啓事東宮者稱臣如故

太祖諭部院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一心以共濟天下朕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六部爲朕總理庶務都察院爲朕耳目日與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贊輔共成理

道以安生民

○廉州巡檢王德亨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太祖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莫大况控制邊境貴于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

典故紀聞卷四

十

桂  
三百八十二

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

○洪武十五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又賜學糧增師生廩膳應天府一千六百名府一千名州八百名縣六百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工部奏飾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綠請令民採辦

太祖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工部臣曰庫藏所貯恐不足用且令採辦以價給之亦不

# 傷民

太祖曰青綠產于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直不知有司急于取辦未免過于督責而吏卒貪緣肆貪所得之直不償所費况貨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者急于應辦轉爲借貸其弊百端爲害滋甚豈可以粉飾之故而重擾民乎

○洪武時廣平府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

典故紀聞卷四

土

貢次

鐵元時于此置鐵冶歲收鐵百餘萬請仍置冶

太祖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今各冶鐵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因杖其人流海外

太祖嘗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

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彼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泮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漫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鮮州學正孫詢訐稅使曾必貴爲胡惟庸黨

典故紀聞卷四

土

貢次

又訐故元叅政黎銘嘗自稱老豪傑訕謗朝廷

太祖曰詢不思以聖賢之道教人而爲告訐之事豈儒者所爲置不問

○洪武時有以犯罪減死戍邊者多艱于衣食太祖聞而憐之悉命還家取贖用定期而來至是五十三人先至

太祖曰彼愚民無知故抵于法今先期來歸是其畏法良心不泯庶幾改過遷善矣特命宥

其罪與道里費放還田里

○馬后聞得元府庫輸其貨寶至京師問

太祖曰得元府庫何物

太祖曰寶貨耳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寶抑帝王自有寶也

太祖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爲寶耳后曰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至時命順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故世傳技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鴆毒誠哉是言但得

典故紀聞卷四

士

趙文鼎  
二百七十

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卽大寶也

○黃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宇器用爲吏所告按察司以聞

太祖曰原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貞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長猾吏告訐之風矣命貞復職而械吏至京治之

○洪武時有給事中劾各處巡按試僉事所上章奏有不稱臣及不書月日者請逮問之

太祖曰此亦錯誤其勿問

太祖嘗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于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典故紀聞卷四

士

希  
二百七十六

太祖覽而惡之曰刑罰之設本以禁民爲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大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鯢鰠焚林而田禍及麋鹿敲巧密之法百姓豈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

太祖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讒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

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爲害不淺矣

太祖聞大學士吳沈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  
儉人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人小人必敗  
君子故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  
去少正卯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  
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于悅上忍于賊下  
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爲而不  
問以爲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  
犬馬者乎又曰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  
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  
爲如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于天下國家  
亦必牽合傅會曰是必不可爲此誠國之賊  
也

太祖嘗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  
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國造福  
殘暴者爲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  
豈弟雖才有不逮者亦不至于傷物所謂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搏擊  
遇事風生鍛鍊刑獄陪尅聚斂雖若快意一  
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  
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深鑒  
太祖謂吏部臣曰近內外官員有以微罪罷免  
者其中多明經老成練達政務一旦廢黜不  
得展盡其才能朕甚惜之于是凡罷免官通  
經術有才幹者悉起送京師擢居顯職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

紙高一尺三寸一品衙門文移紙三等  
皆高二尺五寸長五尺爲一等四尺爲一等  
三尺爲一等案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  
一尺八寸爲一等二尺爲一等三品至五品  
衙門文移紙高二尺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  
八寸長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門文移紙高  
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驗紙高一尺六寸  
長二尺八寸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移紙高  
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四寸長一

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太祖嘗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間兩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違之臣論是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胡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求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協于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

典故紀開卷四

十七

彭應樂  
二百九十五

太祖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謗言則德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又曰朕日總萬幾所行得失非從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用之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洪武十七年七月勅內官勿預外事凡諸司

勿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太祖因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于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鑒也夫仁者治于未亂智者見于未形朕爲此舉所以戒未然耳

典故紀開卷四

十八

陳  
二百九十六

太祖嘗謂侍詔朱善等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知識爲知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太祖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

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踈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不可得也

○洪武時命戶部以山東鹽召商中賣仍聽民買食尚書郭桓言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

太祖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于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太祖謂刑部臣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歛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育義制而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于策周公善治豈在于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太祖謂侍臣曰責難之詞人所難受明君受之

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爲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汗穢簡策貽笑千古此誠可爲戒

○洪武十八年二月

太祖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間雪雹而雷時氣不和皆人事有以致之乃諭中外百司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條陳以進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

太祖諭兵部臣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

不便利卽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

太祖御華蓋殿聞大學士朱善讀心箴畢謂之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諛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退日間所失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停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于是甚可畏也安能暇逸

太祖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輿圖之

典故紀聞卷四

主

林桂  
二百六十三

廣古所未有者

太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洪武時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縣官善政當罷任而保留者

太祖賜手勅獎勵復職加賜衣幣謂侍臣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由

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厲民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宜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爲盜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今縣官能爲吾撫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之意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爲政以得民心爲本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太祖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贊善劉三吾對曰賴陛下威德四方無虞民皆安樂

典故紀聞卷四

主

桂  
二百九十三

太祖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自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人者深矣

太祖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史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太祖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則親



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之存亡係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于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于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

典故紀聞卷四

三

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鵝終非其性也

太祖謂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

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饒餘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田畝則爲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正當究心毋爲聚歛以傷國體

太祖謂戶部曰古先哲王之時其民有四曰士農工商皆專其業所以國無遊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熙也朕有天下務俾農盡力畝畝士篤於仁義商賈以通有無工技專於藝業

典故紀聞卷四

十四

所以然者蓋欲各安其生也然農或怠於耕作士或墮於修行工賈或流於游惰豈朕不能申明舊章而致然歟抑汙染胡俗尚未革歟然則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興也爾戶部卽榜諭天下其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遠遊凡出入作息鄉鄰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業而遊惰者及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

○吏部選用國子生爲六品以下官



太祖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

惟至公無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  
得其所有者有獄訟冤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  
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爲私欲所蔽人  
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蔽可息一牽于私  
欲而惑于人言則冥然如坐暗室饑寒者無  
由獲濟冤抑者無由伸理賢才壅蔽而豪猾  
縱橫則爲廢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  
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母爲人

典故紀聞卷四

三十五

趙希希  
二百八十五

蔽惑也

○麗水有卜者于求富民陳公望不遂詣闕誣  
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

太祖命錦衣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審  
其妄謂寮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  
輯斯民安于田里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  
豈朝廷命孟賢意哉卒具疏白公望等冤而  
論妄告者罪

○洪武間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

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  
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  
廣達於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  
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  
上者不遣

太祖曰正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  
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  
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

典故紀聞卷四

三十六

希希  
二百八十六

豈可樂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  
以下者當置翰林院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  
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  
之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爲內藏庫顧謂  
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  
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  
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  
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

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中湖廣都司請運施州崇山大庸五開黃平平越等衛軍食

太祖覽奏顧謂戶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得乏食數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恤吾民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衛但令軍士屯田自食

○洪武初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之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其情

辭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

太祖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洪武二十年春郊祀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太祖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

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

○洪武中有老校丁成者言河南舊有銀礦採之可資國用

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

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已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國初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

太祖素知其弊及卽位乃遣國子生往各處集

典故紀聞卷四

三九

趙文希  
三百八十七

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書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類編爲冊以所繪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太祖嘗命儒臣書洪範揭于御座之右因自爲註謂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揚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

太祖聞侍臣進講有論人之善惡感召有不得其平者因謂之曰爲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太祖曾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卽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効力于國豈可忘之爾

典故紀聞卷四

三十

希  
三百八十八

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依者並優之母令失所

太祖嘗謂禮部臣曰尚爵所以敬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詔天下行養老之禮凡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

皇明典故紀聞卷四終

典故紀聞卷四

三

十八

皇明典故紀聞卷五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守太寧都督僉事商暘言見儲糧粟太寧三十一萬石松亭關五十八萬石會州二十五萬石足供數年邊用

太祖謂左右曰守邊之計足食爲先今暘言儲糧足用邊郡之民可免輓運之勞矣

典故紀聞卷五

一

方孝孺

太祖謂侍臣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踈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詔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落髮爲僧二十以下請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過者始度爲僧太祖嘗因論兵政謂諸將曰國家用兵猶醫之

用藥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  
用兵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  
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  
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起釁適足以召亂  
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  
縱不殘體殞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  
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

○國朝之制每衛設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  
人指揮僉事二人又設前後中左右千戶所

典故紀聞卷五

二

以分領士卒後指揮不肯入署理事遇有責  
成互相推避洪武二十年始命指揮使掌印  
同知僉事各領一所士卒有武藝不訓練器  
械不堅利者皆責所領之官

太祖嘗諭吏部臣曰爲國任人爲本作奸者不  
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  
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前諸  
城知縣陳允恭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近有  
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夫長民者能愛民雖

有過可用也召復其官

○御史凌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邀  
漢飲厚報以金漢告曰子罪當爾非我私子  
酒可飲而金不可受固拒之

太祖廉得其事擢漢副都御史

○洪武二十年青州旱蝗民饑有司不以聞有  
使者奏之

太祖謂戶部臣曰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民  
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饑而守臣不以

典故紀聞卷五

三

林桂  
三百五

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其亟遣人往賑之就  
逮治其官吏

○洪武時嚴交通外夷之禁永嘉民有買暹羅  
使臣沉香等物者爲里人所訐按察官諭當  
棄市

太祖曰永嘉乃暹羅所經之地因其經過與之  
貿易此常情耳非交通外夷比也釋之

○洪武間令天下都司衛所輪班赴京較試武  
藝其射牌高大與人齊射三百步外乃後的

在百步內而牌高至二丈餘嘉靖中言者言射的高大如此天下豈有三三丈之虜哉可發一笑

太祖一日召試官陳宗順等至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著信論

太祖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帝王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之人儉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為其所惑始若無害終實可畏其妨賢病國

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而去讒佞

○洪武時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者刑部請罪之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因一時愚昧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怒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至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二人果哀求改過遂釋之合好如初

○洪武二十一年勅刑部都察院凡罪人當籍其家者如謀叛奸黨造偽鈔之屬則沒其貲產丁口餘者止收貲產而不孥仍以農器耕牛還之俾為衣食之本

太祖謂戶部臣曰曩者山東歲歉民饑蓋素無蓄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夏麥甚豐秋稼亦茂爾戶部可運鈔二百萬貫往各府州縣預備糧儲如一縣則于境內定為四所于居民叢集之處置倉榜示民家有餘粟願易鈔者許運赴倉交納依時價償其直官儲粟

而肩鑰之就令富民守視若遇凶歲則開倉賑給庶幾民無饑餓之患

太祖念軍士艱苦爲將領者不知愛卹乃述始終之際艱難之故與夫撫綏愛養之道通上下之志達彼此之情直說其辭爲護身勅頒示將士

太祖謂兵部臣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蹈覆輒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諭之俾咸誦習遵守

太祖謂五軍都督府臣曰養兵而不病于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但坐食于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合一國用以舒太祖嘗與侍臣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

陷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險峻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難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間儒士有起自田間而驟至峻擢者或言非愛爵之意

太祖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爵非所吝若曰起自田間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隆中一旦舉之加于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以官職

太祖嘗謂吏部侍郎侯庸曰人之成才至難自非聖賢鮮有無過者若有過能改則志于善矣可以錄用比歲受祿之人及民間子弟久居學校教養有成或因小過罷黜者悉許自新仍錄用之

太祖嘗與兵部尚書沈潛言興治之道當進君子退小人潛對言君子小人猝未易識

太祖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

常譬如良玉委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雜于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

○給事中有薦士堪牧民者曰其人才高年少勇于敢爲

太祖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遽使入政可乎後生少年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

典故紀聞卷五

八

希  
二百六十五

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太祖謂兵部尚書茹瑺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盡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慮之不足衆人計之有餘苟惟依阿承順無所建明非有利于天下也

太祖嘗令諸犯法者輸粟北邊以自贖因謂學士劉三吾者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太祖見朝陽門外有隙地因命種桐棕漆樹五

十餘萬株歲收桐油棕漆以資工用省民間供應

太祖謂侍臣曰朕嘗命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工人問之言模範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豈可忽乎

太祖嘗諭太子諸王曰人君有天下者當法天

典故紀聞卷五

九

希  
二百六十六

之德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脩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常保天位者未之有也

○國初官員到任多無馬或假借于人或乘驢太祖諭兵部曰禮莫大於別貴賤明等威今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聞多乘驢出入甚乖治體其令官爲市馬布政司按察司二十疋府城其半州縣又減



府之半一馬率十戶餉之歲終則更其役

○洪武二十四年定文武官員封贈例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又因宋制母以子貴令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

太祖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揆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爲同母矯訐以爲異父執厥中以副朕所託後之會議始此

○洪武二十四年勅令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勿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

○洪武間令郡縣官朔望詣學謁先聖然後升堂師生叙揖學官侍坐諸生東西立比次

講說經史考課既已學官率諸生送出學門退

○洪武間既定公服之制令文武官于早朝奏事及侍班見辭謝恩則服之遇雨雪則易便服今不然矣

太祖謂大理卿周志清曰大理之職卽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胄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爲大理卿當推情定法毋爲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朕命也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命刑部侍郎李似初都察院僉都御史張構與閤門使觀察使同侍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有闕遺者隨事規正太祖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趨廉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宜嚴禁之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

太祖諭羣臣曰構大厦者必資于衆工治天下者必賴于羣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藝有能否善攻木者不能攻石善斲輪者不能爲舟若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宜爲朕廣求賢才以充任使毋求備于一人可也

太祖謂侍臣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

○洪武中都御史袁泰言御史胡昌齡等四十

典故紀聞卷五

十二

三百十二

一人緘口不言時政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譎詐不肯言耳使在位皆效其不言於國政何補

太祖曰人臣進言于君必有關于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容易若遽以心懷譎詐罪之此何異腹誹之法

太祖嘗諭五府臣曰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株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

歉之不給

○洪武二十五年詔自今凡傳制遣使持節等儀皆由東階出入無得徑由中道

○洪武間鎮南衛卒造官船擅伐民樹木爲樓櫓民訴之

太祖曰輦轂之下尚如此其他可知命斬其爲首者一人示衆餘杖之謫戍甘肅

○洪武時僉都御史凌漢大理寺丞曹瑾應天府尹高守禮府丞馮克昭祭先師孔子旣迎

典故紀聞卷五

十三

三百十三

神而後入班爲御史魯德所劾

太祖曰祭祀不謹固當罪然旣與祭但後時耳姑識之

○洪武間兗州曹縣主簿劉郁因事逮繫耆民楊德等詣闕言其廉勤愛民

太祖喜曰爲政不難得民心爲難主簿有善政及民故民愛之卽命復其官因謂廷臣曰自古人君所患者惟憂澤不下流情不上達今民以主簿之賢來言于朕朕宥之仍與治其

民上下之情無所壅蔽矣

○鎮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九頃六十餘畝以爲田園

太祖曰爾貴爲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慚而退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罷民間歲輸馬草凡軍官之馬令自芻牧各衛軍士馬匹則令管馬指揮千百戶各擇水草豐茂之所率所部卒及其妻子屯營牧養

典故紀聞卷五

古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

太祖嘗謂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

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虫蝗則舉家皇皇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至有剝刻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官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示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寧左等七衛及寬河千戶所今年屯種所收穀麥凡八十四萬五百七十餘石夫都司所收軍餉且如此何今之不然也

○國初士人因過罷黜者不得舉薦安慶府知事周昌以爲言

太祖謂吏部臣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疵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改過遷善聖人與之錄短棄長人君務焉苟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言誠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如其才德果優並

典故紀聞卷五

十五

林桂  
二百九十四

聽舉用

○洪武二十五年詔五軍都督府諭各都司以軍馬糧儲之數及關隘要衝山川險易道里遠近悉繪圖以聞

○國初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姓名爲僧遊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僞于是命僧錄寺造周知文冊自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于僧名之下既

典故紀聞卷五

十六

桂  
五十五

成頒示天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隱者罪如之

○刑部尚書趙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持以獻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僞物命搥碎之始以上聞

太祖嘉歎

○洪武間湖廣孝感縣言民饑請發預備倉糧以貸之者

太祖謂戶部臣曰朕嘗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

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以濟急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卽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洪武二十六年秋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典故紀聞卷五

十七

三十九

○洪武二十七年詔僧道不許奔走外方題疏強求人財有於崇山深谷脩禪學真者止許一二人三四人者勿聽仍毋得剏庵堂有妻妾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罪之亦不許收民兒童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  
太祖因退朝謂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昔先王

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太祖謂侍臣曰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爲所蔽矣

太祖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

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太祖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

昵同乎汚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有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毀者果然爲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爲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太祖嘗念民艱恐饑荒無措令工部諭民但有隙地皆種植桑棗及綿花率蠲其稅仍歲終具數以聞

太祖謂唐鐸曰帝王之于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思前代亂亡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所致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妥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朕共事久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卽以爲言使知所警勿謂已安

不以爲意也

太祖嘗諭宋國公馮勝曰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家人不從所役來言朕察言觀色良由不得其所故耳然小人略無怨言誠可愛惜自今以後所從役者使得從容足衣食俾無窘迫自然効力無怨咨則家道昌矣

太祖謂侍臣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

典故紀聞卷五

二十

希  
三  
百  
九  
十  
三

見武侯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泆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愛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君臣各盡其道則事無不濟矣

○洪武間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脅食之不愈乃禱於神如愈請殺子以祀母果愈遂

殺其三歲兒以祀神有司以聞

太祖大怒曰父子天倫百姓無知乃殺其子滅絕倫理遂捕伯兒杖之百謫海南仍令自今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

○撒馬兒罕國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號曰照世杯

太祖定正書傳詔諸儒臣錢宰等至開局翰林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因謂之曰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奎壁乃文章之

典故紀聞卷五

主

尚書  
三  
百  
九  
十  
三

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黑氣始銷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著述以稱朕意時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韵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則次坐殿中時酒樓初成又賜鈔宴其上

○洪武二十七年勅天下衛所屯田將士以時耕作毋怠其事每歲秋後遣人上數京師

○洪武間有司有剛直有爲廉潔自守被誣逮者得伸理後往往賜衣鈔諸物或賜宴或陞

秩如沐陽知縣周質陞山東叅政衡山主簿紀惟正陞陝西叅議潞州知州劉士源陞陝西叅政諸如此類不可勝紀

○國朝最重門禁洪武間

太祖自定法令凡守衛皇城四門自指揮至軍士各依其伍全隊上直不得使人代替如一所數缺則以別所全隊易之勿以不足之伍分豁補數違者處重刑有告言者賞不依原伍因而縱令在衛者指揮以下杖一百各通

降調邊衛受賄者治重罪軍士當直有死喪疾病嫁娶生產諸事者准所告父母病無丁男者許侍疾不限月日妻病無男女者亦如之親戚慶弔不出百里外者許給假留難及不實者治以罪若本身暴疾不准所告致病甚者本管官治以罪其力弱子姪願代者聽凡上直各守本門不許從別門往來違者執獲雖國戚亦聞奏區處執獲者賞凡朝叅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帶刀指揮等官然後文

武百官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凡內官內使火者出須比對銅符無符輒放行者守門官軍治重罪有公差帶金銀段疋出者憑勘合照驗仍明白附寫往某處公幹及記所服衣服顏色件數回日照對有不同者即時聞奏工匠人等出門有夾帶鈔物者許執奏惟官民軍人有事入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坐罪

○上元典史隋吉言農民中有一夫一婦者當

耕種時或不幸夫病而婦給湯藥農務既廢田亦隨荒及病且愈則時已過矣上無以供國賦下無以養室家請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團爲一社每遇農時有疾病則一社協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蕪民無饑窘太祖善其言論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隣保相助近世教化不行風俗頹敝鄉鄰親戚不相周卹甚者強陵弱衆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



之道朕今置民百戶爲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貸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以此意諭民知之

○洪武二十八年以侵暴屯卒誅東勝衛百戶吳信因遣使諭邊將曰昔漢趙充國征討西羌所用芻糧未嘗仰給朝廷由其勸課撫綏有道遂成大功朕因中原之民艱於供給故

典故紀聞卷五

五

三十九

緣邊列衛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奈何將校不能撫綏又困擾之如東勝百戶吳信不恤士卒侵其賞賜貪淫無厭使守邊者皆如信田土何得而治糧食何得而充今遣人往諭爾等其恪遵朕言毋如吳信也

○洪武二十八年

太祖勅諭文武羣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

特令法外加刑意且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劓剕鬻割之刑蓋嗣君宮中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

典故紀聞卷五

五

三

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韻頤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惟謀逆不赦餘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逮問



太祖嘗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脩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能明之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庶乎有本

○洪武間有道士獻道書者

太祖謂侍臣曰彼所獻非存神固形之道卽煉丹燒藥之說朕烏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

典故紀聞卷五

王六

三

已之長生久視哉苟受其獻迂誕恠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爲所惑

太祖頒祖訓條章於內外諸司因勅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

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卽以奸臣論無赦後更祖訓爲皇明祖訓但更箴戒章爲首章目仍舊

典故紀聞卷五

王七

林桂  
三百五

○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

太祖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祿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於是定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

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皇太子次嫡子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閣然後歲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然後歲賜與親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

○洪武間朝叅官皆賜食

曲(故紀開卷五)

夫

桂  
二百九十九

太祖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侯一品侍坐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官坐於門外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叩頭就坐光祿寺以次設饌食罷仍叩頭而退至二十八年十月以供給爲難始罷之

太祖聽侍臣講無逸篇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係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

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命儒臣書於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驚惕

太祖嘗命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爲條格書成賜名禮制集要其目十有三曰

典(故紀開卷五)

李九

李九

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頒布中外使各遵守

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無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輩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

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旣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太祖以功臣之家不循禮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戒飭終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

典故紀聞卷五

三十

三百七

取唐宋舊制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儀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勲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曰稽古定制頒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太祖諭侍讀張信侍講戴德彛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旣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

### 負朕擢用之意

太祖因朝罷與侍臣論民間事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終歲勤動稍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饑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厦乘有肥馬衣有文繡食有膏粱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典故紀聞卷五

三十一

趙文希  
三百九十八

太祖嘗諭晉王燕王以備邊十事內一款今年屯種自東勝至開平開平至大寧廣寧須於五月一報禾苗長養何如七月再報結實何如十月又報所收子粒若干一歲三報不惟使朕知邊儲虛實而屯軍亦不至懈力矣按聖祖之留心屯政如此今何獨不然

太祖嘗命楚王湘王帥師征古州洞蠻勅之曰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宮室衣服輿馬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鬼神必

怒百姓必怨福祿將薄矣若能奮威武除民患山川鬼神亦將助順福祿庶可悠久

太祖嘗諭晉王等六王曰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吾今略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大軍未會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行都司軍馬多不過一二萬倘遇胡馬十數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

道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勝之必至失利太祖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繆此則識見未至致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謬矣者此特故爲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固無所回互小人巧於脩飾固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

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

○洪武三十年勅戶部凡天下積年逋賦皆許隨土地所便折收絹布金銀等物以免民轉運之勞

太祖於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製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蚕婦繰絲緝麻縷積寸成其勞旣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邈無聞知一衣製及五百貫此農民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洪武間行人高稹陝西巡察私茶回備言道

路人民疾苦

太祖喜曰古之使者以覽觀風俗咨詢民情爲務今稹亦可謂能利國富民矣擢鴻臚寺丞太祖以山東河南民多惰於農事以致衣食不給乃遣人材分詣各縣督其耕種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穀菽之數來聞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

太祖享太廟畢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

典故紀聞卷五

三

二百三十三

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卽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祖明昭格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務齋潔以安神靈

皇明典故紀聞卷五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六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成祖靖難師至紫荆所服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色疑爲龍紋鱗鬣皆具美如刺繡諸將見者駭異以爲嘉兆

成祖曰冰花偶然所凝豈可遽言嘉應况當戒慎之際不可以此爲喜而有怠心

典故紀聞卷六

乙

彭應奉  
二百三十三

成祖淖沱之戰自以數百騎突入陣大呼奮擊矢集其旗者如蝟毛翊日遣人送旗回北平諭世子謹藏之以示後世子孫使知今禦禍之難

成祖旣卽位諭羣臣曰凡人才識不同長於此或短於彼苟事有過誤卽明言之予不汝責若隱而不言日久覺露情同欺罔法則難容矣

成祖嘗謂侍臣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

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于警戒後王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爲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邪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爲戒

成祖既封功臣因諭羣臣曰君臣不能保全者

典故紀聞卷六

二

三百九十五

常始於不相信苟不相信卽父子將爲秦越况君臣乎吾於諸功臣報之厚而待之誠常見其善不見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兩得

成祖慮內外將校不能撫卹軍士以致逃亡者衆勅兵部自今計逃亡之數論罰如百戶逃一人者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至三十人者降充總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五十人者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

逃軍五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遞降一等皆如百戶之例

成祖曾問兵部尚書劉儁今天下畜馬幾何儁對以兵興耗損所存者二萬三千七百餘匹成祖曰古者掌兵政謂之司馬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是馬於國爲最重我朝置太僕專理馬政各軍衛皆令孳牧卿等宜嚴督所司庶有蕃息之效

成祖初卽位義烏縣教諭高澤言自古帝王必

典故紀聞卷六

三

三百六十九

虛心納言今臣民有所論奏願假以辭色使得各盡其情善者采之不善者置之則貴臣不敢蒙蔽下情得以上達忠言日聞天下之事無壅滯矣

成祖嘉納之以示六部臣曰踈遠之臣猶能存心國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託者當思正直自奮用副委任

○國朝最重誣告之法永樂初定凡誣告三四

千里所誣重者從重論誣告十人以上者凌遲處死梟首其鄉家屬遷化外

○永樂二年禮部尚書李至剛言 皇上卽位以來廣開言路凡有可行無不聽納然無知小人往往搜求細故捫制諸司或懷挾私讐陷害良善或妄稱奏訴躲避差徭或馳騁小才希求進用甚者無稽泛言煩瀆 聖聽雖稱興利除害其實假公營私宜治以重罪榜示天下詔可之

典故紀聞六

四

三百九十二

○永樂初遣御史分詣郡國巡視民瘼諭之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爲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軍民之間何利當興何弊當革者亦悉以聞

○永樂二年虜寇三萬衛遼東都指揮同知沈

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

成祖以其欺蔽誅之仍榜諭天下都司并緣邊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卽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

成祖因有司請脩比干祠墓因諭侍臣曰君子爲國不爲身故犯顏諫諍死且不避小人爲身不爲國爲讒譖面諛以苟富貴明君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讒諛而國以亡桀紂殺龍逢比干明效具在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監覆轍國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爲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共保 祖宗之洪業

典故紀聞卷六

五

三百七十六

○禮部尚書李至剛妻父某坐事逮繫都察院當伏重法至剛希恩求免

成祖問法司鞠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右副都御史黃信與臣言信遂以漏洩獄事伏誅 祖宗之重刑獄如此

○禮部尚書李至剛以 孝慈皇后忌辰請做



宋制於佛殿脩齋誦經

成祖曰人子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爲人君者奉

天命爲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脩德深體天心恪循成憲爲經國遠謨使

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奠安萬民樂業

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脩齋誦經抑末矣

○永樂初清涼寺僧言近寺軍民牧放牲畜蹂踐寺外之地請付法司治罪

典教紀聞卷六

六

二百九十

成祖曰京師隙地少居人艱於孳牧寺外有閒地則推以便之乃契佛利濟之心何必禁

成祖因與侍臣論政曰朕卽位未久常恐民有

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

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

鄙當置守備且則出與羣臣計議行之近河

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

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刑部尚書鄭賜以部吏所書文移多謬誤郎

中等官亦不省視皆當治罪

成祖曰人精神有限案牘煩勞豈無過誤但無欺弊可釋之

○永樂初有於承天門遺木牌無姓名止列寶鈔提舉司官吏不法數事

成祖諭法司曰投匿名文書告人罪者律有明

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私忿誣陷忠良其速

毀之自今有此者悉勿問

成祖嘗謂科臣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

典教紀聞卷六

七

林桂

豈得復有私營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鷄牲糜費食米今四方蝗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

爲憂此輩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艱難而暴殄

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饑民一家

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自今敢有復

爾必罪不宥

成祖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

太祖皇帝所立以傳子孫昨有檢人爲朕言朝

廷法太寬非所以爲治朕已斥之今朕當守



成之日正安養生息之時乃嚴法爲治豈不  
反有傷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  
曰位守位曰仁何嘗謂嚴法也

成祖嘗命侍臣輯自古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  
者爲書以授長子且曰朕博考載籍每覽昔  
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  
以有益于人然人資稟有強弱泛而不切亦  
未有益故欲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  
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鎮遠侯顧成良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防  
成祖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漢  
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朕今休息天下惟望  
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  
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疲敝生民近成言甚  
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於是  
賜以銀幣獎之

○永樂初西洋諸國使臣來朝貢方物因附載  
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

成祖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  
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  
虧辱大體萬萬矣不聽

成祖欲聞民所疾苦命吏部凡郡縣官考滿至  
京選其識達治體知卹民者於六科辦事令  
各言所治郡縣事又尚未有言者乃復召都  
給事中朱原貞等諭之曰朕夙夜慮天下之  
民有失所者爲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  
滿官假辦事之名俾于六科隨爾等在朕左

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  
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  
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猶尚默默  
况遠在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  
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  
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成祖諭兵部臣曰將士隨朕征討其中有陣亡  
病死者已錄其後亦有妻子孤寡不能自陳  
親管官隱匿不報致失所者非朝廷報功之

意宜速下各衛令征討官應襲子孫年十五以上者送兵部襲職十四以下并寡婦幼女送京師優養旗軍死亡有幼男者紀錄食糧當陞以官者如例陞之其無子止有寡婦幼女者一體優給若有親可依不願赴京者聽其俸糧如例于所在給之

○永樂初山東有人獻陣圖者

成祖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

典故紀聞卷六

十一

三百九十六

也朕每親當矢石見死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脩禮樂興教化豈當復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成祖於閒時問侍臣今外間軍民安否侍臣對

陛下施仁政軍民皆安正太平之時

成祖曰太平豈易言必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軍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以爲太

平無事又曰奸邪難識其情似真而實僞其言似信而實詐苟一聽其言而信之鮮不有失

○永樂初擢舉人王儼爲翰林院檢討

成祖因問檢討之下有何官左右對曰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又問已除人未對曰已除又問其賢比儼何如對曰儼初除未知其爲人如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因歎曰古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已國家用人以賢以勞儼之

典故紀聞卷六

十二

趙文希  
三頁全

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令賢有勞者位其下何以服其心遂命吏部凡博士以下皆陞職與儼同

○永樂初有獻道經者

成祖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旣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爲邪人主好尚稍不謹儉人懷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來流害無窮矣故不得不斥

○永樂二年孟春享 太廟戶部右侍郎李文

郁無故不陪祀爲禮部所劾謫戍三萬衛

○永樂初福建甌寧縣紀錄軍丁江陰年六歲

能記 御製大誥詣闕陳誦賜衣及鈔驛送

建寧府儒學讀書

成祖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諭曰國家號令

使小人畏而不犯可矣雖其爲惡之心未必

革然爲上者用法當以寬不以猛待人當以

誠不以僞猛則民不堪僞則民不信去歲命

典故紀聞卷六

十一

希  
三頁三

御史給事中往各處撫安軍民禁止奸惡導

其爲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務要安民昨日

給事中丁琰等奏云至四川見無犯法者乃

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

其心終不戒也遂執之琰不肖刻薄如此假

令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

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

示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而止朕

嘗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

小人但圖邀功不顧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

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琰等

赴京罪之

成祖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

下夙夜拳拳惟欲軍民老少皆安爾等職居

近侍比來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

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

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

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

典故紀聞卷六

十三

尚書  
三頁九

可不勉

成祖召六科都給事中馬麟等諭曰爲治貴得

大體比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

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

時而敝豈免錯謬自今奏內有數目日月等

字錯謬者皆令從傍改注用印蓋之不必以

聞麟等言奏內有不稱臣者此當罪之曰下

豈敢慢上或一時急遽漏寫有之必非故違

亦令從傍增之因曰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

何弊當革何利當興何處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歷言之勿隱若此細故可略也成祖與侍臣論人因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進士李衡以父在洪武中死於法自言不當違令干進

典政紀聞卷六

古

二百八十八

成祖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以圖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

成祖嘗謂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彊於已敢言者彊於君所以至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成祖諭吏部臣曰爾等職專銓選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爲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爲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永春侯王寧侍

成祖于右順門從容語及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福利先親者

成祖諭之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能思天位者親

典政紀聞卷六

十五

彭應華  
二百八十八

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爲孝何必事佛乃能爲孝乎

成祖嘗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以官不若賞人以財

成祖曰以朕論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于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必不肯輕授

成祖命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諭之曰人君一

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務各盡其道爾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繅絲來進請率百官賀

成祖曰野蚕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蚕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徧及天下

典故紀聞卷六

十六

二百五十七

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爲天下父母一飯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此可爲朕賀矣乃止

○饒州鄱陽縣民朱季友進書詞理謬妄謗毀聖賢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院學士解縉等請置於法

成祖曰愚民若不治之將來邪說有誤後學卽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政司按察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毀之

仍不許稱儒教學

○學士解縉等進大學正心章講義

成祖覽之至再諭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又思爲人君但于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靖遠伯王友征海寇奏募民嚴寶等殺賊數

典故紀聞卷六

十七

二百五十八

百人并得其所掠貨物

成祖諭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其能多由主將能導之方略作其志氣今嚴寶等有獲亦爾之功但所獲貨物宜悉與之爾勿干與毫末蓋人冒險成功而不推利與之後來不復樂爲用矣

○永樂二年九月周王獻騶虞羣臣朝賀畢

成祖謂侍臣曰適聞羣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豈得爲仁一念不誠豈能格

天朕方夙夜斯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于朕又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係焉騶虞果爲祥在朕更當加慎

成祖御右順門召翰林院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卽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于心爾等亦宜

典故紀聞卷六

十八

二百九十九

謹終如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成祖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等七人命婦其令卽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之妻入見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

成祖謂吏部尚書蹇義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

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爲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卽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卽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卽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跡以聞

典故紀聞卷六

十九

林桂  
二百八十三

○永樂時御馬監有索白象食穀者戶部以聞成祖曰此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因召御馬監官責之曰汝輩坐食膏粱衣輕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汝輩不令朕知而爲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

○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刑部請論功定

議

成祖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通政司言山西民有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用者

成祖曰此僥覲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卽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爲命猝出之

○永樂時中官有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者成祖召府尹向寶責之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師爲甚旣令爾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正直不阿矜卹保庇庶幾民可休息宦者宮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而輒聽其役民略不之拒爲京

典故紀聞卷六

壬

桂  
三百六十八

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如此若在遠外任小

官職當如何畏之譬爲人典守寶貨擅啓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矣汝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再蹈前非必誅遂逮其中官責之曰朕爲天子不敢輕役一民汝何人敢擅役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爲乎令錦衣衛執治之

成祖聞管屯官有不勸率軍士者因顧侍臣曰朕在藩邸時數因田獵過田家見所食甚粗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亦田家若管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誰不敢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亦須先得其心然後可以圖功若養之于無事之時用之于感恩之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永樂二年十二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衣與尚書同縉等入謝

典故紀聞卷六

壬

桂  
三百六十九



成祖曰朕于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助益不在尚書下故于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又曰朕

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耳緒等稽首而退

成祖諭戶部臣曰數年用兵北京順天永平保定供給特勞非休息二三年不能復舊可免

典政紀聞卷六

三十一

二百七十六

三府田租二年又曰凡人嘗居勞苦者後來安逸亦當同之嘗見前世人主一旦富貴頓忘向來所共艱難之人朕甚不取夫昧已心以失人心爲庶民且不可况人主乎

○永樂初以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爲工科給事中既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永樂三年四月以萬壽節命婦朝 皇后於坤寧宮賜宴

成祖命禮部自今命婦雖大朝亦止於三品以上餘悉免之著爲令

○永樂初陝西興平鳳翔二縣獻瑞麥羣臣表賀以爲聖德覆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

成祖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瑞麥固是嘉應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爲太平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之愁怨于下者乎覽表祇益慚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也

典政紀聞卷六

三十一

趙之奇

成祖聞南陽草寇竊發謂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穎初亂纔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勅書至蘆溝橋易之而返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爲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成祖謂侍臣曰朕昨聞暇援筆肆書愛其制作精妙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正由



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臂之耕而不勤可望有穫乎

成祖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園丘暴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夫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成祖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書近臣諭之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于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確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

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卽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治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敷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成祖於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鮮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

成祖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况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永樂時都御史陳瑛言御史車舒怠惰不事

事  
成祖謫舒戍邊因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者悉黜之

○有錦衣校尉訐朝臣毀謗時政者

成祖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詰之果然因歎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誹謗必矣

典故紀聞卷六

三十六

二百八十一

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論校尉如律

成祖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廷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細事漸不可長隨已斥之亦勅各衙門衛士於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搜檢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痼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成祖宥都督程達罪令隨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贖因顧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

小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廢大善則

爲善者怠亦孰無才錄小才而免大惡則爲惡者肆故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有可用者乃可略其過如此則善善惡惡皆不失矣  
○故駙馬富陽侯李讓家人有中鹽虛買實收者錦衣衛鞠之言告者不實

成祖命六科給事中孫琳等共審之實錦衣受賄

成祖曰富陽侯之子朕外孫孰敢誣之朕但慮

典故紀聞卷六

三十七

二百八十九

錦衣衛故抑告者初不慮其納賄命付都察院鞠之於是侯之子懇謝過丐免

成祖曰法度與天下共之豈爲私親廢爾曹政當奉法保恩豈可恃恩撓法夫欺慢以苟利與賄賂以逖刑雖爾曹亦不可得免况爾家人乎遂召都察院臣諭曰宥罪可施于疎賤而貴近不可僥免行法必先于貴近則疎賤可以知警富陽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永樂四年六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禮部尚

書鄭賜請表賀

成祖曰此朕恐懼脩省之際何可賀又曰於此一方陰雲不見天下至大他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爲災以此言之可賀乎乃止

成祖嘗謂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悞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者爾等當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海外番夷由廣東南雄至南安入貢者舟楫不通其方物皆用民力接運

成祖聞之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人入貢者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于南雄收貯俟十

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著爲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舊令海運赴天津者舟必同日俱發有先後者治部運官罪有三十餘艘違約五日方行而同日俱達亦無所損或請治違約之罪

成祖曰始慮海寇爲患故勅令同約今已濟而無損其功可贖凡用人者錄功而略過則人奮於功若計過而略功則救過之不暇何暇

懋功哉

成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侍臣請曰 聖躬勤勞請少息

成祖曰朕常在宮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卽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民生何以得安蓋勤于思則理得勤于行則事治勤之爲道細民不敢廢况君乎

○永樂時有言黃福乃建文時舊臣不宜重任者

成祖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蓄疑則人苟圖免責誰肯盡心

成祖嘗謂翰林臣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翰林院侍讀學士武周文致仕陛辭

成祖賜坐與語慰諭良久又賜酒饌楮幣給驛

典故紀聞卷六

三十

二百六十四

傳送侍讀胡廣曰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具至儒道光榮多矣

成祖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成祖問侍讀胡廣曰聞江西民衆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曰勤者可給

成祖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於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于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某事

于理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左右記之俟旦而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典故紀聞卷六

三

六十四

皇明典故卷六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七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焉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通政司所受四方奏疏凡非重務悉不以聞  
徑送六科

成祖知之召叅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  
決壅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則  
是無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細

典故紀聞卷七

林桂  
三百五十二

微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  
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國爾欲朕效之  
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  
小事必聞朕於聽受不厭倦也

成祖退朝顧謂侍臣曰若等無事家居時亦不  
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成祖曰常愛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  
朕視朝罷宮中無事亦恒觀書深有啓沃若  
等皆年富力強不可自逸大禹尚惜寸陰朕

與汝等何可不勉

○回回進玉碗

成祖謂禮部臣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  
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亦  
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譎朕受之必  
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  
益國事

○人材高文雅陳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  
荒恤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都御史陳瑛請

典故紀聞卷七

二

三百五十三

罪之

成祖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可恕其中言有可  
採勿以直而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  
直言則忠言進諛言退自古拒諫之事明主  
不爲卿當體朕心今後言事者但觀其可用  
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  
薄非助朕爲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  
量才授官

成祖與侍臣語知京師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

曰內府貯藥甚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  
徒貯何爲命大醫院如方製藥於京城內外  
散施復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  
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遠外

○永樂五年春敕討安南總兵官張輔等曰聞  
爾已破賊東都得糧甚多足克軍食宜愛惜  
勿妄費廣西所運餉卽停罷如已在途就所  
至城堡貯之令如法守備輓運軍民悉罷歸  
觀此勅可見國初用兵尚能因糧於敵今之

典故紀聞卷七

三

忠  
二百五十五

東征者何獨不然

○永樂間直隸浙江軍民子弟披剃爲僧赴京  
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

成祖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  
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  
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因歎曰朕遵承舊  
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肆如此何況後來此  
不可宥且此輩皆螟螣不可蕃育

○永樂初脩北京宮殿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

一夕出大谷達於江因封其山名神木山遣  
官建祠立碑

○永樂時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者

成祖聞知召至諭之曰爾爵祿自誦經得之耶  
身備宿衛不於此時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  
可乎若意欲脩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  
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  
若閒暇之際口欲誦念則

太祖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

典故紀聞卷七

四

忠  
二百五十六

凶保富貴之道爾取讀誦亦於身家有益矣  
今後若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成祖以皇長孫出閣講學召翰林諸臣諭之曰  
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爲主朕長孫天資  
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  
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  
說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  
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繹章句工文辭  
爲能也

成祖與羣臣論政事每至坐久或言語多傷氣  
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爲貴

成祖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  
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  
也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

○永樂時武昌僧欲脩觀音閣以祝 聖壽

成祖不從曰人脩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  
誠善福不祝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  
但務爲善何假外求哉

典故紀聞卷七

五

趙文憲  
二百八十五

○永樂時開平衛卒蔣文寔言王者以天下爲  
家以百姓爲子今有司歲辦各色物料名爲  
和買其實強取於民萬不償一若其土產尚  
可措辦非土地所有須多方徵求以致傾財  
破產今後有司妄取民一錢者以受財枉法  
論其各色物料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從之  
成祖謂都御史陳瑛曰國之本在民民無食是  
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生民爲  
心每歲春初及農隙之時勅郡縣濬河渠修

築圩岸陂池捕蝗蝻遇有饑荒卽加賑濟比  
者河南郡縣荐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又有  
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  
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撥  
草實爲食者聞之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  
饑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過已悉寘于  
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不  
以聞者必罪不宥

典故紀聞卷七

六

趙文憲  
二百八十六

成祖嘗謂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  
於事其先此教化不明之過朕於奉先殿旦  
夕祇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  
人於佛老竭力承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  
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  
當自朕始耳

成祖嘗謂都察院臣曰自昔閹宦弄權假朝廷  
之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  
造孽傾覆宗社者多矣我

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綱紀明號令調發軍



馬必以御寶文書朕卽位以來一遵舊制愛恤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復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偽作勘合於彼召集軍民復以採天花爲名假公營私大爲軍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月亦不散遣計李進所爲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來倣倣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爲所

典故紀聞卷七

七

尚布衣  
三百七

在軍民官都不奏來此亦與胡藍齊黃欲壞國家事者何異爾卽差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李進一千爲非之人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可容縱

文皇后弟徐增壽靖難時陰有翊戴功爲建文君所害

成祖正位將追命之爵以語后后力言不可後

追封定國公命其子景榮襲爵乃以告后后曰此上之大德然非妾志也其高識如此文皇后嘗問

成祖陛下日與共圖政理誰何

成祖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思典詞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因請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於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有載諸史

典故紀聞卷七

八

三百五

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旦夕侍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上所以共圖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

○嘉定縣僧會司言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以民之願爲僧者給度



成祖諭禮部臣曰國家之民服田力穡養父母  
出租稅以供國用僧坐食於民何補國家度  
民爲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

成祖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曰人但能清心寡  
慾使氣和體平疾病自少如神仙家服藥導  
引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理近世有一  
種疲精勞神佞佛求壽又愚之甚也

○守衛卒有自陳母病篤乞假省視者

成祖曰何不早言曰昨告守衛官不聽

典故紀聞卷七

九

三頁 江

成祖大怒曰父母病而不聽歸彼非父母所生  
耶在朕前尚爾況遠外哉謫其官戍邊

○永樂六年春福建二司以栢生花爲瑞來奏

成祖賜勅責之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  
能徧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方以圖安輯而  
乃肆志安逸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而今言  
栢花爲瑞夫時和歲登物無疵癘生民足食  
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爾等驗之人事歲  
果豐登民果給足乎樹木之花世所常有何

益於國何利於民而以爲瑞也相爲朋比戲  
侮如此忠臣恤民之心果安在哉姑曲宥爾  
等若復爲欺罔雖欲幸免不可得矣旣而蘇  
州揚州復以檜生花爲瑞復降勅責之

成祖謂兵部臣曰朕卽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  
者多願留居京師以南方炎熱特命於開原  
置快活是在三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  
聚近聞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爾卽  
以朕意榜示令明言於鎮守官勿阻之

典故紀聞卷七

十

三頁 江

○永樂時有告言肅王聽百戶劉成言輒罪平  
涼衛軍者

成祖謂侍臣曰王居深宮豈得悉聞外事皆由  
左右小人作威福於其所好惡者造飾毀譽  
於王前王與之狎暱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  
而一意從之今過則皆歸於王矣讒佞德之  
蝨也林無蝨有美木左右無讒佞有美德不  
可不法

○永樂六年五月命禮部移文中外凡軍民子

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并其父兄發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成祖嘗語吏部臣曰用人當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能容數石者投以數石能容數斗者投以數斗過則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職則敗事以大才任小事則枉人其精審之

○法司奏錄囚當決者三百人

成祖謂諸臣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實有一

典故紀聞卷七

十一

彭惠  
二百九十八

不實則死者啗冤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冤大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輒駕虛詞掩實情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貼匿名榜言縣官貪汚法司推問疑一吏與之有隙遂極榜掠吏不勝卽引服僧之從者憫吏無辜赴官首其事逮僧鞠之果得實向使僧之從者不言豈不枉殺此吏法司以刑迫

人徃徃有此弊今三百餘人寧無一二冤抑爾等其詳審之旣而得釋者二十餘人

○永樂七年春御史何晟以過鳳陽陪祀皇陵直行寢殿御道且入殿狎玩論大不敬戮於市

○永樂七年春

成祖諭禮部臣曰我

太祖君天下四十餘年法度明備朕恪遵成憲今四方無虞民物康阜思與臣民同樂太平

典故紀聞卷七

十二

二百五十九

自正月十一日爲始其賜元宵節假十日百官朝叅不奏事聽軍民張燈飲酒爲樂弛夜禁著爲令元宵放假始此

○靈丘縣民李文秀妻一產三男循例給糧至八歲有司請罷給

成祖命至十歲罷之

○永樂七年諭北京耆老曰朕惟古先帝王之治天下以安民爲務而安民之道以教化爲先是以上下相承風俗淳厚天下和平朕受

天命嗣大統卽位以來夙夜拳拳志圖治理  
今建北京思與百姓同享太平惟能務善去  
惡可以永保身家凡一家有家長一鄉一坊  
有鄉坊之長爲家長者教訓子孫講讀詩書  
明達道理父慈子孝兄弟敬尊卑長幼各  
循其序如此則一家和順輯睦有無窮之福  
爲鄉坊之長者教訓其鄉坊之人農力於稼  
穡毋後賦稅工專於技藝毋作淫巧商勤於  
生理毋爲遊蕩貧富相睦隣保相恤毋爲爭

競毋習賭博毋奸宄竊盜毋藏匿逋逃如此  
則鄉坊之內相安相樂有無窮之福夫作善  
降祥作不善降殃天道至公不爽毫髮不可  
不戒誠能遵朕斯言身家獲吉不然冥行妄  
作身罹殃咎害其子孫不可不戒或有嘗爲  
惡於前而能改過於後亦是善人若不改悔  
終爲惡類其省之愼之不可怠忽

成祖謂尚書方賓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  
不寧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

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矣

○山西代州獻嘉禾禮部請賀

成祖曰朕奉天子民正願天降豐年使四海之  
人皆足今蘇松水患未息保定安肅處州麗  
水皆雨雹渾河決於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  
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羣臣一言及弭災之  
道而喋喋於賀嘉禾謂禎祥朕德所致夫災  
異非朕所致乎爾等宜助朕修德行政他非  
所欲聞也

○永樂七年十月

成祖巡狩北京謂行在禮部尚書趙珣曰北京  
冬氣嚴凝羣臣蚤朝奏事久立不堪乃定議  
每常朝畢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  
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

○永樂時山西安邑縣民言縣民逃徙者田地  
已荒蕪而稅糧尚責里甲陪納侵損艱難請  
暫停之俟招撫復業然後徵納

成祖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

稅既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里甲陪納必致破產破產不足必又逃徙租稅愈不足矣卽移文各處有若此者悉停徵其稅縣官不能撫民致逃徙者姑宥罪令卽招撫復業勿復擾之

成祖征虜次凌霄峯謂學士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筭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

成祖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況君

典故紀聞卷七

十五

林桂  
三百六十五

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爲必盡衆人之情何嘗專任一己以掩羣策成祖北征至威虜鎮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令人視各營軍士皆食始進膳

○隆平侯張信強占練湖八十餘里又占江陰縣官田七十餘頃爲都御史陳瑛所劾

成祖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其家僮嘗據之以擅利中山王聞之遂歸其

地於官今信何敢貪縱厲民如此命法司雜治之

成祖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欽側將墜給事中趨進移置案中

成祖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也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典故紀聞卷七

十六

桂  
三百六十七

成祖因法司奏審錄諭之曰刑當矜恤然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溝澗偶出於誤當矜其情而將護之小人有罪如貪嗜飲食恣意爲之非過誤也君子誤犯而不恕非佑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懲有縱惡之失爾等其審邪正精權度不宜槩論

成祖聞温州府民歲輸白礬赴京者阻隔山路負運艱難因問工部臣礬欲何用對曰以染

色布曰特染布耳而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可罷其歲徵自今製布衣不必染色

○永樂中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臣雖中進士實罪人應就繫

成祖諭三法司曰學至於中進士亦成才矣成才勿棄且有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有之

○永樂九年齊庶人搏之妃鄧氏卒禮部言當以庶人禮葬

典政紀聞卷七

七

三言夫

成祖曰搏雖以罪削爵親親之誼寧過命仍以王妃禮葬之

成祖嘗諭工部臣曰雨雪連日朕與卿等猶不免憚寒何況下人京城之中軍士最艱難有出征者有守衛者獨妻子在營此際寒凍不能出門戶而薪炭踴貴數倍蓋有飲食不能以時者今抽分處積薪不少每戶給百斤出征者三倍給之

○永樂時戶部言比年旱潦少收諸王歲給祿

米宜各撙節

成祖命遼寧伊秦及靖江王府皆循舊例潘唐郢魯王府俱依 祖訓萬石內歲給米三千石餘支鈔安王府歲給米千石順陽王五百石餘皆支鈔 祖宗時通融如此今何不倣而行之也

成祖嘗命來朝觀官各言民瘼曰一郡一縣未必都無一事可言都無一民不安盡今日悉上所言令六部議便於民者即行言有不當

典政紀聞卷七

十八

三言夫

勿問緘默者罪

○永樂十年元宵節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戶部尚書夏元吉侍其母往觀中官以聞

成祖曰此賢母也命中官賞鈔二百錠卽其家賜之

成祖謂禮部臣曰近有一種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俗洪武中行瑜珈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卽揭

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大發長沙府民言其鄉產銅發民採煉可獲厚利

成祖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不在於利皆斥之

○法司所逮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

成祖見而知之曰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況千里之外哉顧錦衣衛官曰繼今敢復爾者必

典故紀聞卷七

十九

趙文希  
三原十三

誅

○永樂中脩國子監

成祖謂工部臣曰太學於國體甚重者蓋成就賢才之地視他官府須堅緻弘麗有加爾尚書侍郎亦頻往督視

○永樂中鎮撫陳恭言侍衛防禦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

成祖曰所言禁衛宜嚴最是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尚書呂震因請罪恭

妄言

成祖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豈可罪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有乖繆當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爾為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成祖嘗謂通政司臣曰在外有司官來朝朕命言民間利病率云田穀豐稔閭閻樂業比聞山西饑民有食樹皮草根者未聞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記之如境內有災傷饑

典故紀聞卷七

二十

希  
三原十三

饑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隱之罪

○永樂十一年夏

成祖謂行在戶部曰人從徐州來言州民以水災乏食有鬻男女以圖活者人至父子相棄其窮極矣即遣人馳驛發廩賑之所鬻男女官為贖還

成祖嘗謂指揮張昶曰皇親最當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開平王永城侯德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前鑑不遠汝今

富貴但常不忘貧賤時自然驕逸不生若溺富貴而忘貧賤奢傲放縱以凌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爾爾宜慎之昶 皇太子妃兄也

成祖嘗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成祖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

典故紀聞卷七  
三十一  
以爲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

成祖嘗語皇太孫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嘗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永樂十三年春貴州布政司言去年北征班師恩詔至思南府聞太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此威德遠加山川效靈之應尚書呂震請表賀

成祖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固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能辨正其非又欲賀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典故紀聞卷七  
三十一  
○未樂十四年夏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請如訥言

成祖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聖望太宗爾欲處朕于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未樂時崖州黎以私忿爭相戰鬪衛將利於



漁取欲發兵剿之瓊州知州王伯貞執不可  
曰彼自相讐殺耳非有寇城邑殺良民之惡  
不足煩官軍衛將不從伯貞乃遣寧遠縣丞  
黃童視之果讐殺獲首賊數人罪之黎人遂  
安

○名臣奏議書成

成祖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  
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  
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

典故紀聞卷七

三

彭應華  
二百七十三

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  
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

○永樂十五年

成祖以洪武間天下寺觀皆已歸併近有不務  
祖風者仍於僻處私建菴觀僧尼混處屢犯  
憲章命禮部榜示天下俾守清規違者必誅  
○未樂間內官張謙及指揮千百戶等官使西  
洋諸番還至浙江金鄉衛海上猝遇倭寇時  
官軍在船者纔百六十餘人賊可四千塵

戰七十餘合大敗賊徒殺死無算餘衆遁去  
朝廷聞而嘉之賜勅獎勞陞賞有差

○未樂中兵部言幼官襲職者有免缺例不當  
襲

成祖曰武臣當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豈  
當論相貌孫臏旣刖智尚可用況立軍功者  
皆望祿及子孫一不得襲卽祿絕矣此人將  
來生子當不復免缺豈可絕其祿命襲之

○未樂十五年壽星見羣臣請賀

典故紀聞卷七

二十四

二百七十三

成祖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爲瑞致賀然四方  
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爲朕言者朕之  
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  
位讒慝不作百工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  
清明此可爲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歐寧人有進金丹及方書

成祖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  
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  
丹令自食之方書卽與毀之勿令別欺人也



○宋樂十五年十一月金水河及太液池水凝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甚此水異也成祖賜羣臣往觀羣臣請賀不允

○宋樂間陝西耀州民獻玄免

成祖以其圖并羣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諭之曰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中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

典故紀聞卷七

三五

江

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免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朕夙夜拳拳仰惟 皇考創業艱難懼弗堪肩荷不敢怠寧終不爲彼所惑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卽理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姚少師廣孝論文有曰今之爲釋老文字者往往剽取釋老之說甚至模倣其體以爲儒

者不克卓立其意蓋爲宋蘇軾發也

○宋樂十六年五月命都指揮衛青等調山東都司馬步官軍緣海捕倭有功者奏聞陞賞退避者卽斬以徇當時軍令之嚴如此

○宋樂十六年十月

成祖以天下僧道多私簪剃定制願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行隣里保勘無碍然後得投寺觀從師受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然後赴僧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還爲民亡命黥刺者不許

○宋樂十七年

成祖令自今在外繫囚當死者悉送京師會官審錄無冤三覆而後決之因諭法司曰刑聖人所慎蓋輕者殘肌膚重者戕性命匹夫匹婦不得其死有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朕屢詔寬恤然慮在外有司罔體朕意濫及非

典故紀聞卷七

三六

江

辜故令死罪咸送京師審錄爾等會審之際  
尤須敬慎不可輕忽

成祖勅皇太孫曰比聞出郊圍獵一軍害民卽  
懲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  
善至於北京朕聞之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  
效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苟有所偏必  
爲所怨今爾於此一事使百姓知感德軍士  
知畏法足爲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  
善爾雖不自覺而善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  
令而從不言而信者矣

典故紀聞卷七

三七

林桂  
三百九十一

○未樂間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等以應詔言  
事訐直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  
數言於朝請罪之

成祖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  
曰朕於今正欲聞過古之明王皆獎直言今  
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  
等過失若誠有卽因而改之豈非善德果若  
無之於汝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

汝等之過矣

成祖聞開徐等州縣民饑慨然歎曰君以民立  
國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于民足  
衣食雖有水旱災傷而民不至于饑窘者則  
恃蓄積有素但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  
相因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賫糧亦  
何憂水旱 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儲  
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有司必至饑民嗷  
嗷始達于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餓死者  
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卽驗  
實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今各處所奏民  
饑宜急遣官賑之

典故紀聞卷七

三八

林桂  
三百九十二

成祖北征中途飭諸將曰軍中必嚴肅晝夜不  
得誼譁遇有警惟靜以制之不得妄動虜或  
遺人口駝馬牛羊諸物不可貪取恐爲所餌  
又曰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  
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  
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

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矣

成祖聞山東高密逃民復業者有司徵其累年所負糧芻因謂戶部臣曰徃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於王政也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於逃徙比來撫綏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論貧富一槩煩擾致耕穫失時衣食不給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復業田地荒

典故紀聞卷七

三十九

林桂

蕪廬舍蕩然農具種子皆無所出政宜調卹之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有存活之理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負糧芻悉與蠲免成祖北征聞軍士有取民田穀飼馬者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之以徇

皇明典故紀聞卷七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八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仁宗爲太子曾侍側

成祖顧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之

典故紀聞卷八

乙

三十五

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

仁宗爲太子居守時有守京城門內使言城門郎擅離所守縱酒棄事者城門郎亦言嘗以母病白內使暫歸卽來未嘗擅離因以事忤內使故挾私誣構耳

仁宗曰城門郎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周朝廷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衛治之

仍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使有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悉寘重典

仁宗監國時謂左都御史陳瑛曰官軍赴北京聽調者已多與道里費今聞在外擾民強市貨物橫奪資財道路苦之所領頭目亦不禁戢宜卽出榜於所過之處戒諭將士有復犯者令民執送領兵官以軍法治之

仁宗爲皇太子時赴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

興政紀聞卷八

二

三百五

以爲食爲之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龜金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若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

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勿懼擅發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仁宗爲燕世子時

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閱皇城四門衛士還奏獨後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閱之故後

太祖喜曰能體卹下人是吾心也

仁宗初卽位置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階從一品因諭吏部曰此

興政紀聞卷八

三

趙文希  
三百五

皇祖之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於傳保卿等勉之 仁宗嘗謂吏部臣曰古稱官不必備惟其人今過冗矣且賢否廉汙混殺無別廉汙無別則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并處則小人之勢常勝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徒糜廩祿何裨政理其在內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材者留其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罷之

仁宗以京師人衆而堯薪嘗取於數百里外謂兵部臣曰古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爲民守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况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聽人採勿禁

仁宗嘗謂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强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歛金幣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踴數十倍加有不肖官吏貪緣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于出產之地計直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仁宗嘗謂翰林儒臣曰爲政所大患者上下之

情不通比來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卿等悉爲朕言當審其可否悉行之庶幾少紓民困

○長沙民有自宮求進者

仁宗曰游惰不孝之人自絕於父母豈可使在左右發爲卒戍邊

仁宗卽位後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繩愆糾謬圖書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之務重須

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關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

○衍聖公來朝舊皆館於民間

仁宗卽位孔彥縉入賀

仁宗謂侍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

意乃賜今宅

○嘉河衛指揮阿必察遣頭目咬納等來朝奏乞授咬納等本衛指揮

仁宗謂侍臣曰一來朝遂授指揮再朝當授何官且有功者又何以賞之不許

○四方奏報雨澤章疏舊皆貯通政司司臣有欲送科臣收貯者

仁宗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

典故紀聞卷八

六

三十九

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卽封進朕親閱焉

仁宗嘗諭鴻臚寺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於宮門投進冀得速達今訴私事巧私恩者亦進題本掩奸欺衆以圖僥倖壞法亂政莫甚於斯今後惟警急機務不得卽面陳者許封進題本其餘

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

仁宗聞京城軍民私宰牛者甚衆因歎曰愚人苟圖目前之利更不恤刑罰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時直追鈔仍治私宰之罪

仁宗謂戶部臣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仍令有司凡

典故紀聞卷八

七

三十九

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仁宗以羣臣進言者寡勅諭之略曰朕以菲德承大統君臨億兆顧天下之廣庶務之繁豈一人所克獨理亦惟賴文武賢臣相與協德共圖康濟是以嗣位之初首詔中外旁求直言此實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夫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今人困於下而不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豈非憲紀不振言

路猶壅卿等皆受國家股肱心膂之寄無以直言而慮後譴君臣同體相與至誠必有嘉謀嘉猶輔朕不逮庶副倚重賢人君子之意

仁宗諭戶部臣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

仁宗召大興宛平二縣官諭之曰朕卽位之初首罷不急之務以紓民力爾爲京縣親民官

典故紀聞卷八

八

二百三

正宜加意撫綏使民先受其惠比聞在京百姓猶有困於徭役者此皆爾等不職之故昨勅羣臣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與爾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聞朕爲爾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因顧侍臣歎曰朕憂憫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猶上下不通如此何況數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逸也

仁宗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爲嗣君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至喪敗不救可爲監戒朕十餘歲侍

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於閒暇時卽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爲天子爲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遂命司禮監刊印賜諸世子

典故紀聞卷八

九

二百四

○內官馬騏傳旨諭翰林院書勅付騏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本院官覆奏

仁宗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間百方請求左右爲言再往當有利於國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乃止

仁宗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



牧曰卿三人及蹇尚書夏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見有未盡善皆當盡言朕見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君臣之間各謂永享富貴然未久皆致禍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務始終同心庶幾可以共圖利安遂取五

人詰詞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仁宗於早朝時見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侃贊偕班朝臣之下謂鴻臚臣曰贊侃兄弟宗親豈宜過列疎遠其令班于駙馬之次著爲令仁宗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得羣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心又曰書云

有言逾于汝心必求諸道朕恒存此心聞羣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

○洪熙中禮科給事中黃驥言西域使客多是賈胡假進貢之名藉有司之力以營其私其中又有貧無依者往往投爲從人或貸他人馬來貢既名貢使得給驛傳所貢之物勞人運致自甘肅抵京師每驛所給酒食芻豆之費不少比至京師又給賞及予物直其獲利數倍以此胡人慕利往來道路貢無虛月緣路軍民遞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伺候於官累月經時妨廢農務莫斯爲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貿易貨物以歸緣路有司出車載運多者至百餘輛男丁不足役及女婦所至之處勢如風火叱辱驛官鞭撻民夫官民以爲朝廷方招懷遠人無敢與較其爲騷擾不可勝言乞勅陝西行都司除哈密忠順王及亦力把里撒馬兒罕等處番王遣使朝貢許令



送赴京來不過一二十人正副使給與驛馬  
餘與驛驢庶幾陝西一路之人可少蘇息臣  
又竊見西域所產不過馬及礪砂梧桐鱗之  
類惟馬國家所需餘無裨於國乞自今有貢  
馬者令就甘肅給軍士餘一切勿受聽其與  
民買賣以省官府之費

仁宗謂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具  
悉西事所言其皆從之

仁宗謂刑部都察院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辜  
典故紀聞卷八

十一

桂  
三言九

怒增損卿等鞠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  
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  
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  
已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  
所惡卿等其以爲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  
已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於嫉惡處法  
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迂爲慮朕不難  
於從善也

仁宗諭吏部兵部臣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

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  
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  
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  
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閒暇觀  
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  
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  
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  
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  
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  
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  
司官姓名履歷揭示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  
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

典故紀聞卷八

十三

三言六

○洪熙元年元會禮部尚書呂震請備禮朝賀  
仁宗以山陵甫畢事不忍遽卽吉楊士奇等四  
人亦言不宜備禮遂不作樂止行五拜叩頭  
禮翌日詔士奇等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  
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日增不  
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

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

仁宗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林院學士楊溥掌閣事侍講王進佐之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卽以此封識進來

仁宗以大祀南郊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際則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積累於平日者皆已乎達鬼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非德上承祖宗主典神天所與協恭承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尚體朕心敬亮天工仁卹斯民庶幾克享天心風雨調順年穀豐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

仁宗謂刑部尚書金純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不顧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于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

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

○洪熙元年三月詔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皇考愛民之仁祇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情傳致死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深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並勿傳會昧情失實以致冤濫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

必罰不貸

不孝論人之爲非固有父子不相爲謀者肆  
虞舜爲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界人不孥自  
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  
坐本身母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  
采民言用資戒警今凶險之徒往往撫拾誣  
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  
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  
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崇  
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  
仁宗聞淮安徐州山東民饑而有司徵稅方急  
於是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  
悉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官買物料一切  
停罷士奇對曰斯事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仁宗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  
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  
命內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覽  
畢卽命用璽已遣使實行顧士奇曰今可語

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  
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可與民寸寸計較  
耶

○洪熙中大理少卿弋謙因言事免其朝參自  
是言事者遂少

仁宗因災異屢見遂勅諭羣臣曰朕以眇躬處  
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務之煩殆難獨理  
是以數召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  
卽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  
聽納言之而當卽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  
譴羣臣所共知也間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  
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槩之於心  
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責直請置  
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令謙就職但免朝參而  
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以爲無事可言與抑  
懷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  
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

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據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朝叅如故

○舊制守衛皇城皆親軍諸衛軍士不得更番仁宗憫其久勞或經月不得歸見父母妻子命選散衛軍之精壯者助其守衛兵部尚書呂

典故紀聞卷八

十八

言九生

慶言守衛事重散衛軍何可盡信

仁宗笑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爲人上在布德施仁以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敵可化爲父子苟失其心素所親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丹中敵國蓋既往多有之矣

○太常寺奏犧牲所見畜羊少請給鈔遣官於出產之處市買

仁宗曰能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

準洪武中價值凡物直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間諸物視洪武時直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直民怨于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準在京時直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直不足則就所在有司不係贓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典故紀聞卷八

十九

言九生

皇明典故紀聞卷八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九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以縣民艱食採拾自給借函關驛糧賑之奏請秋成還官

宣宗謂戶部臣曰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知縣急於濟人先給後聞是能稱任使卿勿拘文法責

其專擅

宣宗初卽位有自宮求用者謂禮部臣曰皇考在御時嘗有自宮者以其毀親遺體爲不孝皆發戍交趾今此人尚敢爾卽循例發遣更申明禁約

宣宗初卽位都督府吏及衛軍士有言民間利病者

宣宗謂禮部尚書呂震曰聖人不棄芻蕘之言前下詔書凡軍民利病許諸人陳言朝廷但

當察其言之善否不必計其人之貴賤果有可行者卽與施行

○洪熙時行在禮部考山西按察司僉事不稱職例降邊遠雜職

宣宗曰退人以禮彼嘗爲方面官矣遽降雜職太過可令爲縣正不稱則如例降之著爲令遂降湖廣應山知縣

宣宗卽位工部言內府供用紵絲紗羅缺請下蘇杭等府織造

宣宗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因謂尚書吳中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交趾左叅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勁勇善戰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五百人爲中官馬驥所奪貴與賊戰不利遂死

○教坊司韶舞劉安等請給勅命

宣宗謂吏部尚書蹇義曰舊典如何對曰無之

曰朕與卿等宜恪遵成憲舊典無不可與

仁宗嘗命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直隸浙江

宣宗卽位幹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虐良民苦之乞命廷臣往來巡撫庶民安田里下吏部會戶部工部議遂命廣西按察使胡槃爲大理寺卿同西川叅政葉春巡撫直隸及浙江諸郡此巡撫之始

○舊制諸王子女婚娶皆用朝廷選授後以宗室蕃盛選之難悉得人至宣德元年三月始

典故紀聞卷九

主

二百九十五

命諸王婚娶悉自行選配然後聞之朝廷授以冠服冊誥儀物諸王便之

○宣德時真人張宇清求龍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禮部侍郎胡濙代爲之請

宣宗曰僧道給度牒祖宗有定制無請求之理朕不惜字清惜其敎也竟不與

宣宗嘗召戶部尚書夏原吉諭之曰朕念自古國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祗畏用

圖政理所冀天時協和年穀豐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澤似覺秋來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春尚慮小民沾於饑寒困於徭役不能盡力農畝其移文戒飭郡邑省徵徭勸課農桑貧乏不給者發倉廩賑貸之

宣宗謂侍臣曰適觀大理奏錄囚有同飲至醉鬪爭殺人者當其同飲之時自謂意氣相合及醉後不復省記遂至如此皆酒之過古人酬酢百拜豈有此禍漢以來醉酒殺人至於亡身破家者不少名爲毒藥豈不誠然此真可以爲戒

典故紀聞卷九

四

二百七十六

○宣德時錦衣衛力士寧真言山西中條山有膽礬乞令有司採進

宣宗曰使民耕則有粟克饑桑則有帛禦寒礬如山積何益饑寒乎小人之言不足聽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礬可利民聽其自採

○宣德時御史謝瑤薦賢奏牘誤書姓自陳改

正

宣宗謂吏部臣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欠一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遂謫交趾大蠻縣知縣

宣宗諭吏部尚書蹇義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 祖宗大統維

典故紀聞卷九

五

宣宗

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爲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況篤厚之士率多恬退便僻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覈以防矯僞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義勇衛軍閭羣兒妻有淫行李宣以告羣兒

將殺之其妻卽誣羣兒與宣等九人強劫校尉陳貴家御史悉論斬都察院勘驗實不爲盜

宣宗謂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於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矣

典故紀聞卷九

六

宣宗

○山東清軍大理卿湯宗言濟南等四府旱荒民無食工部派買顏料乞暫停止工部言顏料皆 陵寢殿宇待用之物

宣宗曰山東之民 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祖宗所不忍可以苛急擾之耶其悉停罷宣宗嘗語侍臣曰朕祇奉 祖宗成法諸司事有疑碍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況



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致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此誠確論

○宣德時錦衣衛總旗衛整女因母病剖肝煮液食之而愈請旌表

宣宗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剖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亦不允

宣宗勅右都御史王章曰朕爲天下生民主夙夜兢惕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比者廷臣多自外至道里所經耳目所及軍民利病豈無可言而泯焉不聞豈朕之所望哉爾國之大臣寔總憲紀可自良鄉抵南京巡撫軍民一切休戚具以實聞毋有所隱庶副朕憂憫元元之意

宣宗因翰林儒臣進致治在用人之說曰易泰

否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爲所以成參贊之功否之時君子引退則不可以有爲矣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之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隱宣宗嘗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卽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隱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宣宗諭法司官曰朕觀周書立政篇云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此言深有意味蓋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洽浹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今不必論效驗但當以敬爲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宣宗嘗諭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數千里常慮驛使往來或有暴擾或水旱災傷疾疹民有饑窘不安皆朕所欲聞者朝臣往還御史巡歷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視冀聞其實今其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臣如此予復何望爾等朝夕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皆須詳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宣德時有中官奉旨傳之六科輒令徑行諸司

典故紀聞卷九

九

三百八十四

宣宗聞之卽下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欺弊不然必有詐僞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宣宗諭禮部尚書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請給度牒甚多中間豈無有罪之人潛隱其中者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官禮科給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試能通大經

則給與度牒

宣宗謂侍臣曰夷狄爲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禍論者以爲不當通女真攻契丹取燕雲之地亦非根本之論是時天祚失道內外俱叛取可也女真以方強之勢乘契丹之弊後日必與我爲隣燕雲之地太宗百戰不能尅乘時取之亦不爲過若究禍之根本蓋是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十餘年小人用事變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

典故紀聞卷九

十

三百九十六

日凌月替遂爲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中原陷於夷狄民心思宋政宜臥薪嘗膽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大耻乃復用小人力主和議爲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死於秦檜之讒小人之敗人國家如此又曰自古無中國清明而有外夷之禍者

宣宗因汝南王訐奏兄周王之過謂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讒言致忿馴至閹牆浸成大惡當念同氣至親各生愛敬則自

然和協古人言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此言最好

宣宗與學士楊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乎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不患其不爲用

宣宗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其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練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錯何望有濟

宣宗聞山西軍民李二等九人自宮投入晉王府貽書晉王曰 皇考下詔天下禁止自宮

典故紀聞卷九

十一

陳忠士  
二百九十五

違者論以不孝而李二等敢故違投入王府夫自宮以求用古人所謂非人情不可近不孝之人不知念其父母豈復有心爲王國之用已令法司逮治自今有若此者宜斥之

○宣德間刑部主事李順等金吾等衛指揮宮旺等大祀 天地皆不出宿爲御史所劾

宣宗曰大祀不敬謹豈可容命都察院治之宣宗與侍臣論足民之道因曰先王制民產教之樹畜不輕用其力故家給人足而復儲贏

餘以待饑荒至秦開阡陌田土并於豪強小民無常業加之頭會箕歛不遺錙銖隋文時倉庾充盈布帛山積及遇饑荒不知發而賑之令民就食山東國家儲積何用如此何望治效之如古也

○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

宣宗謂侍臣曰 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藐不聞者豈是久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

典故紀聞卷九

十二

陳忠士  
二百九十六

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爲成憲歲之豐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此奏不知何時遂廢

○宣德二年將臨軒策士

宣宗謂禮部臣曰設科求賢國之大事昔之爲君嘗有祝云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今朕之心亦如此

宣宗謂翰林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

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字而遂官之欲盡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況士習視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於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

宣宗嘗讀漢書循吏傳有感因爲序論曰班固作西漢書載循吏文翁王成黃霸龔遂朱邑

典政紀綱卷九

十三

宣宗

召信臣六人然觀其事興學校勤勞來勸課農桑脩舉水利恭儉愛人而已非有奇才異能以傾駭人之視聽然而傳之者何哉以其奉職循理而民自化異於尚威嚴以爲治者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爲本舜禹之相戒亦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夫既有所養又有所教而後民生遂民性完然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善士此後世郡守縣令之職所由

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環千里百里其民以

千萬計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教養之而已教養之道農桑學校而已農桑之業脩則民足於衣食而遂其生學校之政舉則民習於禮義而全其性如是足以爲善治矣然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務此往往任智術利威嚴苛刻削急於是民受其弊此趙廣漢輩所以不得爲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師舜禹之道以教養斯民故於守令之選加嚴

典政紀綱卷九

十四

宣宗

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皆有如六人者布滿天下郡邑哉  
宣宗覽豳風七月圖謂侍臣曰此足以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其先王教民耕桑以禦饑寒皆豫爲之計委曲詳盡必收成然後役之所以當時軍民相親如父子周之王業由於此所以傳世歷年之末也又曰非周公此詩後世亦何由知之周公所以爲名世之臣也

○太醫院醫士舊無月糧宣德時醫士賀祥等奏貧無以贍比照天文生例請給月糧始命有家者月支米五斗無者月三斗

○虞謙爲杭州知府時曾建議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爲徭役所困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田以均貧民聞今不復然矣

○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因倚勢漁獵百姓按察使林碩初至振舉

興故紀聞卷九

十五

二百八

憲綱湯懼不容讒碩於裴裴誣奏碩譏誹及沮格詔書遂逮碩至京碩言臣昔爲御史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宣宗曰朕固不信是以面問汝今旣明白汝卽馳驛赴任但遇民瘼事悉奏來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因謂侍臣曰小人造言讒害君子歸必罪之不貸也

宣宗御武英殿謂侍臣曰漢唐諸君文帝太宗

能納諫文帝幾致刑措太宗致貞觀之治亦皆受善之效善言有益於君德有補於治道如此豈可不聽

宣宗與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聖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爲國之賊朕于此等每切閑防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

興故紀聞卷九

十六

二百八

寢謀卿所宜務也

○宣德時奸民有欲陷良善者多構誣詞赴南京訐告南京法司輒逮問

宣宗聞之令都察院移文禁止凡有告訐者俱送北京惟京城軍民詞訟許其鞠問

宣宗聞侍臣講貞觀政要曰唐太宗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實本於此予嘗反覆是書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謂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則枝葉茂

君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語也

○宣德時內官張善往饒州監造磁器貪黷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事聞

宣宗命斬於都市梟首以殉

○宣德二年禮部奏永樂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俟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請給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係額內之數亦待三年考試給與從之

宣宗因與侍臣論刑法曰漢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宣宗曾製帝訓二十五篇曰君德曰奉天曰法祖曰正家曰睦親曰仁民曰經國曰勤政曰

恭儉曰儆戒曰用賢曰知人曰去疾曰防微

曰求言曰祭祀曰重農曰興學曰賞罰曰黜陟曰恤刑曰文治曰武備曰馭夷曰藥餌言質事實皆爲理之大要親序其首復題其後惓惓欲後世子孫服膺斯訓若爲人主者時置一冊於坐側甚爲有益

宣宗嘗諭兵部侍郎王驥曰近聞南京運送諸物者每船所裝皆未及半而經過之處一體添撥軍夫接送虛勞人力令襄城伯李隆及南京工部都察院錦衣衛各委官監視凡有運送務令滿載若仍踵前弊具奏罪之

宣宗嘗謂諸大臣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爲之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爲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于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

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補於治

宣宗聞廣東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礦砂煮之可得白金鉛錫請官開冶命巡按御史同三司官開驗每砂百斤煉銀四錢鉛二十斤因謂尚書夏原吉曰朕料鉛砂之烹所得無幾若果有銀利置冶烹煉豈待今日彼小民或竊取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已宥之不問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國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典故紀聞卷九

十九

忠  
三百八十五

宣宗聞山西饑民流入河南者爲有司軍衛所捕逐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敢有逐捕者罪之

宣宗聞太醫院奏尚衣監用辟虫香二萬斤乞遣人福建等處收買曰此非急務不必遣人且香藥安用許多可減其十之七

○宣德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

宣宗乃作酒諭其文曰天生穀麥黍稷所以養人人以麴蘖投之爲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國用書相鬯二卣曰明禋詩既載清醑賚我思成以享祀神明也厥父母慶洗腆致用酒以事親

典故紀聞卷九

二十

忠  
三百八十六

也豈樂飲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維醕酌以大斗醴酒有衍邊豆有踐燕父兄及朋友故舊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廢乎而後世耽嗜於酒大者忘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儀狄戒甘酒成湯至帝乙罔敢崇飲文王武王戒臣下曰無彝酒曰德將無醉曰剛制於酒孔子言不爲酒困又禮有一獻百拜然則酒曷爲不可有哉夫非酒無以成禮非酒無以合歡惟謹聖人之戒而禮之

率焉庶乎其可也

宣宗嘗諭吏部兵部臣曰今後凡中官傳旨除授官員不問職之大小有勅無勅俱要覆奏明白然後施行

宣宗嘗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等曰禹平水土民貧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

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其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節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

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大槩也

宣宗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之大戒

宣宗嘗勅守邊諸將嚴固備禦曰毋謂已安雖

安不可忘危防邊之道常如寇至則寇不至晝夜頃刻不可怠忽凡寇之能爲人患者率窺伺間隙乘人之不虞慎之慎之

○洪武中賜朝鮮國王九章冕服陪臣一等者比朝臣三等者得五梁冠服宣德初其王言世子冠五梁與朝臣等乞爲定制乃命世子冠六梁

宣宗嘗召學士楊溥從容諭曰滄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所以克致去



平號稱明良若爲君者不資於臣爲臣者不  
贊輔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然比來臣下  
往往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亦宜勉輔朕於  
善道溥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曰但覺  
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卽爲報也溥頓首曰  
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 陛下樂  
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心

○儀賓慶賀行禮舊無班次宣德時始以寧王  
言命各以品級序於同等官員之左遂爲定

典故紀聞卷九

三三

三百五

### 制

宣宗聞浙江所屬府縣缺官數多諭吏部曰庶  
官所理皆民事郡縣親民事尤切要又曠可  
乎自今內外大小職事有缺皆須早除勿致

### 廢事

宣宗覽夢卜求賢之說顧謂侍臣曰君臣相遇  
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傳未得說  
築傅岩雖有致君澤民之志不能自達一旦  
得於夢寐間遂相與講學論道而功被當時

名垂後世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  
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  
豈非誠心相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  
虎物皆有相感之理況一代君臣乎蓋天佑  
國家必生賢哲爲之輔翊高宗思道之心蓋  
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  
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  
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誤哉

典故紀聞卷九

三四

三百五

報軍機重務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  
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請今年終  
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  
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從之

○德州民奏本州路當衝要每遇軍物官船經  
過例給丁夫而督運者多不守法威逼有司  
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後者踵至本  
處丁夫不敷有司無計或執商販行道貧人  
補足其數督運者中路逼取其貲無貲者至



解其衣而縱者有爲所逼迫不勝而赴水死者  
者在船軍士本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載  
私貨多於官物沿路發賣率以爲常乞勅所  
司禁約奏下行在兵部兵部奏請自今運物  
船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預置木牌一大  
書本船軍夫數目姓名有急運應增者上水  
不過七人所司給與印信帖子大書所增貼  
於牌上以牌豎於船頭所過有司如牌所增  
給之下水不給違者許被害之人及有司指  
實以聞仍遣內外官不時沿路搜檢私載物  
貨究治其罪庶使小人知所警懼從之

宣宗因言者言近來風憲多懷顧忌少有敢言  
請降勅勉勵以開言路因謂右都御史顧佐  
等曰朝廷立法凡諸司官員及百工技藝之  
人皆許言事況風憲官職當言路朕所倚信  
者豈可有所顧忌爾宜以其職喻之若當言  
不言以失職論

宣宗與儒臣論漢唐諸君曰漢武好大喜功海

內費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  
風久而恣慾疎忠任邪遂致禍亂寘身失國  
武帝曾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欲心  
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  
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宣宗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  
特賜鱠魚醇酒加賜 御製詩有樂有嘉魚  
之句士奇等露醉獻和章 上嘉曰朕與卿  
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 祖宗之

付託

宣宗因侍臣言爲政在人知人爲要曰知人固  
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爲主君子小人亦  
可辨天下事卽堯舜處之亦取善於人人臣  
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  
若不念君德不恤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  
此小人也

○宣德四年

宣宗諭六部都察院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

安朕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爲心顧國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民者朕猶惓惓軫恤民艱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心凡朝廷科買一物輒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賴十數爲之鷹犬百倍科徵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於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訴告爾等非不知之蓋實縱其所爲風憲耳目非不聞之亦略不糾舉此豈仁人君子之心哉自今當

洗心悔過以革前弊朝廷有緊切重務慎選廉公官員催辦不及之事悉不許差人假公營私擾吾良民違者罪之

宣宗聞府軍後衛有題進本夜遁至北中門守衛不肯轉達因謂錦衣衛官曰祖宗成法朝罷外廷有事急奏者不問晨夜卽具本進守門者卽爲上達所以通警急絕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寬貸其執付法司罪之

宣宗嘗諭鴻臚寺臣凡遇祖宗忌日通政司

禮科兵馬司免引囚奏事

宣宗因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在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永固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若漢唐初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或恃富厚力役頻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弊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儉薄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生齒繁則財賦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亂之階使煬帝不縱其奢慾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宣德四年七月

宣宗臨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論經史遂咨政務已而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之曰國史貴詳實卿等宜盡心於是賜士

奇等及學士以下鈔有差

○洪武初凡遇正旦等節在外大小衙門慶賀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禮後來惟五品以上衙門進表行此禮至節日止於露臺設香案行九拜禮至宣德時以安慶府潛山縣知縣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門仍舊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禮

○宣德四年八月

宣宗諭禮部尚書胡濙曰 祖宗時文武官之家

典故紀聞卷九

三十九

二百三十三

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妓歌唱沉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禮壞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此革官妓之始

○宣德四年十月

宣宗臨視文淵閣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學士楊溥曾榮王直王英侍讀李時勉錢習禮侍講陳循等侍命典籍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詢以時

政從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饌賜

士奇等并賜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謝後諭之曰朕聞有道之朝願治之主崇禮儒碩講求治道卿等爲朕傳保與諸學士皆處秘閣朕躬至訪問冀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已而親製詩賜士奇等詩曰祕閣弘開當異隅克揀之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朝閒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瓊琚鏘鏘清響振寶鼎馥馥香烟敷維時日上扶桑初始看瞳矓絢綺疏忽似粲爛明金鋪從容燕坐披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論啓沃良足娛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采凌相如玉醴滿賜黃金壺最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治至希唐虞

皇明典故紀聞卷九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

交河

徐繼登

臨朐

馬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宣宗與侍臣論及封建曰周秦享國長短非但封建也周自后稷公劉以農事啓國至文武積德累仁乃有天下繼之以成康保恤烝民克紹先業秦自孝公據崤函以窺周室惠文武昭蒙其故業至始皇吞二周滅六國專詐

典故紀聞卷十

一

宣宗

力刑罰以制天下繼之以胡亥殘忍刻薄周得之以忠厚守之以忠厚故其祚長秦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故其祚短非但封建也宣宗嘗作倚蘭操賜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爲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幽谷今曄曄其芳賢人在野今其道則光嗟蘭之茂今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又諭之曰薦賢爲

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意

○御史姚兼善巡按江西被逮其二司等官俱有餽贐或請治送贐者罪

宣宗曰被逮而致餽人之厚也非有所求不必究

○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節下寬恤之令減雜犯死罪以下宥笞杖及枷錄者

○廣東南海縣民葉發言番禺縣逕口地有銀礦民多竊取烹鍊宜開冶置官

典故紀聞卷十

二

宣宗

宣宗曰今各處歲辦銀課者往往害民方革其弊豈可再開銀冶不聽

○宣德時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

宣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頗近古一變爲彍騎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生

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信用小人變爲新法民不勝其煩擾自是朝政反覆國是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曰然而亦須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豈有改祖法之事

宣宗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由君心靜則事可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

○夏原吉爲人有雅量從吏嘗汙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原吉曰汙可浣何懼爲有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宣德五年二月北京五府六部皆未建

宣宗以禮部所典者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及四方萬國朝覲會同者皆有事於此遂首建之地位規制如南京加弘壯焉

○朝鮮所貢方物舊有金銀龍頭盞之類宣德五年

宣宗始勅國王曰金銀非小國所產自今貢獻惟以土物效誠而已國王感悅

○宣德五年二月

宣宗詣獻陵顧謂侍臣曰皇祖嘗言古帝王陵寢有崇奢麗及藏寶王者皆無遠慮吾子孫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語朕恒記憶不忘今所建寢陵皆皇祖當時規畫不敢有所增益

宣宗奉皇太后詣陵陵傍居民老稚迎拜於道皇太后顧謂

宣宗曰百姓愛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赤天下垂裕子孫令問長世千載之下人猶仰

慕亦惟能安民耳國家恒輕徭薄賦以存恤  
爲務庶幾爲民父母之道於是 皇太后過  
視道旁農家 皇太后召其老婦問所業及  
安否其婦女老稚皆歡喜踴躍應對質朴如  
家人然 皇太后喜賜鈔帛布飲食皆歡躍  
感戴民有進蔬食酒漿者 皇太后嘗之舉  
以與 帝曰此農家食也當知之

宣宗侍 皇太后駐驛陵下召扈從官張輔蹇  
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入見 皇太后

典故紀開卷十

五

三

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國家清  
寧生民無事固是 祖宗垂祐亦有卿等之  
力輔等叩頭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  
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本於  
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 皇太后曰  
吾何德所以致今日者上由 祖宗積善垂  
慶卿等皆 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  
非但國家蒙福 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  
敷祐卿等俾卿子孫安榮永世遂命賜六人

酒饌及白金文綺

宣宗自 陵還道中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  
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  
推顧謂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  
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耕者初不知  
爲 帝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呼萬  
歲命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

宣宗召蹇義等語曰朕昨謁 陵還道昌平東  
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之艱難吏

典故紀開卷十

六

三

治之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  
體念不忘也其文曰庚戌春暮謁 二陵歸  
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俛而耕不仰以  
視不輟以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蹇  
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  
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  
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  
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  
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

勞也曷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負販不出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而憂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業是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歲入厚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不安

憂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嘉賜之食旣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晏而人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

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實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宣宗臨軒策士畢還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

○宣德間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宣宗曰祖宗建官有定制但朕有過失令中外

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爲迂豈不所得者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爲耻不若已不爲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爲優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拂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況其下者乎朕以爲人君者



當以太宗爲法

宣宗聞內使韋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與外入因諭侍臣曰洪武永樂間內府所貯錢糧內官內使纖毫不敢動雖東宮親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請今內官敢爾豈得不罪又曰朕今日用一木水架工匠飾以綵色又間貼金朕惡其華侈遂命易之而小人乃敢僭擬遂命司禮監榜諭各監局有盜官物及僭分者事發處死知而不首罪亦如之

典故紀聞卷十

九

三百五十四

宣宗聞豹房勇士以民居寬好欲奪而居之者命杖之一百以五百斤枷號令儆衆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輕易犯法者特中官爲之救解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須覆奏始行

○宣德五年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以爲卽同不食請率羣臣表賀

宣宗勅羣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

而後當食不食朕以非德嗣承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懼惟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圖修省以仰答天意尚賴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典故紀聞卷十

十一

三百一

宣宗與學士楊溥等語及治民之事曰民之休戚係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於彼善始者或不善於終而一言薦之豈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矣大抵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之間蓋求什一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



○宣德六年三月尚書胡濙等條奏戶口事宜  
內一款各處軍衛有司常宜省諭旗甲里老  
人等除有引客商外但係他處人民卽報官  
拘審發回原籍若縱容不舉該管旗甲親鄰  
里老俱坐以罪按此法與保甲法併行極可  
以防奸弭盜

○舊例南京各衙門以公事詣北京者悉自出  
資賃舟宣德六年

宣宗聞之曰南北皆京官且南京官俸薄治公

典故紀聞卷十

土

二百九十五

事豈可自賃舟於是令南京五府六部都察  
院等堂上官凡以公事詣北京者俱給驛一  
宣宗御左順門出御製閱農詩一章示吏部尚  
書郭璉曰朕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  
之得其所則在賢守令因作此詩卿常爲朕  
擇賢母使農民受弊也詩曰農者國所重八  
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亘晨昏豐年僅  
能給歉歲安可論旣無糠覈肥安得繪絮溫  
恭惟 祖宗法周悉今具存遐邇同一視履

育如乾坤嘗聞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慎  
所擇庶用安黎元

○宣德六年六月新作禮部成賜宴落之命公  
侯駙馬伯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學士祭酒  
及通政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掌印  
官及本部屬官皆與焉

宣宗聞刑部繫囚及獄諭侍郎施禮等曰罪囚  
繫獄凡獄具輕重各有宜施嘗聞

太祖皇帝言仁於仁不仁於不仁強盜何足矜

典故紀聞卷十

十二

二百九十六

憫而姑息之今之逸如虎逸押人復被害矣  
此由堂上官縱弛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論  
法爾亦當罪姑停俸治事必俟盜獲而後與  
俸盜不獲爾罪不免

○宣德間河南民言嵩縣白泥溝地產銀礦民  
私烹煉宜開官治命主事郭誠往同三司官  
集民丁發地得銀砂四千餘斤烹三十餘日  
計用人力二千七百工得黑鉛五十斤銀二  
兩所得不償所費

宣宗曰小人獻利之言不可聽其罷之

宣宗因甘州衛千戶姚寧等奏曲先之役多有功陞職未愜人心因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陞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得則才勇之人忿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啓將來何以使人今寧等所言宜令總兵官覆勘務合至公無憚改過

○內官袁琦內使阮巨隊初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爲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

典故紀聞卷十

十三

三百一

宣宗命凌遲琦斬巨隊等十人因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小隨侍頗稱使令陞太監管事輒敢恃恩縱肆欺罔假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往諸處凌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動累萬計致吏民含冤無訴歸怨朝廷雖方面風憲之官皆畏憚之不敢以聞鬼神不容發露其事已悉寘極刑爾都察院揭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在外侵佔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

典故紀聞卷十

十四

三百二

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官內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軍民人等有投托跟隨內官內使因而撥置害人者悉處死罪旣又勅天下諸司曰朕恭嗣祖宗大位夙夜寅恭不遑暇逸誠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軍民安則天下治天下治而後有以仰副祖宗付託之重爰自臨御以來惟以安人爲心而內官監太監袁琦隨侍日久肆其狡險欺謾朝廷假幹辦公務爲名朦朧奏遣內官內使在外凌辱官員毒虐軍民恣肆貪殘賊穢狼籍金銀以千萬計人不聊生所在有司坐視民患徒懷兢惕默不敢言天地不容鬼神共怒發其罪惡已勅法司榜示天下爾等其體朕恤人之心務隆綏撫民者國之本也代天理民者君爲國

安民者臣爾等勉之必使軍民皆安於下而無歎息愁恨之聲庶幾盡爾等之職不負朕委任之意爾等勉之

○舊制進士於各衙門觀政不僉署文案宣德七年以都御史顧佐言始令照永樂年例進士於刑部都察院理刑者與御史郎中主事分理諳練政務

宣宗聞御史陳斌言貴州所屬生苗累肆劫掠請命總兵蕭授剿之語兵部尚書許廓等曰

典故紀聞卷十

十五

二百九十五

蠻人雖務劫掠若防守嚴密安能為患何至便與兵殄滅天地生物虎狼蛇蝎何所不有豈能盡滅之但當慎防而已且彼雖變夷亦好生惡死宜令授及貴州三司差人撫諭使改過自新如其不悛發兵剿之

宣宗因與侍臣論人君御世之權惟命德討罪為重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卽墨大夫以萬

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

○宣德時蒲刺加國差巫寶赤納來訴其國為暹羅所侵擾禮部言諸番貢使例有賜予今巫寶赤納非有貢物給賞無例

宣宗曰遠人數萬里外來訴不平豈可不賞遂賜紵絲襲衣綵幣表裏綿布悉如他國貢使例

典故紀聞卷十

十六

二百九十六

○舊制御史皆乘驢宣德間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紀綱之職受耳目之寄糾劾百僚肅清庶政若巡按一方則御史以朝廷所差序於三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驢驢頗失觀瞻自今請乘驢馬為宜宣宗謂兵部臣曰御史所言亦合大體其從之宣宗嘗謂都御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務祖風往往創造寺院為名羣昇佛像徧歷州郡化緣所得財物皆以

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必罪之  
○南京國子監助教等官舊無皂隸給使宣德  
中以司業陳敬宗言始給之

宣宗因應天題請考官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  
考官取士但據文章不悖經意即可克選然  
應舉之人皆憑學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  
忠信而又通古今科目取之足爲世用若德  
行不修而徒有文辭亦終無益

○國子監東號房原係金吾等三衛草場宣德  
典故紀聞卷十

十七

三百九十五

間以監生人衆特賜與諸生建房舍其閒地  
給本監種蔬菜以供會饌

宣宗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母卒問尚書  
胡濙曰英母亦應得賜祭及營葬否濙對曰  
舊制官三品四品父母喪曾受封贈者官爲  
營葬今英官四品其母曾受五品封

宣宗曰儒臣吾所優禮者況非此母無此子其  
遣官賜祭仍命有司治葬勿爲例

宣宗因侍臣觀宋史聞侍臣言宋家武備不飭

率流於弱當時未必無將才若上之人留意  
斯事必有其人出焉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  
帥雖有才亦不得展必爲小人所壞大抵宋  
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宣德間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  
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  
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有水  
旱饑饉以貸貧民民受其惠今各處有司以  
爲不急之務倉廩廢弛穀散不收甚至掩爲

典故紀聞卷十

十八

三百九十六

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脩倉  
廩謹儲積給貸以時徵收有實仍令布政司  
按察司巡按監察御史巡察違者罪之恕  
宣宗諭行在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近由  
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言者比比而未有興  
復之者爾戶部亦豈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  
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宣宗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  
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

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宣德間因天文生陰陽生有司槩編里甲始命天文生免二丁陰陽生免本身差役

○宣德間蘇州知府況鍾言御史與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違越禮分各府知府

典故紀聞卷十

十九

三

亦有自顧闒茸貪暴畏其糾劾者接見御史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屈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宣宗命行在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

宣宗曾勅諭吏部曰致理之方用賢爲要事君之道薦賢爲忠朕主宰天下思惟負荷之重必得賢才共圖治理夙夜在念寢食不忘嘗勅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又出示招隱猗

蘭之作庶幾羣臣咸明朕志近惟一二廷臣曾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果無遺賢歟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歟豈典銓衡者之怠忽也朕以誠心求賢望理不圖臣下玩爲虛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之廣生民之衆乎爾吏部卽會在京三品以上官衆議推舉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具名來聞朕擢用之母徇私濫舉塞責

○宣德間順天府尹李庸言所屬州縣舊有桑

典故紀聞卷十

二十

三

棗近年砍伐殆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人勸督每丁種桑棗各百株官常點視三年給由開其所種多寡以驗勤怠

宣宗謂行在戶部臣曰桑棗生民衣食之計洪武間遣官專督種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前屢有言者已命爾申明舊令至今未有實效其卽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種違者究治

宣宗謂侍臣曰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育蚕繰絲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出所賦

織婦詞以示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紅女耕蠶勞動之狀作爲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爲圖揭於宮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其詞曰昔嘗歷田野親觀織婦勞春深蠶作繭五月絲可繰繰絲準擬織爲帛兩手理絲精揀擇理之有緒纔上機弄杼拋梭窻下織斯蠶動股織未停雞聲三號先夙興機梭軋軋不斂息

興故紀聞卷十

主

三百十一

辛勤累日帛始成嗚呼育蠶作繭未必如甕盎累絲由寸積爲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織者冬寒無挾纈紛紛當時富貴人綺羅燁燁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沉思一憐汝

○舊制詣郊壇皆朝百官後乃行至

宣宗八年春祭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旣至南郊躬詣神厨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官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皆以虔誠爲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分毫

無慢庶幾神明有歆享之道

○宣德八年春祭社稷請配神太常寺所進祝版誤書月日

宣宗覽之促命改書召太常卿姚友直等責之曰一歲之間兩祭社稷而于祖宗前怠忽如此豈是小過汝等皆授職有年正是官怠於官成自今宜常加敬慎宗廟以有事爲榮若再蹈前失理無再宥

興故紀聞卷十

三十二

音九

宣宗聞各監局小內使多爲僧人所惑有長素食者亦有潛逃削髮爲僧者召監局之長諭之曰人立身自有常道爲臣必忠爲子必孝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誦經乃有福乎佛只教人存心於善所論天堂地獄亦只在心心存善念卽是天堂心起惡念卽是地獄所以經云卽心是佛今後汝等戒之但存心善卽是脩行敢有潛逃爲僧者皆殺不宥

○宣德間廣東按察司僉事曾鼎奏僧道二家各奉其教旣已出家自當離俗今廣東浙江



江西等處寺觀田地多在鄰近州縣頃畝動以千計謂之寄莊止納秋糧別無科差而收養軍民子弟以爲行童及匿逃軍逃民代爲耕種男女混雜無異俗居又有荒廢寺觀土田報爲寄莊收租入已所在貧民無田可耕且多差徭而僧道豐富安坐而食乞勅禮部會議取勘僧道寄莊之田及廢寺觀田有人耕種者開報佃人戶籍頃畝多則均分本處無田之民以供徭稅其私置莊所隱逃軍逃

民男女雜居者所在法司嚴捕治之

宣宗謂少傅楊士奇等曰朕昨命卿等簡庶吉士俾進學因思賢才必自國家教養以成之教之不豫安能得其用因作詩述意卿當以朕意諭之俾知自勵詩曰國家用賢良豈但務精擇賢良之所出亦自培養得虞廷教元士周家重俊宅 皇祖簡賢科教育厚恩澤二十有八人用之著成績朕心切旁求夙夜恒側席是科九百人中豈乏卓識爰拔俊茂

資將以繼往昔優游詞垣內研究古載籍摘辭務淳龐勵行必端直所期在登庸澤物兼輔德勗哉副予望奮志毋自畫

○宣德間湖廣荊門州判官陳襄言各處近有惰民不顧父母之養妄從異端私自落髮賄求僧司文憑以遊方化緣爲名遍歷市井鄉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爲所至官司以其爲僧不之盤詰奸人得以恣肆乞勅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

果是僧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革奸弊從之

○文武官俸每石舊折鈔二十五貫宣德九年春掌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濙議欲每石減作十貫少師蹇義言

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卽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濙乃減作十五貫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

○宣德八年八月禮部尚書胡濙言景星見西北方天門考之占書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海

內歡悅制作合天法令清明則景星見今觀  
斯瑞寔 皇上聖德海宇太平之應請偕文  
武羣臣上表賀

宣宗不許遂勅羣臣曰古之人有言時和歲豐  
爲上瑞今陰陽不和水旱爲災四方告饑不  
可勝紀朕每念 天與 祖宗付託之重內慚  
於心夙夜之間惓惓祇懼星文之瑞何救民  
之饑而欲表賀哉聖賢之心惟德是敬恒欽  
天以自度不因祥而自矜爾文武羣臣尚其

典故紀聞卷十

三十五

三百六

夙夜同心同德佐朕于理治政事者以安民  
爲本典軍旅者以武備爲重任刑法者以平  
恕爲要敬慎行之毋懈毋怠庶用下慰四海  
生靈之顓望上答天地宗廟之付託而吾君  
臣亦得同享無窮之美欽哉其止勿賀

○翰林院待詔鄒循當授勅命言其父緝先以  
侍講事

太宗皇帝復以中允事 仁宗皇帝於春宮歷  
二十餘年陞左庶子卒不獲生受誥命臣秩

卑於例不應得封贈伏乞矜賜

宣宗曰 皇祖徃征北虜命朕居守北京時緝恒  
在左右所言皆正蓋良臣也命吏部特與緝  
及其妻誥命不爲例

宣宗朝罷出思賢之詩以視羣臣曰予嗣守  
祖宗大位夙夜兢惕思惟致治之道必有賢臣  
相與贊輔雖屢詔求賢然恭默之思未已乃  
作詩以著予志詩曰天命赫赫付畀萬方肆  
予承之夙夜弗遑亮天之功其責在予亦惟

典故紀聞卷十

三十六

三百七

求賢以求厥圖堯舜大聖咨于臣隣湯武致  
治敷求哲人稷契臯夔周召伊傅同德同心  
以匡以輔惟時匡輔百工允釐治效之隆臻  
于皞熙悠悠我心念之弗置惟欲得賢以弼  
予治告言惓惓束帛多命彼皇華歷于丘  
園庶幾多才拔茅連茹奮其功庸翼我王度  
維 天昭昭維嶽降靈篤生賢哲聿馳駿聲  
啓予沃予以迪先德揚其耿光有永無斁  
宣宗因與侍臣論晉事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



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朱仲安蕭山人爲御史廉重每事必存大體仁宗有意進用之一日顧謂侍臣曰朱仲安今御史之翹楚者

宣宗嘗諭右都御史熊槩曰朝廷優恤軍士給以衣食欲其得所比聞官旗吏胥人等妄意誅求多立名目裒取月糧尅減冬衣綿花亦有都指揮指揮假托公事徧歷取財乃以軍

典故紀聞卷十

二十一

三百〇三

糧布花變易金銀饋送所以軍士衣食不克多致逃竄朝廷任彼撫綏乃更肆爲刻削俾思不下究情不上通欲便按法行誅則是不教而殺爾都察院卽揭榜禁戒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有再犯者處死家屬戍邊○宣德末刑科給事中年富條陳時政內一款言國家可憂戎狄爲甚自永樂以來招納醜類縻以官爵雜處京都坐費國用養亂召危必由於此乞勅大臣歷考明驗參酌成規皆

遣還故土以慰彼思釋我內患

○年富又言近年軍民之家遁逃規免稅徭冒爲僧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食溫飽或有擁妻妾於僧房育子孫於道舍敗倫傷化莫此爲甚乞勅禮部令各處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遣復業隱占者逮問還俗

○宣德十年勅諭都察院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紀綱之任凡政事得失軍民休戚皆所當言糾舉邪慝伸理冤抑皆所當務

典故紀聞卷十

二十八

三百〇四

比之庶官所係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逞小才以張威福或搜細過以陷善良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今監察御史有職濫及失職者及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舉黜退按察司官有職濫及不稱職者令按察使及其同僚糾舉黜退仍令吏部今後初仕者不許銓除風憲凡監察御史有闕令都

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實行聞  
奏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賊濫  
及不稱職舉者同罪

○給事中言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歲輸  
其租今詔免災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  
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災之處富人田租如例  
蠲免又言各處饑饉官無見糧賑濟間有大  
戶贏餘多閉糶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絕無救  
卹之方乞命自今或遇荒歉爲貧民立券貸  
富人粟分給仍免富人雜役爲息候年豐償  
本從之

典故紀聞卷十

二九

百金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一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英宗初卽位勅省諸冗費於是禮部尚書胡濙  
等議欽天監曆日五十萬九千七百餘本省  
爲十一萬九千五百餘本太醫院藥材九萬  
八千一百餘斤省爲五萬五千四百餘斤光  
祿寺糖蜜果品減舊數三之二其添造膳臘  
雞鶩猪羊二萬七千隻子鶩二千隻酥油四  
千斤盡行革罷厨役六千四百餘名揀選老  
疾者悉皆放回湖廣江西等處薦新茶芽七  
千五百餘斤省爲四千斤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一

百金

英宗初卽位勅工部曰洪武永樂間各處府縣  
歲貢絲段工部驗中方送內庫且無賄囑及  
包攬之弊故皆精密鮮明足稱朝廷賞賚亦  
不虛費百姓財力近年以來徒見糜費民財  
而段疋多不堪用此皆有司通同工匠侵盜

易換且聽人包攬解納及至京該部該庫官吏人等又從而求取賄賂一得其利遂不辨美惡悉送內庫此積年之弊也今特命司禮監取洪武未樂間紵絲紗羅綾絹之類與爾工部及各布政司府縣務以此爲式成造其起送至京令監察御史同爾工部官辨驗仍委司禮監官叅視敢有漫不知省仍蹈前弊者通治以重罪不宥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當進正統元年大統曆

以是日日食移於十二月朔

○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等言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給江南軍民轉運不勝勞苦況河道難通少有阻隔則糧餉不足實非長久之計今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者悉令於北京八府空閑田地屯種倘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運之費此實國家經久長策於是撥京軍三萬就近地下屯

○正統初湖廣布政司檢校程富言夷狄爲患

自古有之若處之輦轂之下寵以崇高之位其能據誠盡節如金日磾萬無一二忠愛勤勞如僕固懷恩尚不克終至於桀黠難馴如劉淵之儔殆不可縷數往事甚明皆足爲鑒今歸順達官人等日累月增動以萬計固難阻嚮化之心亦當防未然之患乞勅兵部將新降附者量賜齋裝遣往江南衛所既省京師之廩食且杜華夏之厲階

○未樂中以駝駝溫暖令內官於所出地方索

買且令專業者給官料織造五十疋自後歲以爲常至正統初陝西右叅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綾絹毯氍九百餘疋復加造駝駝五十疋民力不堪乞免造從之

○正統元年三月擢一甲進士周旋爲修撰陳文劉定之爲編修賜羊酒宴於本院

○正統元年九月尚書胡濙自劾不謹失行在禮部之印

英宗不問爲更造之改其文曰行禮部印

○正統初以兩京御史及天下知縣缺人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員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員

○正統初有繼母告陷前妻之子法司問擬不孝重罪大理寺評事吳亮駁奏寬抑

英宗勅法司今後繼母告陷前妻之子嫁母告

典故紀聞卷十一

四

史

陷前夫之子不孝者俱令隣佑保實取問如律如有冤枉卽與辯之著爲令

○正統初吏部主事李賢言切見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邊軍常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

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歲省數十萬之費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利莫大焉臣又惟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恍惚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在胡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

典故紀聞卷十一

五

史

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

○天台魯穆由御史爲福建僉事剛方廉介理冤繩奸執法無私人目爲魯鐵面後爲僉都御史卒之日同朝卿士咸賻助具棺歛焉  
○雲南晉寧州塔墩有大樹頗著靈異土人號爲塔墩聖母未樂時大風折其樹軍人陳福

海鉅以爲板內有神象戴冠執簡容貌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祀正統初州官請加封號英宗謂禮部臣曰淫祀徼福非禮也 聖見之不惑如此

○正統初達官軍校人等居畿甸者多占民田掠民財御史成規以爲言

英宗詔錦衣衛兵馬司分捕之犯死者於犯所梟首徒流者發邊衛充軍仍罪其頭目若地方被劫奪而官校縱容者重治以罪

典故紀聞卷十一

六

二百五十五

○正統二年勅諭尚膳監及光祿寺曰比聞進宮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還一二光祿寺不以奏尚膳監不以言重複造用甚費財擾民今後凡進食物必須印信揭帖備書器皿扛索之數與收領內官姓名尚膳監如數還之不足卽以奏聞敢隱瞞扶同者悉坐以罪復勅宮中六尚司知之

○正統初勅工部曰今軍器缺用爾工部會同五府兵部錦衣衛司禮監內府各監局往年

退出諸色軍匠擇其精壯者令在營操備老弱者仍送原衙門與見在匠役成造軍器爾工部司禮監各遣官提督務在堅利使可經久宜用物料在京各庫支用勿復科派有司擾民每季仍以造完數目具奏以憑稽考不得通同作弊假公營私以取罪戾

○正統二年九月早朝鍾既鳴有京衛指揮張勝等八人潛坐闕右門爲給事中所劾皆謫戍邊衛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七

二百五十六

○先是進表官無定例正統二年十月始從禮部言自今惟 聖節表令三司堂上官躬進正旦冬至遣首領及所屬佐貳官代行遂爲例

○故事享 廟奏祭皆御殿受奏正統三年春祭奏祭日正遇

宣宗忌辰禮部請於西角門視事

英宗以祭祀重事仍宜升殿

○正統初刑部申明舊制凡民訐官長宜量加

責罰不許撫拾妻妾幼女幸其受辱以快私忿凡婦女非犯姦惡殺人及毀罵公姑不孝等罪並免提問

○正統三年山東東平州知州傅霖言 皇上肇登寶位却珍奇之獻罷不急之征命巡撫侍郎督糧儲命監察御史清軍政一切內臣悉取回京天下官民莫不沐浴 聖澤歡欣踊躍以爲堯舜之治復見于今日然臣切見徐州臨清等倉仍用內官收糧淮浙等處鹽場仍遣內官并錦衣衛官校緝捕以臣愚見各處收糧自有州縣官員巡鹽已有監察御史凡有規避律具明憲又何用內臣并錦衣衛官校以瘠民膏血而駭民耳目乎

英宗嘉納之

○正統初三氏學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叙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繇子魯伯魚父也從祀廊廡匪惟名分不正抑恐神

不自安況孔子父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父俱封公爵惟伯魚子皙仍爲侯爵乞追封爲公偕顏孟之父俱遷配啓聖王殿庶名位胥安人倫攸叙

英宗是其言命禮部行之

○正統三年四月以監試歲貢生員不嚴致有商議及易卷之弊下編修謝璉及監察御史趙全等於錦衣衛獄當時之嚴於廷試如此

○正統三年五月御史鄭顥奏張家灣宣課司崇文門分司每遇商貨販到積至數多方差內官錦衣衛官抽盤不無停滯損壞張家灣宜專委內官抽分崇文門宜令本門收鈔內官兼管其順天府都稅司并塌房課鈔宜令順天府置簿按季填報以憑稽考

英宗命但戒所司勿致停滯不必專委內官

○正統三年八月初九日晚順天府科場失火焚東南席舍并對讀所延及廳事而止府尹

姜濤暨御史時紀等上章請罪

英宗特宥之命於本月十五日爲始再試

○正統三年十二月

英宗諭都察院臣曰比聞開辦銀課擾民已皆停罷封閉各處坑穴禁人煎採近聞浙江福建等處有等頑猾軍民不遵法度往往聚衆偷開坑穴私煎銀鑛以致互相爭奪殺傷人命爾都察院卽揭榜禁約今後犯者卽令該管官司拏問具奏將犯人處以極刑家遷化

外

○正統四年

英宗問戶部臣永樂宣德間宣府大同二邊軍糧供給若何及有無運送銀絹布疋之數戶部言國初大同糧料俱係山西布政司供給永樂十九年方起倩軍夫於京倉運送糧料二十萬一千一百餘石於宣府宣德六年至十年亦於京倉通州僱運糧料三十八萬石赴宣府其山西稅糧歲止撥四十萬石或三

典故紀聞卷十一

十

忠  
二百七十一

十萬石赴宣府備用並無運送銀兩布絹其

後宣府陸續添設保安等衛所通舊八衛共

一十九衛所官軍數多於是每年奏令糧戶

齎價於松江等處收買布疋或遣人解銀前

去准糴或出京庫絹運彼准作官軍月糧此

皆權時制宜以足邊防之用也

○正統四年十月有竊瓦刺貢使銀物者獲之

命斬於會同館以徇

○正統初成國公朱勇言在京文武官員俸糧

典故紀聞卷十一

十一

忠  
二百七十二

每月關米一石食用不敷乞每年運糧除正

數外每軍增米二石至京文武官按月添米

一石

英宗以帶運艱難不欲重困軍士止而不行

○正統五年朵顏衛都指揮同知朵羅干遣使

朝貢還易得犁鏵爲關隘所阻不得出

英宗謂兵部臣曰遠人當懷柔農具故未有禁

聽其歸勿阻

○正統時勅諭文武百官內一段言朝廷於百



司設正佐官俾共理政事凡正與佐皆當以誠相與有善相輔有過相規彼此協和事乃有濟不可專恃已見不采衆善屬官中賢者須禮之不及者須教之不肖者須明其罪黜之如或悅諂諛納浸潤則賢者受抑不肖者得志孰與成功爾大臣宜體朕心表率羣僚欽哉

○正統五年用大學士楊士奇言遣侍郎何文淵等往各省直修備荒之政賜之勅條列合

典故紀聞卷十一

十三

三百一

行事宜一見今官司收貯諸色課程并贓罰等項鈔貫雜物可以貨賣者不拘稻穀米粟二麥之類貿易儲積並須照依時值不許虧官損民九州縣所積預備穀粟須計民多寡約量足以備用如本處官庫見儲鈔物不敷於本府官庫或本布政司官庫支買如又不敷移文戶部奏聞處置一凡丁多田廣及富實良善之家情愿出穀粟於官以備賑貸者悉與收受仍具姓名數目奏聞一糴糧在倉

典故紀聞卷十一

十三

三百一

須立簿籍二扇備書所積之數用州縣印鈐記一在州縣收掌一付看倉之人但遇饑荒百姓艱窘即便賑貸並須州縣官一員躬親監支不許看倉之人擅放二處簿籍放支之後並將實數具申戶部所差看倉須選有行檢老人富戶就兼收支不許濫設一洪武年間所置預備倉糧多由州縣不得其人視為泛常全不留意以致土豪奸民盜用穀粟捏作死絕逃亡人戶借用虛寫簿籍為照是以倉無顆粒之儲甚至折毀倉屋間遇饑荒民無所賴深負祖宗仁民之心爾等於所屬府州縣並須親歷查勘前項官倉糧儲原數實在幾何百姓借用未還虧折幾何務要根究的實着落前後經手人戶供報追價不許聽其詭詐指扳死絕逃亡人戶搪塞遮掩追完之後令照例納米贖罪若限外不完者毋論赦前後械赴京師發戍遼東邊衛一比先所建預備倉廩或為豪民所據責令還官或



年深毀壞量加修葺其倒塌不存者官爲起蓋如本處有空閑官房許令折用並須完固可以經久一洪武年間於各州開濬陂塘以防水旱蓋未遠之利亦因後來有司不得其人視農事如等閑委而不問以致土豪奸民掩爲已有或湮塞爲田爾等須一一親歷踏勘如有前弊責令自備工力如舊脩築堅固還官悉免其罪如隱占不還及違限不卽脩築者亦械赴京發戍遼東邊衛一凡各處開

壩陂堰圩田濱江近河堤岸有損壞當脩築者先計工程多寡於農隙之時量起人夫用工工程多者先修緊要之處其餘以次用工不許迫急其起集人夫務在受利之處驗其丁力均平差遣毋容徇私作弊凡所作工程務在堅固經久不許苟且府縣正佐官時常巡視毋致損壞一各處陂塘圩岸果有實利及衆比先有司失於開報許令開陳利民之實踏勘明白畫圖貼說具申工部定奪如利

不及衆不許虛費人力一但遇近經水旱災傷去處預備之事宜暫停止待豐年有收依例整理一所過州縣倉廩穀粟克實陂塘隄岸完整者必其正佐之官得人若有空虛廢壞等項其正佐之官必不得人悉具名奏聞如或貪酷虐民驗有實跡就便拿問一今後府州縣官考滿赴吏部者並須開報預備官倉所儲實數及脩築過陂塘隄岸等項吏部行該部查考虛實以憑黜陟事完回京仍將

所備穀粟及所脩陂塘圩岸開壩備細造冊具奏遇有興利除害之事難以處置者具奏來聞

○正統間山東樂陵縣築倉起土得白金九錠重三百九十餘兩有司以聞

英宗命易糧貯倉以賑貧乏

○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紿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爲書命其徒

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

英宗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

○正統時司禮監火者賈麥兒以私事囑吏部尚書郭璉戶部尚書劉中敷皆從之事覺

英宗命宥璉中敷戒勿再犯麥兒送法司論如

典故紀聞卷十一

十六

三頁十二

律枷示於司禮監之新房

○正統五年歲暮勅文武羣臣曰昨欽天監言

正統六年正月朔日食九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護朕惟事天之誠雖微必謹敬天之變豈以微怠況茲歲始陽德方亨致災有由敢忘祗畏是日在京文武羣臣悉免賀禮及期救護如制

○正統時廣東南海衛指揮曹忠等送占城國進貢犀象赴京一犀道死禮部請治忠不謹

之罪

英宗特宥之

○巡撫左侍郎于謙言臣奉命總督河南山西二處預備糧儲今在倉各以數百萬計第恐有司不謹復如前日他處事體臣欲於每歲三月初令州縣記其缺食之家申達布按二司斟酌得宜方令支給其所給者大口月三斗小口半之至五月蠶麥既收隨卽住支仍將所給之數申報上司及戶部候秋成抵斗償官歲終仍報所償之數果有貧乏及篤廢老疾不能償者官爲設法補完毋損原數其放支之序先菽次藷秫次黍麥次米稻後先有倫毋致紅腐州縣官有能設法經營使新陳相易不致沴壞者聽當滿而預備糧儲未完者不得離任仍令風憲官稽考伺察如此則出納以時而所貯不腐防閑嚴密而奸弊不生從之

○正統中御史彭勗疏言僧道三害請凡僧尼

典故紀聞卷十一

十七

三頁十四

未度者皆令還俗叢林不許創立官民之家  
不許修齋設醮事下禮部都察院尚書胡濙  
等查洪武間禁約條例入奏

英宗命都察院遵例禁約違者依律罪之寺觀  
有賜額者聽其居住今後再不許私自創建  
○正統六年四月成國公朱勇等奏准選驍勇  
都指揮等官紀廣等五十一員熟閑騎射幼  
官趙廣等一百員至是

英宗命置學授官以訓誨之除教授一員訓導  
典故紀聞卷十一

十八

二百六十六

六員此京衛武學之始

○正統中漢中府石泉縣教諭黃士文言本縣  
民止一里五十六戶每春秋祭文廟用猪羊  
五十四隻帛三十六段措辦實難下禮部覆  
議九州縣不及三里者春秋二丁第行釋菜  
禮過三里者仍舊制

○正統時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鄭顒等奏琉球  
國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晉斯古駕船載瓷器  
等物往爪哇國買胡椒蘇木等物至東影山

遭風桅折進港脩理妄稱進貢今已拘收入  
船將前項物貨并護船器械發福州府大儲  
庫收頓聽候

英宗曰遠人宜加撫綏況遇險失所尤可矜憐  
其悉以原收器物給之聽自備物料修船完  
日催促起程回還本國

○正統七年正月鴻臚卿楊善奏孟春享太  
廟賜陪祀官胙應臣等引奏謝恩其光祿寺  
卿奈亨不預報知法當究問亨奏舊制大祀

典故紀聞卷十一

十九

二百六十三

天地及祭 太廟社稷看牲省牲官復命俱  
在百官行禮之先今孟春享 太廟楊善止  
容 天地壇看牲官於奉天殿復命俟百官  
行禮畢方令 太廟省牲官於奉天門復命  
事屬紊亂乞治其不敬罪

英宗兩釋之至是善復移文禮部言亨不由儒  
業發身不諳 祖宗制度妄加訾議乞考定  
申明尚書胡濙等議奏自今看牲省牲及欽  
遣祭旗纛等神凡遇 聖駕陞殿俱於殿中

復命若御奉天門視事亦於百官未行禮之先復命從之著爲令

○舊制朔望各衙門堂上官皆支光祿寺酒饌正統七年以光祿寺卿李亨言始罷之著爲令

○正統間尚膳監內使王彰章參等盜用椒果等物事覺枷號于光祿寺門示衆

○太僕寺乃舊兵部初寺署卑隘寺臣言請俟建六部完以舊兵部爲寺許之

典故紀聞卷十一

二十

孝

○正統時山西太原左衛卒張敬言頃者山西獲賊官校之陞多非實功有所司受賂陰與擒獲者有私賂獄賊誣平民於官後乃擒獲者有市他人所獲爲已擒獲者夫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息此屬雖給朝廷得官然衆耳目不可塗也臣恐天下皆然宜令公廉御史究之削其冒陞之職重寘于法則奔競之路塞公正之門開人人務立實功矣都察院議宜行敬言于天下從之按此疏最

中今日之弊

○正統間江西所造九龍九鳳膳亭及龍鳳白瓷確俱不及式工部請治提調官罪復令改造

英宗恐勞民詔勿改造提調官宥之

○工部尚書吳中山東武城人有材能然惟聲色貨利是好寵妾數十甚畏其妻嘗領誥命妻命左右誦之畢曰此文天子自爲乎儒臣代草乎曰亦儒臣代草耳妻曰代草甚當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十一

孝

今誦之終篇何嘗有一清有一廉字中不敢怒夫居官不廉乃爲婦人所誚亦足羞矣  
○正統間大學士楊士奇言臣蒙先朝贈臣祖公榮爲少傅祖母胡氏爲夫人恩至渥也但念父子將寔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所出繼公榮後今公辰嗣絕臣兼承其祀伏見前代人臣多得乞封旁親國朝惟有封贈親生祖父母之制無及旁親之令今公辰雖於臣稱爲伯祖嚴氏稱爲伯祖母寔臣親祖父母非

其餘旁親之比伏望 聖仁不循常例臣本身及妻卽今所得誥命移贈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氏俾得沾恩光顯無窮不勝惓惓祈恩之至

英宗命并予之

○福建尤溪縣銀屏山自永樂間縣民朱得立開採納銀宣德間設官局後奉詔書罷局封坑而坑首額戶猶照舊納銀布按三司以爲言

英宗曰生財有道不在坑冶況厲民以爲益乎其卽罷之

○正統時陝西管糧叅政年富奏各處進貢馬無應付事例

英宗命每匹日給料豆四升草一束

○正統時御史時紀往陝西枉道回家娶妾

英宗聞之詔逮紀下獄仍諭三法司曰朝廷以紀綱爲首御史職紀綱之任不可不慎擇也如監察御史時紀因差往陝西枉道回家及

與長垣縣縣丞蕭節之夤緣交結挾勢娶民間女子爲妾背違禮法有玷風紀已付法司問罪自今爾等差官出外必精選知禮義廉耻明達大體無貪污淫穢之行然後遣之仍嚴加戒飭庶幾紀綱以正不辱朝廷之使命如所遣及在任敢有不遵戒飭違禮犯法者爾堂上官卽具實舉奏以憑降黜若堂上官徇情黨比以致賢否混淆曠職廢事并罪不宥

○正統時御史彭勗言郡縣守令凡遇水旱災傷慮勘覆之勞匿不以聞間有上陳者部司又以國用不敷不爲停免糧稅以致凍餒貧困流離轉徙臣於鳳陽潁川一帶所見逃民動以萬計扶老携幼風棲露宿詢其所自皆真定保定山東諸處之民比因累歲荒歉稅糧率收通負者多不能陪納有司不量民情又且責償遠年賑濟糧米饑窘日切筆楚日加若不轉徙何以自存乞朝廷議其便利凡

天下旱澇之處一應應徵錢糧鹽鈔并孳牧雜辦賑濟倉糧悉皆停免仍取勘缺食之人不問土著流移驗口賑給其守令功績必考其戶口增減以爲殿最則有司必勤於撫字生民必得其安養不負列聖保邦制治之仁矣

英宗從其言命有司行之

○正統八年勅雲南大理府知府劉烈曰以爾廉平公正命長郡治爾宜體朝廷簡拔之意

典故紀聞卷十一

二十四

二百九十三

益勵乃操益勤乃事表率官屬宣布德澤愛恤吾民審度人情因俗爲治利所當興弊所當革盡心盡力必使一郡之民衣食充足禮教興行斯爾之稱所屬官員果有貪淫不法蠹政害民情狀昭著者五品以上具實奏聞其餘爾卽提下差人解京其有罷軟老疾不勝任者亦開具奏來寮佐官及所在衛所官或倚恃豪強非分害民明指實跡奏聞一應公差之人但有生事需索爲民患者卽舉問

如例

○正統時大理寺奏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重刺右臂或不刺請定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備照赦後三犯者絞

英宗曰律爲常法赦乃一時恩典自今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後所犯以聞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十五

二百九十六

○正統時刑部強盜越獄下尚書王質等於都察院鞫問獄具

英宗命杖提牢主事王彰司獄王溫等謫戍威遠黜巡風主事王儉爲民降尚書王質爲戶部右侍郎左侍郎郭瑾爲潯州府知府其原問郎中等官以不早歸結各降黜之

○正統八年興平王尚旃奏臣長子志堦蒙恩賜一品冠服乞并給與祿米供贍戶部言皇明祖訓無郡王長子支給祿米例

英宗曰祖訓所當遵守吾豈儉於親親邪遂止

不給

○正統八年勅諭內官內使曰祖宗舊制內官內使職掌內府事務纖毫不敢透漏今爾等有不遵法度與在外各衙門官員私相交結透漏事情或因公務營幹已私或徇親情請求囑託公事或借撥軍夫役使以致所司那移選法出入刑名重勞軍民妨廢公道已往之事悉置不問自今宜相戒飭謹遵法度其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十六

二百七十五

有徇情違法者必罪不宥

○正統時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事覺英宗命磔於市令內官俱出觀之

○正統間廣東海南衛指揮使以進表至京宿娼事覺謫戍威遠衛

○慶成宴帶俸官不得坐正統九年春宴帶俸指揮使李春指揮僉事王福不應與宴入席攙坐爲禮部所劾下法司論罪

○正統時安定衛國師攝刺藏卜等以朝貢至

京各市茶二千斤又奏安定王令市茶三千斤回用乞賜車輛糗糧

英宗以茶數過多詔允安定王五百斤官爲運去其國師二百斤徒衆人一百斤俱令自募人運仍命禮部著爲令

○正統時府軍前衛指揮僉事鹿麟受枉法贓賣放操軍三十九名事覺

英宗命以百斤枷枷於教場號令仍發遼東鐵嶺衛克軍後有犯者悉准此例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十七

二百九十五

○正統九年勅戶部曰朝廷令人易納馬草開中鹽糧本期資國便民比聞各場納草之人多係官豪勢要及該管內外官貪圖重利令子姪家人伴當假托軍民出名承納又行囑託規從輕省之處如東直門牛房歲計用草止十五萬今添納至三十餘萬積聚既多久則必致下人乘隙侵欺又各處所中鹽糧亦係官豪勢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挾勢將雜糙米上倉該管官司畏避權勢輒與收受以



致給軍多不堪用及至支鹽又囑管鹽官攬越關支倍取利息致無勢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喪貲失業嗟怨莫伸其弊不可勝言此皆爾等不能體國利人循情受囑之故今姑宥爾等之罪以後必須嚴謹禁約草聽殷實軍民承納御史監收但作弊者卽拿問具奏官豪勢要及該管官員之家不許仍前承納與民爭利違者聽御史舉劾各場務會計歲用之數撥納果有多餘設法另行堆

積以備支用毋得濫收作弊各處中納鹽糧務要乾圓潔淨敢有仍前挾勢將雜糙米上倉及該管官司聽囑收受者聽巡按御史及提督官拏問情重者具奏處治御史提督官縱容不舉者并治以罪

○京民有受財教唆捏寫誦狀誣告平人者刑部奏雖稱教唆不係越訴

英宗命克軍後有犯者悉准此例

○初洪武間福建各場歲課銀二千六百七十

餘兩浙江歲課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增至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德間福建又增至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又增至九萬四千四十餘兩自是地方竭而民不堪矣

英宗初卽位下詔封坑冶民大蘇息至是有盜曠脉相鬪殺者御史孫毓福建叅政宋彰浙江叅政俞士悅各言復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事下二處三司議福建三司附

言浙江按察使軒輓等奏曰復開銀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歛人心搖動其患尤深爲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則盜息矣朝廷是輓言已而刑科給事中陳傳復請開場中貴與言利之官相與附和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令福建歲課銀二萬一千一百二十餘兩浙江歲課四萬一千七十餘兩蓋比宣德時減半而比洪武時已十倍矣至於內外官屬供



億之費殆過公稅厥後民困而盜益衆至正統十四年王師戡定民始安戢云

○舊制稅課司局官攢不給俸日令巡攔供給正統九年山西太原府稅課司巡攔言其所收鈔少供給太重

英宗命各處官攢悉照資品給俸革其供給後河泊所官亦照此例

○正統九年閏七月勅諭雲南總兵官左都督沐昂等曰得奏言銀坑年遠坍塌卽今軍民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十

二百六

缺食用人採辦有妨屯守然朝廷重在恤人利非所計頃因言者以雲南罷敝慮軍資民食不給欲因山川之利以資官民之用今爾等具言地利人情如此所得不償所費朕聞之惻然勅至卽如舊停止與民休息

○正統時大理寺卿俞士悅等言例文職受財枉法滿貫當絞者克軍其不滿貫者俱贖罪爲民武職出百死一生得官今坐流徙杖者槩克軍則前功盡棄而罪反重於文職乞令

武職受贓私縱操卒滿貫當死者克軍其餘不滿貫當流徙杖者如舊贖罪還職則不惟優待武臣抑且寬卹刑典從之

顯陵神宮監右少監阮菊擅伐陵樹百餘株私用事覺

英宗命斬之

○正統十年正月科道官劾奏公侯駙馬都督魏國公徐顯宗等二十八人懶慢不朝請治以罪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十一

六百一

英宗曰大臣者小臣之表率大臣旣皆偷安不朝小臣何所規法命跪於午門前以媿之

○正統十年

英宗召禮部尚書胡濙等諭之曰洪武以來寺院庵觀已有定額近年往往私自創建勞擾軍民其嚴加禁約除以前蓋造者遇有損壞許令修理今後不許創建敢有故違者所在風憲官執問治以重罪若縱容不問一體究治不宥

○正統時平鄉伯陳懷奏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吳浩膽略超異武藝精熟乞取到京擢用

英宗曰吳浩有膽略材武正可保障邊隅有功之日朝廷自任用之不必取來因謂兵部尚書徐晞等曰自今在邊有材略者毋得輒動著爲例

○京師城垣其外舊固以甃石內惟土築遇雨輒頽毀至是命太監阮安成國公朱勇修武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二

孝

伯沈榮尚書王邕侍郎王佑督工脩甃之

英宗嘗謂吏部尚書王直等曰給事中以封駁糾劾爲職不徒侍從而已故居是職非得行檢莊飭才識優長儀貌豐偉語言端正者其曷克稱今後務慎其選毋視常輕畀庶言職得人有裨於治

○正統時大同參將石亨奏國家設法推舉武職誠當矣然通於兵法者止是記誦之學熟於弓馬者不過匹夫之勇臨敵致勝未必皆

得其用況人之智謀在心未曾試用莫得而知所以漢唐以來皆設軍謀宏遠知識絕論等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克國以良家子應募郭子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於保舉豈能得二人之用哉今後乞許其自陳起取試驗果有可取令於各邊總兵官處謀議果能措置得宜實有功效然後不次陞擢之則得實才爲國爪牙矣

英宗善其言且命兵部凡有舉薦及自陳者具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三

四

名奏聞定奪非奉明文起取者不許擅離職役

○正統時陝西副使陳疑先奉勅赴陝西提督水利行至臨清聞喪以敕付縣官奏繳徑回原籍守制至是通政司奏疑不面白取旨擅自奔喪宜治罪

英宗曰疑誠有罪然子聞母喪情迫於內觀過知仁其宥之

○正統時福建復開銀場賊首葉宗留等率衆

稱亂巡按御史請於處州建寧等處各除撫民官一員且調福建兵擒剿浙江兵策應奏下戶部請令廷臣會議

英宗曰此何必議止盜莫如擇人誠得其人賊可平矣府縣添設官准其請務選賢者任之使盜息民安浙江官軍可不調蓋採礪皆小民失業所爲今宥罪令復業理當退散若復不散然後調軍則彼伏辜而朝廷亦不傷好生之德矣遂命戶部郎中楊謙同巡按福建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十四

三十五

監察御史理其事仍命都察院揭榜于各銀場曉諭

○舊制立春順天府官四拜進春後復四拜畢文武百官行五拜三叩頭賀禮正統十一年正旦日立春禮部言二節同一日宜殺立春禮順天府官四拜進春後文武百官卽入班行賀正旦禮從之

○正統十一年有僧四人私建寺於彰義門外爲御史林廷舉所奏

英宗特命發邊衛克軍

○北京試院乃舊禮部正統時以今禮部成始改舊署爲試院初修時計屋八十二間

○正統十二年春

英宗謂工部臣曰官民服式舊有定制今聞有僭用織綉蟒龍飛魚斗牛及違禁花樣者爾工部其通諭之此後敢有仍蹈前非者工匠處斬家口發克邊軍服用之人重罪不宥

○正統時彌陀寺僧奏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十五

三十六

外地十八頃有奇近蒙戶部委官路勘令臣輸稅然臣空寂之徒乞賜蠲免

英宗曰僧旣不能輸稅其地令沒官

英宗御奉天門早朝退諭禮部尚書胡濙等曰朝廷人材須要作養方獲實用今命翰林院侍讀等官杜寧裴綸劉儼商輅江淵陳文楊昂呂原劉俊王玉每日俱在東閣進學作文仍令學士曹鼐陳循馬愉嚴督考試務期成效凡會講時輪流經筵侍班治事

○正統時曾勅禮部曰擅留閣者朝廷具有著令日者太監喜寧乃敢私收役使縱令生事擾人已勅法司擒問如律爾禮部其移文申諭內外一切官員人等有私收者許卽連人首送俱宥不問匿而不舉及自後弗悛者或因事暴露或爲人所覺俱重罪不宥

○正統時閩縣知縣陳敏政條陳時政內一款言大明律娶同母異父姊妹者以姦論並離異近見世俗之人有以後妻所携前夫之女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六

三十九

爲子婦者有以後妻所携前夫之男爲女婿者不惟兄妹男女之別不明亦且父母舅姑之名不正乞今後若此依娶同母異父姊妹律減等科斷庶有以別男女而厚風俗

英宗從其言

○正統時永興王志璞奏臣父永興王嫡母高氏生母馬氏先後薨逝俱蒙遣官致祭造墳安葬但平日行實未曾傳述恐日久淪沒子孫無聞乞勅翰林院撰文以志俾存沒有光

英宗以親親之義特從其請

○舊制贈官無贈兩官者正統十二年禮部右侍郎馬愉卒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兩官自愉始

○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強南京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畫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七

四十一

戊初一刻畫刻六十二其不同如此

○郭璉爲福建叅議時年二十四人呼爲小方面

○正統時江陵縣歲貢生員張榮以內府考試懷挾文字

英宗曰此輩若處以常律不足以警後其謫戍邊衛逃則殺之著爲令

○正統時給事中張固奏釋教以慈悲清淨爲本爲其徒者當寡欲持戒豈期無賴貪饕載

佛像於街市鄉村鳴鑼擊鼓無端誕說惑世誣民乞勅巡視御史及五城兵馬緝拿究罪從之

○正統時給事中張固言六科都左右給事中多缺員乞選各科年深者以次陞補

英宗謂吏部臣曰給事中乃近侍之官凡朝廷政令得失軍民休戚百官邪慝舉得言之況都左右給事中爲之領袖非識達大體者不可畀也固乃欲循資而用之不亦泛乎

興故紀開卷十一

三十八

四百七

○正統時內使金榮等三人變其衣帽潛出禁門至密雲縣青洞口內剃髮爲僧被緝事人擒獲錦衣衛鞫實以聞

英宗命誅之

英宗謂兵部臣曰朕自卽位以來惓惓以奉天安民爲心累頒詔勅省刑赦罪輕徭薄賦凡可以寬恤民者無所不用其心又戒飭官吏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濫役一毫不容擅科期在休息天下共享太平之福比者鄧茂

七等聚衆爲盜所司請發大軍勦捕朕雖遣將調兵然猶慮其出於不得已必有激變之者屢遣御史齎勅揭榜丁寧撫諭庶保全之今茂七等果有悔禍之心躬於延平城下輸情訴冤自求生路且乞蠲免徭役三年御史張海等以聞朕悉從之仍敕海等明正官吏激變之罪爾兵部可備朕言於榜以曉諭之俾其知國家以仁育萬民以大信布天下榜文至日不分罪犯輕重但能洗心改過卽日退散者俱貸其死仍免其徭役三年凡邇年逋負悉免追徵官吏人等敢有違詔侵害之者治以重罪如榜文已到尚且首鼠兩端或仍前結聚或逃匿山林必撲滅之不赦

興故紀開卷十一

三十九

四百

英宗諭禮部尚書胡濙等曰宗室國之至親近聞內外官員有以事至王府者多方需索以致窘迫自今使臣至者止許待以酒饌餘物一毫勿與之若有仍前需索者三司并巡按御史體實來聞不分內外大小官員人等正

犯處死全家發戍邊方其三司御史知而容  
隱者治以重罪爾卽移文各衙門官員人等  
一體知悉

○正統十三年朵林山衛野人女直頭目朝貢  
到館徑出街市強奪民貨且毆傷館夫爲會  
同館官所奏

英宗曰朝廷懷柔遠人加恩優待此輩不體恩  
意違法擾人令都指揮昌英等於會同館追  
問違法者人杖三十今後來朝貢者賞賜後  
方令於街市買賣五日未爲定制敢有恃恩  
玩法者重罪不宥

○正統十四年兵部重定官員合用皂隸之數  
文職一品二品十二名三品十名四品六名  
五品六品四名七品至九品二名內翰林院  
編脩檢討六科給事中中書舍人監察御史  
俱近侍各添一名國子監博士助教學正學  
錄翰林院譯字官每員一名武職五府管事  
都督錦衣衛管事指揮鎮撫司管事鎮撫俱

照文官品級則例其各府帶俸都督各六名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各四名長陵衛官係奉  
仁宗皇帝特恩指揮使指揮同知各六名指揮  
僉事四名各衙門公用六部都察院通政使  
司大理寺每處直堂三十名鴻臚寺翰林院  
每處直堂十五名宗人府太常寺國子監每  
處直堂十名詹事府太僕寺欽天監太醫院  
每處直堂六名光祿寺尚寶司六科中書科  
係內府衙門各用看朝房四名上林苑監行  
人司每處直廳四名六部各司都察院各道  
大理寺左右二寺每處直廳四名刑部各司  
都察院各道大理左右二寺係理刑衙門每  
處把門二名都察院經歷司通政使司經歷  
司每處直廳四名戶部刑部都察院照磨所  
及各衙門司務廳每處直廳二名通政使司  
有奏訴冤枉人等戶部山西清吏司兵部職  
方武庫二清吏司俱有軍囚人等每處看監  
四名宗人府經歷司直廳二名詹事府主簿

廳直廳一名鴻臚寺司賓署司儀署主簿廳  
太常寺博士廳太僕寺主簿廳各二名欽天  
監主簿廳二名看書五名觀星臺把門四名  
國子監繩愆廳直廳三名典簿廳直廳二名  
刑部看監舊有一百三十九名都察院看監  
舊有一百二十八名五軍都督府直堂各舊  
有八名各府經歷司直廳各舊有四名錦衣  
衛直堂二十名鎮撫司直廳舊有五名看監  
舊有三十二名經歷司直廳舊有四名俱各  
照舊不動在外司府州縣官員跟用皂隸各  
照在京官員品職額數僉撥

英宗曰國子監博士助教學正等官係教訓生  
徒官每員與二名知縣係親民正官每員與  
四名如有仍前多僉者令巡按御史及按察  
司官挨究依律懲治

英宗謂兵部臣曰朕臨御以來祇體天地 祖  
宗之心誕敷寬恤仁民之政輕徭役慎刑罰  
蠲逋負一切不急之務悉已停止期所司敷

宣德意撫字黎元臻于治化邇者浙江處州  
等處小民嘯聚劫掠已命將率兵征勦今御  
史具以小民所訴不得已結聚之情來聞朕  
覽之惻然聖人用法寧失不經仁義之師脅  
從罔治爾兵部其榜諭小民除首惡兇犯不  
赦外其餘脅從及爲官吏豪民激變爲盜者  
各回原籍悉宥前罪其戶下一切逋欠稅糧  
課皆與蠲免仍復其徭役三年公私債負不  
許逼扣徵索敢有挾私陷害者必重罪之所  
司奉法循理推恩存恤俾各安生業副朕一  
視同仁之心

英宗謂吏部尚書王直曰放回官吏挾制官府  
交結害民者發口外克軍誘人爲非以致盜  
賊生發者本身梟首家屬發邊遠克軍爾吏  
部移文内外法司衙門遍諭有衆使知所警  
○正統時東城兵馬指揮范質坐事被枷司禮  
監內使邵智聰擅令校尉囑守枷卒俾少寬  
質事覺命斬智聰勿再覆



英宗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舊制僧道之數府

四十州三十縣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請悉由

里老并所司勘實方得申送近聞多不通本

教及來歷不明之人妄報籍貫一槩冒請爾

禮部卽行文諸司待三年後凡有應給牒者

先令僧道衙門勘試申送該管有司審係額

內并貫籍明白仍試其精通本教經典如行

童令背法華等經并諸品經呪道童令背玉

皇本行集等經并諸品科範番僧審通壇場

典故紀聞卷十一

四四

三上江

十箇方許申送禮部覆試中式然後具奏請  
給敢有似前濫保事發其經由諸司官吏里  
老俱重罪不宥

○正統十四年刑部奏定各處生員若犯受贓  
姦盜冒籍科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妻妾等罪  
者南北直隸發兌兩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  
司發兌隣近儒學齋夫膳夫滿日原籍爲民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一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二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正統十四年降虜之編置京畿者因虜入寇  
遂編髮胡服肆掠人目爲家達子

○正統十四年侍講劉定之疏言時政內一欸  
言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  
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

典故紀聞卷十二

乙五

二百八

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  
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  
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  
胡俗爲兵者使與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  
制之爲民者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  
化之况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 天聽然  
今者之禍可鑑矣

景皇初卽位勅諭都察院臣曰臣下有恭敬恐



懼之心朝廷禮儀自然嚴肅比聞羣臣入朝多行私揖跪拜禮甚者三五成羣高談嬉咲略無忌憚此恭敬之心何在守衛官軍例必辰時換直欲彼此相識以辯奸僞乃今於五鼓未朝時卽紛然排擁出入甚至雜以販鬻者此恐懼之心何在其榜諭皇城四門自今俱宜遵 祖宗之法敢仍前故違者糾儀巡視御史及鴻臚寺官舉之重罪不宥

○舊制凡傳奉聖旨諸司奉行者以所得旨意

典故紀聞卷十二

二

三

具本覆奏送科惟光祿寺但附錄文簿及奈亨得罪言者謂亨嘗私餽太監王振詐稱奉英宗皇帝聖旨日給振酒饌法司查無覆本當以詐傳詔旨之罪請自是每事覆本如諸司本寺卿齊整言所司事冗中旨處分日每十餘至若逐一覆本不惟文書不勝其繁抑且瑣碎上煩聽覽乞仍舊附錄爲便從之

○故事自冬至後至春日殿前將軍甲士賜酒肉名曰頭腦酒

景王初卽位以大官不充罷之

○正統十四年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等言翰林官屬雖有額員然自永樂宣德以來往往額外多除皆出

英宗命吏部止因本院在任官九年考稱者請旨照例陞授本院之職不拘多餘已是舊例今本院自講讀以至五經博士等官俱多缺員欽惟 皇上嗣登大寶正用人之際况文學侍從之臣尤當精選以備顧問資益 聖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

四

學乞勅吏部於本院見任官及庶吉士內推選陞補講讀等官員缺其五經博士及典籍侍書待詔之缺俱於教官內推舉送院考補如此庶幾官不曠職近侍得人從之

○戶部左侍郎王瀕以庶吉士授司直郎

仁宗嗣位陞鄭府左長史宣德四年隨王之國六年詔取回京改戶部郎中以至今官乃近日長史不復別陞非舊制也

○景泰時有言錦衣衛官校緝事之弊者云多

爲人復私怨指無爲有誣致人罪且例不許辯理

景皇曰官校本以廉陰謀不軌大姦大惡乃今其弊如此後有送法司不引伏者其爲辯理之如肆誣罔俱重罪不宥

○景泰初給事中李實等奏近年各處鎮守巡撫等官動經三五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患疾病而不能相恤子女遠違遇婚姻而不能嫁娶有子者尚遺此慮無子者誠有可

典故紀聞卷十二

四

軍五

矜乞勅各官議許其妻子完住量給奉處官倉俸米以贍其家從之巡撫携家始此

○景泰時兵部尚書于謙以雷震塔廟奏言佛者以清淨爲本慈悲爲用其教之行與否不係於世道之輕重與其徒之多寡也今四方多流徙之民而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衣食之費雖不仰給於官府亦必出自於民間其度僧之舉亦乞少緩

○國子監進士題名碑原在大成門下正統間移於太學門外景泰中司業趙琬言風雨飄淋易於損壞始命工部造屋覆蓋

○永樂初內閣官遇常朝立金臺東錦衣衛在西後因不便移下貼御道東西對立後因雨各衙門俱上奉天門奏事五府立西簷柱外六卿叙立東簷柱內內閣遂無地可立景泰二年秋以戶部尚書兼學士陳循奏始令常朝內閣學士與錦衣衛官東西對立經筵目同知經筵官序於尚書都御史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典故紀聞卷十二

五

○舊制歲遣御史二員於長蘆兩淮巡鹽又遣御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供費不給給事中李瓚以爲言都察院遂請罷巡河御史二員令巡鹽御史兼之

○景泰間給事中李錫奏京師物價湧貴四方人民疲弊光祿寺錢糧日少乞將四月八日并端陽等節宴賜百官酒飯暫爲停止

景皇詔曰此祖宗舊制不可以小費輕改其遵行之

○景泰時侍講邢寬以服闋復除南京翰林院  
署掌院事大學士陳循等以侍講係屬官於  
掌印不便遂陞爲侍講學士

○景泰中給事中白瑩言事內一欵言洪武中  
凡京官本戶雜泛差役俱爲優免今聞各處  
將京官之家編作水馬驛站等役請申明舊  
章一槩優免從之

典故紀聞卷十二

六

○初官吏故勘平人致死者論死不宥給事中  
于泰言其意本非故殺宜在所宥由是坐故  
勘者悉得貸罪監察御史左鼎等言小民無  
知犯法可以情而貸若官吏以學術發身以  
法律從事操威福之柄豈可懷私受賄巧文  
深詆殺無罪人原其情與故殺何異先朝屢  
有恩宥皆不及此豈列聖之仁明有所不  
逮誠以法者天下之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  
輕重也章下刑部尚書俞士悅等言御史言

是自後故勘者宜論死不宥從之

○景泰三年秋罷兩淮長蘆巡鹽御史鹽法河  
道命撫按官兼理

○景泰時赦欵內有誣詐財物免追者於是京  
師攬納戶車戶得人財物皆援以爲例不如  
約辦納裝載戶部謂其騙民財虧國用請令  
法司追完庶使奸計不行從之

○景泰三年以藩勞陞致仕禮部左侍郎楊翥  
爲本部尚書賜誥命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及  
妻仍舊致仕給俸

典故紀聞卷十二

七

○景泰三年命尚書都御史等官分行諸郡國  
考察方面及有司官諭之曰朕惟治理以任  
官爲本任官以得人爲先任得其人則官使  
皆賢才而政事無不理政得其理則民庶皆  
安養而天下無不治近聞各處方面有司等  
衙門官固有持心公正操行端潔之人雖其  
作爲長短不同然不失爲君子此等之人長  
于作爲者當明陳其事績可旌可擢短于作

爲者當明陳其老壯可存可放所以待君子使人有所勸亦有貪淫無耻酷暴不仁之徒雖其能否老壯不同然不免爲小人此等之徒不必問其能否老壯當明陳其過犯顯然證佐可罪可黜所以待小人使人有所懲然知人之難從古以爲病固有行實貪淫而善于結交要譽以自固者心實酷暴而巧於容悅逢迎以自掩者小人固如是矣君子或不能然反見嗔於人者有之欲得存舍之公未

理依律照例發落夫進退人才非易事爾須廉以立已之本明以求人之實公以正已之權度恕以處人之用舍毋惑於恩讎之囑託毋私於親故之情好毋徇於勢要之使令毋徂于利害之報復庶副委任

○景泰時南京錦衣衛餘丁華敏言內官十害廣積家財金銀珠玉動以萬計此從何而來非盜府庫之錢糧則削生民之膏血其害一也內官專權倚勢侵占公侯房屋興工造作役軍勞民其害二也內官家人義勇外親盡是無籍之徒肥馬輕裘縱橫豪悍任意爲非甚至納粟補官貴賤不分其害三也蓋造佛寺費用無算以一已之私破萬家之產其害四也廣置田莊不納糧芻寄戶府縣不當差徃彼則田連阡陌民則無立錫之地其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鹽數轉賣與人先得勘合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權法奪客商之利息其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客旅倚勢賒賣混賴

不還商人受害莫敢誰何其害七也賣放匠人名爲伴當辦納月錢內府監局乏人造作工役煩重捶楚不堪其害八也家人包攬各色物件官府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其害九也內官監工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嗟怨其害十也

○景泰間戶部尚書金濂言節用糧儲十事內一欸言僧道潛住京師動以萬計雖不費官糧而米價踴貴實由其冗食所致宜除在京寺觀及奉旨存留外餘令回原寺觀住居仍令五城兵馬司挨捕違者俱如永樂間例發遣充軍

○景泰間尚書俞士悅言兵政有國之大事朝廷養軍於無事之時正欲用之於有事之日也比者臣點視各營軍伍自總兵而下私縱役占動以萬計輦輳之下尚爾其他在外可知臣曩任御史之時凡問私役軍人者俱照榜例重罪以故人不敵犯乞勅兵部申明舊

榜嚴加禁革又言昔蕭何入關首收圖籍曹彬下江南回載圖書後世皆稱其賢爲治之要固不可無圖籍以資稽考也臣見各營官軍略無籍冊文卷可查止憑自具數目若有欺弊何由得知乞令兵部自今將軍馬數目造冊二本一進內府藏收一存本部備照是之

○景泰時大學士商輅言各邊操守官軍寡弱艱難夫寡弱則不能戰艱難則不能守切聞口外田地廣饒多被勢要之家占耕收利入已其軍士非但無力耕種亦無近便田地可耕衣食旣不給則壯氣沮喪安望其能守也乞命戶部選能幹官分往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處會同都御史等官將田地盡數撥與軍士令其分爲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收成之後併力備禦如此則轉輸之費可省又豈有寡弱艱難之足慮哉部覆請勅督撫諸臣覈實舉行敢有沮壞者奏聞區處

鈔幣絲段之類從之

○景泰時兵部尚書于謙奏整點各營官軍其官軍不到者動以萬數衣甲全無蓋由總兵官及坐營把總等官苟且因循鈐束不謹乞量黜罰以警將來詔總兵等官缺軍一萬以上者罰俸半年以下者罰三月限半月內齊集總督等官十日一點視如仍前怠忽必殺不赦

○景泰四年從科臣張軾言申禁官員子姪人

○景泰三年十二月禮部奏本部職掌四夷外

國并各處進貢金銀器皿方物及賞賜之類舊有直房三間係吏戶禮三部堂上官每日候朝處所於內收貯各處進貢賞賜等物今瓦刺使臣數多賞賜動經萬計收貯不盡遂使各官每日候朝無地可處看得吏科北廊房六間是府軍等衛帶刀上直官軍所處猶有空者乞將帶刀官軍併作三間其餘三間撥與本部收貯各處進貢金銀方物及賞賜

等於宦所冒籍科舉

○景泰間御史左鼎奏國家承平日久而公私恒患於不足逮至軍興尤為窮蹙於是賣官鬻爵凡衰世苟且之法一切舉而行之科歛愈煩國用愈匱嘗觀漢文帝唐太宗之初水旱霜蝗連歲俱有或匈奴嫚侮或突厥寇掠亦可謂多事矣然卒能使貫朽而不可校粟腐而不可食斗米三四錢行者不賁糧豈有他道哉不過躬行儉約輕徭薄賦是以國富於上民安於下由是觀之欲致國用之饒裕豈必掊克聚歛之為哉誠能痛抑末技嚴禁遊惰凡工商僧道之流減汰抑遏悉驅而歸之農官吏將士之無用者罷斥揀擇毋使其冗食開廣屯田以漸實邊廩量減士卒以稍紓邊餉與凡不急之役無益之費如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之類一絕之而不為專以務農重穀為本而尤躬行儉約以率之慎擇守令嚴條約以督勵之持之以悠久行之以至誠

則何患戶口之不增賦稅之不廣民財之不裕國用之不足哉

○景泰間御史左鼎等陳言時政內一欵言停銀課以杜民患正統年間閩浙俱採辦銀課豪猾貪利互相殺奪遂使鄧茂七葉宗留之徒乘勢作亂致勞大軍征勦芟除而銀課之令遂止不行近者皆仍前舉行臣等謂閩浙瘡痍之民甫能安業誠恐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乞暫免採辦庶無意外之憂

典故紀聞卷十二

十四

○景泰四年禮部奏通因濟寧徐州饑勅巡撫官權宜拯濟而臨清縣儒學增廣生員王銘等四人各願輸米五百石入國子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壤土習請弛其令庶使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嗚呼納粟賑荒且猶不可濫觴至今恃爲理財要策矣是可歎也

○景泰間御史程璈言國子監爲天下學校之首偏在京城東北隅乞勅工部於今年秋成之後遷於東長安街之南改創基圖革胡元

之舊址增輝丹堊立當代之新規時議者以水旱相仍役非其時遂不果行深可惜也

○景泰間給事中盧祥言近者會議寬恤事宜其謀逆反叛人命強盜俱許出首免罪定不當行之例施不當加之恩且謀逆強盜殺人者得自首以免罪而良善無辜受害者又孰從而雪冤好惡既戾乎人心感召曷通乎天意是則將以弭災而反以致災若不裁正於今必致貽悔於後惡逆怙終之禍將何以遏

典故紀聞卷十二

十五

止之哉

景皇帝報曰賞功罰罪自有正典寬則恐小人無所警懼法司其計議停當以聞

○初會試同考官從禮部推選翰林院官京官教官皆得爲之至景泰時禮部尚書胡濙言翰林院及春坊以文藝爲職業宜專其事京官由科第有學者宜兼取以充教官不許充請著爲令從之

○景泰中御史倪敬奏布按二司大小官員私



用什物俱令府行縣辦納未免以一科十比其去任將原辦什物盡易貨入已代者至又行派辦民受其害今後大小衙門官員私衙什物俱令公同籍記去任之時照數交付不許似前科辦擾民仍乞移文各處通行禁約從之

○景泰四年山西鄉試錄內考官徐霖批中庸義云文與人同理與人異都御史李秉云果若所言則爲蹈襲雷同之文而有疾指背理

之失然此篇文不背理乃霖之不明也詔治霖罪奪綵幣表裡入官

○景泰中大理寺卿薛瑄言今法司發擬罪囚多加叅語奏請變亂律意刑罰失中請勅自今一依祖宗律令不許妄加叅語從之

○景泰中給事中林聰等因災異陳言內一款汰僧道以去遊食先儒有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遊食者爲國之蠹也今京城內外僧行道童皆以請給度牒爲名或居寺觀或寓

人家者動以萬計或有已給度牒而不回假托游方而來此皆不耕而食不蠶而衣雖朝廷未嘗給以糧餉散以衣布然其所服食者皆軍民之衣糧也蠶食京師莫此爲甚况此輩既無家室又無差役服夷狄之服心禽獸之心是以昔者猖妖言之趙才與固僧人也近者造妖書之淨慶亦僧人也復有佯狂而直入禁庭有謀財而殺傷人命其他奸盜詐僞不可勝計且景泰二年已度僧三萬有奇

若今歲復度恐天下之民將半爲僧道矣乞今錦衣衛五城兵馬司查究各寺觀及人家但有游方掛搭寄住僧道悉皆驅遣出京各回鄉里有敢隱藏者治以重罪庶民有正業之趨國無冗食之費

○林聰疏中又一款禁私役以振軍旅祖宗定制一軍不許私役一卒不許放閑律有常憲皇上中興以來慮各官私役數多故自總兵以下給以從兵幾人各有定數然亦未



嘗使之放閑而不行操練也今各營總兵等官將給與從兵放使辦納月錢却令在營操練者朝夕隨從又有占用賣放至七八十人者甚至二三百人者比聞差官點閘率皆顧倩頂替不惟軍士被其剝削抑且朝廷虛費糧餉夫朝廷養育軍士所以防外患將帥訓練軍士所以精武藝今既私役不赴操練則軍士怠惰武藝不精卒有警急率之使戰豈能得其用哉乞勅總兵以下等官如有私役

軍士者悉皆退出原給隨從者亦以時操練則軍士無剝削之害而有勇敢之氣矣  
○林聰等疏中又有慎刑獄一款言邇來法司惟務深刻或任好惡或避嫌疑或執原詞或拘成案不審情犯虛實但知希旨迎合如聖旨批法司辯理者則與之辯理罪雖怙終而必宥批法司知道者多立案不行情雖可矜而莫伸又如當行勘者不與之行勘當提對者不與之提對獄囚經年淹禁文案屢歲不

清似此抱負不平陳情懇訴少者不下十有餘次多者不下二十餘次罪終莫逃積憤含冤甚傷和氣乞勅法司今後在監罪囚務在推情鞫問詳審重輕不許任意徇情鍛鍊成獄如是則刑罰得中人無冤抑

○舊制內府所用油椿槐木石磨等項每年一換計買納完備費銀二三百兩景泰五年以都給事中林聰言始命五年一換

○景泰中刑部郎中陳金戶部郎中陳汝言爲

御史所劾金等疏辯詔該衙門查究於是十三道御史糾金等妄辯請置於法

景皇帝曰言者朝廷固所不禁然人有枉豈可徇徇不爲辯耶旣而吏部覆十三道所劾俱無驗遂勅今後言官劾奏必究實無妄

○景泰時泰寧等衛都督僉事革干帖木兒等上書願附塞居住且乞大寧廢城及甲盾下大臣議言宜待使人回日令譯者語以爾俗以圍獵爲生近塞恐不便爾生業且又天時

炎熱恐爾等致生疾疫但可去塞二百里外  
居住甲盾俱有如遇敵之時奏來給與如此  
庶可以塞夷人之請亦不失撫馭之道

○景泰間命都察院出榜禁約各布政司外夷  
經過處所務要嚴加體察不許官員軍民鋪  
店之家私與交易物貨夾帶回還及通同衛  
所多索車杠人夫違者全家發海南衛分充  
軍其該用人夫車輛以十分爲率軍衛三分  
有司七分永爲定例

典故紀聞卷十二

二十

言七

○景泰時山東陽穀縣主簿馬彥斌坐罪當斬  
其子震奏願代死法司爲請特宥彥斌編震  
充邊衛軍

○應天舊無試院每開科借京衛武學爲之學  
地狹每將儀門墻垣拆毀苦蓋席舍試畢復  
脩至景泰五年冬始以應天府尹馬諒言以  
永樂間錦衣指揮紀綱沒官房改造試院

○景泰間鎮守尚書孫原貞條陳時政內一款  
言屯種曰

太宗皇帝置立紅牌備開軍士屯種定例頒行  
天下都司衛所種樣田以驗其收成計子粒  
以較其多寡行賞罰以勵其勤怠此誠良法  
而萬世攸賴者也今屯軍因繕工餽運等差  
占妨誤屯種者多乞勅戶部於各衛所官軍  
內簡精銳以操備撥冗雜以屯種如添萬人  
下屯歲省支倉糧十二萬石又積餘糧六萬  
石若天下衛所各照舊屯種則糧儲不可勝  
計兵食豈有不足者哉

典故紀聞卷十二

三十一

言七

○景泰時內閣書辦官日久狎玩往往窺伺事  
機售恩納賄及冒署直文淵閣知制誥職銜  
以愚瞽外人大學士王文等覺其弊奏請調  
之於是調太常寺少卿王謙禮部儀制司郎  
中蔣表等於南京

○景泰時雲南虛仁驛驛丞疏言時政內一款  
言近年以來釋教盛行滿於京絡於道路橫  
於郡縣遍於鄉村聾瞽士民誘煽男女廉耻  
道喪風俗掃地嗚呼元氣烏得不傷沴氣烏

得不作此蓋前之掌邦禮者屈於王振之勢  
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千萬億日熾月  
盛今雖云止度裁抑不過示虛文應故事而  
已臣以爲宜盡今長髮勒使歸俗務農庶邪  
術不興沴氣自息

○舊例春秋祭文廟其兩廡合用豕二粟棗各  
二十二斤黍稷各三升三合鉶鹽五斤十兩  
均分從祀一百九分景泰時太常卿許彬言  
其太薄乃增豕四隻粟棗各五十斤黍稷各

典故紀聞卷十二

主

一斤鉶鹽五十斤

○景泰時潘王佶淳奏臣見文武官員得褒封  
先代臣生母潘簡王夫人章氏亦乞照例頒  
諡妃號

景皇從其請曰母以子貴其贈章氏爲潘簡王  
次妃以無發冊例今自具儀告知

○景泰時御史葉蠻言竊見天下僧徒冗濫敗  
俗傷化其間有因戶內丁多求避差役者有  
因爲盜事發更名換姓者有係灶丁灶戶者

塩課而偷身苟免者有係逃軍逃匠懼捕而  
私自削髮者乞勅該部議取各僧度牒審驗  
若年貌相同名籍俱實者仍與執照爲僧若  
買借他人度牒及無度牒者究問遞發前項  
衛分充軍

○景泰中有學官爲生員誣陷賊罪械至京  
自經于逆旅事聞都察院請通行天下禁約  
凡生員有以奉師束修贄見儀物爲賊構詞  
誣陷者官司鞫實卽與分豁毋一染論賊其

典故紀聞卷十二

主

生員誣陷師長真情暴白仍械京治罪從之  
○景泰時岷王徽燥奏蒙封臣子音近爲長子  
臣弟徽媚爲江川王凡遇節令及家庭行禮  
班次不定命禮部議以宗子法言之則以嫡長  
爲重以家人禮言之則以尊卑爲先凡遇公  
禮則當依宗子法重在世子家庭私禮則當  
依家人禮尊歸叔伯

○景泰時御史錢清醕酒乘馬突入長安左門  
守衛官以聞

景皇以其不謹禮法調靈山知縣

○景泰時貴州左布政范理奏其原籍府縣官賢否欲黜陟之爲吏科所劾下法司治罪

○景泰六年夏命禮部移文天下今後僧道務要本戶丁多本人持行脩潔不係軍匠鹽灶等籍里老保結呈縣覆實具申府司類呈該部方許收度如有扶捏詐冒不實者巡按御史按察司將本人并保送僉書官吏一體治罪仍勘各寺院原定額數如有不及給與度

典故紀聞卷十二

三

牒如有數多不與出給

○景泰中御史苗稔言臣見府州縣衛所問刑官不問罪之輕重一槩監禁有一年不決者有半年不理者乞通移文在外問刑衙門今後真犯死罪監禁外其餘輕重罪囚不許久禁照舊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與決斷者聽受禁之人赴巡撫巡按等官伸告則囚犯不致淹禁而囹圄空虛矣詔從之

○景泰中戶部奏京城居民徇利逐末屠宰

牛

景皇命御史兵馬捕問追牛給貧民耕種

○景泰六年永嘉大長公主奏願以置買無錫縣田一千二百餘畝歲入租糧七百餘石盡歸有司以助供給軍馬之用

○景泰間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章文言諸司職掌內東宮官從本衙門以事蹟備送吏部考覈景泰三年九月間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周旋等又奉 聖諭東宮官皆不

典故紀聞卷十二

三

必考近本府主簿趙政等考滿吏部又移文本府及送河南道考覈且諸司職掌實國家彝典萬世不可改易况綸音在耳未及再期而吏部輒反覆不常難於遵守

景皇命如諸司職掌行

○景泰六年冬吏科都給事中李瓚言南北直隸學校俱無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有學行御史二員專理庶學政不致廢弛人材有所造就始命御史葉巒張諫提督南北直隸

校

○景泰間南京守備平江伯陳豫等奏永樂年間例一家被盜劫四隣十家助擒之卽獲人賞銀五十兩文綺四表裡鈔二千貫各給以盜者貲產如坐視四隣各十家均償所劫且枷示之必得盜乃釋都察院謂其太重奏遂寢

○陝西舊無貢院每試士於三皇廟中至景泰七年春始以布政許資奏創今試院

○景泰七年

景皇詔禮部尚書胡濙等論之曰近聞民間自宮者甚多洪熙宣德年間已有禁例爾禮部其榜諭多人自今敢有自宮求進及投入王府并官員勢要之家者俱如舊例處以不孝死罪該管旗甲里老鄰人知而不首及隱藏者俱罪之

○景泰中光祿寺丞王鍾美東安門外夾道中  
日有顛連無告窮民扶老携幼跪拜呼喚

錢一城之內四關之中無處無之今將寒  
必有凍餓而死者乞勅戶部等衙門勘審人  
給布衣一身粟米一斛審其原籍有親戚者  
待明年春暖沿途給與口糧遞送還家其無  
親戚者在京以沒官房給之仍行天下有司  
遇有窮民一體矜恤命戶部議行之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二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三

交河

余繼登

訂

臨朐

馮瑞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天順初武清侯石亨奏伏覲洪武禮制榜文  
凡朝參并護衛官員軍校進退先後有序禁  
門出入有常近年以來不分貴賤相參挨擠  
皇城各門諸人往來徑行全無忌憚有帶物  
貨入內買賣者今後常朝第三通鼓起先開  
二門官軍旗校將軍先進擺列待鐘響朝官  
依次而進嚴勅守衛官軍不許縱放無牌面  
人員穿朝出入及將物貨買賣如此則朝綱  
整肅貴賤有別門禁嚴密奸宄無由而作矣  
從之。

○天順初留守左衛小旗陳福奏洪惟

太祖高皇帝躬業之初建創寺觀設立僧道已  
有定額其後往往私創寺院濫將無藉之徒  
收充亦有逃軍囚匠改名易姓削髮頂冠

莫之識偷享安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不

殖而財用有餘故人皆繼爲之近年旱潦相

仍百姓艱食其游惰之人或托爲僧道游食

四方而愈盛矣以在京觀之寺觀動至千百

僧道不可數計求財索食沿街塞路張掛天

神佛像擅言禍福以蓋造寺觀爲名務圖肥

已飲食酒肉宿歇娼妓無所不爲又有燃指

焚香刺膚割股驚駭人目扇惑人心不惟饕

餚於民抑且有傷風化乞在內令巡城御史

五城兵馬司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有司等官

拏問發落仍勅禮部將各府州縣蓋定寺觀

額設僧道名數除已給度牒者暫令各寺觀

附籍其餘查無度牒悉發寧家隨住當差遇

有額內缺數方許簪剃設有仍前私自簪剃

及指稱行者道童名色躲避差徭將本犯并

寺觀住持悉發充軍其餘濫設寺觀盡行拆

毀從之

○天順初禮科給事中何壽言歲貢之設始

有司考其學行端莊文理優長者貢之至  
翰林院復考其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不中  
者有司教官皆受決罰其嚴如此近年以來  
府州縣官視爲虛文不察學行之端莊不顧  
文理之通否但取食糧年深者貢之苟資次  
該貢雖殘疾衰老昏昧鄙猥者一槩起送及  
其到部執政者惟出易題以順其情應貢者  
惟記舊文以幸其中不能記者則又私相傳  
遞其文考試官一槩濫取及送入國子監須  
十餘年方得取用或授以郡縣之職其動靜  
舉止已無所措其手足又焉能立政事革吏  
弊而子庶民哉惟貪婪剝削以爲還家養老  
之計而已臣切惟歲貢者國家求賢之路學  
廩者國家育才之具郡縣者國家牧民之所  
以求賢之路而爲有司市恩之私以育才之  
具而養朽腐無用之物以牧民之所而授衰  
朽貪婪之流思念至此寧不爲之痛心哉  
勅禮部都察院嚴加考選仍行巡按御史

布按二司官將府州縣學生員不通文理  
物鄙猥殘疾年五十以上者不許克貢五  
以下曾經鄉試未中者考試中式方許起送  
則非惟上有所畏盡其教養之心抑且士知  
所重奮其向學之志矣

○天順初

英宗諭戶部臣曰京城貧窮無依之人行乞於  
市誠可憫恤其令順天府於大興宛平二縣  
各設養濟院一所收之卽今暫於順德寺觀

內京倉支米煮飯日給二餐器皿柴薪蔬菜  
之屬從府縣設法措辦有病者撥醫調治病  
故者給以棺木務使鰥寡孤獨得沾實惠  
○舊制商人中鹽有不次支給者謂之存積有  
循次收支數十年者謂之常股

○正統間江西參議夏時建議以民間稅糧多寡官  
爲定其徭役謂之均徭冊後行其法於四川  
四川民以爲不便於是重慶府民奏政令一  
則人易守科條繁則人且慙 祖宗數十



如律治罪

○天順元年十月勅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復承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爲前人所累拘幽至今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寬貸用是厚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朕眷念親親之意

○天順初禁服大雲柳黃注黃明黃等服京

指揮等官李春等服大雲柳黃紵絲衣爲衣衛所捕獲命各追紵絲二十疋然後罪之

○天順初匠人錢善等六人於內府鑄印盜銀十兩分之事覺俱命斬於市

○太平侯張軌性兇暴于謙王文范廣之死軌實有力既得志益驕橫一日朝退途中拱揖左右問故曰范廣過也遂得疾不能睡痛苦月餘而沒

皇明祖訓郡王歲祿二千石後以邊境用糧浩

煩止給千石

英宗復辟諸王以情自陳各量增之如河東王給一千三百石內五百五十石折鈔

英祖復位後命自遼東至甘肅一帶邊民有強勁精壯願報効者募爲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本戶五石稅糧二丁雜差以供給之

○天順時兵部尚書陳汝言阿宦官意將先



兩廣福建雲南達官盡數取回閣臣李賢

於  
英宗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徙之遠方甚便況彼住定以爲樂土今復取回多不願來

英宗曰吾亦悔之但今已在途不可中止後有願去者從之

○天順間內閣李賢言於

英宗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典故紀聞卷十三

七

三十四十五

英宗曰何害賢曰錦衣官校差出者取財擾民因備述其故

英宗疑賢言過實密訪之果然有一人得銀三四千兩者乃召管衛事指揮門達戒之令再有求索者一體重治不饒

英宗謂閣臣李賢曰朕每得章奏無不親閱左右或以爲萬幾至繁一一親覽未免勞神恐非養生之道朕諭之曰身負荷天下之重而圖自安逸可乎勞一身以安兆民予所欲也

左右乃不敢復言賢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脩德勤政所以天下長治久安彼邪佞輩安知遠慮陛下不爲所惑足見至明更望持守此心堅如金石可以馴致太平

○天順時南城縣知縣陳陞疏言時政內一款言臣以考滿來京見馬快等船所載官物少而私貨多甚至夾帶商旅以規厚利沿河索軍衛有司挽夫以千百計稍有稽緩輒加笞辱丁夫到舟受諸筆楚質其衣鞋而役使者

典故紀聞卷十三

八

三十四十六

有之要其錢米而縱放者有之忍視其饑寒至于僵殍而不卹者亦有之乞勅今後每舟令載官物若干著爲定式不許擅帶私貨及客商人等仍將其舟會數分定班次如差前次舟卽撥後次舟所編軍夫一半助駕沿河亦酌定每舟一隻貼助挽夫若干餘外不許多索至差後舟亦然命會官議行

○天順間禮部左侍郎鄒幹等奏永樂間翰林院譯寫番字俱於國子監選取監生習用

年以來官員軍民匠作廚役子弟投托教習私自習學濫求進用況番字文書多關邊務教習既濫不免透漏夷情乞勅翰林院今後各館有缺仍照求樂間例選取年幼俊秀監生送館習學其教師不許擅留各家子弟私習及徇私舉保

英宗命今後敢有私自教習走漏夷情者皆重罪不宥

○浙江試場原連杭州府學天順間以浙江巡

典故紀聞卷十三

九

江

按及三司官言士子赴科累有作弊者請改試場於城東廢倉隙地乃立今試場

○天順間

英宗致書天下宗室諸王曰先於正統十三年因內外官員人等差去王府多有不遵禮法求索財物以致王府措辦艱難甚失親親之義已勅該部通行各處三司巡按御史等官許令體察具奏拏問治以重罪及致書各處王府知會以此人不敢犯近年以來差去

員視爲泛常略無忌憚如修武伯沈煜事中王儼遣往藩府冊封行禮接受王府銀兩數以百計其餘表裏財物等項甚多況王府財物有限豈堪如此費用其沈煜等已置於法今後但有遣去內外人員到府除飲饌之外一毫財物不可與之若有無知之徒不顧廉耻求索財物者事發仍照正統年間事例正犯處死全家邊遠克軍庶使人知守法親族不至勞費

典故紀聞卷十三

十

江

○天順間浙江温州府永嘉縣教諭羅懋言朝廷每三年開科取士考官出題多摘裂牽綴舉人作文亦少純實典雅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鑲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純實且春秋爲經屬詞比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已意名雖搭題實則射覆遂使素抱實學者一時認題與考官相左卽被出斥乞勅自後考官出題舉子作文一惟明文是

有不悛者罪之

英宗善其言命禮部議行

英宗在南內悅其幽靜既復位數幸焉因增置殿宇其正殿曰龍德左右曰崇仁曰廣智其門南曰丹鳳東曰蒼龍正殿之後鑿石爲橋橋南北表以牌樓曰飛虹曰戴鰲左右有亭曰天光曰雲影其後疊石爲山曰秀巖山上正中爲圓殿曰乾運其東西有亭曰凌雲曰御風其後殿曰永明門曰佳麗又其後爲圓

典故紀聞卷十三

土

彰應奉  
三百六十五

殿一引水環之曰環碧其門曰靜芳曰瑞光別有館曰嘉樂曰昭融有閣跨河曰澄輝皆極華麗至是俱成後又雜植四方所貢奇花異木於其中每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賞宴

○天順中鴻臚寺言舊制天下朝覲官至者方面官隨品級序於京官之次則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當班於布政使之後矣然侍郎副都御史等官須當奏對班行隔越趨走不便

以前此方面官往往前後參錯不一今後方面官請遞降京官一班序立朝有定著班無錯雜禮體事宜兩無妨礙從之著爲令

英宗復位益嚴祀事四年南郊大祀學士呂原侍郎蒯祥等十九人猶循舊例至西天小門不下轎馬爲校尉所伺察禮科糾之命姑容仍令禮部張榜禁約自後凡過西天小門者必下

○天順四年四月命諸宗室凡無子者方許請

典故紀聞卷十三

十二

三百六十九

繼室生子至八歲者方許請名女至十五者方許請封著爲例

○天順四年舉人萬經會試不第奏同考官修撰劉宣以同縣故黜已

英宗令禮部及內閣試之文多疎謬命枷示禮部前一月黜爲民

○虜酋阿台朵兒只伯數爲西邊患

英宗特遣兵部尚書王驥往巡邊驥至莊浪斬失機都指揮安敬以徇丘威大振虜聞遁

○天順時大監阮忍奏蘇杭等處織造上用足七千已完乞遣內使如舊例督造

英宗以蘇杭等處高手人匠不多絲料有限人民艱窘遂罷之

○天順間成山伯王琮工科給事中鄭瑞往楚府冊封沿途受軍衛有司米肉且受崇陽王府羊酒爲科道所劾下獄琮罰祿一年瑞罷爲民

○西苑舊有太液池池上有蓬萊山山顛有廣

典故紀聞卷十三

十三

三十五

寒殿金所築也西南有小山亦建殿於其上規制尤巧元所築也

英宗命卽太液池東西作行殿三池東向西者曰凝和池西向東對蓬萊山者曰迎翠池西南向以草繕之而飾以堊曰太素其門各如殿名有亭六曰飛香擁翠澄波歲寒會景映暉軒一曰遠趣館一曰保和時或臨幸召文武大臣游賞

○天順四年冬

英宗閱射於西苑命內閣學士李賢彭時呂原

尚書王翱馬昂隨觀時五軍三千神機三營自總兵而下坐營把總管操官亦千數百人悉召入西苑與御馬監勇士頭目俱馳馬試箭閱其優劣而品第之閱畢進李賢等曰爲國莫重於武備練武莫先於騎射爲將領者必皆騎射精熟而後可以訓練士卒否則衆無所取法矣今所閱精熟者多而不及者少姑存之以勵將來若再試不進則黜罰加焉

典故紀聞卷十三

十四

三十六

賢等頓首曰陛下留意及此國家幸甚

○天順四年閏十一月望月食四分有奇欽天監失於推筭

英宗召內閣臣李賢等謂曰月食人所共見蓋因欽天監失於推筭不預奏故不及救護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於此而不盡心曠職多矣聞序凡有災異多隱蔽不言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或將不祥字語改削而進蓋遇吉兆却詳書進呈其懷奸不忠如此且

天垂戒意必有在朝廷正欲聞災異以加修省而序乃隱蔽不言罪可容乎賢曰自古聖帝明王咸以謹天戒爲首務仰觀聖意實同往聖非後世諱言災咎者比而序昧於大體不能供職誠可罪也於是執序及監正谷濱監副倪忠春官正郭貴等下獄降序爲太常寺少卿濱忠等罰治有差

○天順五年夏

英宗召內閣臣李賢謂曰朕自復位以來每日

典故紀聞卷十三

十五

林棟  
音九十二

五鼓初卽起拜天畢閱奏牘處分訖乃朝廟方視朝退朝母后還宮復閱奏牘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衣服并隨便雖着布衣人豈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上節儉則下民自然富矣

英宗曰四書尚書朕嘗讀遍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道盡在其中矣賢曰然願陛下體而行之幸甚曰朕在宮中雖極熱不揮扇雖隆寒不

近火賢曰陛下聖質所稟堅厚體備中和之氣故能如此臣聞宋仁宗亦然

英宗曰朕聞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論治天下之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於君德又有益

英宗曰然

英宗嘗召內閣臣李賢謂曰如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錢一季支銀十

典故紀聞卷十三

十六

林棟  
音九十二

三萬賢曰自古國家惟懼冗食今在京一衛官有二三千員者可令兵部將老幼殘疾官漸調出外衛却以軍補其缺庶省冗費英宗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使其不覺安土重遷人情之常若驟然行之必紛紛勞擾徒使怨朝廷卒亦不可行也

英宗曰然

○天順時各處告訐并採訪事實輒遣錦衣衛官校籍其家閣臣李賢言其多枉

英宗乃勅法司情重者奏請餘悉發巡按御史并所司問理不許枉人違者重罪不宥

○天順五年十一月朔日日食望日月食

○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萬壽聖節是日又值冬至節禮部言二節俱該在朝文武羣臣行慶賀禮然致詞各異又 萬壽節不傳制冬至節傳制今請通致詞曰茲遇律應黃鍾日當長至恭惟 皇帝陛下萬壽聖節應乾納祐奉天永昌臣某等誠懼誠忭敬祝

典故紀聞卷十三

七

三十一

萬萬歲壽然後惟以冬至制辭傳答羣臣又各王府及諸在外文武衙門二節各有慶賀表若前後宣讀不無重複請通宣表目又通宣表文曰忻逢長至恭遇 聖旦其在外文武衙門至日行告天祝 壽禮宜曰今茲冬至恭遇 聖旦聖壽益增從之

○天順間都御史李賓言各處預備倉多空虛猝遇饑饉何以爲賑宜令有司出官庫物糴之且多方措置雜犯死罪而下俱納米以贖季

其數於上司上司時盤驗之歲暮類奏以憑稽考

○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陳翌奏官軍缺馬征操請榜諭天下僧道未度者許入一馬助邊給與度牒下兵部議以僧道十年一度已有成命翌不達事體妄啓弊端難允所請英宗從之降勅責翌

○天順六年孟冬時享 太廟值 皇太后喪尚在二十七日之內乃以閣臣言命俟服後

典故紀聞卷十三

十八

三十一

行禮遂擇初六日行

○天順間光祿寺以供用龍鳳花素瓷器萬餘件皆損敝請勅工部移文有司成造

英宗以其勞民已之

○天順時 皇太后喪禮進香有以他木僞爲降真香貨賣者錦衣衛捕獲以聞命各追真香二十炷完日罪之

○天順時閣臣言南京馬快船裝載官物一船可載者分作十船却搭客商人等私貨俱要

人夫拽送動經二三百號又阻滯糧船深爲不便乞令南京守備官今後若有進來品物一船只載十五扛其餘一應供用官物儘船裝載不許仍前多撥船隻勞人拽送

英宗從其言勅南京內外守備如所言之

○天順間禮部郎中俞欽父廷獻奏臣田野農民先以子貴荷蒙推恩封爲主事今子進秩郎中臣又例得加封雖粉骨碎身曷由報補竊念臣父用禎年幾九十氣息奄奄朝不保

典故紀聞卷十三

九

趙文鼎

暮無由沾恩臣獨屢蒙恩典心何敢安伏乞

皇上施仁孝之洪恩憐烏鳥之私情免加封臣移封臣父俾得生沾冠帶之榮臣父子子孫不勝感激之至疏聞

英宗謂吏部臣曰此人子之至情予之冠帶後不爲例

○天順七年春祀

英宗謂閣臣李賢曰大祀期至朕足疾未愈欲自行禮但艱於拜起令人扶可乎賢曰陛下

力疾行禮足見敬天有誠雖扶何妨遂從之

○天順七年春空中有聲

英宗欲祈禳以問閣臣李賢賢奏曰臣考之於書無形而有聲者謂之鼓妖君不恤民天下怨叛則有此異乞行寬恤之典以消此變

英宗喜曰此言正合朕意

○天順時侍讀學士錢溥給事中王豫使安南其王各餽以金銀及鑲帶溥等固辭不受王命陪臣賁至京溥等猶未敢受

典故紀聞卷十三

二十

希

英宗曰旣已賁至令溥等受之

○天順末年楚府岳陽恭僖王薨無嗣其弟鎮國將軍季墀嫡長子輔國將軍均鎰請嗣封以奉恭僖之祀禮部言稽考近制惟親王無嗣有以郡王進封者郡王無嗣有以鎮國將軍進封者無輔國將軍封郡王例事遂止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三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四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禮君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以已喪廢公祀也天順八年正月

英宗崩 憲宗初卽位禮臣引此爲言謂春二月祭 大社大稷請 上如禮行之釋奠

典故紀聞卷十四

先師遣官如故但免傳制制曰可

○仕途之升沉其遲速自有定數非可因人而僥倖也典璽丞王綸事

憲廟於東宮頗見幸希後福者遂多與之通侍讀學士錢溥嘗教綸於內書館時尚寶丞朱奎以幼童陪讀館中相親昵及

英廟不豫溥意綸必典機務密遣奎通綸綸卽偕奎至溥家痛飲極歡而罷及

英廟崩溥預有入閣之喜綸亦以當柄用甚驕

恣遂爲司禮監太監牛玉所譖執下獄發南京諸與綸交通者皆得罪溥謫順德知縣奎鹽課提舉此可爲士君子妄交之戒

○錦衣衛指揮門達機警有才幹然恃才使勢怙寵張威旣掌衛事乃建議遣校尉分行緝訪蒐求幽隱索取貨賄由是詐冒者接跡於途中外官僚重足而立天下騷然不安大學士李賢指揮袁彬亦幾爲所中傷天順七年十二月錦衣衛大門忽爲狂風所摧折衆謹傳曰錦衣衛門倒矣纔兩月

典故紀聞卷十四

二

三百九十七

憲廟立達爲科道所劾論斬詔戍廣西南丹衛而死人以爲先兆云

高廟嚴宮闈之慮 祖訓內明載寺觀燒香降香禳告之禁違者領送之人皆處死

憲廟初番僧有入內誦經者又左右有傳送銀物於寺觀者大學士李賢等指以爲言得旨卿等言是 祖訓具在敢不祇率

○初巡關御史有二員成化初御史張璿巡居



庸關至龍泉祝祥巡山海關至古北口

英廟天順八年正月崩 梓宮尚在殯四月初

一日享 太廟當奏祭祀禮部請 上具黃

袍翼善冠陞殿鳴鍾鼓鳴鞭樂設而不作百

官淺淡色衣朝參從之

○匿名帖子舊有明禁而不逞之徒不便已私  
者往往指人姓名揭于內府及京城內外明  
加傷害

憲廟初諭都察院禁約許諸人首出并緝拿者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

桂  
三百八

皆處死首者緝拿者視捉獲強盜例陞賞

○成化初御史呂洪建言鎮守總兵等官一蒙  
差遣輒奏添在京軍官及自帶家人支給行  
糧在營安坐遇有征戰及奪軍士功級冒報  
陞賞乞行禁革其後編修丘濬亦言總兵帶  
去旗牌及報效等項在營哨則凌轢將卒過  
州縣則劫制官吏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  
爭先多致將領不協軍士離心可一切革去  
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隨征官軍

一例差遣此弊不獨當時為然而在今為尤  
甚故漫記二公之言于此

○先朝於謫官皆不次陞擢如

憲廟初陞江浦知縣彭烈為河南府知府嘉定  
知縣龍晉為徽州府知府東鹿知縣盛顥為  
邵武府知府博羅知縣邵銅為温州府知府  
衡山知縣鄭冕為衡州府知府襄陽知縣李  
人儀為荊州府知府皆以御史言事左遷者

憲宗初太監陶榮乞寺額勅禮部曰京城內外

典故紀聞卷十四

四

桂  
三百八

寺院已多而勢力之家往往增修不已或豪  
奪民居詭稱古額假名禳災而實因以生災  
今後不許妄自增飾輒求寺額未幾禮部尚  
書姚夔因 皇太后誕日建設齋醮會百官  
赴壇炷香為禮科都給事中張寧等所劾言  
臣之於君願其福也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  
也當勸以去逸欲今不能盡所當為乃辦香  
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木偶之前相率而拜  
曰為朝廷祈福祝壽為後世笑昔

英廟復位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不察古人  
行禱之義亦嘗爲此舉非以扶名教全治體  
也得旨所言有理今後齋醮不許百官行香  
○永樂以來夷人來降者多散處於畿輔之地  
謂之韃官韃舍給以月糧久而生息漸繁獷  
悍如故成化初南京御史鄭安言門庭之內  
非豺狼所宜伏萬一四方有警彼時伺變而  
動昔晉徙戎內地而五胡雲擾近曹欽用達  
軍謀叛其明驗也願將畿甸降虜設法處置

或遠徙邊郡或分置外衛配隸軍伍之中治  
以中國之法其原管頭目亦調隔別衛分不  
得羣聚一處坐生其心夫人少則易制勢分  
則易制庶戎心未遏中國底寧此疏甚是於  
時部覆乃謂徙戎之論朝廷徃因言者有達  
官不必動之詔事遂寢

○成化初南京給事中王徽言事疏中有開言  
路一款甚切時弊大略言 皇上下求言之  
詔始命諫官直言覆許諸人直言是以讜言

日進於朝然發下所司施行者多因不便已  
私託以他故妄奏不行或有施行亦虛應故  
事言者見其如此皆曰言既如此不如不言  
此言路所以不開也至於奸佞在位尤懼直  
言故於進言之人多方鉗制或指爲輕薄或  
目爲狂妄或尋其瑕疵或幸其差失凡有更  
張則曰變亂成法凡有薦舉則曰專擅選官  
凡有彈劾則曰排陷大臣明則加以重刑暗  
則私懷怨恨言官見其如此皆曰非徒無益  
於國實足自禍其身此言路所以不開也  
○徽又言禁庭之內未有不內官者人君因  
委以國政授以大權使壞國亂家然後治以  
重刑戮於朝市遠如趙高李輔國之徒近如  
玉振曹吉祥之輩皆始愛之而終殺之伏願  
遵 高皇帝舊制今後內官不許在外管軍  
亦不許置立田產房屋其家人義男悉令所  
司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亦不許文武官  
員僧道人等與之私相交接凡朝廷事無內

外政無大小悉斷自宸衷不使內官得與其謀至於奉侍左右亦惟擇謹厚者爲之且彼之所欲者不過富貴陛下厚其賞賜使之豐足有餘無復外望則天下蒙至治之澤而宦官亦享悠久之福矣

祖宗朝以國子監錢穀爲養賢之用例不鈎考天順已卯祭酒劉益爲監丞閻禹錫所訐言會饌久廢而椒鹽等物折錢鈔者不以時給諸生爲他用戶部以聞遂下益與典簿徐敬於獄鞫問敬謫戍益從未減而國學錢穀自此遂鈎考矣

○都御史軒輊性廉介其按察浙江屏去一切供應俸資外一無所取朝夕蔬食布袍待賓客無兼味約束同僚三日一市肉不過一斤官吏畏之親喪聞訃次日卽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

○給事中李森言事疏內有重名器一段其略言名爵者天下之公器近乃有無軍功而陞

侯伯都督者有無才德而陞大臣重任者有因琴棋繪巧而陞文職者有因醫卜技能而陞軍職者爵祿日輕廩祿日費請今後陞侯伯都督者必考其有何軍功大臣重任者必察其有何才德至于各處方面旣公同推舉有不當者許科道指實糾劾治以重罪如此則爵祿日重而廩祿不費矣

○舊制祭陵惟遣駙馬一員而各衙門官隨行陪禮天順八年秋祭禮部言今加裕陵爲四相去闕遠各官往復奔走不無倦怠失儀乞遣駙馬二員率陪祀官分詣行禮從之遂爲定制

○寧遠州本中國地國初屬雲南布政司宣德初黎利叛朝廷予之故地乃併寧遠州及廣西太平府之祿州爲所占當時有司失於檢察至今遂陷於夷

○天順八年十月立武舉法凡天下諳曉武藝之人兵部會同京營總兵官於帥府內考其

策略於教場內試其弓馬能答策二道騎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二級旗軍舍餘授以試所鎮撫民人授以衛經歷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騎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一級旗軍舍餘授以冠帶總旗民人授以試衛知事月支米二石俱送京營總兵官處贊畫方略量用把總管隊以聽調遣果能建功請命陞擢

祖宗以來凡遇聖節正旦冬至皆賜羣臣宴官卑祿薄者免宴賜以鈔謂之節錢俾均惠其家屬自正統以來內臣用事者畏侍宴上立遂罷宴皆給以鈔因而成例

○南京科道官李鈞等因太監牛玉事敗因建言鑒往事以防後患其略言防患之道非欲使內臣遠去左右也惟不許內官與國政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不許內官弟姪在外任事并置立產業而已自古內臣當無

之時似爲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奸欺如聞

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已功聞

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已勢人望日

歸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所謂不許內

官與聞國政者此也內官朝夕在陛下左

右大臣無耻者多與之交結或饋以金銀珠

寶或加以奴顏婢膝內臣便以爲賢朝夕稱

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便以爲不賢

朝夕讒謗之雖陛下天縱聰明而日加浸

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躋顯位讒謗者又屈下僚怨不歸于內臣而歸于朝廷恩不歸于朝廷而歸于內臣賄賂日行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所謂外官不許與內官私相交結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姦養惡家人百數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

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疏入調外任

○天順八年十二月陞左正一孫道玉爲真人給誥命道士乞恩膺封自此始

○成化元年正月朔適值立春百官行慶賀禮順天府官進春致詞云茲遇紀元成化正旦逢春氣節會同天人交泰恭惟

皇帝陛下膺乾納祐奉天永昌

○給事中秦崇言師克在和今鎮守者有善謀

典故紀聞卷十四

士

三百八十一

而巡撫者或言其否巡撫者有奇策而總戎者或指爲非進止殊途戰守異見何以成功憲廟報曰人各有長朝廷所以參用文武內外之臣以任邊計正欲其彼此相資可否相濟以共成王事耳苟或各懷私妬護己之短沮人之長幾何不遺邊患大抵天下之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戒其異而勉於同豈特邊臣爲然哉

○編脩丘濬言兩廣之賊所以多於前者起於

前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賴以爲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四顧無依不幸爲賊所虜姑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擔息則使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反奔則棄之以遺官軍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忖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大軍旣至其真賊遁入深山顧將不得已從賊者誘而出之殺以爲功由是聞者皆甘心爲賊矣宜曲加寬貸許其殺賊贖罪按散賊黨與以孤其勢其計無便於此者

○成化元年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王儉言時事內有揆查僧道一款謂我朝裁損二教明示禁約今游手之徒冒名僧道動計萬千

典故紀聞卷十四

士

三百八十二

乞如律禁革私自簪剃者勒令還俗解發原籍當差仍嚴官民人等布施之禁及雲游行脚寺觀潛匿者一體治罪如此則人少游惰戶口可增矣

○反賊趙鐸四川德陽縣人兵敗爲千戶田儀所斬傳首京師好事者稱其首重可十八斤  
○倉大使李添瑀官考滿不稱貸千金賂內官郭聰聰以手帖囑吏部得湖廣倚北湖河泊所事覺尚書王翱等認罪得旨姑貸之今後

有以帖子囑託者隨卽奏聞不許隱匿

○毛吉餘姚人舉進士爲刑部主事執法不避權貴偶以失朝下錦衣衛獄指揮門達選健卒撻之幾死旣得釋操法愈勵後陞僉事屢擒巨盜陞副使追賊至密岫山衆寡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以官帑金四千兩爲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矣文憫吉死而貧其家無以爲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僕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吉狀

顧左右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榮亟往視之睽目視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恨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然汗我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於戲生能殺賊死無所憾真忠臣也生不愛錢死不受汗眞廉士也

○成化初命光祿寺今後一切祭祀筵宴等項買辦牲口每年不許過十萬果品不許粘砌

祖宗以來凡閹割火者皆罪極之人或俘獲之虜景泰以來近畿民畏避差徭希圖富貴者往往自宮赴禮部求進自是以後千百爲羣禁之不能止爲國之蠹甚矣

○成化時廣東按察使夏垣言兩廣越在嶺表天生犴獍不可盡除今乃乘威武不振之時撫字乖方之日逼脅平民使爲賊黨賊之糾合者纔有數百民之脅從者無慮數千進則驅我民以當矢石退則殺我民以殄然怒是

害常在我而利常在彼也況用兵不已供費日煩以易搖之人心供不已之軍費臣恐外患未除內變將作若善爲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懷惠而不動搖被脅之衆聞風而皆歸附則賊黨自消矣

憲宗嘗諭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當行而緩於覆奏是忽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應奏題旨意卽明白覆奏發落毋得稽緩五日內不覆奏者該科劾之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一五

同  
百九十五

○成化初禮部言近年哈密不時來貢動以千百名爲進貢實則貪饗宴賜朝廷保小懷遠之仁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遞接府庫竭於賞賜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凡加恩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不得過十人乞勅甘肅等處總兵巡撫等官嚴加防範仍勅哈密王母等依期來朝從之

○成化初大學士李賢言荆湘賊寇雖已往征

其間山林深阻流民積聚衆多賊聞大軍南下必邀劫流民以爲黨助其流民亦恐官軍一槩剿殺因而黨賊偷生如此則賊勢益衆愈難撲滅宜降榜文開諭流民俾各安業有能率衆擒賊首或斬首來獻比軍功加倍陞賞其有被賊脅從走脫來首者免其罪有功一例陞賞從之

○成化時諭德孔公恂言京師天下根本今內政不脩將老兵弱何以應變北虜近爲邊患兵部榜諭各處召募壯勇夫朝廷養兵百年纔有小警輒欲募兵似有示弱之意萬一點虜窺我虛實擁衆南下不知誰可禦之者臣見京師以南德州臨清東昌徐州等處皆襟喉要路除運糧操備之外守城不過疲卒二三百人間亦有空城者小有阻滯糧道不通請於德州抵徐楊及真保定等處起集民壯分屬軍政官訓練以備不虞詔下其奏於所司

典故紀聞卷十四

十六

同  
百九十一



○成化時禮部言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勅賑濟南京饑民議浙江福建江西并直隸生員及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竊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者也近因各處納草納馬生員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令將使天下以賢爲賢士風日趨於卑陋安望有資於治理哉

憲宗曰祖宗設太學以教育賢才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進今賓等建議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以賑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比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哉禮部議是其勿許

○成化時兵部郎中楊瑯言邊事內一款云各邊殺賊官軍遇有生擒斬首多爲管隊官旗詭爲已功亦有俟於中途見有虜首以財挾買不從則恃衆強奪者亦有依將領之勢挾取他人功次以爲已有者亦有將領見部下獲有二功欲取其一以惠所親者如此之弊

不可縷數

○成化時禮部尚書姚夔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癯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號亦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四夷使臣見之將爲所議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

皇上以恤民爲心特勅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道途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隣收管無家者收拾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送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憲宗可其奏曰無間老幼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毋令失所

○國家優厚運軍許其帶土產物貨以資用度成化元年漕運總兵楊茂復奏免其各關之稅而今乃嚴爲之禁不許順帶物貨浸失祖宗初意矣



○成化元年秋南京吏部郎中夏寅奏馬快船隻供應艱苦所載官物一箱一櫃而已輒用一船夾帶客商裝載私貨所至騷擾法宜禁約部覆從其言凡送官物務儘船裝載每船添夫上水二十名下水五名軍衛三分有司七分違者并應付之人皆治以罪

○成化元年十一月 上謂戶部臣曰律條明開收受稅糧聽令納戶親自行槩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作弊多端且每石加耗米一尖

典故紀聞卷十四

九

三首五

不過五升今軍官願明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過多今後收糧俱用平斛聽令旗軍行槩每石耗米五升二十斛加與一石落地餘米旗軍自收不許隨斛上倉亦不許官攢人等勒要回基財物仍嚴加禁約敢有仍前作弊許令巡倉御史叅奏究問

○都督過興鎮廣西還道經祁陽怒知縣李翰應接不以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撞掠之俱死河下翰妻愬於朝勘得實時

興以疾卒于道與妻爲子求免死

憲宗不允命卽誅之

○高州府知府劉海者湖廣人知高州時值廣西徭賊入境民携家避賊者海皆閉門不納城外積屍數里犬食皆肥腩海乃烹犬食之時有城裡人食狗城外狗食人之謠

祖宗時鈔法通行故官員以鈔折俸其後新鈔一貫時估不值十錢舊鈔纔值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折俸一石是斗

典故紀聞卷十四

二

三首九

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甚於此

○光祿寺卿蔚能者陝西朝邑人雖出身吏胥而盡心職事每宴會躬自檢視必求豐潔在光祿三十年未常持一嚮還家其尤可稱者能嘗率其僚請清查入內供應器皿有旨逮問能謂其僚友曰 上怒不可惻某老矣請獨任之諸公方嚮用不以相累也旣而獨受責降調官南京退無後言今之士夫平日以意氣相處者位相軋則相傾過相累則相談

者視此胥有愧矣

○舊例中鹽者皆戶部定則例出榜召商無徑奏者成化二年有富人呂銘等投書中兩淮運司存積鹽五萬五千引有旨中出允之時戶部不能執奏鹽法之壞自此始祖宗朝河道但命巡鹽御史兼巡之成化二年冬始命御史一員提督通州以南抵臨清及衛輝一帶河道

○成化三年三月命戶部尚書馬昂都御史林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

林

聰給事中潘禮陳越清理京營軍士賜之勅曰朕以京營軍士視其名則案牘克盈究其實則隊伍空虛關糧之際填塞倉衢受賞之日溢滿禁塗及至收集部曲往赴邊鄙累旬日不能得數萬蓋總兵等官縱之歸休役之私用受賄買閒應付權貴其弊難以枚舉今特命太監懷恩會同爾等將見在軍士點開且以十五萬實數來報有隱蔽不報抗拒不服即奏聞拿問削奪清理之後仍創為良法

以備調用夫朝廷勞天下之民以養兵而耗

天下之兵於奸弊兵民日困奸弊日深及至有事之時爾等付之長歎息而已則曷若今日不避怨怒盡搜其弊源而窒塞之以復祖宗時兵制之盛乎按此勅極悉營制之弊此舉三十年一行之可也

○成化初四夷館譯字官生見有一百五十四員名而教師馬銘又違例私收子弟一百三十六名為禮部所劾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

佳

憲廟命禮部會官考選精通者量留餘送吏部改用子弟俱遣寧家後有私自教習者必罪不赦

○成化三年國子監助教李伸言欲蔭大臣之子事下廷議謂爵以待賢理不可濫教養之法義不可缺乃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子孫各一人入監讀書

○成化初國子監學錄黃明善疏陳都掌禦寇事宜內請用毒毬行烟謂毒毬所薰口眼出

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近日亦有以此獻於巡撫山東都御史宋應昌謂可用以禦倭者然試之無驗

○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言從祀諸儒有未加封爵者於所被章服殊不相稱於是追封董仲舒爲廣昌伯宋胡安國爲建寧伯蔡沉爲崇安伯真德秀爲浦城伯

○陝西茶馬司舊制每歲再遣行人巡視成化三年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言近日勢家及射利之徒往往交通守備官私販入番茶馬之政遂壞行人職卑言輕難以禁治乞依巡鹽事例暫遣風力御史一員往督其事陝西茶馬之差始此

○成化時禮部言學校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於義利之辨誠恐學者利蠹其心也近年學校生員聽令納馬納牛納草納米入監殊非教養本意且前代雖有納粟補官之法令而不用以補士子爲士子者知財利者可以

進身則無所往而不謀利或買賣或舉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鄉里視經書如土苴而苞苴是求棄仁義如敝屣而貨財是殖士心一蠹則士氣士節由此而喪他日致用何望其能興治有補於國家哉自今伊始雖有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以監生生員納粟納馬等項出身若再以此例開端者許該部六科十三道糾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教化

○成化時學士商輅陳言時政內廣儲積一欵言臣切見各處預備倉所儲米穀本以賑濟饑民每歲官司取勘口數里老止將中等人戶開報其鰥寡廢疾無所依倚者一槩不報蓋慮其無力還官負累賠納故也今後各處預備倉饑民關過米穀不拘豐中年歲通取息一分有係鰥寡廢疾無所依倚之人不必追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外或有餘剩自作正數入倉仍乞令巡按分巡等官嚴督府州縣正官收放之際務在親行提

痛革出納之弊庶幾官無虛費民得實用

憲宗嘗謂禮部臣曰京城內外居民輳集處所多有內外官員人等增修寺觀廟宇禮部其嚴加禁約尚書姚夔等請揭榜禁約繼今不許於原額外增修請額違者許巡街御史五城兵馬司擒治仍行順天府曉諭鄉村一體遵行

○成化三年有訓導高瑤者上疏於朝請加景泰廟號下部議左庶子黎淳疏言正統十四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五

忠  
三  
百  
八  
十  
三

年八月已冊立 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卽帝位臣惟朝廷旣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乃又立一親王爲天子則所立之太子將何爲哉當時雖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然周成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特以君臣有定分而不敢耳今如高瑤此言有死罪一一誣 先帝爲不明一陷 陛下於不孝乞究主使之入疏入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

介意豈臣下所當言顯是獻諛希恩俱不必行

○成化三年冬以明年上元將張燈預命翰林院詞臣撰詩詞編脩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疏言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賊情難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豈宜張燈爲樂哉至如翰林官以論思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六

忠  
三  
百  
八  
十  
三

宜進於 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自取佞慢不敬之罪也疏入 上曰元宵張燈儒臣應制撰詩歷代有之祖宗以來不廢此典朕今視舊減省止存其槩以奉 兩宮聖母豈至妨政害民懋等不通典故妄言譏議難居文翰之職命杖之調外任於是懋得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景桂陽州判官

○成化間樂舞生李希安以積官加禮部尚書

掌太常寺事說者謂本朝革中書省立六部以分掌國政不宜令雜流參之後又令希安經筵侍班爲科道所劾乃得旨經筵之設所以講明道學關係甚重故侍從皆用文學之臣希安旣非儒流可罷侍班

○成化初西僧以秘密教得幸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輿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達官貴人莫敢不辟路每召入大內誦經呪賜予駢蕃日給大官牲餼酒饌至再錦衣玉食幾千人中貴見輒跪拜坐而受之法王封號有至累數十字者

○成化初尚膳監太監潘洪奏令其姪潘貴中納兩淮運司積餘鹽戶部奏其阻壞鹽制憲宗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明有禁例食祿之家尚不可中況內臣乎內臣給事內廷凡所以養生送死皆朝廷爲之處置固不必營私以殖生況乃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靈山縣知縣林錦者有能名陞試廉州府知府益脩其職招集流亡捕滅賊盜守臣薦於朝乃陞廣東僉事

○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慈懿皇太后崩禮部言孟秋享太廟正在哭臨之內乞移至初七日令仍於初一日祭

慈懿皇太后崩

憲廟奉皇太后意不欲合葬止於裕陵左

右擇地於是內閣諸臣及五府九卿翰林科

道交章極言其非是章旣上跪伏文華門前以待必從而後已

憲廟悉覽其奏爲懇請於皇太后自己至申

稍見從於是批允合葬羣臣皆呼萬歲而退

○成化時戶科左給事中丘弘言近嘉善公主累請文安等縣閑地西天佛子劄實巴奏求靜海縣地及宛平佃戶夫公主食祿之家也劄實巴佛之徒也乃反慈愛之教而以削剝爲事豁壑之欲必至無厭承行者受其囑託

略無執辯之詞勘報者畏其權勢俱作空閑之數原其所由皆無籍之徒竊假投獻而漁獵其中奸狡者投爲管業而囊橐其內之所致也況地踰百頃百家之產也豈可徇一人之好惡而奪百姓之恒產哉疏上詔以田土除勘明給賜外其餘仍覈實以聞繼今凡有求者一切不許著爲令

○成化時戶部會議漕運事宜內一段言隣近河道南北往來馬快流船晝夜不絕起集軍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十九

趙文希

夫接通常以一二千計凌冒風雨送往迎來艱苦萬狀而經過官船往往附載私鹽客貨應付稍緩輒將官吏高懸痛筆不徒索夫兼且求賄原其所由皆其隨從僕隸指使之也宜禁約內外公差官員船運載官物不許附帶私鹽客貨其隨從僕隸姓名及上水下水夫數悉於關文明白開寫敢有多索一夫一軍及分開前驅逼取錢物者許巡河御史按察司官將各人隨從僕隸并附船客商拏問

民編口外軍發戍邊鹽貨入官

○成化時御史劉璧等言吏部之選舉雖下條末職亦不過具實奏聞上請裁處未敢自專或薦非其人士論得以攻之臺諫得以言之朝廷得以罪之列聖立法所以不自簡除正以此耳陛下雖明見萬里果盡知其孰爲賢而可用孰非賢而不可用萬一知有未盡則必詢諸一二近侍之臣然能保其果無受賂市恩而所舉非所用乎在外者以爲專主於陛下而不敢言其失彼自以爲得計方且夤緣作弊賣官鬻爵無所不至則其爲患也大矣且君上之職與臣下不同君總其綱臣任其煩若在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悉自簡除非惟勞煩聖體毋乃以萬乘之尊而行有司之事乎竊以爲此非出陛下本意必有不恤國體偏爲身謀之人欲假陛下之專以塞天下之口竊朝廷之權以濟一己之私耳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十九

希

○舊制頒詔皆置詔于櫝以繩懸之自承天門

頒下成化四年秋頒

慈懿皇太后尊諡詔執事者不恪以致繩斷櫝毀爲御史所劾竟宥之人皆誦 聖度之寬如此

○成化五年以正一嗣教真人張元吉凶暴貪淫或囊沙壓人致死或投之深淵前後凡殺四十餘人爲族人所奏械繫至京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假以符錄繆稱玄宗無

典故紀開卷十四

三十一

二百七十三

補於國無益於世前代雖間有封號未有品級至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今其子孫不肖罪惡深重元吉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當絞斬其族當籍而徭役之仍宜毀其府第革其勾管都目諸人勿令印行符錄以誣惑斯世

憲廟令元吉如所擬妻子免流仍擇其族人陰封當時不能執論絕其根源致令其徒奉行至今自若深可惜也

○成化五年內使杜衡盜內府金二兩銀二百兩事覺都察院擬罪當死例得贖

憲廟命卽斬之於市

○成化中都督同知武忠貌雄壯善射嘗使朝鮮國人請閱兵因以弓矢請射忠挽弓輒嫌其軟並張兩弓折之會有鴈橫空而過國人跪請射忠援弓射之應弦而落國人懼服

○都督同知馬良館陶人嘗以幼童侍

憲廟於青宮甚見親暱後良喪妻不數月娶繼

典故紀開卷十四

三十一

二百七十五

室鼓樂聞禁中

憲廟聞知謂左右曰良喪婦未久何以卽娶夫婦之情何其薄也自是寵遂衰不復召見聖情之篤於倫理如此

○成化時兵部以都督劉玉當聽調征西所統馬軍缺少乞於別營選補

憲宗曰團營軍選補未久如何又要選補不允有警令全營以往然此中必有情弊其令內外提督并坐營官具實回奏於是撫寧侯朱



永及玉等引咎自劾

憲宗曰初簡閱士馬委爾等提督訓練正欲兵精以備調遣也何乃因循廢弛輒至於此玉等平昔坐營怠惰及臨調又稱軍馬不足論法本難容恕姑宥之仍各慎乃事以副委托數有不足卽與選補勿致有悞

憲宗因有自宮求進者姑宥其罪發原籍當差不許投托王府勢家潛住違者論死隱匿之家發邊遠充軍

典故紀聞卷十四

手書

林桂  
三十七六

○成化時吏部尚書姚夔言舊例選授外官隨卽領憑赴任近多潛住京城揭借財物置辦衣裝娶妻買妾枉道回家自今限五日起科畫字領憑有延過半月不辭朝出城者送法司治罪有已出城復入潛住者降用違憑一年以上者革職爲民

○成化間禁京城九門并通州等處抽分內外官不得違例多取商稅違者治以重罪命都察院榜示之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四 終

典故紀聞卷十四

手書

二十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五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成化六年順天府尹閻鐸以歲饑坐視民患不能賑濟爲戶科所劾遂降衢州府知府其府丞而下并巡城御史俱加罰有差

祖宗朝急于民瘼如此今稍寬矣

○太平蕪湖荊州沙市杭州稅課舊無抽分官

典故紀聞卷十五

三百六十三

成化七年工部尚書王復始請添部屬三員分往抽分竹木變銀爲營繕費是年所得僅千兩後至者以多得爲能至萬餘兩歲歲加增朘削無極言利之臣貽害如此

祖宗之世最重封爵如公侯伯皆論功定議蓋積其前後之功無官可酬乃始加之非如千百戶指揮可累級陞也自都督同知趙輔征兩廣回大肆賂遺遂得封伯後太監劉永成姪左都督聚亦以微功得寧晉伯無復舊制

而人亦不以得爵爲難矣

○大理卿王槩爲按察使時以旌異得賜誥命後歷副都御史大理卿以品秩相同不得請給上疏乞恩詔特許之舊制大臣無有兩給三品誥命者有之自槩始

○北直隸舊止巡撫一人成化八年九月兵科都給事中梁璟言畿內八府境土廣遠巡撫一人兼理邊備卒遇有警恐誤事機乞以河間保定以南六府專委都御史陳濂巡撫其

典故紀聞卷十五

二

三百六十六

薊州抵密雲一帶邊關及順天昌平二府屬另擇重臣一人專督兼理巡撫之任部覆從其言乃以命都御史張綱二巡撫之設自此始○成化時給事中白昂言大理寺審錄有詞稱冤人犯駁回在外衙門再問多偏執已見不與辯明或用非法重刑鍛鍊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冤枉不敢再言今後有問招不明擬罪不當者俱乞改調相應官員問理不許鍛鍊成獄違者雖無贓亦依律問

罪送吏部改調從之

○成化時都御史李賓言在外官司聽斷官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已又預備稽考告訐假立文簿虛作支銷宜行禁革嚴治其罪從之

○成化七年立春以星變避殿御奉天門便服進春免賀

○成化八年元旦以星變免慶賀羣臣但具朝服行八拜禮

典故紀聞卷十五

三一

影萬曆  
三百六十二

○舊制殿試在三月初一日狀元率進士上表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殿試於十五日至今因之

○成化時廣東按察司言婦人犯笞杖并徒罪者例俱單衣的決但其間所犯多緣連累且素懷廉耻之人一被刑辱終身莫雪甚為可憫乞自後除姦盜不孝與樂婦的決餘悉納鈔贖罪遂著為令

○成化時宜府龍門所火焚官草五十七萬餘

有司獲縱火者以聞命卽斬以徇籍其家資以抵草數不足則令經收看守官補之

○成化時總督漕運都御史張鵬請給僧道度牒鬻米濟荒

憲宗曰僧道給度不宜太濫且鬻米之數所得幾何而所損於國者多矣其在官吏監生尚不可以為常況此輩乎其勿許

○河東鹽池舊止以巡按巡視成化九年三月戶部郎中文志貞言巡按等官不得以時臨

典故紀聞卷十五

四

三百六十三

視故人得私販官鹽阻壞客商少中無以濟邊用之急請歲遣御史一人往彼禁治料理歲滿更代如巡茶之例乃始設河東巡鹽御史

○舊制時享 太廟俱於近午時行禮成化九年四月初一日時享 太廟是日日食百竈當採護禮部奏請早行 廟享禮

○舊制廩膳生員考黜者仍追食過廩米成化九年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始奏免還官

○故事四品官父母死有祭無葬成化九年八月少詹事柯潛父死特賜以葬時以爲榮  
○御史楊守隨言爵賞不可以無律名器不可以假人頃因山東災傷許辦事及寄名吏納銀免考悉依資格選用倖門一開越次授職蕩無紀極爭相贖貨以規驟進其于害政莫此爲甚

憲宗批答曰朕患吏道不清嚴考試以爲進退今若募胥吏入貲賑饑免考登仕是教吏貪也御史言是其亟罷此例按奸吏舞文以貪賄挾賄以買官倚官以剝民故每遇開例吏之加納者半吏治不清民生不遂多由於此  
憲宗此旨百世所當遵也

程明道伊川二先生祖家保定博野縣人其五世祖端明殿學士羽始遷洛陽成化間博野知縣裴泰建言請立祀命有司春秋祭祀○成化年間因擒獲妖人追其妖書圖本備錄其名目榜示天下以曉諭愚民其書有番天

揭地搜神記經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天定世繡瑩關九龍戰江神圖天空知賢變愚神圖經鎮天降妖鐵板達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晶珠經金縷洪陽大策金鋒都天玉鏡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飛通黑玩書通天徹地照仙爐經三天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亡逆纂天經八寶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曆劉大保泄漏天機伍公經奪天冊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攔天記緊關周天烈火圖玉盆經換天圖飛天曆神工九轉玉毫金燈記天形圖天髓靈經定世混海神珠通玄濟世鴛鴦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裘銀城論顯明曆金章紫綬經王賢鏡四門記收燕破國經通天無價錦包袱三聖爭功聚寶經奪天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曆土傘金華蓋水鑑書照賢金靈鏡經硃書符式坐壇記普濟定天經周天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災救苦金輪經智鎖天關書感天迷化經變化經

鎮國定世三陽曆玄元寶鏡玉傘錦華蓋換海圖轉天圖推背書九曜飛天曆彌勒頌通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上天梯等經龍女引道經穿珠偈天形圖應劫經天圖形首妙經玉賢鏡透天關盡天曆玄娘聖母親書太上玄元寶鏡降妖斷怪五家經金光妙品奪日金燈紅塵三略照天鏡九關番天揭天神圖金鋒都天玉鏡玉樹金蟬經玄娘聖母經七返無價紫金船銀城圖樣龍鳳勘合

○僧官常琇者拜故南和伯方英爲父修武伯沈煜泰寧侯陳桓豐潤伯曹振錦衣指揮王珩皆與交好琇至各家飲酒皆設鼓樂琇每招妓與亂後其徒因與爭寺產因發其通英妾諸罪遂並下錦衣衛鞠實琇杖發遼東充軍煜桓振珩各坐罪停俸有差仍命都察院出榜曉示此真可爲官員交好奸僧之戒也

○成化時刑部主事張昂言固原平涼乃三邊總會之所虜寇侵犯累從此入宜置立總府

諸臣會議乃命左都御史王越駐劄固原總督諸路軍馬陝西總制始此

○成化時以街渠汙穢壅塞爲工部所奏逮兵馬指揮并巡城御史錦衣衛官校於獄

○成化十年十二月有自宮者五十餘人日赴禮部喧訴求進尚書鄒幹以聞命錦衣衛執之枷項於禮部前并各大市街示衆

○寧晉伯劉祿成化十年襲父爵次年三月卒憲宗以祿幼且襲爵未久惟賜祭不予葬且免輟朝命有司著爲令

○成化十一年冬有自宮聚至四五百人閭閻求收用

憲宗云此輩逆天悖理自絕其類且又羣聚喧擾宜治以重罪但遇赦宥錦衣衛其執而杖之人各五十押送戶部如例編發海戶當差是後有再犯者本身處死全家發邊遠充軍

禮部移文天下禁約

○成化十二年二月朔日食望月食

○成化時錦衣衛奏京城內外盜賊生發前後捕獲七百餘人其中強盜多係僧人乞自後僧行道童不給有司文憑私自來京者緝出俱發邊衛并罪其所主之家從之

○成化時九卿以災異陳言內一欵軍民服色器用近多僭越服用則僭大紅織金羅段遍地錦騎坐則僭描金鞍韉減銀鞦韆首飾則僭寶石珠翠今四方絲貴金少率皆坐此宜嚴加禁約違者卽重罪而沒入之此侈風在

今更甚尤宜禁止

○成化時大學士商輅因災陳言內一欵臣聞天下之治亂係下情之通塞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羣臣以及民庶于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所以廣耳目達下情也皇上承嗣以來詔求直言而人多顧忌不肯盡言意者聽言之道未至乎望明詔在廷羣臣凡致災之由彌災之策悉陳以聞○成化時定西侯蔣琬言養兵之利莫善于中

田今竭東南民力漕運以實京庾又勞八府民力飛輓以供邊餉民兵俱弊費出無經屯田之利則未徧舉且大同宣府等處膏腴土田無慮數十萬頃悉爲豪強占種租稅不供稍遇兵荒全仰內郡其八府良田又多爲勢要之家妄以拋荒奏乞日漸侵剝失業之民控訴無所脫使邊關有警內郡何由接濟運河有阻京師何所仰給居安思危不可不慮乞令戶部會議遣剛正給事中御史二員視

往年甘肅增糧事例檢勘丈量定著科額八府民田亦乞嚴立禁條不許豪奪庶幾兵民足食內外有備

○成化間戶部覆甘肅巡撫宋有文奏言邊儲虧折非獨甘肅爲然如遼東大同諸處往往事覺盤窵未報大抵糧儲乃生民膏血而邊方險遠類難急致其間侵盜之徒率多延緩以覲脫免今宜定爲通例凡盜糧五十石草一千束錢帛直銀二十五兩者仍用常典多

者一如近例監追克軍四倍其數則無間文武職官吏典斗庫部運諸人雖宥不赦正犯或有逃故逮其親屬如此則糧不重費人知謹守疏上詔如議且令正犯逃故於同爨至親家屬追之

○成化時禮部覆整飭邊備兵部侍郎馬文升奏光祿寺筵宴夷人酒飯菲薄

憲宗曰宴待諸夷本柔遠之道所以尊隆國體起其瞻仰非但飯食之而已必器具整齊品物豐潔始稱今後筵宴并酒飯處令光祿寺堂上官視之仍以禮部官一員督察有不遵者併治以罪

○成化十二年七月京師西城有物夜出傷人其色黑踪跡之不可得 上乃於禁中祭告天地曰臣以菲薄之資撫盈成之運顧政事之多缺致災異之荐臻茲者京城內外有物夜出殘害軍民驚動閭巷夫變不虛生必有所自意者或用度不節致傷民財歟或土木

○昭德宮內使汪直得寵于

煩興過勞民力歟或忠言不聞下情無由上達歟或仁政不施實惠未能下究歟夙夜兢惕罔知攸措伏惟大造垂慈曲賜矜憫赦過宥罪轉禍爲祥俾妖物潛消居人安妥臣當祇謹天戒循省愆尤期維新於政令以圖報于大恩不勝惓惓懇禱之至大學士商輅等亦條上時政闕失請付所司行之當時君臣尚有遇災而懼警惕脩省之意

憲廟自黑胛之後命出外詞察物情直布衣小帽乘驢騾往來京城內外人不之知直刺得外間隱事以取信於 上上益委任遂謗及諸大臣權寵赫奕又委官校四外緝事不拘京官藩臬動皆拘繫西廠或夜入其家搜其財物刑其妻女朝臣惴惴不自安于是大學士商輅及萬安劉翊劉吉上疏極言其害言陛下委聽斷于汪直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漢王英輩大張聲勢蠹衆害人使大臣不安

於位小臣不安於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業因條列其不法事以上謂如此不已國之安危或未可知

憲廟從其言爲罷西廠責汪直退還本監調章瑛邊衛差操散遣諸校尉人心快之然

帝意猶未釋然會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窺知意旨遂上疏言皇上近以災變勅令臣工脩省未聞有進賢退不肖革弊釐典故紀聞卷十五

者獨太監汪直緝奸惡懲貪賊釋冤抑禁徂弊皆合公論而服人心假建言之名以頌直功德疏成先以草託直所厚錦衣千戶吳綬示直令直先爲言于帝而後奏之疏奏帝大悅於是直復開西廠詞察益苛破家毀族人不堪命縉意望陞都御史乃止得尚寶卿

○鄉試小錄前舊有吏典掌行科舉及生員騰錄對讀二條成化十三年以少詹事黎淳

始削去之淳又言士子有文理差錯行文有疵表失平仄字畫差錯者皆宜究治禮部覆議平仄不順字畫差錯與文理差繆者不同宜仍令會試從之

○中外軍政官五年一次考選舊無著令成化十四年春因兵部尚書余子俊英國公張懋奏請始定

○成化十四年八月戊申早朝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者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露刃以典故紀聞卷十五不虞久之始定究其事所從起莫能得亦共矣

○翰林院官自永樂宣德以來俱不習儀至成化十四年冬至日錦衣緝事者奏學士王獻等不赴習儀

憲廟命鞫問二人舉相傳之例以聞宥之仍記自今行大禮仍先期習儀惟內閣辦事者免○舊制頒曆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是日值冬至禮部預以爲請命改頒曆于十月朔



○成化十五年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楊鼎乞致仕特賜勅允之仍給月米二石歲夫四名先是大臣致仕未有給米撥夫例有之自鼎始

○成化十六年以監生虎臣言始詔天下學校孔子廟庭所在凡過其門者皆下馬

○官吏折俸布舊於甲字庫折支者每潤白布一疋折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戶部以爲言姑改折三十石然布極細者不過值銀二兩而米遇貴石值銀一兩已自懸絕後又以

典政紀開卷十五

十五

三十九

綿布值銀三四錢者支與是粗布一疋准銀三十兩矣從古所未有也

○成化十七年國子監丞祝瀾請天下文廟皆宜用木主禮部覆言廟制已定而瀾欲紊亂舊章遂黜爲雲南廣西府經歷後竟用木主而無人爲瀾白其事者

○舊制給事中外陞必方面知府無府州佐貳者成化十七年五月禮科都給事中張鐸兵科給事中蕭顯因言事忤旨吏部希意陞鐸

爲湖廣漢陽府通判顯爲貴州鎮寧州同知時鎮寧州無同知特添設以授之

○舊例指官詐財滿貫犯該徒流以上罪者俱發克軍有大誥及遇恩例減二等爲首從者止得徒杖之罪成化十七年五月內刑部題此輩情犯頗重如復減等恐奸僞日滋請今後指稱京官并三司以下官名及以官府使用爲詞誑財者俱計贓不分首從悉連家屬發邊衛克軍原係邊衛者發極邊守哨從之

典政紀開卷十五

十五

○都御史李綱山東長清縣人居官廉介爲僕少卿時曾於冀州遇盜奪其篋將啓之問其隸知爲綱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不啓篋而去

○成化十四年巡撫寧夏都御史賈俊奏邊儲無措請開納銀十三道御史言堂堂天朝有四海供輸貢入不可數計使能量入爲出用一省百則邊儲何患不充軍需何患不足而爲此賣官鬻爵之事伏乞痛革前弊別爲



經久常行之策務使邊備不乏名器不濫費章不紊異議不生疏上

憲宗曰漢文帝從晁錯備邊之策令民納粟拜爵後人惜其作俑邇者有司以乏邊儲又議行納銀事例後世又將謂何御史所言是也宜一切罷之勿行

○成化時兵部尚書余子俊以京城內外多盜請差府部屬官五十餘員會錦衣衛巡城御史查究內外官民之家有舍匿游民及無

典故紀聞卷十五

軍匠罪囚者各聽首實送戶工兵三部收

若經赦死囚遣而復來者處死隣居舍匿之家蔽占不舉者亦以其罪坐之仍令審編火夫坐舖巡警夜以五十人爲率獲盜必追究舍匿之家槩治之及印子舖賭場俱宜禁治自今犯者其房舍沒官治以重罪

○成化十七年秋禮部言烏思藏地方在長河西之西長河西在松潘越雋之南三處地界相連易於混淆難以辨別烏思藏大乘法

闡教闡化輔教贊善番王舊例三年差人

朝貢後因道險少來而長河西番僧往往偽作印信番書以冒賞賜乞立爲定制除大乘法王無地上外闡教等四王人各賜勅一勘合二十道該貢之年道經四川陝西北號旣同仍有王印奏本方許放入其長河西通寧遠等處朵干及董卜韓胡諸宣慰司亦各給勘合六十道其入貢道經四川北號放一如例若該貢之年偶值道梗不通後

典故紀聞卷十五

許補貢其四川松茂州土著番僧來朝者官亦照例驗放不許過多從之

○四川巡撫都御史孫仁以松潘賊劫掠欲發兵剿之

憲宗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松潘賊已嘗剿戮其渠魁亦知警矣若又縱兵恣殺彼番蜉蝣聚豈能悉滅哉貪功以起邊釁誠非計宜令仁等乘兵威方振之餘遣人撫諭果負固不服乃用兵剿之未晚也

○成化十八年山西巡撫都御史何喬新以按察司官延滯詞訟劾僉事尚敬等罪

憲廟言刑獄重事也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特言未得其情者詳審不苟如苟既得之不卽結斷桎梏縲絏拘繫其身往往有瘦死獄中者矣夫其人罪不至死而死是刑官殺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條奏新劾奏甚當其卽究治其人仍令天下刑官皆知所謹以副朕欽恤之意

典故紀聞卷十五

十一

趙少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通州右衛軍餘金鳳三百九十一人自宮以求進都察院言中三百十四人俱年及十五歲法當收贖五十九人纔十歲以下乃其父兄教令爲之者當生教令之人因奏近例凡自宮者本身處死全家發烟瘴地面克軍今犯者衆并援例上上奉

憲宗聖旨金鳳等百九十八人加項示衆滿一月仍杖一百并年幼者俱如擬皆發原籍

### 衛收管

○晉寧河王府自成化十七年以來每夜有妖見或爲神像或爲王侯需索酒食時舉火將焚宮十八年十二月十八夜果焚府第無冠服器用皆盡妖亦隨滅其事甚異

○成化十九年三月內官王鈿奏令家人中河東鹽二萬餘引戶部請治其罪

憲廟曰祖宗之制內官不許私置產業矧敢違例中鹽與民爭利且其服食之需皆自內

典故紀聞卷十五

十二

今鈿營利於外將焉用之戶部其查例揭禁約後有犯者必罪不宥

○太監汪直倚恃權勢凌轢有司所過動遭撻撻嘗至定州知州裴泰預爲饌具以待僕從皆醉飽欣欣直心識之至成化十九年六月以罪調南京御馬監所經有司皆避直因公館孤燈熒然適泰以公事至直喜求食泰以所携設饌遂爾汝待之直曰吾非復前此矣明發得車馬起程足矣泰曰諾至明趨

而去聲勢寂然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

○故事章奏既得旨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傳報使知朝政自成化時汪直用事其黨千戶吳綬以爲漏洩機密請禁之後之奸人恐便已私遂往往禁諸傳報者然卒未有不傳亦可笑矣

○成化二十年 英宗忌辰

憲宗顧左右曰今早行禮之際追念罔極之感傷於懷泫然淚下不能自己永惟

典故紀聞卷十五

先皇奄棄天下臣民忽已二十年矣朕

業兢兢慄慄恒懼弗克負荷無以慰

宗廟神靈今益當省身脩德任賢圖治使四海

無虞生民樂業庶幾無愧天子之孝云爾

○慶成大禮國家以來不肯輕廢成化二十年

正月御史徐鏞何珖以京師地震疏請

憲宗謂慶成宴乃 祖宗定制責二人不諳大

體調外任

○成化間京城內外奸惡之徒行兇害人荒

賭博甚至占人妻女爲人報讐

憲廟因錦衣衛官奏謂之曰昔漢郭解一豪俠之雄耳武帝因公孫弘之言殺之以懲不逞論者謂其有關治體今羣惡少相倚爲奸將來效尤者無所不至宜榜禁之仍令保伍互相覺察知而不告者各治以罪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陞御史汪奎於夔州府

都給事中盧瑀于長沙府各通判給

祝於興國州秦昇於廣安州各同知

典故紀聞卷十五

災異言事切直吏部承密旨陞之亦

變例也

○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忽一日申刻太監覃昌

傳旨召大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珏亦

往昌止之安等至昌出紙一緘上有御筆朱

書一封字啓視則人訐珏貪財好色與大

某認親納王越賄謀與復爵諸陰事安等驚

曰此卽匿名文書朝廷何不火之召安等

何爲昌曰一聖意不可回三先生不作計

明旦行事本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  
已翊親老俟親終守制何如曰不能待也曰  
不然令其自陳休致厚加恩典以全君臣始  
終之義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翊本進  
准致仕加歲夫月米賜勅而遣之

○每視朝時天威在上羣臣敬慎之極語言退之間不無小小差誤非敢慢也成化二十二年四月

憲廟諭御史等官今後通政司鴻臚寺

典故紀聞卷十五

主

讀奏詞有差錯一二字者免劾真聖也

○副都御史屠滹歷三品俸二年餘四月陞左都御史又歷二品俸八月疏乞以今所歷人前所歷共計三年請給三品誥命以封父母許之

○成化二十二年九月詔天下有司徵稅毋取餘價

○舊例會試舉人以五名為率南數取五十

名北數取三十五名中數取十名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當會試之前時內閣萬安禮部尚書周洪謨俱四川人四川左布政潘楨即希二人意言額數不均於是南北各退一中卷多增一名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上丁當祭孔子以初六日命皇太子親迎傳制貴官改用次丁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保定府東鹿縣

典故紀聞卷十五

主

地昏黑空中聲如雷尋有黑氣墜地黑石二一如碗一如雞卵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寧王奠培以皇太子婚禮成遣官表賀其表文中稱大婚憲廟言婚禮不賀人之序也今庶民之家尚不行此況朝廷乎王不據理遵例乃遣人來賀雖云致敬所謂事之不以禮也況表又不審輕重謬稱大婚可乎宜降勅諭王知此意仍令巡按御史逮治長史等官

○成化時直隸知府金瓚言陝西山西大同府遼東等處邊牆內地土肥饒近皆爲鎮屯內外等官私役軍士盡力開耕所獲糧草其富凡遇官民買納加倍取息以此觀之則邊所出者皆足各邊之用矣請勅遣科道部屬官剛正有爲深達大體者數員往會巡撫巡按鎮守內外等官勘視凡堪種熟地係官民并千百戶以下者聽如舊管業其在指揮以上者請定則例量撥多寡以資其用

典故紀聞卷十五

子

計常操官軍若干隊分撥每人宅地地二十畝每隊分爲兩班耕守以備征操但徵取十一則民可免轉輸之勞軍可無餉寒之苦矣

○京城外有軍民葉玘靳鸞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以爲葛巴刺碗并數珠假以爲所產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所發墓甚衆於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玘等送刑部鞠治得其黨俱坐斬

○成化末貴州總兵步經巡撫都御史謝和苗賊糾衆稱王敵殺官軍聲言入犯其勢熾若不調兵剿之貴州難保無虞兵部言賊果如經等所奏固當致討但詳諸臣表不見殺掠實數宜遣官按視於是遣御史庠兵部員外費瑄賜勅諭以上體朝廷好之心下念生民煩費之苦勿據偏詞經調兵以邀功啓釁庠瑄至貴州苗實無稱王狀第稍侵我田土守臣希覬陞賞皆

典故紀聞卷十五

子

之議又出危言以劫持二人二人不撫苗衆苗知朝廷無剿除之意各出聽撫兵竟不用而還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五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六

交  
余繼登

臨  
馮琦

新城  
王象乾

校

國朝品官服色無蟒之制蓋蟒蛇屬無角無足乃其後內外官多乞蟒衣大類龍形弘治元年允都御史邊鏞奏始禁不許再乞

○弘治元年二月

孝廟有旨諭在京諸司朝廷政事 祖宗俱

典故紀聞卷十六

成憲今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等衙門務須遵守毋得互相囑託有虧公道

如內外官敢有寫帖子囑託者內官連人送

東廠外官送錦衣衛奏來處治若容隱不奏

者事發俱治以重罪

○弘治元年二月浙江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

羣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

嶙峋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事聞

朝廷為減銀課汰坑冶

○撫治鄖陽副都御史鄭 誦給誥命吏部

時先撫陝西今撫鄖陽後雖三年餘然中

間嘗調叅政

孝廟命特與之

○弘治初禮部覆都御史馬文升奏請令巡城

御史及兵馬司錦衣衛逐一搜訪但有扶

禱聖驅雷喚雨捉鬼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及

無名之人俱限一月內盡逐出京仍有潛住

者有司執之治以重罪主家及四隣知而

典故紀聞卷十六

舉者連坐

○陝西甘肅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始取之立

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右臂然漢唐之末

皆不能守宋則全失之我朝立行都司命官

鎮守正統初虜酋朵兒只伯為患賴王驥將

貴平之天順間字未里孩為患敗寧夏總

兵仇廉自是入河套為寇掠矣蓋陝西

涼者止蘭州浮橋一道若據橋則運道

通耳涼難守關中難保 虞矣

○弘治初吏部郎中周本 甯熟舊有學道

院祠言偃者今廢乞爲建

孝宗以本朝無書院之制不許

○舊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必賁精微批文赴所

在官司比號相符然後行事有司仍具由回

奏有不同者執送京師此 祖宗防微杜漸

之意後乃止用駕帖既不合符真偽莫辨弘

治初以刑部尚書何喬新言始命如舊例行

○弘治元年十二月御史陳璉言崇文門舊

宣課分司止收商稅近差御史主事往監

事以掊剋爲能有傷國體

孝廟曰御史言是此分司曩被校尉及無籍者

挾持攪擾因命御史主事監收今後止許稱

盤客貨其餘行李車輛毋得搜檢阻遏

○命各處鄉飲酒禮監生省祭官不得與

○初正佐首領官每以事相訐卽以同僚

不分曲直槩行黜罷濼州知州潘齡言正佐

雖共事而立心不同稍 規正輒起釁端或

倚其粗猛公肆欺凌或 其年老不顧廉

乞更易以別善惡都察院以齡言爲是請自

今佐貳首領官有貪暴殃民倚強恃老欺

正官者許正官具奏退正官有贓濫不法

者許佐貳官申稟舉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

此皆貪因忿致爭者方以同僚不和論斷從

之

○湖廣舊無歲進魚鮮例成化七年鎮守太監

某始進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二

餘斤用船十二隻皆有司進獻弘治二年

月始命內官造辦如七年數船止許二隻仍

禁需索科擾爲害者

○主事林沂奏欲按品秩列坐御史上御史劾

之曰朝廷設官分秩有拘品秩者有不拘品

秩者故慶成賜宴科道坐於郎中之上翰林

坐於科道之前若槩以品秩則諸學士當

於少卿之下京縣知縣共馬當列於御史給

事中之上矣



孝廟以沂故違成憲下錦 衛獄治之

○初占城國王古來爲安南所侵携家至廣東朝廷命處置優卹之送還國且諭安南戒勿侵擾古來既返國復移咨兩廣守臣謂安南仍肆侵占乞如永樂時差官督兵守護事下兵部覆奏言永樂時遣將發兵乃正黎季犛弑逆之罪非爲隣境交惡之故今古來國土已亡而復存部落已散而復聚皆天威所致古來亦宜自強脩政撫卹部落保固疆圉

典政紀聞卷十六

五

林

與安南捐棄小嫌敦睦如故若不能自強仰朝廷發兵遠戍代之守國古無是理孝廟從其議乃以此意宣諭古來

○舊制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年大學士劉吉等言時日迫促閱卷未精請再展一日至第四日放榜至今爲例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性耿介流俗奢佚婚喪燕飲皆有則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章以紅雲布寄淳淳不受書其封識上曰古

之爲令拔茶植桑今之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弘治三年戶部以水旱災請免直隸等處夏麥秋糧

孝宗曰國賦固有定法然歲有凶豐凶歲義當損上益下若必欲一槩取盈倉廩則實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擬悉從之仍諭有司使貧民各沾實惠

○弘治時山西沁潞等處屯田被水災不及

典政紀聞卷十六

六

桂

分例不免糧

孝宗以其民饑困方發倉賑濟不可復徵特免之

○弘治三年十一月朔日遇冬至節改望日頒曆

○提督會同館主事是弘治五年春所設蓋因其時館夫有盜夷人財物者故也

○弘治五年大學士丘濬言經籍圖書載萬年百世之事今世賴之以古後世賴之以



今者也

太祖于未登寶位之先卽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一時儲積不減前代永樂中嘗遣脩陳循往南京取本閣所貯古今書籍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如故是兩京皆有儲書也今歷年既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乞勅閣臣委學士以下官一一比校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仍以水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爲記識於每卷之末永遠存照

勅南京禮部翰林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府書籍有無多寡全欠具數奏知量爲起取存留分派湊補又請于文淵閣近地別建重樓不用木植但用磚石將累朝實錄御製玉牒及干係國家大事文書盛以銅櫃度于樓之上層如詔冊制誥行禮儀注前朝遺文舊事與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鐵櫃度之下層每歲曝書先期奏請量委翰林院上官一員晒晾查

筭事畢封識內外大小門因事欲有稽者必須請旨不許擅自開取

孝廟嘉納之

舊例漕運船松木者五年一造給價六十一兩九錢楠木者七年一造給價七十七兩五錢俱軍三民七出辦乃後則漸求增加非復當時之例矣

○弘治五年十二月命禮部榜諭天下今後敢有私自爭身者本身并下手人處斬全家

邊遠充軍兩隣及歆家不舉首者同罪里容隱者亦治罪不宥

○弘治六年閏五月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言講官官不必高所貴實任苟非其人不宜濫置旣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講官小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聖恩時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奉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史二員給事中

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有先帝臨朝極嚴御史等官奏對不敢毫髮縱貸卽如大學士陳文侍講周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請自今凡進講差錯者勿得糾劾以仰成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

孝廟從之

○弘治間命太監李興等脩濬張秋河道各官初至祭河神天氣陰晦帛不能燃似焚不林桂

典故紀聞卷十六

九

林桂

之處宛然人面耳目口鼻皆具衆共駭歎林桂

使楊茂元奏聞於朝亦甚異也

○弘治八年三月山東撫按奏黜老疾不謹等官

孝廟諭吏部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辦事人才能否須歷任稍久方見今後有如此奏黜者本部酌量再奏

○大學士徐溥以祿賜所入於原籍宜興縣倣范仲淹之意置義田若一畝歲收租稅以助

族人婚塋之費定爲家傳之子孫恐條約

不關於部曹數目不籍于郡邑人心難合而

易離義事難成而易敗異時子孫或視爲外則不禁鄉鄰之侵或認爲分內則或啓族

人之訟乃言于朝乞勅戶部將所置義田文

冊用印鈐記發本管府縣存照候造冊之年

另以徐義莊爲名立戶造入本里帶管戶內

如有侵占爭訟者以官法從事庶幾家法籍

國法而永存百世子孫皆蒙休賜下戶部典故紀聞卷十六

典故紀聞卷十六

十

林桂

宜從所請

○三品官妻舊無祭弘治八年五月兵部侍郎

李介妻孺人林氏卒其子昆陳請特許之四

品妻無祭大理卿王霽妻恭人曹氏卒其子

泰具疏以請特予之

○孟子五十七代孫博士元請封贈其父母吏

部言八品官舊無封贈例詔特予之

○弘治時南京禮部尚書童軒言清軍一事雖

曰急務但所清之軍自武永樂以來遠者

百餘年近者數十載而身之存者少矣其子孫年深亦多更名避地不可卒識間有清出亦千百之一二耳所得之軍甚少所擾之民實多乞勅兵部轉行天下所司凡逃軍有經三十年以上者悉免清勾凡有願投軍籍者覆視無礙許於本處衙門註籍則民擾可除而軍亦易補矣

○弘治八年十二月司禮監以祭三清樂章命內閣改補進呈大學士徐溥言我朝合祭

地皆

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

太祖所親製不聞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臣等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於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且祖宗置文淵閣學士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其言而莫之違也故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仰承德音間于民情有干治相礙亦不敢苟且

應命以誤陛下不但章一事而已疏入孝宗嘉納之

○弘治九年春朝覲官陞辭

孝廟賜之勅內有云官之崇者任固重官之小者責亦專凡爾有司莫非天職勿以一事不脩為無損勿以一民不獲為不足憂勿以一郡一邑不安為無害於治大哉王言為人臣子者不可不繹思也

○世間草木花卉各有種類弘治間四川長

縣民家楠樹上生蓮花李樹上生豆莢亦

異矣

孝廟勵精政事恐諸司題覆耽延特諭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即看詳以聞者覆奏無過二日看詳以聞者無過三日事于他司須行查者無過十日遇有軍機重務及重大事情寬五日

○彭城衛千戶吳能以家貧出其女滿倉兒令張媼鬻之媼鬻於樂婦氏而紿言周官人

家後張轉鬻於樂工焦義又鬻於樂工黃璘璘使爲娼時能久沒其母聶氏聞之覓諸歌肆女怨母鬻已不復認聶與子政攘而歸璘贖以十金不從訟之刑部郎中丁哲訊得其實璘不服哲重加笞越數日死女斷歸聶璘妻訟於東廠太監楊鵬鵬奏之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不決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廷訊之始吐實都察院謂哲罪當徒女當杖刑部吏徐珪疏言哲斷女甚當而楊鵬之姪

於是女且以他事恨哲乃因此事欲陷哲三法司畏懼東廠莫敢辯明及朝堂問明乃此女止擬杖而哲反擬徒東廠之勢爲羣臣所畏如此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所獲其間有校尉挾讐誣陷者有校尉爲人報讐者有校尉受首惡之賊反以爲從却令旁人抵罪者惟用刑罰逼之誣服刑官卽洞見真情不敢擅更一字以今哲事觀之益復可信諸人冤枉豈不有傷天地之和

願革去東廠戮楊鵬叔姪謫鎮撫司於邊進哲一官以酬被誣受辱之苦其鎮撫司理刑不必專用錦衣衛官乞推選刑部主事一人共蒞其事珪贖罪畢爲民哲亦給璘埋塋之費革爲民

○弘治十年三月經筵畢上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御榻前上出各衙門題奏本日與先生輩商量溥等每本議定批詞錄於片紙以進上覽畢親批本

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有山西巡撫官本上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何如溥等對曰此事輕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又禮部本擬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因取本閱之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上曰就此商量豈不好既又指餘本曰此皆常事不過該衙門知

道耳命左右賜茶而退宜召顧問諄然有都  
俞一堂之風

○舊制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弘治時  
通政徐說欲媚科臣始用手本繼說者爲通  
叅夏崇文欲復舊制南科囂然効之而北科  
亦爲助駁

孝廟洞知其情竟不究其事

○國朝法古制兵最爲周悉十六衛親軍指揮  
使司不隸五府此卽古之南軍禁衛之兵也

典故紀聞卷十六

主

林桂  
三百今

其他衛俱屬五府此卽古之北軍征討之兵  
也永樂中曾設親軍指揮使司十二衛選天  
下衛所官軍年力精壯者常數千人屬御馬  
監更番上直委心腹內外官統領其盔甲器  
械俱異他軍成化以來勇士精壯者少其數  
乃至九千之上每郊祀駕出勇士盔甲與各  
營無異禁兵漸至廢弛此外雖有將軍圍子  
手不過早朝侍衛退朝卽散回家皇城之內  
防奸者無幾其守衛皇城各門官軍疲弊尤

甚弘治十年十月內兵部尚書馬文升以爲  
言請勅御馬監掌印官同提督勇士并四衛  
營太監將勇士并四衛操軍揀選精壯者  
次成伍選老成頭目領之常分番上直仍勅  
皇城守門內官鈐束官軍搜檢出入真得嚴  
禁衛之意

○國初立預備倉卽古常平倉遺意蓋支給官  
鈔和糴以備凶荒耳正統以後許將囚罪贖  
罪米收入然無定數成化以後始有每里

典故紀聞卷十六

十六

杜  
言八十

三百石或五百石之例然未有不及數之  
弘治以後復有不及數罰俸及降用之例夫  
不問其所取之由而但責其所積之數豈能  
無弊哉

○國朝列聖極重朝參無故不免弘治十一年  
十月甲戌夜清寧宮災

孝廟於次日昧爽遣內官召閣臣於左順門宣  
旨說昨夜清寧宮失火朕奉侍 聖祖母徹  
旦不寐今尚不敢離左右欲暫免朝參可乎

閣臣對曰宮闈大變 太皇太后聖心震驚  
皇上問安視膳誠孝方切事在從宜卽免朝  
一日可也乃命免朝

○弘治間

孝廟曾有旨命光祿寺置簿籍凡進上供物于  
宮中其餼金硃紅等器皿俱附寫驗入尚膳  
監并各宮直日太監照數發出如有損少聽  
提督太監叅奏該寺每季具損失之數以聞  
至十七年卿李鏊言本年春李進膳并脩

等項器皿共二萬三千三百四十五件未出  
命尚膳監將未出器皿查還本寺

○永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命將事平還朝  
後緣邊方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若地  
方有小警卽調本鎮兵馬剿殺不報捷不宜  
捷後來有撲殺或掩襲以取勝者或七八十  
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而併爲一路或二  
三日而詐爲一日槩以捷音奏報宣布于廷  
奏捷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于今而

濫觴極矣

○端門之左有直房五間係坊局官候朝公會  
及收貯卷箱之所凡東宮官屬侍班講讀亦  
於此伺候弘治十二年六月守門官奉御王  
璽等以爲空房奏討居住工部據實以覆得  
旨旣係各衙門公會之所今後不許奏討

○弘治十二年九月有旨諭內閣今後凡有擬  
票文書卿等自行書封密進不許今人代寫  
於是大學士劉健等言內閣之職輔佐朝廷

裁決政務中間事情誠爲秘密在 祖宗朝

凡有諮訪論議或親賜臨幸或召見便殿或奉  
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右造膝面諭如

宣宗屢幸內閣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座  
英宗視朝將罷不時面召李賢

憲宗嘗召李賢陳文彭時 上有密旨則用御  
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印封進  
直至御前開拆今朝叅講讀之外不得復奉  
天顏朝廷有命令必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

文書官管文書官方傳至臣等內閣有陳說必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至太監太監乃進至御前至于謄寫例委之制勅房中書耳目太廣不無漏泄緣臣等不習楷書字畫鈍拙不能一一自寫除事理重大者自行書寫封進其餘乞容中書代寫 皇上若有諮議乞照 祖宗故事或詔臣等面諭或親賜御批數字封下使臣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達事無漏泄

孝廟嘉納之

○弘治十三年四月御史楊綸陳時政疏內言今民力日困府庫日空乞勅各部備查近來比弘治初年如吏部增文職官幾何戶部增各官并各王府俸祿幾何禮部增供應并祭祀賞賜等項幾何兵部增軍職并柴薪皂隸幾何工部增工官并營造料價幾何各略具總數次第進呈親加裁抑按如此可以革冒濫之弊又可以止人主妄費之心

○弘治時羣臣陳言邊事有云各處僧道少壯者中間豈無忠勇如願報効許所在有司給以口糧差人伴送赴部給以什物許其隨伍立功事定之日仍給官錢爲娶妻室有功一體陞賞

○弘治十三年四月北虜入寇京師戒嚴兵部言京營提督各官任事年久間有衰疾及未副衆望者分別去留庶緩急得用

孝宗卽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上

各官疏親賜顧問以次裁決留英國公張璠等而解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兵柄至五月復召三臣於平臺出兵部推官疏逐名訪問面加裁決親書手勅令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提督三千營惠安伯張偉提督團營新寧伯譚祐罷團營專督神機營

○初天下都司衛所造完軍器解至京師皆貯之九門城樓以便關領後內官監太監陳良



始請內庫交收由是留難需索費用不貲大為解人之苦矣

○弘治時雲南礦脉微細各衛俱以礦夫包賠謂之夫丁乾認後以巡撫李士實言始免之  
○祖宗時法度甚嚴如弘治時郎中顧謐在校餘張通家飲酒令優人女粧為樂事發即令冠帶閑住今大縱矣

○弘治間吏部侍郎王鏊上禦虜事內言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今虜一入勾

典故紀聞卷十六

主

桂

則中外憂惶以為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為無事是與古異矣臣謂火節小王子不足畏而今之嬖倖亂政功賞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邊圉空虛民心離散深可畏也此語在今時尤甚

○京官舊例十年一考察弘治時以南京吏部尚書林瀚言法太濶略始定六年一考察之例

○南京各官舊張傘弘治時為御史郭紐所劾

命城中許張油傘不得用涼傘

○內閣舊無賜蟒者弘治十六年特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各一襲賜蟒自此始

○弘治時蘇州府崇明縣民顧孟文家鷄伏卵所出者猴頭而人形長四寸有毛能動而無聲亦毛孽也

孝廟一日坐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至出大同鎮巡官本謂之曰我邊墩臺賊乃敢挖掘

典故紀聞卷十六

主

桂

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彼被殺者苦何可言朕當與做主京軍已選聽征二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健等對曰皇上重念赤子一言社稷之福然京軍亦未宜輕動謝遷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

孝廟猶未釋然李東陽曰北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可待其定徐議



所向耳

孝廟曰此說固是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發免致臨期失悞皆對曰聖慮甚當乃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

孝宗之留心邊事如此

孝廟曾命工部侍郎李鏊等經略邊關召至暖閣面諭之曰邊關事重爾等須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卽爲增補官員不職者奏來處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聖意惓惓如此羣

典故紀聞卷十六

三

林桂

臣安敢有不盡心者

孝廟召大學士劉健等至暖閣諭之曰昨令李榮來說日講時講官說陳善閉邪陳字解作陳說未明止作敷陳乃可耳健等奏曰昨李榮又言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誠如聖諭曰他字也不妨昨偶言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書中原有非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論思輔導之職皆

所當言可傳與講官不必顧忌

孝廟御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諭之曰戶部覆處置流民事起用侍郎何鑑何以不會吏部健等對凡係本部承行事從前亦間有徑推者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

孝廟之明習國事如此

武宗初卽位兵部言各門門官太多科占軍士請遵詔旨一切裁革命皇城四門仍舊其餘

典故紀聞卷十六

三

林桂

各門自今以四員爲則不許增著爲令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兵部奉勅清查騰驤四衛軍士詭冒食糧者一萬三千九百有奇皆發原衛及京營操練自後內臣所進勇士必兵部驗送而後廩之五年復籍其人而覈其數著爲例

○正德元年十月部議文職陞俸終身帶支者但照原官品級上支如由正七品陞俸則終身止加從六品俸後復陞官不得隨品加支

○正德初禁官員人等勿得用玄黃紫三色民庶之家不許用紗羅紵絲

○正德初令京官三品以上用大扇四品以下止許用撒扇遮日

○正德初凡忤劉瑾意者輒下錦衣衛窘辱之有指揮牟斌者獨留心善視瑾怒杖之闕下勒令閑住

○劉瑾欲專權乃構雜藝於

武廟前候其玩弄則多取各司章疏奏請省以

典故紀聞卷十六

王五

彭惠案  
三百七十三

武廟曰吾用爾何爲而一一煩朕耶宜亟去如是者數次後事無大小惟意裁決不復奏即詔旨亦不令之知矣

○正德三年三月戶部請發年例銀于各邊得旨各邊既設屯田又有各司府歲輸糧草夫順以前初無送銀之例其例始于成化二年蓋因警報或以旱潦事變相仍行權宜接濟之術耳其後遂爲歲額且屢告缺乏得無盜取浪費之弊耶戶部其會官查究事端議處

### 經久長策

○正德初御史周熊查覈遼東屯糧言遼左二十五衛原額屯田二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五十畝該糧六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五石今田止一萬二千七十三頃該糧二十四萬一千四百六十石外給操練舍餘田二千三百一十四頃該糧三萬七千二十四石又地畝田園之類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三頃該糧五萬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創法徵之以

典故紀聞卷十六

王六

三百七十四

補屯糧者今查新增田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頃該糧一十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六石通共四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一石較之永樂間田多一萬八千三百五十頃而糧反少二十八萬三千七百五十三石其永樂年徵之屯軍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細相折該去糧一十三萬六千七百七十石實少糧四萬六千九百八十三石皆常操軍承種迺故屯田從輕徵收之故耳又永樂年間常操軍士

一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二千有餘給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足用今軍止八萬有餘皆仰給於倉邊外之田無復敢耕軍餉告匱實由於此讀此疏則舉一鎮而各鎮可知延至於今歲增月益夫賦有定額而邊餉無定額國儲安得不竭竭則何以措手司國計者不可不一嚴核之也

○王府祿米多預支及病故輒乞免還官正德時有旨今後祿米俱按季關支未及期而支

者巡按御史究問以聞

○正德四年九月兵部侍郎胡汝礪丈量過公侯伯指揮等官張懋等莊田地共一千八百餘頃得旨公侯伯等官既有常祿在外莊田徒使利歸佃戶家人卽今邊儲缺乏各官豈無憂國足邊之心查出土地宜照例起科革去管莊人役各家願自種者聽不願者撥與附近空閑舍餘種納還量地利厚薄以定則例令各邊查出地土視此令行之

○正德時湖廣巡撫都御史王綸以歲累侵預備倉已竭欲禮勸富民納粟賑濟有不從者疏聞究治

武廟曰勸分固救荒權宜之法但近年逼迫太甚民情不堪其令鎮巡官再行斟酌須富室樂從不可強之

○正德時四川賊作亂時官兵脆弱調永順保靖兵征之所至剽掠甚於流賊賊嘗謂居民曰我來梳汝兵未篋汝矣

○正德七年黑青見形兼赤黑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風行有聲夜出傷人有至死者初自河間順德漸及京師人夜持刀斗相警達旦不敢寢踰月始息

○正德十年神武右衛副千戶王玉以報獻銀礦不實坐斬死獄中其子生員銘請襲職兵部言玉未決而死若銘得襲何以懲惡遂謫充本衛軍

○內閣藏書甚多然歲久不無殘闕正德十年

冬大學士題請令中書舍人胡熙典籍劉偉與原管主事李繼先查對校理由是其書爲繼先等所盜亡失愈多矣

○正德十年科道官奉命選營衛官軍是時食糧官軍三十八萬四千七百四十五人各監局門廠等處役占奏准免選者十八萬一千人從征者二萬九千十五人逃故者萬五千四百五十二人團營所存者十三萬四千九百八十三人而中選者僅二萬三千三百一

十三人

典故紀聞卷十六

二十九

一百六十九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六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七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 奇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嘉靖初給事中顧濟言 陛下首闢言路羣臣莫不因事納忠以贊成新政然高遠者似涉於迂濶切直者或過於犯顏若怒其犯顏則言必不入視爲迂濶則計必不行如此而欲忠言日聞不可得也

典故紀聞卷十七

乙

陸

三百十四

○嘉靖初詔都察院申明 累朝禁例凡都城內外詐冒皇親太監名目攔截橋道私開店舍指稱內府包攬錢糧者令巡城御史及廠衛緝捕究治枷號發遣

○嘉靖初給事中顧濟言 陛下臨御以來首剪羣凶天下稱明然奸黨尚存陰謀變幻或乘機會以傷善類或借鷹犬以快私讐或執邪說以拒正論或假言事以動朝廷未敗者思固寵既敗者幸復全此治亂安危之機不

可不畏按此疏所云凡爲權奸者皆然不獨嘉靖初矣

○嘉靖初光祿少卿孫鏗言上供器皿多留中不發

世廟曰光祿寺供應器皿俱係小民脂膏造辦甚爲可惜旣在宮者令盡數發出以後每日照原進數發與該寺官厨收領仍令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損失欠少指實叅奏

○弘治時內府供用庫歲派青白鹽十七萬五

典故紀聞卷十七

二

百六十七

千斤正德以後加至三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嘉靖初以御史鄭光琬言始復弘治舊額

○嘉靖初海西弗提衛進一小豹子却不受仍治遼東都指揮違例濫收之罪

○嘉靖初巡倉御史劉寓生言運糧加耗之弊有曰太監茶果者每石三釐九毫歲銀一萬五千六百兩曰經歷司曰該年倉官曰門官門吏曰各年倉官曰新舊軍斗俱每石一釐

共銀一萬六千兩曰會錢者曰小盪光銀者各每石一分共銀八萬兩曰救斛面銀者每石五釐計銀二萬皆民膏血也乞痛革其弊世廟命內外總督糧運等官嚴行禁革違者重治以罪

○嘉靖初甘肅巡撫陳九疇議內帑銀募軍戶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鎮軍原額七萬有餘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旣衆則餘糧亦多宜卽以逃軍所餘之糧爲募軍月糧諸費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

百六十七

世宗深然其言今各邊動稱無兵何不倣此例行之也

○嘉靖初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民饑殊甚考古荒政可行於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防奸至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俗咸謂不便蓋緣曾有舉於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主者勢不能給致民相聚而死遂謂此法難行臣今總計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都大縣

設粥十六所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  
諸所設粥處約日盆舉凡以饑來者無論本  
處隣境軍民男婦老幼口多寡均粥給濟起  
今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米不過十六萬  
石銀十六萬兩可活人二十餘萬取用有數  
未至太糜賑恤有等不至虛費此法一行垂  
死之人晨得而暮起甚效甚速其功甚大戶  
部覆此法不特宜於南畿宜通行天下災荒  
處所一體施行

○內官監收白熟粳米科索無厭大率正糧一  
石加費二石始獲批單嘉靖時以應天巡撫  
吳廷舉言始令今後內官監收糧悉如故事  
每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外多收軍餘人等有  
仍前巧立名色科索民財者如法究治

○嘉靖初吏部侍郎胡世寧言人君大德曰仁  
曰明日武然三德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  
成之也譬如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  
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若武則雷霆時

可一震而已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傷物必多  
而天威褻矣故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  
明過則察明猶可過而武決不可過也武過  
則殘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悉下司寇問理  
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奸不能惑  
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廷辱之以箠楚或有  
偶斃雷霆之下者遂傷日月之明大爲天地  
生成之累矣

○嘉靖時吏部尚書廖紀言 祖宗朝人材未

必如今日之盛而當其時士習淳朴絕無僞巧  
勉脩職業不務虛名故事治民安國家賴之  
正德以來士多務虛譽而希美官假恬退而  
爲捷徑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職業不舉或因  
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輒假託養病致仕  
甚有出位妄言棄官而去者其意皆藉此以  
避禍掩過爲異日拔擢計而往往卒遂其所  
欲以故人怠於脩職巧於取名相效成風士  
習大壞

世廟是其言令自今有假託養病致仕者俱不惟京官衰朽方准致仕真病者方准養病有不奏棄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許該部科道及撫按官糾舉罷職不叙

○嘉靖初致仕刑部尚書林俊言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三五臣容厚綿底衣重氈疊氍毹然且卧床數月而後得痊正德時逾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釀有末年諫

典故紀聞卷十七

六

三百六

止南巡杖死之慘幸遇新詔收卹士氣始回臣又見成化弘治間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好生打著問喇唬殺人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司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失舊典非 祖宗仁厚之意

世廟於萬機之暇留心篇章嘉靖五年六月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琚賈詠入見各作一詩相勗賜宏詩云曉茲忠良副倚賴

舜臯彷彿康哉賡朕續大服履昌運天休滋至卿其承沃心輔德期匪懈未讓前賢專令名賜琚詩云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卿以廷薦入性資特剛方在木類松栢在玉如珪璋可否每獻替忠實無他賜詠詩云卿本中州俊簡在登台衡君臣際良難所貴德業并朕固亮卿志夙夜懷忠貞卷阿有遺響終聽鳳凰鳴賜一清詩云邇年西陲擾起卿督邊方寬朕西顧憂威名滿華羌予承 祖宗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七

三百六

緒志欲宣重光卿展平生猷佐朕張皇綱○嘉靖時都給事中周瑯言律令所載凡逮繫囚犯老疾必散收輕重以類分枷紐薦席必以時飭涼漿暖匣必以時備無家者給之衣米有疾者給之醫藥淹禁有科疏決有詔此祖宗良法美意今無論輕重槩爲幽囚動引歲時主者苦爲讞覆之煩吏卒憚於防閑之久奏未成而罪人之骨已糜矣伏乞嚴爲禁約酷吏知警而民命無枉



世廟深然其言令今後中外理官務平心推鞠不得任意出入以致冤濫在外責之監司在京令部院及科道糾察但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卽黜爲民卽才守可觀不許推薦務期用刑得中以稱朕欽恤之意

○嘉靖時侍郎張璁等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清平獄訟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賊詰訪奸宄也夫職業之廢謂之曠官

典故紀聞卷十七

八

百八十四

職掌之奪謂之侵官今後凡貪官冤獄仍責之法司提問辯明若有隱情曲法聽厥衛覺察上聞凡盜賊奸宄仍責之廠衛緝訪捕獲然必審問明白送法司擬罪上聞庶於事體爲當

世廟深以爲然詔如議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自桂萼始

○正統間以學士一人在內閣專管誥勅後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至用尚書兼學士如石

珪侍郎兼學士如賈誼輩掌管至嘉靖六年侍郎溫仁和得請歸省乃以張璁議始革不補

○嘉靖時

世廟因大學士楊一清言八府土田多爲各監局及戚畹勢豪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使民失其常產有旨八府軍民徵糧地土多爲奸人投獻勢家朦朧請乞逼取地租雖有勘斷終不明白民失常產何以爲命京畿如此在外可知宜令戶部推侍郎及科道官

典故紀聞卷十七

九

二百九十四

有風裁者各一人領勅往勘不問皇親勢要凡係濫請及額外占奪民業曾經奏訴者查冊勘還各項草場亦有將軍民地土混占者一體清理外省令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家惟 祖宗欽賜有籍可據則已凡近年請乞及多餘侵占者皆還軍民各處勢要亦有指軍民世業爲拋荒獵而有之皆宜處置事竣具上其籍戶部務綜其實以副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有畏避權勢保私蔽公者以



狀聞

○嘉靖時禮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尼僧道姑有傷風化乞將見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聚年老者量給養贍依親居住其庵寺拆毀變賣勅賜尊經護勅等項追奪戒諭勲戚之家不得私度

世廟是其言因諭獻夫曰昨霍韜言僧道盛者玉道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無度牒者其令有司盡爲查革自今永不許開度及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十

三

私勅寺觀庵院犯者罪無赦

○嘉靖時大學士張璁言景泰初尚書于謙設立十二團營最爲緊要日久漸廢至正德間江彬用事引邊兵入內操練而團營之法益壞今虜寇宣府欲選京軍征討十二萬人選不滿二三萬蓋由強壯者役占權門瘦羸者掛名影射夫戶部糧冊十二萬不闕一人而點選兵冊僅僅若此設有警變何以備之乞勅權要私占軍丁者清出補伍以充十二萬

原數而量爲精選以備先鋒無事之日如法操練有事之日卽奉命啓行則營伍充實京師有備矣

世廟嘉納之

○嘉靖時都察院左都御史胡世寧言書曰詞尚體要律曰陳言事理金要直言簡易不許虛飾煩文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刪煩就簡故君上得以親覽無遺及

武宗之時不親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刪

典故紀聞卷十七

土

三

削惟聽吏胥全具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數紙雖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讀一過者乃以上勞君父爲治之體豈宜如是乞申勅內外諸司凡事當奏題者務照弘治以前舊規刪去煩文務從簡要不許全錄往來文移而部院議覆者亦必撮其要語使無贅詞又無失事庶幾少便省覽

世廟深然其言令諸司章奏不許煩詞第宜明白開陳要旨庶易省閱

嘉靖時加張璉少保兼太子太保桂萼太子太保時方有事 郊壇二臣請候廷謝畢乃敢受命

世廟曰古者人君接大臣無時上下乃交翌日扈從齋宮即可出謝不必陛見

○嘉靖七年提督團營官查上十二營官軍原額一十萬七千有奇今止五萬四千四百有奇馬原額一十五萬二百餘匹今止一萬九千三百餘匹且其中病憊厯瘠者過半營務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十三

三百六十八

廢弛莫甚此時今承平日久其廢弛又不止此矣

○嘉靖時大學士張璉言成化以前誥勅之體猶爲近古其於本身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並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言之無費詞當之者無愧色近來藻情飾僞張百成千以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殊非事體

世廟是其言令自今誥勅務崇簡實不許競飾浮詞致褻制體

嘉靖時給事中陸粲覈實壩上等牛馬羊房見在頭畜共三千九百七十七歲應用料豆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五石有奇草九十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數減料一十四萬二千餘草四百六萬一千餘蓋自有馬房以來糜費侵漁不知有幾根盤勢據莫敢誰何世廟報曰各馬牛房宿弊非止一端蠹國害民長奸惠惡莫此爲甚自今敢有復蹈前弊科道官及緝事衙門卽指實叅奏處以重罪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十三

三百六十八

○嘉靖時詹事霍韜言舊例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招游民墾邊地藝菽粟歲時屢豐粟石值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得八引之利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粟於戶部由是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途輟業而歸邊地

荒蕪米粟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今欲足邊糧其復輸粟之舊制乎按輶此議最是

○嘉靖初詹事霍韜言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因備查得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二十三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

額四十一萬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此皆欺隱於小民者也洪武初戶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至弘治四年僅九百一十一萬洪武初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有奇至弘治四年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宜少而多承平宜多而少何也又按天下藩府洪武初山西惟晉府一王歲支祿一萬石今增郡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則加八十七倍矣舉山西而

天下可推也又按天下武職洪武初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至八萬一千餘員增四倍矣錦衣衛官洪武初二百一十一員今一千七百餘員增八倍矣戶口日減費用日增可不思所以處之也

○嘉靖時兵部侍郎王廷相言備荒之政莫過於古之義倉若立倉於州縣則窮鄉就倉旬日待斃臣以爲宜貯之里社定爲規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爲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

下戶捐粟多寡各貯於倉而推有德者爲社長善處事能會計者副之若遭凶歲則計戶而散先中下者後及上戶上戶責之償中下者免之凡給貸悉聽於民第令登記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官府編審之煩亦無奔走道路之苦矣

○嘉靖時以工部尚書李鏊營求得諡不協公論并贈官俱革因詔大臣家子弟有託爲求文公行賄賂營求贈諡廕官者緝事衙門訪

實奏聞處治

○嘉靖時

世廟因災荒勅諭都察院內一段言朕近因民窮屢有蠲貸之命聞所在官司仍徵又催之者夫官免之意在裕民却乃如是論財則官民兩不獲上擁虛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著議處考究其有欺隱及不遵的從重治罪按此弊在今爲尤甚

○嘉靖時都給事中夏言奏國家舊制給事中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十六

言八十七

有缺止於進士三十以上者選補弘治間始以行人博士兼選正德間始以推官知縣兼選正德末年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蓋中大臣陰爲沮止輒以未經世故爲言夫古之人固有未嘗徒勞州縣而經綸素具又有致身台輔而功名反損於治郡者人品才器不可一律拘也况朝廷設立言官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量當取其慇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有廊廟珪璋之度不當取其簿書米鹽之

能司馬光曰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

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臣以爲當以光言爲取人之則用臣言求建官之體若徒以老成諳練爲言是不過欲得脂韋婢阿愛身固祿之流利其不爲已害而已○兵部尚書王瓊嘗言中國之於夷狄順則撫之然撫之過則納侮逆則拒之然拒之甚則黷兵天下事惟有是非兩端夫苟知其爲是而必可行又計後來之成敗而不果於行未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十七

言七十八

有不誤國殃民者也

○雲南羈縻之地洪武永樂間原無鎮守太監後來始設大爲地方騷擾嘉靖九年以雲南巡按毛鳳韶言裁革

○嘉靖時御史胡效才以父璉任都御史奏當

迴避

世宗曰大臣子弟任科道官者以迴避改授翰林皆近年陰厚私弊效才惟於在京別衙門相應職事改授以後俱照此例行

○常朝後閣臣由東陞上侍立御座東錦衣衛官由西陞上侍立御座西翰林院官日輪一人捧勅在閣臣後候承旨俱自嘉靖九年始

○嘉靖時朝官失朝者三百人

世廟下法司議法司請量加罰治

世廟怒其曲護命三次不到者俱送法司逮問

○文華殿東室舊設佛像

世廟惡其不經撤去之乃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九龕南向周公孔子二龕東西

向自爲祭文行安神禮

世廟御文華殿西室諭大學士張璁卿可示萼鑒時縉鼎臣誥孔暉言潮人各以經書大旨一章講解之尤要交脩之實啓沃之誠切於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爲目前緊要者來陳勿相通謀人各自獻其誠庶不負朕所望越數日諸臣乃各撰次講章以進

○嘉靖初停止納銀入監事例而蘇州猶起送生員方世儒等至部戶部以爲言得旨納粟

係一時權宜本非正途矧令京官及方面子弟增銀告納是導之貪也剝民害國將靡有止極殊乖政典久已停寢何得違例起送世儒等俱遣歸給還原納銀兩諸承行官吏悉令巡撫官逮問

○叅議顧璘養親致仕矣後起家爲浙江叅政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養親數歲復起浙江左布政未之任復推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復乞養親

世宗曰顧璘原係致仕養親官吏部如何連陞爲叅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却又推陞布政未幾又推巡撫乃復以親老爲請非人臣事君之道璘仍以原任布政職銜致仕內外大小官員凡有託故養親養病在家安坐超陞不復供職者皆冒濫君恩全無臣子之義金革去新銜閑住不許起用

○嘉靖十年大內東偏火延燒東西十四連房俱盡

世宗諭大學士張璁曰宮中地隘而屋衆且貫以通棟所以每有火患聞南京宮中諸門皆磚砌不用木固知聖祖慮深今所燬者不須依舊式未燬者量爲規畫務使道塗踈豁堂舍整簡勿令相近門俱如南京制斯免驚擾耳

世廟嘗語張孚敬曰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之當慎他處則猶家禮然且漢文之召賈生因語久而爲之前席今亦稱美故君臣

典故紀聞卷十七

二十

忠

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盡禮昨見退遜太過恐非輔臣之於君者夫何謂輔導大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訓教輔以德義保其身體此則不可在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卿有所入奏無拘時而來面相計處庶裨交脩俟朕性志有定方可廣接他人庶有所酌別賢否耳

○嘉靖時吏部言國初設國子監官專取問學優長德器老成者任之使生徒有所觀法以

爲成材之地邇來進士外選者輒求改監職苟歷年資遂得內補以賢關爲捷徑非祖宗立法養士之意且今進士之科皆若此輩則民社之責屬之何人自今宜著爲例有補外而求改監職者非才力不及則學術不正不得擅改京職以長奔競

世廟深然其言命如議禁革著爲例

○嘉靖乙未正月雪

世宗諭閣臣禮官曰今日欲與卿等一見但蒙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

江

天賜時玉耳禮部尚書夏言因言以時玉語雪實前所未道足爲文訓因作天賜時玉賦以獻

○嘉靖十四年秋

世宗諭禮部尚書夏言朕宮左右小殿東貯冕弁西藏書史欲懸以額卿可擬名來聞言擬左曰端疑右曰懋勤以進

世宗覽而悅之曰卿所擬取端冕疑旒懋學勤政意義甚善遂遣中使賜言白金彩幣

○禁內舊有大善佛殿中有金銀佛像并金銀

函貯佛骨佛牙等物

世宗欲撤其殿建 皇太后宮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入視基址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瘞之中野以杜愚惑

世宗曰朕思此物智者曰邪穢必不欲觀愚者以爲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豈無竊發乃燔之於通衢燬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頭牙骨凡萬三千餘斤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

二百八十五

○祭啓聖祠舊皆國子監堂上官禮嘉靖十五年秋祭祭酒呂柟司業童承叙俱有期服乃以學士張璧代之

○內閣規制舊甚狹隘嘉靖十六年

世宗命工匠相度乃與大學士李時等議以文淵閣中一間恭設御座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於南以爲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勅房內裝爲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勅房南面隙地添造捲棚三間以容各官書辦而閣制益

備矣

○嘉靖時御史游居敬請禁約故兵部尚書王守仁及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所著書并燬門人所創書院戒在學生徒勿遠出從游致妨本業

世宗曰若水留用書院不奉明旨私自勅建令有司改毀自今再有私勅者巡按御史叅奏比年陽倡道學陰懷邪術之人仍嚴加禁約不許循環襲致壞士風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

二百八十六

○嘉靖十七年命皇親指揮以下千百戶等官俱得陪祀 郊廟不在武官四品例著爲令

○嘉靖時定遠縣生員黃淮獻大明中興頌有旨令厥衛五城禁各處游民及罷黜生員潛居京師建言希用者

○嘉靖十七年詔書內一款士大夫學術不正邪僞亂真以致人材卑下文章政事日趨詭異而聖賢大學之道不明關係治理要非細故朕歷覽近代諸儒惟朱熹之學醇正可師



○祖宗設科取士經書義一以朱子傳註為主比年各處試錄文字往往詭誕支離背戾經旨此必有一等奸僞之徒假道學之名鼓其邪說以惑士心不可不禁禮部便行與各該提學官及學校師生今後若有創為異說詭道背理非毀朱子者許科道官指名劾奏

○嘉靖時都御史王廷相言古之君子難進易退寧自守以俟時無寧毀道以求進故足以康濟世務風勵時俗也今士風與此殊異一

典故紀聞卷十七

二四

三

登仕宦之途卽存僥倖之念諂諛賄賂無所不爲遇一官缺必有數人競爭於是京師有講搶攘之譏而廉耻掃地矣夫恬靜君子也奔競小人也奔競進則恬靜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無君子矣其爲世道不祥莫大焉

○嘉靖時御史聞人詮言今時文體詭異已極乞申飭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責督學憲臣次責場屋考校等官

世宗報曰自後遇鄉試禮部必詳閱試錄與各生公據有仍前離經叛道詭辭邪說者則治監臨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爲民

○嘉靖時建安王宸瀟遣校尉張益賫奏至京授之秘札囑以賁緣關通之謀益藏奏牘中遂誤徹御覽詔下法司逮問於是禮科言近日各宗室章奏煩瀆多由奸徒撥置營差入奏厚賫金帛潛往京師例外比例恩外乞恩謀畫萬端期於必得往往借口關節侵牟無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五

三

算欺蔽宗室汙辱朝士請嚴爲禁例

世宗乃詔諸王以後務自點檢戒諭宗室敬遵祖訓一切事宜必與令甲相合方許遣奏如有法外乞恩再三奏瀆者所司卽劾奏之具奏使事竣不還延至半月以上者捕治不貸

○嘉靖二十四年詔有司官賢否止據撫按舉劾政體歸一今後總督清軍巡關等官止於專職所屬論列不許一槩混及

○嘉靖時都給事中葉鏗言今之談邊事者無



出脩邊召募兩端然自有虜患以來當事諸臣建議脩邊耗費帑藏無算而虜入不能捍禦虜退不能邀扼邊牆果足恃乎沿邊衛所軍有定額皆計口給糧軍亡而額存可以勾補額虛而糧存可以召補今悉置不理而徒以召募充數尤爲失策請自今稍節脩邊冗費爲養軍賞軍之資罷擺邊軍士爲哨探守堡之用仍備查各邊軍原額之數汰去老弱簡精壯者更代則召募可無行而邊備自實矣

○嘉靖時給事中楊允繩言古者立郡縣之等明銓序之品所以人與地相適今宜劑量政務煩簡地方邊腹道里衝僻列三等爲銓除中有請托規避者痛加裁抑至於履任後人才地方或未相宜又有出於銓擬所不及者令撫按官奏報改調則人才各適於用銓擬漸趨於平矣按選法莫善於此疏莫不善於今之掣簽

○嘉靖時戶部尚書潘潢因鎮巡官以召募新軍疏請加餉言國初各邊錢糧取辦民屯二種馬料取之採青牧放歲有常供未嘗告乏邇者民糧逋負屯種廢弛而動請內帑虛腹心以奉四肢非完策也乞行巡按御史先查各省起運錢糧各衛所屯田子粒別其積欠嚴限催徵是後會計歲用先儘民屯二糧開中鹽引及各稅課等項通融計算裒多益寡或有非常蠲減方許奏發帑銀庶邊臣奏討之煩非所慮矣

○嘉靖二十九年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浸不桷若然原額軍尚足三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旣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過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比者醜虜深入守城出戰動稱無軍其見在者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永甲

器械取給一旦臣以爲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之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統綑不閑軍旅平時則役占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矣將領惡其害已率從中阻撓軍士久習驕惰輒倡流言清理未半復從中止彫敝至極我皇上親見其害矣宜差風力科道通查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見在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著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加意練習勿爲羣議浮言所搖庶幾營務可飭矣

世宗以其疏陳積弊皆是於是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以仇鸞爲之贊理軍務文臣一員以復祖制以一事權仍令兵部會官定議兵部會議言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其始止合大小教場以

訓練五軍將士而已永樂初立五軍營操練官軍專備征伐戍守之用三千營司寶蘇令旗神機營司神槍火器謂之三大營五軍神機二營俱有中軍左右掖哨五軍營三千營俱有五司至於千二圍子手幼官礮忠等又俱有營附於五軍營中而各有司焉時營無不知兵之將將無不練之卒然且有御前試驗及按月開報之條以賞罰懲勸之所以兵休而不驕兵用而不困正統末尚書于謙見五軍營軍士精壯老弱參處就中挑選十二萬團操爲十二營立爲奮武等名以別其號總以提督以重其權十二營內莫不各有三大營至於老弱存留大營遂爲次撥亦應變濟時之權也至正德而東西官廳之制立焉其法就十二營中挑選精銳另設總兵參將統領各邊奏請待報啓行是十二團營又爲老家而兩官廳又爲團營也至於今日則兩官廳之兵又未必精營日分而愈弱軍日選

而僉獎官多則占役者重而軍士疲於奔走  
營分則稽查爲難而軍士易於隱蔽因條爲  
興革六事

世宗命如議遂革提督監槍內臣旣而仇鸞復  
請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  
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  
營官一員爲正兵叅將二員爲奇兵正兵以  
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從之

○嘉靖時兵部尚書聶豹言唐臣陸贄謂中國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

忠  
二百九十五

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  
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是以脩封疆守要害  
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  
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大至則邀其  
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  
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  
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此萬全之術也  
○嘉靖時延綏巡撫王輪言陝西四鎮邊備自  
嘉靖十年查覈今經二十餘年士馬日耗糧

餉日增如延綏鎮舊設軍六萬六千餘名今  
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  
千餘匹歲用五十六萬有奇計浮費不下一十四  
萬寧夏鎮舊設軍四萬四千餘名今止二萬  
八千餘名馬二萬四千餘匹今止一萬二千  
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計浮費不下十萬  
甘肅鎮舊設軍四萬五千餘名今止三萬五  
千餘名馬二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八千餘  
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固原鎮舊設軍七萬  
九千餘名今止一萬一千餘名馬三萬五千  
餘匹今止八千餘匹歲用三十四萬有奇計  
浮費各不下一十六萬求其增費之源與耗  
散之弊有逃亡倒失朦朧濫支此破冒積習  
之弊通負侵沒因緣爲奸此徵解積習之弊  
報警則以小爲大出師則以少爲多地里遠  
近日期後先或可緩先發或應掣故留此  
調積習之弊使車賓旅實繁有徒供給饋  
冒支儲胥此支放積習之弊夫額外之費隨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

江  
三百六十八

已日增法外之奸從而日蠹卽竭內地之財以供邊愈加而愈不足矣

○嘉靖時御史屠仲律言諸將禦寇不善用兵之弊先發後行尅期始動前軍未起先聲已聞弊一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實行突進動陷伏中弊二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弊三兵不專一主客雜聚猝遇狡賊易衣變飾突然前來不能別識弊四兵無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猝然命官本以烏合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十一

三百五

之人率以未經識面之將弊五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鎮之慮畏敵而不畏將弊六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弊七糧糗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卹未至枵腹待斃窮愁思歸弊八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謹然而散雖悍夫勇士以無援而力屈或先奔而膽喪弊九九弊不除雖貴育執戈莫能濟矣

○嘉靖時給事中游震得疏陳營務部覆言其

不得旨營兵宜如舊以後諸臣建白窒礙難行者部臣毋得依違題覆既行輒易

○嘉靖丙辰遣官冊封脩撰陳謹給事中徐應郭立彥俱後至詔下鎮撫司逮問謹謫爲惠州府推官應立彥俱按察司知事而以編脩呂旻給事中湯日新紀公巡代之

○嘉靖時會薦邊才御史羅廷唯言臣觀朝廷近日以邊材爲急而諸臣所舉有不盡然者所舉大臣不曰曾藏萬兵則曰籌決千里所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十一

三百五

舉武臣不曰身經百戰則曰雄當萬夫是寸劉基百徐達並生於一時其去言官初議失之遠矣甚或鑽刺方行而此舉適有以投其機罪過已深而此舉反有以籍其口遷延日久而此舉復有以招其來是因明詔以開倖門有志之士羞與爲伍陛下安得而用之臣嘗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知兵矣居延敗而遷受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知兵矣街亭一敗而亮落相職古人慎重兵事立法

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絜其人之短長薦人者不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若謂人才難得姑且試焉則兵者危事以庸才試危事所傷益多此臣所以重爲國家惜也

世宗嘉納其言切責諸臣舉薦泛濫吏部題覆依違之罪所舉竟不果用 祖宗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賊之例未有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間流賊倡獫狁始調許泰邵永等領邊兵殺賊繼而江彬統宣大兵扈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四

三百九十四

武宗南巡識者憂之隨有大同叛卒之變庚戌後仇鸞奏遣四御史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歲兵十八枝鸞自領防護京陵猶未守劄鎮也至何棟任總督奏劄鎮選兵馬未完暫借二枝防守待劄兵練完撤還至王忬却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布擺守各牆又將遼東全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虛入邊搶殺一空調兵之害如此

世宗曾因部臣言詔劄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令兵部詳議議上復詔劄鎮不遵旨練兵而恃調兵倖虜不至輒相玩怠今諸兵頓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糜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多寡操練與否限一月還奏

○嘉靖時光祿歲用銀計三十六萬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五

三百四

世宗以爲多疑有乾沒乃諭內閣今無論 祖宗時兩宮大分盡省九嬪僅十餘宮中罷宴設二十年矣朕日用膳品悉下料無堪御者十壇供品不當一次茶飯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閣臣對 祖宗時光祿寺除米豆果品外徵解本色歲額定二十四萬彼時該寺歲用不過十二三萬節年積有餘剩後加添至四十萬近年稍減乃用三十六萬其花費情弊可知而冒費之弊有四一傳取錢

糧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討莫敢問其真僞一內外各衙門關支酒飯或一人而支數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飯尚支者一門禁不嚴下人侵盜無算一每歲增買礮藥數多臣查得會典內一欸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御史一員照刷具奏內府尚膳監刊刻花欄印票遇有上用諸物某日於光祿寺取物若干用印鈐蓋照數支領進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記歲終會計稽查此一例不知何年停罷若

查復舊規則諸弊可革矣乃切責該寺官而添差御史月籍該寺支費進覽

○嘉靖三十八年給事中龔清言太倉之財歲以千萬計中間請乞頻仍給予汎濫乞勅提督侍郎月具銀庫內外出入之數務在簡易明白一覽可見羸縮各司自當畏懼撙節而所省不貲矣詔可太倉銀庫之月報出納自此始

○九邊舊無客兵止有主兵歲派民運屯鹽足

以自給後因民運多逋屯鹽漸弛又客兵調遣不常遂致奏計數多中間糜耗特甚世宗一日諭戶部曰朕見諸邊疏請內帑想初因急需後遂援爲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必慎度以給聖心之明見如此

○嘉靖時薊遼總督許論奏密雲昌平二鎮年例餉金俱防春用盡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於是戶科都給事中鄭茂言各邊錢糧虛糜之甚奏討之多莫有過於薊鎮者臣查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密雲止八九萬今三十四萬有奇昌平鎮止三五萬今十四萬有奇何前後懸絕如是夫春防小警爲費若此防秋何以加之諸邊效尤又何以應之論在鎮三年一卒未練而糧餉獨倍往昔豈無侵冒之弊宜勅大臣風憲官赴邊計議較數歲之中酌爲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得有所執世宗是其言今論回籍聽勘

○總理宣大糧餉侍郎霍冀等言奉旨勘上薊

○客兵糧餉不敷之數言薊鎮主客錢糧自二十九年而京運始發至三十九年而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萬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二三萬矣蓋緣往時薊鎮主客止四五路今則增為十區而副叅游守增添數倍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兵調遣今則山陝遼保分番征調矣往者在

邊止於防秋今則戍守無虛月無虛歲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嘉靖時廷臣議上理財事內一欵言國初歲派邊儲足供歲用原無請發帑銀之例後緣邊疆多警或廣召募或增營堡額派錢糧支費不敷不得不仰給於京儲然考嘉靖十八等年各邊歲發僅及五十九萬今且增至二百三十餘萬蓋近來各邊或無故調遣或假名按伏因而乾沒其費不貲司計者將何以

應之宜行各督撫官親詣各城從實揀選汰其老弱虛冒以還先年主兵原額諸所新設營壘查非要害盡當隨宜省併

世宗報曰近年邊餉侵冒多端各督撫官正已率屬釐革積弊違者聽部臣并該科叅治

○舊例烏思藏請封皆遣番僧為正副使而以通事監之嘉靖四十二年遣番僧遠丹班麻等封闡化等王比至中途肆為騷擾不受通事約束禮部因請自後諸藏請封即以誥勅付來人賁還罷番僧勿遣封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

世宗一日問閣臣曰今取戶兵工三部銀四萬兩犒薊鎮春防官軍一次可乎閣臣對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為例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銀賞則以待有功世宗深然之曰賞罰非細事正因無知生怨難耳今惟足實糧草依時給與乃可久行

○先年夷人入貢無遣官伴送之例嘉靖三十



八年以驛遞毆傷貢夷始議遣通事序班俸送其後伴送序班往往導誘諸夷百般需索因而乾沒恣爲奸利嘉靖四十三年秋序班陶貴伴送海西夷人至三河侵暴特甚爲驛丞楊粉所奏乃詔自後三衛海西諸夷入貢薊遼督撫選委官舍押送革伴送通事序班以兵部聽差指揮千百戶一員代之

○舊制在京各衙門食鹽歲遣撥辦吏一人下場收買吏倚官勢往往倍收爲奸利沿途私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卑

三百〇七

販莫敢詰捕巡鹽御史乃請令運司食鹽較定斤兩築包於司俟支鹽人役至數包予之自外不許別有夾帶諸役亦不許自行下場違者論如律各役既無所獲利而一應納鈔餽輓之費悉其所出多坐累不支至有棄役逃去者嘉靖四十三年九月驗封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司遂停食鹽唯戶部十三道歲支如故

○嘉靖間刑科右給事中張岳條陳時政內一

款言今講學家以富貴功名爲鼓舞人心之術而聞風爭附者則先以富貴功名橫於胸中銓衡一缺則翹首而垂涎館局一開則熱中而濡足司錢穀則慕秩署之清華典刑名則思兵曹之喧赫居臺諫則羨卿貳之崇高以爲不通其說不究其術則無以滿其欲而濟其私於是剽竊浮詞談虛論寂相飾以智相軌以勢相尚以藝能相邀以聲譽初學之士靡然從之一入蒲團皆宛然有聖人面貌

典故紀聞卷十七

四二

三百十六

且洋洋獨喜自負曰吾爲會中人物矣臣不暇論其立心制行何如試卽與會之時言語色笑變態多端或看喜怒於上官定進止之秘訣或騰毀譽於多口發愛憎之神機或間爲堅白異同之談各質已私曉曉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言雄辯者叅言其間衆皆唯唯而莫敢發豈天爵之論以人爵而後定乎今羣工百執事各有司存旣非奠贊於前弟又非結契於朋儕豈宜郡萃州處什伍成羣



以惑衆聽善乎宋儒之言曰願士大夫有此工夫不願士大夫有此門戶臣以爲欲塞其門拒其戶在國家於用舍之間慎之而已

○嘉靖時禮科都給事中辛自脩言人臣祇慎而後朝廷之體尊邇來題奏章疏競爲縟艷不惟九重清覽難於徧詳而事體處分反以文晦甚者以醜褻鄙穢之語載之牘中尤非對君之體乞勅禮部轉行內外百司自後一應章奏須言簡事核務持大體不許仍前瑣

典故紀聞卷十七

四二

李江  
三原王六

屑浮冗如違聽該科叅治

世宗深然之乃詔以後章奏俱務簡明質實有如前欺肆者科臣以聞

○嘉靖四十五年秋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至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內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悉聽所在有司逋回原籍當差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七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八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嘉靖初年御用監供用庫歲派黃蠟止八萬五千斤白蠟四千斤末年黃蠟增至二十餘萬斤白蠟不下十萬斤此外復有召買有折色視正額不啻三倍又御用香品舊無徵派事例嘉靖末年行廣東採辦及順天召商收

典故紀聞卷十八

一

三百六十五

買歲辦數十萬斤隆慶初以戶部言其擾民始裁省如嘉靖初年例諸採辦一切停止隆慶初內官監太監李芳言本監官屬內自僉書而下外自左右監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給其跟辦皂隸冠帽習儀等項銀兩係近年增派宜悉裁減得旨允行著爲例

○隆慶初禮部尚書高儀等言唐虞君臣萃聚一堂都兪吁咈情意罔間上常導下之言也則曰予違汝弼又恐其不盡言也則曰汝無

面從所以君臣道合血脉流通而致盛治我朝列聖每接見輔弼延訪大臣或同遊咏和或燕對無時太平之業端肇於此皇上御門朝羣臣已復祖宗之舊但大庭之上體貌森嚴勢分懸隔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諸司奏牘中外事機豈能一一盡白於聖衷耶伏望皇上每日罷朝卽御文華殿除內閣輔臣日侍講讀自宜隨朝入供事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皇上不時召見卽將覽過題奏干係大賞罰大黜陟大典禮大刑獄大軍機大會計與凡一切大政令當斟酌詳議者特降清問許部院官陳述始末內閣輔臣卽擬可否皇上加以睿斷親賜裁答儻有疑難雖再三商確然後荅旨亦無不可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輪二員隨進如諸臣陳述未詳議擬未當者許公同評正

○隆慶初戶部尚書葛守禮言因田制賦按籍

編差國有常經今不論籍之上下惟計田之多寡故民皆棄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北山之東西土地磽瘠歲入甚寡正賦尚不能給矧復重之以差役乎夫工匠傭力自給以無田而免差富商大賈操貨無算亦以無田而免差至襁褓胼胝終歲勤動者乃更受其困此所謂斜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使小民不離南畝則流移漸復農事可興

○隆慶初戶部請以錢糧文冊定式頒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凡起運京邊錢糧完欠起解追徵數目及貧民不能完納者備記冊中自州縣以達府自府達布政司於來歲入覲之日送戶部稽考如有隱漏那移侵欺及不如式者叅治

○隆慶初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自今薦新上供俱令光祿寺備辦毋得奏遣內臣著爲令

○隆慶初山東布政司叅議喬應元石州人以

州城陷憂佈成疾因外官無歸省例疏乞致仕辭甚哀切

穆宗憐之特予給假不爲例

○隆慶初薊鎮巡撫劉應節言邊防五蠹內言行邊之使相望於道所役者邊軍所乘者戰馬所食者軍餉既不能有益又從而削之此迎送之難武弁類多貪墨而文法之吏往往繩之太過其勢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干薦達雖廝養陪臺皆過爲欸遇其所供億皆出軍

典故紀聞卷十八

四

二百六十四

士此科歛之難此二者深切邊弊

○隆慶二年春

穆宗至天壽山諭輔臣曰朕躬詣祖考陵寢始知邊鎮去京切近如此茲薊州總督來朝言近日虜情如何今邊事久壞無爲朕實心釐理者但逞詞說弄虛文將來豈不悞事卿等其卽以朕意傳諭宣薊二鎮諸臣令彼知倣

○隆慶初詔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以戶部銀六

萬買金一萬兩進用尚書馬森等言皇上

初知太倉之積不足以供邊餉故出內庫銀買金甚盛心也第黃金產自雲南所出有限歲額不過二千尚多逋者至於商人尤難責辦先帝時曾買金二千日積月累僅能足數不能足色尋詔停止以此金貯之太倉今欲於數日之內卽滿一萬之數臣等知其不能請先進見貯太倉者督雲南亟進年例又

典故紀聞卷十八

五

二百六十五

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銀兩不必發取見在倉進用○隆慶二年夏有詔貪酷爲民者無論考察問革皆不准封贈其以他事爲民者非遇大慶覃恩亦不許

○種馬養在民間一兒四騾此祖宗定制不可輕易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用今備用馬已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且言種馬之害變買

種馬之利於是御史謝廷傑言當脩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兵部亦主其議議上不允竟如金言每馬變買價銀十兩徵收草料銀二兩解太僕寺今太僕寺馬價用盡而種馬亦廢國初舊制皆金之罪也

○隆慶時薊遼總督譚綸請於薊昌十路練兵三萬人列為三大營以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為遵化一營巡撫都御史劉應節提督之以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

兵二枝為三屯一營鎮守總兵官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兵二枝為密雲一營練兵總兵都督戚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督其遵化三屯二營仍聽繼光往來總理而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

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牆為戰以拒虜不入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

○隆慶時御史馬明謨請復屯鹽之舊言祖宗時邊備振舉虜不敢深入富商得以私財募人開墾塞下輸納鹽糧故當時公私饒裕不籍內帑而給今諸邊苦虜塞下無可耕之田乃議發帑國計所關以天下供京師其勢順以內帑供四方其勢逾乞勅重臣分理屯鹽之利使地利盡而商賈通則邊餉有裨國儲可裕矣

○隆慶時大學士張居正言頃年以來議論太多如督府等官初蒞地方卽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卽曰此人任事其實臨政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

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弁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卽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煩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切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

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旣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二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實

之於初務求至當及計慮已深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計淮蔡雖百方沮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旣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叮寧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宜各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勉脩職業友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云臣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整矣者深可

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不敢犯孔子所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是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綱之斷曾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庶紀綱振而下有法守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

若風不能動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違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証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便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卽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之緩急道之遠近嚴立限期趣令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叅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卽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驚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以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

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大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及屬茫然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旣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而進百官有司之職何由而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

患無用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卽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嘖笑之微散袴之賤亦勿輕予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挫之於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肯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

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卽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政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卽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補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卽可陞叅政僉事久者卽可陞副使不必爲小轉之法互遷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



缺乏矣

○隆慶時戶部覆南京戶部尚書劉體乾條陳四事皆瑣屑無甚關係得旨今後各衙門瑣屑諸務可徑行者不必一一牘奏

○隆慶時戶部覆給事中劉繼文便商事宜內一段言諸司書辦諸役需索無厭宜令部臣科道查數釐革其商人納糧領銀自本部及監收兩道之外凡各衙門點卯掛號一切停止從之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四

百全二

○隆慶時薊遼總督譚綸陳言內一欸言今民貧吏慢而蠲征之令太數夫良民奉法而供賦以爲常敝民梗化而逋賦亦以爲常在上者槩議蠲免是朝廷曠蕩之恩不足以勸善而反以惠奸也請自今地方非有重災不得議免其悖頑多逋者有司嚴法繩之不得寬貸則良民不致獨累而敝民亦知畏法矣

○綸疏內又一欸言國家衆建衛所基列中外除錦衣等衛其在外衛所通計額軍三百一

十三萬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數不與焉其始軍無缺伍糧有定額而食常足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止可八十四萬五千有奇而糧餉積欠兵益少而餉益乏乞勅戶部清查原設衛所官軍糧餉登耗之數及會算原額起運存留錢糧造冊與撫按官查理則天下之額餉可清矣

○隆慶時禮部覆禮科奏諸臣疏中言語字畫務求便於省覽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五

百全三

穆宗曰今後諸司章奏務詞語簡明字畫楷大如嘉靖初年式

○隆慶時

穆宗問戶部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各省辦納之數尚書劉體乾言國家邊制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爲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爲九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馬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



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於往時而坐食者愈衆矣其合用芻糧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後屯糧不足以民糧民糧不足以鹽糧鹽糧不足以京運饋餉溢於常額而橫費者滋甚矣府庫空而國計日詘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邊之費固其大者因以元年至三年太倉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鎮屯糧之數備呈 上覽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六

三十五

穆宗責以歲發銀數甚多臣下全不爲國體恤隆慶時湖廣撫按上所屬府州縣官積穀不如數者

穆宗曰積穀備賑屢有明旨有司不以實舉行俱降調如例今後撫按官宜嚴覈分數叅奏勿徇私寬假

隆慶時陝西總督都御史王崇古言邇者戶部議邊費謂嘉靖初年止五十九萬後二十八年加至二百二十一萬又十年至二百四

十餘萬又五年至二百五十一萬而歲入不給臣惟各邊之增費大都在薊鎮十七在宣大遼東山西十二而陝西四鎮獨延綏因選兵入衛稍增十一其甘肅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今甘肅五萬一千有奇寧夏四萬五千固原九萬延綏一十九萬七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止當薊鎮之半陝西三邊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七

三十五

各鎮兵馬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以分守紆遠之邊無所不寡南番北虜四時戒備一歲芻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請帑銀者不同今當於其費之多者查議節省不宜復于少者而仍計減削以重苦之也

隆慶時禮部侍郎王希烈言三皇繼天立極功在萬世詎止一醫國家既祀於歷代帝王廟又祀於文華東室乃又祀於景惠殿雜以

醫師之流亦賔且褻矣况配以勾芒祝融風牧力后安取義乎宜存其祠宇裁其賔祀於名義爲得報罷

○隆慶時御史劉翺言臣頃見延綬下班軍士顛連憔悴泣而訴曰行糧月糧朝廷所以養吾輩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請給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冊報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困斃者一遇於倉擯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漁於將領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八

三百〇三

之使用而扣剋無度三餉于家丁之抑勒而額外取贏四害於主兵之好逸而分擺于極衝無暇之地五迫於脩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緊關難竣之工六苦於撤放之太遲而跋履於暑雨怨咨之日枵腹以稱戈裂指以荷鍾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鎮無不皆然宜乘此撤防之日亟爲議處按此六弊在今日尤甚○隆慶時大學士高拱請於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

部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次第推調尚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宜豫養以待用而法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

○隆慶時山西巡撫都御史靳學顏言今虜視邊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九

三百〇四

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爲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見而數嘗之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不足恃也臣每見海內有寇其將非陰醫雜職則丞貳判簿其兵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而額設之兵固不可用往時流賊起霸州無幾豎子耳幾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於邊

軍之調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禦其鋒卒見夷於淮揚民兵之手此其明驗也然臣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旣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於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於民要

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屯政住居部署固在也

○學顏疏中又言社倉卽義倉也唐時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宋則唯各民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止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役占我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於後亦不願出於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欽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以驗

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脩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歉散之利歸於官若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歉散之利歸於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於民卽藏富於官也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言京師商人之累非朝廷虧商乃商費太冗耳如供辦百金卽有六七千金之費少亦四五十金是私費與官價常相半也乃官價不以時給則又有稱貸之

費有求託吏胥之費比及領價所得不能償其所失故派及一家卽傾一人心洵洵惡得而寧居也夫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使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緩急亦可有賴祖宗取天下富室填實京師蓋爲此也獨奈何使凋敝至此乎先朝供用錢糧召商買辦國用不詘而商人得利今估價給商比之先朝非節縮加少也而民不沾惠反凋敝若此乞今後凡商人辦納錢糧必估給價值卽

銀兩不敷亦必那移處給無得後時更須痛釐宿弊凡公私費用悉爲禁止則庶乎商因少甦而京邑之民可有寧居之望也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言近來章奏日趨浮沆鋪綴連牘徒煩聖覽且言多意晦端緒難尋翻可窺匿事情支調假飾人臣奏對之禮不當如此請嚴加禁約令內外諸司凡有章奏務在直陳其事意盡而止不得仍前鋪綴違者聽該部科官叅治庶存恭肅之體且還

簡實之風

穆宗曰近來章奏信多繁詞且語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對之體所司通行嚴禁違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

○隆慶時戶部尚書張守直言自嘉靖十八年被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自五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耶臣不敢遠舉第以近年一二鎮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在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  
乃今至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在嘉靖  
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  
今至二十七萬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  
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  
焉得不困乎今卽不能如國初故額亦宜考  
嘉靖十八年以前近規而汰其浮甚者且九  
邊去虜有遠近兵事有緩急豈必盡煩內帑  
然後足用宜令廷臣酌議減省不得過歲入  
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府俾以歲用實數報  
部臣具籍以進按此事至今益爲濫費必不  
可不一查核者

○隆慶時都給事中光懋言近來陳乞紛然非  
述講讀則叙軍功不明功伐則辯心迹雖屢  
經叅寢而來者不止請自後陳乞不由撫按  
者一切寢閣如再三瀆奏及背理違法者量  
懲一二以儆其餘

○隆慶時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內一段言

祖宗立法至爲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  
弊也思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陳皆因噎廢  
食銳意更張部臣重拂其情遷就題覆及其  
法立弊生又議復舊非惟民無畫一之守而  
該部題覆且日亦不足矣自今宜求任事之  
人勿重干違言官輕于變祖法一切瑣碎  
迂濶之說悉格不行此紛更當戒也

○文輝疏中又一段言古之大臣坐事退者皆  
微其詞以養廉耻而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  
揣其未形以疑似影響爭相詬病如市井喧  
鬧爲衆嗤笑是人已兩失之也至于方面重  
臣苟非大奸極惡亦宜棄短取長爲人才惜  
今或搜其小疵指爲大蠹極言醜詆使決于  
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此苟  
刻當戒也

○隆慶五年春令巡視五城御史緝治四方游  
民潛住京師者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以欵貢事竣請賜勅一

道戒諭邊臣此後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備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勞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

○隆慶時吏部因戶部叅罰徵賦不及格官員當降調乃疏言地方有素稱難處各官恐其爲累亦有願離地方以別就功名者于是政拙催科心甘降調則本以示懲適遂私計若乃前官積逋數多後官所徵止作前數而見年之額反稱逋負俱非事理所安此後宜以見年爲正徵當年卽完以前負爲帶徵陸續補足總計分數若干議定降格其當降者止降一級仍在地方視事俟完足之日始復原官復官之日始計俸考秩行取陞遷至於地方凋敝殊甚雖盡力催徵而亦不能完者當

令撫按官覈實定限許其從容徵補如資俸已深限期未滿而額有半完者亦得陞遷行取

○隆慶時南京戶部主事張振選違抗堂官尚書曹邦輔以爲言吏部覆言上下之分定而後綱紀正政令行邇來屬官不受堂官約束以語言相搆少不快意輒排陷之於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益得恣其冒臆以違抗堂官爲得計自稱風裁而安意承行者鮮矣其在外巡按御史往往以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引爲私人陰授以廉訪之柄二司賢否悉出唇吻少有不悅遂成萋菲二司畏懼奉承之不暇而何暇問其政事之得失乎體統既乖法度盡廢害政莫甚於此於是革振選職仍通行內外屬官敢有抗違上官者如振選例上司有自降禮體款曲屬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巡按有庇護屬官引爲私人者聽吏部都察院

S  
2121.5  
160

2074405



ZW 21181800541809

叅治

穆宗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詔光

光祿當日殺一驢以備宜索吾不

典故紀聞卷十八

典故紀聞十八卷

浙江吳玉  
樞家藏本

明余繼登撰繼登字世用號雲衢交河人萬歷丁  
丑進士官至禮部尙書諡文恪事蹟具明史本傳  
是編雜記前朝故事自洪武迄於隆慶然其帝曰  
云云之屬多屬空談大抵皆記注實錄潤色之詞  
亦頗及瑣屑雜事不盡關乎政要如太祖攻婺城  
時見五色雲無論其事真偽總不在法戒之列又  
如成祖時靈邱民一產三男有司議給廩至八歲  
成祖命給至十歲亦細故不足毛舉也